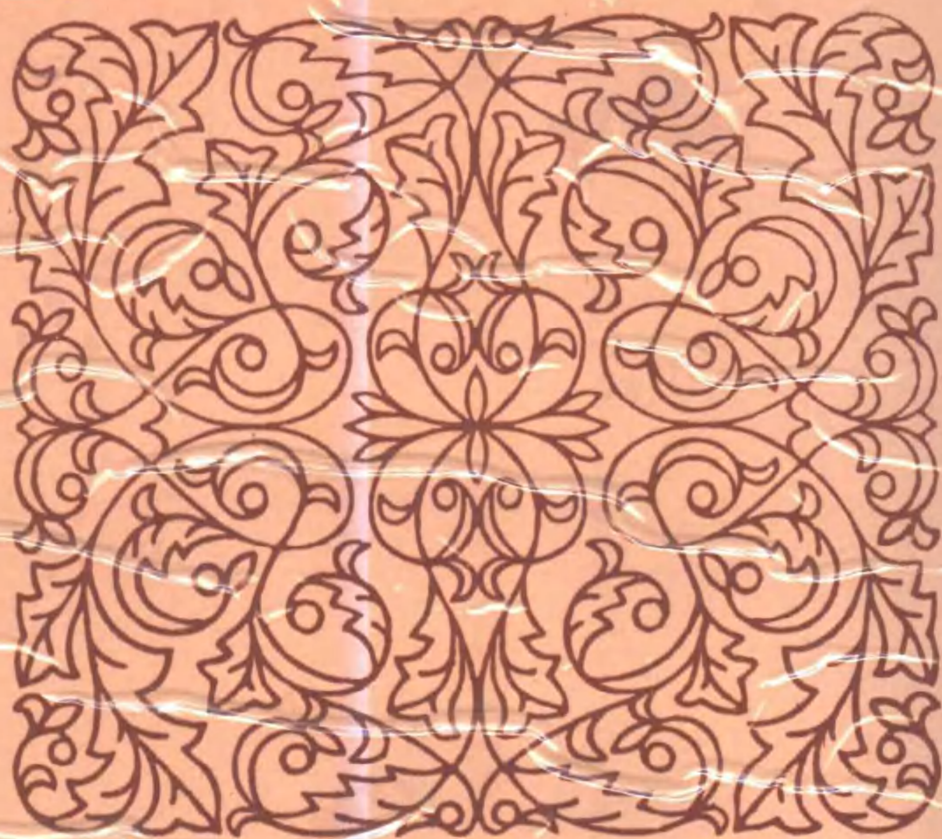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五編

·83·



民國叢書

第五編
·83·
歷史·地理類

我的生活

馮玉祥著

上海書店

我的生活

馮玉祥著

我的生活

一二三冊合訂本

布面精裝 基本定價 三十元
紙面精裝 基本定價 二十五元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滬初版

著作人：馮玉祥

發行人：賀禮遜

分發行：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聯營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 教育書店

（本店參加聯營書店）

本書據上海教育書店1947年版影印



作者旅美近影



作者出國前留影

馮玉祥將軍自傳

我的生活

第一本

第一章 我的家世

我的家世，我生長的環境和我所處的正在急劇變化中的時代，都是我的個性，思想，以及一切行爲活動的搖籃。

我的原籍——安徽巢縣竹柯村—我始終沒有回去過。(註)對於故鄉，我知道的雖然很多，但並不具體。我現在所記述的原籍的家世情況，都是小時候從我父親口裏聽來，零碎蓄積起來的。

我的父親本來是個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於巢縣竹柯村；早年家裏奇窮，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當裁縫餬口；四叔做一個佃農，替地主耕種着土地；父親曾一度當過傭工，但後來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窮困中掙扎着，晚年生活益發窮困得可憐。一次，祖父病了，家裏一文不名，買藥的錢也無從籌措。父親無計可施，於是跑到巢湖去摸魚，賣得了錢，再買藥回家給祖父吃。去摸魚的時候，往往懷裏揣着一袋「鍋巴」，預備餓了好掏出來吃；若遇到家裏連「鍋巴」也沒有，空着肚子在外頭待一天，是經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來愈重，轉眼到了嚴冬。這時巢湖邊上結了冰，摸魚事實上是不可能了；父親在無可如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鑿一個大窟窿，邊上放一盞油燈，引誘魚望上跳，等到跳上來，

他就很快的撿起來。

一天晚上，風刮的很大，雪花紛紛地飛舞着，父親如平常一樣，照例拿着燈，蹲到巢湖裏去捉魚。祖母在家裏照料着躺在舖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邊却在罣念着巢湖裏衣服單薄的父親。家庭的生計日益艱難，思前想後，處處都是觸人憂傷的資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漸漸入睡的時候，祖母就輕輕地走到門口，對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親披着滿身雪花回來，她老人家纔能安心。

父親日夜焦慮勞碌，也漸漸的病了；雖然病着，然而摸魚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丟棄。生活的窮困還不算數，偏又遇着洪楊革命；全家因急於逃難，一生辛勞的祖父就在這時候喪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樣一個動亂的時代裏，不消說，死者的死與生者的生，一樣都是無關重要的。

因爲長期在窮困中掙扎，長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體力已經漸感不支，並且年紀老邁的人，身體精神本就十分衰頹；姑叔年紀又幼小，人事未更，處處增加了父親的拖累與辛苦，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家人離鄉背井去逃難，的確難爲了我的父親。我記得父親談到這些情形的時候，往往突然地淚如泉湧。我寫到這裏，停筆凝思，當時我父親談話的悲哀的神色，依舊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目前。

祖母不堪長途跋涉之勞，不得已由父親背負着；小姑小叔跟在後頭，蹣跚地走着。時間久了，姑叔也漸漸地走不動，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這種時候，祖母只得從父親身上下來，另外又由父親找到一根扁担和兩隻籮筐，將小姑小叔裝在兩頭，挑起來趕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後頭，踉蹌地隨行。走了不遠，就是一條從巢湖分來的河流橫斷着去路。原來這裏本有專渡往來行人的船隻，可是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却連船的影兒也不見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來，特別是我的父親。後來父親跳下水去，試探一下，幸虧河水尙不甚深。於是父親用一隻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過河來。正預備繼續向前走，忽然對岸又跑來兩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神色驚慌，看光景也是剛逃出來的。她們看見河裏沒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於是更加慌張。這時後面亂兵的擾嚷聲已經隱約可聞，她們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過，自己却無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聲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親囘去，將她們倆渡過來，一同行走。

當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個破廟裏住下。父親因爲年紀輕，覺得和兩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塊，不大方便，於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這種亂不忘禮的舉措，充分地表現出父親的嚴正和古板的個性。日後我個人的精神生活，受了這類事情的感化和影響亦不小。第二天，剛動身要走，兩個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懇求祖母收留她們做兒媳婦。因爲她們覺得自己的年齡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親故，長此下去，無論如何不是了局；何况離亂之中，自己的家屬又向那裏去

尋找？倒不如就此結合爲一家人的好。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在祖母實在是初不及料，當時就毫不遲疑地婉言拒絕了。但是兩個姑娘卻已拿穩主意，一再懇求，跪在地上不肯起來。祖母不得已又去徵求父親的意見。父親向來正直不苟，何况這事頗有乘人之危的嫌疑，當然更加不肯容納。等祖母的話說完，父親就鄭重而且堅決地說：「無論怎樣，這事萬不能答應」。事情也眞湊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兩位姑娘的父母，當時就把兩位姑娘交給她們的父母領走。這兩位姑娘同她們的父母團圓了，歡喜自不用說；父親同祖母少了一層累墜，同時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

這裏以後，全家逃到一個偏僻村落的破廟裏，住了一個頗長的時期。這期間，歷盡了許多艱難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無着落。經過了若干轉折之後，父親纔投到一家張姓家做傭工。這是父親正式充當傭工的時期，同時也是他投軍的始點。

張家是個地主，家裏有兩個兒子。老主人渴望他們獲得功名，支持門第，因此在父親未來以前，已經請了一位武術教師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頭弓箭刀槍一類的課程。兩位少爺卻和一般的闊少沒有兩樣，一切紈袴子弟的習氣無不應有盡有。穿的綾羅綢緞，吃的離不了雞鴨魚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聲，哼哼大半天沒有動靜。

父親生性勇武，酷好武藝，看見小主人放着這樣好的教師在家，不知努力上進，心裏着實惋惜，於是不時在那教師跟前討教幾套，空閒的時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獨自苦學潛修。教師看見

父親窮苦而有志氣，工夫也很有根底，心裏喜歡，加倍盡心指教。這樣練習了一個時期，父親的技術巳經大有可觀。

考期到了。父親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應考；不知由於怎樣的一個機緣，父親也得到入場應試的幸運。進了試場，兩個闊少連射了三箭，一箭也沒有射中，石子不消說也沒有舉起來。下來了，臊得面紅耳赤，結果是名落孫山。平素嬌生慣養，一點苦功也沒有下過，臨事自必當場出醜，給爹媽丟臉，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親與試的結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舉得合格，居然入學了。這在他自己也是沒有料到的。久經折磨的父親，這時才覺得稍稍吐了一口鬱悶之氣。

父親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過一次很大的窘困，說起來也很有趣味。原來父親傭工的期間，祖母巳返故鄉竹柯村。故鄉雖然並沒有可留戀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較外鄉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艱難，再三考慮，祖母才離開父親回鄉。爲了分在兩下，日子更好過一點。父親入學之後，送報子的星夜到竹柯村報喜。在淸代科舉盛行的時候，有人專門靠着報喜爲生，每逢榜張出之後，這般人瞧着榜上的一個名字，看淸籍貫，即疾驅的拚命跑向目的地方去。跑的快了，可以得頭報，多賺些賞錢；若是慢了，成了二報三報，就不值錢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訊，誰都樂意掏些賞錢，表示自己的快慰的。但是這次報父親喜訊的報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報子到家的時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褲腿，正在田裏插稻秧，無論如

何，也沒有想到這時她的兒子會考取功名。送報的查問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從田裏找回來。祖母到了家，院子裏已經站滿了人，看見她來了，一擁圍上來，亂嚷着賀喜，大家都說她從此苦盡甘來，吉利話說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語說，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艱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維賀喜，吉利話講的起勁的時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經，使她聽了傷心；在一片笑語歡騰聲中，祖母忽然嗚咽起來了。家裏一貧如洗，四壁蕭然，每天兩餐飯都發生問題，拿什麼招待報喜的呢？一樣的喜訊，到了窮人家，便變成了無法應付的難題！後來多虧馮文煥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隱衷，趕快的跑到家裏，兜了一些雞子和幾斤米過來替祖母發賞給那報子。可是報喜的却大大的不高興，經鄰里多方勸解，才勉強打發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圍。

考取武庠，雖然算不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親的生活却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變化實含有嚴重的時代意義，决不是偶然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中國，經不住帝國主義砲艦的轟擊，終於被迫着大開門戶。於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洪流一湧而入，中國舊有的經濟政治的壁壘開始發生急遽的變化，滿清的封建統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這一新時代的開始，其徵象就是普遍的農材騷亂與新的政治鬪爭的醞釀和發展。一八五〇年洪楊革命的爆發，明顯地，即是那外來的與內

在的經濟政治條件之下所產生的一個革命運動。經過這次浪潮的泛濫以及戰爭的延長與擴大，那些和土地緊緊束縛在一起的農民，至此也不得不離鄉背井，流亡外地。太平軍在廣西起義，不久卽連續佔領贛、皖、蘇、浙、等省；滿清軍隊與之轉戰於長江流域，前後達十一年之久。這一期間，東南各省農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軍，有的應募而爲淮軍湘軍以及其他滿清軍隊；總之，生活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一次時代的變動，固然影響國家的政治前途，同時也影響到個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動。不過這些時代的意義，在當時並不爲參與其間的個人所自覺。父親的由流浪而爲傭工，由傭工而取中武庠，開始從軍，很明顯的正就是這些農民之中的一個例證。他之所以離開農村社會，在他自己看來，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脅與企圖上進心理的驅使，其中複雜的時代與社會的意義，他不消說是絲毫沒有意識到的。

父親取中武庠，是他從軍的一個重要關鍵。他最初投身銘軍。銘軍，爲劉銘傳所帶領故名。他是淮軍將領之一，在晚清很負盛名。父親初到軍中，在差遣隊當差，後來慢慢地升到哨長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統治整個發生了裂痕。洪楊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繼發動於安徽，河南、山東、直隸各省。不久陝甘回亂又復爆發。這些事實，正是滿清政府腐化與無能以及慘酷壓迫的結果；因此，不僅激起了漢族的暴動與革命，連其他民族也對它仇視起來，反抗起來了。

陝甘囘亂雖然僥倖平復，但其殘餘勢力又在新疆一帶蔓延。淸廷不得已就頒佈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的命令。因此父親卽隨軍由西北開赴新疆。那時軍事上的設備都幼稚得可憐；而且對於士兵的待遇也是豬狗不如的。這樣橫貫數省的長途行軍，嘉峪關不設兵站，士兵的口糧一次發給八天，全是生紅薯，由各人自己背負着。從內地到新疆，一條黃沙漠漠幾千里的長途，本來儘夠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糧的生紅薯，總計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壓在背上，叫人怎麼受的了？這樣的長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遠走不到頭。一路上，餓了的時候是以紅薯充飢；渴了的時候，仍然是以紅薯止渴。這種生活，不說多天，就是三五天，父親以及其他任何強壯的同伴，也都有些爲難了。幾天之後，大家已經支持不住，但是終於勉強掙扎着到了駐守地。後來父親告訴我說，從這時候以後，他看見紅薯頭就發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個賣紅薯的，他看見了，立時噁心作嘔，連連不住的吐出酸水，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

從新疆囘來，隊伍開到山東濟寗駐防；父親就在這裏結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長兄基道，後來一共生了我們兄弟七個。當時因爲生活艱難，兄弟們營養不足，死去了五個，三弟長到很大，後來也死了。長兄出世的第二年，銘軍就解散了。父親就和母親帶着長兄囘南，本來預備考試武舉，但後來沒有考成。四年之後，父親重復到濟寗。從這時候起，姥姥就沒有找着；只打聽得她是因爲荒亂，幾年之前已流離他鄉。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託人到濟寗探詢過一

次，結果只找到一個表弟和一個叔伯舅舅。我母親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長兄還能清晰地記着。

父親在濟甯沒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隨淮軍至直隸青縣興集鎮。生我的那年，正是父親到興集鎮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緒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幾個月，朝鮮發生了士兵大暴動，失勢的大院君利用亂兵，顛覆新政府，並且襲擊日使館。因此中日雙方都派兵馳赴朝鮮，幾至釀成戰端。更遠之前，美政府經李鴻章的介紹，在仁川港與朝鮮締結美韓通商條約。以後法、德、俄、意、與諸國都先後派遣使臣赴朝鮮，締結修好通商條約。這些都加重並且加速了日後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發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經去世了。當我長兄隨父母回南的時候，祖母還健在着。因為我長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給他取個名兒，叫做北寶。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給我的命名，父親就順着祖母的意思，給我取個名兒，叫做科寶。「科」，大約就是指科舉而言。

後來李鴻章到直隸，淮軍分駐於津郡各屬。於是保定府「五營練軍」開始，父親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這兒就成了我兒童時代的養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現在說話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這個緣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個艱苦的前途，並且替我打下後來奮鬭的基礎。

註：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才第一次回返故鄉。

第二章 康格莊

在保定府城裏住了不久，全家即遷移到康格莊。遷移的動機，主要的是爲減輕經濟上的負擔。那時我大概才三歲的光景，對於人事雖然尚很淡漠，然已漸能認識，並且嘗試着要瞭解人生種種迷惑錯亂的景象。

康格莊距保定府城東約有二里之遙。我們初搬到這兒，在村的小西頭路南賃了陳家的兩間西房住着。大約房主人的狀況也很艱難，房子很不好，房間怕只有一丈餘長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親立起身來，舉手可觸着頂上的樑木。屋內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飯的地鍋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陳設不消說都是沒有的。客人來了，連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難。這時父親那種謙窘的樣子，看了眞令人難過。這與其說是家裏來了客人，倒不如說是父親的難關來了恰當。四圍的牆壁，因爲年代久遠，風吹雨淋，都已漸漸地鬆弛崩潰，成塊的泥皮常常向下脫落；更因造飯的緣故，炊煙在牆上塗抹了一層很厚的黑堊，襯映得滿屋裏黑漆一團。最討厭的是吃飯的時候，一掀鍋蓋，頂上的灰塵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簌簌地望下降落；有時猛烈的水蒸氣上衝，多年停滯在屋頂上的灰塵也會掉落下來，弄得滿鍋裏烏涅白皂，令人看了無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裏，若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看見細雨似的煤灰滿處飛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無處不是塵

屑。這兩間齷齪不堪的房屋，就是我們全家安身立命之所，會客，睡覺，廚房，臥室，統統都仰賴着它。

經了長時期的辛勞刻苦，家裏積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錢，始在康格莊南頭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這所房子一共七間：三間正房，兩間東房，正房東頭另外還有兩間小房間。能夠住這麼多的房間，比較以前總算寬暢了許多。搬家的那天，孩子們固然歡天喜地興高采烈的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異常欣慰的。

一天黃昏，父親同母親正在屋裏坐着談話，母親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撫摩着我的頭髮，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回兒，她對我說：

『科寶，從前你受不了屋裏黑暗骯髒的苦，常常撒腿就望外跑；幸虧門神爺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沒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塊嗎？』

母親說話的聲調愉快而自在；說完了，抬起頭來，望了望父親。兩位老人臉上都浮現出從未有過的可珍貴的微笑。

原來我的右耳朵大而長，左耳朵却比較的方短。這大概因爲在我吃乳的時期習慣於向左邊側臥，大人又整天忙於操作，沒有功夫顧到孩子身體正常的發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較右耳朵短小，沒有得到平均的發長。母親同我說的話不過是借此拿我取笑罷了。

家裏生計艱難，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幫同大人操作。我七八歲的時候，便有時同家兄到野地裏拔草拾柴。每天吃過早飯之後，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籃，拿着鐮刀，下身穿一條露着半截腿的褲叉，跳跳蹦蹦的向草地裏進發。這時眞可說是我一天中最洽意的時候。自然的幽美，長空的遼闊，在在煽發了我潛伏着的生命的火燄。清脆的鳥聲，唱着生命的讚美歌，委婉而動聽；迎面吹來的微風拂到臉上，一種愉快的感覺，似電流一樣，傳感了我的週身。情不自禁的時候，我就放大了喉嚨，喊上幾段梆子腔，發洩心中的積悶。湊巧成羣結夥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們遇到一起，笑笑說說，跳跳唱唱，那就更熱鬧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裏。拔的是一種黃草，可以用來餵馬；晒乾了，也是一種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麥子的時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襤褸的農夫常常成羣結夥的去拔麥子。這時我也隨着大家同去工作。

農民生活的艱苦，如果不去實際體驗，怎麼樣也是難以想像的。勞動者的苦楚，只有勞動者自身才能夠知道。後來我自己怎麼樣也難以克服的農民性格，都是我過去的生活遺留給我的。這種生活與環境，深切地影響到我日後的思想與情緒，影響到我日常處理事務的習慣，以及我訓練軍隊的方法；同時直接間接也使我必然的傾向革命，並且時時刻刻忘不掉改革勞苦大衆生活的職志。

我現在略舉幾件事談一談。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幹上的葉子照例須經一次披剝，據說這與它的穀實的發育有很大的關係。保定府的慣例，披葉子的時候要敲鑼，一敲鑼，大家都鑽進高粱地裏去，誰披了誰要。每年一到這時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顧，專門到高粱地裏去披葉子。因爲這種機會實在太難得了。披葉子的苦楚，到現在想起來還使我的頭暈。地裏好像一座大蒸籠，一鑽進去，就覺得窒息氣悶。四圍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連一株，一點風也吹不進來。上頭熱刺刺的太陽晒着，蹲在裏頭，簡直是麵包烘在火爐裏：汗水雨似的滴着，頭上像有一個鐵箍緊緊箍着，胸口像有一團棉花塞着。這種苦，自然不是我自己願意受的；但一想起家裏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強打精神去披。有時從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裏頭披一整天，中間連飯也不吃，因爲怕躭擱了時間，葉子都被別人披完了。出來之後，低頭一看，頸子上，胸膛前和兩隻臂膊，都起滿了鮮紅的痱子。由於過度的疲勞，不僅飯吃不下去，連水也懶得喝。頭，耳朵，轟轟地作響，口腔和咽喉裏淤積着一股很厚的苦澀的粘液，一噎上來就要嘔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無草可披，地裏也沒有可尋找的燃料，於是就到樹林裏去投乾枝棒。所謂投乾枝棒，就是用一根較粗的枝椏，向樹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樹枝特別乾脆，只要擊中了，就很容易斷落下來。這樣投個半天，落下很多的乾樹枝，收集起來，背回家去，可以燒一兩天。

另外我又常常穿楊樹葉。北方楊樹特別多，一到隆冬，樹葉兒完全脫落，遍地都是。穿楊葉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細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繫上一條長繩，把削尖的一端戳到葉子上，隨手捋上繩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楊葉和投乾枝棒兩項工作上消度過去。

幼時我穿新鞋的時候很少，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說起「二鞋」來，怕只有穿過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舊不新的鞋子賣給打鼓的小販，而後經過一番洗刷修補的工作，前後再打上皮包頭；這樣的鞋子，從外面看來好像新鞋似的，其實叫做「二鞋」。穿這種鞋，有一種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適合自己的脚，也許小些，也許大些，穿長久了，脚上就會生毛病。現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別多，都是因爲幼時穿「二鞋」太多的緣故。

家裏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當鋪發生關係。父親的薪餉不到月杪不下來；在那靑黃不接的時期，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唯一的門路就是上當鋪。大人因爲礙着顏面，不好意思上當鋪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親的一個護兵寶玉別外號叫寶老趐的一同去；贖當的時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贖。每月上旬，所當的大都是些整齊的比較値錢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僅家中隨手應用的什物要拿去典當，就是炕上舖墊的褥子也要揭下來送進當鋪了。這樣剜肉補瘡的勉強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斷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當的東西來的時候，父親的餉才能發下來，餉一領到

手，頭一條事就是贖當。這好像誥命似的，一點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錢花光了當也贖不出來，下月的生計可就毫無辦法了。贖當的時候，竇玉明拿着扁担在頭裏走，我在後頭跟着。這時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計當票的張數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錯了賬，多付了人家錢。到當舖把當收了出來，用繩子捆好，兩人就抬着回家。長袍，馬褂，坎肩，叉褲，褥子以及各種應用的什物，統統都在裏頭。

當舖在保定府東大街，每逢贖當，東關是我們必經之地。每次到這裏的時候，父親的朋友老遠的就笑着問我：『餉下來了嗎？』

經過這樣的一問，不由得我臉上就有點發熱。有時不等把我應回答的話說完，我就低聲催着竇玉明說：『快走！快走！』

說也奇怪，這種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經過東關的時候，才顯著的感覺到；一到東大街，特別是快要進當舖的時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點也沒有了，代替而來的是一股憤懣之氣，從心裏一直衝到腦門上。

每次進當舖，總要使我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苦惱。最可恨的是掌櫃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進去，抬頭一望，櫃台後頭站着的，就是那個害貧血病的尖頭鼠腦的怪東西。這時我的心房驀地感到壓迫，跳躍的次數驟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樣。等到把要當的東西雙手遞上櫃台，

自己就如一頭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俛首貼耳，動也不動的在那比成年人還要高過一頭的櫃台旁邊靜靜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鐘，就聽見一種油腔滑調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槍藥的聲音爆裂出來：

『三百錢能當得了吧！』

每個字眼裏都吐露着一種惡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滾出去！』

頭一兩次，我把東西遞上去以後，還離開櫃台，退後一兩步，仰着臉，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臉色，希望他能多給我當些錢。後來，我簡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幾乎每天要進當舖受這樣的晦氣。那時心裏不禁反覆的想：『這比坐監牢好些嗎？』

家裏日常吃的米麵，都是在一家雜糧店裏賒取。這家雜糧店的字號，現在我已記不清了，只記得地址在保定府東門外，正對着城門，因此外號就叫「迎門衙」。掌櫃的姓米，人都稱他小米。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種精奧巧妙的手段，眞叫你不能不嘆服。我們賒用的糧食，都是暫時不付錢，按日把賬目記上摺子，日後再算賬。這樣的辦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虧；可是實際上他却大施其剝削手段，比較現錢交易還要賺的多。每次在他店裏取了麵粉，分量總是不夠頭，拿回來一稱，一斤至少要短二兩。至於小米，不僅分量不夠，並且還攙雜了很多的砂子。我們明知他巧妙的剝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論。原因就是：我們拿不出現錢來買東西！除了賒取糧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錢也在他店裏挪用，這也是叫人氣憤的事：因為在他店裏取

的是大串錢，他就弄些小錢攙雜着，我們也看不出來；等到取回家，把錢串拆開來用的時候，三個錢的醋，四個錢的油，那些小錢就沒法花的出去，花到最後，剩下的一些小錢只好白白的扔了。到了月杪，餉下來了，白花花的銀子再給他送了去。

在康格莊，我的父母戒鴉片時的那種痛苦的情狀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鴉片煙的嗜好；這在清末，已成爲一種最普遍的風氣，尤其是軍政界，簡直無人不吸。那時鴉片雖然便宜，可是我父親每月只有十二兩銀子的餉，維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經就捉襟見肘，當然難有餘力來負擔一筆鴉片煙的開銷。不得已，父母下了極大的決心，決計要戒煙。

戒鴉片煙的苦痛，我眞看夠了。開始戒的一兩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臥在炕上，像害了霍亂病一樣，呻吟嘔吐，不住的轉側翻騰。他們眼角裏含着淚，清鼻涕不斷的向外流，呵欠，寒噤，連續的發作。端起碗來呷一口水，兩手就顫抖的厲害。一直鬧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靜一點，但也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記得最厲害的時候，他們簡直瘋狂了一般，仰臥着也不合適，坐起來也不舒快，左翻右轉，怎麼樣也沒有是處，那種痛苦難熬的情狀，叫人看了不寒而慄！他們難受得無法可想，就橫臥在炕上，把腿伸出來，令我同家兄兩個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棰，各按着一條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覺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這才勉強合上眼，睡一兩個鐘頭。從這裏，我就深知道鴉片煙的可怕，以後我看見鴉片煙就要發惱，比看見

仇人還氣恨，從心裏起一種不可遏止的憎惡之感。

父親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誠篤。家裏正房的中央懸着一幅白布繪的觀世音像，兩邊蒙着白布幔，中間只露一塊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從這空隙處，僅能看見觀世音的下體。黃布幔的上端，還橫蔽着一條黑布帘，底下拖出兩條綠布飄帶，襯托得異常精緻。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別的祭節，父親即穿上開叉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禮。每次看見他行禮，我心裏總覺着奇怪，心想這是什麼事呢？有時父親行完了禮，仍不起來，扒在那兒，把頭伏在地上，嘴裏咭哩咕嚕不住的念誦，聲音特別微細，辨不出唸的是什麼話，弄得我莫明究竟。有一次我實在悶不住了，輕輕地走到他背後，側耳偸聽，才聽見了下面的一段話：

『祈求老佛爺大發慈悲，救苦救難，保佑一家平安，升官發財，一順百順。』

唸完了，就在地上朋朋的連磕三個響頭。

他在家裏，閒常沒事就在炕上打坐，盤起兩條腿，像彌勒佛一樣，手裏拿着一串佛珠，來回沒遍數的數着。一天下午，他從營中回來，又到炕上打坐，這時母親突然叫喊起來：

『蛇！蛇！』

我驀然一瞥，一條七八尺長蠟黃色的毒蛇，正沿着南牆根爬去，駭得母親手忙脚亂，慌張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細看，隨着母親一同跑了出來。

父親眞不愧爲佛門弟子，的確有點鎭靜的工夫；母親驚惶失措的呼喊絲毫沒有擾亂着他，他依舊安靜自在的坐着，慢慢睜開眼睛，向那條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後不慌不忙的站起來，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開始向那頭蛇焚香叩頭，同時嘴裏還不住的唸着：『阿彌陀佛！』

原來他竟把這條毒蛇當做了財神爺。財神爺居然進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終年祈禱，感動了佛爺慈悲心腸的緣故；他的虔誠信佛，不是白費的了。

從那天起，他就在連接正房東端的兩間小房裏設立了一座財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爺上供；初二十六，就給這位財神爺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裏過日子。

戒煙以後不久，母親就病了。那時我年歲還小，她生的什麼病，也弄不清楚。只記得她因爲家裏賣的麵條吃着沒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裏玉美軒去端麵條，並且順便請來一位姓宋的大夫。這位先生據說是專門針灸，到了家裏，醫生照例必須有的「望，」「聞，」「問，」「切」四步手續也沒做，他就從腰裏掏出一根九寸多長的銀針，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對準母親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後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來，——怎麼能刺進胸口裏去呢？眞是怪事！直到現在，我還莫明其妙。

俗語說：「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時年紀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氣的薰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親的病快好，於是許多迷信的勾當我都願意扮演。比如在家裏燒香禱告，遠遠的向着眞高莊的劉爺廟叩頭，我都虔誠的照做。往往搬一塊甎頭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頭許愿。

我在院子裏從黃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漸漸的不能動了，腦袋疼痛難忍，像要漲裂似的；前額上突出了一大塊，好像另外生了個腦袋。母親的病不消說並未因此減少分毫。對於神的信念，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動搖。庚子年義和團起來，八國聯軍打到保定，劉爺廟遂被毀掉。它的無邊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於洋大人之手！可是聽說現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來，恢復昔日的盛況了。

母親死了，照北方的風俗在家裏停靈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義地找了一塊地方安葬。說起義地，我還記得當日家裏的悲苦情況。母親死後，家裏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終日啼哭；父親雖幾經籌思，也是一籌莫展。後來實在無法可想，才決定葬到義地裏去。當時假使稍微有一點辦法，是決不會把母親埋到那裏去的。以後我一想起這件事來，就覺着如芒在背，坐臥都感到不安。民國十一年，我從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親的靈柩從義地起出來，同父親的靈柩合葬於保定府西北新塋。幾十年來的宿願，這才得以償還；但這也恐怕是多餘的罷？

我的家庭給與我的影響固然很大，但同時整個的康格莊的環境影響我的地方亦復不小。在這

裏，我覺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莊的居民大約不下二百餘家。討飯的人雖然少見，但大部份都是窮苦的。他們大都以農爲生，其中以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爲最多。每家土地類多在十畝上下。做生意的人這裏很少；販賣油鹽醬醋，算是村內唯一的營業。兒童玩具以及婦女用品，在康格莊都不容易買着。村裏不到過年的時候看不見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民的衣着十九都是襤褸不堪，滿身補釘。綢緞綾羅不消說這裏牙根兒就沒見過；就是洋布之類，這裏也很少有人穿。

吃飯的時候，沒見過誰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葷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蘿蔔，鹽菜，是他們經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連鹹菜也捨不得吃，只臨時泡點鹽水吃。麥熟的時候，才有一兩家吃麥子麵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麵等雜糧。

談到房屋，稍微講究一點的人家才在屋頂上抹一層石灰，所謂「石灰房」，爲村內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裏只有一二家，其餘都是些敝舊破壞狼狽不堪的屋子。有的人家連院牆也建不起。僅用秫楷紮成稀疏的籬笆，算做院牆。院牆內外，破亂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唯一的點綴品。到了冬季，特別是寒風凜冽的天氣，村內到處呈現着一種衰殘荒涼的景象。間或有人從村首走過，穿着臃腫的破棉衣，瑟縮着身肢，慢慢移動着，看來簡直像一個影子，像一個鬼魂；這時一兩隻狗吃驚地叫起來，聲音也是那樣的悲慘，那樣的凄涼。這種種現象，都在在反映着人民的生

活是怎樣的乾枯與貧乏。

村裏遇有喜慶喪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隨一百三十錢的禮，（合現在三個半大銅元）；交情深厚的，隨二百五十錢的禮，（合現在六個半大銅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齊端，——白菜，粉皮，粉條，豆芽，豆腐泡等。飯是攙有很多細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時一不小心，就會把牙齒震掉。我們在這裏住了十餘年，只吃過一次葷席，然而那所謂葷席也者，也不過每碗裏蓋了兩三片飛薄的豬肉而已。

人民除了完糧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觸。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關心政府的作為；兩方面只是一面收稅，一面納糧，此外再無關係。保定府距這裏雖然僅只二里，然而村民對於那裏的城市文明並不感到多大的興趣，有時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這裏聽不到關於政治的談論，也聽不到列強侵略中國的痛史，外面種種巨大的時變，如同隔成兩個世界，很少波動到康格莊來。

政府開徵錢糧的時期，里正一手提着鑼，一手拿着木棰，從村西頭一直敲到東頭，口裏大聲嚷着：

『完糧哪！上忙銀子，每畝地四百六！』

村人聽見這樣的鑼聲，並不見得馬上就去完糧。他們只沒精打彩的走到門口，漠然地對里正

望一眼，很快地就縮囘身子，只當沒那麽囘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後的限期，延無可延的時候，他們才三五成羣的到城裏去繳出他們的血汗錢。

他們整年忙碌着愁苦着，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戲。自然，這樣的機會，也是非常難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戲劇有「哈哈」，「二簧」，「梆子」，「老調」等數種，這類的戲劇，對於我們村民的影響非常深大，我們的人生觀，社會觀，都由此中漸漸地陶溶出來。我自己最愛看「老包斬陳世美」的一齣戲。每逢看到陳世美強派韓琦迎路去殺他妻子的時候，我的兩手總要握得緊緊的，全身的神經緊張起來，心裏罵着：

『喪盡天良的陳世美呀！』

這樣，直到全齣演完，陳世美被鍘，我的一口氣纔可以鬆下來。這時心裏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痛快。但隨卽又要生出模糊不淸的疑念，心裏想：假如沒有鐵面無私的老包，這位喪盡天良的駙馬爺，誰敢鍘掉他呢？那麽，他妻子的寃屈到幾時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眞有老包這樣的官嗎？假如沒有，這些罪惡和寃孼有什麽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戲，我總要這樣興奮地自問着。

受這齣戲的感動的當然不止我一個；上廟燒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燒完香囘家的時候，一手拿着帶土的油條吃着，一手掠着頭髮，一路上還不住指手劃脚的大罵陳世美。

此外深皐莊拿花得雷，也是我最愛看的一齣戲。故事是花得雷爲非作歹，強橫豪霸，張耀宗

奉了令去捉拿他；幸虧褚彪老英雄肝胆義氣，用盡心計，叫俠女張桂蘭等巧裝歌女，爲花得雷祝壽，賈良等乘隙而入，裏應外合，一戰將花得雷拿住。

那時我常常想：『以後我長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個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惡如仇，這類戲劇給我的影響實在不小。

離開康格莊後，隨軍飄流各處，再不曾回去住過，然而這裏一切情狀，我一經回憶，依舊宛然在目，歷歷不爽。

這是我幼年時期的生長之地。它給我的印象，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第三章 入伍前後

我的童年時期，一直在窮苦中掙扎着，但其間也曾有過一度學塾生活，不過爲時不久，就又不得不丟棄了這個幸福，走上長征之途。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我開始到學塾裏讀書。這在有錢人家子弟看來，當然是一種兒童應享的福利，絲毫不覺得稀罕的，然而在我，家庭狀況是如此的艱苦，却把它當做一個天外飛來的福音。

父親是個因爲沒受學校教育而飽受痛苦的人。他不識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的希望着：無論自己的經濟狀況如何窘苦，自己的兒子一定要讓他們有上學讀書的機會。家兄基道便在父親這種願心之下，勉強入了學。

那時還都是些「子曰」「詩云」的私塾，現代的新式學校，不消說還沒有。先生的束修，每年纔六吊京錢，合現在三百個銅元。父親常常對家兄說：

『北寶，咱家裏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學，要好好的用功，才對得起我們。將來有機會我再替你補兵，那時就休想讀書了。』

家兄於光緒十二年正月入學讀書，到了第六年即光緒十七年九月間，他即補上騎兵之缺，吃

一份馬糧，每月關得七兩二錢銀子，除養馬外，頗可補助家用；他的學塾生活至此遂卽停止，總計家兄上學共祇五年零九個月。可是這一年的束修是已經繳給先生了，當然不能退回。算起來，下餘尙有三個月；於是由我頂替了他，去補滿那三個月的期限。就這樣，我得到入學讀書的幸福。

我平素羨慕慣了有錢人家子弟出入學塾的生活，心裏渴望着自己也能有這麼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眞要入學的時候，心裏又不免忐忑不安起來。那快來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腦子裏盤旋着，使我又是高興，又是害怕，一連興奮了好幾天。

那天父親帶領我去上學，見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頭。父親說：

『這是你老師，快給老師磕頭。』

我恭而且敬的磕完了頭，就坐到預先爲我安排好的坐位上去。書房裏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時間，我覺得自己已經開始了新的生命，許多美麗的希望在我眼前閃爍，我小小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和幸福。

先生姓陳，六十多歲，是保定府新安縣同口人，名字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他雖然是我開蒙的先生，但除了記得他愛用旱烟袋敲我們的腦袋而外，留給我的印象却並不很深，這倒是很奇怪的。我開始照例是唸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書本，每個字對於我都是生疏的，它們在我

眼裏亂跳，使我沒法把捉。捺下心思唸了半天，才背得出幾個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調。至於那字是什麼意思，那句怎樣解，不消說更是不知道了。

唸了三個月，就到了放學的時期；這時我住到父親的營盤裏自修功課。

在營中，每天的功課是寫字認字，溫習舊課。這期間給我影響最大，留給我印象最深的，要算營中的一位賈少書。我那時年紀小，模倣性特別大。賈少書的一言一動，我都覺得有與衆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筆優秀的書法，和他的豐富淵博的學問，更加強了我對他的敬佩仰慕之心 他成了我的模楷，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學他。那種熱烈的情形，眞是少有。每天我跟着他認字寫字，聽他談書說理，心裏感到萬分的愉快。他對我也特別認眞教導，在短短的歲月中，我有了很大的進益。從此我對於讀書的興趣，一天天濃烈起來。

我每天練習寫字，可是買不起紙筆，於是就用一根細竹管，頂端紮上一束蔴，蘸着稀薄的黃泥液，在洋鐵片上塗寫。後來聽父親的朋友劉賀堂告訴我，說在方甎上也能練習寫字，並且比洋鐵片還好，所以我就改在甎上練習楷書。這樣，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經濟了。

父親人事的關係愈複雜，經濟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幾兩銀子的收入，無論如何是不敷支出。這時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補上兵額，每月多領幾兩銀子，補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營練軍，是有名的「父子兵。」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兒子頂名補缺，普通外面

不相干的人，是很難補進去的。有時卽使一年半載能出一個缺，就有許多人來爭着補，各方面託人保荐。所以我補了幾次 都沒有補上。

父親境况困難，他的同營友好都盡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窮困中掙扎的旅伴，除了給他一點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麽法子可想呢？記得那時他們常對我父親說：

『秀公，等着吧 等老大老二年歲大了，您就用不着發愁了。』

有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外人還不知道，管帶苗大人就說：

『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

旁邊人就問：

『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麽名字？』

這一問，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說：

『讓我問問去。』

這時苗大人生怕他去一問，就擱了時間，缺額又被旁人搶去，所以他隨卽說：

『我知道，用不着問。』於是他就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個字。

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這次補兵，因爲苗大人隨便這一寫，以後我就沿用下去，沒有更換本名。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我補兵的這

年，是光緒十八年，西歷一八九二年，我纔十一歲。

補上兵之後，我並沒有隨營操練，除了發餉時到營中應名領餉外，其餘時間我仍在家中過活。這在保定府，叫做「恩餉」。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馬先生的學塾裏繼續讀了一年書。馬先生只有三十多歲，年輕性燥，每天用板子責打學生。我所得的益處依然很少；因爲那種嚴厲暴燥以及糊裏糊塗讀死書的辦法，一點也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不過我要特別申說的，就是縱使是那樣的學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兒，我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上學讀書，原是有錢人家子弟的專利呀。

到了年底，由於環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結束了學塾生活；合計我正式上學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個月。一生永不再來的童年教育時期，便這樣匆促的告終。然而這段生活，我却永遠不能忘記。

十二歲這年，我就到營中拿槍，練習打靶。那時我的身體異常發達，身高是有四尺七八，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三十多歲的同伴相比，我還高他一寸多。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發生了空前的瘟疫，傳染迅速，死亡極多。後來越是蔓延，越是厲害，不記得是誰異想天開，出了個主意，要調軍隊進城，轟打瘟神。那天絕早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就奉命進城。我們都穿着滿身雲頭的軍衣，與高彩烈的去執行這個奇怪的職務。進了城，隊伍分做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過一條

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槍，從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滿城都是火藥氣。那時我就有忿恨外國人的心理，總覺得他們欺壓我們，不是好東西。我這種排外心理的出發點，當然只是一種幼稚簡單的民族感情。這一天我們走到北門，路東恰巧有一座外人傳教的福音堂　我看見了不由得十分厭惡；就托起槍來，瞄準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兩槍，我看見門匾上立時黑了一大塊，心裏覺得很痛快，揹起槍來，回頭就走。從這種幼稚的行爲上，很可以想見當時一般民衆的情緒。

晚清的時候，有兩次意義影響都極重大的對外戰爭；一是鴉片之戰，一是甲午之戰。前者是帝國主義努力侵入中國的第一砲，並且加速了太平天國革命的爆發；後者完全暴露了滿清政府的懦弱與無能，使人民對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諸役，可以說大部份都由此釀成。

保定府在滿清時代是京畿重地；自從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後，軍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鮮事變甫起時，五營練軍即接到加緊操練的命令。這時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謠言在流行着。一回兒說皇上不願打，一回兒又說李鴻章不肯對日本開戰。一般軍民對於日本，更有許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簡直荒謬可笑。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終於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戰，練軍前後兩營即奉令調開大沽口警備。命令剛到，官長尚祕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講話，宣佈了開赴大沽口警備的命令，囑咐大家準備一切，決定第二天早晨開拔，命令一宣佈，不啻晴天一個霹靂。同伴弟兄們平素過慣了自在安閒的生活。不要說對國外作戰，就是連鄉門都還未出過，驟然聞聽說

要同大沽口開拔，抵禦日、兵，大家立時駭得失神失色 十分恐慌。整個的下午，營中就同煮開了的水鍋一般，七嘴八舌，嘈雜不休。有的三三兩兩聚在房裏，指手劃脚的瞎猜胡說；有的聚在空地上交頭接耳，來回的走着閒談；有的躲在牆角裏唉聲嘆氣；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種種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劇，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家庭方面，聽說隊伍即要開拔，都紛紛到營中探詢；一探聽，果然屬實，回去的時候，也有拭眼淚的，也有垂頭喪氣的；還有些家長們走到營門口，大聲的對他兒子嚷着：

「小三兒！你可不能去呀！家裏就剩我自個兒啦！萬一有個好歹，可叫我怎麼着？」

這天晚上，大家睡在舖上，好似熱鍋上螞蟻一般，滾過來，翻過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來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腫得像桃子一樣。

怪劇接着出演了。

這天早晨開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車行所描寫的一樣。軍隊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見當地的男女老幼——同營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們——手連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的送行。我親眼看見一個老太太，拉着她兒子的手，淚流滿面，嗚咽不已，死也不讓她的兒子成行。這樣的情形，觸眼皆是。從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聲震雲霄，只是不肯罷休。在不明底蘊的人看了，一定會以爲是誰家大出殯，所以驚動這麼些人來哭送；決想不到這是

保定府五營練軍開往大沽口警備，去抵禦敵人，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爭光耀。原來他們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入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復回的。所謂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在他們是淡薄到等於沒有的；至於這場關係中華民族命運的中日戰爭，意義有多麼重大，不消說更是絲毫也不懂的。這種可悲可惱的現象是怎麼造成的呢？我敢肯定的回答：這完全是專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結果。

我們的軍隊開到大沽口，日本軍艦正在對岸二十里名叫攔沙崗的地方「掛口」；這攔沙崗是多年海沙淤積而成的平地，在這兒開砲，正好轟打大沽口的砲台。我一到這裏，看見這樣被威脅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剌激。心裏想：「今後我不當兵則已，要當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決不許由我手裏讓日本奪了去」！現在看到我們國家民族所處的境狀，再回想我那時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極大的隱痛，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堅強，精神愈加奮發起來。

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大敗，旋即停戰，議和於日本馬關，清廷特命全權大臣一等爵肅毅伯李鴻章前去出席。和約成功，中國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給與日本種種利益，朝鮮獨立，並把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割讓。日本獨吞了這樣大的一塊土地，立即引起歐洲列強各國的嫉妬；特別是帝俄，那時正銳意侵略南滿，對於這事決不甘於默認。所以馬關條約剛剛簽定，帝俄即聯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將遼東半島的割地強行索還中國，由中國再出三千萬兩以爲贖償之費。由此遂種下

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的根苗。

和議進行的時候，我們的隊伍正奉令修築大沽口砲台。那時我年歲尚小，抬不動土，白天除做些雜務外，就幫着掃掃土；夜間隨同父親巡營，整天過的都是軍隊中的生活。

李鴻章畢竟不愧為一位深通洋務的大臣：為時不久，北洋海軍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劃之下宣告成立，砲台上也新從西洋購來了十幾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說受到一個致命的打擊。砲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偉大，建築的堅固，在當時的確稱得起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不幸後來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列強逼迫中國將大沽口砲台拆燬，深可痛惜！

我們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頗有幾件事情可寫。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時駐守大沽口的各隊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這些新兵，年紀輕，見識淺，又沒有受什麼訓練，因此有些油滑奸詐的老兵就想盡方法加以欺騙恐嚇　從中獲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對他們說些恐怖的事，無中生有，張大其詞，一回兒說：「日本兵在對面掛口了！」一回兒又說：「日本兵在對面一開砲，我們大家都成為碎粉，一個也別想活！」又說：「每月三兩三，就賣了我們的命，太不值得！」他們整天在新兵耳朵裏這樣嘰咕，說得那些新兵們恐慌萬狀，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沒有機會的，必得在夜間。那時他們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帶，只能赤手空拳的逃走。於是留

下的東西都由那些奸詐的老兵得去，賣成了錢，就買肉來燉了吃，一邊吃着，一邊笑罵那些無知的新兵：『寃大頭！好好的兵不當，要溜逃！東西也不要了，給我們吃燉肉！』罵着　笑着　吃着，津津有味。回頭又用同樣的方法去欺騙恐嚇別一批新兵，把他們嚇跑了，於是老兵又大吃燉肉。

有一次颶風襲來，立刻發生海嘯，大風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拚命的望陸地上奔騰傾注，低窪的地方都成澤國。那時有位曹總兵，統帶着二十多營新兵駐在大沽口的雙橋，那是一個窪地，在巨風駭浪的猛襲之下，立時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沒有多少訓練的新兵一個個都慌張亂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別高低，只是你擠我推，一個勁的亂跑，越跑，水越深，結果二十多營人都慘遭滅頂，一個不留。長官沒有周詳的籌劃，士兵沒有良好的訓練，其危險有如此者！

那時駐在大沽口的各軍，都毫無軍紀可言。官長以及士兵不受約束，荒唐百出。那兒的街市有東大沽和西大沽，都相當的繁華。士兵們就隨便上街逛窰子。在此駐守的還有個之字營，士兵都是奉天錦州人；我們的練軍則都是保定人。爲了逛妓，兩方面發生衝突，一次二次的打架，結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爲爭風吃醋，又打起架來。當時練軍人手多，又都長於武術；之字營在場的人少，武藝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練軍痛打了一頓。之字營的弟兄吃了虧，氣憤得不得了，跑囘去邀集夥伴，打開了倉庫，拿出槍彈來。練軍這邊也不相讓，立時兩邊排陣對壘，準備大打。後

由韓協合和羅鎮台出面調解，費盡心力，方把一場風波平息下去，但兩方打傷的人已經不少了。這件荒唐的事鬧了出來，當地的報館——那時初有報紙，辦報的人往往藉此爲要挾圖財的工具——覺得有生意可做，就聲言要把事情起稿發刊；直隸總督王文韶以此事太礙體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報館疏通，結果是送報館二千兩銀子了事。

到了一八九六年，五營練軍方由大沽口開回保定原防。這時我才正式入伍，開始受軍事操練。在兵營中，最難得的是好長官好頭目，若是能遇着學術兩科兼優的熱心長官，那就是士兵們最大的幸福，我的最直接的長官是正目劉賀堂和哨長王春。他們兩位教導士兵，眞可說循循善誘，無微不至。事無大小，他們無不一一詳加講解，尤能處處注意士兵的教育程度，按步就班的教練，非常認眞。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內，確實得了他們極大的益處。

不久，我們的隊伍又開赴安肅縣「拉撥子」。所謂「拉撥子」，就是巡防地方，維持治安的意思。我們的隊伍開到安肅縣，當地士紳都派人來招待，並且請我們吃酒。一天，一家酒商宴請我們，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劇。我本來不能喝酒，但這天同伴們却故意同我開玩笑，堅執地說我會喝酒；有的人又用話激我，說我喝半斤十兩不算一回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專門對付我一個人，我那時年幼無知，又却不過情面，一時把不住主意。我是初次喝酒，一點經驗也沒有，既不知酒的分量，也不會取巧藏拙，每次都是一口喝乾杯。每喝一杯，大家就在一旁喝采，叫

號。越喝，他們越叫，越叫，越不由我不喝。這樣一連喝了幾杯。掌櫃的以爲我的酒量眞很好，於是拿出頂上等的帶漿酒，要我喝個充量，當時我的神經怕是已經麻痺，也辨不出什麼滋味，只是糊裏糊塗的喝下去，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喝到散席的時候，酒力突然衝上來，眼前一陣黑，四肢軟弱無力，已經再也不能支持。大家七手八脚地扶持着，才把我踉蹌地送回營裏去。幸虧離營不過百步，路上倒沒有出什麼意外。次日，渾身發出透明的水泡，小的如黃豆，大的竟和蠶豆差不多，難受了好多天，精神也萎靡到了極度。從此之後，我深知酒的可怕，決心不再喝酒，而且事實上也是看見酒就厭惡，遇有宴會，連杯也不去動。一般人都說我矯情，其實那裏知道我有這個底蘊呢？

在安肅縣，我新認識了幾位朋友，年歲都與我不相上下。他們有的在當地團練上服務，有的在鐵路上當警察，也有的正在修築車站上的站台。我們「拉撥子」的工作，本來很清閒，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而外，簡直可以說再沒有別的事可做。那時軍中紀律也很鬆弛，沒到自己值班的時候，儘可隨便在外頭蹓躂。我是個初涉足社會的少年人，好奇與好動的心理整個把我支配着，一有空暇，我就愛找那幾個朋友去聊天鬥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談笑得起勁，朋友中的一個忽然站起來，拉着我的手說：

「走，咱們扣寶去！」一面說着，一面就拉着我往外走。

這一套，在他們是玩慣的勾當了；唯獨我却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子，受了慫恿之後，心裏又是恐懼，又是覺得新奇。就在這樣遲疑不決的情况下拉拉扯扯的被拖到賭場裏。我對於扣寶這門徑，一點都不懂，下注也不會下，籌碼也不會擺，坐在那兒，隨着人家雲天霧地的賭下去，賭到半夜，就輸了十幾吊。起初尙想撈一撈，希望能夠贏囘來，怎麼也不願離開座位：那寶盒上好像有吸鐵石一樣，緊緊地把我吸住——兩眼直瞪瞪地對它望着。那知弄到後來，好像在爛泥坑裏掙扎，越掙扎，越爬不上來。看看沒有希望了，只好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苦笑着離開那兒。一路上越想越追悔，越想也越焦急。輸了這許多錢，到那裏弄來還賬呢？還不出來，又怎麼樣應付呢？這天囘去的太晚，生怕父親追究，於是又預先編好了一套謊話，準備把事情掩蓋過去。——原來一切惡習，都是連套着的，有了這樣，就自然有那樣，用不着壞朋友一一教唆。至今思之，猶使我不寒而慄。

幾十吊錢！這樣大的一個數目，一時我是無論如何也還不起的，於是想出了分期償還的辦法，商得對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陸續的支付。如此一直鬧了三年，還有人同我要賭賬。這一次糊塗勾當，可眞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每天都逃不脫那些賭博鬼的糾纏。從此我痛切的覺悟到，交結朋友，關係一個人的前途實在太大，非得小心謹愼不可。

我經過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說。囘防後即約束自己，向讀書和修養方面努力。

我過去因爲唸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書，又在營中受賈少書很多的指教，因此普通的文字頗能粗識一些。每逢操練餘暇，自己就愛看些武俠小說，一半是爲的看熱鬧，一半也是企圖多識些字。我看的第一部小說是封神演義，其次是坊間流行的繡像彭公案。初看時半懂不懂，只管囫圇嚥下去；讀完一遍，從頭再讀，讀長久了，書中大意也漸漸能領悟。但字的意思和音讀，有許多依然摸不十分準確。以後接着又讀施公案：這是我最初自動閱讀的三部書。那時我們的正目劉賀堂——別號叫做劉老喜——專門愛說三國演義。一到他說的時候，很快的就圍上一大堆人，聚精會神的聽着，連咳嗽也不敢大聲，自然，我也正是這些聽衆之中最熱心的一個。每聽到張翼德大戰長板橋，趙子龍大戰長板坡，樂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手舞足蹈。於是又引起我對於三國演義的興趣，立時借了一部來仔細閱讀。初看的時候，只見生字連篇累幅在眼裏亂跳，用手指按着，逐字逐句的慢慢讀，鬧半天還摸不着頭腦；不過我咬着牙，耐着心，隨時隨處向人家請教，我終於把它讀完。

營中新認識的朋友，大般會幾套拳。我的一位頂要好的朋友，是同哨的馬老殿，他的拳術極好，在保定府數得起第一。他爲人十分和易；平素同伴們在一起，大家最愛同他鬧着玩，有時甚至動手動腳。每次這樣的鬧時，他老是笑着讓開，有時也說一句「鬧什麼」！總不肯和人家打鬧。日子長久了，我心裏却有點納悶：「爲什麼他老是不還手呢」？一天，又有人同他動手動

脚，他又是照例一笑讓開。我就忍不住問他：

『人家打你，你爲什麼老是不還手？』

他含着溫和的微笑回答我說：

『他們打我幾下，不要緊；我要是還手，他們可受不了。』

我聽到他這話，立時恍然領悟，工夫是愈練愈爐火純青，愈練愈能使人有涵養的。地裏空癟的穀子，總是高昂着頭，洋洋自得，但充實豐滿的穀子，却總是低着頭的。

每次關餉之後，我總喜歡花幾文制錢去吃一頓大餃子。這時我情願多跑幾里路，繞過東關，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靜的牛肉餃子，這餃子舖是開在一家當舖的門洞中。我爲什麼要跑這麼遠，吃一頓餃子呢？說起來倒也很有趣的。

原來這位平老靜曾在當舖裏當過一副包金鐲子，後來贖當時（正是年三十的夜間），不知當舖夥計怎麼弄錯，居然還他一副眞金鐲子，他拿回家去之後方才發覺，深怕因此逼出人命，於是毅然決然把鐲子送回。這一來，使當舖老板意外地驚喜了一場，除當時給他送了一塊「拾金不昧」的匾額之外，並把當舖的門前讓給他開了一爿餃子舖。市井貧賤之中能有這樣的正直君子，的確令我欽敬。我覺得能夠在這樣的人物所開的舖子裏吃一頓餃子，也是一件光榮的事，就是多花一些時間，多走幾里路，我也甘心情願。除了這一點之外，平老靜還收容着很多習武藝的徒

弟，刀槍棍棒，應有盡有。這也很能吸引我這個正在充滿着習武狂的小小的心靈。可是別人却不了解，因此都喊我「老寃」。我也只好報之一笑罷了。

滿清的腐敗，不僅限於政界，就是軍界亦莫不如此。那時軍營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謂「上衙門」這一個老套。到時各級官長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緞子靴，戴着紅纓帽，騎着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門。我因爲個兒大，在營中當一個大旗手，所以也幸能參加他們這個勾當。初次看見這一套，總覺得很奇怪，心裏想，這是幹什麼呢？大概是議論軍機大事吧？不然，也是討論地方上的政務，或是各部隊相互間的重要事情。那知道不久我就發現這種猜想完全不對。原來他們那樣鄭重威嚴的到了衙門裏，大家一見面，不過彼此把腿一彎，互相請一個安，就同木偶一樣，站在旁邊再也不動了；俄頃，大家便出來，重復上馬，一溜煙飛奔走散，有的下小館子，有的去隨便玩耍，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們把這件無聊的事，做得如此舖張，如此鄭重，我覺得眞是滑稽到了極點！

就因爲「上衙門」，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變。

第四章 河邊的眼淚

我們的軍隊，從大沽口撤囘保定的第二年，父親接着遭遇到兩次不幸的事變，使我們全個家庭陷入了悲苦的深淵。

一天，我正在營中讀書，父親的護兵忽然驚惶失色地跑來，見了我，急忙地說：

「快點兒囘家，大老爺墜馬受傷了！」

我一聽這話，覺得眼前掠過一陣黑影，一時也未及細問原委，即匆促的走囘家來。這時父親正躺在炕上呻吟着。

原來這天是陰曆二月初一日，又是「上衙」的日子，父親照例循着營中的規矩，戴着大帽子，穿着馬褂袍子，騎着馬，到協台衙門裏去。不料剛走到城門洞間，馬的前腿忽然被冰滑倒，全身仰翻 父親的右腿被壓到底下，等到人家救起來一看，右腿迎面骨被馬鐙軋破，約有一寸多闊的一個傷口，因爲傷處未能保持清潔，微菌侵入。不久即起化膿作用，一直養了三個多月，方纔養好。

俗語說：「禍不單行」，這話好像是爲父親說的。正在父親養傷的期間，營中接到裁併的命令，兩營合併爲一營，結果裁去了大批人員，父親不幸也在被裁之列。在貧病交加之中，忽又惨

遭失業，這種突如其來的威脅，在我們無論如何都預料不到的。

從此以後，家庭的費用只有全靠家兄同我來維持，家兄在騎兵隊上吃一份兵糧，每月關七兩二錢銀子，這前面說過的。我吃的是步兵糧，每月關三兩六錢。兩個人合起來，除了馬吃的，不過七兩二錢銀子，尚抵不上父親一個人的收入。以這樣微小的收入來養家，日常生活的窘苦，可以想見。過了不久，家兄又因事他去，家庭費用，更弄得不能維持了。

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父親在這種艱苦的境況中，仍然親切的關懷着他的愛兒。直到今日，每當我獨坐沉思的時候，一想起父親當時對我的那種慈愛之情，不由我傷感得流淚。

那時我們軍隊中的規矩，是三八打靶，逢五排十打靶。所謂三八，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逢五排十，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十，二十，三十。每次打靶的時候，我從家裏去的很早，（那時當兵，不一定都住在營中，除上崗而外，其餘時間即使全在家裏待着，也沒人過問）。父親疼我年紀小，怕打靶的時間過長，每次總給我六個制錢，叫我買幾個燒餅揣在懷裏，預備餓了的時候好掏出來吃。從父親手裏把錢接過來，自己在路上一面走着，一面不住的打算，心裏想，父親的飲食已經淡薄的很了，我怎麽能再拿去買東西吃呢？而且父親拿這六個制錢的時候，那錢袋裏不是只剩下幾十個制錢了嗎？老人家的心情，該是怎樣的苦痛焦急啊！我想了又想，怎麽樣也不忍得把這六個制錢花掉，於是決計把它留起來。

打響，每人每次得領　十個藥條。這些藥條，並不一定都須打完，每人總要剩個十幾條，自己賣掉，換錢用。那時有個教習閻吉勝收買藥條，每次打響完事，他那兒就站攏很多日兵，爭着換錢，彼此見了，只相視一笑，誰也管不着誰，這事已成了公開的祕密。我每次剩的藥條，可以賣得十幾個制錢，加上早晨父親給我買燒餅吃的錢，一共大約可以湊個二十四五個制錢——保定府用的是津錢，叫做五十錢——我有了這些錢，就到肉鋪裏買半斤猪肉，提着飛奔回家，預備燉好了，晚飯時候給父親吃。父親失業之後，葷食本已斷絕，這時居然有燉肉吃，自然覺得欣慰。可是這燉肉從那裏來的呢？父親禁不住要問了。

『從那裏來的燉肉？』父親剛拿起筷子，就向我發問。

『您老人家只管吃好了……』我低着頭囁嚅地回答。

父親看見我這樣的情形，越發非問不可了。最後問得無可奈何，我只好將原委說出。他聽了之後，立時把筷子放下，眼淚不住的望下流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回想這種情形，猶歷歷在目。

父親對待我們孩子，總是親素慈祥的，從來沒有嚴厲斥責的時候，小時候我老覺得父親比母親還要慈愛。母親有時因家事煩惱，常常對孩子發脾氣，以發洩她心內的苦悶，然而父親却永遠甯靜，永遠安祥溫和。他的慈愛的音容永遠在我們眼裏閃爍着。

時間一天一天過去，父親從失業以來，差不多半年了，百般設法謀事，總沒有絲毫的希望。生活時時感受到嚴重的威脅。後來他幾經考慮，覺得非南返故里不可。

南行計劃既然決定，唯一的難題就是川資。那時從天津到上海，輪船票價是十兩八錢銀子，加上由保定府到天津的一段民船費，由上海到巢縣的一段路費，合計起來，至少須十八九兩銀子方纔敷用。這麼一筆大款，向那裏弄去呢？父親從前固然是半點積蓄也沒有；親朋戚友都如自己一樣的窮困，借貸的事更是辦不到的。處此情況之下，左思右想，實在沒有辦法，不得已遂將自己住的房子轉典給當地一戶人家，得了十五兩銀子，不足之數又變賣了些動用物件，才算解決了當前的難題。

我們一家，只父親同我兩個人住在一起。父親是怎麼樣也不忍丟開我的；我呢，自然也不願離開父親。一個十八歲的孩子，隻身孤影，流落異鄉，在父親實在不能放心；但如果一同回南，原已籌好的川資又發生問題，這使得父親已有的決心也不免動搖起來。然而同留北方，事實上已不可能，當初萬一有些微的辦法，父親是決不作南行之計的。數月來的窮困生活，實在再也無法維持下去了。

因爲房子已經典賣給人家，父親要動身走的前一晚上，新房主一連來察看了好幾次；這顯得我們一家人已無棲留之所，一種淒苦的感覺困繞着我們，使我們禁不住相對落淚。屋裏的一點木

器傢具以及應用的什物，早幾天已變賣盡淨，這時所餘的，祇有父親炕上舖着的幾件簡單的被褥，和正屋裏布幔中的一幅觀世音菩薩像。如此情形，看來眞叫做「家徒四壁」——但這四壁又何嘗是我們的呢？

這晚上，父親一邊流淚，一邊囑咐着我，滔滔不絕；我坐在炕沿上，低着頭，只知嗚咽的答諾着。

「張管帶，苗管帶，高誠義：這三位，你千萬不要忘記他們對我家的好處，以後你要想法子報答。我是不行的了，你可千萬不要忘記。」

這些話，本來是父親平素說慣的，但今晚聽來，分外覺得悲楚。

張管帶爲我補兵的事，曾盡過不少的心力，雖然並沒有成功，然而人家的厚意，總是不能忘記的。苗管帶爲我補兵，不及通知我的父親，連我的名字也是他代起了，他那一片關切的熱忱，委實使父親感激涕零，曾不止一次的在背後對他致深切的謝意。高誠義是父親的一個老護兵，父親所以紀念他感謝他，是因爲有過這樣一段舊事：父親當哨長的那年，奉命到唐官屯（在天津迤南，是津浦線上的一個重鎭）挖河，挖完河之後，又奉令修築永定河。大概由於疲勞過度，又受暑受涼，忽然患了瀉肚的病，瀉得很是厲害。這時我同母親留在保定，並沒有跟他同去；隨同父親在一起的，只有護兵高誠義。因爲病態太厲害，通身無力，連大小便都須高誠義扶持。後來越

病得厲害，他照料越是細心，一點沒有厭煩的表示。這種誠摯的盛情，實在是很難得的，無怪父親提起來，就要念念不忘；並切一再囑咐我，叫我務必要答謝他的厚意。

我坐在炕上，越聽越覺得悲痛，前思後想，怎麼樣也難以制止自己的淚。

閒常父親談話，總愛把他過去的經歷以及祖母所受的苦難，反覆的說給我們聽；這晚上，他自然也談了不少。他說他當了哨長之後，纔買得起四十錢（合現在一大枚）的豬肉，燉小白菜吃飯，這算是頂好的飯食了。他還常常說：

『現在有豬肉吃，已經升到天堂裏了。』

然而曾幾何時，這個幻夢又復破滅。

夜深了，四壁幽黯，萬籟無聲，襯托得屋內的氛圍益發淒涼，我的眼淚就同開了閘的流水一樣，一直無法制止。

第二天一早，父親起來收拾行李，我也醒了，一面披着衣裳，一面望着他，心裏說不出的萬千酸苦，如同刀絞一樣。我幫着他把行李收拾完了，立即動身，他在頭裏走，我在後頭背着行李，送他去上船。在路上一邊走，一邊哭，一直到了上淸河的岸邊。

上淸河是由保定直通天津的一條河流，上船的地方，靠近劉爺廟的東邊；從家裏到這裏約有半個鐘頭的路程。人到了生離死別感情奔放的時候，一切習慣上的拘泥都要無形中被衝破的。在

到了河干的一霎那，父親同我從心的深處湧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感情，不由自己的相互抱頭痛哭；我甚至大聲嚎啕起來。我自己心裏一方面想着：一回兒功夫，自己就要成爲孤苦無告的游子，獨自嘗受飄流異鄉舉目無親的辛味了；同時却也惦念着父親，他南返以後，職業問題怕依然沒有希望解決，生活依舊得不到保障。父親的心理是和我一樣的，南返後職業旣很渺茫，而竟忍痛把十餘年來從未相離的愛兒丟棄在北方，我知道這是最使他難過的。我們一直哭得頭暈眼花，日脚漸漸偏西，父親始忍痛上船開行。我在岸上癡癡的站着，直到望不見桅桿方才回去。

父親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在保定練軍營中；先在右哨，後到中哨。營中的生活同父親在這裏時一樣，一點變化也沒有，但我却對一切都感到厭倦，對一切都感到空虛，整日裏如在雲霧中飄浮着，心神恍惚不定。同伴們有時同我談半天話，我却一句也沒有聽進耳朶；有時獨自儍儍地坐着出神，連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麼。那時郵政剛剛設立，郵件多從鏢局輾轉傳遞，由保府到巢縣，一年也通不成一封信。從冬望到春，春望到秋，終年都在失望之中。我千方百計的探聽走信的歷程，預計信函來到的時日，並且幻想我的信到達父親手中時的情景，但都不能排解我思親的哀愁，雖然我只有這樣，才覺着精神上有所慰藉。

在保定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掙幾兩銀子，好早日接父親回來團聚。我們軍隊中每哨裏都有一個喊口令的教習，設置這教習的用意，說來也十分可笑。原來當時軍隊中的軍官，什九都

是仗着同鄉親戚的援引而來，其中受過軍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軍事。別的事不必說，連喊操他們也不會。於是由於事實的需要，每哨裏要設一個教習，專門代替官長喊操。教習的待遇沒有一定，須看所能喊的人數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幾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八百人不等，普通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當時自己想不出較好的辦法來，心想當這樣的教習我也許有點把握，於是每早天還未明卽到東大教場學習喊操，放大了喉嚨，「立正」，「稍息」，「托槍」，「開步走」，大喊一陣，喊得喉嚨乾啞了，也總未間斷過。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們新年的歡樂，我依然一出門就練喊操，引得人家都笑罵我。如此一直練了四年，我居然有了驚人的成績。後來各哨裏目兵都認識我，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勤勞人的社會不許懶人立足，同樣，懶人的社會也不許勤勞人立足。因爲每天天還沒有亮，我就起來練習喊操，我的聲音洪大，操場離營房又近，營中好睡懶覺的目兵，就十分厭煩我，並且因此招致了他們的妬嫉和譏笑。後來他們送給我一個外號，叫做「外國點心」，意思是說我如此拚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來了，必定先要用洋藥丸崩死我。對於這個綽號，我欣然領受。我說：「我一定要做欺壓我們的外國人的仇敵，我情願叫外國人崩死我。」

他們這樣的凌辱我，有幾位我的朋友就爲我抱不平，要同他們爭吵，甚至動武。我聽見這

事，就和朋友們說：『好兄弟們，我正願意叫外國人崩死我！因爲我要保衛國家，抵抗強權，外國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國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我特意刻了一顆「外國點心」四個字的圖章，到現在我還保留着，有時給人家寫對聯，我還蓋用這顆圖章。

我這樣用功練習喊操，對於身體的裨益實非淺鮮，因爲早上空氣新鮮，喊時渾身使勁，天天如此，從不間斷，吃仙丹怕也沒有這樣大的效益。除此之外，我也酷好各種武術，自小勤奮練習，興趣極濃。我現在也順便在此一述，比如摔跤，打拳，舉石頭等，我都下過很大的工夫。摔跤，漢滿蒙人都愛練習。保定府以及四鄉各村，每到冬天的傍晚，自七八歲的小孩以至三四十歲的大人，都三個一羣五個一夥的聚集在郊原上，練習摔跤。怎樣用手，怎樣用脚，怎樣擺好適當的姿勢，都有精審的考究；胳膊，腿部，身子，也都要分別練習。練得好的，處處到功；練得不好的，一摔就倒，而且很容易摔壞了身體。練腿的方法，是在院子中打一個木樁，時時用脚去踢，漸踢漸使勁，踢得腿部脚部比鐵還硬，一踢，那木樁就「朋的」發出沉重的聲響。練胳膊是碰樹幹，碰木柱。不管在何時，在何地，看見樹幹或木柱就用臂膊使勁碰它幾下，日子一久，自有很好的成績。至於整個身體的練習，則在坟地中行之。這在保定府就叫做「跑坟頭」。其法是由遠處跑上坟頭，而後將手落地，而從上面摔下來。要練得不傷筋骨，不傷五臟。練得好的，摔下來時全身縮做一團，成爲一個緊湊的疙瘩，不會的，則四肢張開，渾身鬆懈，很容易受傷。

打拳，北方鄉民和軍隊中都普遍的愛好。我們的練軍雖然不注重練操，可是對於各種拳術却頗爲講究。軍中有雜技一科，刀槍劍戟無不分別傳授，我們一早一晚都熱心練習。此外還有舉石頭，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們每天都要練一次，各人按其體力，選擇適當重量的石頭，逐漸遞進。我普通可舉一百四十斤的石頭。此道可擴大肺部，全身使勁，眞是很好的運動；我現在仍舊常常的練習。

我至今身體強壯，精神健旺，回想起來，都是平素勤習苦練的結果。許多人以爲我生來如此；其實世上那件事不是慢慢練出來的？下一分工夫，卽有一分效果。工夫下的越深，則效果越大，不下工夫，卽無效果。這是一點不錯的。

第五章 光緒二十六年

戊戌政變以後，清廷的統治愈益日暮途窮。光緒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春天，義和團在山東直隸各處先後爆發蔓延。

由我這個親身經歷者所了解的說來，義和團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衆與教堂間惡感的深化。

外國教士初來中國傳教，我國人民對之極端仇視。其原因，一是由於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們對外人本懷有歧視的觀念；另一方面教會本身也有許多不檢點之處，因而招致了人民嚴重的反感。那時教士們由於他們本國政治上經濟上地位的優越，在中國社會上形成一種特權階級，我國人民一旦受洗之後，藉着外人的勢力，便也趾高氣揚，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爲外人的牽掣，無法與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於是外國教士益發樂於在背後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擴張教會的勢力。這樣一來，教徒的氣燄越高漲，人民對於教會的惡感越深，仇視的觀念一天天加強，一發遂不可收拾。當時在華教士，可分耶穌教和天主教兩種：耶穌教教士態度較天主教爲好。所以這兩種教堂，本質上雖同樣是人民眼中的公敵，但仔細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異。

義和團原是白蓮教的殘餘，最初打的是反淸復明的旗幟，在民間私相傳授。後來隨着教會與民衆對立之深刻化，於是使逐漸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對內轉移而爲對外，形成一種中國初期反抗帝國主義的民衆武力。義和團初起時是在山東的曹州東昌一帶，他們的口號是「扶淸滅洋」四個字。在這樣的號召之下，各地民衆風起雲湧的附和參加，到處焚燒教堂，仇殺外人，毀電線，拆鐵路。這種極端排外主義的表現，可以充分地說明民衆對於帝國主義的惡感，是怎樣的深刻和嚴重。

在義和團勢力最盛的時候，有所謂剷除二毛子的一種附帶運動。二毛子，就是指中國教徒而言。平常因爲教徒們藉着洋大人的勢力對同胞作種種的侮辱，這時便不期而然的有一般人聯合起來，挨家搜查這種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時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任便人隨意亂指，你家裏如有一個十字，就說你是個二毛子；他家裏有洋燈洋油洋火，也說是二毛子。一經指認出來，就百般的勒索。窮苦人家多少出幾個錢便可了事；富者則千方百計的與以刁難，非至傾家蕩產不肯罷休。這爲義和團本身，造成最嚴重最可惋惜的罪惡。

練軍接到鎭壓義和團的命令，是在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們的隊伍最初開到保定府東北白溝河；在這裏稍事彈壓，百姓們便消聲匿跡，完全平息。帶隊的張協統——山東濟甯州人——當天晚上和隊伍講話，出人意外的講出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不要得罪百姓、義和團是好事。他們打洋鬼子，我們不要干涉。我們到這裏來，是上頭的命令，沒法子，不得不來罷了。——這是秘密的話，大家可不要告訴別人說。」

張協統這樣一講，軍隊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於是他們重新又把義和團練起來，聲勢反而較前更大了。因爲以前還是秘密的組織，現在則官憲方面已經默許了。依照當時的情況看來，如果帶兵的官長能夠認眞的鎭壓，切實勸導，義和團的平復，倒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不過當時官長都存有陽奉陰違的心，不情願眞正消滅他們，但也無力指導他們走上正道，所以結果軍隊在東邊鎭壓，百姓跑到西邊去練；軍隊在西邊鎭壓，百姓又跑到東邊去練，形成一種故意放縱，掩人耳目的情勢。

義和團初起時的蓬蓬勃勃的盛勢，清廷委實吃驚不小。他們的運動顯然含着排外與反清的兩種成分，隨着時間的進展，客觀形勢的演變，排外的念頭也很可能的重復轉移而爲對內的鬥爭。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猶疑：勦滅它呢？抑或應當因勢利導，使它成爲純粹的排外運動？最後的決定是採取了後者的策略，立時由政府創練義和團。從此這一幼稚的民衆運動，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創練義和團的諭旨，各地遂公開成立團練，彰明較著的從事練習。保定府城南五十里，東流大寨口內有個天主堂，這時候遂成了衆矢之的，義和團爲要做些實際的工作給民衆看，便率大隊兵丁去打這座東流天主堂。爲此問題，練軍的官長分裂成爲兩派：一部分

官長主張打，一部分官長主張不打。主張打的一方面認爲既然奉令練習義和團，自當先殺些外國人，以正觀聽而壯民氣；主張不打的人，則顧慮到怕因此釀成禍變。後來主張打的人佔了決定的勢力，當晚卽調動隊伍隨同義和團一同出發。

練軍已經久未經過戰事，一切行動和計劃都幼穉得可笑。出發的時候是在晚上，每人給一個紙糊的燈籠照路，幾百的燈籠聯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長的行列，從遠處望來，火光燭天，好像正月裏賽龍燈似的。那時我就懷疑：晚上行軍，怎麼可以打燈籠呢？自己疑雲滿腹，莫測玄奧。在路上走着，倒覺得好玩，一點也不感到寂寞。離東流約有二里左右，正在進行的當兒，天主堂那裏砰砰地響了兩槍，衝着行列打過來；義和團在前頭，聽見槍響，回頭就跑，隊伍也隨着潰了下來。鬼也沒有看見一個，就一退二十里。那時也不懂什麼叫做兵站，吃的東西都是臨時由百姓供給，聽說隊伍退了下來，百姓送來的烙餅，就命爲「得勝餅」；送來的綠豆湯，命名爲「得勝湯」；送來的茶，也叫「得勝茶」；什麼都是得勝，那心理眞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決定繼續進攻。這次進攻，由兩個人抬一副門板，走在前面，藉以掩護後頭的隊伍，不料剛剛要衝上去，天主堂那裏劈里拍拉又是一排槍聲，把這邊打傷了好幾十，死了的也有好幾位。隊伍敗下來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對於義和團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動搖。正在這時候，隊伍卽接到上諭：嚴拿義和團匪兵，於是轟動一時的氣勢蓬勃的義和團，遂轉急直下走向敗亡的結局中。

原來這時八國聯軍已經攻陷天津，聶士成力戰陣亡，敗報傳到京師，西太后等倉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慶親王奕劻等數人。拿辦義和團的上諭，似乎就是這時傳下來的。我們的隊伍接到這道諭令，就到處攻打義和團。始而下令提倡，繼而又復下令捕拿，朝令夕改，軍民不免怨言四出。關於滿漢的界限，這時也有許多目兵已有一點模糊籠統的概念，也有些目兵連這一點概念也沒有；官長都是拿錢吃飯主義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沒有主張的。

不久，北京亦為聯軍所陷，京津一帶的潰兵大批的直向保定府退下來。這些軍隊，平素沒有主義，沒有訓練，到了這時，有限的一點紀律，亦全部廢弛，沿途任意搶掠，百姓所遭的刼難，眞是不堪設想。其中有一幕駭人聽聞的慘劇，很值得一寫。那是武衛右軍的兵在潰退的途中遇見一位坐轎車的華貴少婦，手上戴有兩副赤金鐲子，因此觸動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他們尾隨着她，到了晚上約在六點左右，有十幾個士兵蜂擁而上，喝令轎車站住，強迫那女子把鐲子交出，那女子堅執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來，照着女子的肩膊砍下去，連同手臂一齊砍了下來，鐲子遂被士兵搶走。

所謂赤金鐲子，那時隊伍裏弟兄們聽過的人多，見過的人可少，兩副鐲子爲少數人得去，其餘的人不免眼紅，這時看見得鐲子的人走在前頭，後面的人便開一排槍，把前面得鐲子的人掃數打死，鐲子不消說就歸後面的人所有。消息一傳到最前頭的一連人的耳朵裏，他們也眼紅起來，

立地將隊伍散伏在兩旁的高粱地裏，等候得到鐲子的人來到，又是一排槍，將那班人全數打死，鐲子遂又由他們奪走，分途四散，合計起來，爲了兩副赤金手鐲，害死一個女子，又害死整整一連官兵。

潰兵從京津一帶退走的時候，練軍即在保定附近設放幾十道卡子，專門收繳潰兵的槍械。鐲子的慘案發生了，又臨時奉令盤查帶赤金手鐲子的潰兵，查出來，就立地槍決。當時查出的嫌疑犯約有四十多個，統統都就地槍決。這一事件，連同各地槍殺的嫌疑犯，至少怕也在千餘人以上。軍隊平素沒有訓練，沒有紀律，是多麼危險的事！這是我們應該知所警惕的。

保定府焚燒教堂的情形，說起來也非常可笑。每次動手，百姓們聚集教堂附近，先大聲呼嘯一場，呼嘯完了，然後再縱火焚燒。隊伍接到百姓縱火的報告，即出動鎭壓，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即停止不前，等到教堂燒完了，再疾趨而進，敷衍塞責，保定府東關和南關的教堂，統統是如此燒掉的。因爲這個原故，聯軍於攻陷京津後，即派兵進佔保定府。聯軍未到以前，官府下令，二十里以內不准住百姓，以便外國兵駐紮。命令一下，百姓扶老攜幼，紛紛出逃，有資財的人有地方可逃，倒還沒有什麼大關係；窮人呢，就哭天號地，走頭無路了。

聯軍開到前三日，保定練軍已陸續退出，後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張紹緒和我。他同我到藩台衙門去，請示留守處刀槍鐵矛以及給養等如何處置。到了那裏，張副哨官向中軍官述說來意，那人

微笑了一下，直截了當的回答說：

『這時候護院大人自己還顧不了自己，那裏能管這些閒事！請您緊趕回去，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若是在機警一點的人，一聽這話，自然應該立刻回來，趕緊自己設法處置了，預備出走。那曉得這位張副哨官却堅執地不走，非要請示護院大人不可。中軍官不耐煩，就一直支吾他。他們說話，我在外頭聽的很清楚，心裏實在悶不住了，就一步進到屋裏說：『中軍大人，張老爺，我們可不可把東西都綑起來放到井裏，上面再用東西掩蔽？咱們該怎麼走就怎麼走。』

中軍官一聽我的話，連聲說：

『好，好，好！就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樣我們纔退出來，一路上張副哨官却大大的抱怨我，說我多嘴，不知高低，好管閒事，我也不便和他爭較。剛走到營門口，正要進去的時候，有個人飛奔的從東邊跑來，說外國兵來了。大家一聽這話，也就顧不得入營，急忙向西逃竄，留守處的東西不消說全都去了。這次我算深深領教了那些官長，他們都不過是些酒囊飯袋；事先如果稍肯負責，稍有打算，留守處的東西我想怎麼也不會丟掉的。

使我最驚訝最痛心的，是我在西城所看見的情形：這時城裏的許多大人先生們，居然已經預

先製好了八國的國旗 看見小個兒的鬼子進來，就把太陽旗高高的懸掛起來，表示是大日本的順民，看見高個兒的鬼子進來，於是又換上德國旗，表示是大德國的順民。懸掛外國旗的，一百家中起碼總有六十家以上，而且每家都置備八面，相機輪流懸掛。然而穿短衣服的勞苦同胞，却不做這種勾當。這也許他們有硬骨頭，不肯這麼做；也許是因爲他們窮，根本沒錢買置八塊布的緣故。這種奴顏婢膝的劣根性，眞正叫人氣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剝，隨便凌辱，原是不足爲怪的。我覺得這都是我國數千年來封建文化和奴隸教育的結果。

聯軍進了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潘台廷雍，騎兵營營長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殺掉了。因爲保定府義和團初起時，潘台廷雍在背後主張得最力。那時保定府城守尉——清廷的親貴——曾暗中積極慫恿廷雍鼓動拳民，擴大排外運動；廷雍受此激勵，益發瘋狂的獎勵義和團的暴動，北關南關兩處教堂之被焚，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教堂正燒的時候，王占魁又乘機將南關教堂傳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來槍殺了。因此聯軍動了公憤，一進城首先就把他們三人抓住，在莫姑娘被殺的地方，一一殺掉，同時還用地雷把城角轟坍了一大塊，留下了一個永難磨滅的民族恥辱的紀念。聯軍統帥瓦德西，這時也駐節保定府城裏。

我跑出城來，就到城東中陽村趙萬順先生家裏暫避。趙萬順是我幼年時的一個朋友。他家裏有他的老太太，女人，小孩，同他的一個兄弟。在這裏住着，我得到幾個極深的印象，至今猶不

磨滅。趙家吃飯，每餐只喝兩碗小米稀粥，一天兩餐，都是如此，粥裏只是少許的米粒，簡直不能充飢。我家裏雖然窮，可是一天只喝兩餐稀粥的生活却還沒有見過。後來我問趙太太：

「你們光喝稀粥嗎？」

「天氣快冷了，」趙老太太說：「每天沒有什麼事做，用不着吃得太飽，喝兩碗稀粥就算很好，比咱們家強的，也是這樣。」

經我這次叩問以後，趙老太太怕慢待了客人，每餐特意留幾塊紅薯給我吃。老百姓原來每天只喝兩碗稀粥呀！在這兒，我不由得想起了鎮壓義和團時所見的一幕情景：我們的隊伍開到容城，住在北關一座文廟裏，時在初春，天氣極冷，白溝河縣官爲要博得軍隊的歡心，特爲我們預備了一堆同三間房屋不相上下的木炭，放在廟裏給我們作烤火之用。火燄熊熊的燒燃着，我蹲在大殿裏，心裏不住的在想：「這筆錢從那裏來的？不是從百姓身上抽來的血汗嗎？」地方官在百姓身上搜括的時候，錙銖必較；搜括到手，却這樣揮霍如糞土，這樣的糜費無度！這一幕奢侈浪費的情景，與眼前自己所親見身受的艱苦情形比較，叫人作何感想。

聯軍開到保定，並沒有攜帶糧秣，於是每天一早到四鄉各處去刧糧，並且抓人抬東西。百姓一看這情，覺得不妙，每天不到天亮就吃早飯，吃完早飯就逃向村外，找個低凹的地方躲着，一直要到晚上才敢回家。那時我們往往躺在窪地裏，臉向着太陽，心裏說不出的悲憤，說不出的痛

楚；肚子裏一面在轆轆作響，奏成一曲飢餓與憤激的交響樂。

一天，我們從地裏回來的很早，正吃晚飯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打門聲，嚇得大家立刻丟下碗筷，急急惶惶地向菜窖裏躲，後來仔細地傾聽，才聽見外面不住的喊：

『趙大哥！趙大哥！』

趙萬順就同我說：

『你的儍兒大，你隔着牆望一望是誰？』

我隔着牆頭向外一望，看見門口站着一個二十餘歲的男子，後面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經了一番詢問，我把門開了，原來那女子是趙萬順兄弟的未婚妻，因爲荒亂，家裏不敢負責，特意領交趙家來完婚，了却一樁心事；那個男子，不消說就是那女子的哥哥了。爲了居住方便，家裏立刻爲他們結婚，當時就在地上掃了一堆土，插了三根草棍，叁拜天地，完成婚禮。正是這時，又聽見外面有人嚷：『外國兵進村來啦！』萬順的兄弟一聽這話，也顧不得害羞了，抓住他新婚妻子的手，急忙的跳牆跑了。萬順，萬順的老太太，萬順嫂子，都抿着嘴對他倆嗤嗤地笑。

外國兵抓人抬東西，年輕的小夥子是不要的，專門要抓五六十歲的老頭兒。因爲老頭兒身體弱，抬東西時常常摔倒；這時外國兵就在一旁鼓掌大笑，引以爲樂。這時要是老頭兒的兒子看不過，要上前代替老頭去抬，外國兵就拳足交加，沒頭沒腦的一陣亂打。最殘暴的要算是日本兵，

許多慘無人道的事情，都由他們做出來。他們常常拿百姓當靶子，隨意瞄射，比如他們在站崗的時候，若是望見百姓遠遠的步行而來，便舉槍瞄準；打中了的時候，就拍手狂笑不已。那時村上的老百們在一起談話，都以此爲中心，不是說東村裏打傷了人，就是說西村裏打死了人。姦淫的事情，更是層出不窮，保定府附近各村五十歲以下的女人，被外兵姦淫至死的不下一二百起。

在趙家住了不久，打聽到我們的隊伍在固安縣大宮村駐紮，我就到那裏去；路上整整走了兩天，每天足要走一百多里路。兩天的長途跋涉，走得我精疲力盡，渾身痠軟得如同麻木了一樣。平素我的身體本很強健，只因這次住在趙家，每天只喝兩餐稀粥，營養太不充分。又加我在路上走得太急，所以到了大宮村，身體感到極度的疲弱，幸虧隊伍找着了，並沒有什麼意外的不幸遭遇，我得有安心的休息。這時在大宮村同住的隊伍，尚有天津鎮錦字六營，是由徐錦標帶領的。

隊伍在這裏住着，李鴻章已由廣東趕到北京議和。這時聯軍堅持要清廷交出四兇，然後才能停戰撤兵。所謂四兇，就是載漪、載勛、董福祥，和剛毅四個主動拳變的人。這條件確實給清廷一個大難題；因爲四兇裏頭，親貴佔了三個；還有一個，也是朝廷的重臣。這如何能夠輕言交出？後來聯軍以清廷不允所求，揚言要繼續西進，駭得那位與唐朝武則天先後媲美的西太后，急忙由大同跑向陝西；同時卽匆促諭令：載勛革職，剛毅交督察院吏部議處。不料正在這交涉停戰的時候，忽然大宮村又出了槍殺德兵的亂子；剛剛有一點眉目的調停交涉，至是又生出枝節。

那亂子是這樣發生的；大宮村錦字六營的一個士兵在村外放哨，瞥見從涿州那邊來了兩個德國兵，騎着馬，耀武揚威，不可一世。那兵激於一時的義憤，舉起槍來打落了一個，另外一個回馬即逃。死了的落了馬，放哨的那兵就將馬牽走，以爲出了一口氣，心裏萬分痛快。這件事，除開那放哨的士兵外，村裏的隊伍不消說大家都不知道。不久，德兵大隊到來，在二三里外即開槍攻擊；隊伍驟見槍聲，一時摸不着頭腦，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有向後撤退。錦字六營退向滄州，保定練軍退往蠡縣。因爲時間匆促，應用東西都不及攜帶，沿路受盡辛苦，到了蠡縣，我們的隊伍住在城裏侯家莊，其餘分駐於城內各處。

大亂以後，一切政務都陷於停頓狀態，軍隊這時同沒了娘的孩子一樣，零仃飄泊，給養無着，吃的雖暫由地方上供給，可是餉用却成了問題，即便極少數的買菜的錢都付不出來。吃的小米又壞，每次吃飯，只好囫圇着向肚子裏吞嚥，義和團事件後來雖然結束了，然而他們所留下的苦難的日子，却得要大家慢慢地熬着。

第六章　從淮軍的教習到武右軍的兵

轉眼就是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過新年的時候，營中的同伴們因爲心緒苦悶，生活無聊，又嚷着要賭博；有幾位又勸又拉，非要我加入不可。這時我已積有六七吊制錢，老朋友趙萬順也儲有四五吊，都存在我的舖後頭，經大家一番勸誘，一瞬間的轉念，由於我那時年紀輕，竟又把持不住。賭博場設在本地大紳士趙東海家裏。頭一局大家公推我做莊，因爲沒有寶盒，臨時用竹子牌代替。頭一寶拖出來，趙東海就問我：

『你向來不說瞎話，我問你，這一寶是幾？』

我回答說：『是三！』一句話剛說完，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把注子下在三上；等到把寶開出來，果不其然是三。這一寶，整整把我的莊底都挖空了。後來大家過意不去，商量不要我賠錢。我說：『那不行，既然輸了，我自然應當要賠。你們不要小成！』

大家散了之後，我找了一把刀，對準左手，忿恨地說道：

『以後你再不改，還要繼續賭博，非把你砍掉不可！』

到了正月初六，練軍始正式接到改編淮軍的命令，歸李鴻章節制。至是，我們的隊伍才算有了着落。改編的結果，計共編成騎兵五營，步兵五營；我編入元字前營，統出呂本元帶領。當時

所以改編爲淮軍，說起來也頗饒興味。李鴻章繼任直隸總督，第一步卽着手整理境內散住各處的潰兵，惟因大亂以後，財政異常困難，餉項無從籌措，不得不商請淮鹽商代墊；淮商應允了，但堅持須以改稱淮軍爲交換條件，所以隊伍一接到命令，卽點名改編，換成淮軍的新名號。

隊伍經過改編，老弱全部淘汰，被裁的官兵每人發四個月餉。餉銀係一種「松江銀錠子」，黑而且雜，成色極劣。這次我領下來的餉，差不多全數都付了在趙先生家輸的賬，因爲一些老朋友都被裁回家，沒法子不還賬。朋友們都走了，我們這一棚八，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個人，一時不免十分感傷；同時我又重復拿起刀，對着左手，仍如前次一樣恨恨地罵了自己一遍。

改編以後，隊伍仍舊駐蠡縣操練。我們的營長是李洙熙，幫帶是傅應金，哨官是何樹堂。名義雖然改編了，軍中的一切情況，仍然如從前一樣，散漫泄沓，種種惡習，一點也沒有革除。官長們，學識能力很好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數都是靠着眷戚鄉親援引，才升任上來的，他們既無學識，亦無經驗，根本不知練兵爲何物，所知道的，只是「作官三輩爺」（自己是老爺，上輩是老太爺，下輩是少爺）的大道理。結果弄得死氣沉沉，糟成一團。因爲改編的緣故。餉章也更改了；每三十三天，方才發餉一次，每人三兩三錢松江銀錠子。這時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諺語是：「三十三天三兩三，既扣吃來又扣穿」。甚至連兄弟們結辮用的繩子，也被尅扣了去 弄到月底，往往一錢不剩。好像那時當官長的唯一工作就是尅扣士兵的血汗錢。

正月下旬，蠡縣邊境來了大股土匪。匪首車輪標，是保定府南著名的痞棍，因為犯案發作，急而生變，遂嘯聚流氓，結成極強悍的股匪，四出刼掠。隊伍從正月底奉令追剿，一直剿到六月間，始終沒有把他剿伏。軍隊平素訓練的成績，由此也可略知梗概了。其中柏管帶所統的右營，不僅隊伍被匪擊潰，連餉車及「洋抬桿」（當時的一種兵器，每營二十桿），也被土匪截去。這眞是國家練兵以來空前的奇聞！原來柏管帶同來喜住民房，這次也是住的民房，出發的頭一晚上，讓兵傳差，絲毫不知機密，高聲喊嚷道：「明天幾點鐘出發，某哨在前頭，某哨在後頭，餉車在中間」。這麼一嚷，土匪的偵探先都知道了，於是預先伏在高粱地內，等候餉車一到，一陣黑槍把軍隊擊散，餉車等即被搶去，士兵也傷亡很多。餉車被截，全軍為之震動，上峯嚴令追擊，務要迅速剿平。

土匪掠得餉車後，即竄往山中暫避。隊伍聽說，接着也向山裏追去：我們右後兩哨在一路，前左兩哨在另一路。前左兩哨走的是小路，兩岸皆山，形勢奇險。剛過望都西北的山中，就和土匪碰頭，倉促間被土匪一排槍，前頭的騎兵回馬便跑，因為來勢兇猛，後頭的步兵躲閃不及，被踏死的很不在少數。這一來，士兵幾乎嚇破了胆子，有幾個潰散下來，跑到民間，慌忙把軍衣脫下，將頭髮散開，就向麵缸裏頭亂鑽。等到我們隨後趕到，找了半天，才把他們從麵缸裏頭一一拖出來。那時官長貪錢不做事，當兵的沒有訓練，只知貪生怕死，胆小如鼠，說來眞是異常好笑

的。

隊伍稍加整頓，繼續進剿。那時正值下雨，一路上走的都是山。原來預定的路線是由易州，淶水等處前進。出發後走了幾天，有一天上午迎面來了一個狀似農夫的漢子，向幫帶報告：

『車輪標正在前頭一家莊院前，特來報告。』

幫帶聽見這話，立時令隊伍迅速前進，準備攻擊。走了沒好遠，前面果然就有一座大莊院，樹木密茂，隱約地可以看出鱗次櫛比的瓦房。這時隊伍就不問青紅皂白，散開了，對着那莊院開槍射擊。打了半天，裏頭一點動靜也沒有。許久，才走出來一個老頭兒，大聲喊問：

『你們是幹什麼的？』

隊伍說：『我們來打土匪的。』

『我們這裏那有土匪呀！』

士兵不由分說，蠭擁着向莊子裏跑去，搜得了細軟，就隨手望腰裏掖；看見成缸的蜂蜜和臘肉，好像八百年沒吃飽的一樣，一碗一碗盛了望外端，一邊走着，一邊用舌頭舐吃。後來索性連櫥櫃也給撬開來，貴重的衣服擄取一空，弄的全院子裏亂七八糟，零亂不堪。

土匪沒打着，倒把人家的莊子搶了；事後人家怎麼也不肯干休。原來這是肅親王的一所莊院（聽說現在肅親王已住到日本去了），那時一共有十幾頃地。莊主着人追究此事，幫帶說，路上

遇到一個狀似農民的人來報告，說車輪標正在莊子裏，所以才來打；並說那人穿的什麼衣服，什麼樣子。這才知道那人是幾天前莊子裏被革去的一個長工，特意挾嫌捏報的。但莊主終不肯就此罷休，說無論如何，軍隊也不應該藉端刦掠。幫帶無可奈何，允許賠償損失，途中並將那謊報的長工抓獲，槍決了事。以後聽說慈禧太后回鑾，肅親王又把此事告到太后那裏，太后也答應賠償，此案始行了結。帶兵的人聽着什麼就信什麼，率爾從事，漫無紀律，鬧出這樣的亂子，真是太荒唐了。

從這裏隊伍卽未再前行，重復回到望都。這時我聽到一個最痛心的消息，那就是這次訂立的辛丑條約中有拆除大沽口砲台的一項規定。這個消息在旁人聽了或者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觸，然而在我，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樣的肝胆欲碎。當初修建這大沽口砲台，我是親身參加的。那時我還抬不動土，白天幫着大家掃土，晚上隨父親出去巡營。同營的弟兄們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裏工作，經過長久時期，好容易修建成功，成爲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如今忽然宣佈拆毀，而且叫中國人自己拆毀，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

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血淚締結成辛丑條約，雖然眼前瓜分之禍暫時倖免，然而巨額的賠款，却種下了中國人民日後永難逃脫的經濟厄運。關稅鹽稅都作爲賠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的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條約締結以前，李鴻章卽已病故。他從廣東回

北京時，路上曾暈了幾次船，到了北京，在強敵壓境的情勢之下，締結這樣的城下之盟，經過長期的折衝，交涉處處掣肘，因此外感內傷，一位晚清最負盛名的外交家，就輕輕殂謝了。李鴻章一死，算是感動了洋大人的心腸，才允許簽訂他生前所擬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讓步的和約草稿。這就是後來的辛丑條約。繼李鴻章任直隸總督的便是袁世凱。

和約既成，慈禧太后方從西安動身囘北京。囘駕的路程是由西安繞道河南，由河南起旱到保定；十一月二十一日駕到保定。這顯然是慈禧要避讓聯軍的鋒鋩的緣故。因爲當她起身時，條約剛剛締結，京津一帶的聯軍還沒有完全撤退。可憐這位西太后，由北京逃到宣化，由宣化逃到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繞道河南囘京；這沿途風塵之苦，也儘夠她消受的了。可是聽說她這次從河南到保定，沿途上縣官因辦差不力，被太監王公們打跑了的很不在少數。官府尚且如此倒霉，我們老百姓所遭的災殃更可想見了。

慈禧還沒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開交。我們保定練軍奉派擔任「卡輪」的工作。所謂「卡輪」，就是護衛的意思。挑選的都是大個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我們身上都穿着藍布開叉袍，手裏拿着紅漆柳條小播羅　淨水潑街，黃土墊路。慈禧的行宮就設在總督衙門內。我在衙門口「卡輪」，向裏面一張看，只見燈籠，火把，旗鑼，寶扇，斧鉞，紅毡等等，煇煌奪目，擺成行列，極盡富麗堂皇的能事。國家快要亡了，仍然這樣窮奢極華，作威作福，百姓怎麼不遭殃

呢？我一面灑水潑街，一面心裏這樣的想着。

「兩宮」到站的時候，我正在車站站崗，因此得瞻仰到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車時，身上穿着青花緞的大坎肩，頭上梳着滿裝「兩把頭」，腳上穿着一雙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來安詳緩慢，十分嬌貴。看她樣子已有六十多，滿臉皺紋，臉上沒有抹紅，可是塗着一層很厚的宮粉。當她進站後袁世凱叩見的時候，我聽見她說：

『我們娘兒們不要緊了，到了家了，什麼事也沒有了。』

「兩宮」在保定沒有久留，即轉回北京。

我們的隊伍由望都回來，共計一營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後來又移住西邊的豐備倉。這時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習。小教習又名副教習，因爲軍隊中會喊操的長官不多，每哨裏都設有喊操的正副教習。教習還有一個名號，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時喊操的教習，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一天，管帶李洙熙正在營部裏坐着，何哨官去見他說道：『請管帶給馮教習加三錢銀子。』聲音很是卑謙。李管帶一聽，回答說：『這辦不到。』乾脆的回絕了。這時我正在隔壁房間裏，所以他們的話我都聽得清清楚楚。當時管帶的薪俸，每月連同吃空名字在內，可以有四百兩銀子；當哨官的至多也不過四十兩銀子，如今這位哨官要求加給二錢銀子，竟碰了這樣一個釘子，可見此時的武官是怎樣的視財如命了！

營裏的伙食，是每天發給小米。我向來是不慣吃米的，而且那種小米沙子極多，怎麼也吃不下去。勉強吃到肚子裏，一天到晚咕嚕作響，一點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買兩個燒餅充飢，可是每天只能吃兩個，多了便沒錢，於是整天餓得肚子發慌。實在餓得沒辦法，便弄點水把小米向嘴裏吞，雖然勉強嚥了下去，但終是很難過的。

我這時心身俱感壓迫，可是努力上進的心却益發來得強烈。這時我開始讀武衛左軍編的操法陣法以及新建陸軍七項等書，得暇卽讀，有時徹夜不睡，偷偷的就着燈前讀。初時十句不過懂得三句，其餘都茫然不解；於是各處找人求教。如此長時期的努力苦讀，精神漸感疲疲，首先表現出來的是面色萎黃，食量低減。同棚子裏一位尙得勝是好朋友，這時就規勸我說：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這樣的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應該保重你的身體要緊。』

我說：『尙二哥，你的好意我謝謝。我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唸書唸死了也好，免得變成一個庸碌無知的廢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糧，一點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眞唸好了，有了眞知識眞學問，出人頭地，那時能夠從南方接我的父親出來同住，那就好了。』

此後尙得勝再也不勸我了。正在這時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極大的興奮和安慰。正月底，直隸定縣王瑚鐵珊先生到了豐備倉。他是淸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淸廉，持正不阿，而節儉刻苦方面尤爲當時士大夫中所僅見。他在我心目中眞是聞名已久，渴欲一見的一位高人。恰好

他同[illegible]們前哨哨官王德[illegible]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紹，得有同他見面談話的榮幸。這次王先生給我寫了一個片章，使我喜歡得說不出口來。我把這個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後十分珍重的保存着，隔幾天拿出來把玩一次，惟恐把它遺失了。

淮軍的暮氣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紀律，都散漫廢弛，不堪聞問，我們的前途希望，至可焦慮。因此我漸漸生出異志。正在我躊躇徘徊的時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補上了武衞右軍第三營左哨的新兵。於是我也決心離開淮軍，要投入武衞右軍去。

武衞右軍是規定初一十五驗兵。一天，我換上便衣，前去應募受驗。走到那邊，正好驗上。囘來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說：

『我要到北京去，那兒有個朋友叫我。』這怕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謊話。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親同我的父親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說：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過在這裏，咱們住在一起，彼此有個照應，能不離開還是不離開的好。』

我堅執要去，他說：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請你吃頓飯，同你送送行。』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囘到棚子裏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們都七嘴八舌的問我到那裏去。我

說：『上北京去。』大家聽說，就託我梢東西，有的梢帽子，有的梢辮繩。我說：『你們把要梢的東西開下來，我回來再拿錢。』到了晚上，我自己抗着行李，順着城根望西門走，由西門繞到砲台附近我認識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館裏歇脚，坐談一回，當晚就進入西箭道裏去，營盤就在那邊。從此我正式充當了袁世凱衞隊第三營左隊左哨六棚正兵。——這是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我們新兵每半月換一次班，上半月住在城東營盤裏，下半月住在城裏總督衙門裏。伙食自理，每月每人關四兩八錢銀子的餉。這時吃的食糧是小米綠豆，沒有砂子，可口的多了。有一次我們買了綠豆抬回營裏去，因爲斤兩太重——足有一百八十斤——路途又遠，一下子把我右肩壓了個大疙瘩，比鴨蛋還大，多天沒有好過來。我雖然時常練習大刀，拳術，翻槓子，耍石頭等等運動，可是槓抬重東西，却還是第一次。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件苦事，非經過一番練習決不能勝任的。以後我在車站上，或輪船碼頭上，看見槓抬東西的脚伕，就要想起我那次所受的苦楚。

武衞右軍在「練」的方面實在比淮軍好，但在「訓」的方面，却不大講究，軍官中不識字的佔多數，不會喊操的却很少見。合計三十個軍官裏面，挑不出一個不會喊操的，這一點就比淮軍軍官高明多了。軍中很注意射擊，打靶的教法雖不見佳，但能夠注意實習，即已不錯，我們直接的統領姓徐，領官姓張，哨官姓李。

八月中旬，袁世凱將總督衙門移到天津，隊伍也隨着同去：計共去右翼第二營，第三營的左右兩隊，陸砲山砲兩隊，騎兵一隊。隊伍開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外人卽出頭干涉，不許開進，理由是辛丑條約內曾規定天津二十里以內不准中國駐兵；經此阻止，前頭隊部卽行折回。我們到了楊柳青也是奉令向獨流鎮撤退。辛丑條約中有不准中國在天津駐兵條文，百姓不用說固然不知道；就是袁世凱怕也不見得清楚，不然，這次也不會冒冒失失地調令軍隊望這裏開了。後來右翼第二營換上警察的服裝，仍攜帶原來的槍械，才准開入。這是庚子之役後，我所親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與刺激。

我們的隊伍駐紮獨流鎮。這裏兩面臨河，前面是一條橫貫南北的運河，後面緊臨直達天津的小清河：兩河相隔六七里，獨流鎮卽在運河之邊。隊伍退到這裏，我們一部份暫時住在一家關閉了的當鋪裏，其餘則分駐鎮內其他各處。我們開來的時候，行李都由後河乘船裝運，等船靠了岸，大家急忙去搬運行李。那時正碰着下雨，越下越大，因為急於要抬完，行李都打的特別大，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獨流鎮土質非常的粘，一下雨就滿街爛泥。此時行李又重，地下又滑，走幾步就滑倒，滑倒了爬起來再抬，抬幾步又再跌倒。我一直抬到當鋪裏，足足摔了十幾跤，弄得滿身爛泥，壓得我直裂嘴。

有一天出操回來，走過街上，一家門口站着兩個織靴子的女子，年歲都在二十三四上下。隊

伍來了，她們倆也不預先讓開；等到隊伍到了她們門前，站在門左邊的一個女恰恰地地把靴子弄掉在地上，一時慌張，就急得光着兩隻小脚望門邊跑，那狼狽的神情，眞令人忍不住笑。當時我就笑得對那女子的後身指了一下。這一指剛剛湊巧：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鏡走在我頭裏，我指的時候，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鏡上閃映了一下。回到營裏，哨官就同二行排頭閻寶發：

『你爲什麼指人家的女人？』

『我沒有指。』

『一定是你指的。前行排頭馮某人老實，決不這樣的輕舉妄動。』

閻寶發還是說沒有指，哨官便一定說是他指的。弄到後來，看看哨官發脾氣了，我趕忙說：

『報告哨官，不是他，是我。』

『哨官聽我這樣一說，嗤的一聲笑了，說：

『是我弄錯了，散了吧。』

哨官這樣的寬容我，眞是使我慚愧極了。

我們在當鋪住，有一個時候每天都要丟失東西。今天你失了小褂，明天他又失去包頭布，一天到晚嚷着丟東西。六棚人，共計八十多個弟兄住在一間大房裏，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互相在背地裏嘀咕。我們六棚中有兩個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一個綽號叫做牛毛，一個叫王火燒，他倆

有時看見人家擲下半截香烟也要拾起來吸。失竊的事情發生了，於是大家疑神疑鬼，都說就是他倆幹的，常常對他們兩個人指桑罵槐，冷嘲熱譏。一天，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襖，他就向正目去耍。王某原是由李鴻章的肅毅衞隊來的，李鴻章死後，衞隊解散，每哨裏撥派幾名，王某即被派到我們這一哨裏，他自以爲來頭不同，氣燄很大，說話向來不檢點。正目就和他說：『你的皮襖沒了，只怪自己不小心，爲什麼要賠償？』王某見他說出這樣不負責任的話，大怒道：『你憑什麼當老總？』結果兩個人大吵起來，幾乎動武。後來相持不下，哨官知道了，立時召集大家講話。哨官對大家說：

『我看出是誰拿了東西了。我說就是你，快拿出來吧！』

這原是嚇詐的法子，心想誰要是偷了東西，聽見這話，心裏驚慌，一定會自己出來招認的。但結果竟然沒有效，一點點破綻也看不出來。於是哨官又召集各棚子裏的伕役小孩講話，仍然使用那個詐法，這次却奏了效，正說到「我看就是你」這一句話時，一個小孩子就嚇得渾身哆嗦，一經追問，他就一一招供了。他說皮襖是他偷的，放在他哥哥開的茶館裏的一座風箱下面，當即派人到那裏去找，果然找了出來。從前多次丢失的東西，他也一一承認是他偷的。案子查出來了，過去疑神疑鬼的人，此時再也不做聲了。可是被嫌疑的兩個弟兄却大罵起來：『眞不開眼，看看我們吃零嘴，就說是我們偷東西！寃枉好人，眞他媽的不開眼！』罵了幾天，沒人出頭計較，

一場風波才算平靜。沒有半點證據，就憑空猜疑某人偷竊，實在太不對了。小說上有個故事，說一個樵夫上山砍柴，半途上把斧頭丟了。這時他看見另一個人在那裏砍柴，他就疑心是那人偷的。看見那人的眼睛，也像個賊，看看那人的鼻子，也像個賊；只差沒有實證，不好明指。後來他在河邊把斧頭找着了，囘來看看那人，眼睛也不像賊，鼻子也不像賊，處處都像個好人了。這故事的意思是很深刻的。所以無故猜疑，最須切戒。這次幸虧偷東西的人終於查出來了，要不然，說不定就會逼出什麽大亂子來的。

我們在獨流鎮住到月底，又奉令開往楊柳青。

第七章 副目 哨長 隊官

楊柳青靠近小清河和運河，土地特別潮濕，石舖的街道也很窄狹，到處都是污泥，地方上雖有些大財主，可是對於這種公益的事業，誰也不去關心。我們在這裏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凱派了人來挑選小隊子。出我意外的，哨官竟把我藏了起來。我參加挑選的權利就被剝奪了。那時充當一名小隊子，餉銀每月十兩八；一個普通兵每月才四兩八，相差一倍還多。這事我委實萬分不高興，這次挑選的結果，同伴中比我個兒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參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我覺得這是官長惡意拿捏我，一時心裏很是氣憤。後來我回頭想想，才知道這是我的誤會。他們那麼辦，原是另眼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因爲那時在同伴中，要算我最爲用功。我們在楊柳青，租住着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舖。我因爲要讀書練字，特意買了一隻箱子，坐在地舖上，就用箱子當做桌子，每天利用餘暇，埋頭讀書寫字，自己覺得非常自在，進步也很快。營中的功課，最注重野地實習，經常分成小隊，練習猝然遇敵的戰法。每天操演的陣勢，和官長的說明，教訓，回來我都統統記下來，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實在不淺。營長和哨官看見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會喊操，就暗中特別看重我。有時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時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時我們全隊的人，都交給我喊。他們的意思，是早就準備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過我那時一心一意只想

拿那十兩八錢銀子，心想經濟寬裕一點，可以把我父親接回來同住。所以他們的用意，我根本沒有去了解。

九月初，隊伍又奉令開往韓家墅，離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韓家墅後，隊伍暫時住在民棚裏，同時即動工蓋造營房。十月尾上天氣冷起來，河溝裏已經結了薄冰。營房的蓋造，須我們自己坭拖坯，都是幾個人合在一起併伙做。我因為沒做過這工作，便自告奮勇，擔任了在坑裏取水的工作。在晌午陽光正暖的時候，這個工作還不怎樣吃苦，可是早晚溫度低冷，站在坑裏，先要鑿冰，而後才可到水裏去取水，這實在不是容易的事。這樣工作了一個星期，我的下腿逐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兩腿便隱隱作痛，就是這時種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籌辦二十營大規模的擴軍，新軍的官長，很多是由武衛右軍挑選去擔任。我之升為副目，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為每連共計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計要在七十二個正兵中挑選一個副目。至於正目就比較容易升，因為競逐正目的只有六個副目。

我升為副目，頭棚裏的士兵都很不高興。因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們認為我經歷太淺，沒有資格當頭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處得很不好。這人一個大字不識，操法也不懂，但是却會千方百計的同我為難。那時棚子裏有兩個兵——一個姓劉，另一個姓陳——正生着傷寒病，渾身發燒，鼻孔流血。就在他們這樣重病的時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邊，手裏玩弄着皮帶，嘴裏

嘮嘮叨叨對他們亂罵：『賤骨頭，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該！』如此這般，麻煩不已。他的面貌生得很醜，嘴唇特別厚，望上撅着，如同豬嘴一樣。因此大家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做「老豬精」。老豬精罵人時候嘴唇益發撅得厲害，臉子也更加顯得難看。他常常對他們罵着，越罵越厲害，越罵越生氣。我在旁邊望着，實在有點看不過。有一次我就說：『他們生病，你應該侍候才對呀！你天天只會罵，難道他們的病罵得好不成？』丁守富聽了火上加油，接過來就同我吵罵起來。我一時按不住心頭火氣，跳起來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幾十拳。丁守富就大聲的嚷起來。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們叫到跟前，問什麼事。丁說：『副目馮某打我。』李哨官問我說：『你為什麼打他？』我說：『你叫他自己說。』丁守富說：『我只罵了兵兩句，他就打我。』李哨官把兩個生病的兵叫出來，兩個兵就大哭，說正目如何虐待他們。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裏哼了一聲，罵丁守富說：『打的好，該打！』同時也申斥了我幾句。從此以後這兩個兵的湯藥屎尿，一概由我照應料理，一直伺候了兩個月，他們的病才好，這事不但兩個兵感謝我，就是全棚子裏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動，對我的感情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這事，不約而同的對我生起敬愛之心。此外還有一件事，給我很好的教訓，我也在這裏順便一述。

韓家墅有一個姓馬的大財主，擁有十幾頃地，街上開有一座大雜貨行。有一天那兩個生病剛

好的士兵上街買東西，在雜貨行門首遇見馬先生。馬先生和他們原是熟識的，就問他們倆爲什麼好久不上街。兩個兵說是病了，並且將經過的情形也告訴他。馬先生聽見我打抱不平，以及細心看護他們的事，心裏十分高興，說：

「你們的副目是什麼樣的人，我到沒有見過。」

「我們副目個兒頂大，操法好，極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們想法子介紹我見見他不好嗎？」

「好！」

兩個士兵回來，就將上述的經過說給我聽，並且堅持要我上街會見馬先生。我當時笑了一笑，我說我不去。兩個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無論如何要我去一趟，纏得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答應去。

馬先生爲人很誠懇，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們相識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時他已四十多歲，我却是個青年。我說我是個營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沒了你。但是他堅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絕，於是就結爲異姓兄弟。後來我當了哨長，把父親接了來，一時沒有找得適當的住處，就住在馬先生家裏。馬先生全家對我父親都很親熱，招待得如同他們自己的老人一樣。一九二四——二五年，我在南苑駐兵，曾把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我升爲四棚正目，十二日中旬，又被提升爲第二營右哨哨長。

新升的官長同舊官長容易鬧意見，這差不多是軍隊中的一個慣例。這時右哨哨官齊振標，是從袁世凱的小隊子裏升上來的；因爲他的尾把粗，來頭大，所以雖然一個大字不識，氣燄却極高，張口就罵人，練操的時候，就是他罵人的時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裏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場裏下操，因爲士兵動作不整齊，他抓住了這個題目，就破口大罵，罵得人家簡直沒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氣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視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見這光景，我就對齊振標說：『咱們練兵，只是罵可不成，要是罵能練好兵，那咱們就不必下操了，專門來罵好了！』齊振標聽了我的話，惡恨恨的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說：

『我是哨官，我有權罵人！』

『你有權練兵，你沒權罵人！』

操場裏的士兵，看見我們吵起來，都唧唧咕咕的嚷：『打！打！打！』於是我們就真的動了手，我一時性起，拔出刀來，一直向他腦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頭就跑。他跑，我追，像這樣繞着操場跑了一大週。後來他跑出操場，到騎兵王統領那裏去告狀，我就跟着追了去。見了王統領，他告我以下犯上，目無官長。我說：『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論論誰有理誰沒理。』王統

領外號叫做王蛤蟆，和齊振標同是小隊子出身，他說：「不問什麼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說話。」當時齊振標罰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軍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請我們倆去吃飯，叫我們消釋意見，言歸於好。

我當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剛當哨長，又打哨官。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這種行爲，並沒有什麼思想或主義上的根據，一般都是一種義憤，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後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我從灤平班師，發動「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武衞右軍奉令離開韓家墅，開往南苑駐防，改爲第六鎮。原來第三營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鎮第二十四標第三營前左兩隊。我也由哨長改任司務長。

改編以後，一切都採用新軍的辦法，因此軍中頗有一番新氣象，那時統制是段祺瑞，協統十一協是陸建章，十二協是何宗廉，標統是王化東。王化東文武兼長，文筆尙好，軍學也研究的不錯；並且爲人態度誠懇，勤於訓練，這算是我從軍以來第一次遇着的好長官。

我們在南苑訓練，每日官長目兵都上講堂，學術兩科並重。段祺瑞對於官長頭目的訓練，尤爲認眞。一時全鎮空氣緊張，人人興奮。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營後隊排長出缺，我便升補了上去。

一天，「兩宮」到萬壽山巡遊。第六鎮廿四標奉命在路上警戒。那驕貴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

門不遠，不想有一個喊寃的百姓，因爲不能接近，化裝了衞隊的樣子，戴着紅纓帽，混了進來，等到兩宮駕到，就衝到轎子前面大聲喊寃，慈禧太后吃了一驚，幾乎從轎子裏衝出來。於是太后大發威風，立刻下諭把當事的隊官撤職，標統和管帶的領帶摘去，段祺瑞也記了一次大過。這樣一來，隊官降爲排長，各方紛紛保荐人去補這個缺。因爲保荐的人太多了，無法決定取捨，乃舉行考選，以昭公允。

這次考選。有四團十二營，共計四十八連，每連派一位排長參加。結果我竟僥倖考取了第一，當升爲廿四標第二營後隊隊官。

我升爲隊官後一個月，我父親即患肺疾，晝夜咳嗽，痰中微帶血色，請遍了附近的醫生診治，總是不見功效。後來派人到北京請了一位陸大夫來。他是北京普仁醫院的內科大夫，醫術很精，（現在徐州開醫院）但診治月餘，依然不見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長逝。父親北來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眞是悲痛萬分！他老人家一生顚連艱苦，可以說沒過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歡，而他老人家竟與我長別了。這爲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懷的遺痛！

父親的喪事辦完，靈柩暫停離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廟。那時南苑團牆內不許停厝棺柩，因此隔了兩個月，又將靈柩運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義地裏。這時已是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了。

我當第二營隊官，本營管帶名叫囘富興的，爲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個有爲的人。平素他認爲官長不可信賴，常派幾個親信的頭目，到各隊中監視，這是他帶兵的祕訣。我帶領的隊伍中有一個頭目名叫張青雲的，就是他派了來的。因爲他偸東西，被我查明，立卽把他開除。他就囘去見囘管帶，於是囘管帶又讓他重返原任。我當時非常氣憤，戴上帽子，拿着刀，就去見囘管帶。見了面，他說：『張頭目犯了錯，你應當敎導他，使他學好才是，開除是不可能的。』我說：『這種害羣之馬，非剷除不可，像他這種人，不但擾害別人，而且使別人受他的惡影響。如果不辦，將來隊伍裏什麽事都不能辦了。』說着我把帽子摘下，連刀一起扔到囘富興的懷裏，囘頭就走。同時一邊走，嘴裏還氣忿忿的這樣說着：『能給好漢子牽馬墜蹬，不給賴漢子當祖宗。』後來由統領王化東從中一再苦勸，我們倆才和好無事。我當了隊官以後，這一次又算是同管帶鬧了一場。

關於帶兵，有幾點應注意的事，這裏我也順便拉雜說一說。

第一，士兵知識淺陋，有什麽隱衷，都不能自己解決，或適當的應付。當官長的必須時常和他們接近，洞悉他們的苦衷，隨時替他們解決，或是與以安慰；否則就很容易發生弊端。有一次，我們營裏後隊有一個兵，在屋內上了吊，企圖自盡；幸而被人發覺，未釀事端。消息一經傳出，標裏協裏鎮裏都派人來調查原委。原來這個兵，這天因爲他的父親從家裏來，找他要錢，他

就到左哨他朋友那裏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餉借給他，他心裏很高興，就把借得的錢，連同他自己的餉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談起天來。不料轉眼之間，兩個餉包竟從桌子上不翼而飛，兩錢包丟了，除他父親沒法打發以外，他還欠棚子裏一元菜錢，棚頭正逼着他要，並且恐嚇他，說如果不還菜錢，以後就不許他吃菜。後來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個人在屋裏。他想：父親怎麼打發呢？菜錢拿不出，以後自己又怎麼吃伙食呢？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一時情急，所以上吊了。這事當時雖然沒有鬧出人命來，然而已經弄得人言嘖嘖了，說一定是官長打了他，不然，他為什麼自盡？所以當官長不但不可壓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極不妥當的。

第二，帶兵的人互相鬧意見，隊伍就永難帶得好。我這一隊的二排排長徐得勝，原來是從隊官降級下來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興，最好同大家鬧意見。有一次他督工，一個患病的士兵向他掛號，說去解大便；過了一會，又要掛號，一連掛了幾次號。徐得勝就不耐煩，大罵他故意搗亂。這天因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來，從營房後門過，這兒有一口井，剛走到這兒，患病的那個兵，一時氣急心窄，忽然向井裏跳了進去。大家見狀大駭，急忙打撈，幸而人多手快，沒有出事。不過後來隊伍中就嚷開了，說後隊的排長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鑼鼓不齊沒有法子唱好戲，假如營長同連長鬧意見，那更是怎麼也帶不好兵的了。

第三，營中的軍醫長應當愼重選擇，萬不可濫竽充數。有一天我檢查內務，發現六棚有一個

士兵名叫褚懷軍的，身染時疫，於是立卽派人請軍醫長來看病。軍醫長來到，診完脈，一付藥吃了下去，當卽把那個兵打發了。當時那兵斷了氣，大家都不知道，只聽見他吃下藥去，直嚷肚子疼，以後就再沒有做聲。大家都以爲他睡着了，等到出早操的時候，協統跑來查營房，大家急忙整頓內務，一看屋內還有一個人沒起床，喊了半天，不聽見聲音，走近去一看，原來早已沒氣了。當時氣得我急忙去找軍醫長——他是協統的兒女親家，外號叫催命鬼——我問他：『好好的一個兵，不過生了點小病，你一付藥怎麼就把他吃死了？你這是怎麼治的？你這算什麼醫生？』催命鬼聽我質問後，竟這樣囘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沒有結果。我就說：『你不過是協統的親家，哼！……』那時軍隊中用人，大多憑靠親戚關係，濫任私人，學識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級官長和士兵氣忿不平，也只好悶在肚子裏，無可奈何。

清末，國家軍務組織中有軍學司的設置。位職很高。這時任軍學司的是馮國璋，他不知怎麼犯了神經病，忽然上了個奏摺。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當到司務長爲止，排長以上的官長須任用軍官學校或陸軍大學的畢業生。消息傳到各處，隊伍中立卽沸騰起來。我對於這件事情當時發生兩種感想：第一，其時軍官學校太少，而且開辦不久，一時訓練不出那麼些畢業生，以畢業人數論，平均一營也派不着一個。事先沒有詳細的計劃，就冒然提出這樣的建議，搖動軍心，不能不算是失着。第二，奏摺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沒有給窮人設想，因爲能上軍官學

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權貴的親戚。並且升入陸大，必須有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試想窮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這奏摺雖然沒有立即施行，但因此軍隊中的窮苦弟兄們，都對馮國璋大大不滿，並且進而遷怒於昏庸的清廷。

第八章 兩次秋操

清末國內各地革命勢力日益高漲，清廷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和三十二年先後在河間彰德舉行秋操，以示威嚇。

河間秋操，兩方軍力的配置，北軍是第三鎮全鎮，第六鎮一混成協；南軍第四鎮全鎮，第五鎮一混成協。

我們一混成協從南苑出發，分成兩混成團，沿途自己預行演習。因爲參謀人員幼稚疏忽，指揮錯亂，弄的偵探看不見偵探，隊伍看不見隊伍，結果只有側衛同側衛碰着，大隊完全錯過。後來一個左轉灣，兩軍掉過了方位，南軍變成了北軍，北軍變成了南軍，纔開始打起來。段統制見狀大爲不懌，立時吹緊急集合號，對官長指摘錯誤，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習。等到第二次演畢，已經七八點鐘，當時來不及講評，卽下令往松林店宿營。那時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馬雜沓，零亂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條大路，前後車輛擁塞，益發糟成一團。大官兒不耐煩，早騎着馬先跑了；剩下來的都是連長以下的官長，又都是新來的，也就不負責任。兵們沒辦法，就胡亂落隊。等到了宿營地，已是午夜十二點，後頭的部隊還有沒有來到。當晚決定第二天再行演習，並下令天明七點鐘出發。那知夜間下起雨來，越下越大，依照陸協統的意思，隊伍改坐火

車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濕，到時不便演習；跑到段統制那里請示，段統制就罵他要藉此賣人家好，說：「怕淋濕衣服？難道下雨的時候就不打仗嗎？」協統却以爲這是演習，並不是眞的打仗；若是眞的打仗，自然不用說了。協統就碰了這一個釘子，當時生氣掛了病號，就坐火車到保定府去了。這里仍然下令出發。那時雨越發大了，傾盆的下降，無法行走。段統制不知怎麼異想天開，說咱們不如來個科學的辦法，令砲隊開砲向天空轟一陣，說上面的厚雲受了震動，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命令下來，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裏開大砲，當時聲震天地，民衆皆驚，不知到底什麼事。打了半天，那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段統制非常氣惱，拿出他的硬脾氣來，說：『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發，當時現買草料，現買給養，原來重有五六十斤的帳棚，經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鍋灶傢伙也因雨阻，沒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後面。這次我着實佩服我們的囘管帶，他預先叫我們四個隊官同到定興縣去買現成吃食，說免得大隊一到，什麼也買不着，我們把吃食買好了，就在定興縣等着。大隊經過高牌店到達定縣時，已經午後四點鐘，每個人都拖泥帶水，狼狽不堪。在這時就看出我們的軍紀的確還不壞，參謀人員都早走開了，弟兄們自己架起槍來，冒雨挺立着，一動不動，秩序非常之好。後來雨又下大了。忽然參謀長馬良騎馬跑來，大聲的下令道：

「奉統制令，隊伍都到城內東林寺宿營。」

命令雖這樣下了，可是事先却並沒有計劃。比如東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間，能容得下多少人，統統沒有派人去詳細調查。（其實東林寺只可住二營人，我們却共有十營隊伍。）隊伍胡裏胡塗的開了去，前頭大隊一到，屋子裏立時站滿；不到一刻，院子裏也滿了；後頭的部隊越來越多：只因命令是住東林寺，於是不問青紅皂白，一直往裏擁進去。裏面的幾乎要被擠死，外面的仍然拚命往裏擠。有一位團長李進材被擠到裏面，出不來，就爬到人羣上，踏着人頭爬到牆上。當時擁擠的情形，可以想見。後來看看實在沒法擠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脚。這時已經有八點鐘，天黑了，雨下的更大了，命令一下，隊伍立時亂了起來。兵找不到官長，官長找不到兵。雨聲人聲，滿街嘈雜，弄得天旋地轉，莫明究竟。幸虧當時軍紀還好，否則乘機搶刼的事一定是難免的。這時隊伍已經一整天沒有吃飯，餓得肚裏轆轆作響；又加演習時背負極重，路上泥濘油滑，士兵受的苦眞是一言難盡。我們這一營多虧事先預備好了乾糧，沒有受餓，算比較的好些。其餘各營，直到第二天早晨，段統制招呼縣長令各民家供給烙餅，才弄到東西充飢，然而已經整餓了一天一夜了。（事後段統制向人民家家查察，問士兵有無擾亂行爲？打破碗盞沒有，短少了東西沒有，這倒是段先生的細心處。）

這次演習，最大的錯誤在於行軍駐軍，事先都沒有精確的計劃。這都應該由參謀人員負責。充分的暴露了他們紙上談兵的缺陷。演習的時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級官佐傳達，目兵固

然什麼也不知道，只一味跟着亂跑；就是連排長也一樣是莫名其妙的瞎跑。他如「駐軍注意」「行軍注意」等，也都沒有。下級官長和目兵等都無所遵循。隔了月餘，才聽說這次參加計劃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賀忠良在內。我想至少這位倭兒在參與計劃時也沒有安着好心。

演習過後，要舉行一次閱兵式，事先官長目兵奉令一律須穿皮鞋。皮鞋是軍需官在天津定做的，樣式粗笨。官長穿的每雙十二元，雖然不合脚；但皮子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別硬劣，尺碼一律窄小，怎麼也穿不進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負着，有的士兵，只好剝去襪子，光着脚，死命的擠進去。可是走動起來，脚趾就如刀割，個個人痛得流淚。當連長的在這時地位最感困難。因為每連中不過十六七個人勉強穿了下去，其餘的都無法遵循命令，弄得無所措手。這件辦皮鞋的事情，是段統制的軍需勞佩蘭先生經手辦的。眞想不到這位先生，糊塗得如此！皮鞋是這樣，衣服的尺碼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這個大個兒，領下來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齊腰，褲筒吊在小腿上面。我是如此，別人也是一樣。要掉換，不許掉換。人人切齒痛罵。滿清眞是到了倒霉的時候，上層和下層毫不通氣。中層負責的人，能力既不夠，辦事又不盡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點不留細心周密上設想。結果是蒙上欺下，一味的胡鬧。從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當時政治之糟！

閱兵的這天，刮着極大的黃風。大家牽着手走，誰也看不見誰，只得臨時發個命令：不閱兵

了，官長們舉行宴會。地點在河間府宴會場，連長以上的官長都出了席。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擺了一大片。大家進來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放了愁的事了。這一套傢伙，大家不消說都不曾用過，恐怕就連見也未見過。特別是從鄉下來的窮弟兄們，此時呆頭呆腦的站着發楞，動也不敢動。等了半天，看見人家動手吃，才斜着眼角偷看，人家怎麼辦，自己也就怎麼辦。吃完了，每人贈送一隻磁質紀念杯。那杯子約有二寸高，一面鐫着「光緒卅一年河間秋操」字樣，一面鐫着一條精巧悅目的小紅龍，不曉得那位先生不開眼，一下拿去了三隻，大家也就跟着效尤。到得後來，杯子就不夠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裏自然不舒服，於是將桌子上擺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裏掖了去。起初廚房還不敢干涉，後來拿的人越來越多，飯館老板可急了，站到會場裏大聲嚷着：『這是包的席呀！這些傢伙全是我們的呀！』大家那個肯聽？依然繼續向腰裏掖着，當時我却不曾拿西餐館的傢伙，只看見桌子上放有幾筒罐頭沙丁魚，覺得不錯，就順手拿了兩筒，放進褲子口袋裏。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禮服。這要算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的浪費，是我花了六十四兩銀子定製的一種質料名叫「哈拉呢」的大禮服。我走出會場，騎上馬，就飛奔回營，心想兩筒沙丁魚，拿回去同排長們一塊吃，夠多有味！那知天曉得！那兩筒罐頭都是已經開了口的，當時沒有細瞧，只顧順手往褲袋裏一塞，恰巧正是倒放着。等到下馬來一瞧，嚇！褲子上滿處都是油污，把一套簇新的制服，弄得骯髒不堪，氣得我又是好笑，又是懊惱，多天還把它

當做說笑的資料。

囘南苑的時候，從保定搭乘火車。兵們有坐敞車的，有坐三等車的，情形非常擁擠慌亂。有的一伸頭，把帽子丟了，有的把刺刀丟了。我無意間遇見了梁喜奎，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第三營左隊當事務長，管的是菜賬。兩個人坐下來，正談着，不知怎麼一來，他把一本賬簿也丟到車外去了，一時來不及檢，他就暴跳起來，紅着臉，也不做聲，只是兩脚亂跳。不消說一切出入賬目，都寫在上頭的，囘去怎麼向營長報賬呢？他辦事向來負責認眞，不肯馬虎。於是只是不住的搖頭嘆氣，我也無法安慰他。不料我偶然不留神，他竟跳下車去了。幸虧當時車還走的慢，算沒有喪命；並且拾着了那本賬簿，上了另外一輛車。

囘到南苑，鑑於操演的成績不佳，對於隊伍的訓練使加倍認眞起來。

轉過年，到了光緒卅二年，接着舉行彰德秋操。這次參加的部隊，北軍是第五鎮全鎮，第六鎮一混成協；南軍是湖北第八鎮全鎮，河南一協。兩方部隊分由段祺瑞和張彪指揮，袁世凱和鐵良任總監，王士珍爲總參謀。軍隊來囘都由火車運送。

事先從豐樂鎮起，北軍自己先行演習：第五鎮第六鎮各出一協對抗。段祺瑞統制和王化東統領分任指揮官。有一天演習完畢，集合講話。這時張紹曾爲軍參謀長，張懷芝任第五鎮統制。統制說了兩句，就請參謀長講話。張參謀長紹曾就問張懷芝：第五鎮來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

人？有多少病號？多少輕病？多少重病？帳棚來了多少？馬匹來了多少？參謀長問一句，統制就得答一句，可是張懷芝一句也答不上來，弄得臉紅耳赤，只好說：『我記不得，請原諒。』解散之後，纔知道張紹曾所以要問者，是有意要窘張懷芝一下，以爲報復的。原來不久以前，張懷芝在第五鎭任協統，那時張紹曾任協參謀長。有一次協統就考問參謀長這一套，張紹曾說：『這些都有賬可查，請查看賬目就知道了。』張懷芝就說：『你答不出，憑什麼當參謀長？』張紹曾覺得無理可講，當即辭職走了。不料現在張紹曾任爲軍參謀長，正好管上了張懷芝。所以也照樣的考問一番，開他一個小小的玩笑。當時不知道這段舊事的，不懂何故；知道的人，都笑不可仰。張懷芝自己解嘲說：『這不怪人家，是我自己招的。』認了倒霉。凡人說話，總得思前想後，然後方可出口。張懷芝的輕言妄語，胡亂罵人，正可以表現晚清軍政人員的一斑。他的受窘，實在給了他一個極好的教訓。

這次秋操，較之上一年河間秋操，大體上總算有了進步。但仍然毫無實際作戰的意義。隊伍展開之後，就下令包圍，一槍也不發，即將南軍團團包圍起來。實際上絕無此理。這也是日本人賀忠良指使的詭計。總評判的時候，北軍因係袁世凱所訓練，不好也要說好，也不公平。接着段祺瑞背誦總方略和特別方略，聲音洪朗，非常熟練。段祺瑞背誦完了，又由張彪背誦，想不到他一句也沒背出來，臉紅得像被人打了幾掌一樣，無法下的來台。後來由他的參謀長唸一句，他在

前面跟着背一句，演了一齣雙簧，才算完結。經了這次的秋操，清廷對袁世凱漸漸起了一種疑懼之心。不久貴胄學堂設立，滿人謠言四起，說袁世凱甚不可靠，遂乘機將他統帶的一二三四五六各鎮，抽出了一三五六共四鎮交由鳳山節制，另設督辦大臣之銜。

軍隊一歸鳳山節制，一切規章，亂加竄改，原來習用的舉手禮，又改成了彎腰請安，四綱五目也都一律取消了。一時軍隊中烏烟瘴氣，上下官兵，怨言四出。清廷這種舉措，固然是意在維持自己搖搖欲墜的政權，然而實際上適得其反，恰恰給他自己的墳墓掘得更深了一些。試看鳳山到任不久，便濫行任用滿人，並開列價目，盜賣官階：旅長三千兩，團長二千兩，營長一千兩，連長三百兩，公開的出賣。這樣一來，稍有良心熱血的官長目兵，自然都生出反感，日益趨向反抗的道路了。晚清任用官吏，只問是否親貴，不問能不能，賢不賢 鳳山以一毫不懂軍事的人，來掌握軍權，賣官鬻爵，無所不為，結果自自然然的使清廷的統治愈益日暮途窮了。

第九章 新民府

彰德秋操結束，我們的隊伍仍回駐南苑。這期間，王化東統領對於講堂的訓練加倍努力。在秋操的時候，他曾著有「步兵戰鬪心鑴」一書，內容切實精到，不但在當時是本好書，就是現在還依舊有價值的。我們從這本書中，獲得豐富的知識。此外，官兵課目的規訂，也都非常適當。眞正能做到使不識字者識字，使粗有根底者有興趣進而學習的地步。記得這時我因看了飲冰室文集，上面序文上提到綱鑑易知錄一書，我立刻到北平琉璃廠書店裏花了一兩六錢銀子買來一部，日夜的死讀，時刻不離手。——但事實上只是一知半解，許多句子都沒法看的懂。有一天我帶着弟兄們打造營牆，工作的熱起來，我把衣服脫了，放在一邊。這時王化東統領同一位將弁學堂畢業的軍械官劉錫九走過來，看見我的衣服口袋裏露出來一本書，他們就拿出來看，一看，是一册綱鑑易知錄，就問這書是誰看的。當時王統領高興的什麼似的，連聲的誇獎着我，並且說給別人聽：「我們營裏的官長居然也有看綱鑑易知錄的，眞是了不得！」後來常常到我房裏來問我易知錄看到什麼地方？那些懂的，那些不懂的。其誨人不倦，誘掖後進的精神往往如此。

這時候，由於清廷政治日益腐敗，革命的空氣已一天天瀰漫全國。當時使我感觸最大的要算是吳樾謀炸北洋五大臣的壯舉。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種種的疑念都從我腦子裏湧現出來。我想，

吳樾爲什麼有此一舉呢？爲什麼現在又要喊着立憲呢？數年以前不是已經有過一次變法的運動了嗎？爲什麼那時主張變法的首領——康、梁——當成叛逆捉拿呢？後來不是惹出一次聯軍攻陷北京的大亂子來嗎？大好國防工程不是又自行拆除了嗎？許多同胞不是橫遭淩辱與屠殺了嗎？種種喪權辱國的事實是誰招致的呢？爲什麼各地暗殺事件層出不窮呢？爲什麼革命的事件此仆彼起呢？一想到這裏，過去單純的仇視外人的心理，不知不覺轉移到對清廷不滿的念頭上來。時間越久，這種念頭也就越發的堅定，覺得一切都是清廷的罪咎，一切喪權辱國的事實，都是昏庸腐朽的清廷招致的。

我覺得吳樾這一炸彈雖然沒有眞的把五大臣炸死，却把我大大的驚醒了。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徐世昌由郵傳部大臣調爲東三省總督，我們奉命跟隨他由南苑開赴新民府駐防。

隨徐開赴奉天的隊伍，計有第三鎭一鎭和第一第二混成協。第三鎭統制是曹錕，第二混成協協統是王汝賢，第一混成協協統是王化東。——這第一混成協，原由駐山東的第五鎭，和我們的第六鎭，各提一標合編而成。我們是開駐新民府，其餘的則分駐北大營等處。

我們第一混成協的王化東協統，不但在教學上很認眞，就是辦事方面亦極其細心，這次統率部隊從南苑出發，一切都有周密的計劃。甚至士兵身上攜帶的應用物品，如針線，如暑藥包以及

馬匹需用的什物，都一件一件預先辦的周周全全，上了火車，沿途到站，士兵下來散步，馬也下來蹓躂，各班各隊輪流替換都有規定，鎗枝輜重，在車上如何擺放，下了車，如何攜帶，也都吩咐的清清楚楚。從南苑到新民府，全協人馬物件都有條有理，絲毫不亂。

這時正是暑熱天氣。新民府是遼河西岸京奉綫上的一個重要商埠。隊伍開到，因爲沒有營房，暫時分住在販賣糧食的一種所謂「穿行大店」裏，這時我當督隊官，經常的職務是管報表的事，預定表，實施表，按天繪畫塡寫，忙的不亦樂乎。但作好表格，送呈上去之後，看也不看，只往旁邊一扔完事，從來沒有一次按照表格做事的。做督隊官的却必須耗費時間在這種毫無實益的官樣文章上面。

我們在這裏住下，軍隊中有了許多惡現象。第一，就是賭博的惡風。因爲住處分散，管理上鬆懈下來。於是官長帶率着頭目，大家一塊兒賭博，甚至訛賴詐騙，無所不爲。有時官長輸了錢，頭目向他索要，官長不肯給。有時頭目輸了錢，官長向他要，頭目也不給。到了上操的時候，頭目犯了過失，官長加以責打，頭目就不心服，說這是因爲討錢的事懷了恨，所以借故來洩憤出氣。情形糟到如此地步，怎麼能練的好兵來？這個惡風，到了民國時候，愈益不堪，師長和旅長窩在一起打牌，一輸數萬，甚至數十萬。如此情形，作戰時怎麼指揮？這是最使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第二，吃飯的現象，也非常叫人看不慣，伙食的辦理，是以連爲單位。可是頭目買

菜，官長却毫不過問，買好的，買壞的，官長不管；今天買這菜，明天還是買這菜，永遠不更換，官長也不管。做出來的菜生了，不管；糊了，不管；鹹得不能進嘴，淡得無法下嚥，官長都不管。官長為什麼不管？就因為他有自己的小廚房，儘可以開私菜。因此士兵們吃的什麼，他們都可不過問，反正和自己無干。士兵們受不了，背地裏咒罵，他們也充耳不聞。逼到出臏，鬧許多無謂的岔子。與士卒共甘苦，是治軍最重要的一個信條。別的方面縱然不能同甘苦，至少吃飯應當相同，上級官長不能相同，至少日常和士兵接近的下級官長應當相同。可是這裏却不全注意。第三，衛生方面，也太馬虎了。廁所的管理，是軍隊中一件重要的事。本來，舊式軍隊，是向來不知道講究衛生的。及新教育興，方一知半解的注意到這方面來。廁所汚穢，也知道打掃打掃了。可是這裏的廁所，則僅僅在官長檢查的時候，清理一下。官長不檢查，就永遠不打掃，把衛生之道，當成敷衍差事。士兵們好像以為這是替官長做事，不是替自己做事。因此，弄得廁所汚穢不堪，臭氣冲天。一個人染了痢疾，全連全隊的人都染痢疾。這些骯髒的廁所又和廚房緊鄰着，大個兒的綠頭蠅在廁所裏吃完了大菜，就到廚房中的碗盞上食物上去大便。大家司空見慣，不以為怪。總之，毛病全在官長疏懶，不負責任；士兵缺乏教育，沒有知識。

我們的營部住在街南的一家「穿行大店」裏，與我同住一室的是本營的軍醫長鄧鑑三。鄧先生是一位老廩生，我在南苑時就認識。他專長的雖然是醫學，然而漢學方面也極有根底。平時常

見他涉獵經史子集，非常用功。他對朋友也忠誠懇切，算是我早年最敬愛的一位朋友。

一天，我問鄧先生：「我看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義等小說書，句句都懂；看綱鑑，列國演義，就囫圇吞棗，許多地方看不懂，這怎麼辦？」

「都是讀得太少的緣故。」他說：「你要是熟唸二三百篇古文，一定就可以有很大的進步了。」

因此我開始唸古文釋義，由鄧先生隨時為我講解，隨時自己偷空唸，每篇唸至能夠背誦方肯罷手。這樣的讀了不到百餘篇光景，覺得就有了不少的進步，普通的文章不用講解，即能自己領悟。再來翻閱綱鑑易知錄一類的書，情形就大大不同，以往看不懂的，這時很容易就懂了。

這時可說是我求知慾最旺盛的時期。除了努力自修以外，營中的講堂，督促的仍然很嚴厲。王化東協統每天親自到堂，親自點名，看着督着。因此誰用功，誰不用功，他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人人為之振作，不敢荒廢。教官都是由陸大畢業的。——其中最使我服膺的是段雨村先生和蕭習之先生。課目有高等戰術，兵棋，戰時國際公法，率兵術，日俄戰史，圖上戰術，應用戰術等。各科講授都非常熱心，大家也極努力。從早到晚，很少有空暇的時間。下堂還要帶題目回來做，隔幾天一次測驗。功課進行，分外加緊。如此者有三四年之多。以前我關於軍事方面的知識，很是紊亂，而且也多是啓蒙的，尙談不到分門別類的專門方面的研究。經過這番講堂上的系

統的訓練以後，按步就班，循序漸進，對于戰時軍事指揮的基本理論和應用，我都粗粗有了一點心得。因此我感到軍隊中教官的好壞，關係實在重大。如果得有好的教官，逐漸由淺入深的教導，無論知識如何低落的人，要不是自甘墮落，都可以成爲國家有用的人才。

那時我爲三營後隊隊官。同我時相砥礪的，一是二營左隊隊官王石清，天津人，爲人刻苦耐勞，好學不倦，處人對事都必恭必敬，把小事當大事做，把假事當眞事做，最擅長的是拳法，在營中首屈一指。一位是右隊隊官鄭金聲，山東人，爲人熱誠渾厚，努力讀書，什麽苦都能吃，他當排長時，每月二十五兩的餉銀，他要分出一半去奉養老母，留下的一半，都被營中伙食等項扣光，往往在冬天還穿着又單薄又破舊的衣服，後來爲張宗昌所害。一位是三營左隊長邱峴章，濟南人，短小精悍，寫作俱佳，爲人極有血性，眞誠爽直。這三位和我同在王化東協統的督教之下，得益最多。我們也過從最密，相知最深。

新民府的駐軍，這時除了我們第一混成協以外，尙有當地的巡防營。巡防營的統領，便是後來鼎鼎大名的×××，他之所以獲得這個職位，說起來也頗有趣味。原來有一位和他同在梁山泊聚義的好漢，被他不動聲色的出賣了；他拿了這位好漢的腦袋，便換成功這個巡防營第三營統領的官職。古話說「長袖善舞」，他有的是梁山泊上源源而來的資財，因此不但和徐總督拉得很好，就是王化東協統以及各標標統處，他也今日送禮，明日請客，千方百計的拉攏聯絡；甚至營

長以上的官長，他也有的送他們幾匹馬，有的送他們幾隻盒子槍。——這盒子槍，那時是少見的貴重東西，帶兵的人見了，無不食指大動的。人家一得到這些東西，嘴巴都被塞住，心肝也就變換了方向。就是這樣子，他一帆風順的飛黃騰達起來了。

可是當我們的隊伍剛到新民府的時候，這位了不得的×××還剛被收服。他的住處在街的另一頭。因爲對他不能放心，我們奉了令，每天都要實彈放哨，防他變亂，市面上爲此顯得驚慌緊張，士兵們也個個存了警戒之心。有一次兩個哨兵相遇，因爲口令沒有答上，就神經過敏，以爲×××圖謀不規，兩下裏都開了槍，大打起來。打了一回，聽到嚷：『排長打傷了！排長打傷了！』停了槍過去一看，方知道自已打了自己。

×××雖然被收服，而且已經據有高位，但東三省的匪氛仍舊甚熾。我們的隊伍隨即奉令分路清鄉。我帶着一連人開往小黑山——現在的黑山縣——駐守。到那裏不上旬日，有一個百姓前來報告，說他家裏遭了土匪搶刼，並說土匪現在什麼什麼地方，匪首名叫孫景山。我當即帶隊緝剿，把孫景山抓住，槍馬也都搜了出來。其時報告的人尚在營裏候着。我立刻同來審訊。

審案時，孫景山一開口就說：『你也不必審問我，你不過是個營副，我却當過把總，你憑什麼來審問我？』

我說：『不論官大官小，你如今搶了人家，我就要拿住你審問。』

「難道搶人家也有罪不成？×××這麼一個大土匪，一樣在當着統領！」

這樣一說，可把我怔住了。想了半天，我只好說：『不論你怎麼會巧說，今天我先押起你來！』當下就退堂，令司務長朱金誠看守着他。不大囘工夫，朱金誠來報告，說孫景山願意送我三千塊錢，希望我放了他；要不然，卽使把他送到省城，也不過花三千塊錢了事。我一聽不由我無名火起。『眞可惡！』我心裏想。從前我也聽說過賄賂買動的事，但自己却未親身經歷過，不料如今竟買動到我身上來了。想了一囘，我跑到軍醫生周錫三屋裏，我問他：「犯了搶案，能不能處死？」我所以這樣問，是因爲我法律知識甚虛，閱歷也不足，一時不敢決定如何處置。周軍醫說：『旣然人贓俱獲，怎麼不可以處死？』從周錫三屋裏出來，我卽派人到縣公署借來一把刀，把孫景山拉出來，立地在營門口砍了，幷把頭也懸掛起來。這時百姓爭着圍看，營門口擁擠得水洩不通。他們都妄加揣測，說馮煥章是馮國璋的兄弟，又說我是帶了先斬後奏的命令來的。

當天打了電報給營帶和標統，報告拿獲孫景山的事。標統范國璋接電，卽約同一位軍法官雷某馬上趕到小黑山來。見了面，范標統誇獎我剿匪馬到成功，隨卽就問我，『土匪在那裏？』叫人提來審問。我囘說已經殺掉了。標統就吃一驚說：『你們的營長眞冒失！如何就殺了呢？』『我說：『殺的時候營長尚未來。』『那麼是你殺的？』我答是的。標統聽了就連聲嘆氣，『唉！唉！』他唏噓了半天，一句話也不說，弄得我滿腹疑雲。我就問他說：

『到底怎麼的？』

他說：『你不該把他殺掉。我已報告協統，協統已經轉電徐總督。倘若他要提解，那怎麼辦？』

『那沒辦法，』我說：『我頂罪好了。』

『那就劃算不來了。你原是有功的；如今不但弄成沒功，而且反要負罪。』

『這麼着，我先去見一見王化東協統好了。』

他說：『那也好。』

當晚我便乘火車到新民府去見王化東協統。到了營門口，就有許多人向我賀喜。見了王協統，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頭一句就說：『剛才軍帥來電，令將土匪就地正法，所獲槍支馬匹，留營自用，有功人員，賞洋五百，以資鼓勵。』接着又問我，『你打算什麼時候辦他？』

我說：『已經辦掉了。』

王協統精明幹練，聽我這麼一說，就連聲說：『殺是應當殺，但你應當請示之後再辦，不該擅自作主。好在軍帥的命令是如此，別做聲了，別做聲了，回頭電報軍帥，就說已經遵令正法好了。』

至此，一樁公案才算了結，我們那位標統也算放了心。

從小黑山回來，卽奉令開往新民府東郊，蓋造營房。這時接到了二十四標第一營剿匪失利的消息。這第一營營長是車震，一共四連人，分成四處，獨立駐防：一連駐黑山子，一連駐黑屯，一連駐白土墩門，一連駐西里屯。駐黄山的一連，連長姓杜，外號叫小杜子。當連長的一經獨立駐防，沒了營長和旅長的約束，紀律立刻廢弛，起居飮食沒有定時，操練也不守時間。一天下午，一個百姓到小杜子連裏報告，說小村子那兒有土匪，請隊伍趕緊進剿。杜連長立地集合隊伍，預備出發，有些目兵却已經早睡了。集合了大半天，才站了十幾個弟兄出來，報過數，卽令先行出發，由報告的那位百姓領路，免得土匪遠竄了。等到第二次目兵集合好了出發，却已遲了十幾分鐘。不巧先走的一批走的是小路，後去的大隊却是走了大路，因此又拉下四五里。先走到的隊伍，被土匪發覺了，一排子槍，就掃倒了好幾個，目兵褚樂平連頭也被砍去了。新槍帶走，土匪都乘機脫逃。第二天一檢點，槍械失落了好幾支，人也傷亡了六七個。不想練了好多年的有名的新軍，打了一次土匪，便弄得這樣狼狽。大家臉面上都覺得不好看。這時營長車震正掛病號，他便同王化東協統商得同意，把隊伍交給我，令我全權去進剿。

此時土匪早已跑得無影無蹤，我只有沿途追索。我帶去的騎兵，排長是張之江。一日走到一座山背面，接到探兵的報告，說土匪在前山。隊官張炳賢便帶領隊伍向山上進擊。這張炳賢是個有名的大胖子，挺着肚子，走起路來渾身只哆索；山路崎嶇，他沒走幾步，就喘氣，越喘心裏越

急，越急越喘，越喘越走不動。沒辦法，只好令兩個士兵用槍桿托着他的屁股走。等到走了上去，探兵報告說：土匪已經跑了。大家後來就亂嚷，說張炳賢見了土匪就嚇得走不動。一時成了大家說笑話的資料。其實張炳賢的確是因爲太胖，所以走不動，并不是害怕土匪。他聽了人家笑話他，懊惱的不得了，但是沒法辯白。直到一九一三年，有一次在綏遠打土匪，別人皆利用地物，惟獨張炳賢挺胸站着，他說：「我這次非恢復過去的名譽不可。」從此以後，他的名譽才恢復過來。軍隊中最要緊的是一副強健的身體，身體不濟，任你有遮天蓋地的本領，顯不出來，人家也不會原諒的。還有，就是山地戰應當多多練習。若是只在平地演習作戰，一旦上了山，就必致毫無辦法。

探兵說土匪已經跑了，其實跑的不遠，就在前面的山坳中。於是點派隊伍，分把四路要口，一面派兵爬山越嶺，予以包圍。在東路把守路口的是一位騎兵營李連長。那時天氣奇冷，到了夜間，兵們冷得受不住，就燒起火來取暖。土匪遠遠的看見火光，闖過來一排槍，打旁邊又溜走了。所以士兵不能耐寒耐苦，十分危險。夜間生火，敵方見你，你不見他，無有不吃虧的。平素訓練不注重夜戰，也是一個大弊病。

土匪跑了，隊伍又只得尾追過去，直進到朝陽縣境，在一個山腰裏——名叫博拉斤溝——方擒獲了幾個土匪，把頭砍下，帶回來，掛到原先士兵陣亡的地方，方才了事。隊伍也隨即開了回

來。

朝陽地當遼熱要衝，大部分都是蒙古王公居留之地。這些王公都是不折不扣的特權階級，完全靠着剝削人民，奴隸人民來維持自己的優厚生活。在我回來的途中，走過一處王公最興盛的地方，許多王公戴了紅頂子（二三品）跪在地上迎接。我才戴白帽證，（五品）按職級說，尚小一級。這時我不還禮不好，還禮也不好，臨時慌了，只好把爲首的王公扶起來。略談一會，一位王公讓我到他家裏坐坐。到了他家裏，看見端茶的兩個女子，上身僅穿着一件破褂子，外面套一件皮坎肩，下身一絲不掛的光赤着。朝陽是有名的寒冷地帶，那時正下着大雪，兩個姑娘衣服這樣單薄，眞叫人瞧着難過。我問侍候的人，這兩個女子是什麼人，回說是王公奴才的女兒。我問穿的這樣，吃的如何？回說吃不飽。我說爲什麼如此虐待。回說這王公還算頂厚道的，多少人家的使女，不但忍飢挨凍，而且還要每天挨打，簡直不當人看待。我就不由得向王公發問：『這兩個姑娘假如是你自己的女兒，你難道也這樣子對待她們嗎？』說完了，由繙譯繙給王公聽。王公當然很不快意，但當時也沒說什麼。接着我就告別出來。一路上我不住的想，同是一樣的人，王公是長袍馬褂，大帽長靴，那樣的威風；當婢女的，竟光赤着下身，冷得直打寒噤，生活比猪狗不如。這算個什麼混賬世界呢？

翌年——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們又奉令到巨流河，舉行秋操。參加的部隊是一

二兩混成協。在這次秋操的時候，我認識了朱子橋先生。朱先生那時在錦州任獨立第一標標統，聽說我們舉行秋操，特意趕來參觀的。他自己背着水壺飯袋。我們休息的時候，他就坐在地上，盤着腿獨自吃飯。那種儉樸勤苦的精神，我見了異常感動，不由得對他起了無限的敬仰之意。反過來看看我們自己的標統，行軍桌，行軍椅，行軍床，吃起飯來，四大盤四小盤熱騰騰的捧上來，享受極盡豐盛，一切應有盡有，完全是官僚的氣派，那有半點作戰的準備？名字叫做新軍，實際上和舊軍又有什麽分別？我以爲軍隊中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有作戰的準備。吃飯平素就應該當常練習吃冷的，士兵如此，官長亦須如此。士兵睡草，官長亦須睡草，士兵如何簡便，官長亦須如何簡便。萬萬不能官僚化。看看朱子橋先生的生活，再想到我們軍隊的情形，使我得到無限的啓發。我後來治軍隊，在這些地方是嚴厲注重的。

這次秋操的表演，也很糟糕。一二兩混成協，騎兵和騎兵打起來，官長和官長衝突起來。因爲統監部叫西軍後退，以便第二天重行演習。可是東軍却堵着後路，不許西軍走。西軍說：「這是參謀長的命令，怎麽有意違犯？」東軍官長說：「參謀長有什麽稀罕？我也當過的！」於是兩下秩序大亂，差一點兒不曾鬧出事來。發給獎品的時候，統監部總參議王揖唐演講，滿口道地的合肥話，又好玩文，之乎者也，搖頭幌腦。官長們聽懂的不過百分之十，士兵們聽懂的不到百分之一。他是進士出身，一點不懂官長心理，不顧士兵的程度。他的這番話，不是對牛彈琴，簡直

是牛對人彈琴了！

第十章 山東道上

巨流河秋操完了，山東第五鎮也舉行校閱。我們第一混成協派去兩個人參觀，一個是我，一個是第七十九標的標統肅廣川先生。和我們作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協選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長，還有第三鎮的幾個官長。

我們由新民府動身，乘火車到天津，住了一夜。我因爲手邊沒有帶書，旅途中甚覺無聊。就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了大批的少年叢書：大彼得，哥倫布，富蘭克林，林肯，納爾遜，班超，司馬光……等，共有幾十本，每本價值一角，內容都通俗淺顯。我得了這些新書，如獲至寶，喜歡的像小孩子得了糖果一樣。第二天從天津坐轎車往濟南，一路上我就細讀我的新書，雖然車子顛動的非常厲害，但我直看到頭暈眼花，還是捨不得放手。尤其關於外國名人的故事，都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使我讀之，耳目一新，增長了許多的見識，引起了無窮的感想。我對這種書發生了極濃厚的興趣，每天總要看完一本或兩本。心想書店裏若是多多編印這種書，努力在內容通俗和價值便宜兩點上注意，那麼，對於一般平民，眞是一個莫大的福利。可惜當時文化界對於這項工作並不怎麼重視，等我再廣泛的搜羅時，就很少有所得。這使我非常的失望。

和我同車的幾位同伴，蕭廣川先生爲人忠正，段雨村先生則極其好學，一路上談話行事，都

很使我敬佩。惟有第三鎮選派的幾位官長眞是莫明其妙，沿途、是唱小曲，就是談賭博，再不然就是去逛暗娼。聽不見他們說一句正經話，看不見他們做一件有道理的事。對於他們，我又是氣惱，又是厭惡。心想，他們也是選拔了去參與人家校閱大典的官長，竟如此的惡劣而荒唐！這樣的人物，怎麼可以作軍官？這樣的人物，更怎麼配選拔？後來我才省悟：當時軍隊中任用人材，只看有無勢力，有無夤緣，學問品行都是不管的。因此到處壞人竊據高位，爲非作歹。晚淸之亡，這實在是很大的一個原因。

轎車左右幌盪，老是躺着，使人非常難受，但一坐起來，就被顚簸的碰了頭，左右耳朵都碰的流血。一條坎坷不平的路，滿是厚厚的塵土。這時正在四月底五月初，太陽炎熱難受，塵土使人窒息。拉車的驢子，骨瘦如柴。因爲每天長途跋涉，牠漸漸的已經走不動。趕車的不時用皮鞭抽打，一抽，一顚；一打，一跳。越是走不動，越是挨打的厲害。趕車的絲毫不加愛惜。我和趕車的說：『你這樣虐待牠，來世一定要變頭驢子！』趕車的苦笑着回答道：『我情願變猪，也不做驢子！』說着還是使勁的抽打。牲口是他自己的，他爲什麼這樣的不知愛惜？就因爲他生活窮苦，要牲口跑的快，替他多掙錢。這叫做「越窮越吃鹽」。因爲他們越是窮，越養不起驢子，越是養不起，驢子越受苦；驢子越是受苦，越是死的快！我們每天這樣從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莊或市鎭上投宿。下了車，臉上蒙的塵土至少有一個銅板那麼厚。在小店中歇下脚，洗臉，漱口，

口裏吐的也是塵土，鼻子裏噴出來的也是塵土。頭上碰破的不算，渾身筋骨也被震的發痛。其苦眞是不可言狀。我們許多大人先生，到現在還要誇說我們中國的古舊文明。以爲凡是古老東西，都是好的；凡是新東西，都不贊成，眞是可笑的很。我是素來認定古不如今，舊不如新的。我覺得我們民族太落後了，若不努力趕上時代，眞會沒有前途！

這時津浦鐵路已經動工修築，沿途都擁擠着黑黝黝的工人，在堆築土基。這使我非常的高興。心想，若是有一天全國各地都密佈着鐵路網，一切笨重落後的交通工具都淘汰乾淨，那就好了。我在騾車上細看那路基，完全是用甎鋪墊路，每隔二三十里路，就有一座新壘成的燒甎的洋窰。這事我覺得很奇怪，就問修路的工人，爲什麼不用石頭墊路？工人回說因爲運輸困難，用石頭太不方便。我就很是納悶，心裏想：『滿山都是石頭，有什麼不方便，這樣子修窰燒甎，究竟得多花多少錢！而且路修好了，窰還須拆掉，實在太不經濟了。』直到現在，我還懷疑着那時燒甎鋪路是何用意。

好容易到了濟南，遷到第五鎭營房的招待處下榻，這招待處預備的非常周到，床鋪不用說，就是盥具和文具等也都應有盡有。第二天即參觀第五鎭的校閱。看完這次校閱我發生幾點感想：

第一、覺得這次校閱，目的完全是準備給人家看的，並沒有練習實際作戰的意思。國家花了許多錢，練了多年的兵，到頭不過擺擺樣子而已，豈非笑話！這些官兒們，實在對不起國家，對

不起人民。

第二、校閱的人預備了非常豪華的大菜。這除開故意擺闊而外，與國計民生有什麽好處？

第三、夜間的對抗演習，陣線重疊，兩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軍隊訓練了多少年，拿出這樣的成績，眞令人氣憤！

第四、步兵，砲兵的實彈射擊，一次也打不中，這表明他們平素毫無練習。

第五、對於士兵，沒有一點精神教育，而且官長士兵之間毫無感情，簡直彼此離心離德，背了臉，士兵一提到官長就是罵。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罵官長。孫子兵法上一再的着重軍心的培養，可是這裏的治軍者（當時那桐任統監）却一點沒有注意。

第六、最可惡的是，參謀處總辦同軍務處總辦——都是東西洋留學回來的——却在場內大喝其白蘭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臉往嘴裏倒，有的在那裏大說大笑，弄到後來喝醉了，嘴裏流着白沫，打滾號哭，又唱又鬧。有的則互相罵着小白臉，或者打起架來，國家練兵，竟糟至如此！這那裏是校閱，簡直是兒戲，簡直是拿百姓開心。

回到招待處，我就和同來的幾位談我對於這次校閱的感想，將下面各點一一指說出來。想不到第三鎮的那幾位官長，却不約而同的譏笑我：『你是個老粗，當兵的出身，你懂得什麽！也亂評批人家！』我說：『我們練兵，絕不能怕人家批評，否則，怎麽會有進步？這樣子練兵，不叫

練兵，叫做害國家害人民！」

這時正是五月端午節，山東巡撫趁着這天在大明湖宴請參觀校閱的來賓，陪客的都是第五鎮營副以上的官長。這天我穿着一件灰粗布大褂，用一塊白粗布手巾遮着眼，把辮子盤在上面，一個人背着手，慢慢走向大明湖去赴席，剛走到大門口，兩個戴紅纓帽的差役走上來，望了望我，就說：「今天巡撫大人在這裏請客，掌櫃的要逛明天再來吧！」

我當時聽了，也不好說什麼，轉身就退回來，走到大門對面的陰壁下蹲着。心裏想：「想個什麼法子才能進去呢？」我在一邊沉思着，那邊赴席的人已經陸續的走過去，十之九都穿着官紗大褂或是紡綢大褂，走到門口，大搖大擺的就走進去，差役們問也不問一聲。

眼看已到十二點了，來的人也漸漸稀少了。我想再不進去，就要遲了。於是重複走向前去。離門口十幾步，那兩個差役又走上來，這次神色已經不大好看，語氣也分外地不客氣了：

「給你說過的，巡撫大人今天在這裏請客，叫你改日再來，你不肯聽，又走上來！」

我忍耐不住了，我說：

「你知道今天請誰們不？」

「橫豎不是請你。」

我說：「正是請我。」

我們在大門口大聲嚷起來。正嚷着，張丕鏞營副同方玉璞營長從大門口門房裏走了出來，看見是我，趕忙把我讓進去。裏面幾百人，穿粗布大褂的只我一個，頂不濟的也着一件紡綢大褂。無怪差役瞧不上眼，他不讓我進來了。「人憑衣服馬憑鞍，」在我們這社會中，這句話委實不錯。

五月初六日，我動身到曹州去。因爲家兄這時在曹州府帶縣隊，我們已多年不見，他聽說我到了濟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來，接我去敍敍。我們坐的是山東流行的一種二把手小車。出濟南，走東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車上，他坐一邊，我坐一邊。車子吱吱呦呦的響着，倒很有趣。只是苦了車夫一個人。等到走了一段路，我們就下車步行一番，讓車夫歇歇力。這一路上一日三餐，連鹹菜也買不着，村莊到處蒼蠅飛舞，骯髒不堪。所過百姓，都不識字，婦女都纏着小脚，小孩子掛着濃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無生氣，社會上看不見一點新的現象。此時正值仲夏，沿路上農民埋首田間辛苦的作工。車子從他們身旁走過，有的只抬頭望一望，隨即又落下頭去；有的竟連頭也不抬。那種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現着中國農民生活態度的嚴肅，我坐在車子上，着實感嘆了一番。一時覺到我們的老百姓，實在是非常可愛的，只可惜當政者昏庸無道，弄得社會貧窮落後，國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難言，眞是深可痛心的！

過了鉅野，就到谷莊，這是谷良友兄的故鄉，我們下了車，走到一處場園裏休息。谷良友兄

臨時拆了一扇門板，權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幾塊甎頭，疊起來，當凳子坐。吃飯吃的是烙餅捲炒雞子，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黄瓜。正吃的高興，有一位六十餘歲的老先生，口裏啣着一桿烟袋走進來。他穿的白布掛褲，白鬚白髮，神情很是矍鑠。經過谷良友兄的介紹，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來找我談話的。

老先生態度誠懇，看見我就問：『這是馮大人嗎？』谷良友兄代我轉述了幾句以後，我們便坐下來談話。

老先生坐下來，頭一句就問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說：『咱們的國家如今衰弱已極。緬甸、安南、高麗、琉球、台灣，都被外國佔領去了。國家危險到這種地步，自己那有心思去置產業？我們一切打算，都要以國家爲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這一笑裏，蘊藏着他的飽滿的世故閱歷，同他的人生哲學。他說：『你究竟年紀青，還不知道世上的艱苦。什麼外國人佔高麗，佔這佔那，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我勸你最好還是置幾頃地，有上三頃五頃的，再好也沒有了。說什麼也是地好。古話說，有地能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實話告訴你。你千萬不要上人家的當。』

『要是我們的國家亡了，有地也是無用的了。』

『爲什麼無用？誰來做皇帝，就給誰納糧好了。』

我當時再也沒法往下說。後來我想到，這位老先生的話，很可以代表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意識和觀念。這種意識觀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專制政治，使人民覺得國家只是一姓的私產，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於在私有制度之下，他們深深的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爲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給於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門第也隨之而高，可以睥睨於鄉里；沒有土地的人，勞苦終年，難得飽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貴，企求獲得土地的心也就益加迫切了。

這次在曹州府，我順便去見陸朗齋將軍，談了些關於軍事方面的問題。臨別，他送了我一本彭剛直公的奏稿。他說這本書，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細讀一讀。

同家兄在一塊盤旋了六七天，把要談的話都談完，便從那兒和谷良友兄動身，騎馬到了開封，會晤一位和我同時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健亭那時在河南混成協第二標當執事官，多年故舊，一旦聚晤，促膝長談，個中自有一番樂趣。在這裏不曾久停，又乘車到鄭州，由鄭州轉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車中所見的情形，也很使我憂悶。旅客之中，我們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亂吃東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們只有對於吃和睡發生興趣。外國旅客就不然，或是看書，或是看報，女子則一邊編織衣服，一邊教小孩子認字看畫，至少也是談談話，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時間，沒有濫吃濫睡的。車上查票者都耀武揚威，開口就是叱罵，對於旅客，儼如審判

官，十分的令我憎厭。那時從北京到新民府這段路還沒有直達通車，途中須在山海關換一次車。換車的時候，意外的碰見了一位朋友張君， 他的大名恕我不在這裏說出來 。他原是第三鎮的軍官，剛從陸軍大學畢業，正要回營去服務。因爲過去我們曾在一個隊子裏當兵，所以見了面，彼此分外的親熱，談的話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記的，是有一次出旅館去散步，他同我談了一番「麻將做官論。」這段話很使我驚訝，所以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煥哥，」他說：「現在你會打麻將了嗎？」

「我不會。」

「你怎麼不學呢？」

「國家快要忘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佔去了，我們都是青年軍官，身上的責任重大，我們不應該沾染這些不正當的惡習。」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會打麻將的，現在可學會了。這玩意兒很容易聯絡人，如今馮國璋的親戚，段祺瑞的子姪，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將的時候聯絡認識的。我們借着這個機會，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人都能聯絡得上，你如果不會打麻將，你憑什麼和人家聯絡？你不會聯絡，憑什麼能做官。我勸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兒，也活動活動吧？」

他滔滔不絕的發揮這樣一番妙論，我聽着，怎麼也不能入耳。呆了半晌，我一句話也說不出

來。想不到他在陸軍大學畢了業，就變成這樣的一個人；國家設辦高等軍事教育機關，每年不知花費人民多少血汗錢，結果卻造就出這樣的捍衛國家，造福人民的人材來，豈不令人痛心！這些話在我心內直打轉兒，我勉強的忍住，不曾說出來，當時點頭而別，各自住到旅館裏去。

那晚上本來和他約定的第二天乘火車同出關。可是第二天我在車站上等他，怎麼等也等他不到，看看離開車只有一個鐘頭了，我只有趕忙到旅館裏去找他。到了那裏，門口站有勤務兵，不許我進去，我一定要進去。到他房間裏一看，還是昨天見面的一批人在那裏，却單單不見這位麻將做官論的仁兄，我探詢他到那裏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說又不好意思說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蹺，跑去問勤務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陸軍大學畢業生鬧翻臉，結果打起架來，彼此都被刀子把臉劈傷，住到醫院裏去了。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心裏想，這一下，他的「麻將做官論」可要破產了！後來我回到新民府，打聽各方面的朋友，知道這位仁兄那天的確鬧了這回事。

第十一章　武學研究會

我對於滿清政治不滿，對於革命抱着同情，已非一日。但有了行動的決心，還是我到新民府第二年的事。那時中日安奉鐵路協約剛簽訂，接着又發生了間島問題（吳祿貞抵抗日軍，其英勇義烈使我深受感動。）這些問題的發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一貫政策下必不可避免的。

在新民府，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前面說過的王石清鄭金聲等而外，尚有王金銘，施從雲，戴錫九，孫諫聲，張之江，張樹聲，張憲廷，劉驥，軍醫李某等。我們幾個人，雖然有的在工兵營，有的在輜重營，有的在騎兵營，有的在步兵營，但彼此往來，極爲親密，無日不見。因此，誰的志趣如何，誰的個性如何，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同時也就無話不談。有一天工兵營排長孫諫聲到房裏來，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書，他就很不高興的說：「你還想當忠臣孝子嗎？」我說：「當忠臣孝子難道不好不成？」他說：「當孝子，我不反對；當忠臣我可不贊成！」又說：「等一回，我拿兩本書給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話不錯了。」他把兩本書拿來，一本是嘉定屠城記，一本是揚州十日記。記得他給我這兩本書的時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尋常，他向四週巡視了一回，才從腰裏掏出書來；送給了我以後，很鄭重的和我說：

「沒人的時候，你再拿出來看，千萬不要叫別人看見，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說完了，他即匆促的走開。

關於滿清種族上的怨仇，以前我雖然知道一些，但僅僅是一個籠統的概念，滿清入關的時候，虐殺漢人的種種事實，我是絲毫都不知道的。等我看完這兩本血淚寫成的書，我出了一身冷汗。閉起眼來，看見韃子們殘酷猙獰的面目，聽見數百萬鷄犬不如的漢人的慘號，不由我咬牙切齒，誓志要報仇雪恨，恢復種族的自由。

自己本來是個不能安於腐惡的現狀，懷有反抗情緒的人；此時又經這種種刺激，心裏的火山像新加了幾個噴火口，血液被燃燒得沸騰，不可遏止。軍中一部份有良心熱血的官長，對於清廷的昏庸誤國，也都憤恨不平，深惡痛恨。在這種無形的一致要求之下，我們常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遂想到暗自組織一個團體，大家磋商鼓勵，從而作推翻腐敗政權的工作。

最初同意參加的份子，計有王金銘，施從雲，鄭金聲，王石清，岳瑞洲和我，一共六個人。王金銘施從雲是由第五鎮第十八標撥來，二人都在七十九標，王為第一營營副，施為第二營營副。他們兩人都品行端正，吃苦耐勞，內外如一，好學不倦，王為人足智多謀，施則勇敢善戰。當初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就看出他倆是有熱血良心的人，但因彼此都是新交，許多話不便深談，兩方思想意見，也就不會立即打通。後來終於使我們成為同志者，不能不感謝徐世昌的被參卸職與錫良的繼任東三省總督這一個變動。

徐世昌的免職，據說是被人參劾：我想滿漢種族的畛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影響到我們的，倒不是徐世昌的去職，主要的還是錫良繼任後的種種令人憤慨的作爲。

以前徐世昌在任，時常派人到新民府來，看馬匹，驗軍械，查問軍中情形。他自己每年照例要經過新民府三四次，每次都由王化東協統帶着隊伍到車站去候謁，車子進了站，徐總督照例先延見王化東協統，問士兵有病沒有？房子潮濕否？軍隊訓練的情形怎樣？并且親自視察部隊，問士兵生活實況，摸摸士兵衣服的厚薄，愛護備至，而後再延見地方官張知府。每次都是這樣。及至錫良繼任總督，每次經過，總先問：『張知府在這裏嗎？張即登車參見請安，扯了几句閒談，就要開車。張守府說：『軍官還在這裏等候着。』及至王化東協統進見，他就把頭一昂，眼一斜，問：『你們軍隊搶了人家沒有？』王協統趕忙說：『我們隊伍向來認眞訓練，不敢有一點越規行動。』錫良還要囉嗦下去。

清廷末年，國祚飄搖，人心浮動，他們這些朝廷親貴的一言一動，都與軍心有重大關係，錫良這種傲慢荒唐的態度，叫人怎麼能夠忍受？王金銘施從雲兩位從此日常神情態度便有些不同，談話之間也漸漸有了顯明的表露。我之與他們交誼日益親切，并且公開個談到反對清廷，同情革命的話頭，就在這個時候開始的。

我們六個人組織的團體，是採用讀書會的形式。經我的提議，定名爲「武學研究會」，以掩

上峯耳目。會長一席當時推我擔任。鄭金聲、王石清、岳瑞洲等，都由我的關係，早與金銘，從雲結識，而成爲知交。大家都志同道合，幾個人一條心。那時我們幷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清廷的昏庸，政治的腐敗與日本侵略的可恨。我們知道欲抵禦日本及其他列強，必須先推翻清廷的統治。我們欲利用現成的武力，以爲推翻的工具，希望新的漢族的政府早日出現。我們每天聚到一處，以讀書爲名，暗中卽討論些擴大人數，運動軍隊等等的具體問題，或是互相報告各人所得的時事新聞：何處新起革命運動，何時又有朝廷貴冑賣官鬻爵的黑幕等。那時報紙上時常揭露許多清廷親貴的醜史，其中尤以關於慶親王的爲最多。凡有「慶字號買貨」字樣的記載，就是指的慶親王賣官的事。比如有一次袁世凱部下大名鼎鼎的段芝貴花一萬兩現銀買了女戲子楊翠喜送給慶親王的兒子振貝子，慶親王被其子所慫恿，卽放段芝貴爲黑龍江巡撫。各報無不痛加攻擊，江春霖、趙炳麟等三位翰林亦連連上奏參劾。後來御史包圍慶親王府，嚇的楊翠喜跳牆而逃。這種政治的黑幕，報紙上都盡情揭露。當時報紙的敢於說話，權力之大，都是後來所沒有的。

在這裏，我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活動的方式還十分幼稚，主要不過是感情的聯絡和結合，至於理論方面的探討，以及組織技術等等的研究，嚴格的說來，是很不夠的。這原難怪，因爲我們都是窮小子出身，不但政治認識缺乏，而且所受的教育根本就不多，卽連最低限度的鄉村學

塾，我們也很少有住過幾年以上的。大家所有的，只是一種直感的內心衝動和要求，覺得不可過息。在進行與實踐上，則完全暗中摸索，不知走了多少寃枉的道路。

我們活動的範圍逐漸擴大到各營各連：工兵營方面有高震龍，孫諫聲，戴錫九等，騎兵營方面有張之江、張樹聲、張憲廷等；他如李炘、龔柏齡、李鳴鐘、鹿鍾麟、葛盛臣、石敬亭、劉驥、周文海、商震、鄧長耀等百餘人，皆極同情。他們雖然沒有加入我們的武學研究會，但我們已經把他們看成準同志之列。此外二十鎮參謀長劉一清（原爲吳祿貞參謀，來此後，於二十鎮官佐影響很大），第三鎮參謀官孫岳，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等，也無形中早已和我們表示了積極贊助的意思，取得密切聯絡，時常供給我們宣傳的資料。

事有湊巧，這時忽然王化東協統辭職，換了一位潘××繼任。當王協統在任時，治軍極爲認眞，任用多量的品學兼優的人材，爲學術兩科的教官，努力在教與練兩方面兼顧，目的要使兵在伍時爲好兵，退了伍，仍爲好百姓。士兵以及下級官長，都一天天不斷的進步。潘協統繼任，不知聽了誰的話，說王協統治軍過嚴，故應一反其道，方可收買軍心。因此潘××接任的那天，集合各級官長目兵講話，即把他的態度明白宣告出來。那次用意卑劣的講話，到現在我還能清楚地記的：

第一，他說軍人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不應該受嚴厲紀律的管束。比如這裏不能去，那

裏不准去，那事不許做，這事不許做，等等，就未免太輕視了軍人的人格。

第二，他說軍人偶然以賭博消遣，不應該認爲不正當的行爲，只要不妨害公事，沒有什麼不可以。賭博能夠活潑精神，調劑生活，是軍人應該享受的娛樂。

第三，他說軍隊裏操練固然重要，但也不必太認眞。只要公事上過得去，就很好很好了。

這一番講話，使我身上一陣陣的發痲，心頭一陣陣的火熱。我想，這位潘協統眞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腐惡官僚！但是他的話未免說得太露骨，已經明明白白把他的狐狸尾巴顯露出來了。他沒有想到用這種卑鄙可憐的手段來收買軍心，結果恰恰適得其反。稍有思想，稍有骨氣的人，對於他這番話是誰也要嗤之以鼻的。

講完了話解散，大家異口同聲痛詆潘協統的荒謬。到了晚上，我們讀書會開會，就以潘協統這番談話爲中心，作爲我們擴大宣傳聯絡新同志的資料。并且分配人員，商酌步驟，鬧了半夜才散。後來自然收了不小的功效。

潘大協統接事不到半月，軍隊中紀律完全廢弛。新民府街上每天總有數起士兵砸鍋子鬧飯館的事情發生。後來弄得潘大協統自己也看不過去了，便自己拿着槍把門（因爲他自己講過，軍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太嚴，所以站崗的阻止不住「大丈夫」的隨便出入。此外各營裏公開賭博，偸竊的事情也時常發生，情形糟成一團，大家沒法干涉，弄得潘大協統只好御駕親征 ，滿處抓

人。「姑息養奸」，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錯誤的。

宣統二年（一九〇一）九月，原來的獨立第一二團和獨立第一混成協，另編爲第二十鎮，由陳宧統制。

陳統制字二菴，爲人精幹練達，到任後，很想將北洋軍中許多積習革除。如公費不歸公用，柴價不交日兵，馬乾不歸馬用，概由團營長侵吞分肥，等等惡習，他都很想整頓一番，這種大刀闊斧的精神，確實博得了一般青年軍官的極度同情。不過那些喝慣兵血的先生們，却因此恨他入骨，百般設法阻撓。從此營中軍官間對立，日漸鮮明。

陳二菴對於官長的學術兩科，看得也非常着重。記得那年九月底，舉行官長考試，內堂外場同時舉行，各級官長都須一律參加。

以前潘××對於軍官的學術科，向來是不過問的，他自己就是個有名的標準飯桶，教育方面的情事，全權委諸兩個教練官和一個參謀辦理，閻王找小鬼，小鬼找閻王，土地堂裏找不出羅漢。這三位全權大臣，是同潘大協統一樣的，只坐在那兒拿乾薪，什麼事也不管。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一旦聽說要考試了，三位大臣立時着了慌。考慮了多天，想出一個辦法，就是串通作弊，預先把題目洩漏給各級官長，免得大家考試不及格，使他們自己臉子過不去。那知事情敗露了，陳二菴大爲震怒，派人查察，結果將他們三個人一齊革掉，另新擬了題目，作第二次的考

驗。這次的結果，僥倖我又考取了第一。

經過這次考核，陳二菴將程度低劣，名譽不佳的營長。撤換了好幾個、我就在此時升任第四十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的營長。

過了不久，北京政府又派人來檢閱我們東三省的駐軍、這次校閱給我的印象，更助長了我民族意識的抬頭。

這次來校閱的是一批少年親貴，都是軍諮府裏派來的貝子貝勒們，一共十幾位。這一來，可把官長們着了慌，急忙各自趕造假賬，連夜將從光緒二十一年起，幾年來的柴價馬乾公費等賬目造齊，準備着給校閱者查看。並又專人到天津購置上等洋瓷馬桶二十個，每枝價值兩元的雪茄煙兩百盒，海參魚翅兩百斤，其他奢侈貴重物件，無不應有盡有，以爲招待之用。

那時天氣正冷。那些養尊處優的貝子貝勒們，一個個穿着狐裘禮服、闊步昂視。把檢閱隊伍的使命放到腦後，成天的苛求供應，胡嘴亂罵。甚至閒的無聊，把價值昂貴的雪茄煙扭開來，投到火爐中燃燒，以爲笑樂。再不然就滿營亂闖，查看賬目。走到這一營，翻了翻賬目，張嘴就罵：『媽兒巴子，假賬！』走到那一營，翻了翻賬目，也是罵：『猴兒崽子，假賬！』弄得大家沒辦法，於是急忙商量應付方策。這時有一位四十協的軍需官，安徽合肥人，名叫吳慶宣（曾在將弁學堂畢業）的在座，大家贈他一個外號叫做「老母鷄」。這人老奸巨滑，是個道地的官僚。

這時大家正愁鎖着眉頭，只聽見他站起來說道：「我有辦法」。大家高興的不得了，齊聲說：「你有辦法，就說出來，我們願意依着你去辦。」

「只要依着我，準保成功。」老母鷄十分有把握的樣子說道：「你們只要肯拿錢，叫上幾十個日本窰姐兒，教她們一人拉一個，把這班王八蛋統統拉了走，什麼事不就完了？」

大家一聽這話，有的漲紅了臉，覺能爲這事用到日本窰姐兒，未免有點犯不上；但有的人却主張事已至此，不得不這麼辦。結果，少數服從多數，爲了飯碗問題，遂通過了老母鷄的提議。

等到校閱員們吃過燕菜席，走到街上溜躂，一羣預先約好的妖精似的日本窰姐兒蜂擁而上，一個人拉了一個，一個個被拉到窰子裏去。一進窰子，這般大爺們就被奉承的昏天黑地，校閱的事完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有幾位在窰子裏一住五六天，還捨不得出來。後來一算窰子的賬，共花三萬幾千塊。

「眞厲害！」我當時說：「拿錢給欽差們玩娘們就可以；給當兵的洗澡，就不行。這眞是那裏的話！」

校閱完畢，大家想起這批校閱員們兇橫霸道，無不切齒痛恨，無形中幫助了革命的進展。這時我同金銘從雲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首先將辮子剪掉，以示非幹不可的決心。在那時，誰要是剃去辮子，就被人目爲大逆不道的。從這樣行爲，很可以看出我們當時心裏是怎樣的憤激了。

就在這一年的年尾，又由金銘發起，聯合孫諫聲，張振甲，董錫純，石敬亭，周文海等，成立了山東同鄉會，以保護同鄉在山海關外開墾爲名，籌措巨款，購置彈藥，以爲準備，同時暗中派人與內地的革命分子結納。其他外層組織，尙有陸續成立同學會和同志會等。至於我們的讀書會，這時也愈加充實起來，專等待成熟的時期到來。

第十二章　從二月到八月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二月，陳宧去職，二十鎮的統制改由張紹曾繼任。張先生是河北大城縣人，和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同爲北洋軍中傑出的維新人物。他的繼任，使軍中新派分子頓呈興隆活躍的氣象。

張統制到任以後，有一天特召集營長以上的官長講話。大意說：國家艱危至此，吾輩軍人應加倍自厲，方不負國家人民之重託。關於軍紀整飭，訓練方針，官兵一致以及興利除弊等等各方面，都請大家不要客氣，盡量發表意見。如覺一時想不周到，那就以後用書面寫給我——當竭誠採納。說時態度和藹誠懇，講詞極有條理，表現着他豐富的學問，和他做事的熱誠與決心，使我聽了非常感動。說完，就等着大家發表意見。可恨那天站起來發言者，說的完全是一派子恭維濫調，敷衍門面的話頭。這種腐敗的官僚惡習，很使我覺得失望。回到營裏，我一肚子苦悶，很懊悔當時不曾把自己的意見痛痛快快陳述一番。挨到夜間一點鐘，我終於從床上起來，鼓起勇氣，提起筆給張統制寫了一個條陳，一共列舉了六項，切實指說軍中興利除弊的諸點。後來這條陳給我們標統范國璋知道。他和我說：『你講的太毒辣了。』那條陳的五六兩項我已記不起來，頭幾項的大意現在還能記得：

1.所有沒有志氣，自甘墮落——吃喝嫖賭吹的軍官，應一律撤換，

2.學識淺劣，不懂軍事，不諳訓練，因循苟且，故步自封的軍官，應一律撤換；

3.軍中公費不歸公用，多入個人私囊，此等惡習，應從嚴徹查，切實革除；

4.馬乾柴價應歸士兵公用，私已分肥，實非當有，應請立即取締。

那時軍中的惡習，可以再在這裏補說一下：最使我看不慣的，就是軍中一切專講派頭，專講樣子，換言之，即是不重實際。比如操練的事，完全敷衍塞責，不是為的準備作戰，而祇是預備給人家看的。體操一課，不但官長不參加，連士兵也不注重，僅僅每連裏派兩個兵出來，集合到一起，練些「拿頂」，「飛腿」，以及各種的花騷拳法，準備着有人參觀，就拿出來表演一番，以博稱譽。打靶原是軍隊訓練最重要的事，然而這裏一年之中還練不到兩次三次。練兵無非是要打死敵人，可是這樣的練兵，幹什麼用呢？再比如做工事，無論是進攻，無論是防禦，都是不可或少的。可是我們這裏的軍隊，却從來不練習掘造陣地，預備作工事用的鐵鍬鐵鎬鐵鏟等傢伙，全都油漆的嶄新，放置在軍械房內，永遠沒看見拿出來使用過，只準備着給人來點數而已。總而言之，這裏一切全是擺擺樣子的，全是假的，絲毫沒有想到眞正作戰上面來。這些情形，再加上前面數章中屢屢說及的公開貪污等惡習，成為軍隊中積重難返的嚴重病根。我向張統制條陳的幾條簡單的意見，原都是針對着這種種弊病而發，決不是無的放矢。范標統說我的條陳過於毒辣，

也就是這個意思。

這年夏間，新民府大水，水勢由東北奔向西南，營房的東面和東南角正當其衝，牆垣被水衝坍多處。——順便在這裏略說一點地勢：這新民府，原名新民屯，東去十八里是有名的巨流河。西面四十里是白旗堡，也有一條大河。我們的營房，位置在新民府的東邊，外面一個大土圍，圍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都約有兩三里路寬闊。正中是協統衙門，東西兩側是標統住所，南北有平列的步兵兵棚六個，衙門北首是砲兵營，工兵營，騎兵營，輜重營和醫院，西南角上有彈藥庫。出西圍子門為勸忠祠，歷年陣亡官兵都列名於其內，北邊是一大塊義地。這土圍子，東南北三面都沒有門，只西面開一大圍子門，是出入唯一的孔道。步兵營每營之後都有一口井，是甎井。馬路都是從東到西一共三條。圍牆高有一丈二尺，底下闊三丈，牆頭闊一丈五尺。圍牆內有「打靶擋」。圍牆外面八里遠近的地方有大溝，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五尺。每年夏秋兩季，巨流河水漲，向西南奔騰，正衝擊着圍牆；因為營盤地勢低窪，裏面的積水流不出去，外面的洪泛反要向裏面灌注，往往使圍牆之內盡成澤國。這年水勢分外大，情形萬分險惡，當時動員全體官兵搶救，各級官佐都忙着督兵堵截。我們的潘大協統也不得不趕來監視。

他來到一點看，各級官長都到了，裏頭單單缺少七十九標一營同二營的兩位管帶。他就問值日官，一營同二營的高王兩位管帶為什麼不來。值日官連忙向他們倆公館裏通知，催促他們倆從

速趕來。

兩個管帶到了，潘大協統一見面就沒頭沒腦的大加申斥了一頓。可是在這裏，有一段使人永遠不能忘記的事，那便是潘大協統新接事的時候所發表的那一番軍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過嚴的議論。而且他自己也是每天九點鐘才上營盤，不到下午三點鐘就走，處處都是虛應故事，敷衍塞責。因此下級軍官們也羣起效尤，慢慢的成了一種風氣。現在他突然嚴厲起來，發這一場威風，滿口協統是我，我是協統的嚷着，擺起官架子來，人家怎麼心服？因此一營同二營的兩管帶，滿肚子不高興，背地裏就說了許多怨言。正當他們倆指手畫脚議論協統的時候，恰巧潘大協統的執事官賈凱——綽號外國驢——正從那兒走過，都把話聽了去。後來潘大協統派這位賈外國驢去帶工，怎麼說他也不肯去。潘大協統就問他：

「你爲什麼不去？」

「高王兩位管帶在那裏罵你，我沒臉去帶工。」

「罵什麼？」

「罵你八代！」

潘大協統一聽這話，不由得心頭火起，立刻把他倆找了過去。問他們說：「賈副官說你倆罵我八代。你們罵了沒有？」

高王兩管帶齊聲說：『沒有罵，我們那裏敢罵協統？』『你們一定罵了！要是沒有罵，賈執事官怎麼會說呢？』『潘大協統說時，臉上青一陣，紫一陣，像被誰劈面打了幾掌的一樣。

爭執了大半天，高王兩管帶就說：『罵就罵了吧，我們說沒罵，你非說我們罵了不可，那也沒有法子。』

沒等高王兩管帶說完，潘大協統囘頭就走。我們都在旁邊，看見風勢不佳，就有幾位跟隨了去，代他們倆求情。可是在那種情勢之下，已經無法挽囘。這時張統制住在奉天，潘協統囘到營裏，就給張統制打了個電報，說高王兩管帶違抗命令，玩忽險工。罪狀只八個字，字字都藏着刀劍，張統制接電報後；馬上囘了個「立卽撤差，聽候查辦」的判書。

在潘大協統雷厲風行的手段下，高王兩管帶終於撤差了。這事對於他們自己固然是啞子吃黃連，有無法申辯的苦楚；就是大家心裏也都很替他們抱屈。因為潘大協統自己先就不能以身作則，並且一上任就灌些迷人的米湯，藉以收買人心　等到大家的壞習慣已經養成，却又來一個殺威棒，輕輕的給人家一個罪名，把人家斷送。這不是居心擺佈人是什麼？不論如何優良的軍官目兵，如果做長官的不能善為領導，不能處處身體力行，軍心也終歸要渙散，紀律也終歸要廢弛的。治軍如此，推而至於政治何獨不然？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却是中國政治的一

個通病。

不過我雖然很替高王兩位的撤差叫屈，另一方面却也很爲欣幸。因爲高王被撤，七十九標一營同二營管帶的職位，後來是由金銘從雲兩位繼任的。這却種下了灤州起義的根苗。

水災過去，接着大鬧起瘟災來。那病疫據說是從哈爾濱傳過來的，中國名字叫「鼠疫」，外人則稱爲「伯斯堵」。病勢兇惡，傳染非常迅速：染到身上，一星期即可致人死命。屍體都呈現黑色，可怕之極。因此個個談虎變色，一時新民府到處忙着防災。

軍隊設的防疫處，是在營圍子西門外的勸忠祠內。醫生每天頭上戴着白帽，嘴上套上白口罩，身上穿着白衣衫，脚上穿着白鞋，手裏拿着外國買來的石炭酸之類，到營房裏消毒。防疫處收容的病人，大部份都是各營的目兵，間或也收容百姓，但爲數很少。大門一天到晚緊閉着，吃飯的時候，由外面把飯遞進去，送飯的人在門口等着，吃完了再把碗盞傢伙遞出來，防備隔離得非常嚴密。百姓少見多怪，就以爲裏面滿藏着神祕不可告人的事，於是亂造起謠言來。有的說病人一抬過去，就沒法活命；有的說裏頭堆滿石灰，病人進去，就用石灰活埋。把一個防疫處說得如同殺人場。士兵本來沒有什麼科學知識，聽見百姓這樣傳說，也就視防疫處如閻王殿，即使有病也不肯進去。一天，我那一營裏的一位後隊的楊排長身上發熱，軍醫聽說，趕忙跑了來，也沒問個長短，也沒有診察，就說：『伯斯堵，要隔離！』馬上就令伕役把他抬了走。楊排長一聽，

急得咕嚕從床上爬起來，順手拿了把手槍，嚷着說：「我沒病，誰要抬我去，我就拿手槍打誰！」嚇到伕役倒退了好幾步。楊排長終沒有進防疫處治療，但也慢慢的好了。

我們學歐美人的東西，一定要把他學全了，最怕只學一點枝枝節節的皮毛，却不去作眞正的研究。比如西醫，如果半生不熟的只學人家穿白衣，戴白帽，學一些百姓看不慣的洋派頭，而學識經驗一無所有，只拿病人的性命開心，委實有很大的惡影響。吃雞蛋半生不熟也許不要緊，吃小米半生不熟可要生病，還有一層，我們舉辦一事必須先使大家了解，萬不可蒙着被褥跳井，使人家莫明所以。試看防疫原是多麼好的事，只因大家不明白其內容，不懂其意義，反致拿出手槍來抗拒，這眞值得我們深思的。

清陸軍章制，本來是每隔三年，舉行一次秋操。辛亥春，規定這年八月，陸軍第二十鎭，第六鎭，和第二混成協等赴永平府秋操。事先第二十鎭革命份子即和第六鎭吳祿貞，第二混成協藍天蔚密商，暗謀於秋操時私帶眞子彈，相機起事。不料事機微露，清廷起了疑心，那時吳祿貞屢任新軍高級將領，在東三省一帶宣傳革命，最露鋒鋩，因此清廷對吳的疑心更大。至時遂停止第六鎭參加；第二十鎭和第二混成協則仍按照原定計劃舉行。二十鎭接到命令，即在全鎭選拔參加部隊，當以七十八七十九標爲主體，全鎭各標部挑選官長士兵參加其中，合編成一混成協，開赴灤州。這次秋操的預備，規模很大，儀式隆重，單獨從軍事上說，是具有檢閱自創辦新兵以來的

成績的用意；如果從政治上看，當時革命空氣瀰漫全國，尤其兩廣一帶，簡直一觸卽發，這次秋操，當然更含有重要的政治作用的。

誰料正在軍隊紛紛調開灤州的時候，武昌舉義的消息就已晴天霹靂似的傳來，這裏的秋操卽中途停止。這是宣統三年陰歷八月十七日，西歷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一般青年官佐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大家身上如同打了嗎啡針一樣，一時興奮欲狂。清廷見情勢緊迫，急令所有部隊停止調動，只留七十九標金銘從雲張建功一二三營駐紮灤州，其餘部隊各回原防，以待後命。當時清廷決以武力對待，臨時編成的隊伍，計有馮國璋第一軍，段祺瑞第二軍，以蔭昌爲總司令；後來格于形勢，乃又襲用以漢人制漢人的故技，重復起用袁世凱爲總司令。這裏還要補敍一筆，東三省總督錫良也於半年前撤換，這時已改任了趙××爲東三省總督。

武昌首義的檄文傳了開來，各省紛紛響應，北方各省亦都激起了很大的波瀾。新任東三省總督趙××覺得軍隊不穩妥，自己責任重大，卽在瀋陽召集新舊將領會議，討論應付時局的方針，及東三省應持之態度。當時被邀的，新軍計有二十鎭，第二混成協，第三鎭（統制曹錕——盧××代理），凡協統以上的將領都在被邀之列。舊將領方面計有五路巡防營統領。正式會議之前，新軍將領如張紹曾藍天蔚劉一清盧××等先在一處開預備會，討論在會議中所持之態度，商議結果，大家一致主張東三省宣佈獨立，對清廷不出一兵一卒，械彈糧秣也一概不供給，以掣其進攻

武昌之肘。

正式會議時間定在下午四時，大家都到齊了，惟獨趙總督和某統領遲遲未到。一直等到五點左右，總督才坐着轎子蹣跚而來；在轎子前面，某統領先搖搖擺擺走進來。他兩手托着一個羊肚毛巾包，裏頭裹着三隻三炮台的香煙筒子，走進屋裏，就把毛巾包望桌子正中一放，氣喘喘的說：『媽拉巴子，這是炸彈。咱們今天誰要說妨礙皇上的話，咱就戳響他，誰也別想逃出這座屋子！』

說完坐下，雙手握着那毛巾包。趙總督隨後笑嘻嘻的進來，只說諸位久待了，當即宣佈正式開會。

總督首先立起發言，內容可分三段：

第一段：我們拿皇上的俸祿，吃皇上的飯，我們連骨頭都是皇上的，朝廷的深恩厚澤，為臣子的不應一刻忘記。我們要鞠躬盡瘁，以死相報。這是我們軍人的天職。現在湖北亂臣賊子反叛朝廷，實屬神人之所共棄，天地之所不容。

說完這一段，總督斜着眼珠望了望大家，一看將領中有許多在怒目縱眉，神色很不對，他於是趕忙喘了口氣，改過語氣來——

第二段：諸位還都年輕，遇事總不免愛莽撞。須知英雄識時勢，咱們總要見機而行。這時我

們東三省最好不動聲色，什麼態度也不表示：湖北果然成功，咱們再響應，那時少不得有咱們的一份，如果失敗了，那時咱們並沒有表示，自然也沒我們的事，我這麼大年紀了，什麼事沒經過？你們聽我的，準保沒有錯。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接着又說——

第三段：現在朝廷還沒有旨諭下來，咱們的要務是「保境安民」四個字。抱定這宗旨，無論是誰來，咱們也正正堂堂拿得出去。地方百姓能安居樂業，就是咱們的一大功勞。這是我的意見，大家是否贊同？

總督說完了，屋裏是死一樣的寂靜，待了半天，他又催着說：『怎麼辦？大家說話呀！』嚷了半天，依然沒有一個人發言。（那羊肚毛巾包裹到底是不是眞有炸彈，誰也猜不透。）總督沒奈何，摸了摸脖子，站起來說：『咱們今天應當鄭重的表決一下，誰贊成我的意見，就請舉手。』

當時某統領先舉手；五路巡防統領也隨着舉了手，可是新軍這邊各鎮統制，各參謀長，各協統，——所有新軍將領却依然低着頭坐在那兒，動也不動。

總督一看會場裏的情形，覺得這個事不好收台，於是厚着臉皮，用着乞憐的口吻，又向大家嚕嗦起來：——

「我這麼大年紀了，頭髮也白了，什麼事都不想幹了。大家今天總得賞我個臉，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家總得讓我老面子過得去。有什麼困難，大家儘管說出來，咱們從長討論，也許是我上了年紀，話沒說清楚，大家沒聽明白，現在我再說一遍——」

於是又把上面的話重說了一次。接着又付表決。這次新軍將領裏頭某代統制首先舉了手。經他這一破壞，大家也就不得不隨着舉手。樂得個總督笑開了臉，連聲說：「這是全體通過了，我有面子出得這道門了。」哈哈的笑着，宣佈了散會。某統領依舊拿起那羊肚毛巾跟在後面徉徜而去。

會議完了，大家走出來。新軍將領中有許多人氣得要死。藍天蔚氣得走過去，將某代統制的袖子抓住說：『你這個傢伙，在外頭我們怎麼說的，說定了的不算，到裏面又舉手』。

某代統制臉紅耳赤的說：「老兄，光棍不吃眼前虧。桌上擺的什麼玩意兒，你難道沒看見？而且我舉手也只舉到耳朵跟上，我是一半贊成，一半反對。你們沒看清楚，就隨着亂舉手，誰叫你們舉手來？」

大家互相抱怨了一陣，方才散了。

那邊東三省新舊駐軍的將領在瀋陽開着關係重大的會議，這裏在新民府的將領都以萬分焦慮的心情罣念着。後來赴會的人回來，大家都爭先恐後的去打聽消息，潘協統先回來，和大家說：

「咱們只應該忠君愛民，其餘什麼事也不要去過問。」

大家聽說，知道事情糟糕了。後來有人看見藍天蔚，藍協統非常憤激的說：

「現在到了咱們流血的時候了，咱們得自己想法子幹！」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敗

自從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灤州秋操中途停止，留在新民府的我們一般傾向革命的同志們，人人興奮的坐立不安。鄭金聲、王石清、戴錫九、我，和馬醫生李某等，常常在一起聚晤，商談，我們應當怎樣對武昌響應，應當怎樣在新民府發動。大家都想着在這方面軍事沒有動作之前，要盡自己力量，做一番工作。於是在軍隊裏暗中鼓動，有時分頭到各營裏去串門兒，乘機向目兵們宣說革命的道理；有時寫印傳單，向各處散發。一時工作緊張，情形非常活躍。這時我家裏弄來一架油印機，從早到晚印刷傳單，每天將大漢報等刊物上所刊載的民軍勝利的消息，各省響應的文電，還有許多鼓吹革命的小文章，都摘錄出來，用油印印好，每次三四百份，到晚上派人偷偷的到各營去散發，或是由郵局寄到本地各機關去，常常忙的通夜不睡。

不料從那架油印機身上，却露出一個破綻來，原來那油印機是營中公用的。我派護兵王　取回我家裏，怕被人家看見生疑，還特意叫他用布把外面包着。不料走在路上，被范標統碰見。這護兵爲人極忠實可靠，只是遲鈍笨拙的很，一句瞎話也不會編。范標統問他手裏拿的什麼，他就老實告訴他是油印機；問他拿到那裏去，他就老實說：『送到馮大人家裏去。』范標統當時到也沒有在意。及至後來營中檢査信件，發現大批油印傳單，都是本地的郵戳，各兵棚裏也不斷的發

現油印的宣傳品，都不知從何而來。范標統慢慢把這事和那天送油印機的事聯想到一起，才恍然大悟。於是暗中對我特別注意起來。但我當時仍是悶在鼓裏，並不知道這些情由。

各省獨立的消息相繼傳來，我們秘密宣傳和聯絡的工作，也一步步加緊。這時清廷已經重復起用了袁世凱，第三鎮和第二十鎮，都接到調開關內的命令，準備攻擊民軍。但將領們卻各打各的主意，觀望不前。這時二十鎮的將領們，大約可以分為三派：一是革命派，主張立刻出動，進攻北京，劉一清王金銘施從雲等都是；二是保皇派，主張開赴平漢前線，攻擊民軍，蕭廣傳、潘榘楹、范國璋、徐廷榮等都是；三是中立派，這又可名之為穩健派或滑頭派，主張觀望，將來那邊勝了，就望那邊倒，抱定了不吃虧的主義，陳寶龍，周子寅等都是。張紹曾統制被這三派包圍着，進退失據，恰如周公瑾從柴桑口回東吳時的處境一樣。一回兒革命派去見張統制，說：『時勢緊迫了，你得馬上帶領我們去打北京！』張統制說：『對！你們的意思我都明白，我們一定幹，你們先回去。』革命派走了，一會兒，保皇派又來，說：『咱們的骨頭都是皇家的，統制得拿定主意。』張統制只好說：『我自有辦法，你們不要作急，你們先回去。』保皇派走了，一會兒中立派又進來，說：『事情太大了，請統制不要輕作主張，我們這時千萬不要浮氣，將來有機會再幹，這是最穩妥的辦法。』『對的，你們的意思很好，你們先回去！』張統制只好用同樣的口吻來應付。這派走了，那派進來，有時這一派在棚子裏說話，那一派就在外面守着，等到出來，

大家遇在一起，就互相叫罵起來，我罵你是滿清的走狗，你罵我是亂臣賊子。弄到後來往往掏出手槍來拚命。於是張統制又要跑出來勸解，大聲的嚷着說：『你們不要吵，我自然有辦法，快回去！』一天一天過去，張統制眼看着無法維繫。

其時清廷派彭家珍押運五千枝槍，五百萬發子彈，由奉天運向漢口前線接濟。彭家珍原是革命黨，就事先電告金銘從雲，運到灤州，即被張統制派人到車站扣留。金銘從雲諸同志因時機急迫，不可錯過，又同去見張統制，切實要求他即刻和吳祿貞藍天蔚聯絡一致，率隊直搗北京。張統制則以爲本鎮高級將領，多半都是保皇派，若是倉卒勉強從事，一定得不到好結果。乃想出一個權宜辦法，條陳了十九條政見，要求清廷改革政治，宣佈立憲，反對討伐民軍。請清廷立刻答覆，態度很是強硬。張統制的意思，以爲這樣的辦，可以相當滿足一般守舊將領的要求；而條陳提上去，清廷必不允准，而後發動革命，則舊派將領也就死心塌地，無話可說了。

電報遞到北京，以變生肘腋，清廷震驚之下，不料竟低心下氣，覆電將十九條政見一一接受，並立即入太廟宣誓立憲。二十鎮雖因此不曾遵命南下，攻打武昌的計劃，雖也因此遭了挫折，但張統制預計的第二步也就無法實行，同時被清廷所忌，把他調任長江宣撫使之職，以削其兵柄，原缺由潘榘楹繼任。金銘從雲等得信息，極爲憤懣，曾召集在灤州的同志張之江、張樹聲、劉驥、龔柏齡、張振揚，等七十餘人，在灤州車站的文廟內舉行會議，以爲張統制的撤職，

是清廷剷除革命份子的毒辣手段。張統制的去留，關係北方革命之成敗者至深且大。於是一致議決，環請張統制切勿受命離去，同時電請清政府收回成命。

這時第三鎮由盧代統制率領，已遵清廷命令向豐台開拔。他們的隊伍經過灤州的時候，金銘從雲非常憤激，當即奉張統制之命，派隊到車站截阻，向盧代統制嚴詞詰責，要他明白表示態度。盧代統制從車上跳下來，和張統制他們說：『你們不懂我的主意，我是就機起事。我這一去脫離了東三省那個窩子，就好從豐台進攻北京。你們在後面等着作我的應援罷！』

盧代統制這麼一說，張統制及金銘從雲等半信半疑，但終於把第三鎮隊伍放了過去。誰知盧代統制到了豐台，一面却打電報到北京，將東三省和灤州的消息一一向清廷告密；一方面又督率部隊去打娘子關，向閻錫山進攻。

原來張統制與吳祿貞藍天蔚等事先已有密約，共同響應民軍，合兵進攻北京。打算以第二十鎮由灤州西進，吳祿貞統率第六鎮由保定北進，兩路夾襲；藍天蔚則留後方策應，以期一鼓而下京都。不料張統制條陳政見十九條的初步手段被挫後，吳祿貞亦被袁世凱派人刺死於石家莊，又加上第三鎮這次的出賣，張統制處此情境，自顧力量單薄，——即本鎮之中，重要官長也都是保皇派，主張革命的多只是下級將領——因此益發加重了知難而退的心理。那時金銘從雲等要求收回撤換張統制成命的電報，清廷一直沒有答覆。張統制進退失據，至此就決意把二十鎮之職交

卸，帶了一排人，偷偷的上了火車，回天津去了。

張統制走了，革命派失去領導者，一時頗成散漫的狀態。這時潘協統升爲統制，蕭廣傳升爲協統，我們八十標的標統仍是范國璋。他們這些上中級的官長，都是保皇派的，於是把目光集中到金銘從雲等人的身上；我也因爲取油印機的那次失慎，一舉一動都被我們那位范標統暗中派人監視着，不久我們第八十標即由新民府調往山海關內海陽鎮駐防。因爲那時風傳民軍即要在這一帶登陸，范標統奉命，隊伍一開到，即佈置陣地，以爲防範：王石清第一營在右，鄭金聲第二營在左，我的第三營則派在中央後防爲預備隊。此外砲兵營駐左翼後防，張之江、張樹聲、張憲廷的騎兵營則在沙崗子右翼前方。

二十鎮的革命勢力雖被分散監視，但革命的進行並不中止，反而再接再厲，更具體的幹起來。推溯這方面革命的醞釀，原受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是握有實力的國民黨黨員吳祿貞等，一是在天津任教員的黨員白雅雨和王勵齋等。他們都是奉了黨的命令，由南方北來，在山海關天津一帶活動革命。當時吳祿貞雖已被刺，張紹曾雖被撤職，但二十鎮革命派的將領和白王等的奔走聯絡卻格外密切起來。那時白雅雨王勵齋曾數度和我們接洽，他們以爲京奉線這一帶，革命實力過於單薄，主張密約煙台民軍由海道自秦皇島登岸，那時再合力發動。金銘的兄弟金鈺，也是一位民黨份子，這時從國外回來，亦奔走於其間，非常努力。

有一天晚上，金銘從灤州到海陽鎮來，找我商談，我住在車站附近一個小舖子裏。金銘一到，剛剛坐下來，不知怎樣蕭協統和范標統就知道金銘來了，打了電話來把他找去談話。到了夜間，金銘就在我那裏住宿，我們同在一個坑上打通腿，睡到了半夜，他掉到我這一頭來，兩個人開始談起來。我和金銘的意思，都以爲老袁上台後，北軍已漸見振作，如果和議不成打起來，只怕民軍吃不消；再則北方一帶，情勢一天天惡化，我們若不早幹，終有被保皇派全部消滅的危險。所以主張卽刻動手，從他肘腋之間的嫡系軍隊中爆發一枚炸彈，使他們無所措手足。於是金銘把灤州方面最近和南方聯絡的情形詳細告我。當時計劃等到煙台民軍一到秦皇島登陸，灤州和海陽鎮同時動作，三張的騎兵亦在秦皇島西南山嘴發動，鄭金聲爲右翼，王石清爲左翼，我爲預備隊。到時我的預備隊先襲擊砲兵陣地，並將蕭廣傳范國璋的旅部團部完全解決，而後合佔山海關，分頭進擊北京和奉天省城。這一舉卽使不能直截了當的打倒滿清政權，也可使之喪胆，牽制其進攻武昌的行動。商議的結果，我在海陽鎮負責和登陸煙台的民軍接頭，其際在灤州等地策應者，都由他們去分頭佈置，等約好了日子，卽行發動。

金銘由海陽鎮回到灤州，白雅雨早從天津到灤，賫有北洋軍政府大都督之印。他因爲南北和議行將決裂，情形已十分緊急，而且京奉線一帶革命的醞釀，淸廷亦有所聞，故力促從雲等立卽發動，一可以先發制人，二可以爲民軍之聲援，於是灤州大街小巷遍貼起反正文告，公開宣傳，

人人口裏嚷着光復，空氣已被弄到白熱的程度。金銘一看情形，大吃一驚，以爲非同小可。但事已至此，無可挽回。大家卽到師範學堂商議，一致主張迎就情勢，立卽發動。我們明知實力上極不充足——煙台民軍沒有到達，各方聯絡沒有妥善——但認定只要幹了起來，則義聲所播，北方靑年軍人必定可以自動響應，那種猶疑徬徨，首鼠兩端者，亦必惕於威勢，翻然相從，則革命自有成功的可能，若是氣餒中止，那就滅絕了自己。於是卽於十一月十二日成立北洋軍政府，宣佈獨立，當推金銘爲大都督，從雲爲總司令，我爲參謀總長，白雅雨爲參謀長。十一月十一日晚間卽以金銘從雲和我三人的署名發出電文：

「北京內閣總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順直諮議局）鈞鑒：自武漢起事，各省響應，勢如奔濤，足見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國人民，望共和政體，甚於枯苗之望雨也。誠以非共和難免人民之塗炭，非共和難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難免後日之革命。我公身爲總理，係全國之總代表，決不能以一人之私見，負萬人之苦心。況刻下停戰期迫，議和將歸無效。全國人民，奔走呼號，驚惶之至，而以直省爲尤甚。是以陸軍混成四十協官長目兵等駐紮直省，目睹實情，不能不冒死上陳以瀆尊聽。査前奏之信條內閣，軍人原有參政之權，刻下全體主張共和，望祈我公詢及芻蕘，不棄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亂事，而免慘禍，實爲至禱。臨發百拜，不勝惶悚之至。」

檄文一發出，沉寂若死的北方，一時革命空氣高漲萬丈，北洋軍青年將領希圖響應者極多。灤州迫處近畿，清廷這時正要動員馮國璋部隊，想先一挫民軍銳氣；却不料後方出了這亂子，把北軍軍心完全動搖。清廷震驚之下，心碎胆喪。袁世凱也不由得手忙脚亂，只得派令通永鎮守使王懷慶到灤州鎮壓撫慰。王懷慶與金銘之兄金鏡從雲之兄從濱原有換帖的關係。希冀他可用感情說服他們。他來的時候，輕騎減從，金銘從雲迎接他到灤州駐軍行營下脚。第一句他就同金銘從雲說：「你們做的不對，你們不應該亂來。」

金銘說：「你來的正好，你得幫着我們幹。現在大督都的位置讓給你，若是不受，你也休想走得了。」一時將領頭目將他團團包圍，要求他一同舉義。其中有一位排長張振甲，用槍口對着王的胸部，說：「你若不幹，咱就開槍！」王懷慶看見情形如此，就臨時生了詭計，滿口應允了下來。大家當卽排成行列，擁着他進城拜印，宣誓就職。大家騎着馬，走了不多遠，王懷慶故意把韁繩勒住，馬卽亂跳躍，金銘忙問底蘊，他說：「我這馬是頭生口，野蠻不馴，最好大家走開一點，不然就會出亂子的。」大家誰也沒防他心存詭計，都信以爲眞，當卽讓開，原來王懷慶是馬弁出身，騎的好馬。這時他乘機囘轉馬來，死命加了一鞭，就一溜煙落荒逃走，等到大家掏出槍來追擊，他已跑得無影無蹤了。

王懷慶逃走，灤州自然不免要遭大軍圍攻的危險，金銘從雲等囘軍政府會議，都主張一不做

二不休，爲要先發制人，馬上率隊直襲京津。這時七十九標駐灤州的隊伍，除金銘從雲所帶的第一二營外，尙有張建功所帶領的第三營。張建功表面上與金銘從雲表示好感，暗中却時常將消息報告給標統范國璋。此時一二兩營向城外開拔，張建功即命令所部在城頭開槍截擊，金銘從雲這時已有決死之心，除分派石敬亭等率隊抵禦外，餘則悉數登車，向前開發。到了雷莊，王懷慶已把路軌挖斷。火車既停，隔着五里路，即與王懷慶所部交鋒，打到深夜，王懷慶那邊漸漸不支，隨即鳴號請求停攻，派人過來請金銘從雲到雷莊那邊去議和。原來王懷慶這次帶來的都是巡防隊，作戰能力很是有限。

金銘從雲當即答允前去。左右一齊勸告，都說王懷慶詭計多端，絕不可去。但他們倆意志已決，以爲議和如能成功，彼此可免無謂的殺伐犧牲，或竟可直接進攻京津；否則，以身殉志，亦正是所謂求仁得仁。於是部屬都要求同去，誓共生死，同去的共有官兵一百多人。

其實王懷慶是存心詐騙，賣友求榮。金銘從雲到了那邊，他即避不出見。金銘從雲正詢問間，伏兵已出，將他們一一捕拿，電請袁世凱發落。袁覆電後，即先將金銘殺害。金銘就刑時，罵不絕口，視死如歸。其後殉難者有施從雲、白雅雨、張振甲、孫諫聲、戴錫九、董錫純、熊齊賢等十四人，餘者都被羈押。最可敬的，是金銘的一個護兵黃雲水。金銘被害後，王懷慶叫人攆他走，他不肯走，反對王破口大罵說：『王懷慶你這個害民賊，甘心當滿清的奴隸，賣朋友的豬狗！……』

王懷慶聽得惱了，遂也將黃雲水一併槍斃。

自從金銘由海陽鎮走後，我就天天盼望着煙台民軍和灤州方面的消息，希望短期內能有佳音到來。一天早晨，忽然范國璋派護兵來找我，我也未疑有他，即隨同前往。到了那裏，范標統說：「袁宮保來電報，詢問這裏駐軍的情形。我要回個電報，你替我幫幫忙」。我坐了下來幫他寫稿子，他就走開了。一直寫到中午，我肚裏餓極了。就告訴面前一位姓江的弁目，我回去吃了中飯再來寫。不想那弁目向我尷尬的一笑，說：「馮管帶，你耐心坐一回吧！標統有話，不讓你出這個屋子了。」又說：「你那天晚上和王大人談的話，協統標統全都知道了。王金銘施從雲今天在灤州成立了軍政府，你是參謀總長。今天一早協統已經見到檄文。」

至此，我大吃一驚，一時如入五里霧中，不懂他們爲什麼也不等煙台民軍登陸，也不和我約好日子，便先幹起來。一時心神不定，焦急萬狀。如此一直監禁了四天，最後兩天連飯也不給吃。不料在我被監禁的第三天上，他們大批同志已遭了王懷慶的毒手了。

這樣一個在帝制勢力的重圍裏生長起來的革命運動，因爲本身的脆弱，領袖人物的幼稚與急燥，以及奸人的詐騙破壞，終于瓦解，成爲一場悲痛的失敗。

但是如果說，正因爲這次的失敗，遂使清廷知其大勢已去，恐懼愈深，因此南方民軍的聲勢大振，不久即因而整個顛覆了清廷的統治，這也並不是誇張的。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我在海陽鎮被監禁到第四天的早上，執事官梁喜奎同幾個弁目到我禁閉的屋裏來。梁是河南舞陽人，光緒二十九年在韓家墅我們同爲哨長。在這裏順便插敍一兩件事，以見梁的爲人，和我們的交誼。——那時梁極好讀書，也希望我專心向學。我說：「我們自小失學，根基不好，自己用功總不行，最好還是請個先生來教我們。」梁告訴我，門口有個賣油條的老先生，是個飽學秀才，原在韓家墅教蒙館，只因爲人太老實　學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學生打架，他不責備，只說：「你們慢慢打，不要打破頭。」這事給東家知道了，怪他誤人子弟，把他辭退了。他離家太遠，腰中不名一文，又患脚瘡，沒法囘家。因此在韓家墅流落，賣賣油條，又替我們軍隊的廚房挑挑水，藉此維持生活。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們把他請了來，每月送他四元束修；梁出兩元，我出兩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書，念的是四書。每天講一次，講完卽讀，受的益處很大。這時我和梁同住一間房，朝夕相處，相愛如弟兄。有一天，左隊頭棚副目高懷仁到我們房裏坐，他是河南歸德人，和我很熟，因爲他抽大煙，談話之間我就勸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廢人，實在痛心，那知高懷仁却生了氣，搶白我道：「你不要這樣說我！騎快馬，坐快車，不抽大煙不算闊！兔子不抽大煙，因爲牠三片嘴，啣不攏煙槍，王八和鱉不抽大煙，因爲它側不過肩膊。我是人，」

怎麼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談你！』罵得我抹不開臉，此時梁喜奎正在旁邊，聽了他的話大怒，跳起來就要打他。我趕忙從中勸阻。他指着大罵道：『你這渾東西，怎麼好話賴話也聽不清！人家好意勸你，你倒傷他！簡直不識好歹！』——梁的爲人，大都類此。他同我既有這樣深厚的交誼，這時見了面，很難爲情，對我苦笑了一下，說：『你已經卅准遞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兩個人也無多話，當即打點動身。我低頭沉思着，覺得這樣輕輕的發落了我，實在有些意外，但轉念又想到，這顯然是他們陰險狡猾的另一種手法。因爲金銘從雲等橫豎已經處死了，倘若還要過細追究，反而把事情擴大，難免不激起新的事變來的。

那天早上，我連自己的住處也沒有回去，便同喜奎和幾個弁目搭京奉路火車前去北京。車到雷莊，天已近午，我隔着車窗外望，看見第三鎮的部隊還在不斷地向這兒輸送，企圖澈底解決這次舉義隊伍。這種光景，使我背裂髮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緊了拳頭，恨恨地在車凳上擊了幾下，我暗暗的發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風雲際會，誓必繼續死難同志的遺志，推翻萬惡的清政府，並且消滅賣友求榮的第三鎮軍閥。十餘年來我不敢一日忘記我這個誓言，不敢一日放棄諸位死難朋友的遺志。民國十三年的首都革命，終於達到我的願望，出了一口鬱氣，把帝制餘孽的溥儀驅逐出宮，把禍國殃民的曹吳軍閥打倒。

到北京已經夜半，暫在前門外西河沿一家高陞客棧落脚。那時陸朗齋將軍剛從廣東潮州鎮守使下任回來，任京防營務處之職。他是我們的老長官，一別已經多年了。梁喜奎要去見他，我說我也去。於是同去，到了那裏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陸將軍說明，陸將軍就叫喜奎把我留在他這裏，不必向保定押送了。喜奎聽了這話，很是爲難。一方面他固然爲人慷慨好義，和我私人交誼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於職責的，從第八章中所敍那年彰德秋操後回南苑，因爲丟了一本賬簿，他竟急的跳車一事看，很可以概見他的爲人，陸將軍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躊躇着說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門，若是交在你這裏，回去銷不了差，怎麽好呢？』

『梁副官』，陸將軍說：『你是我的部下，馮某也是我的部下，你們長官，潘統制，蕭協統范標統，也都沒有一個不是我的舊部。你現在把人交給我，回去有什麽不好銷差？』

喜奎遲疑了一回，笑着說道：『話雖是這樣，到了時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却跑來見你，又把人交給了你，回去問我話。我怎麽回答呢？我和馮某是多年好朋友，他們若說我徇私情，把一個叛徒隨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麽辦呢？』

陸將軍說：『你回去不必說謊話，你和他們照實說。就說你順便來看我，我問到，知道是押馮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人交給我。你只管照實說，沒有你的干係。什麽是叛徒，現在許多人

都以爲革命的就是叛徒，過幾天誰都要革命，誰都要做叛徒了。這個時勢，誰也說不定的，到了那天，現在這些殺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要幹革命，也要做叛徒了。我剛剛從廣東潮州府囘來，我並不是反對革命才囘來的，我在那裏人地生疏，言語不通。我想革命，也號召不起來。我說我革命，誰也不相信我；人家說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誰也信不了誰。這樣我才囘來的。——一囘兒，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含笑說：『話是這樣說，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卽使送到保定府，我打個電去要人，還是要交出來的。現在圖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把我。你說要交差，這不是難事。我可以給你字據，若是還覺得不夠，我再打電報去給你長官，說人已經交給我好了。如果那邊有困難，說不行；那人在我處，仍舊可以來提的，反正沒有你的事，你不必着急。』

說到這裏，喜奎方才沒說話，於是陸將軍寫了一封給王懷慶和潘，蕭，蒞的信，又寫一字據交喜奎帶囘去。另外又打一電報給王懷慶等，當卽把喜奎打發走了。

陸將軍這種盛情，眞使我感激，他同我談了一囘契闊，很懇切的對我說：『你還是先囘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機會給你爲國家效力的。』

我辭別了陸將軍，當天便搭平漢車到保定去了。

我離開保定，差不多已經有十年，記得自光緒二十八年以後，便很少有機會回來看望了。這一次回到了康格莊，看看舊居如昔，鄰里無恙，心裏頗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街坊鄰舍大半都還認識我，看見我回來了，就高興嚷着說：

「科寶、你回來了？幾年不見你，發福多了。」

那種親熱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動得流下淚來，覺得眼前腐惡陰險的世界，到底還有它溫煖可愛的一面。

我在康格莊住着，幾乎每天都要到保定府城裏去，從康格莊到保定府，約有兩里路。保定府東關附近有一個火藥庫，裏面貯藏着多量的軍火，由王懷慶統帶的淮軍把守。東關，正是我往來康格莊必經的要道，我每次經過這裏，都要受檢查、盤查我的人，雖然不見得就認識我，但我頭上卻裝着一條假辮。那時王懷慶有命令，凡是沒有辮子的，就是革命黨，都加以逮捕。我爲了頭上的假辮子，每次進城，都是提心吊胆，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綻，惹下無謂的亂子。若是繞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慮，終於把家眷搬到城裏，在羊肉胡同租了幾間房子住下。這時過從相談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廟街一家古玩舖裏，因爲他的舅父在那古玩舖中做掌櫃。他這裏很有幾位青年朋友，都是熱血赤心，傾向革命的，他們也都剪了辮子，並且私下弄報紙看。那時保定府不許民間私下看報，凡是私下看報的，就都以革命黨論。我們祕密的過

從相談，十分的投契。此外在城裏砲台開茶館的一位安亮先生那裏，我也常常去坐談。我往來相與的朋友很多，他們有的也談談時局，贊成革命；有的則不敢談，怕談：有的則什麼也不懂，根本談不來。我漸漸感覺的精神上的寂寞，覺得這樣下去，實在不是事；同時生活也驅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裏久住。因此決定離開保定。

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車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點東西全都送進當舖，換成幾塊大洋作爲川資。

在前門下車，口袋裏只剩了八個銅子。一個人沒精打彩的隨着旅客們走出站台，一面盤算着下車後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的數着口袋裏的銅子。一時覺得天地雖闊，世界雖大，獨沒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這樣胡思亂想，忽然看見許多旅館的接客者整齊地在站外排列着。他們手裏都拿着旅館的招牌紙，放大了喉嚨，好像在歡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順手隨便拈了一張，一看，奇怪的這仍然是我上次住過的那家高陞棧。我隨着接客者走出站來，隨即又被一羣歡迎我的洋車夫包圍起來。好一陣工夫，我才衝出重圍，走過前門，不久便到西河沿，高陞棧就在這兒的東口上。在旅館裏休息片刻，肚子裏一陣轆轆作響，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長地呼了一口氣，又不得不開始想到「當當」的事上來。好在我已成了「當當」的老手，進當舖已不感覺苦痛，於是檢了隨身帶來的幾件衣服，打成一個包袱，走出棧房，送到當舖裏，換了一頓飽餐。當晚便去京防營務處

晉見陸將軍 我把來意向他說明，陸將軍給我的答覆是讓我先住着。

客棧裏的規矩是兩天一算賬，到時掌櫃的板着面孔進房來，向客人討房錢。我因爲不知道這種規矩，所以事先沒預備這一着，驟然聽說要房錢，不由我一時慌了手脚，急得冒出汗。呆了半晌，想不出法兒來，於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進當舖裏去了。這囘得了錢，不待掌櫃的向我討索，我就自己把房錢向他付淸，免得再看他的白眼。我担負不了這項房錢，就搬到京防營務處住下了。

這時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會方面都亂七八糟，許多令人悲憤的現象，每天不斷的聽到見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殺革命黨的事。滿淸政府推翻了，民國建立了，新的當局因革命 握得政權，却反過來仍要仇視革命 社會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當局者假造一個什麼口實，或祕密地予以逮捕，關到監牢中，胡亂處置掉；有時甚至不惜出以暗殺的手段。軍隊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剷除盡淨的樣子。靑年軍官中，凡是用功讀書的，喜歡看報的，喜發議論或喜研究國事的，都一律視爲革命黨，都在剷除之列。雖然不曾挨戶挨室的搜查，但偵探密佈，寫信，談話，一舉一動，都得分外小心。有時忽然被捕本人還莫明其妙。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們以爲滿淸遺老所組織的宗社黨，與革命黨正是對立的，總不致有什麼危險了罷。那知大大不然，宗社黨也是不容的。有一位偵探長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詐 常常拿不到證據，他就自己揑造一封

信班一來，他就搜出那封信來，作爲話柄，說肅親王是宗社黨，危害革命，敲個十萬兩銀子方肯能休。敲了一次，還要二次三次的去敲。到後來，肅親王順承王等被逼得沒奈何，都跑到袁世凱陸將軍跟前去跪着，請賜他們死。親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說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謂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們由於熱情的驅策，不滿意當前的黑暗，確乎抱着大志，想爲國家社會做一番事業的，可是不久他們因幹革命，或談革命，受了一點挫折，吃了一點虧苦之後，就立刻心灰意懶，一變而爲悲觀主義者，有的反而終天痛罵起革命來，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來升官發財。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許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勞，眞誠不苟，的確是以教徒的虔誠去獻身革命的，可是經了一次打擊，就變成另外一個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縱情享樂，再也不提革命這回事了。有的則熱情如火，平常高談闊論，拍桌頓脚，熱淚泉湧，眞是好樣兒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會上混不多天，也就變了樣兒，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鴉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爲吃喝嫖賭吹的健將了。這眞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當時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這些情形，憂憤至極，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鑼，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說：『你們這些青年革命者還不醒醒嗎，國家馬上就要完了！』有時大白天裏，他老先生打着燈籠，在大街上跑來跑去，問他幹什麼，他就眼淚汪汪的流道：『我找

人！我成天看不見人，這地方盡是鬼！』後來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經失常，憂憤而死。

我在京防營務處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間兵變的事，這是一段民國史上極饒興味的史實。

這天的兵變，最初是從東城鐵獅子胡同總統府爆發，變兵是第三鎮全體。起事的時候，他們把總統府團團包圍，又擁進去放了一排亂槍，接着便大舉搶掠，府中比較珍重的東西，搜刮淨盡，連窗戶什物也都搗毀一空，袁世凱的臥房也被擊破了一角。這樣鬧了一陣，他們怒猶未息，又大舉縱火，接着南北兩城也陸續起火。這時候不過九點鐘光景，還沒有吹息燈號。陸將軍得到消息，和大家說：

『段芝貴這個人眞該殺！前幾天商談，大家都說士兵生活很苦，不能減餉，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餉銀減去了一兩。大家堅持不同意，他就搶白人說：「減了餉怎麼着，你的兵難道是老虎，還會咬人嗎？」現在好了！激起兵變來了！看他怎麼收拾！眞是該殺！該殺！』

原來軍隊開拔，士兵每人加餉一兩。這差不多已經成了定例。現在段芝貴却憑空把這一兩銀子減去。一兩銀子似乎算不了什麼，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爲他們天天盼望的就是關餉。餉下來，扣除了伙食費，還剩得多少，他們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兩銀子，這實在比要他們的性命還要嚴重。減餉的消息一傳下來，士兵們無不憤激，口裏不

住的咒罵，算是袁世凱的八代遭殃，給他們罵爛了。士兵雖然知識淺陋，但決不是可以隨便欺侮的。軍閥官僚們對於自己則奢侈淫逸，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士兵，却剝削壓迫，無微不至。這樣的情形，兵心怎麽維繫？十年二十年的光陰，不一定能訓練的出好軍紀，但是破壞起來，一件小事就可以把軍紀一掃而光的。這次的兵變，減餉的事實在是一個導火線。

却說當晚火起之後，繼之以槍聲，霎時間東南北三城火光燭天，槍聲人聲糟成一團。陸將軍看見事變擴大，情形緊迫，急把營務處的一隊騎兵同兩隊步兵，統統調集到內單頭條　的公署前面講話。那天陸將軍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鈕扣還沒來得及扣上，他用手倒挾着衣裳，一隻脚蹬在門口的上馬石上，態度從容不迫，嘻笑着臉向士兵問道：

『你們知道那邊槍響是幹什麽的嗎？』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變。』陸將軍親切的笑着說：『依你們看，他們在北京搶了人家的東西，發了財，能回到山東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嗎？』

大家回說：『不能夠。』

『他們搶了東西，三個五個的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說：『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給人家捉住砍頭的。可是他們現在那裏搶的熱鬧，我們却什麼也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麼辦才好呢？』

『不知道，全聽營務處主張。』

『若是這樣的亂搶一陣，大家就能發財，那我早就領着大家去搶了。我比你們年紀大些，見的比你們多些。依我的主意，咱們暫時不要動手，等回兒，看着能搶的時候，咱們再大伙兒動手。那時我們搶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緊的是不要讓他們搶過了界，不然搶光了，就沒咱們的份兒了。現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邊有變兵望這邊衝，你們就告訴他們，就說西城留着咱們自己搶，不要讓他們闖過來！』

那時事變蔓延，人心浮動，有限的一點紀律，顯有不能維繫之虞。京中無論那個部隊，都變得不穩。其情勢如瘟疫之傳播，如大火之燎原，誰也沒能力遏止。這樣的時候，陸將軍却能不慌不忙，從容應變，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當時他講這番說話時，我就在旁邊，他那種鎮靜自然的神情，使我非常的驚佩。這就是那次北京兵變，全城都焚刼一空，獨西城沒有遭難的原故。

十二點鐘左右，槍聲漸漸響到前門外，這時陸將軍帶了二三十匹馬隊，坐了一輛馬車，從西單牌樓經西四牌樓繞過後門北新橋，轉而南行，到了總統府。那時袁世凱同他的少爺袁克定正在瞠目相向，毫無辦法。府中門窗什物，七零八落，地上縱橫狼籍地堆滿了殘斷的文件。袁看見陸

將軍來了　喜出望外，哭喪着臉對陸將軍說道：

「到了這樣時候，什麼人都躲光了，你怎麼反倒來了？

陸將軍說：「平常時候我可以不來　現在我却不能不來；說話我不大會，趕到做實事的時候，我也許可以湊付的。」

袁就問陸將軍這事該怎麼辦？陸將軍說：「這事請總統不要管，無非一些土匪搗亂；交給我和姜桂題去辦好了。」

袁沉思一下，窘苦的說道：「好吧，這事就交把你們去辦罷。」

陸將軍退出來，已是天光破曉的時候了。

第三鎭殘餘的部隊，當晚即開城外，分駐南苑和長辛店等地。刁壞的分子鬧了這一場，善良的官兵自覺肉臭同味，走過街頭，低頭藏臉，羞憤的不得了。街上家家舖子都關着門，門上貼出「搶刦一空」的字條，滿街上冷清清的，地上散亂着變兵們扔下的財物。一些窮人們瑟縮着身子到處搜尋拾着。

第二天絕早，各城口上和街衢上便貼遍了陸將軍同姜桂題會銜搜拿土匪嚴禁造謠的佈告，於是滿街上捉土匪，抓嫌疑犯。一場巨大的兵變，硬被偷天換日，飾爲土匪的騷亂了。

「草寇逃了民遭殃」，這話一點不錯的。搶掠財物的明明是那些官僚軍閥們製造出來的變

兵，可是等到搜拿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天亮以前就四散竄逃得無影無蹤了。街頭巷尾狼籍着的布疋財物，都是變兵老爺們扔下的殘餘，無知的窮人們看了，不由得眼熱心迷，視爲發財的大好機會。這一下就把他們坑了！早上搜拿匪徒的佈告張貼出來，窮人們却不明白那是怎麽回事。於是揭開了最慘痛的場面：滿街上不少的小販和車伕們，背負着被窩，挾帶着布匹衣服，被搜拿匪徒的軍警們追着亂跑，有的慌了手脚，望胡同裏躲藏，軍警在兩頭一堵截，一個又一個，都被拴上了繩索。「人家牽牛他拔橛」，這就是罪狀。那些可憐無告的窮人們，都被當作了昨夜鬧事的匪徒，牽到天橋去砍下頭來，把東單西單和四牌樓的牌樓上各掛兩個，示衆了案。

一場大禍完結了，惶惶的人心也漸漸安定下來了；不料秩序還未恢復，第二天晚上，姜桂題的隊伍——毅軍——又在西城譁變起來。接着十四十五兩日，天津，保定，都繼續發生兵變的事，一發不可收拾！兵變的範圍所以擴大到如此地步，一來是由於那些軍隊本身平素毫無訓練，毫無教育；二來也因爲當局的處理，掩耳盜鈴，欺人自欺，他們看着人家鬧了事，發了財，並未蒙罪，於是不由得眼紅心動，從而效尤。這在當時人人都不及料，都不明白何由致此的。袁世凱看着舊有的軍隊，都是靠不住的了，於是另新編練部隊，便有備補軍。待後邊再慢慢地說到。

在這裏，我要鄭重的說明一件事。那就是關於一九一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變，許多文獻中都衆口一辭，說那是袁世凱預定的陰謀，故意製作出來，以爲他不能到南京去的藉口的。我覺

得這未免太恭維了袁世凱，當時老袁對於部隊那有這樣操縱的能力？我是一個實地的親身經歷者，據我所知，事實決不是那樣的。至於上面陸將軍說過的段芝貴減餉的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實還不過是一個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在那裏呢？第一，滿清政府雖已推倒，中華民國的金字招牌雖已掛了出來，可是整個社會的實質和政治方面機構，却並沒有什麼改變。一般人民的腦筋裏，依舊牢固的存着一個皇帝的偶像。尤其是軍隊中，士兵們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於皇家，以革命爲反叛。袁世凱以及他的左右，剛不久還是如此教育士兵，並且到處鎮壓革命，捕殺革命黨。忽然一天抖身一變，自己做起大總統，成爲革命國家的首領了。士兵們的頭腦是簡單而固執的，在這一變換的中間，官長們又並未給他們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識。這樣，如何維繫軍心？當時老袁做了大總統，我就常常親見親聞許多官長目兵在背後切齒咒罵他，說他是個篡位的奸賊，憤激達於極點。第二，第三鎮的隊伍自在長春駐紮，軍紀即極敗壞，開到北京以後，墮落更甚。官長目兵，公開聚賭，縱飲狂嫖，無所不爲，訓練教育的事，完全廢弛了。唐天熹一團，甚至在總統府大賭大嫖，肆無忌憚。第三鎮這樣，其餘京畿一帶的駐軍無不如此。帶兵的荒唐，目兵從而效尤，統帥者聽任不問。好像他們以爲皇帝倒了，世界變了，一切都可以胡作胡爲，用不着受拘束的了。第三，一方面是如此任其荒唐敗壞，一方面對於精明幹練，前進有爲的青年官佐，則百般嫉忌，視如眼中釘。總要借些口實，把他們迫逐了才安心。比如劉一清，孫岳等許多

熱血赤心，有志有爲的官佐，多被逐走。於是庸懦無能者一一升官，各個軍隊都變成廢物集團。可是這種清除，事實上並不能做得澈底，留下來的官佐目兵之有志氣者，把這些不平的事看在眼裏，想在心裏，不由得不憤鬱怨恨。結果一遇機會，自然就會潰決流膿的。這就是當年北京兵變的眞正原因。編著歷史的人，說那是老袁有意指使的，固與事實相去十萬八千里：就是減餉的事，也不過是一個導火線罷了。

說到編史的事，我在這裏想起一段題外的話來。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遇某部次長，他拿他編著的一部中山全集給我看。這部書分上中下三册，足有三寸多厚。我隨手翻閱了一下，無意中發現許多錯誤的記載，甚至把馮玉祥和馮國璋當成一個人。我把這種種錯誤一連找出十幾處，指給他看，他也覺得很不安。又比如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有一天偶然翻閱高初中的歷史教科書，發現其中現代史各章，把十三年的打倒曹吳等役，都一律名之曰「軍閥混戰」，置革命的眞義於不顧。我找了些當時的報紙請其參考，於是又改了回來。編寫歷史，如此顚倒黑白，輕率任意，實在是不應該的。我覺得寫歷史的人，不獨需要深思遠見與豐富的資料 同時更需要無偏無倚的客觀態度，和力求翔實的科學精神。這是極重要的。

第十五章 左路備補軍（一）

兵變平復以後，袁世凱決定重新編練軍隊，名爲備補軍。共分爲前後左右中五路：王汝賢任前路統領，劉某任後路統領，洪子成任右路統領，雷震春任中路統領，陸將軍擔任的是左路統領。左路備補軍和其他各路一樣，共分前後左右中五營，我任前營營長（同時參謀部亦委我爲中校副官，我未就。這是劉一清先生爲我在陳二菴處保荐的，劉以革命被二十鎭解職後，即赴南方。兵變前數日，他代表黎元洪參加迎袁代表團到北京 我們曾經見面。）陸成武任後營營長，董士祿任左營營長，龔廣翼任右營營長，中營營長由統領自兼。

計劃就緒，即着手招兵，在德州，平原，滄州，景縣四區，分頭招募。我任景縣這一區。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動身。同行的有中營前哨哨長宋哲元同他的哨官等多人。（統領兼任中營營長，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將五哨哨官哨長隨各營同去：前哨隨前營，後哨隨後營，按序分配，取其簡便省事。）過了豐台，即到楊村。不料英國兵忽然上車干涉，以我們攜有槍械爲藉口，禁阻我們通行，氣勢洶洶無法理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我想：「爲什麼不准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通行？你英國憑什麼在中國境內這樣橫行霸道呢？」後來費了許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勉強通過。到了天津，車站上也觸眼都是黃頭髮藍眼睛的英國兵，中國的軍警一個也看

不見，宛如置身於英國的領土上一樣。我們的車停在站上，那些英國兵三番五次地上來盤查，闊視昂步，不可一世。目睹這種主權旁落的慘痛情形，想到眼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懷疑着：「中國是否還是個獨立的國家？天津一帶幾時已經淪入異國之手了呢？」此番北京一帶兵變事起，英國即藉口保護僑民，在北方一帶調集重兵，爲所欲爲。於是天津各地儼然成爲他們的保護區域，中國的一舉一動，都要受他的監視和干涉。而中國當局，却祇着眼於內部的權利之爭，對外的方面，簡直置之不聞不問。中國政治當局的可鄙可恥，就正在這些地方。

我們在景縣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營人就已招齊了。當即開回南苑着手訓練，曹福林等就是在這次招來的。新弟兄們以農工小販居多，都是眞正的良家子弟，質素很好。此外還有許多曹州府人，——此時津浦鐵路初成，天津至濟南一段，都是燒鋪軌，他們原先即爲碴軌工人，以姓周的爲最多。又此次招兵，我們住景縣大寺中，寺中小和尙，都哭着吵着要求還俗投軍，老和尙氣得把他們關起來。但結果終有三個和尙投了我們的隊伍，都很好。由此可見青年人的心志，他們要做有用的人，決不甘做無用的和尙。

南京方面聽說袁世凱又招兵了，於是羣起反對，質問他爲什麼違反信約。老袁乖巧得很，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實上，五路備補軍統統已經招齊了。

那時民國初建，一切都混亂泄沓，漫無頭緒。隊伍駐在南苑訓練，衣服鍋灶一切用物都無着

落。大家每天飢一餐，飽一頓，過一天算一天，勉強維持着。直待奉到命令由南苑調開北苑訓練的時候，新兵們身上仍然穿着原來的隨身便服，襤褸骯髒的不堪，七零八落的走過大街，我在後頭跟着，怎麼看也像一羣叫花子，我自己就像個叫花子頭。在北苑住到兩個月的光景，才每人發給一套衣服；又經了很久的一個時期，才又領來二百枝破槍。國家在大改革的時期，無論什麼事都需要一點一滴的經營，不耐煩，無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這個時期混過來的人，於這種甘苦更爲清楚。

新兵編制成營之後，仔細加以考査，覺得素質還很不壞。他們大多是純正的良民，忠厚老實，吃苦耐勞。祇是官長份子非常複雜，訓練極感困難。當剛成營的時候，段芝貴憑他炙手可熱的勢位，極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護兵馬弁也一股腦兒介紹給陸將軍。陸將軍礙于情面，無法駁回，一一照收。於是護兵馬弁也充當起官佐來。這些老爺們十九都不識字，操法更是不知爲何物。這樣的下級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營中添了這般酒囊飯袋，全盤的事業都無法推動。他們身爲下級官，自己既不會喊操，當然無法去訓練士兵。沒有辦法，我只好分派幾個有知識的頭目每天給下級官教操。

新兵們還都帶着辮子。成營不久，袁即下令剪辮。我知道這是一件難事，先作了一番宣傳工作來說明辮子的來由；又把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中的事實細細談給大家聽。但因他們是新

兵，說話究不易深入。剪的時候，有的情不自禁的啼哭，連飯也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雖苦笑着，但肚裏却在流淚，剪時一排一排照相留念，並又每人發給一元賞錢。剪過後，有的把辮子鄭重的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個三四天不止，總覺得不慣。我看了這種情形，又是好氣，又是好笑。

五月中旬，我這一營奉命開往京西三家店守護陸軍部軍械局。三家店在門頭溝附近，離北京四五十里路，火車半個鐘頭即達。再過為妙峯山，正北為天台山，過天台山為過街堵。這一帶都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若是發生戰事，只要地形熟悉，這許多地方都可以大大的利用的，這裏的空房很多，可惜十九都已殘破了，我們駐下以後，重新加以修理。於是加緊訓練部隊，這時一共成立了三個講堂：一個頭目講堂，一個官長講堂，一個特別兵講堂。另外成立了兩個班：一個拳擊技術班，一個器械體操班。在訓練的期間 我編了一本八百字課，為新兵啓蒙，每個字下邊都註有淺顯的解釋，使他們一看即能領悟。此時石友三為左哨哨兵，佟凌閣為右哨哨兵，劉汝明為前哨正目，馮治安尚是伙夫。

在三家店，附近 帶都是我日常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西北六七里，有一個墳園，這地方為我最喜愛，至今還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個大墳園，連着高山，一片叢林古木。那種樹都是白裸松，高達五六丈，每株都是六七個人合抱不過來。入門後，兩旁聳立着石人石馬，都是明朝

人的衣裝。墓碑上也寫着「大明」等字樣，可見這墓是明朝人的無疑。可是却被滿淸人霸佔着，並把「大明」的「明」字截去，換成「大淸」字樣，但石人石馬的衣裝却沒換的過來。照中國的法律說，佔人墳墓，該當何種重罪？可是在淸朝，淸朝的權力只保護滿淸人，於是也就不講法律，不算犯罪了。這墳園上的松林，後來到了民國十年左右，被王懷慶所盜賣，那些尚大的白棵松，全都砍伐淨盡。一座淸幽美麗的墳園，就無端的毀掉了！

在三家店駐防的期間，忽然發生了蒙古獨立問題，後來竟以兵戎相見，大戰於白靈廟。這次中國參戰的部隊，由徐樹錚將軍指揮，出擊作戰的是第八十混成團。讀者當還記得辛亥年間我曾在第二十鎭第八十標充當第三營營長，這也就是從前那個第八十標的後身。他們這次作戰，情況激烈，雙方死傷甚重，我就寫信去探問他們作戰的實況，看看從前的訓練是否合於實際需要，以作今日訓練的參考。信去之後，一營營長王石淸先生，二營營長鄭金聲先生各覆我一封信，正目宋慶霖張殿誠，也有很詳細的信給我，將他們初戰，酣戰，結戰的情形一一詳告。根據這些信上所說的，覺着過去訓練有三個重要的缺點：第一是關於官兵戰鬪動作方面，比如一個兵受傷，好幾個兵抬送，一個官長受傷，幾十個兵伺候，結果無形中減低了戰鬪力，影響全軍作戰實非淺鮮。爲免除這種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項編了個戰鬪動作歌，每天教給士兵唸誦歌唱。過去訓練的第二個缺點是射擊軍紀太壞，士兵不諳瞄準，胡亂放槍，空耗子彈，這也是一大弊端。爲改正

這種缺點，我又編了個射擊軍紀歌，將射擊的技術與原則詳說一番。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們這次作戰死傷過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於利用地物。這結果是目標大，傷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斟酌地物要點，編了個利用地物歌。這三個歌兒都令官兵朝夕歌誦，每人都要記得爛熟，同時常常實地演習，以便作戰時可以運用自如。我所以要編這些歌詞，說來話也很長。我早年讀列國志管仲相桓公伐戎狄之際，軍中有上山歌，下山歌，並申說「樂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讀了之後，十分興感，想到我們現在訓練，也當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樂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給士兵們編些有益的歌詞，譜調歌唱。恰巧我那時常到基督教會堂去做禮拜，我記熟了幾個讚美詩的調兒，于是就按照那些歌譜，填上我自己的歌詞，油印出來給士兵唱誦，因為調兒簡單，歌詞又天天反覆解釋，唱的爛熟，所以以上三個歌都給他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家店駐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則門舊火藥庫駐防。到防之後，又是一番大修理，門窗，院牆，操場，統統加以修葺。

到年終奉令參加會考，由總統府全權主持其事，每軍取一個第一。儀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視，事前不免一番競爭。至時主考者為劉某，此人是天津武備學堂出身，學識頗佳。考題分戰鬬教練與基本教練兩種。結果我這一營竟考取第一。

不曉得是因為我這次考了第一，還是另有原因，這以後許多人竟對我嫉視起來。這時我叫士

兵們一天到晚讀書，打槍，不准他們出門一步；有時有事出門，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煙酒必戒」「嫖賭必戒」的歌兒，這一來更使別人看不慣，把我當做了抨擊的目標，罵我孤雁出羣，不近人情。我聽了這些話，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們的醉生夢死。叫士兵們用心刻苦，勸戒士兵們勿染惡習，這難道不是應該的嗎？而一般人却如此大驚小怪，看不入眼。難道說我們身負國家之重任，就只應該躺在那兒白拿薪水，一點事都不做嗎？我雖這樣被人家笑罵嫉視着，但我努力自新的志氣並未因之稍減。反之，這種種刺激，反倒加強了我前進的毅力與決心。這時我又編了一册精神書，國恥歌等教士兵們唱讀，以加強他們的國家意識，俾可與我共同擔當救國禦侮的工作。

我因爲幼年失學，深感學識不足的苦處，遂儘可能的想法多多結識有學識的朋友，以彌補我這種精神上的缺陷。那時第五營營長陸紹文等，學識經驗均甚豐富，我有暇即去找他們談話，請教一些關於治軍，治事，以及修學的大道理。不料這時意外地發生了一件怪事：第一營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爲西什庫學兵出身，同學們見他身後蕭條，於是每人出幾兩銀子，共總湊集了數百元，交給他的家屬爲治喪贍養之資。不料這事却引起一般沒進過學堂的官兵的反感。他們邀集了一些不識字的人，成立了一個「不識字會」，以排除學兵出身的同伴們，這事後來給陸將軍知道了，把所有官長召集到執法處講話，陸將軍啼笑不得的說道：

「如今到了中華民國了，那裏都有黨，那裏都有派，聽說大家成立了個什麼會呀？」

有人說：『聽說是不識字會能？』

『有這麼回事嗎？我是武備學堂的學生，照這麼說，我也應該被你們排除了，這都是誰幹的？』

半天沒有人哼氣。後來再三追問，一位中營營副王懷智，外號叫王白毛的就站起來說道：『將軍不叫鬧，咱們就不鬧，取消好了。』他這麼一說，才知道這「不識字會」就是由他做主腦的，此外第三營營長董士祿等都在內。他們主要的是排斥識字的官長，重用不識字的份子。當時陸將軍重重地申斥了一頓，這個聞所未聞的不識字會才算取消。自己不識字，不知發奮以謀補救，反倒嫉恨別人，要別人也要和自己一般愚昧才好，這種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詫異的。

我這一營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瑞，是個滿人。這人才學很好，人也不壞，惟性情懦弱，遇事疑懼，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他日常愛吸水煙，一天到晚躲在屋子裏，咕嚕咕嚕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剛掀起房門上的簾子，一股烟氣迎面向我撲來，我就趕忙退了出來。他看見慌忙把烟袋放下跑出來招呼我說：『營長，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神色顯出極度的不安，像有話急待申訴的樣子。我看了他這種情形，一時摸不着頭腦，我就說：『你有事請到我屋裏來談吧。』他到了我房間裏，還沒有來得及坐下，就開口說：『營長我不幹了！』連說了五六遍。我問他為什麼不幹，他說：『副哨官逼人太甚，我一舉一動他都監視着不放鬆。』原來我營裏有個副哨官

吳鵬飛，寫的好，見識亦廣，只是在社會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兒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舉他；加以秉性多疑，對長官，對同事統不信任，所以又時時怕我對他有什麼不好的舉措，因此囑咐司書，說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話，就請他馬上把消息告訴他。有一天我和文案談話，順便問到補官的公事發過沒有。王喜瑞說已經發過了。恰巧這時司書正在旁邊，他把「補官」聽成「副官」兩個字，就十分注意，又聽見說「公事」兩個字，就以為我一定已給吳副官上了什麼公事。立刻跑去告訴吳鵬飛。吳鵬飛聽說，不知這公事是保舉他升官，還是報告他的壞行，就急的一直跑去找文案，問上的是他的什麼公事。文案當然不懂，楞了半天，回答說：『並沒有什麼關於你的公事。』吳鵬飛堅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說上了他的公事，為什麼瞞着不給他說。如此糾纏多天沒個了時。弄得文案無法可想，遂憤而向我辭職　這是一件事　還有我的一位營副，名叫王廣智，為人輕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營副常和他說：『你可知道咱們的營長是個革命黨，你是個滿人，他總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這條命！』王喜瑞就十分疑懼，日夜的感覺難安。有一天竟跑去問我，眨動着眼睛說：『營長，怎麼好，你說我的命應該怎樣吧？』我很納悶，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結果他把王營副說的話，敞開和我說了，並說：『我看他是嚇我，營長不見得怎樣我。』我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王廣智挑撥造謠欺弄他一至於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後來他倆終因事鬧翻了，揪着打起來。——王喜瑞是社會上一個典型人

物，所以把他寫在這裏。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們又奉令由平則門開回三家店駐守軍械局。到這時候，才漸漸看出官長，頭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規蹈矩按步就班受訓練，一切都已上了軌道。他們精神都十分飽滿，身體也十分結實，最値得欣慰的是官兵們都能知道愛護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鄉鄰親戚。我的愛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們嘴裏唱着了。

我因爲常常往來三家店，同三家店車站長劉錫庭漸漸熟識。他的英文很好，做事也很負責任。我每次坐車的時候，同他無話不談。從他的談話裏，我才知道鐵路上的一切規章是做照西洋法子辦理，平常不准告假，告假生病皆扣錢，十二年無過無假克盡職守的，都贈給養老金一次，並增給年薪一次。我聽了他的話，覺着歐美社會事業的辦法，實在比中國進步多多了。中國的社會太無系統，太無秩序。比如機關中一般公務人員，有的懶散成習，隨便告假；有認眞做事，忠於職責的，當事者並不過問，既無扣錢之說，也無獎勵的章程。同時任用人員，都看私情，賢不賢，能不能，全不去管。這樣，位置沒有把握，生活沒有保障，大家都是鬼混差事，而賄賂貪污也就成爲風氣，社會上一片烏煙瘴氣。人家的社會爲什麽那樣好，我們的社會爲什麽這樣糟？從這小小的辦法上，都看出道理來了！

一天，我在火車上由李星閣旅長介紹，認識了一位高某。我叩問他在那裏恭喜，他說在小總

張——西太后的太監家裏教書。後來我才知道這位仁兄說起話來雲天霧地，隨口胡吹。說謊說慣了，開口就是瞎話連篇，到後往往他自己也對不起碴兒來。我同他認識了兩月，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實在話。我在平則門駐防時，有一天他坐着馬車去看我，坐下之後，我問他怎麼來的，他說是坐馬車來的，並說這馬車是小德張送他的，他家裏還開着好幾輛。他這話顯然是故意在向我誇耀。我聽了頗有點不能置信，一時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決意要把他的西洋鏡拆穿一下。我就裝做解手的樣子，走出屋來，繞了個大灣，到停馬車的地方。我向車伕說：

「你是那裏的車子？」

車夫回答我說：「我們是平則門內大興馬車行的。」

我再用不着問第二句話，隨即回到客廳裏，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這位高先生問道：

「你的馬車很多吧？」

問的時候，我盡力避免神色上的顯露；但他懷着鬼胎子，臉上一陣紅，立刻忸怩不安起來。他再也坐不住，侷促了一回，就起身要走。爲解嘲起見，臨走的時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門外大柵欄拐角上某某飯館去吃飯。我說我向來不叨擾人家，謝謝他的盛意，推辭了不去。不料他厭人得利害，見我說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的非要我去不可。糾纏了好一回，我只得無可奈何地答應了他。到了約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說給我的那家飯館準時赴席。不料到了那裏，那飯館

正在修理爐灶，停止營業，一打聽，知道已經動工多天了。明知自己又受騙了，但還不死心，仍然想有停一回他還能來。誰料我快快地張望了半天，終於連他的影兒也沒見到。我只好苦笑回來，自己認了晦氣。一天我又遇見了他，他反倒質問我說：『那天你爲什麼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來：我想這眞是活見鬼！後來從多方探聽，才知道這位高先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流氓學匪。原先他在某某學校讀書，因爲品行不端，給開除了；才又轉了學。不久又被開除了。自此以後就到處招搖撞騙，鬼混過活。曾有一個時期，他竟能在某銀行騙到一個職位，並且同總統府某秘書長也有了來往。這使我對於這個社會，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像這樣的騙子，竟也混得開，無怪乎社會如此其黑暗齷齪了。

這時有一位曾在灤州舉義的朋友，被袁世凱逮捕，我聽到消息，覺得彼此都是一條戰綫上的同志，萬不能袖手不顧，當即盡力設法營救。後來他釋放出來了，爲答謝我們營救的人的盛情，特請了大家吃飯。席設石頭胡同某某班，涉足娼寮，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從這裏我才知道北京有八大胡同。我走到那裏，門口上掛滿澈亮的電燈，照耀得如同白晝，迎門牆上懸着什麼桂花，雲仙，玲瓏，小翠一類的妖豔名字的牌子，叫人看了直感到肉麻。這天到的客人共有二十幾位，分作兩席。客人一面不斷的來，一面不斷的叫條子，差不多每個客人有兩個侍酒的姑娘。一時嬌聲媚語，大呼小叫，醜態百出，弄得我這個傻大個兒如坐針刺，一刻也不能安。到後來我簡直侍不

住了。就站起來說：「對不住。我還有點事，失陪了。」主人看見我要走，百般勸阻。我執意不肯。主人把我送到門口，我對他說道：「你是一位有志氣有血性的革命青年，想想我們爲了革命，死了多少同志，你現在肩上又負著怎樣的責任。今天的情形是我想不到的，同時也叫我十分痛心。我知道我說這話會得罪你；但我不說，我覺着對不住朋友！」說完我就匆匆走了。

歷年以來，我所結識的有志氣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談起話來，多是壯志凌雲，激昂慷慨。談到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往往臉紅口顫，把地板踩得咚咚作響，大有舉世皆濁我獨清之概。但一朝置身社會，被狂風一吹，駭浪一捲，便立刻氣喪志頹，再也幹不起來。結果是隨波逐流，把世事都看得馬馬虎虎。久而久之，遂與社會同流合汚，自己也成爲黑暗裏面的一個份子，成天三朋四友花天酒地，胡鬧鬼混。今天你請我，明天我請你，你叫四個姑娘，我叫八個姑娘。要這樣，才能顯得感情特別好。造成了風氣，大家見慣，不以爲怪。我國政治社會多少年來不見進步，這實在是一個原因。我這位朋友，原是極有作爲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學識品行都很可觀，自經了一次小小的打擊以後，他便改轅更轍，掉轉頭來走入墮落之途。漸至覺着不如此便是不通人情世務，過去的豪志，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現在我們黨政當局提倡新生活運動，我很覺得高興。然而要緊的是要注重實際，不可只重形式，尤不可以此敷衍門面。否則還是毫無效果的。

這年九月，二十鎮的馬隊三張來見我。所謂三張，就是張之江、張樹聲、張振揚。他們打算到綏遠張敬輿將軍那裏投効，特來向我徵求意見，這是好鳥擇枝的意思，用心很可佩服的。我和他們說：『現在北洋軍人中有血氣，有朝氣，有志氣的，確乎要數張將軍。他很肯爲國家民族打算。到他跟前去幹，當然比在別處好。我贊成你們到那裏去。』張之江聽了我的話，把桌子一拍，興奮的說：『對！我們決意到張將軍那裏去！』當天晚上，他們三個人就動身到綏遠去了。

袁世凱的氣燄這時一天天高漲，名爲共和總統，事實上已經變成狄克推多。爲了內閣制的問題，唐紹儀憤而辭職以後，大權更集於他一人之手。老袁於是躊躇滿志，益發爲所欲爲，誰也不敢稍拂其意。這時令人驚服的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憤恨袁之飛揚跋扈，一天午後，他手裏拿着鵝翎扇，步行到中華門，對袁世凱破口大罵，歷數他的罪狀，毫不留情。袁世凱這時躲在家裏，氣也不敢哼。到後實在受不住了，就找陸將軍把太炎先生勸到石虎胡同住下，每天三頓豐盛的酒席款待着。心想這樣，總可箝住他的口了吧。可是太炎先生仍然義憤塡膺，駡不絕口。當時袁世凱唯我獨尊，橫暴恣肆，簡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活閻王。民風報三番五次的被他查封。無故失蹤的人每天都有，一般人都縮首歛翼，誰也不敢稍有觸犯。太炎先生竟不顧一切，以一布衣，而不被淫威所懾，挺身爲公理而呼籲，爲正義而吶喊，古今中外，這種人物能有幾個？我覺得在這點上，太炎先生眞是一般讀書人的模範。

第十六章　左路備補軍（二）

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左路備補軍又另外成立兩個團：——左翼第一團同左翼第二團。我奉令招編左翼第二團。

我在陰曆七月廿九日奉到命令，當天晚上，即在原來統帶的一營人中選拔了幾位官長頭目，翌晨帶同他們到河南郾城一帶去招募新兵。

從北京動身的時候，天還沒有明亮，東方正泛着血紅的朝露，沿路上，看見百姓們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車站下車，五里路即到郾城。這裏既靠車站；南面又有一條大沙河，下流可通至臨淮關，上流亦通許多重要的城鎮，河中船舶擁擠，產魚頗豐：所以郾城是一個水旱碼頭，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興隆氣象。（後來因連年內戰，景况大非昔比了。）我們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來牢牢記着「凍死不入民房」的教訓，以爲無論如何，我自己得把這句話拿來身體力行。至於住旅館，則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軍，必住祠廟或空着的公所。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閉的戲院，室裏有現成的木床。我們當即住了進去。因爲大雨之後，裏面異常潮溼，但爲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當天我們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鋪起隨身帶來的軍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

一覺醒來，週身如同針刺的一樣，疼痛的厲害，把毯子掀開一看，蓆子上，枕頭下，到處臭虫，成羣結隊，多到令人肉麻。後來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厭人的疥瘡。這戲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餓癟了，一旦住了人，它們就饞饕的大吃一頓。戲子身上都生着疥瘡的，俗話說：「不怕疥水，只怕疥嘴」。一夜的工夫，戲子身上的疥毒，就傳染到我們身上來了，這場惡疾，經過兩月，才慢慢地治好。從此我得知戲院、澡堂、旅店、都是傳播病菌最厲害的場所。後來每到這些地方，我就懷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郾城這一帶，人烟稠密，年青力壯的小夥子也多，我們除在郾城招收而外，並派出人員在逍遙鎮，西華縣，沈邱項城等數處分頭招募。取錄標準，凡農工良民，身無暗疾，年在十八歲至二十五歲，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錄。凡面黃肌瘦，精神萎靡者，體高不夠者，皆不要。人民生活，的確看出一年年的艱難起來了。整整一團人——一千六百餘名——不到兩個星期，就招足了額數。梁冠英、田金凱、趙廷選、吉鴻昌等，都是這次應募來的。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兩人，一名朱安邦，二十歲；一名朱安庭，十八歲，都是基督教徒。浸禮會牧師介紹他倆投軍。入伍後，極爲忠誠本分，勤勞負責，不久即升排長。一九三八年我過郾城，想起他倆，曾向熟人打聽他們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們算算年紀，不過四十多歲。中國人壽命往往如此之短，眞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現象，我細思原因，覺得主要的是知識不夠，意志薄弱，富裕者則生活縱恣，

就逸墮落，因而短命：貧苦者則生活窘困，飢寒交迫，——縱有得着機會，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錢，也就恣縱起來。社會如此，彼此薰陶，好像惟有恣縱方是人生樂事。加以經濟凋敝，社會動亂諸原因：總之還是整個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

當晚乘車北返，還出了一點小波折：郾城車站站長，要等候接到路局的電示之後，才肯開車。路局沒有答覆之先，他堅執不肯開車，但那時新兵早已登上火車了，停在站上，久不開行，於是便七言八語，嘈雜不休，鬧得車站上秩序非常混亂，我便同站長說，我出來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事，決不會是假冒；向路局要車，也是經過正當的手續，當然不是私自乘車。這樣留難不開，我固然難以維持秩序，車站上也多不少麻煩，若是早把車開了，兩方面都方便，免得躭誤時間。後來費了許多的爭議，才勉強把車開出。在站上整整躭誤了四五個鐘頭。

我們乘的是鐵篷車。這一千多個新弟兄，招收並不是難事，可是要把他們大夥兒運往北京去，就覺得非常不容易了。因為他們都是老百姓，過慣的是農民生活，團體生活的訓練，絲毫沒有。因此處處都得為他們照料，為他們設法。尤其乘火車，困難問題更多。我因為有了上年招兵的經驗，這次在事前都一一妥為預備，以免臨時沒有辦法。現在且舉三件極小的事來說：第一就是飲食的問題。現在軍隊士兵們每人都有一只水壺，行軍時食水是不成問題的；可是這些新來的弟兄，那裏來的水壺？但決不能因此就不給他們水喝。他們都是新來的，忍飢忍渴都無訓練。倘

若一天沒水喝，眼睛紅腫了，鼻孔也流血了，他們受不了這種苦，勢必即對軍隊生活，得一惡印象。我乃想出了水站的辦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預備開水，另外每輛車上，預置兩把洋鐵壺，兩隻粗飯碗，以便替換着用。等到我們的車子到站，開水早涼好了，大家都可充量的大喝。新兵沒受過苦，吃的也不能壞，於是在開車之前，辦製了大量的饃饃帶着，在車上吃着方便。第二就是大小便問題。鐵篷車上沒有廁所，大小便都很困難。往往看見軍隊乘火車，每到一站，弟兄們都爭先恐後的跳下車來，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拉尿。兵車一過，隨處汚穢。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來來往往，瞧着丘八們到處哈着腰，露着屁股，實在不成體統。更有一種的，任弟兄們在車廂銜接的那連鎖上面大便小便，一個不小心，就可以摔死摔傷。這在沒乘過火車的新兵，更須注意。我的辦法，是把火車在離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讓弟兄們下來，到野地裏去把大小便打發乾淨，然後再進站去，自然什麼問題也沒有了。第三是睡覺的問題，事先即辦置了大量的草，把車上舖墊起來，每輛車內都舖個二四寸厚，可坐可臥，十分舒暢，只是嚴禁吸煙。這些雖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墊草，若不事先預備，那時到了車上，鐵板冷氣砭骨，弟兄們無有不生病的。這些事一一張羅好了，還得對弟兄們詳細說明，馬馬虎虎說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憚繁瑣，反覆講說不可。

我們一團人，分做三列車，一路上順順利利，到達北京。

下車後，在順直門外一個大廟裏住。安頓之後，就開始團隊的編制，第一營營長由我自兼，二營營長是趙冠江，三營營長是邱毓坤。每營哨官四位：一營，前哨為李鳴鐘，後哨王某，左哨萬某，右哨劉某；二營，前哨趙西平，左哨劉某，右哨劉大侃，後哨關某；三營，前哨吳鵬飛，後哨楊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龍。這回任用的哨長頭目，多數都由備補軍第二營中精選充任，所以比較的整齊，不像上年成立第二營時那樣的分子混雜，濫竽充數了。

軍營中緊要的事，是衛生知識的灌輸。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窮鄉僻壤裏來的子弟，衛生方面的常識，根本上談不上的。一天晚上，已經深夜，忽然一陣號咷哭叫的聲音，從兵棚內傳了出來。這時我還沒睡覺，聽了很是詫異，急忙順着聲音去查，以便追究一個明白。到了兵棚裏，看見一個兵正在地上亂滾，口裏不住聲的哭叫。問他們的班長是怎麼一回事，說是前兩天因為擦槍，一時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塊，即用布裹紮起來，當時稍有一點兒疼，以為不要緊，並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創口，傷勢陡變，如火焚燒，疼痛難忍。我把他的手指仔細撥開一看，中指頭竟已燒黑，毒氣正在飛速地蔓延。我就急忙親自送他到哈德門同仁醫院治療。大夫一查驗，出人意外地，竟說手指非鋸掉不可，否則，連手膊子也保不住了。我聽了這話，很替他焦心。我對醫生說，我不敢作這個主，請等我的回話，再做定奪。當即把此事去報告了陸統領，請示他能不能照醫生的話把指頭鋸掉。陸將軍說，這萬萬不可姑息，毒氣到了那裏，就齊那裏鋸

掉。並說：『你沒有這樣的經驗，一定不知道它的厲害。』我同時即通知醫生，照他的話行了手術，將大拇指鋸了一節。一個活潑潑的小弟兄，因爲這一點小的創傷，就受了這種斷指的劇痛，實在是出人意外了。自從這次以後，我對於軍隊的訓練，就特別注意衛生知識的灌輸。歷年來，無論行軍駐軍，每逢講話，必特別提出這個題目，同大家反覆地申述，叮囑他們要看重小事，注意衛生。

這次招來的新兵，都是年輕力壯的良善農夫，從質的方面說，可說沒有可訾議的地方。但是他們缺乏教育，知識淺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絲毫沒有。他們原先在家裏的時候，只想着出來當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嚴格的訓練，卽感覺苦腦，不自由，又想着還是家裏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軍營門崗嚴緊，於是只好跳牆。廟中的牆垣高的很，有冒險嘗試的，往往把身體摔壞，吃了大虧，只有自認晦氣。從那時候，我就常常想：中國要想抵抗帝國主義，不能不實行徵兵制，但要美滿的實行徵兵制，則又非先普及國民教育不可。可是照我國實際的情形看，若說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國民的文化水準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後再施行徵兵制度，則事實上又不能許可。因爲國民教育的眞正普及，在整個的民族問題政治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是辦不到的。所以這就必須努力宣傳工作，使愛民族，愛國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認識，都能家喻戶曉，那時方可有效地實施徵兵。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在我們這樣的國家，萬萬不可忽視，其故卽在於此

。我爲要補救這個「逃兵」的嚴重現象，一面對士兵加緊政治教育，一面又極力設法改良對於他們的待遇。初級官長教育士兵，大部份都是缺乏經驗，方法又欠講求。 他們正在壯年，血氣方剛，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動輒惡語相加，痛施體罰。因此難爲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淚。他們所以私逃，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這個問題，實在非常的嚴重。孫子兵書上明文載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民不畏危也。』這就是說：治軍最要緊的是要得兵心，平素訓練，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麼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難，怎麼能叫士卒捨生拚死？所以我這時一再剴切地告誡初級官長，叫他們務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樣，萬不可稍存絲毫歧視的意念。但是在那時的環境下，要根本廢除體罰，事實上還不可能。所辦到的，只是切戒官長逞意氣，胡亂虐待士兵。我特意立下一個「八不打」的戒條：一、官長生氣時，不許打士兵；二、士兵勞碌太過時不許打；三、對新兵不許打；四、初次犯過者不許打；五、有病者不許打；六、天氣過熱過冷時不許打；七、飽飯後及飢餓時不許打；八、哀愁落淚時不許打。我把這個戒條，三令五申的告誡各級官長。剛實行時，官兵們都非常的不高興，以爲這樣一來，軍紀就難於維持了。後來日子一長，方慢慢的見出功效，同時逃兵的事，也無形中大大減少了。

我們駐在順直門外，感到種種不方便 ，故又移到北苑駐防 。這時我把官長目兵分成四個隊

堂，加緊訓練：一個營長和營副的講堂，一個連長排長的講堂，一個頭目的講堂，一個特別兵的講堂。官長的基本戰術同應用戰術兩課，由我親自講授。方法，原則與應用混合起來教授，一面講原則，一面講應用。課堂上講完了，馬上就上操場演做；操場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實習。我的教學程序是這樣的：一、我做給你看：二、你做給我看；三、講評；四、我再做給你看；五、你再做給我看；六、講評：七、你再做。從每個士兵的戰鬥動作，以至每連每營的戰鬥動作，必須經過這七道步驟。我認爲這樣的講授，才是切合實際的辦法，才能免掉紙上談兵的流弊。後來十六混成旅時代的中下級幹部大半都是在這時候訓練成功的。

一天我正預備上講堂，陸將軍臨時來了個電話，問我第三營營長邱毓坤爲什麼辭職不幹？我一聽，沉疑了半天，當即回覆陸將軍說：『我當面來報告。』原來第三營中哨有兩個兵偷了人家兩塊錢，中哨孫副哨官主張馬上把他們開革掉。但營長邱毓坤却堅持不同意，把兩個兵一個撥到前哨，一個撥到左哨。前哨哨官是吳鵬飛，左哨哨官是席尊龍，他們倆看見無緣無故從中哨撥來兩個兵，覺得很奇怪，後來探問出他們曾在中哨偷錢，就極不高興。兩個哨官異口同聲的說：『中哨既然不要賊，我們也不要賊。』事情弄僵了，三營營長進退兩難，即憤而向我請假。我當時勸慰他說：『這是瑣碎事情，您何必如此固執？若竟因此動意氣，更不值得了。』他當時也沒說什麼話，待了一回，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兩個哨官同一個哨長來見我。中哨哨長表示無論如何不再收留這兩個兵，前左兩哨更堅決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沒法兒辦，待要預備上課，陸將軍恰好就來了電話，詢問這件事情的經過。顯然是邱營長從我這裏走出之後，又向陸將軍那裏去辭職了。我接能電話，即匆匆地乘馬由北苑到軍警執法處去見陸將軍。到了那兒，邱毓坤正好也在座。陸將軍問我說：

「邱毓坤爲什麼辭職？」

我回答說：「這件事最好是讓他自己說。」

邱毓坤站起來把上述情由說完，又道：「這時天氣這麼冷，雪下了幾尺深，若是把他們開革了，叫他們上那兒去？我看不如來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們走才好。」

陸將軍說道：「你說的話不成理由。你說天氣麼，這和犯法有什麼關係呢？他們若是不偸東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開革；若是偸了東西，下怎麼大的雪也不能姑息。這和天氣是兩回事，你爲什麼要牽扯起來呢？」

這位邱營長是安徽合肥人，武備學堂出身。曾辦過旗語學校，和各種訓練班，學識閱歷，都是好的。只是脾氣頑強固執，驕傲自恃，從來不肯降心下氣，聽聽別人的道理。因此同誰都處不好。這次同事們都不同意他的意見，到後又被陸將軍說了這一頓，他還是不肯放棄自己的主義，結果竟辭職走了。我覺得爲人處事，最要緊的是明鏡高懸，抱定無我的態度，來看是非衡理。若

是一味的固執己見，意氣用事，那無有不失敗的。但一般人却很難做到這種地步，軍人尤其如此。

邱鍼坤走了，第三營營長之職，派來一位孫振海接任。

北苑一帶，爲歷年駐兵之地。歷來被裁汰的老弱殘卒，和被開革的不良士兵，大部份都流落在這兒，明着打雜幫閒，以謀生活；暗中却藉此勾引營中弟兄，幹些下流營生。奸淫偷盜，無所不爲，一切罪惡的事，全由他們一手製造出來。一天晚上，七點多鐘的時候，營房後門口的馬號裏，忽然起了火，餵馬用的乾草，全都燒起來。幸而發覺的早，沒有釀出大禍。據站崗的兵說，火焰是突然間冒起來的，事先並沒有看見零星的火焰。因此，斷定這不是一時的失愼。後來多方查詢，始從一個小販口裏，追究出原委。那是因爲幾天前我無意中看見一個小販在營門口擺攤，賣的盡是有礙衛生的零食，弟兄圍攏着購買，你去我來，秩序紊亂。我看不過去，就把他驅逐走了。那小販因此記下了仇恨。他原是以前被別的駐軍開革的兵，他知道靠營牆的馬房中，儲藏着乾草

這天晚上，他乘人不備，隔牆把火藥包扔到馬號的乾草堆裏，上面插上一枝燃着的香頭，等到香頭燃到火藥上，火藥爆發，乾草卽隨着燃燒開來。幸而爲時尚早，人都未睡。若是遲一些，必定鬧出亂子來。過了幾天，湯旅長天錫那邊也起大火，燒去二三十萬斤乾草，也是附近游勇幹的。大概住過北苑之人，像這類的尷尬情形，都能夠知道的，

在北苑駐了三個月的光景，又奉令調到東城東四條祿米倉駐防。這是以前遜清時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寬闊，一團人住着，尙有餘裕。大約屯米的時間太久，耗子多的可怕，滿地都拉撒着碎米。這房子的垣牆，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闊有六尺，進身深有八丈餘。因此雖開有小窗戶，却不管事，陽光仍是難得照進去，以致室內陰森森，光線幽暗，空氣中瀰漫着濕霧，弟兄們的鋪位雖都鋪有很厚的藁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連上病倒五六十個。症候都是喉頭作癢，不住聲的咳嗽。我問了幾位醫生，據說吃百合可以治這病。於是我就買了幾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鍋，我親自拿去給弟兄們分食，每人一碗，連湯一齊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漸漸痊癒起來。我在照應他們的病時，正是我和他們接近的最好的機會。問問他們的姓名，家庭狀況，想家不想家。他們大多天眞爛縵，淳厚老實，我們總是談的非常親熱。因此全團的弟兄，我都很熟識。雖不敢說每個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個中，叫上九十個名字，是沒有問題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們在家時用的小名，我也要問出來，記牢。比如張凌雲，我問他的小名叫什麼，他說叫做「厚兒」；劉汝明，我問他小名叫什麼，他就說叫做「呆子」。我日常對於他們，不只呼大名，並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們的大名小名，兩下裏的感情就顯得特別親熱，特別不同，這意義是很大的。要記牢弟兄們的名字，其實並不是難事，只要多和他們接近就成。除了他們生病時，自己照應而外，還有別的機會。比如樣子特別的。有點特殊藝能的，有些特別脾氣

的，曾經發生過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識。除此之外，還有每天親自點名的機會，點一個，瞧一個，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識的人了。

開駐蘇米倉之前，曾經奉到開一營人到新鄉駐防的命令。當時遵令開去的，是孫振海帶領的第三營。孫振海的外號叫做「孫氣」。這人做事雖然熱心，但讀書太少，欠缺修養，最好意氣用事；加上他那一營的官佐，又都是雜湊而來，因此官長之間，老是鬧意見。他去新鄉之前，我很是躊躇，怕他弄不出好結果。不幸我所掛慮的事情，終於到來了。一天第三營營副同三個哨長，共同來了一個報告，指摘了孫振海十大罪狀：一，不給目兵開水喝；二、公費悉入私囊；三、膽量太小，遇事慌張，四、疑心病太大，五、言過其實，……以下幾條，記不清楚了，每條底下都列舉很多的事實。

我接到這個報告，就拿去見陸將軍、請示他怎麼辦。陸將軍也接到同樣的報告，他主張我親自去新鄉查考一番。我回到營裏，略作佈置，即帶了一個護兵，當天就搭平漢車去新鄉。

我乘的是晚車，開車的時候，已經四點，過了高碑店，夜幕漸漸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車走的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時候，我問茶房說：

「離新鄉還有幾站？」

茶房說：「還有四站。」

我就叮囑護兵王炳發說：「記着，再過四站，咱們就下車，不要走過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車。」護兵又重複了一句。

叮囑好了，我把外套一圍，就在車凳上斜靠着。這時一輪皓月，正從窗外射進來，照着車內，起了一層淡黃的煙幃。我們的一些被稱爲睡獅的同胞，縱橫狼藉地散亂在車凳上，有的在打磕睡，有的却聳着肩膀吸香煙，除了斷續的像雷也似的鼻聲之外，一切都靜悄悄地。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後的看着，他們那些黃色的臉上，都滿覆着很深的皺紋，這正表明着他們都是長年在外，飽經艱苦的。到了這時，不禁也觸動我的鄉愁。火車向南奔馳着，我的心頭騰起許多麻亂的思緒，過去，未來，想來想去，沒個完結。這樣沒頭沒腦的沉思着，不久也就朦朧入睡。但始終只是似睡非睡的狀態，車輪軋軋前進的聲音，我都能模糊聽見。一站一站的過去了，聽着到了四站頭上了，我驀地聽見王炳發說：「到站了，下車。」匆忙地把東西提了下車，兩人緩步向站外走。這時站台上正停有一輛二把手小車，我就把行李捲同箱子放上去，叫車夫推着。走出站約莫大半里路，王炳發突然叫喊起來：

「錯了，那不是岳王廟嗎？」

我一聽很驚諤，抬頭一看，前面不遠果然巍然矗立着那座俎豆千秋的岳王廟，這時我的兩隻腿就像被吸鐵石吸住了一樣。停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呆呆的直發楞。車夫回過頭來問道：

「你們到底上那兒去呀？」

「上新鄉。」

「錯了！錯了！這是湯陰縣呀」車夫說完話，把車子一放，也木挺挺地站住了。

這事到現在想起來，我還不免掩口葫蘆，想不到我竟然鬧了這麼一場笑話。只記着過四站就下車，也沒想到四站過後，是否果然就是新鄉。這時火車已向前開走了，想再上去已不可能；到城裏找棧房去住宿，離車站又太遠，而且第二天早晨，又須趕回來。不得已，就在車站附近找了一家糧食店，權行借宿了一宵。第二天絕早，乘了一輛拉煤的車，雲天霧地的拖到了新鄉，不料事有湊巧，我在北京上車的時候，遇着一位第三營的軍需長，他也是乘車回新鄉的。我在湯陰就誤了一夜，這工夫他早已到了新鄉。我來新鄉的消息，他已事先報告給他的營長了。

孫振海聽說我來新鄉了，一時慌了手脚，當夜就去各棧房裏找我，所有的新鄉棧房都找遍了，連個影兒也沒見到。這樣一來，益發增加了他的疑心病。他決沒料到這時我還在湯陰車站一家糧食店蒙頭高臥呢。

到新鄉下車，逕到營部裏去。孫氣見了我，那種侷促不安的樣子，使我不禁發笑，同時也很使我詫異。還沒等着我開口，他就一口咬定說：

「我的事情，您已經查明了，我知道您昨天就到了，什麼事您全都查明白了，用不着我來多

說了。」

我聽了他的話，曉得他是誤會了。我就向他解釋，把在湯陰縣耽誤了一夜的事告訴了他，但他始終不肯相信，仍然肯定的說，我把他的事情都已經查明了。

經過詳細查詢之後，才知道所報告的幾條，並不完全確實。原因只在孫振海初任營長，缺少經驗閱歷，又加神經過敏，疑心太重，處事往往不能沉着。他這次到新鄉駐防，原為防範土匪。因此他就整天想着防匪的事，看見什麼都要聯想到土匪的事上面來，甚至看見車夫小販，也要生疑心，想着這怕是土匪的探子吧。他一營人開到這裏，分做數處駐紮，他成天往來各處，叮囑弟兄，提防土匪，準備進擊。有一天，附近一個地方演戲酬神，夜裏放起鞭爆來，他聽了就慌了手脚，立刻部署一切，神情舉措，很不鎮靜。以此，官佐都瞧他不起。此外，平日總還有些嚕囌事，得罪了人家。我覺得這是經驗太少之過，閱歷深了，自會沉着起來的。閱歷重要，同時讀書也極要緊，二者並進，互相補正，方才眞有進益。先賢給我們的教訓，也是這樣的。當時我把孫振海重重地教導申斥了一頓，一場風波，方始平息。

這次到新鄉，順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對於營中掛病號的弟兄，都親自看了一下，分別加以撫慰。我看過病房同士兵的寢室，深深地感到中國的士兵生活，實在太可憐。只要稍能避風遮雨，無論什麼地方，都叫士兵去住。這同歐美國家的軍隊比起來，相差太遠了。

第十七章　剿白狼

我在新鄉的時候，就聽說著名悍匪白狼在豫東豫西一帶鬧得很厲害。許多追剿的正式部隊受了很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也很有幾部分。我回到北京不久，陸將軍即奉令為剿匪督辦，原來的備補軍改為警衛軍，我帶的一團人擴充為警衛軍左翼第一旅，仍由我為旅長並兼任第一團團長。部署既畢，奉令到澠池集中待命。

從備補軍成立以來，到此刻不過二年多的工夫，部隊的訓練，自然還很不夠，尤其關於行軍駐軍一切實地的知識，都十分欠缺。因此在出發之前，我不得不對部隊加緊訓練一番，不擾民不害民的紀律，尤要大家盡力遵守不渝。

開拔之前，成立了一個幕營隊同一個設營隊。

歷來軍隊中幕營用的帳棚橛，統由軍裝局承做。那種帳棚橛，用一句保定話說，是「管涼不管酸」，帳棚橛有是有了，能用不能用，是另外一個問題，那是不管的。軍裝局給做的帳棚橛，明明知道不能用，仍然照例分發到各營來。他們的意思是只要把公事應付過去，就算盡了責任。中國官廳做事，向來是如此敷衍塞責的。帳棚橛雖是極小的東西，關係軍民的感情却非常大。因為幕營的時候，軍裝局製發的帳棚橛，都是鎚了三兩下就壞了，帳棚就搭不起來，當兵的只有直

瞪眼。他們整天行軍，疲勞已極，急需休息。情急之下，他們不得不向附近地方砍伐樹木以應急需。百姓即怨言四起，因而打架鬧事，都由此而生。還有那種缺乏紀律的軍隊，搭不成帳篷，就去佔住民房，那就更加擾民不安了。我深知道這種底縕，所以這次出發的時候，即將這些道理報告陸將軍，領下四百多元，按照一定的尺寸，自己另造一種頂上鑲套鐵箍的杉木橛，責令幕營隊監製，製好之後，先拿到野外試驗，試驗合用，然後再發給各營應用。我覺得帶軍隊沒有比愛百姓更重要的事了。要愛百姓，就必須在這種小事上面切切實實的注意，若是空言愛百姓，那是沒有實效的。

至於設營的任務以及必要的知識，「野外勤務」上都有詳明的闡述。我的設營隊的編制，是每棚一兵，每連一官長，每營一營副，另由各團各派一團附統率全隊，如此合組而成。編好之後，即開始實地練習，由隊長帶領着全隊隊員頭裏走，到了目的地，看好適宜的公所，就寫上條子，注明某營或某連駐此的字樣。隊伍一到，先在村外休息，等設營隊回來，而後帶領其各本團本營本連本棚的弟兄去，依照原先貼的標誌落脚，要練習辦的快，秩序好。他如屋子的乾淨與否，大小如何，亦皆由設營隊負責。如此各隊伍各有其夠住的相當地位，有條不紊。普通大軍一到，亂如散沙的毛病，就可以免除了。

除幕營設營而外，全體士兵也要作種種的練習。比如上火車，即特地在操場上用棍子劃一個

火車圖，臨[illegible]搬來凳子排列，將火車裏邊櫈子排列的情形，櫈子數目的多少，每條櫈子可容幾個人，那裏是站台，那裏是門，人上了車，怎樣坐法，怎樣拿槍，三等車如何，鐵篷車如何，敞車如何，都口講指劃地詳細說給他們聽，而後再分別演習。上車下車怕兵們出錯，將兵們身上的零星東西，都編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號碼，每次站隊的時候，都把號碼喊一次，使他自己注意，以免失落，比如喊「一」，他們就知道摸一摸水壺；喊「二」，他們就知道摸一摸飯包；喊「三」，就知道摸一摸刺刀；喊「四」，就知道摸一摸子彈，它如鐵鎬，鐵鏟等也無不如此。上車下車這樣喊一遍；休息完畢，再走的時候，也喊一遍。我這樣的辦事，或者有人會笑我嚕囌，但笑我的人可不知道，這樣訓練出來的隊伍，却最有秩序，最有紀律，最為整齊，絕對沒有零亂紛雜，不守秩序，丟東失西的毛病。

馬匹的裝運，也是很成問題的。官長騎的馬，和拉大車的騾馬，都不慣乘火車。平素既然沒有這種訓練，臨時要牠上車，就不免畏縮驚逃，鬧出麻煩來，毫沒辦法。因此事先在操場上挖了坑，上搭條板，牽馬上下，每日訓練，使牠能夠很馴服的上火車。又在車上如何排立，餵料如何，一舉一動，都加熟練。我看見別人行軍，每每上車時馬不肯上，於是用棍子硬抬後腿，馬便掙扎，往往鬧出亂子。

以上種種情事，為使士兵便於記憶，除熟加練習外，更詳細地寫成條文，油印出來，集合官

長目兵在一塊，反覆講讀。其他行軍中一切應注意的事項，也都一一寫出。記得裏頭最要緊的一條是切戒士兵在火車上吸紙煙。這是從事實得來的教訓。因爲有一次一位徐旅長的兒子在火車上吸紙煙，一個不小心，竟鬧出大禍，把火車給燒掉了，他自己也葬身火窟。

夏天行軍最要緊的是時疫的防範。出發之前，暑藥也備辦齊全。除了分散給士兵以外，官長頭目另外多分帶幾包。

怕火車中途發生意外，我再三地告誡列車司令，要他務必對開車的時間嚴切注意，萬一失愼的話，關係到全體的生命，那可不是鬧玩笑的。

出發時，第一團分乘三列車先走，到了澠池下車，即着手搭帳棚。帳棚剛剛搭好，正在等候北京電報，我看見幾個初級官長攜有手向街上去。接着是三三兩兩地陸續地向外出走。我看了這種情形，不由地發起火來。馬上集合官長講話，很嚴厲的申斥了他們一頓。原來弟兄們之中，以河南人爲最多，他們到了澠池，就同到了他們家鄉一樣，都擁下車來，希望看看朋友，望望親戚，自然這也是人之常情。不過這是行軍，是追剿行蹤飄忽的流寇，（此時白狼兩三萬匪衆，方從此地竄過）。「水軍不能離船，陸軍不能離營」，這是行軍時應嚴格遵守的教條，否則天大的危險立刻會招致而來。曾文正公說帶兵之道，如雞之孵卵，如爐之煉丹，這是金科玉律，古今不移的定理。每次紮營的時候，我住的帳棚總要與士兵的接近，原因亦就在此。

在澠池略作停留，即繼續前行，經陝州轉往潼關。途中經過張茅峽石等許多險要之地，叢山峻嶺，深溝絕壑，凡人走過，一不小心，往往出事。這些地方都未經開闢，往往數十里數百里不見人跡。

部隊到達陝州，設營隊爲避免佔用百姓的田畝，特在山坡上看好了宿營地。等我拜會了陝州的地方官囘來，帳棚都已搭好，一二兩營都照原來指定的地方紮營，惟獨三營却搭在黃河的淺灘上。我到高地上把地勢一看，急忙向孫營長問道：

「爲什麼把帳棚搭在河灘上呢？」

孫振海答道：「兩岸都是百姓的麥地，附近也沒有乾燥平坦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把帳棚搭在這兒。」

我說：「趕快拔營，窪下地方，決不能紮營！」

孫營長脾氣本來很固執，他的「孫氣」的雅號就是這樣來的。他聽見我要他拔營，馬上就不高興，沉下臉來，說道、「已經搭好了，怎麼又要拔？」

我還是說：「非拔不可，窪下地方萬不可紮營！」言下絲毫沒有通融的餘地。

那時目兵們正預備休息，個個顯出疲乏懶散的樣子。有的蹲着在地上喝水，有的剛在解裹腿，總之，眼前的景象，是需要我對自己的命令收囘或加以修正的。從這次，我更確切的知道人

們的果斷力是萬不可缺少的，當我決定要他拔營的念頭之後，無論如何非即拔營不可；不管這時孫氣如何生氣，如何不高興，士兵們如何疲乏，如何急需休息，我只一心一意要他拔營，並且用全付精神貫注在這一件事上。

終於不顧一切，勉強通令第三營把營拔了，挪到西山山坡上，與一二兩營同住到一起去。

我當時雖然堅決地執行了這個命令，但並沒料到當晚眞的會有山洪暴發的巧事，只不過為的訓練部屬，要使訓條不被玩忽罷了。不料就因這一着，竟得免一營人葬身魚腹之慘。這天晚上九點鐘的光景，忽然陰雲四合，雷聲暴響，一陣狂風過後，暴雨傾盆下降。陝州正在黃河中游，與秦嶺山脈相連的那些山上的洪流，都通同這方面灌注下來。霎時之間，河水陡漲，洶湧奔騰，猛不可當。天明一看，原來搭帳棚的地方，水深已有一丈多了！我在驚心駭目之下，即下令集合全體官長目兵到河岸上看水，官長裏頭，第一個鞠躬如也的便是那位孫營長。他又徼倖，又慚愧地和我說：「旅長，您眞有閱歷，眞有眼光，我眞佩服了！我……我……」

那時河灘兩岸有許多百姓爭着在水淺的地方過河。不久，對岸來了一輛黃牛車，急急惶惶地也想渡河，起初下水的時候，水深不過三尺，不料走到中心，河水驟然暴漲起來，俄頃車子也被冲翻了，人也隨着漩下去。同時往來過河的百姓被淹死的也很不在少數。我看見這樣的情形，急忙對全體目兵說：「誰撈上一個人來，賞洋三十元。」這話還沒說完，幾個兵士已經跳到水裏去

丁。這時水勢澎湃，近岸淺處也已漲至六七尺深，上流傾注而來的水越來越猛。人在水裏七上八下浮沉着，令人看着好不發急。最勇猛的一個兵名叫展得功，水性很好，不大一回工夫，一來一去已經撈上了三個人。那種奮不顧身的精神，實在值得人欽佩。訓練不到一年的兵就有這樣成績，我自己也覺得很欣慰。我感到這種精神的可貴，想擬一個嘉獎的傳單，讚揚展得功的英勇，藉資激勸。當時找文書擬稿，有一位谷參議要一顯身手，自告奮勇地說：「我來擬這個傳單。」那時隨軍諮議邱岘章先生也在一起，他也贊同谷先生推敲。那文從頭至尾都寫的四六駢體，辭藻浮華，言之無物，最可笑的是提到展得功的名字時，因爲怎麼也湊不上四個字來，累得他滿頭是汗，沒有辦法，竟把展得功三個字拆了開來，添上一個「奇」字，湊成「展得奇功」。我和邱先生當時就問他：「爲什麼把人家名字給拆開來，還要另外嵌上一個字呢？這一來還成個人名嗎？這可來不的！」

谷先生窘迫的答道：「怎麼來不的？若不加上一個字，怎麼能成四六句呢？」

我聽了不禁大笑起來：「呵！你們這些文章家，眞寫的出妙文來！」

原來他們這類人之所謂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對仗工穩，用詞典雅，意思和內容則可以不管。擬傳單要做文章，寫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貼張禁止小便的告條也要做文章。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所以如此落伍，說句天理良心的話，所謂文章也者，實不能辭其應得之咎。不信，請睜眼睛看吧！

我們大多數的勞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鹽，做的是奴隸牛馬，住的是豬棚狗窩，穿的是懸鶉百結，聖人的門牆，壓根兒那裏進的來？進一萬步來說，即使勉強進了學房，唸了兩天子曰詩云，試問對那種離奇古怪奧妙莫測的所謂文章，又能了解什麼？如此一來，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遠沒有求得知識的可能；而一般所謂士子，也就在文章裏打着圈兒，永遠沒有求知的餘暇了。就這樣把我們的國家社會弄成了泰山頂上的無字碑，永遠立在那兒，動也不動，無論星移物換也罷，改元正號也能，與它都絲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們的國家社會進步，必須打倒這種腐敗無用的文章濫調，否則將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但這意思，始終是悶在肚裏，到後來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起來，中國一部分先覺者大聲疾呼的提倡白話文，這時我的一口鬱氣才得稍稍宣洩。不過我還覺得不滿足。因爲這仍是少數知識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眞正成爲工農大衆的文化工具，還須一番大大的努力的。

大雨過後，在陝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關前進的命令。

由陝州去潼關是有名的一條險道，自古就有天險之稱。這時盜匪出沒無常，爲了避免意外，行前着實費了一番心思。決定把給養子彈車放在大隊中間，由車隊前後掩護着行進。同時又添置了一些鐵鍬木鎬一類的用具，交與工作隊攜帶同行。防備着車輛中途遭受阻礙，不致束手無策，又買了許多粗繩子，專爲拉拽車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組織一個護車隊，專門照料車輛。

出了陝州，第一天到靈寶，第二天到函谷關。沿途儘是深溝險壑，尤其是函谷關一帶，崎嶇險峻，步步使人驚心駭目，往往從深溝走入，彷彿到了絕地，兩邊山巒壁立，中間一條車道，那就是唯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時走到特別險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車一騎行走，萬一對方這時也有車輛過來，那就只好都停在這兒，誰也別想走過去，必得偕鐵鎬臨時在路側開一地方讓車，始可通過。「丸泥可封函關」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慣了的人，那裏見過這個！李太白的詩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句，我覺這地方與蜀道相比，實在差不了多少。我們一團人像巨蛇攢洞一樣，一直攢了兩天，方才平安出了這條險徑。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萬一走在中途，山洪暴發下來，那這一團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魚腹。如今提起這件事來，我還覺得有些兒驚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從這裏經過，曾經令隊伍在函谷關頂上修了一條三丈寬的汽車路，預計經潼關，長安，過甘肅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爲時事的急變，全盤計劃，不得不擱置起來，在靈寶縣函谷關口，有一巨碑，書曰「通歐羅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時我所建立的。

函谷關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爲石所砌成。頂上另外疊立着許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頭般大小的石子結晶而成，名曰「指拇石」。這些大岩石，看去決不像天然生長的，但又如何搬的上去呢？這眞是一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蹟。據說萬千年前，這兒是黃河底，後

來却變成了山嶺。所謂「滄海桑田」一語，想來總不是虛構的了。

到潼關的時候，已是五月下旬。這是我第一次到潼關。我決計沒料到以後幾十年的軍事生活，始終與它有關係。潼關！潼關！你的印象已永遠留在我腦子裏了。

在潼關休息了一天，繼續向長安西行。走到華陰縣境，又接到改編的命令。原來的警衛軍第一師改爲第七師，（陸將軍自兼師長）中路備補軍改爲第三旅，我帶的左翼第一旅改爲第十四旅，改編了不幾天，由北京派來了大批的人員，謀求位置。說起他們的資格，都是頂呱呱的，有從日本士官回來的，有曾在陸軍部做過事的，還有在參謀本部供過職的。這樣一批大賢小賢，竟願離開十里京華，跑向這黃沙漠漠的僻地來，我眞佩服他們的勇氣。我同他們一個也不認識，見面談了一回，有的很有學問，態度也很鄭重，但多半都是說話有頭無尾，慌慌張張，半生不熟，徒有其名的人物。他們之中，有的因爲過去同陝督張鳳翽是同學，到了長安就公私不分，借着這種關係，向張鳳翽要求招待，要求位置，要馬要錢，要衣服，無一不要，毫不客氣。忘記了自己是統帥辦事處等高級政府機關派來的人員，忘記了自己頂着顧問參議諮議等的名銜，不顧身分，不留體面。我眼看着這些情由，不由得不搖頭嘆息。我想我們的政府任派人員，萬不可不經一番考核，雖不能要求個個人都能老成幹練，確能負責做事，但是品行端正，通達情理，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如今却隨便湊集着這樣一些汲汲於名利，招搖撞騙的人物，只憑着個眩人的頭銜，糊

亂塞給人家，叫人家派他們任職服務，這不但近於危險，而且也流於滑稽。爲這事陸將軍當時得罪了不少的人。當初這批大賢小賢，各因其背景，混了一個名銜，卽急於要得高官厚祿，甚至把整家的弄來糾纏不休，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實上是不夠分派，無法容納的，不得已，就弄出顧問，參議，諮議一類的空頭名銜來，以爲敷衍，隨手又塞給了人家，等到他們要你兌現時，你却經濟困竭，不能應付。於是他們就到處對你造謠中傷，散放瀰天的煙霧，弄得你簡直不能立足。假如我說，中國之糟，正就在這些事上面，那自然未免過分，但政治機構的窳敗，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這却是無法否認的。

我們的隊伍過了華縣，走到渭南附近，迎面遇着一個農夫，和我們報告渭河北岸田金屯地方土匪正在那裏搶刦，要求我們的隊伍火速進剿。這時我們派出的偵探並無此項報告，一路上也沒有聽見這樣的風傳。因此我疑心農夫的話有蹊蹺，不敢置信。後來經多方探詢，才曉得是甲乙兩村械鬭，甲村想假軍隊之手以報仇怨，所以想出這條妙計。當將報告的這人拘禁，訊問屬實，送到縣署去坐牢。這次若稍有大意疏忽，就會闖出一場大禍，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都會寃枉葬送了。後來我知道民間械鬭常常以此技倆假刀殺人；而軍隊因爲不加深察，鬧出亂子，鑄成大錯的，也很多很多。我得了這次的經驗，眞是吃驚不小，常常告訴別人，請他們在行軍時嚴加注意。

到了臨潼，當天未再前行。陝西省長宋聯魁先生聽說，特地走出省城幾十里路來迎接我，還種盛情，使我深覺感愧。宋先生態度誠懇，聽說在長安的政聲也很好。談吐之間，知道他對于中國的舊學問很有根底。我叩問他我們的部隊可以駐在什麼地方，他說：『可駐南門外小雁塔寺，那裏一切都已預備好了。』我聽了很是感謝。

陝西那時除了陝督張鳳翽以外，還有一師師長張雲山（駐長安）同二師師長張鈁（駐陝南）二人也是當時陝省的權力者。張雲山原爲號兵出身，在辛亥革命時，出過一點力，即以此自視非凡。他加入了哥老會，漸爲哥老會首領，但因不讀書，毫無知識，一味狂妄自尊，做出許多可笑的事來。比如他看見別人立「兵馬大元帥」之名，他就給自己上了「見官大一級」的尊銜。他之得以飛黃騰達，也是仗着哥老會爲他撐腰的。他在地方上攬了些時候，搜括些民脂民膏，把腰裏弄滿飽了，就盡力搜括陝西古物，在本地修蓋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裏頭賞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來了。後來他的暴死，恐怕就是那些珍貴古董招致的。張鈁那時爲陝南鎮守使，坐鎮一方，自然也煊赫的了不得。

六月初，陸將軍從北京趕到長安，住東關外八仙菴。這是一個很大的菴，有兩棵很大的黃楊樹，特別高大；其他奇花異草極多，都是平常不易看見的。菴裏一位老道，善於逢迎巴結，眞是一個妖道。時白狼已到甘肅，過了河，竄至天水以西，匪氛越鬧越是厲害，我奉命帶了一團人，

又另編一連砲兵一連機關槍，同赴甘肅跟蹤追剿。砲兵連是由第二師撥來，連長爲張基寳；機關槍連由第三師撥來，連長爲吳家瑞。同我協剿白狼的隊伍，還有第八師同趙倜的毅軍，另外尚有若干零星的部隊。

這一年陝西麥子豐收，糧價大落，爲行軍方便，令隊伍都改吃烙餅，另外又買了些小鍋帶着，以便途中製烙餅之用。原來，吃飯是以連爲單位，這時改爲以班爲單位。那時的生活程度甚低，在邠州，白麵每斤只售十四文，還不到現在一個半銅子。這話說來，怕現在的人都要感到驚異的。

這時正是六月天氣，火日當空，晒得人發昏。士兵身上尙背負兵器給養，足有十幾斤，走起路來，汗水不住的流，猶如過火燄山。所謂軍人應當耐困苦，忍缺乏，在平時不覺得重要，到了這樣的時候，就看出重要來了。若是素質不好的軍隊，經此一番折磨，怕都要變成病夫，無法作戰，或者軍心渙散，無法維繫了。平時多流一滴汗，戰時少流一滴血，這道理一點也不錯的。

催着加速行程的電報一次一次的拍來。每接到一次電報，我的神經即感到一次緊張。快到涇州邊境，忽然接到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叫我火速把大車捨去，換乘騾駄子，趕赴隴州截擊。電報上的語氣，與從前幾次迥不相同，看情形是非要我卽刻到達不可。於是我立刻捨去大車，換成騾駄子，準備午前二點出發。不料到了夜間兩點鐘，突然又來了一封十萬火急的電令，說白狼有

回竄長安之勢，着該旅長星夜回援長安。剛捨了的大車，於是又只得從新換回，挑選一批快腿的士兵，乘車連夜去援長安。但不想走到中途，白狼又已由子午口入山，出荊紫關，竄的很遠很遠了。這期間我那一旅的第二團一二兩營由團長何乃中帶領着，曾在子午鎮附近截擊了一陣，戰況很是激烈，可恨軍隊射擊技術太無訓練，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萬發子彈，可是等到陸將軍問何乃中要土匪的屍首，數一數，連二百人也不到。白狼且戰且退，一路上放火燒麥子，竟不知道是打那裏竄走的，於是軍隊跟蹤追剿。子午鎮進去爲子午谷，三國時孔明舉兵，魏延獻計，請他勿出祁山，當走子午谷，就是這個子午谷，其地至爲險峻。白狼若不竄入這條絕路，後來當不致失敗的。

白狼竄到荊紫關，一下子又竄回到河南邊境，這時我這一旅的第二團一二兩營已折回到靈寶一帶。爲收容指揮第二團的隊伍，並防止白狼北竄，在六月尾上，我帶了兩連衞隊，經臨潼，靈寶循原路回陝州。在回到陝州不久，白狼便被他的部下槍斃。白狼死了的消息一傳揚出來，社會上生了很大的波動。趙倜靈機一動，便懸賞重金購買屍身，把已死多日的屍身，重從土裏挖出，砍下頭來，送到北京去獻功，結果他便榮任河南督軍了。

我在陝州駐了兩個月的光景，又奉令開回長安。

從四月入陝以來，幾個月的光陰，可說都是消磨在行軍的途程中。雖然說行軍的生活比較的

艱苦，但經過這樣一番磨練，使我對于行軍增長了很大的見識和經驗。

第十八章　漢中道上

在長安駐守的時代，我開始感覺到自己所統帶的部隊中幹部份子良莠不齊，而好的幹部人才尤其不夠。這使我在辦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時第一團團長是楊桂堂，五十餘歲，外號叫做楊傻子。這人老於世故，無是無非，任憑人家對他說什麼，他都是好好的回答着。又加利祿心太重，一心只算計着高官厚祿，如何討長官的喜歡，如何能升官發財，他就如何做。什麼國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處了兩年，時常見面，談話，但始終沒有聽見他說過一句肺腑裏的眞話。第二團團長是何乃中，別號叫做芳譚，廣東香山人。爲人忠誠，滿淸最末一次的武進士，保定保府學堂畢業。他習的雖是武科，却能寫作極流暢的文字，品行學問都是好的。只是不贊成革命，遇事過於審重，不敢冒險。參謀長是宋子揚，日本士官學校砲兵科畢業，智識經驗都很豐富，稱得起一位幹練有爲的人物。少校參謀是蔣鴻遇，河北省人，保定軍官協和第一期學生，學騎兵，曾在雲南當過騎兵營長，與蔡松坡極熟。爲人機警幹練，足智多謀，韜略上尤遠在當時一般人以上。上尉參謀是劉郁芬，字蘭江，河北淸苑縣人，速成軍官學校學生，忠厚老實，謹嚴穩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時候。第一團第一營營長周心靜，西什庫學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歡讀書，氣量太窄。第二營營長杜占鰲，

山東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東人的特質，耿直忠誠，方正不苟。第三營營長孫振海，就是上面提過的那位孫氣。這人火性太大，心浮氣燥，始終沒有什麼大建樹。第二團第一營營長陳正義，言行穩練，學識也很好。第二營營長董士祿，學識無多，性情油滑，無是無非，一味的只想升官發財。第三營營長王某，安徽蒙城人，一個大字不識，出身於地方上的巡防營，沒有在正式軍隊裏受過訓練。炮兵營營長楊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萎靡不振，因此辦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騎兵營營長劉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別重，從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絲半點像有爲的軍人。——這就是我那時的一般幹部。從質與量兩方面看，都難使人滿意。綜合起來說：第一是缺乏朝氣。他們大多因循苟且，幷沒有替國家人民做一番事業的抱負和決心。如何纔能提起朝氣，想來眞是不容易。第二，是不愛讀書，不但新書不讀，舊書也不讀；科學方面的書不讀，普通的書籍亦不讀。終日泄泄沓沓，毫無求長進的心。第三，他們都有一點來歷。比如楊桂堂，和段祺瑞即有關係，常常和段送禮，寫信，拉攏得很親密。宋子揚和徐又錚有親戚的關係。其他各人，也都無不有一點來歷。因此辦事要振作，動輒得咎，處處掣肘；不振作，則又自覺對不住自己良心，對不住人民國家。

那時共和初肇，袁世凱獨攬大權，政府的組織以及一切措施，都漸漸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從報紙上，從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來種種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國家再上軌道，人民解除苦

痛，距離得還很遙遠，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艱苦的路程，有待於我們的努力。我是一個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覺自己讀書太少，學識不足。而且所讀的書，又都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舊東西。以此來應付這激變期的中國社會，時時顯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我漸漸覺得有許多地方需要修正與補充。有時甚至覺得我以前讀書幾乎都是走的寃枉道路。但是時局越艱難，心情越徬徨，我向前幹的決心却越發堅定。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總覺得自己沒有灰心頹志的餘地。爲要擔負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統帶的部隊的幹部，實在是刻不容緩的。就在這種客觀與主觀的要求之下，我決定成立一個模範連，當以李鳴鐘爲模範連連長，過之綱任排長。選用石友三，葛金章等爲頭目；田金凱，馮治安，吉鴻昌，等爲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練，體操，拳擊，劈刀等而外，還有戰術原則和應用戰術等，宋子揚，劉郁芬，何乃中，蔣鴻遇等爲教官。全連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顯出蓬蓬勃勃的氣象。當時我對這個模範連，只希望做到使他們能自發的願爲國家人民奮鬪犧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講話，我就是按照這個目的灌注闡發。

我們一面在長安努力訓練，一面奉命派出隊伍到各地駐防。其中趙冠江一營駐武功縣。一次，趙營長接得本地人報告，說他們村子裏到了土匪。趙卽率隊往剿，把村子團團包圍起來。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趙仍不肯罷休，於是挨家挨戶的搜查，緝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槍枝。當時却在

民家搜出許多煙土，趙一一予以沒收，並令百姓代爲挑送。這一下，弄的百姓非常怨恨，紛紛到省城告狀。我查明了這事，氣憤難言，立刻將情由呈報陸將軍，趙冠江撤差，換杜占鰲接任。這事實在出乎我的意料。從這件事上，我益感覺到好的幹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深深認識到不良環境的可怕。因爲那時陝西的情形窳敗之極，基礎薄弱的幹部們，置身其間，耳濡目染，一到離開了長官的訓導，就不知不覺的爲非作歹起來了。

我在長安駐軍期間，目見許多情形，都很使我覺得痛心疾首。我順便說幾件，以見一斑。第一、就是關於查大煙的事。督軍署的參謀長，副官長三四個人勾結起來，滿處搜查大煙。查得一兩土，罰洋一元，煙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裝釘，派人押着，一車車運往北京天津販賣。算算這個賬罷，每兩土罰一元，又把土收去販賣。一方面是受着雙重的剝削，一方面是坐得雙重的橫財。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第二，就是鄉親用事。參謀長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長李某是蒙城人，……他們打成一片，姿意胡爲。這樣的情形給局外人看看，已經夠礙眼的了，然而意猶以爲未足。副官長李筱芬等又上條陳，索性公開要求大用鄉親。當時因有「口裏會說蒙城話，腰中就把洋刀掛」之諺，以爲諷刺，督軍後來的失敗，正就在這種事上種下了根由的。關於用人的事，我們一定先問賢不賢，不問親不親，只問能不能，不問鄉不鄉。若是違反了這個原則，則弊病叢生，害人害己，必無好結果的。第三，姑息養奸，也到了使人詫異的程度。

如一天我們去見督軍，大家坐着談話。當時有一個人走到督軍面前，嘻皮笑臉的說：「報告督軍，這裏有一件事可以大大的發財，給督軍說說好吧？」督軍毫不生氣，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裏，也看不出那是好人，那是壞人。可是想來見人就說發財的事的，總不是好人能。」那人反而很得意，仍舊嘻皮笑臉的說着。看看督軍一句話也不斥責，使我驚訝極了。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居然一至於此！若不是我親眼看見，誰說我也不會相信的。又比如當時有所謂收攬門生的事。陝西第二混成旅旅長奉獻二萬兩烟土，以爲拜儀，而對方居然收受。有這種駭人聽聞的事！後來長安兵變，繳督軍械的就正是這位旅長。還有督軍左右的一批大賢小賢們，有的是西洋留學生，有的是東洋留學生，有的是將弁、武備、速成或講武堂的學生。他們因爲出身不同，來歷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謂土派，洋派，東洋派，西洋派等，終天爭着官大官小，錢多錢少，或則吸煙打牌，吃喝玩樂。彼此之間，互相造謠，互相攻擊，總是要搶官做，要發大財。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軍毫不過問。

這些事，我是沒法看得過去的。那時第十五旅旅長賈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學生，平日手不釋卷，筆不停揮，頗有學識眼光。）對這些情形也總是搖頭，和我抱同樣的感想。我們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軍面前說說。比如拿煙土的事，我們苦苦的勸說，總是說不動。以後甚至我們去了，左右使我們不能見面，把我們引到客廳裏，叫個人陪坐着，使我們無從說起。又比如

那批骯髒的大賢小賢們的情形，我們每次到督軍署，也總要忍不住說幾句。後來他們一見我們來了，就駡着說『混賬又來了！』不久，我和賈焜亭都被派赴外縣各地巡視。賈和我說，這是有意差使我們出來，免得礙他們的眼的。

順便再在這裏說一點那位副官長李筱芬的事。這人我在北京的時候原就認識。那時他也住在京防營務處。我每次到那兒去，都要遇見他。他說話滿口新名詞，表面上似乎很有學問，其實肚子裏淺薄的很。穿一身時髦的綢緞衣服，塗滿一臉雪花膏，頭髮梳得精光，鞋襪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勢，也許就正爲這些緣故。那時他已染上鴉片煙的嗜好，常和祕書長劉某在一起躺燈，不過還不好意思公開。見了人，——特別是我，就把大煙藏起來，怕人家恥笑他。我有時勸勸他，他總還在口頭上接受。從這一點看來，證明他那時還有點羞恥觀念，還有去惡遷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飛黃騰達起來了，在爛泥裏滾久了，前後就判若兩人了。我在長安遇見他時，他覺恬不知恥的把各種煙土拿出來給我看，並且將熬好的幾大瓷缸（每個一尺多高）煙膏指給我說：『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雲貴土。』言下神色飛舞，得意之極。後來又聽說娶了兩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時候，就接到他的訃聞了。死時年紀不過三十五六歲。軍中有句俗諺說：「鴉片烟酒姨太太，三個星期進棺材」。李筱芬完全應了這句話。對於這個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置。腐惡環境的害人，有這樣的可怕！我記敍這個人，對於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

或許可以有些幫助吧。

我在長安住到第二年（一九一四）四月間，奉派到各縣巡察。走到三原，就接到督軍的電報，召我回防。原來四川發生重大的兵變，陝川兩省接壤，地方上空氣驟見緊張，人心也隨之惶惶不安。爲防範事變波及陝省，我奉陸將軍命令，率部隊開駐漢中，藉以鎭撫陝南。

奉令開拔的時候，同時也奉到改編的命令。原來的第十四旅，改爲第十六旅；不久第七師師部取消，十六旅又改爲十六混成旅，歸中央直轄。有了這個獨立團體的存在，使我能夠很自由的把灤州革命時代的朋友，重復集合到一起，企圖繼續那時的革命精神，同惡勢力積極奮鬥。十餘年中，十六混成旅所以始終能在北洋軍閥的重重包圍之下，久歷艱苦，毫不妥協，一直奮鬥到底者，皆得力於這時候的改編。

部隊出發之前，我們的十六混成旅和十五混成旅各出一混成團，舉行秋操。這第十五旅，原由中路備補軍改編，在河南招募的補充新兵，分子非常複雜，因此紀律不十分好；又加這一向在外剿匪，一直沒有約束，更弄得放蕩恣肆了。賈焜亭是新到差的旅長，一時也無從整頓。等到和我們秋操時，不知什麼緣故，十五旅竟有幾人暗帶了眞子彈，向我們打起來。幸而發覺的早，沒有傷人。當即把秋操停止，草草講評了事。當時情形，至今回憶，猶覺哭笑不得。

我們的部隊向漢中開拔，路線是由咸陽經過興平、武功、扶風、鳳翔、寶雞、秦嶺、鳳縣、

風嶺、留壩、褒城等地。長安至咸陽，中間隔有一條渭河。渭河兩岸都是沙地，夏天大路上不能走車，我們都從高粱地中穿來穿去，尋找小路。當晚就在渭河北岸住宿。這裏的河面，水漲時寬可二里許，水淺亦有半里。河水渾濁，很少清澄的時候，這裏的渡頭名曰「咸陽古渡」。渡河的工具是一種木船，後面沒有舵，旁有一個木槭，上套木槳，壓水而行，遠遠看去，宛似菩薩穿的鞋子一般，這就是這兒渡河的唯一交通利器。時至二十世紀，人家已經用飛機飛船在那裏比賽行程速度，而我們的國家，卻仍然沿用幾千年前原始時代的木船，相形之下，就知道我們民族是怎樣的落後了。

我們的部隊繼續渡河，水手們一面壓動木船，口裏一面哼着各種古老的腔調。這一個水手哼一聲，另外一個水手呵一聲，滿河裏一片哼哼呵呵的呼叫，聽來好不熱鬧有趣。這種古老的交通工具，配合上這種古老的腔調，眞可說是古色古香，令人不自覺的彷彿回到幾千年前的世界中去了。

過了咸陽古渡，前面一條東西大路，大路以北，是一帶望不到頭的丘陵，那就是西周的王陵（東周陵在洛陽邙山）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都在這裏。陵園的土壤盡呈黃褐，土質也非常乾。

馬嵬坡在興平附近，離咸陽有幾十里。史載唐玄宗的愛妃楊貴妃，就在這裏自盡的。坡前面

便是她的墓地、墓上生着一片白鹼，有些好事的人見景生情，巧加附會，說這種鹼土，就是楊貴妃生前所用的脂粉變成，人們吃了，可以醫治心口痛，頭痛等病。這個謠言一傳揚出來，地方上的愚民就絡繹不絕的到這兒來焚香禮拜，誠心誠意的把墓上的鹼土取回家去，給病人吞服。唐明皇和楊貴妃淫樂敗國，有什麼值得人民崇拜？又怎會有此靈驗？百姓的愚昧，一至於此，多麼可痛心的事啊！

前行不遠，到馬刨泉。相傳三國時，關公或張飛所騎的馬曾拴於此。因爲口渴，無處覓水，馬忽以蹄刨地，乃得甘泉。這顯然都是後人崇拜英雄，巧加附會的傳說。興平過去是武功。武功過去是岐山。再過去就是鳳翔。這一段，直至鳳翔，都是缺乏水源，缺乏樹木。如果沿路栽樹，再將渭河之水引來，那就太好了。此種事清朝時代沒有人辦，民國以來亦不能辦，所做的都是一些破壞的事，要到那年才能談得上全國普遍的建設呢？（聽說現在武功辦了一個規模很大的農學院，由王子源先生主其事。王吃苦耐勞，埋頭實幹，將來定有很大的成就。）鳳翔地方整潔，人民殷實。他們衣食豐足，因之文風也很興盛，弦歌之聲，遍地可聞。自我行軍以來，像這樣的偏僻之地，還很少見過。可是聽說不久以後，這裏即連年兵燹水旱，匪盜遍地，地方元氣大喪。想來那樣一個民康物阜的世外桃園，遭受到這樣的厄運，也一定頓改舊觀了。

由寶雞至鳳縣，經過歷史上有名的秦嶺。此爲終南山脈，自甘肅入境，綿亙八百餘里，有陳

倉、太白、商山等高峯。韓愈的詩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可見其地勢的險峻。當天晚上，即在嶺上搭帳棚住宿。上山的時候，穿的是夾衣；到了山頂，立刻感着寒冷難當，改穿棉衣還有些不支。「晚穿棉，午穿紗，抱着火爐吃西瓜」。眞是這地方的特殊氣候。從這裏又過鳳嶺，上書「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字樣，也是險峻之極的地方。距留壩約十餘里，有一座紫柏山，留侯祠即在靠大路的邊上。昔漢高祖定天下後，大封功臣，其中張良的功勞最大。漢高祖封他許多地方，皆不要，惟獨要了這個留壩。這裏地無三里平，天無三日晴，貧瘠之極，人都不懂何故。張良說：『我要了這地方，必無人與我相爭。』我曾到那兒瞻仰了一番。那地方很僻靜。四圍都是高山，走到裏邊，一種幽古的感覺，驀地襲上我的心胸。我覺着中國的寺院，委實別有一番恬淡閒靜的幽趣，是別的任何場合所沒有的。後來我每喜歡跑到偏僻的山林古寺裏去，度我的讀書生活，正是這種時候給我的印象所啓導的。留侯祠正殿上塑有張良的泥像，神氣非常生動，不曉得是出諸那位名家之手。我在徘徊瞻望之餘，不禁起了一種景仰之念，遂撰了一付對聯用木頭鏤刻起來，（幾年後又換了石刻）其文如下：『豪傑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長芳，想那志士忠臣，千古猶留憑弔所；神山古來稀，設黃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願作逍遙遊。』正殿的左側，有一股澄碧見底的泉水。聽說冬夏長流，永無涸竭的時候，我站在泉邊，一面看水中的游魚，一面却想起兩千年前的張良的身世。他本是爲韓報仇，憤恨秦皇暴

虐無道，才有博浪沙的壯舉。（今河南陽武縣東南有故城，即秦時的陽武城，城南即博浪沙）後來襄輔漢劉邦，伐秦滅楚，奠定天下。在漢室的功勛，他得算首屈一指。但成功之後，不料他竟然隱遯到深山大澤的地方，富貴榮祿，都棄如敝屣。他的心跡的清澈，實在値得人欽服。與他同國同時的韓信比起來，就另有一番風度了。復在祠的前後觀玩一回，回到老道的客堂裏，吃了一碗素麵。臨走的時候，給老道去下三塊大洋。老道很客氣，送給了我一部素書。卷首有宋張商英的一篇序文，說黃石公在圯橋送張良的就是這部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云云。書共六篇：多是一些格言式的處世哲學。張商英並在序文中舉例說明，張良相漢高祖，那個策略就是用的書中的那句話。比如張良勸高祖封雍齒，就是用的書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一句；張良辭封三萬戶，而只要了留壩 就是用的書中「吉莫吉於知足」一句。雖不免牽強附會，但倒頗有趣味。這書流行的不廣，所以順便一述。

過留壩前行，就是漢高祖入漢中後所焚燒的棧道。今此道已無，行旅都改走鷄頭關，路極高峻難行。一面高臨絕壁，一面下臨深溝，從留壩到褒城，儘多這種險道。沿途煙山萬重，整水急流，眞是說不盡的萬千險阻。這條路上，人烟特別稀少，幾乎可以說不見人跡。原因是從前每有軍隊從這兒經過，就把當地百姓都抓去抬傷兵，抬官長，連門板也搜個精光。弄到後來，百姓們

一聽說有兵來了，就趕忙向深山裏躲避，以消極的堅壁淸野的方法，同丘八爺對抗。這次我們的隊伍從這裏經過，他們聞訊，前兩天早就已經遠揚了。

雞頭關石門附近有「玉盆」同「滾雪」兩個古蹟：玉盆是一灣清泉，水色深綠，中有石塊，宛如玉盆一般，在石門上游的山谷中；「滾雪」，據說是曹操當年行軍到此，正值大雪，一時不慎，失足從馬上跌滾下去。石門穹裏面，有隸書的石刻。榻本流行坊間，所謂石門頌的就是。

隊伍到了褒城，分駐褒城與沔縣兩個地方。褒城有褒姒莊，即周幽王的寵妃褒姒的故里。褒姒不好笑，幽王舉烽火騙諸侯來博了她的一笑，後來申侯和犬戎攻周，幽王舉烽火，諸侯不至，遂因此亡了西周。褒城荒僻之地，竟出了這樣一個一笑傾國的褒姒！褒城與沔縣相距有六十里，其間有個地方叫黃沙。相傳就是當年諸葛亮造木牛流馬的所在。我這一路來，想到當年諸葛亮相蜀伐魏，六出祁山，正就是走的這一條路。魏延屢次主張當由子午谷出長安，孔明都不聽信。可見從前這一條棧道，一定比較寬敞平坦，不像子午谷的險峻難行。但年代久遠，山川變換，情形已大不相同了。

沔縣附近有漢丞相武侯祠。我到沔縣的那天下午，特地跑到那兒去觀光。武侯祠巍峨壯偉，別有一種嚴肅氣象。我到這兒，也撰了一付對聯，表示我對他的仰慕。文云：『伊呂伯仲間，豈

惟管樂自期，徒誇玉壘經綸遠；中商名法後，儘遺老韓同傳，別覺黌宮俎豆長。」

這裏的祠堂和廟宇也有道士住守，滿身汚穢，頭髮尤其骯髒。和他們談了一回，語言乏味，毫無知識，比起留侯祠的老道，相差遠矣。他們倘若也能像留侯祠老道一樣，將孔明的文章軼事、印些出來送送遊客，那多有意思！我打聽他們的出身，原來因爲生活所迫，找不着吃飯的門路，都是到了三四十歲方半路出家的。這就無怪其然了。武侯祠南面聳立着青葱的山巒，重疊起伏，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定軍山。定軍山西是武侯的墓址。墓上有兩株桂花樹，高達六七丈，時當八月，桂花盛開，清風四溢，香達數里之外。武侯祠過去有馬超墓，爲石頭壘成。上面蓋土，四近滿是正在怒放的金黃色的迎春花，一條有四五尺長，宛如條條綵帶。我停足觀玩許久，不禁感嘆一番。當年曹阿瞞何等雄武，劉備對之俯首，孫權對之震服，不料竟被這位小將殺得割鬚棄袍，僅免一死！

我們的隊伍到了漢中，川變已經平息，原來的任務不成問題了。於是就加緊訓練。

那時漢中道道尹姓程，名柯，號叫仲虞，是一位精幹而且勤勞的官吏。我去拜會他，從他的公署大門，一直走到後室，大門外，大門內，每一室，每一房，以至廚房，廁所，都樸素乾淨。每天都由他監督着打掃。地段上連一根草梢也沒有，這使我感到很大的欽敬。道尹本來是清閒的官職，然而他能勤於治事，不安於淸閒。由此一點，即可見其精神。陝南鎮守使兼第二師師長張

紡，這時也駐在漢中。

漢中的風氣與長安迴乎不同。漢中的迷信空氣，特別濃厚，迎神趕鬼一類的怪事，普遍的流行着。居民門口上十有九家貼着避邪的神符，大有百鬼臨門的情勢。有一個名叫菜園子的地方，迷信尤甚，差不多事事問卦，問卜，到了瘋狂的程度。聽說當年張魯在此爲吏，以鬼神爲統治百姓的工具，想着永遠過他的爲非作歹，窮奢極慾的生活，而百姓不敢指摘反抗。這遺毒至今不滅，使得漢中的百姓，同鬼神結了不解之緣。這種迷信空氣，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打破。

漢中的農民不論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鋤地的時候，必都穿着大褂，或是半新的，或是破舊的，但都是洗得乾乾淨淨，神態很是斯文，好像小學教員一樣。這種風氣，別地從未見過，不知是什麼來歷。漢中以西，以南，隨地都是稻田，每年出產的稻米，除了供給本地以外，還可以大量的向外運銷。漢中沔縣一帶出產的銀耳，也是當地的大宗收入。這兒的銀耳非常馳名，銷路特別旺盛，普通都以人工種植。其法是把山上正在生長的圓徑一二寸的樹木砍下來，截成三尺或六尺長短的木橛，五根七根地架在山谷中間，日頭曝晒，又經大雨淋濁，相當的期間之後，就長出銀耳。稍加泡製，即以昂貴的價錢銷行各地。

漢中有兩處富於歷史意義的地方：一處是拜將台，一處是漢中王的紀念碑。拜將台，人們大概都曉得就是漢蕭何月下追回韓信，劉邦將他封台拜將的地方。漢中王碑，是劉備即位漢中王的

紀念碑，但可惜碑文早已殘缺不全了。

北京帝制的空氣，這時已由醞釀而漸成事實。老袁手下的猴子猴孫，用盡了心機，慫恿他早卽帝位，以便自已也得封妻蔭子，加官進爵。老袁本人，不消說皇帝癮也早已發作，心裏正想着一嘗九五之尊的味兒。正在事機微妙的時候，有位美國人名叫古德諾的，發表了一篇中國不適宜於共和國體的妙文。這篇文章，當時的各大報章均經刊載。大意是說，中國的社會人情，極不適宜於共和政體。中國要想走上近代國家的道路，第一是先恢復君主制。並鄭重聲言，中國如沒有大皇帝來管束人民，將會有無窮盡的禍亂出現，永遠得不到平靖。不曉得這位麵包先生，是在美國把自由空氣呼吸得厭倦了呢，還是受了喪心病狂的中國官僚的賣弄，竟拿出這樣的荒謬言論，來自欺欺人。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以後，中國不適宜於共和政體的聲浪，高唱入雲。一些帝制遺孽，便以此爲藉口，說外國人也主張帝制了，從而推波助瀾。一時全國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狐疑不決。平心而論，袁世凱本人，對於帝制這一着，一直是一面酷欲一嘗，一面又戒懼審慎，怕看弄不出好來，反把到手的權位，輕輕斷送。但自經這番唱和以後，籌安會應運而生；同時袁克定，段芝貴等又假造一份順天時報，上面專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給老袁去看，說這就是國內的輿論。如此包圍，閉塞老袁耳目，老袁信以爲眞，他的主意也就漸漸堅定了。

籌安會的主要份子爲楊度、孫毓筠、劉師培、胡瑛、李燮和、嚴幾道六人。那時報章上常常

有六君子之稱。籌安會成立之後，花樣越來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所謂公民請願團出現。每個自稱爲公民的，手裏拿着旗幟，大聲呼喊着，向總統府請願，要求老袁俯順民意，早日南面正位。連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組織了請願團，推舉代表，赴總統府請願，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見。中國眞是個奇怪的國家，光怪陸離，什麼調兒都能彈出來。民意！民意！多少人都拿錢製造它，來欺害人民，爲禍國家，結果自己也葬送了！袁世凱原是一個聰明幹練的人，若是沒有籌安會等一班利慾薰心的傢伙，從旁幫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會做出這樣愚蠢的事來的。但反過來說，若是老袁果然眞正聰明有爲，亦必不致被這些小人所包圍。細想起來，老袁畢竟是個糊塗的人！

不久，我在軍中便接到段芝貴發下來的孫文小史，黃興小史的小冊子，裏邊盡力詆毀中山先生同克強先生。那時每一營發給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當成正式的功課講讀。我想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貨們，竭盡了心智想出來的辦法。但他們的詭謀是失敗的，當時許多官長接到這些小冊子，都偷偷的把牠燒毀了。雖然有將來考檢的命令，但終亦無人理會。我接到了這種小冊子之後，一面翻閱，一面不禁無名火起，切齒痛罵段芝貴等的卑劣無恥。他們這種伎倆，事實只有越發增加孫黃的價值，絲毫不會損害孫黃等在羣衆間的信仰。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長目兵講話。我說楊度、孫毓筠這些小子們，寡廉鮮恥，卑汚下賤，在北京被錢收買，給袁世凱組

織了籌安會，扶助他做大皇帝。他們這種辦法，不久將要使國家有很嚴重的禍亂出現。好弟兄們，我們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們決不能隨波逐流，違反百姓利益。我們要認清是非，萬不能受人家蒙騙。講完了話，我又招集官長談論這事。

為提高士兵的精神與認識，以擔當來日之大難，這時我特意編了一本精神書，作為軍中訓練的規範。這書共分三節，凡八十條。第一節為「道德精神」，偏重個人修養方面，如謹言慎行，努力為學等等。第二節為「愛國精神」，闡發犧牲小我，成仁取義的道理。第三節為「軍紀精神」，闡發軍紀的意義。當時我們軍隊中的新生命，都漸漸的自此培養出來。（後來民國十五年又編「革命精神」一節冠其首，共為四節。）

我因為駐在陝南，對於外界的消息十分隔膜，當時的中國大勢尚不能有全貌的認識，於是時時刻刻感到苦惱焦燥。這期間，國際間的風雲一天險惡一天，歷時數年的世界大戰，方在發動。中國在國際與國內的複雜情勢之下，究竟將走向那裏去？不消說正是我苦思焦慮的中心問題。正在這時，震驚世界的二十一條件，日本突然向中國提了出來，強迫袁世凱在四十八小時以內答覆。這一消息傳到了褒城，我週身的血液立刻沸騰。當時我雖欲盡力制止這種感情的衝動，但我二十餘年來的軍人生活，已造成我這樣的個性，無論怎樣，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幾天連飯也不能下嚥。甲午年我隨我父親到大沽口修築砲台，那時一聽見說日本人三個字，我心裏就生出痛恨的

感覺。庚子年我從保定府跑出來，親眼看見過日本兵端着槍，拿中國同胞當靶子射擊，以爲笑樂，那時我恨不能一刀砍死幾個，以洩發我胸中的激憤。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更進一步，使出了這樣的毒辣的手段來，要整個的亡我國家，奴我民族，我怎能不悲痛欲絕？從此我決定了兩個鬬爭的目標，時刻的努力不懈：一個就是要同國內惡勢力奮鬬，一個就是要同日本帝國主義奮鬬。我那時所認定的，是中華民族若想求取生存，不能不打倒國內的惡勢力，尤不能不打倒惡勢力所賴以存在的日本帝國主義。多少年來的歷史，已證實了中華民族的前途，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存在，是絕對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後，我所以堅決的主張抗日，正是這種歷史過程發展下來的必然的結論。

第十九章　蜀道難（一）

自從古德諾發表了那篇鼓吹帝制的荒謬論文，段芝貴袁克定以及籌安會等一批利慾薰心的官僚政客，用種種卑鄙齷齪的方法，從旁推波助瀾，老袁遲疑不決的心，至此遂趨堅定。於是積極從各方面佈置準備，以實現其帝制迷夢。當時全國各省之中，比較可慮的是西南方面——尤其是四川：「全國未亂蜀先亂，全國已治蜀未治」，四川政治的難以處理，蓋由來已久；而此時在地理等方面，又很關重要。老袁有見及此，即發表他的心腹陳二菴將軍為川督，俾可遠植其勢力，並藉以鎮壓西南。陳將軍赴川接任，搖搖擺擺空手而去是不行的，必得有武力。因令統率三旅人同去。被指派的三旅：一是由第二鎮及第五鎮各抽一混成團合編而成的第一混成旅，李表臣統帶，從湖北開去；二是由第二十鎮第三十九協改編的第四混成旅，武祥禎為旅長，自長沙開去；三即是我們的第十六混成旅，由陝南開往。

我在陝南接到北京統帥辦事處派令入川的命令，同時也接到陳將軍從北京發的電報，說不日即到漢口，取道宜昌入川，指令我沿劍閣，昭化一條路線開赴川北。我接了命令，即籌備開拔。把餉項給養，子彈馬匹，一一籌措好了，又因這一路盡是山道，行軍至為困苦，乃按十八省地理歷史歌譜編了一個「山地行軍歌」，教給官兵們習唱。一則灌輸他們山路行軍的知識，二則「樂

其形者忘其疲」，鼓舞他們的精神，使他們體會由路行軍的樂趣，忘記身體的疲勞。歌詞共五節，茲不贅錄。

到開拔時，集合官兵，講了幾次話，以二事相約：凍死不准入民宅一步，餓死不准取民間一粟。又親自將這兩點編了一個行軍問答，分發各班熟記，並詳爲講解闡發。

我們這次出發，番號名爲一旅，但實際上只開拔了第一混成團。何乃中所帶的第二團，兩營駐沔縣，一營駐鳳翔，騎兵一營駐長安，此時仍留原防，沒有同行。

我帶着一團人，從沔縣動身，經甯羌、校場壩、朝天關、廣元、昭化、劍閣、梓潼，以達綿陽。出沔縣，走了一天，就到五丁關。其地形勢險峻，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概。我到關上遊覽，從幾個老百姓的談話裏，知道這五丁關的名字是有來頭的。據說戰國時候，秦國準備伐蜀。但道路險阻，無法進攻。秦王想出一條詭計，派了使者入蜀，對蜀王說，秦有一頭能產金子的牛，願以奉獻，但道路阻塞，不能運到，請速設法開路，以便獻寶。蜀王爲人糊塗，信以爲眞，樂得心花怒放，即日徵發百姓動工修築。左右力陳弊害諫阻，蜀王全不肯信，反把他們看成壞人。這條路一直修築了好多年，全蜀百姓，被徵服役，死亡殆盡，及到道路修成，只剩下五個壯丁。秦王即由此路從容進兵，滅了蜀國。而這個關，因即命名爲五丁關，留下一個血腥的紀念。我聽了這個故事，非常的感觸。權力者爲了私人的財利，弄得昏頭昏腦，甚至不惜肆意迫害

人民，以遂其迷妄之願，結果禍及國家，而自己亦同歸於盡。這種事例，自古及今，舉不勝舉，真叫人痛心。也許有人會笑蜀王，說他竟相信一隻假金牛，未免太傻；其實一切置人民國家於不顧，只以私人利益為出發的慾願，那一件不是像想得假金牛而為敵開路一樣的愚妄！我覺得不必笑蜀王，還是笑自己的好。五丁關的故事，雖只是一個傳說，但所含的教訓，實在太大了。

到了甯羌縣，看見附近一帶的山坳裏，都架着一種二寸徑的木橛，在山溝裏，一連三四里地都這樣。問本地人這是作什麼用的，回答說是製白木耳的。這裏白木耳出產甚富，可是並不能運銷到外國去。我只是可惜着那些樹木，像十二三歲的孩子，都是沒有成材就被斫斷。若是讓它長成大樹，可作棟樑，可作器具，多少有益！如今這樣的砍伐鋸斷，未免太可惜了。

到了校場壩，隊伍休息了一天。那時正在仲夏，四野一片青葱，風光至為宜人。我們全體官兵，一律住帳棚。在這樣的大自然中幕營，委實有趣，自官長以至士兵，每個人的臉上都浮着欣躍愉快的笑容。校場壩以西，萬山圍繞，田地都是位置在山腰上，夕陽反照着犁田的農人，他們一面工作，一面放大着嗓子高歌，十分自然，十分快樂，沒一點拘束或愁苦的樣子。（我至今回想，還記得很清楚，而且受感動。）山澗中的清泉，潺潺緩流，嬌脆的鳥聲和粗樸的牛鳴應和着。到了這樣的境界，使我把一切的煩惱，頓時淡忘。我不禁欣羨的想着：百姓雖然終年勞苦，生活不如牛馬，但這偉大可愛的自然，卻未嘗不能給他們以安慰。因又想到，他們自食其力，良

善做人；我們食其食衣其衣的軍隊，若不爲他們作忠誠的奴僕，爲他們爭自由謀幸福，那不但對不住眼前這些勤苦同胞，就是看看那些犂田的耕牛，也應該覺得大大可恥的。想到這裏，我又從出世之想，重復回返到紛紜的現實世界中來——我一路不管是步行或是乘馬，總是這樣的暗思默想，沒個停歇，總覺得自己如果不能做一番有益於人民國家的事業，那不如趕早放下槍桿，跑到山裏來過放牛種田的生活爲好。

不久，就過朝天關，又高又陡，「朝天」兩個字，的確可以形容它的形勢。過此即入廣元縣境。廣元是川北的鎖鑰，在嘉陵江的左岸，地方富庶，人煙稠密，穿的用的，吃的住的，種種風尙習慣，都與關中大大不同，漸漸可以看出四川的特殊風光來了。比如人們出門，多是坐轎子，且常見轎夫以及他種苦力在小館子中大吃米粉肉。勞動者有這種享受，在我們北方是極其少見的。在保定府，即便富有的人家，也只得在喜喪年節的日子才蒸米粉肉，而且只限於招待貴賓而已，普通人家還是吃不着的。一九一一年我到景縣招兵，偌大一個縣城，只有一家牛肉舖：一家是經常的開門，另一家隔日一開市。像廣元這一帶，每個鎮上，都有三二十家肉舖，眞是聞所未聞的了。

從昭化到劍閣，很有幾天的路程。葭萌關地極險要。三國的時候，蜀魏用兵，屢次在此，實爲戰略上一個重要的地方。但三國演義上常寫蜀將在此騎馬，有「飛馬而上」「飛馬傳言」之類

的句子。我上上下下細看了一番，覺得拉着馬走都不容易，怎麼能夠「飛馬」呢？恐怕是不可能的。可見「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話不錯。過葭萌關，沿途萬山重疊，濃陰滿地，走一處比一處險峻，到一地比一地秀美。放翁的詩：「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這一路上，都可以領略這種境界。劍門關是一條絕路，陡峭如壁，好像用劍砍削而成的一樣。頂上有一個門。「劍門」之名，想即由此取義。從遠處望劍閣，是一片盆地、四圍高亢，中間突然凹陷。當年諸葛武侯，計擒張郃，大概就是利用這地方的。

劍閣附近有許多名貴的碑。我想到此一次，機會難得，很想搨些下來，作異日的觀摹。因問軍中誰會搨碑，結果是石友三去了。搨了一整天，每種搨了兩份，一份分給目兵官長臨摹，一份我自己留存。有幾種是坊間少見的，可稱珍品，可惜現在都散佚無存了。我在劍閣城裏觀玩，見某祠堂中有一尊銅像，顏色鮮明，像是新建立的，詢問當地老百姓，才知道這是一位縣官的像。很久以前，這縣官在此任上，爲人嚴明清正，不妄取民間一文錢，不浪費民間一滴汗。人民無不感戴。他卸任以後，百姓集資建立一尊銅像，紀念他的德政。不料不久之後，新來了一位縣太爺，和前任縣官正好相反，無孔不鑽，見錢就抓，衙門內外，一應執事人員，統統用的是他的鄉親本家，狼狽爲奸，無惡不作。刮了百姓的地皮，吸了百姓的血汗，猶以爲不足，更把縣衙門前面祠堂裏的那尊銅像也燬掉，送到銅器店裏鑄成茶盤，水壺，香爐，燭台，一類的家庭用具，據

爲己有，却另外塑了一尊泥像，放到原來的地方去。後來因他貪贓枉法，被參革職，拿問下獄，判了死罪。人民憤恨其貪鄙，懷念前任縣官的廉明，於是把他家裏的香爐，燭台等等又統統送到原來的那個銅器店裏，重復鑄成了嶄新的銅像，安置原位。就是我所見的這尊銅像了。這事給後人絕大的教訓，一般貪官污吏，往往以爲百姓懞懂愚昧，可以恣情胡爲的去欺壓他們，魚肉他們，一點不用顧忌。却不知百姓其實是至公至明的審判者，是非清楚，善惡分明，一絲一毫不容你欺蒙做假的。無奈他們在黑暗的政治之下，使不出自己的權力，只有把冤苦埋在心裏，暫時不敢和你爭較罷了。但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報復的。你有一分善，他們感謝你這一分善；你有一分惡，他們就報復你這一分惡。你以爲他們懞懂愚昧，其實懞懂愚昧的還是你自己。在這種地方，我們政府應當相信百姓的公和明，授與他們以應有的權力，同時扶助他們，嚴格的執行法律，拿辦貪污，果能如此，則民間疾苦，解除了大半，中國的社會必飛速的進步。 孫總理爲什麼要提倡民權？爲什麼把民權列爲三民主義之一？因爲他深知切感到了人民在黑暗吏治下的痛苦，因此民不聊生，國勢日弱。我們三民主義的政府，應當拿出大刀闊斧的精神來，努力實行民權，大大的把吏治來洗刷一下。否則民生主義，民族主義，都是不容易實踐的！

從劍閣出發，好多紳士，替我送行。這一路，每經一縣，縣官或本地士紳，都要客氣的應酬我。有時送一桌酒席，有時送些禮品。我都誠懇的一一璧還，概不收受。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

是不忍騷擾地方：有的人却以爲我是嫌他的東西不好。做事眞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歡應酬，一方面也樂於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應酬，一方面則覺得不應該如此，拒而不納，就不免受人責怪，以爲不近人情。我是覺得這是官場惡習，若不及時革除，一任其積非成是的習沿下去，國家到何時才能走上軌道？這雖是小事，但談改革，正要從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甯願被人家見怪，也不肯對人家隨和。

在這裏，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買了一部書贈給我。書名「十三峯書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爲湖南臬台。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峯，故以名書。書中文章詩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內容很豐富。尤其是關於洪楊革命的記述，極有作爲史家參考資料的價值。後來我又另外買了幾部，留存起來，可惜現在都已散失了，這裏過去，一路數百里，都是四五個人合抱不過來的大柏樹。百姓傳說，這些樹都是張飛栽種的。其實並不是，原是一位李姓縣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對這縣官吏崇拜之如神明，尊他爲玉皇爺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樹，每棵都有號碼，地方上並且組織了一個保管委員會，專負保護之責。

到了梓潼，益發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鄉村城鎮，都顯然比北方的殷實多多；有好些村鎮，比北方的縣城還要發達。這裏有一座文昌帝君廟，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種所謂文昌帝君勸世文，贈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素。廟旁有一個洞，據說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騎着驢子

從這兒進出。全是那老道編出來的慌話。從梓潼到綿陽，得渡過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頭鐵牛。我不懂鐵牛有什麼用，問當地老百姓，方知這叫做「鎮江牛」，和供龍王一樣，是為防水患的。這都是因為民智不開，科學不昌明，人民在無可奈何中的一種自欺自慰的辦法，若能根據科學，大治水利，他們那會做這種可笑的勾當呢？綿陽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處熙熙攘攘，一片熱鬧氣象。我們的隊伍到了這裏，已算達到了目的地，當另撥了一營人開駐羅江。

羅江附近有個落鳳坡，形勢奇險。三國上的記載，當年龐統取西川，就在這兒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後左右細看了一回，覺得在這裏埋伏，實在再適宜也沒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偉大。我們學外國戰術，關於伏兵的戰術總是說的很簡略，只將「誘伏」「待伏」兩種稍加敍述，既沒有詳細的論說，也不舉實際的例證。其實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勝者有多少，祇要運用得當，沒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將中外歷史上以伏兵制勝的戰績，一一輯錄出來，集成小册，公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沒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約即可出版問世了。

我到綿縣的時候，陳將軍已經到了成都。這時來一電報，命令不許向商會要床要椅，免使地方不安。我看了這電報，簡直莫明其妙，這話對我說，那裏安的上去呢？我回電說：我們軍隊不但沒有向商會要東西，就是一根草也沒有白用民家的。原來陳將軍到川，就暗派了許多偵探密

究，四出調查，那些探子多半是些不學無術，無行無品的傢伙，每到沒有事情可報，就亂造許多謠言，誣陷別人，搪塞差事。偵探的設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緊的是要與他們以政治教育，讓他們知道自己是為主義服役，為國家為人民作警衛，決不是替任何個人做鷹犬。自己所擔負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職責，決不是用一些鬼蜮伎倆去陷害別人。如此，為他們打下根基鞏固的正確政治觀念，方可勝任稱職。否則，若是濫用人員，鷹犬畜之，那受害的豈祇無辜的好人而已？我們隊伍到此，餉項發生了問題。我們原是由陝西領餉，現已入川，陝西方面，不答應再發，而四川當局則認為軍隊剛剛開到，不應馬上就向這邊領餉。兩方面都推脫得乾乾淨淨，使我無法維持，後來費了許多交涉，陝西方面纔答應仍由他關餉。但長安到綿陽，迢迢千里，這裏派了人去押運，全用騾馱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風大雪，時刻提心吊胆的防護警衛着，多麼困難？多麼危險？若是就近由四川發給，極為方便，絕無這些麻煩。這都是政治不統一的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難題，總算解決了。

綿陽一年有一度興盛的絲繭貿易期。三四月之交，四鄉的百姓，都爭着把絲繭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見那些挑繭的百姓，一個連一個，連成四五里長的行列，東門外如此，西門外如此，南北門也無不如此。百姓都穿着自家織的藍布衫褲，赤脚草鞋，極其樸實整齊。他們擔着的繭，百擔之中有八十擔是嫩黃色，如金子一樣，其餘是純白色，如同銀子。這樣

盤旋素潔的走動着的行列，已經使人看了就油然生出一種至高無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綠色的田原山野爲其背景：嫩綠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濃密的松柏樹林，兩相掩映襯託，上面照着和煦的陽光，越發顯的明麗鮮潔。這是在別處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聽說那時候，這裏每年產絲額在二百幾十萬元以上。如今人造絲充斥市場，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業，想來四川的絲業，也一落千丈了。

這裏人民對於封糧的踴躍情形，也是我見所未見的。一天，我看見滿街上盡是鄉下來的百姓，城門口尤其顯得擁擠，我看見這種光景，不知道是什麽事。各處打聽，才知道他們是來封糧的；我更覺得奇怪，他們對於封糧，怎會這樣的熱心呢？索性到衙門裏看個究竟。縣衙門口，擠滿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的擁塞在庫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個錢包，另一手拿着糧票，爭着向上面遞交，大有唯恐交不及的樣子。我在保定府也看見過人民封糧，那有這樣的情形？那裏的規例，是敲鑼催糧，催一次，又一次，最後嚷着說：『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還不去繳，就要納雙分兒了！』但百姓還是佯而不睬。兩地人民經濟的不同，從封糧這件事上，也明顯的表現出來了。我看着綿陽這種情形，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他們這些淳樸的良民，終年勞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換來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錢來，一到納糧的日子，就這樣熱烈的拿出來奉獻政府。國家規定人民有納糧之義務，他們勤勤懇懇的盡自己的義務，絲

毫無負於國家。人民如此，相對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官吏。人民爲什麼要納糧？爲什麼要把自己的血汗錢，獻給政府？無非爲的給政府去養官，養軍隊，叫他們把國家治理得強盛安樂，使社會一天天的發展進步。但是我們的官和軍隊是怎樣幹的呢？他們想到人民的託付沒有呢？他們盡了自己的責任沒有呢？……中國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只是中國官吏的壞，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們爲什麼不能像百姓一樣的苦做苦幹，克盡職責呢？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良心太壞，一是學識能力太壞。有學識能力，而無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無學識能力，也一樣的不行。但他們爲什麼無良心無學識能力呢？這也有兩個緣故：一是社會風習害人不淺。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惡的環境下面，慢慢的也就像白布掉在汚水坑裏，變得又髒又臭了。因爲若不同流合汚，他就站不穩腳跟。二是自己不長進，不努力。習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頭，站得住，立得穩，不肯隨俗浮沈，也還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個好榜樣的。我們中國好官太少了，壞官則太多，結果好的不是被壞的染了，就是被壞的壓了，我們做官的，帶軍隊的，應當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遠不會知道慚愧的。

我們駐在綿陽，經常的工作，就是訓練。這期間，綿陽西北安縣境內，嘯聚了幾百土匪，匪首名叫陳宏韶。陳將軍據報，派令我帶隊進剿，我就組織了一個混成營出發。但等我們到了安縣境時，土匪已經竄到一個山嶺裏去了。這時我帶的地圖，是參謀本部從日本辦來發給我們的三十

萬分之一的，既極粗略，又不正確，簡直不能用。（日本出版這種地圖，想是專爲賣給中國的！）所以當前緊要的問題，就是找一個精確的地圖，以爲進軍之參考。不想找來找去，全安縣城裏，竟找不出一張地圖。後來聽說當地的一個聖公會裏有地圖，我就去借。那牧師是英國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師，年紀約有六七十歲，白髮蒼蒼，滿臉擠着雞皮皺紋。寒暄一回，我就向他說明來意。他聽了我的話，很是躊躇，聳一聳眉毛，遲疑了半天，想想無可推托，才勉強拿出地圖來。一共是兩張：一張是英文的，一張是中文的。我不看則已，一看眞吃驚不小。縣城周圍的大鎮小鎮，鎮周圍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圖上都詳細注明，並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產、人口、河流，也全都詳盡無遺。英國朋友眞替我們操了不少的心！原來四川毗連西藏，西藏又鄰近印度。英國獲得印度後，銳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們操這樣的心，已非一日了。可是我們並不知所注意。許多聖公會，其實不是人民的教會，它們做的不是傳道的事，另外有任務的！再說地圖，我們更該怪自己：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參謀部幹什麼的？各省設陸軍測量局，幹什麼的？他們應當把各省各縣地圖，五萬分之一的，十萬分之一的，二十萬分之一的，三十萬分之一的，早就測繪的詳詳細細，以備應用。但是他們只是吃飯拿錢，什麼也沒有做出來。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績，也不過問，上面馬虎，下面也馬虎，馬虎對馬虎，敷衍鬼混，沒有底止！長此以往，我們全國版圖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還在夢裏呢！

嘯聚安縣境內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經軍隊搜剿，就潰竄四散，無形中消滅了。隊伍即開回綿陽。我自己沒有在綿縣停留，直赴成都去見陳將軍。沿路經過迴龍基。相傳從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亂，避難到蜀，行至此處，得到克復長安的消息，當即迴鑾，此處因以得名。沿途看見許多河川，都是從灌縣開出來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闊，（約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漲時深約四五尺，淺時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離，一般的石板橋梁，顯然都是人工開鑿的。因爲灌縣的水，若是任它從一支河傾注下來，必易釀成水患；這樣開濬成爲許多川流，反得水利。打聽土人，據說也是那位在劍閣附近栽種大柏樹的玉皇爺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績。其實也是一位姓李的縣官開的。民爲邦本，本固邦甯，要人民安樂，先要讓他們衣食無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穫。要收成好，先必防範荒歉。因此開濬河道，注重水利，實在是一件重大的事。這位縣官能見及此，切切實實的替人民辦了這種偉大的事，眞是了不得。可見中國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樣。我多年以來，即想努力於水利。曾經鼓吹力行，不遺餘力。可惜成效總不大，至今猶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懷。

到了成都，卽晉見陳將軍，報告這次剿匪的經過。當時陳將軍什麼話也沒有說，神情很是淡漠。過後才有人告訴我，說在我見陳將軍之先，已有人揑造謠言，報告陳將軍，說我這次剿匪，完全失利，並說還丟了十幾枝槍，說得像眞有其事一樣。我聽了覺得好笑，但同時也感到人心的

陰險，官場應付的不易。原來這種事在成都陳督軍的左右是家常便飯。一則陳將軍耳朵軟，不識人，不信人，派佈的密察太多，你一嘴，我一舌，弄得自己糊裏糊塗了。二則陳將軍從參謀次長，忽然升爲督軍，手下沒一個幹部，所用人員，西洋留學的，東洋留學的，皖系，直系，各派雜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見迴不相同。他們爲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鑽營弄弊，陷害別人，擠上自己。於是飾無爲有，指白爲黑，什麼鬼蜮伎倆，都使出來了。被報告的人，不是灰心喪氣，從此不再認眞幹事；就是到督軍署裏去和那一批大人先生請客打牌，以爲拉攏。因爲不如此，誣陷將源源而來，沒個了止。作主官的在此等處最須細密清明，不可偏聽，而當兼聽，偏聽則暗，兼聽則明，至於被報告誣陷的人，當堅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的穩，什麼謠言，都不必顧忌，久久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都，曾到武侯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狹窄。士紳出來都坐轎子；那種轎都有拱彎很高的抬桿，巍峨堂皇，完全官僚氣派。我所見的朋友，沒官氣的第一個要數劉杏村先生，那時他在督軍署任總參議，頂個空名，毫無實權。陳將軍爲要得老袁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學識能力如何，一概摒而不用。參謀長一職是濟南人張聯芬充任。陳將軍住古皇城，孔繁錦替他帶衛隊，是帶的參謀部的衛隊。又晤見張之江，他原是隨陳將軍入四川的，爲上尉差遣。他和我深談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間，天天爭權奪利，總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軍隊紀律

很壞，懶惰，賭博，成爲風習，官長對士兵，過於放縱。在長沙接到命令，大家都不願意上四川，一路上罵街，無法約束。他說像這樣的鬧下去，必定沒有好結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張之江爲東三省講武堂畢業，習騎兵，在二十鎮爲馬隊三張之一。他爲人有膽有識，一腔熱血。他說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歡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參謀之職。

八月中旬，四川劃分五大清鄉區，我擔任川北一區，共二十餘縣。我們的隊伍接到命令，正要出發的時候，一位四五十歲的漢子，姓何，名叫何鼎臣的跑來見我。他原來是個土匪，因爲聚賭得罪了人，有人來我處告發他，他聽說，趕忙跑來自首。見了我雙膝跪下，將他過去以及現在的情形，據實說了一番。我對他說：『過往的事，我不追究，現在你既然來自首，我自然不辦你了，只要你從此自新。』於是好言慰勉了他一番。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的感激我，並誠懇的要求幫同我們軍隊出發清鄉。我見他滿臉都是刀疤，氣度淳樸豪爽，斯文有禮，決不像個鄙惡橫行的人。仔細調查，才知道他原是個富有的人，自小讀書，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屢遭刧掠綁架，家產弄光了，無可奈何，遂憤而加入匪伴，以圖自存。我查明了這些底細，就答應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鄉的工作中，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他不僅能給我們解除在各地所遇的種種困難，同時地方的實況，百姓的隱衷，他也隨時隨地詳細說給我聽，使我有所參考，至於偵探匪情 嚮導道路，自然更盡力不小了。此是後話，下面還要提及的。

清鄉的路線，是由綿陽出發，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閬中。我分了一連人開赴廣漢駐防，一混成營分駐羅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綿陽，其餘都隨同出發。從梓潼到閬中，若繞順慶走大路，約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徑小道，至多也不過二百里，兩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決計走小道。不料這條路山太高，路太窄，簡直是蠶叢鳥道，一路亂石錯雜，崎嶇難行；尤其我們帶了兩尊山炮，更覺吃力，我們行軍，原以地圖為準則，但地圖不精確，怎麼審重仍不免出錯，吃很大的虧。

閬中的風土人情，同綿陽相比，顯然不同。這裏居民大多節衣縮食，努力勞作。綿陽那種奢逸的情形，這兒是看不到的。最可喜的是閬中的婦女，很少有纏足的，鄉間亦是如此。她們走起路來，胸部挺直，姿態雄健，和男子一般的參加生產勞動。

閬中的古蹟，有張飛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張飛廟。大殿堂皇雄偉，蓋着黃色的琉璃瓦，棟梁柱礎，都很堅固。大殿前檐下，躺着兩根已經腐朽的旗桿。據說這旗桿，原來是豎在廟門兩旁的，不久以前，被風刮倒了，百姓崇拜張飛，想着這兩根朽木裏面，還有他的靈跡，因此不敢任意丟棄，把他移置保存起來。好吃懶做的老道，就借此發財，造出謠言來，說這旗桿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為真，紛紛前來進香，求取木屑。我在這裏憑弔了一會，想起張飛的生平，不勝感慨：張飛勇武忠義，殊足為我們軍人效法。但他的鹵莽暴躁，也正是一般軍人所當引為警惕的。他因他二哥戰死麥城，找裁縫來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縫無法從命；又因醉後鞭

打士卒，使士卒變心，和裁縫勾串，送了他的性命。張飛之死，一是害於暴躁，二是害於酗酒。可見當軍人的，忠勇而外，必須有智謀，否則是不夠的。所謂火熱的心，冷靜的腦，缺一即不能成功。至於酗酒，軍人尤當嚴戒，這是敗事的禍根。

我到閬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陝西方面寄來的擁護老袁做皇帝的電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陸續有電報來，徵求我的同意，要我參加簽名。我看那電稿上少將以上的軍人都簽了名，電文是請願老袁做皇帝，沒一句不使人肉麻，憤恨。那時士農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戲的一般，發動了廣大的偽請願運動。我這次出來清鄉，雖然僅僅帶了一個混成營，力量極其渺小，但我總不甘違背良心，來附和這一逆行。看過電報之後，我對自己說：「甯願犧牲，定要反對帝制到底！」隨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的講了一番反對帝制的道理。最後我說：「他們要我在電稿上簽名。這無恥的勾當，我決不能幹。但我們處境險惡，我們每一個人，從此都當益加振奮。」講完話，我就把謝絕署名的電報發出。過不幾天，王士珍領銜，擁護老袁做皇帝的通電，就發表出來了。在這個通電裏，除了我沒有列名而外，其餘整個北洋系少將以上的軍人，一個也沒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時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無法脫身。這個通電，如今在民國史料書册上和當時報紙上還都保存着，讀者可以翻出來看看，很有參考的意義。

我自灤州起義失敗，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雖然不敢說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地苦幹着，

但我想到灤州起義的先烈犧牲了不少，僥倖我沒有被殺頭，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奮發努力，以達志願。數年來，我沒有一天不爲灤州死難的朋友痛悼，沒有一時一刻不爲國家的前途焦心。這次我之謝絕署名，接着促請陳二菴將軍獨立討袁；以及後來民六的反對張勳討伐復辟；民七的停兵武穴，通電主和；十三年首都革命，歡迎　孫總理北上主持大計；十五年九一七，五原誓師，參加北伐，統統是這一精神一貫發展下來的結果。不明白我的人說我矯情，善於倒戈，甚至罵我標新立異，罵我爲活妖怪。在當時，我一句都不聲辯、到了現在，我更用不着聲辯了。

身負革命任務的人，個人的毀譽得失，都不必計較，要緊的是歷史的功過，我們絲毫也不可放鬆的！

第二十章　蜀道難（二）

在閬中停留一天，繼續向儀隴進發。

儀隴是小巴山系的一個重要縣分，境內出產豐富，人民殷實，文風也很興盛。我們的隊伍到達，有兩位本地的耆紳來看我。談了一回，其中一位送給我一幅裱就的條幅，說這是他親手寫的，叫我不客氣的指正。我接過來看時，只見上面寫着一個故事。現憑記憶，其詞大概如下：

「宋曹彬攻南京，城旦夕即破，而彬忽稱病。諸將驚異，羣來問視。彬曰：城破之後，予恐妄殺無辜，故抱病不敢進城。諸將聞之，面面相覷。未既，齊聲曰：殺人者甘當軍律。乃立誓以昭鄭重。彬病乃愈。」

我看了這段短短的文字，半晌沒有做聲。這個故事，使我深深的感覺警惕和不安。自治軍以來，自己雖然竭盡心力，努力於軍紀的整飭，然而離自己所豫期的究竟還遠。萬一有一天我們的部隊有了擾害百姓的行爲，那末，我怎麼好呢？這小條幅上的故事，實在含有深刻的教訓，是我們軍人應當時刻引爲勉勵的。我謙遜了一回，對他們深致感謝之意。然後又談了一些地方的情形，兩位老者就告辭走了。現在我已經把兩位老先生的姓名忘記，那張條幅也早已遺失，但是這段事我却永遠記在心中，給我很大的益處。許多人都看不起鄉下內地，以爲知識文化以及一切民

族社會的精華都在都市中。我却以爲不然。試看這兩位老先生，多麼深沉，多麼飽學，不但熱誠愛護國家人民，而且也懇摯的關切着我們軍人。他們的美意和苦心，都是非常難得的。我以爲社會精華，民族寶貝，反多是在鄉下內地，都市中所有的不過一些骯髒汚穢罷了，我所見的這樣，不知道對不對。

四川的村鎮，普通都是叫「場」，如「李家場」，「趙家場」等。那時儀隴李家場，白華場一帶聚有許多土匪，異常猖獗，焚燒搶掠的事每天都有。那兒綁票，土話叫做「抬肥豬」，或叫「撥綿羊」，後者大概是綁架小孩的用語。我們的隊伍在李家場曾破獲不少的匪巢，往往從山洞裏抄獲大批肉票，有時七八名，有時十幾名不等。他們底眼睛上耳朵上都被貼着很厚的膏藥。

這一帶土匪很講匪規，組織也相當的嚴密。據當地人說，不久以前，有兩股土匪在李家場鬧了一場風波，說來很饒興味。原因是陳兆祥爲首的一股土匪，擄去了一個良家寡婦。這在他們匪伴中看來很不道德，是違犯敎條的行爲。另一股鄭啓和爲首的土匪知道，大大的不以爲然，限期迫令釋放那寡婦。但陳兆祥那方面却把那女子當做了到口的肥肉，死也不肯吐出。結果兩方面鬧僵了，當卽開火。正在打得不可開交，有一位營山縣人，土匪伴中尊爲「瓢把子」(卽老大之意)的賴貴三，被當地人民請了來，居中調停，雙方立刻停戰。賴貴三就將買來的一種所謂「關老爺紙馬」（上面畫着關公的符籙，在祈禱或咒誓時用作證約。）粘在牆上，率領大小頭領焚香叩

頭，并且發誓，然後，坐堂開審，問爲什麼事打。鄭啓和就說陳兆祥綁了良家寡婦，遂犯教條。陳兆祥卽自動的說明全部事實，說那女子是他手下一個頭目綁的，事先他本不知情，無奈鄭啓和逼人太甚，因此把事鬧僵　賴貴三當卽把陳兆祥重重申斥了一頓，當場把那犯規的頭目叫出來，這牽了去把頭砍了。復令鄭陳交拜，言歸於好。一場風波才算平息。對於這事，我的感想如下：這樣的土匪，我當然不能說他們好。但他們身爲土匪，尙且這樣的講紀律，綁了人家婦女，犯了教條，就義所不容的出而懲討；而賴貴三來審判，他們也都服從。他們是土匪，他們完全承認，并不文飾自己，這就比官好。官吏明知自己是人民的公僕，自己的責任是爲人民服務，爲人民謀福利，但實際却搜刮人民，魚肉人民，把人民弄的日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他們反而自以爲是官，說人家是土匪。我又想起我們的官吏，往往督軍和師長一起打牌，副司令替師長燒大煙，說這是聯絡感情。紀律敗壞至此，比土匪如何？許多官吏欺壓人民，荒淫無恥，毫不改悔，却要人民稱他爲好官；其實在人民眼裏，他們簡直不如土匪。這批土匪所做的，眞有許多是官吏所不能做的事。我不是替土匪說話，實在是事實如此，叫我無從替官掩護。我又聽說另有一股土匪，煙酒嫖賭必戒，注重身體鍛鍊，注重讀書求學。這樣的土匪，又豈是今日的一般官吏所能望其項背的麼？

至於賴貴三何以有這大的權力呢？這是値得研究的。原來賴貴三是一個哥老會的首領，所有鄰近幾縣的土匪都和他發生關係。他自己在營山縣開設一個大賭場，各縣土匪都明目張膽的到他

那裏公開聚賭。但和土匪首領約定，別處可以搶刼綁票，惟獨不許在營山縣做案子。這樣，賴貴三就可以坐享其成，從中取利。庸懦的營山縣官廳也只好裝聾做啞，不聞不問。營山縣算是太平無事了。但鄰近各縣的百姓就大大的遭殃。他們爲保自身的安全，也就只好設法到賴貴三那裏去巴結，奉承，賄賂，因此賴貴三在百姓和土匪兩方面都有很大的勢力。他的威望煊赫，炙手可熱的地位，就是這樣造成的。

我到李家場不久，控告賴貴三的狀紙紛紛遞來，我一一細看，覺得賴貴三實在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當卽派人把他抓來。正在審問的時候，只見門口陸續來了幾十頂轎子，從裏頭走出若干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紳士，有鄉鎮長，也有商界的主腦。他們不約而同的來向我保釋賴貴三。這使我非常的驚異。及至審問了賴貴三，他承認聚賭，窩匪，斂財，分贓，全部罪狀，一一招認不諱。我一面請取保的紳商人士先回，聽候處置；一面致電陳將軍報告案情經過。幾小時後，陳將軍的覆電卽到，說：『賴貴三着卽就地正法。』當天下午，便把賴貴三槍決了。

幾天之內，原先向我具保的當地紳商鄉鎮長們，又陸續投來呈子，控訴賴貴三的惡行。這眞叫我莫明其妙。我把他們請來，問他們道：

『前兩天你們不都是要求放釋賴貴三的麼？爲什麼現在又要控訴他？』

他們說：『旅長，你可不知道！他活着的時候，我們要是不出面保他，將來他若是放出來

了，我們就都活不成了！現在他已經伏法了，我們的寃屈也申了。我們控訴他，是要吐吐多年來積壓在胸中的苦痛呢！」又說：「謝謝上天，旅長明鏡高懸，執法如山，這一次替我們地方上剷除了這一個大禍患！」

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國的官僚政治是多麼的違反羣衆利益。賴貴三這樣的匪類，所以能夠聲勢煊赫，惡霸一方者，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營山縣官廳庸懦無能，不敢以法相繩；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民衆本身沒有組織，不能發揮權力，來制裁強暴、官廳既不能從旁扶助，反倒施以種種壓迫所致。梁任公飲冰室文集上曾舉山洞中的盲魚的故事，那種魚因爲日在黑暗中，無所用其視覺，結果都變成瞎子。中國舊式女子自小裹脚，長大了，兩足畸形，步步搖幌。你說那魚天生是瞎子麼？你說中國舊式女子天生不良於行麼？不是的，都是愚蒙與束縛使之如此的。民衆的不能發揮己身力量，也是這樣，並不是他們沒有力量，實在是因爲政府不扶助，反倒施以欺蒙與壓迫所致。我們的政府當認識當前國步的艱難，民族的危殆，及時解放民衆，扶助民衆，領導民衆，使他們發揮偉大的力量，打倒民族敵人，爲自身建立自由獨立的國家。

從李家場經過營山縣城，到了蓬溪，停留了一天，即到順慶。順慶是嘉陵江與涪水之間的一個大縣，城郊非山卽水，沒一寸無用的土地，山頂上都是很肥沃的水田，物產極其豐富。人煙之稠密，眞是熙來攘往，肩摩踵接。文風亦盛，學校很多，辦的都很有精神。只是小街道太窄狹骯

髒，房屋也破舊簡陋，住的都是襤褸不堪的窮苦同胞。我常常到這種背街的小巷去看，心裏眞是難過。想不到在這種天然富庶的地方，竟有這樣多的窮人，而且窮到這樣的地步！我曾注意轎夫的生活，實在非常可憐。他們做着苦力，却過得很墮落的生活。十個有九個抽大烟，走到那裏都有娼婦，總說回家去，好像隨地都有他們的家眷一般。吃的很好，餐餐米粉肉。酒和賭也沉溺的厲害。他們這樣的用大煙、賭博，酒和女人來斲喪自己，而幹的又是出力賣命的事。因此人人面黃肌瘦，像癆病鬼一樣。四川早就號稱七千萬人口，多年來滋育生息，應當早就超過一萬萬，但並未見人口增加。都是因爲一般人民生活太壞，死亡率太高的緣故。若是政治上了軌道，使家家小康起來，並不是一件難事。

在順慶駐防的，這時有第四混成旅的一營人，營長是孟寶臣，早先由東三省開往湖南，剛從湖南開到川北來的。他們的旅長名武祥徵，曾任第二十鎮的協統。他們這隊伍一句話可以概括，就是「將驕兵惰」，這有事實可以說明的。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看見他們幾個排長都穿着黑花緞的馬褂、藍花緞的袍子，青緞的刺花雲子靴，在街上搖搖擺擺，像那兒的富家公子一樣。聽說他們各級官長上街，很少不穿便服的。官長如此，士兵的情形可以想見。

有一天，幾個官長給我報告，說：『我們的士兵在街上買東西，第四混成旅的兵見了，就譏罵我們，說我們穿的不好，罵我們是孫子兵，』言下非常憤慨。我心裏很好笑，望望我們幾個官

長身上，都是穿的灰布褲，黃布襖，低下頭看看自己，也是一樣；再想想全體官佐目兵，以至伙馬夫，也都沒有兩樣。我說：『由他們罵去，有什麼可生氣的。這正是表示他們的墮落腐化，恬不爲恥。我們只管刻苦努力，人家罵也好，不罵也好，都不必管！』幾個官長有的沒有再說什麼，有的仍然很氣憤。我怕爲這種無聊的事鬧亂子，當即集合全體官佐目兵講話，我說：

『剛纔你們官兵來報告，說第四混成旅的兵罵我們是孫子兵。聽說大家都很生氣，可是我倒覺得他們罵得很對。按歷史的關係說，他們的旅長曾做過二十鎮的協統，我是二十鎮裏出來的，你們又是我的學生，算起來你們不正是矮兩輩嗎？他們說你們是孫子兵，不是說對了嗎？再拿衣服說，綢子的兒子是緞子，緞子的兒子是布，現在他們穿緞子，我們穿布，因此他們說我們是孫子兵，不也是應當的麼？不過話雖這麼樣說，若是有朝一日開上戰場，那時就看出誰是爺爺，誰才是真正的孫子來了。』

幾句話把官兵們講得笑起來。待我講完過後，他們都已經心平氣和，再也不生氣了。

從順慶往下走卽是嘉陵江，裂面溪在嘉陵江右岸，我們在順慶住了幾天，卽向裂面溪出發。這條路最爲奇怪，因爲順慶與裂面溪事實上相距不過二里，但中間河流縱橫，阻隔交通，不能直達，使道路繞了一個大灣，這一灣就灣成四十多里路。如果多多架橋設渡，買通水阻的地方，那便利行旅，豈只十倍。（若將那些毫無利益的小河流鋪填起來，也並不是很大的工程，那時將多

出許多肥沃的土地，同時可以除去交通上很大的麻煩。（可是當地官民從沒有打算到此，一直聽任行旅者繞着河流，跑四十多里的冤枉路。眞是太不求進步了。）

我們到了裂面溪，捉獲一個私造槍枝的犯人。審問過後，就把他押在一間僻靜的房內，交給九棚正目閔兆祺看管着。閔是山東臨沂人，性情老實，作事沒有經驗。一天晚上，那犯人要求放他出來小解，他答允了，帶着兩個弟兄緊隨在後面。等犯人進了廁所，他們就在外面等着，不曾一同進去。他心裏想，在廁所裏，你總跑不掉。不料一等不見人出來，再等仍是不見人出來。剛要進去探看，忽然聽見一陣嘩嘩的水聲。那犯人不顧糞穢，已經從糞裏竄逃了。原來四川一帶人家的廁所多半是深四尺闊八尺的一個坑，上面舖一塊石板，中間隔着一道牆，牆裏自家人用，牆外給行路之人用，一舉兩便，以蓄糞料。閔兆祺不知道這裏廁所的構造，竟讓犯人從石板上面竄逃了。這一來，使閔兆祺張皇失措，鬧了半天，也沒有追獲。這案子我已經向陳將軍報告，還沒有發落，就出了這岔子，我怎麼交代呢？於是我只好在營門口以及各處大街要路上張貼佈告，寫明該犯罪情甚輕，勿妄思脫逃，致干重咎。倘肯前來自首，一定從輕發落，否則擒獲罪加一等，云云。不料這佈告居然生效，不到半天的光景，那個逃脫的犯人，即由當地一位紳士帶領着前來自首。犯人見了我，雙膝跪下，訴說他私造槍枝都是賣給百姓爲自衛之用，從未供給土匪。求我仔細調查，格外寬宥。說完又磕了幾個響頭。我看他那種誠樸老實的神情，不由得非常感動，同

時派人調查，他的話也完全屬實。於是加以申斥，飭令改業，從寬把他釋放了。並報告陳將軍銷案，對於這事，我的意見是這樣：我們做官吏的，對於百姓的過犯，應當使之大化爲小，小化爲無。萬不可好大喜功，妄加揣測，或是加鹽添醋的張大其詞。這人私造槍枝，又逃脫一次，若是從壞處着想，罪本不小。但是從另一方面想，他造槍，並未通匪；脫逃是因爲怕官長罪。嚴格的說，縱有罪也是很輕的。而且這人言語神情，顯是純正良民。他之操此業，不過爲生活所迫，爲貧窮所驅，而其曖昧與遭遇，則至可同情。我們爲人民公僕的官吏，看着我們的主人如此，心裏當如何難過，如何惶愧？因此我決心不肯擴大其事，管了他幾天飯，同他談了幾次話，就把他釋放。我想他定要悔悟，從此歡歡喜喜的改務正業，同時地方上的人士也是贊成我的。而我自己心裏尤其覺得安寧快樂。

有一天，我在郊外散步，看見十幾個騎兵從東南馳騁而來。其中有騎馬的，也有騎驢子的。等到走近我跟前，其中一個兵從馬上跳下來，向我舉手行禮，其餘的人都繞道而過。我看見他手指上戴着四五個金戒指，陽光射照着，閃閃眩目。這兵好像很面熟，但一時却想不起他的姓名。我就問他是誰，他說他小名叫做小六兒，是康格莊的人。這麼一說，我才想起他是我從前的一個鄰居。

我笑着說道：「哦，你就是小六兒，幾年沒見，倒認不出來了。你是在那裏恭喜呢？

『我在第四混成旅。』

『你是從那裏來呢？』

他說：『我們是護送一個德國人到重慶去，現在回營裏去銷差。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

我盯着他的手指，笑問道：『你那手指上帶的是什麼呢？』

他嘻嘻的笑道：『你沒有見過麼？是金戒指。』說着又伸手讓我細看。

我打量了他一番，便不客氣的和他說：『我們是街坊，當年你爹爹媽媽那種艱難的情形，我們都知道。我記得你媽娶過來的時候，連銀戒指也沒有。現在你忘記了你父母的苦，居然也學着帶金戒指了。小六兒，假如你不戴金戒指，把錢寄回家裏去，讓你媽媽買點糧食，買些衣服，好好的過活，那夠多麼好呢？再不然，你自己買幾本書，請個先生教教你，讓你學些知識，那也比你這樣的擺闊好呀。我們多年不見了，現在見了面，我沒有好東西送你，就拿這幾句寶貴的話送給你罷。』

小六兒站着只咧嘴，落下淚來，苦着臉和我說：「你不知道，我們隊伍裏的同伴們都是這樣的。不穿不戴，人家就瞧我不起。我實在沒法，不得不這樣。您隊伍裏不許這一套，我們那兒不這樣就不行。你囑咐我的話，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小六兒這番話使我痛心極了。養成這樣軍風紀的軍隊，怎麼不是毀人爐？多少優秀的良家子

弟就這樣給毀掉；多少國家有用的人材，就這樣的給葬送。我常遇見許多朋友，不願意把他們的子弟送入軍隊，甚至進軍官學校也不願。我問他們是什麼意思，他們說在軍隊裏學不出好來。好好的孩子進了軍隊，不是學會了抽大烟，就是學會狂嫖濫賭、做官長的尅扣軍餉，兵們就搶刼販烟。錢都來的不光明，反而葬送了自己。我總說軍隊比學校還好，可以磨練身體和精神，養成吃苦耐勞，愛國愛民的品格，德智體羣四育都可以在軍隊得到很好的薰陶。但是朋友們都拿事實來質問我，這却使我無話可答。這就是數十年來，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被人家六千萬人欺侮得連豬狗都不如的道理。我們若不將這風氣痛改一番，那我們的軍隊永遠辦不好；國家沒有好的軍隊，永遠不能有硬骨頭，永遠不能得到獨立自由。人沒有骨頭不能挺立，國家的骨頭就是好軍隊。我們必須於此痛下決心！

小六兒走後，我不住的想着那句話：『不穿不戴，人家瞧我不起。』直到我回到營中，仍然反覆的把這句話咀嚼着。

中國第一部創作

書學史

祝嘉教授撰著
于院長右任序文
呂鳳子先生署簽

布面精裝一厚冊基本定價十八元
紙面平裝一厚冊基本定價十四元

書學爲中國特有藝術，迄今已具四千年歷史。由甲骨、鐘鼎、籀、篆而隸、草、行、楷，不知經過幾許演變？惜國內向無專著，以供欲探求書道進步跡象者參研！文昌祝嘉先生研究書學有年，因憑其心得，撰爲是編：上起三代，下至清末，於書學源流，書體變遷，書家作品等等，莫不詳爲敘述論列，而本書所錄歷代書家二千零六十三人，更均附有小傳，並擷取其關於書學方面之微言精義。于院長序謂：「書學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詳，有志於書道者，手此一編，可免於搜檢之勞。而於文字改良謀猷孔多之今日，尤爲需要。」云云，本書之博大精賅，于此可見一班矣。

書學概論

陳康著　于院長題簽

用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書學
用科學方法——來指導寫字門徑
——基本定價八元五角——

書學格言

祝嘉選輯

歷代大書家之臨池心得
現代學書者的金科玉律

基本定價四元五角

上海福州路東華里　教育書店印行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轉瞬就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年底，陽曆除夕這天，我在裂面溪住着，派人買了一些鷄鴨魚肉，預備同旅部的參謀副官書記軍醫軍需各處的人員聚餐，想不到黃昏時候還未坐席，突然接到由順慶轉來陳將軍一個電報，說順慶第四混成旅的隊伍已經開拔，要我迅速趕去接防，並說隨後還有電報給我。

我接到電報，當卽連夜出發，剛到順慶，卽接到成都電報，說雲南蔡鍔卽將起兵討袁，接着來電報，說雲南護國軍已經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誓師，稍停又來一電，說雲南護國軍分兩路出兵：一路取道貴州，經鎮遠以出湘西，由李烈鈞將軍率領；一路出四川，由蔡松坡率領，兩路之中又各分數路 轉眼之間接到三個緊急的電報，眞出乎我的意外，這回雲南起義的消息，想北京和成都方面早就知道，他們挨一天又一天，妄想可以掩藏過去，直到看着實在捺不住了，纔將消息電告各方，最後又來一電，要我向成都開拔。我接到這個電令，心裏萬分的不好受，無論如何，我是絕對不能站在帝制的這一邊，去和護國軍爲敵的。要不然，灤州起義我們幹什麼來着？但是在我們前面只擺着兩條路：一是隨陳將軍的態度爲轉移，陳將軍怎樣，我們也就怎樣。一是

拒絕陳將軍的命令，自己單獨主張。若是不問是非，只以陳將軍的態度爲轉移，這與我平素的思想意志絕對違反，不消說我是死也不肯幹的。可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開拔的命令乾脆拒絕，則此次隨我出來督察者僅有一混成營，其餘都留綿陽及陝南一帶，目前力量上絕不允許，我萬萬不能作這樣幼稚的舉動。這樣的情形，使我陷入很深的苦痛中。我抑制不住我感情的奔放，當我拿着電報給隊官姜瑞庭排長韓占元等人看的時候，我一面和他們講說着上述困難的處境，一面不禁悲壯的流下淚來，當時姜瑞庭和韓占元他們向我說道：

「旅長！我們處境太困難了，你的苦衷正就是我們全體官兵的苦衷，您說怎麼辦就怎麼辦，目前最要緊的就是別讓他們繳了我們的槍，慢慢的再想辦法。」

這位隊官姜瑞庭自我在二十鎮八十標時即隨我當兵，能寫能算，爲人精明幹練，排長韓占元勤勞耐苦，長於拳術；他倆是當時初級官中最明白事理最奮發有爲的人，所以我特意把這些話和他們說一說，讓他們亦能思索一番，有所準備。

在這裏我再說一說我們一旅人的分佈情形：第一團一混成營駐漢中，一營分駐綿州和羅江兩處，第二團一二兩營分駐陝西的褒城和沔縣，第三營駐鳳翔。騎兵一營在西安，砲兵駐綿州，——但炮已經分開。我自己率領着在順慶的只有一混成營而已，這次隨我在左右的人員，有蔣鴻遇、張之江、李鳴鐘等幾位　這幾位雖不敢說足智多謀，但却是眞心誠意，竭其才能爲國家爲人

民効忠盡力的。所以我們商量的結果，是堅決的站在革命的立場爲國奮鬪，但不可鬧到被人繳械的地步，本着這個原則，於是我們寫了三封很長的信：一封給陳將軍，詳述對護國軍不可開仗的道理，並說第二十鎭有光榮的革命歷史，您是作過第二十鎭的領袖人物，應當愛惜這段可寶貴的歷史，繼續向前努力。只要您不與雲南的義軍開仗，那無論情形如何困難，本旅全體官兵必犧牲一切，擁護您到底。第二封給劉一清先生，那時劉爲督署總參議，上面已經提過，信上說，您和蔡松坡將軍是好朋友，您是眞正愛國愛民的革命黨黨員。當此千鈞一髮的時機，務要努力影響陳督，說服陳督，一要設法使陳督不與雲南義軍開仗，二要進而做到與蔡合作，助其討伐帝制，維護共和民國，必如此，方對得過許多的先烈，方能符合您的素志。第三封給蔡松坡先生，說您的主張光明正大，我們極爲敬佩，不過我們隊伍力量單薄，又處重圍，受着很厲害的壓迫，事實上不能立刻有所動作，但必定竭力設法避免和您打仗，不久的將來，亦必尋求機會和您攜手，共同負起打倒帝制的任務。這三封信寫好，由蔣鴻遇和張之江帶着直奔成都，先去謁見陳督和劉一清先生，而後再赴自流井，設法找蔡先生，面陳一切。

在這裏要補說的，是蔣鴻遇和松坡先生原是好朋友。當松坡先生任雲南軍務處總辦的時候，蔣爲雲南騎兵營營長，常在一起下棋，過從甚密。思想感情都很投合。蔣爲河北省固安人，保定軍官學校騎兵科畢業。

一九一六年元旦的晚上把上述的事辦好，第二天隊伍即由順慶出發，取道蓬溪、遂甯、安岳、開赴內江待命。同時調令綿州羅江的部隊由成都向內江集中，這一路都是石板路，即就田埂鋪石而成，十分窄狹，行經各地，皆土壤肥美，物產豐富，內江尤有一個特點：周圍幾十里路，盡是紅土，漫山遍野都種着甘蔗，內江城裏東西街達數里之長，幾乎家家鋪子都陳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瑩剔透，使人目眩。大塊冰糖有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沒有見過這種光景。製糖也是家庭手工業，幾乎每家都製造，法用一種碾盤，周圍大有數十步，中間高出二尺許，邊上有石槽，槽下盛着木桶，碾出的蔗汁盛入桶中，而後用鍋煮熬，距內江很遠的地方，即先已看見這種碾盤。四川是富庶的地方，但其富庶決不是憑空來的，比如，別的地方也有紅土，但並不見有人大量的種甘蔗。這也許是因爲氣候不適宜，也許是因爲人不肯努力。一地的富庶與否，天然與人力都同樣是決定的因素，決不該一概委之於天。我們到達這裏，唐繼堯，劉顯世，蔡鍔，李烈鈞等聯名的討袁通電，內江的報紙上已經發表。密雲不雨的局面，至此算完全揭開了。

這個時候，伍祥禎的第四混成旅已由成都開向敍府佈防。（伍曾爲二十鎮三十九協協統，與陳將軍有歷史關係，）此外張敬堯的第七師也從漢口宜昌取道重慶向瀘州前進；馬繼增的第六師則由湘西開入貴州；這兩路由曹錕任總司令，曹本人駐重慶。他的第三師一旅撥歸馬繼增指揮，

還有吳佩孚一旅則隨曹入川，復由重慶開向綦江方面堵截。（後來有人說我是吳佩孚的部下，其實我此時已爲混成旅旅長，直屬陸軍部，共有十營，而吳不過爲一步兵旅長，只六營，無論地位資格我都在吳之上，何得反謂我是吳之部下？這完全是不明眞相的人底妄測。）

成都方面陳將軍的態度始終是搖擺不定，徘徊觀望。若響應義軍則對隨同入川的各部不能信任；不幹，又違背自己良心，而且曹錕張敬堯各部相繼入川，亦予他不小的威脅，至於他的左右分成對立的兩派：一派主張討袁，響應雲貴的獨立，首領是總參議劉一淸先生，一派主張擁袁，討伐雲貴軍，完成洪憲帝制，首領是陳將軍的參謀長張聯芬等。論起兩派勢力。可說不相上下。一淸先生和我是多年舊識，志同道合，灤州起義時我們曾共患難，此時精神上自然完全一致，張某則同陳將軍的兩個旅長很要好，意見亦相接近。另一方面劉爲日本士官學生，代表『洋貨』，張則陸大畢業，代表『土貨』，又劉爲陳將軍嫡派，張則爲雜派，如此，在陳將軍左右互爭雄長，暗鬬甚烈。陳本人猶疑二者之間，見劉一淸先生則說我們應當倒袁；見張某等，則又說我們應當擁袁。完全陷入辛亥革命時張紹曾將軍所處之苦境。同時，一方面祕密的和蔡松坡先生等信電往還，一方面又常常給老袁作報告。

那時候自重慶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隻經過，兩岸山上即開槍射擊，而忠縣一帶尤爲劇烈。過往軍隊吃了不少的虧。人們揣測不定，有的說此事是熊克武部隊所爲，又有說是蔡

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我在內江奉了命令，負責調查各方面動態，每天派三班五班的偵探到自流井以至敍府一路調查，只在內江住了幾天，陳將軍即又電令我率部開駐瀘州。

這工夫蔣鴻遇和張之江已經回來，松坡先生有親筆信交他們帶來，對於我們的處境很是了解，說只要我們能和他們合作，一切都不成問題。並說希望我們駐在瀘州，較爲方便。因爲瀘州是在資江和長江之間，四面都是山嶺，爲入貴州和雲南的要道，地極險峻。在這次的戰事中，此地實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他的信措詞極爲親密，完全把我們視如同志。

向四川進攻的護國軍是蔡松坡先生統率的第一軍，劉雲峯的第一師團爲先頭部隊向敍府進攻。我們的隊伍開到瀘州的時候，蔡先生已率部隊挺進納谿，劉雲峯已經攻下敍府，伍祥禎的第四混成旅遭了慘敗，紛紛向自流井和瀘州潰退，時張敬堯的一師人駐在瀘州東面五六十里的地方，吳佩孚的一旅在綦江緊跟在張敬堯師的後面，熊祥生的部隊（川軍）正向瀘州開來，劉存厚師則駐納谿附近。我極欲與劉雲峯接洽，免得發生誤會，劉雲峯雖然帶的是雲南隊伍，但他本人却是河北省人，和蔣鴻遇有同鄉之誼。蔣鴻遇知道劉有一位表弟董某，蔣即冒董某之名，向那邊叫電話，（是用電報通話）那邊接電話的是劉雲峯的參謀長張璧（現已當了漢奸）。電話叫通，兩方開始談話。這邊把和蔡松坡先生接洽的經過，以及避免衝突的意思說明以後，不料那邊的回話非常不客氣。劈頭一句就問道：「你們是幹嗎來的？」蔣說「我們是奉命而來，出於萬不得

已。我們的困難松坡先生已經完全諒解。」那邊就說：「你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即刻通電討袁，一個是立刻繳械，此外再沒有辦法！」蔣說：「合作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們前後左右全是袁氏的嫡系部隊，我們是處在重重的包圍中。若要公開表明態度，事實非有一個相當期限不可。這情形是不能不考慮的。」蔣鴻遇平心靜氣的這樣說着，那邊却打斷他說：「不是通電，就是繳械，再沒有別的話說！」說完，掛的綫已斷，再叫也叫不應了。

想不到松坡先生表示的那麼好，而張璧等的態度却傲慢一至於此。我們覺得萬分驚異，認為不可解，暫時即決定固守瀘州，一切待後再說。

這時候指揮系統極其紊亂。北京統帥辦事處和參謀部，成都陳將軍，陝西陸將軍，重慶曹總司令 各方面都不斷的給我命令，命令各不相同：陳將軍來電叫我守自流井，統帥辦事處的電報叫我趕緊收復敍府，陝西陸將軍的電報又叫我固守瀘州。自我帶兵以來，指揮系統再沒有比這時再複雜再紊亂的了。我一天到晚連續不斷的接到各方面幾十道不同的電令，弄得頭昏眼花，不知聽誰的才好。有時甚至同一方面的來電，竟然先後指給我幾個完全不相同的任務。比如陸將軍那裏，先來一電，要我守瀘州，待一回，再來一個加急電，說：「着該旅長迅速收復敍府；」稍停，又來一個十萬火急電，却又要我星夜率隊到自流井。同時陳將軍那裏也來七個八個命令，一會兒叫開自流井，一會兒叫守瀘州，一會兒又說若情形許可，須速攻敍府。忽指東，忽指西，常

形和上述的一樣矛盾而紛亂。弄得我沒有辦法，只得致電陳將軍詢問我究竟應該聽那一方面的那一條命令。最後陳將軍的覆電是要我攻敍府。同時，張敬堯師正向瀘州前進，也是壓迫着我速攻敍府，並且暗示我，無論如何不得遲延推託，我考慮的結果，決定把隊伍開往南溪，到了那兒之後，再斟酌情形，決定行止。

從瀘州出發的時候，請蔣鴻遇去見劉雲峯和張某，作第二次的接洽：第一約定彼此不打，萬不得已時只放朝天槍；第二，只要有機可乘，我卽通電表明態度；第三，說明張敬堯吳佩孚他們的隊伍在後面緊逼着，我實在無法延抗命令，第四，說明和松坡先生接洽的經過。已說妥我在瀘州相候。

我帶着隊伍出瀘州才不過十多里，就看見漫山遍野盡是敗退下來的潰兵，看光景，我心裏猜想八九分是第四混成旅的老爺兵，派人一查問，果然是伍祥禎的隊伍，在敍府接觸後潰退下來了。可是這時他們官們身上穿的已不是綢緞，而是本地老百姓的破舊衣服，雖然狼狽不堪，還坐着轎子，有的是老百姓抬着，有的教兵們抬着，一點沒有放下平日的官架子，兵們穿着一身的又破又髒的衣褲，有的光頭赤脚，連鈕扣也沒扣上，有的腰上束一條皮帶，有的背着槍，却沒有一粒子彈，傷兵瘸着腿，掛着胳膊，無人過問；官是官派，兵是罵派——一路走着，一路不停口的狠罵他們的官長：「他媽的舅子，吃是你們吃，喝是你們喝，撈錢玩兒樂全是你們的，到了今

天你們還要擺官架子，不顧我們死活！」又因伍祥禎是雲南人，而他的兵則全是北方人，故罵他們旅長有意帶他來送命。嘈嘈雜雜的罵着，大家你推我擠，踉蹌的奔跑。這情形已經沒有半點「爺爺兵」的樣子。倒成了眞正的「孫子兵」了。訓練軍隊，最要緊的就是實做實幹，切實在技能和軍風紀上用功夫，一刻也不容懈怠，一刻也不容放縱，平素能刻苦訓練，戰時才能操勝算，握左券。如果平時驕奢怠惰，養成習慣，一旦有事，即只有敗潰之一途。第四混成旅的敗潰，主要的原因就是平素缺乏教育，官長荒唐，士兵恣縱，彼此之間生活又懸殊太甚，自上至下，離心離德，一片驕矜浮華的風氣。作戰之先原已注定了失敗的前途。今天所見的結果，一點都不是意外的。

這一晚在瀘州和南溪之間的一個地方宿營，是個無月無星的黑夜，第四混成旅的敗兵亦同宿此地，睡至半夜，忽然人聲嘈雜，前面一個村莊上火光燭天，接着就聽到嗶叭的槍聲，第四混成旅的官兵都驚慌起來，叫號奔竄，秩序大亂。我們十六混成旅却不作一聲，不動一動，聽着官長的命令，一一魚貫地進入白天所築的溝壘中。（蓋日間已有準備，設有意外，如何應付，都已籌劃定當）等了幾個鐘點，慢慢平靜下來。纔知道是前面一個村莊上失火，並無別情，至於槍聲，是那村上的民團所放。司馬懿稱讚姜維統軍「在夜不驚，聞變不亂」這實在是軍隊必要的精神，我們這次所以能夠鎮定，一因平素有訓練，有教育，二則也因有準備，每個人心裏都拿穩了應付

的辦法，所以臨事毫無恐慌的心理。若不然，也是沒法可以維持秩序的。

我們剛走到南溪（距瀘州九十里）蔣鴻遇即由劉張等那邊回來，劉張他們的答覆仍是立刻表明態度和繳槍的兩條路，此外，並說何以蔡將軍叫我駐紮瀘州，現在又向南溪開拔呢？這樣不成！蔣鴻遇自以為和劉雲峯熟識，可以好說話，不料他竟抹煞一切，把我們當做俘虜看待，種種盛氣凌人，無法叫人忍受。但我們思前想後，也決不欲以意氣而僨大事。當即停止前進，重新遄返瀘州，權將第四混成旅的潰兵設法予以收容。費了將近一天的工夫，方始收容竣事，交給了他們原來的長官。同時又打一電報給陳將軍，請示處置辦法。陳因與伍祥禎是老朋友，未便將他懲處，只覆電叫我負責重編，等我改編完竣，又電令我將該旅開回自流井待命。我把這事辦完，即奉令在瀘州建築工事。當派李鳴鐘帶一營人在瀘州西南二十里名叫龍頭關的地方掘築溝壘。不久的工夫，成都陳將軍又派省防軍改編的熊祥生一旅來瀘州接我的防。這位熊旅長三十多歲，南方人，和劉一清先生是朋友，為人精明敏捷，是一把好手。當天我陪着熊旅長到龍頭關去看工事，不料李鳴鐘把工事做的極其馬虎，所掘壕溝，最深的不過一尺，而且統統都是臥溝。熊旅長看了笑着向我說：「恐怕您不打算守瀘州吧？」我問何以言之。他說：「這樣的工事怎麼能夠作戰？」我料他已經猜測出我們實情，故只說：「我們橫豎走了，你看着再改造吧。」這樣趦趄了過去。其實這是李鳴鐘的大意，倒並不是我有意為之的。

這時劉存厚的一師駐在瀘州上游的納谿，有一天，他將幾十萬發子彈從貲中運送，經過瀘州，劉爲人富有革命熱情，識與不識都知道，那時一般人傳說劉和雲貴軍已有聯絡，即將發動；不也有人說並沒有這回事。總之謠言很多。於是有的人主張把東西扣留，又有人主張放他過去，不必管那些閒事。後來有人打電報給陳將軍請示辦法。陳先覆電不准放行，但待不到幾點鐘，又來一電說准予放行。陳將軍舉棋不定，左右搖擺的情形，於此可以顯明的看出來了。

張敬堯吳佩孚以及在重慶的曹總司令仲三，對於我和護國軍的往還恐怕已有所聞，對我壓迫更加厲害。張敬堯吳佩孚等都有話給我，要我立刻前進，攻取敍府。張敬堯並威嚇我說：「你若不前進，那你快讓路，我們上去，」他這是看我兵力弱，存心要欺凌我，壓迫我。同時成都陳將軍，陝西陸將軍，以及北京統帥辦事處也都連電催促，非要我進攻敍府不可。我說我們兵未集中，準備未妥，任我怎麼說，他們都不聽。我此時部隊雖名一旅。實際所帶不過步兵兩混成營。在川各部隊之中，算我們十六混成旅兵力最爲薄弱。處此情形，勢已無可推延，只得率部再開南溪。原來這次定的計劃是三路進攻敍府：成都派丁搏霄團從犍爲前進，伍祥禎旅從自流井前進，我自南溪前進。情形如此的嚴重，我接受命令不好，不接受命令也不好。乃第三次派蔣鴻遇去見張壁箏商談一切，蔣去了之後，老不見他回來。我以爲一定是那邊把他扣下了。及至我們進至敍府附近，纔遇蔣回來。所談毫無進展，完全和上兩次一樣。我們軍隊一面進發，」一面仍派了人去

通知劉雲峯先生，請他自動退出敘府，只要我們站穩脚步，隨卽撤退，請他千萬不要誤會。於是一面前進，一面放朝天槍。打了一天，進至敘府附近的催科山。蔣鴻遇復偷偷將所攜炮彈倒入山溝中，乃詭言彈完，並又派人通知劉雲峯，我們卽要撤退，請他堅持陣地，不必繼續後退。我們卽經南溪，富順，直退至隆昌。同時丁搏霄部也由犍爲一路向敘府打了一下，隨卽退出，我問他打的如何，他哭道：「沒有什麽，我們就是打仗弱一點，」丁是段先生得意學生　我看他也是不願意打這無謂的仗，若參加另一種戰爭，他必不如此。

在這裏，有幾件瑣事可以插敍一下。

我們旅裏有一個排長名叫許驤雲，爲號兵出身，他在二十鎮駐新民府時是第一名號手。這回攻敍府之役，他以官長地位，竟臨陣棄械而逃，本當治罪，因他自首悔過，故宥恕了他。

我們從催科山撤退的路上，走到一個村鎮，這天是陰曆正月初一日，當晚在一座小廟中歇宿。那廟很簡陋，張之江和蔣鴻遇住在正屋，隔着神龕，一個人住一邊；我住在對面的小屋中。沒有床鋪，臨時找來幾把稻草，鋪在地上。我躺到地鋪上，剛要朦朧入睡，忽然聽到對面屋裏哈哈的笑聲，笑的極是熱鬧，把我的瞌睡也笑醒了。我就起身過去，問他們笑什麽事。張之江笑着說：「我們正談說，我們不過兩混成營的人，四面這許多老袁的心腹部隊團團包圍着我們，可是我們敢去和蔡松坡先生去接洽，敢合劉雲峯開談判，敢和陳將軍那麽表示，敢和劉一淸先生

那麼要求。我想除了我們，目今中國再沒有第二個隊伍這樣膽大，這樣敢做敢當了！」說罷，三個人又有趣的笑起來。蔣鴻遇說：「平日旅長有一個辦法，我總是不佩服，就是每次招收新兵，您總要到場，親自一個一個的驗，一個一個問。我想這種事，交給別人辦不就行了，何必定要親自去考驗呢？到了現在，我才看出益處來了。現在我們這些弟兄，每一個人都是鐵打的身體鐵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鐵環箍着似的，幾千個人一條心。若不是旅長下過那一番功夫，怎麼能有現在的地步！」說着又笑了一會。

第二天一早起來，第四混成旅一位劉團長到小廟裏來找我。他是第一團團長，見了我，就下跪磕頭。問他什麼事，說是他一團人，潰散得一個也不剩了，現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說：「你們旅長現在自流井，你去找他不好嗎？」他說：「現在的事，我看他也不見得有辦法了。我打算到重慶去找曹大帥，您說可以不可以？」我說：「那好極了，你去就是了。」他卻要我給他一個命令，不然他不能去，我堅持不肯，說：「我怎麼可以給你命令？你自己去好了。」他說：「您不肯給我命令，只求您說個可以，我才去，只求您說個可以。」同時蔣鴻遇和張之江也幫着求說，我就只好說「可以去。」他伏在地上又磕頭，而後走了。過不久又來了孟寶臣等四個營長，也來要求我給命令，讓他們去找曹大帥。他們走到江安，卽被劉存厚拘捕，一一殺死了。（時蔡松坡先生駐納谿，劉存厚部駐江安，相距不遠。）他們平素對士兵不訓不練。不管不愛，

官兵之間，漠不相關，又昧於大勢，不別是非善惡，只是胡裏胡塗的過混賬日子，這時看見他們的第四混成旅打了敗仗，便自顧自棄軍逃散，玩成光棍兒，至終連性命也不保。他們若在戰敗之後，仍然硬撐下去，徐圖振作，必不致落個這樣的下場。眞是可嘆可憐！

我們在敘府一戰，雖然沒認眞的打，但兩方面也頗有些傷亡。收留傷兵的時候，我是一視同仁，劉雲峯方面的滇兵共收百餘名，同我們自己的六十多名，都同樣的管待醫治，不分軒輊。這些傷兵都交由韓復渠照應着，運往瀘州醫治，不料走到江安，也被劉存厚扣住，意思也要加以殺害。韓復渠說：「我們這次作戰實出於萬不得已。不信，你看我們收容的傷兵裏面也有滇軍，而且待遇完全一樣。」劉卽派人到船上查看，果然是的，才化仇爲友，並且每人給洋五元，又帶了許多宣傳品去散發。

我們上次到南溪，原派有我的一位書記長孟君在這裏爲留守。這次退到南溪，卽繼續向富順隆昌行進，孟君因尙有未了事宜，故未隨同撤退。後來他把事辦完，撤退時，所乘的船在路上被打翻，孟君竟以殉職。他是北平人，爲人精明幹練，愛交朋友，學問頗有根底，字寫的周正，起稿來的快，也通達有條理。光緒三十一年我爲司務長時，他爲後隊司書。多年以來，我對他很是倚重。這次不幸犧牲，使我異常的痛悼。

由南溪退向富順的路上，不巧遇着大雨。所走的多是田埂，又窄狹，又濇滑，萬分的困苦難

行。騾馱子拖着大砲，走幾步就滑到田裏去，數十個弟兄使盡氣力，又推又拉，剛剛弄了上來，一開步，又向另一邊滑陷下去。這樣，弄得簡直沒法運行。砲兵團長宋子揚就說：「這樣的情形。大砲就只好丟掉吧，要不然，滇軍追了上來怎麼辦？」那時孫連仲爲頭目，他堅持不答允。他說：「這不行，遇着一點困難，就把大砲丟掉，一則對不過自己的良心，二則回去拿什麼臉面見旅長？」說着，和弟兄們咬牙苦撐，慢慢運着大砲走。撐到第三天，天晴日出，路也乾了，結果所有的大砲都平平安安的運到隆昌，一門也不短失。可見步兵固然需要吃苦耐勞，砲兵尤其需要堅忍耐苦的精神。否則，是無法担當責任的。此等處，在平時還顯不出來，一到行軍作戰的時候，就顯出人的心性來，一毫也做假不得了。

我們退到隆昌，各方責難的電報紛至沓來，其中尤以曹錕責備最甚。曹給我的電報有：「該旅長進銳退速，不知是何居心。」等等不關痛癢的話。我在隆昌住着，即派人送信給陳將軍和劉一清先生，詳說這次的仗我們不能打的理由。並明言我們開上去的不過兩混成營，士兵不願作戰，故亦並無死傷，實在是因爲官兵們都心裏有病，我已無法維繫，務請他早日表明態度，毅然與滇軍合作，共挽大局。陳覆我的電報不置可否，只令我速開自流井，一切自有辦法，那時隆昌的隊伍越聚越多，我遂決定接受命令，開赴自流井。劉一清先生時正在自流井，相見極歡，談起陳將軍與蔡松坡先生最近信電往來的情形，但陳將軍仍是猶疑不能定奪主張；他恨自己違背良

心，在這裏委曲求全，仰人鼻息，不能痛痛快快的幹事，以求心之所安。邊談，邊流着眼淚，一片忠忱熱血，使我無限感動。劉先生並爲我策劃，以爲我此刻處境過於險惡，倒不如毅然攻下敍府，一免張吳曹等對我有不測之舉，二則以之與劉雲峯接洽，也比較容易些。我看他說的有理，當即表示接受。但要他回成都努力，務使陳將軍早日決計，響應滇軍，我在自流井共住五六天。和劉一清先生商談妥善。那時曹總司令等叠來電令，限日要我再攻敍府，申斥非常之嚴，如此次若不完成任務，即非重辦不可的話。我即下令將隊伍開拔，仍沿原路轉回。

從自流井出發，第二天到達一個什麼場，接到陳將軍的命令，將第四混成旅第二團撥歸我指揮。團長姓趙，外號叫做趙黑頭，他這一團在第四混成旅中訓練較好，紀律嚴明，比第一團大不相同。怎麼見得？有一件事可以證明，趙團第二營營長王某，鹿鍾麟那時就是他的營附。他禁賭極嚴，有一次查棚子，見有人賭博，他即把頭目捉着，問他說：「我下命令禁賭，早說過的，若是被我查着，我就剁他手指。這命令你看見沒有？」頭目說：「看見過的。」他說：「你既知道，現在你違犯了命令，你說應該怎麼辦？」當即不由分說，用刀子把他的手指剁了一個去。孫子斬吳王二姬，穰苴殺莊賈，軍紀爲之整肅。趙黑頭執令頗嚴，所以紀律亦較佳。但因爲打了敗仗，這時士氣也是很頹喪。張之江此時寫一封信給我，詳述該團精神渙散，不要談無作戰銳氣，就是在後面住着怕也不容易維持，要求我給他們講幾次話，使軍心稍能振作，我看過信後，打電

話問他：「這部份隊伍精神如此不濟，你看講講話還能生效嗎？」之江回答說：「只好試試看。」我放下電話，立刻就去召集全團人講話，初上去講些笑話，大家都還喜喜哈哈的，講到後來，越講，他們越嚴肅，越悲痛，有的甚至痛哭流淚，我詳說他們打敗仗的原因，都是因為不守軍紀；騷擾百姓等等的惡習氣使然，說到國家訓練軍隊的用意，說到我們軍人的責任，把全體官兵都說的臉上青一陣紅一陣搖頭嘆息，縐眉跺脚，自悔自恨的不得了，結尾我說，欺侮百姓就是欺侮自己的父母兄弟，就是欺侮自己的街坊親戚；我們若不馬上立志，改過向善，刻苦努力，那就不如豬、不如狗、只配永遠做他人的奴隸，這次講話以後，派人調查，知道士兵們深受感動，他們漸漸振作自新起來，許多惡習都無形中革除。不過少數的官長則因習性已深，一時還是不易整刷。

我們走到劉家場，遇到滂沱大雨，即在鎮上就住一天，我住在一家鋪子後進的櫃房中，前門那邊有一座小樓，軍醫處住着，不想那個樓上擺着幾隻大缸，裏面存有當地保衛團的火藥。軍醫處一個小醫兵，年輕不懂事，在樓上找東西，因為光線暗，就點着一根本地蠟燭照着，蠟燭的餘燼恰好落入裝火藥的缸子裏，立刻轟燃爆炸，屋頂也炸飛了，人也火葬在裏面。當時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人人以為是中了地雷，我的傳令兵中有谷良民，鄭繼成等，慌忙搗毀窗門上的木櫺，拖着我往外跑。一時秩序大亂，要制止也制止不住，後來打聽明白，才一笑而罷。這事雖出於偶

然，但由此可知訓練隊伍之難。我們練軍隊，不僅要訓練官，訓練兵，就是各種雜兵伕役，以及槍匠皮匠，也都當施以嚴格的訓練，否則一個不小心，就會鬧出不可收拾的事來。帶兵的人不可不特別注意。

我們從自流井出發，劉一清先生曾派人持親筆信偕同蔣鴻遇先到敘府，和劉雲峯接洽，第一說明共同促陳將軍獨立的事正努力進行，不久必有佳音，第二說明張敬堯曹錕等是老袁的死黨。他們以其衆多的兵力壓迫着我們，逼使我們攻取敘府，務請你讓防，三日後我即撤退，仍由你接防。當即與之簽定協定，祕密保存起來。蔣鴻遇囘來，我即率隊向敘府挺進，兩方稍一接觸，劉雲峯即照約撤退。我這兒派張之江蔣鴻遇兼程追上他，交他一封轉致蔡松坡先生的信，詳陳一切經過。蔡先生復信表示很好。自此松坡先生和陳將軍往來的信電都由我這兒經過。

我們進駐敘府以後，曾審一案子，順便在此一述：一天我到醫院去看問病兵，見軍法官李圖鈞正在審問一個伙伕，說有二百元被他偷了。把那伙伕壓槓子，打鞭子。行種種重刑。在行刑的時候，伙夫哭着嚷着：「大人呀是我偷了，是我偷了！」滿口招認，一放下了，就口口聲聲自稱良民，決不能做這樣的事。我看了一囘，心裏生疑。即叫李軍法官停止，讓我自己來審。問錢放在那裏丟的？答說放在什麼地方。問除這伙伕而外，還有什麼人來過？答說還有位偵探來過一次，問偵探現在什麼地方？答說就在城裏住。我當即派人帶了幾名手槍隊去傳他。一打門，聽到外面

的人聲，那偵探就上屋竄逃，趕了幾個院子，才把他抓住。回來把情形一一報告了。問他「錢是你拿了嗎？」說「沒有拿」。「既沒有拿，你爲何逃跑？」他就塞了嘴，只好招認了。把錢追出來，他已花去了三十元。至此案子才算弄清。只是苦了那伙伕，受了一場無妄之災。「重刑之下，屈打成招。」中國的舊官吏學識既不足，又不肯認眞辦事。其胡塗往往使人吃驚。試思多少的無辜良民，如此白白冤死！刑事案是這樣，政治案則關係尤大。執法者如不能愼重將事，則不啻爲淵敺魚，爲叢敺雀，國家人民必受無窮之害，又豈止枉死幾個無辜而已呢？這事意義極爲嚴重，所以我要在此一說。

我們佔駐敘府的第二日，曹錕張敬堯等都來電報，質問我爲何不再前進追擊滇軍。我囘電說官兵病者太多，故暫作休息，曹錕等復來電要我進軍，否則他們將撥調一旅人來爲我協助。同時陝將軍也來電詢問，我囘陝將軍的電說，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裏亦人人有病，務請速作主張。我們忠心赤血，但能爲國爲民，願不顧一切以赴之。恰好就在這時，接得陸將軍急電，說長安被圍，令我星夜率隊往援。接電之後，我即不顧一切，將隊伍撤向自流井，把敘府仍交劉雲峯接防。走了兩天，在路上又接到陝西的電報，當即下馬繙譯，知道陸將軍已讓出長安，叫我停止赴陝。北進既不必要，便將部隊統統集中自流井。

我在退出敘府之前，又派張之江訪見蔡松坡先生。我到自流井不久，張之江亦即趕到。帶有

松坡先生給我同劉一清先生的信，另外還有致蔣鴻遇一信，內容大致相同；要我們加緊促成陳將軍獨立，否則將以武力驅陳。我在自流井休息了數天，陳將軍來電說：「聞貴部有援長安之行，但成都今萬分危險，務請中止赴陝，速來成都共挽危局。」同時曹錕張敬堯以及北京統帥辦事處也都來電報阻我赴援長安，我當即一一覆電，謂「即赴成都」。

我永難忘記我們在自流井方面的情形。自流井爲四川產鹽的區域。四圍皆山，井中出煤氣，接上竹管或鐵管，即爲煮鹽之火。（管上如套一豬尿泡，泡即充滿煤氣成球）另有鹽井出滷水，汲出之後，即以此火熬煮，煮後，凝成固體，即爲「鹽巴」。此地橫闊四五十里，共有鹽井四千四百餘口，井有二三百丈深者，有四五千丈深者。產鹽極富，每年稅收，數額驚人。這樣富庶的地方，平素即爲一般軍人所垂涎而亟思染指，此時不消說更成了各方面搜刮的目標。（自從這次四川戰事發生，普通一團人每到一縣，也往往三萬五萬的向地方需索，各級長官都是腰纏纍纍。）我到自流井的那天，當地的紳商都驚慌萬狀。以爲我也要在地方上大量的籌款。這從出面招待的商會代表的言語神情上可以明顯的看出來。那知我們住了幾天，即規規矩矩的開拔，對於地方一草一木也未動用。這實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嘆爲從未見過的事。同時一般人看着我不肯苟且，不認爲是應當，是本分，反都笑我爲迂執，譏我爲傻瓜，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却以爲若是軍人不能堅守清介，只知搜刮騷擾。以人民爲魚肉，以士兵爲搶掠工具，那結果必致

腐爛崩潰，而入於滅亡之途。我們應當記牢「愛民爲軍隊性命根本之事」的教訓，堅守不移方可。

我們開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劉一清先生於途。原來陳將軍担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來促我速速開拔的。劉先生和我見面沒談幾句，他催我趕緊開向成都。我告訴他蔡松坡先生有信來，當即把張之江帶來的信交給他看，他看完信對我說道：「你可以這樣辦：這次開成都，你把隊伍駐在城外二十里地的地方，不必開進城去，且同陳將軍談判，促他立即宣佈獨立；他若還是猶疑不決，你就聲言不能維持成都的治安和序秩。」我覺得他的主意可行，即決照計進行，及至離成都五十里的龍泉驛，我們即停止前進。請劉一清先生進城，向陳將軍轉達我的意思。一清先生往還了幾次，最後我又親自進城面謁陳將軍，我告訴他說，袁世凱利欲薰心，背叛民國，人民無不切齒痛恨。我們萬不能喪失了天良，幫着他幹，您現在若還不通電獨立，表明態度，那麼不但我的官兵全要譁變；即你的部隊也無法維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難安全。這是大勢所趨，非常顯豁，絲毫也不容猶疑的。說到這樣的地步，陳將軍才答允了我的要求，當即打一電報到北京，勸阻老袁進行帝制。

陳將軍爲袁恃爲心腹的將領之一，西南一帶的局面，全指望着他維持。老袁接到電報之後，不料陳將軍忽然如此表示，心裏受一重大打擊，頓時昏迷不醒，不幾天就嗚呼哀哉了！

陳將軍發出致老袁死命的電報後，接着宣佈四川獨立的領銜通電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順利的照着預定的條款進行。時我們的部隊已改爲護國軍第五師，分駐成都東面一帶，及至袁世凱的死耗傳到四川，入川的部隊卽紛紛後撤，曹錕同張敬堯亦分別撤往宜昌漢口，洪憲帝制的運動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這一時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個痛苦時期。許多人評論別人，往往愛說風涼話，不肯設身處地，爲其人其事仔細思量一番，別人有所動作，若是冒昧從事，他們就批評是犯了幼稚病，自取滅亡；若是處之穩重，他們又批評是徘徊觀望，想投機取巧。這次的事，我曾聽到不少的人批評我顧慮太多；但批評的人並沒想到我當時所處的地位與境況。我那時不過區區一個旅長，人數不過四千，而且散駐各地，不能集中；劉雲峯和張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樣的驕傲侮慢，抹煞事實；同時環繞我周圍的袁氏嫡系軍力共總不下數萬，時時有把我消滅解決的企圖。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顧一切，鹵莽從事，那不但犧牲了自己，於革命毫無裨補，而且反會把事情弄糟的。個人的成敗事小，對於打倒帝制的大局影響却大。我認清了這個，所以努力壓制着自己感情的奔騰，一方面再三與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們的諒解；一方面則與劉一清先生極力逼促陳將軍獨立，響應滇軍。在我那時微薄的力量，與艱難的處境之中，自問已盡我所能，而於心無疚了。結果我的志願總算完全達到，這却是我在苦痛之餘感到極大欣慰的。

第二十二章　從四川到廊房

袁世凱既死，黎元洪繼爲第二任大總統，段芝泉出任國務總理，局面稍顯穩定。當袁在日的時候。人人被其壓迫，無不感覺苦痛，可是老袁一死，大家又把剛才的苦痛忘了，對大局不加愛惜，只着眼私利，又起而搗亂，於是四川最先起了風波。這時有川軍領袖羅某戴某王某等乘機起鬨，反對陳督，說他此次獨立太晚，顯欲投機取巧。於是「川人治川」的口號，高唱入雲，壓迫陳將軍下台，態度極是強頑，弄得幾乎又要動武。（雙方電稿，尙有當時的報紙可查）我在成都東郊一帶駐防，看看情形嚴重，便竭力主張和平商榷，以爲目前洪憲既倒，民國保全，無論如何不能爲了地盤問題，又來一次內戰。自來平緩之時，往往起鬨，局面拮据，反得相安。那時情形也是這樣的。

陳將軍在成都，因爲用人不當，就我所親見者而言，許多辦法也的確不能使人滿意。他的左右除劉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餘全是一些毫無頭腦，毫無能力的官僚。比如他的衞隊隊長孔某，不知帶兵是怎麼回事，平素摔大靴，擺慣了架子，什麼事也不管。自來衞隊，都是餉項豐足，待遇優厚，終日安逸，不經危險，一級級管理的官長又少，再加統轄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賭公

行，紀律廢弛。一天，陳將軍聽說官兵有帶家眷者，沒有照應，很是可憐，陳將軍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時陳將軍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給洋十元，白米一包。這個意思本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旣不調查，臨事又不加解說，結果辦的極糟。他從陳將軍處得了命令，卽籠統的通知官兵，官兵聽了大喜。那些原本沒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窩蜂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誰是眞有家眷，誰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陳將軍聽說，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們全都鬨走。至此好意反成惡意，當事者怨言百出，旁邊人看着好笑。凡人辦事當細心用腦，妥加籌劃，雖極細小之事亦當如此。而孔某却捧大靴，馬馬虎虎，一派糊塗，這樣官僚辦法，能辦好什麽事？我只舉此一人一事，卽可見那時陳將軍左右在成都的作法之一斑了。

羅戴王三位的「川人治川」運動，醞釀不久，陳將軍抱一大仁大義，不與爭較的態度，决定退讓。川督的位置終于讓給了貴州戴某，可是川局並未因此而趨平定。不久他們內部又起內訌，卒致釀成兵變，戴某躲入草堆中，被刺而死，雲南某先生亦被驅逐，自此「川人治川」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直鬧了二十多年方算了結。陳將軍交卸後卽由成都退向重慶，而後循長江出川。我則率部仍取道綿州劍閣而回漢中。

我離開成都的時候，鳳凰山營中儲有子彈數百萬發，這是一個困難的題目，因爲找不着伕子，路途又是那樣比登天還難；若是扔去不要，於心何忍？於是只好動員全體官兵，共同分擔。

我自己和各級官長亦均參加，有的槓抬，有的推車。我抬的兩箱，約六七十斤，每天走六七十里路，把肩膊也壓壞了。士兵們每人肩負五百粒，分量是夠重的；但他們看見旅長自己也抬，各級官長也無人空手，他們雖吃苦，也就十分高興，沒有半句怨言了。我對他們說，我們不能學人家不愛槍械不惜子彈，這是人民的血汗，愛惜這個，即是愛惜國力，我們應當看一粒子彈如一條性命那樣重要。這樣的走了幾天，走的太慢，大家心裏都不免有些焦急。讀者想還記的十九章中說到我們在川北清鄉，曾在綿陽收容了一個自首的土匪何鼎臣的事。此時他見我們旅途困難，就來和我們說，他可到松潘去找騾馱，搬運子彈，免得大家如此吃苦，許多人都以爲他要以此爲假口，乘機逃脫。我笑了一下，答應他去。不想過了幾天之後，他果然辦來了又高大又整齊的騾馱：第一批二百匹，第二批三百匹，有了這許多騾馱，子彈搬運的困難完全解決，大家無不歡喜。那時川北一帶，道路極不平靜，匪人偵伺軍隊過境，於險途搶掠械彈軍火的事層出不窮。何鼎臣又自告奮勇，沿途保護之責；他要一力承當，於是在大隊的前面二三十里由他派二三十人前導，後面相隔五六里亦派二三十人，我們的部隊即不加警戒，放心大膽的平安出了川境。出川的這天，何鼎臣來向我告別，說了許多知感的話，言下淚如雨下。其肝胆義氣，一往眞情的流露，實在叫人不能不受感動。這一年以來，何鼎臣對于我們的幫忙之大，是難以盡書的。當初我收留他的時候，許多人都以爲我好事。說收留這樣一個土匪，即使不受其害，又有何用。現在說這樣

話的人，却又轉而對他誇羨不已了，可見能待人以德，人自會以德相報；你眞心待人，人自亦以眞心待你，若先存一猜疑防備之心，則天下就沒有一個好人了。我對何鼎臣推誠相與，視如老朋友，絲毫沒有因他曾爲土匪，而存歧視猜疑之心，因之全旅官兵也都對他很好，他和我們相處一年，一點受委曲受痛苦的地方沒有，所以他格外樂於効力，臨別更依依難捨了。後來聽說他在四川帶兵，升到師長的位置，詳細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

除了上面說的子彈問題而外，官佐眷屬的行的問題，也是很困難的，官佐是職業軍人，士兵可以退伍更換，官佐却是長期的，永久的，若想軍隊治理的好，此等處必須用心，此次移防，若是將他們的眷屬置之不問，那是不能的，若是帶着同走，路太遠，交通太難。我的辦法是將全體眷屬編組成隊，能走的走，不能步行的僱轎子抬，都派專員沿途照管。最困難的情形是在途中生產、生病。我也派人斟酌情形，分別照料，總使大家都不感困難。我以爲軍事領袖，對于軍隊的訓、練、帶、用四項事，都要同樣的注意、考究、萬不可疏忽一項，訓軍練軍固然不容易，用兵也不容易，而帶軍尤其難。許多人以爲帶兵是易事，不加重視，須知道所說的「帶」，並不是用繩子「帶」，而是要能帶住他們的心，我舉一具體的例子說，比如當團長或營長的對于他的部屬，不說帶較高級的官長難，即是帶司書亦不易。比如營中一位司書，有妻子兒女跟着，家裏沒有一間屋，沒一畝田，他那每月十餘元的餉，夠房錢，不夠飯錢。這樣情形，若是營長不替他設

法，怎麼能教他安心做事？比如每月送一包米，使其一家人不致挨餓；送些布，使其妻子兒女有衣穿，有病人，代請醫生診治，若一點不管，他實在沒有辦法。若管，則另外又有一種部屬，却是單身一人，無妻兒家室之累，此時在旁看着，就不免不痛快，覺得長官偏心。這就是需要斟酌的困難地方，若是爲長官者存心視部屬如路人，聽其去留，那自然什麼問題也沒有了；可是若要部屬願與同死生，盡職守，則非在此等處用心不可，一切文武官佐以至士兵，境遇不同，身世互異，都須仔細調查觀察，分別注意，盡力幫助他們，爲他們解除困難。許多人肯在嫖賭上花金錢，耗精力，此等處則半眼也不看。在平時見不出好歹來，一旦有事，人家的一心一德，如鐵如鋼，使三軍如一人；自己的却一包豆糟，一擠卽碎。好的，長官變成光桿，壞的，連性命也送在自己部屬的手裏，帶兵之難，有如此者。我國軍隊近年於訓練和應用上都可以說有進步，惟獨「帶」的道理，還是被人漠視，須知不管訓練的多好，戰略戰術多有講究，若是「帶」不起來，一動卽土崩瓦解，那一切都是白費的。

還有兩件事，我也一幷在此一說，此次長途行軍，第一深感到軍用文官的難以安置。什麼是軍用文官呢？就是軍法官，軍法長，軍需官，軍醫官，軍醫長，書記官，書記長。他們滿身都是文士派，第一不能走路，第二不會騎馬，第三遇變不能自衞。這一困難的長途行軍，怎麼招扶他們呢？連旅長自己也拾子彈，那兒找轎子給他們坐？路上萬一遇着土匪，又怎麼辦？後來回到廊

房，我即大練軍佐隊，全體軍用文官，每天都要下操，受軍訓。張允榮，丁樹本，就這樣訓練出來的。同時招兵的時候，擇識字者任以司書等職。即為文官，亦令其帶兵，任軍職，營長陣亡，連長受傷，都令其代理指揮，這樣辦了八九年，軍中即多出數千懂軍學能苦幹的知識官吏；眞能下馬執筆，上馬殺敵，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其次就是使馬伕，槍匠，掌匠，皮匠，醫兵，號兵，餵養伕的問題，他們都是軍中重要分子，人數比率相當的大，那時一營之中，伙伕三十八人，號目號兵九人，醫兵四人，槍匠四人，駕車兵四人，馬伕兩人，餵養伕四人，湊到一起，一營六十多，一團二百多，一旅，一師又有多少？但他們都不會放槍，一旦有事，他們不能自衞，反要分出力量去保護他們，豈不大大的吃虧。所以我此次一到廊房，亦一體與他們以嚴格的訓練，教其放槍打靶，伙伕燒着飯，背槍；馬伕趕着馬，亦背槍，人人都有衝鋒殺敵的技能。若作戰，即增加如此多之槍，如此多之射擊手，則力量如何？

此次行軍，有了騾馱之後，仍是不容易，因為除騾馱載運而外，士兵們背負的分量依舊不輕，石路崎嶇，每天走一百或一百二十里，長途跋涉，雖有充分休息，但我們全體士兵中却少見有一二個走不動，或是磨破脚皮的，這事很使我感到欣慰。實在的，在我們交通這樣落後的國家，若是訓練軍隊，不注重行軍力，即是不準備實際作戰，尤其重量行軍，更非平時努力練習不可。

我到綿州的時候，接到電報，令我率隊由重慶赴宜昌，歸吳子堂指揮，我以吳時爲上游總司令，仍是對付西南的辦法，心中實不願與他們共事，乃覆電稱我部已到漢中，不能奉命。同時接到賈焜亭在漢中拍來的電報，說漢中被圍，要我星夜赴援，那時焜亭爲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陝南鎮守使之職，圍攻他的是陝西鎮嵩軍。大約漢中情勢危急，他每天十餘個電報給我，向我告急，說：「此間日在水深火熱之中，盼弟台星夜來援，解我倒懸」云云。最後又來一電，說漢中二十餘縣，無論如何窮困，亦可養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難，何可坐視？當即一切不顧，覆電說即刻開拔馳援，請他釋念。

自川北到漢中，路途之難，前寫入川時已經說過，路越難走，心裏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飛到目的地才好，好容易走到劍閣，忽然又接到賈焜亭一個電報，說他已經辭職照准，叫我毋庸前來。接着又派來他的一位本家弟兄來見我，申述他已經辭職的歉意，但我絲毫不加思索，決定繼續向漢中行進。到了漢中，已由一位管某繼任了賈焜亭的位置。管是山東濟寧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歷史關係，我先和賈焜亭見了面，而後再去會管某，見面沒有說幾句，他說：「您既來了，就在這兒駐下去吧！我們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話什麼意思，很是驚詫，他說：「漢中這地方，地瘠民貧，只可養一旅人，養不住兩旅人的。」我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來搶他的地盤。我當即坦白的說明我此來決沒有這樣的企圖，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話剛剛脫口，

他立刻笑逐顏開，眼睛眉毛都現出高興的神色來。我離開漢中以後，聽說他在寶鷄被人打傷，部隊亦全繳械。後來寓開封終日念佛，沉鬱不振而死，落了一個很慘的結局。

賈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辦事多年，閱歷很深的人。唯其如此，所以爲人處事，聰明見機。管某尤其唯利是圖，官氣太重，惡習太深，一味只是所謂「當差事」的派頭，什麼是軍人的使命，什麼是官吏的職責，如何能解脫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隊練成國家的軍隊，他全不懂得。我以爲世界上所以還能成功許多事業，都是傻子幹出來的，決不是聰明人幹出來的，傻子何以能成事業？就因爲他只問此事自己該做不該做；若認爲該做，即努力以赴，苦幹到底，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其間決不把個人的利害計算在內，故結果縱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關羽，岳飛，文天祥，他們雖然爲大勢所限，沒有成功，但畢竟成了仁，爲後世立下榜樣，千古不朽。他們都是傻子，但結果却做出了聰明事。那種聰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害，自以爲聰明得很了，其實是胡塗透頂。尤其在今日艱危緊急的時會，我們的民族國家需要大批的傻子，來大大的傻幹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聰明取巧，那結果只是害了民族國家，害了自己罷了。

這時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兼陸軍部長，他來了電報給我，叫我率部駐廊房通州一帶。我接到命令，即準備開拔，道路有兩條：一條就是我來時所取之道，經褒城，留壩，鳳縣，寶鷄，鳳翔，

扶風，武功，興平，而後到觀音堂上火車；一條則由興安，白河，老河口，襄陽，樊城，到漢口上火車。那時陸將軍被逐後，長安是陳樹藩在駐着，段先生不願我們從那裏經過，恐怕出事；而陳樹藩也用了種種法子，不要我們從那裏通過。我乃決定取道襄樊，直下漢口。

由漢中到興安雖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僱了些小船，載運笨重的東西。隊伍都步行；以極快的速率趕到興安，而後上船。在赴興安途中，適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這是有名的漢水 兩岸都是大山，（武當山即在此）形勢很是險要，河道彎彎曲曲，淺灘極多，船行必須臨時僱請領港人指路，這種領港人，名喚「太公」，都是站在山頭上，待僱，船至險灘，請上一位來，由他掌舵，東一擺，西一擺，就把船擺出險境。到了平穩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這樣的險灘不下二三十處，就要僱請太公二三十次，當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歲的老年人，沒有青年的。他們就憑經驗閱歷，而有一套嫻熟精到的掌舵工夫，因此能夠化險爲夷。我看見這個，想到國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興，就是有一位八十多歲的姜太公爲國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諸侯，亦是因爲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請至秦，穆公嘆息道：「百里奚眞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說：「你爲什麼嘆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論道，那我比姜太公還年輕的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見識大體、明大義、定大計、實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國的興登堡，法國的福煦，

英國的魯易喬治，都是爲國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歐戰中都大顯身手，若非閱歷豐富，見識廣遠，怎麼能以勝任？不過我祇是指的那一種靜定的舊時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時代，情形則又不同，許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氣有勇氣無迂見無成見的熱血青年來担當的。

興安爲陝南一府，東面接豫境，東南接鄂，西南接四川，與漢中同爲重鎮，亦有鎮守使之設，興安到漢口，中間經過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許多高大的山嶺，沿着漢水，兩岸都是出產豐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軍事上的價値尤大！北去出洛陽，出鄭州，襄樊爲必經之路；南至荊門，沙市，襄樊亦是必經之路，所以歷史上屢次戰爭，襄樊成爲戰略要地。那時一位張某任襄陽鎮守使，完全是舊官僚的氣派，用種種方法和各方權貴巴結拉攏，以鞏固自己的地盤。所率部隊，毫不訓練，本不打算作戰，故亦不能作戰，只是用做搜刮地方，魚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們從那裏經過時，他極驚慌戒備很嚴，原來他也怕我搶奪他的地盤。眞是可笑極了。

到了漢口，楊桂堂即來相見，我原派他率同李雲龍、宋哲元、劉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營新兵，不想他另有什麼作用，把這事因循不辦，直到此刻也無一點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就誤不淺。和他同來的幾位營長，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無辦法。楊是一個卑鄙無能，昏瞶腐朽的傢伙，無熱血，無骨氣，無學識，無胆量，唯一的本領就是鑽營巴結，他用什麼方法鑽營巴結？就是長官的老太爺，老太太，姨太太，做壽，他大送其禮，少爺，小姐生日或結婚，他又大送其禮。

綢緞、首飾、只揀好的辦，手眼極闊。這些錢從那裏來？都是從兵們和騾馬身上尅扣下來的。不叫兵們洗澡，喝茶，柴費他上腰包；不給騾馬吃的，草料費他上腰包。還有其他一切公費，全都被他中飽。不然他終天烟酒嫖賭，浩繁的應酬，都從那裏開支？這樣的情形，我要撤換他，也撤換不動，因爲他有有力者爲之撐腰。他持着這個，更是肆無忌憚了。總之，滿淸官僚的惡習，他是一個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見面，他一開口就說：

「咱們的軍隊在四川響應護國軍，怎麼弄得誰都知道了呢？幸虧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還得了！」

說着滿臉帶着驚惶不安的神色。我說：

「我們旣幹了事，還怕人家知道嗎？老袁不死，又怎麼樣？他們做皇帝，我就要反對他，反對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說道：「我們這次回去，可要聽段總理的了，我們必須靠他當靠山，他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這樣才可保不錯。」

我說道：「只要他眞正的爲國家，爲人民，我們自然聽他的；若不然，我們還是要幹自己的！你說靠山的話，段總理也靠的中華民國，我們也是以中華民國爲靠山，決不依靠任何個人。」

因爲他看見士兵的肩上還是戴的護國軍的肩章，於是他又說道：「怎麼我們的隊伍還是打着護國軍的番號呢？這不大好吧？」

我說道：「打護國軍的番號一點不是丟臉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們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們這次從四川出來，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眞有點氣憤了。我說：「我們只知道爲國家，爲人民，這是我們的本分。你怎麼問出這種話？」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臉，非常親切懇摯的笑着說道：

「旅長，你開口就是國家人民，實在太迂執了點。這是什麼世界？若老是這樣的傻幹，連我們吃飯的地方也沒有了。依我說，旅長不如就在這裏住些時候，多請幾次客，各方面應酬應酬，聯絡聯絡，這才是有用的辦法。您瞧瞧襄陽那地方有多好？爲什麼我們不要，叫人家坐着佔着，把地方吃光了？」於是又說：「我們一點應酬也沒有，各方面都沒有聯絡，實在太危險了，最近曹錕就買了兩輛汽車，每輛九千元，送給傅良佐和徐樹錚，張敬堯也花了幾千塊錢，買了兩個窰姐兒送他們，您看他們的幹法吧，要不然，怎麼他們什麼事都行的開，我們老是被人家排擠呢？」

他嘮嘮叨叨說了一大篇，我簡直忍耐不住了，我說：「你這說的都是亡國的辦法！」再也不

願意和他說下去了。後來他把我說的話一一去報告了段先生。

楊桂堂的爲人，大都類此。那時的軍人政客，都是這樣一付面目，這樣一付頭腦，這樣一種作風，我寫的這位楊桂堂，正是他們的代表人物。

我在漢口沒有停幾天，卽率部隊上京漢車，直達長辛店，再由長辛店轉豐台，分在通州，廊房，天津三處駐防。（那時有命令，指定這三處，不許我們到南苑駐防）當卽分配：第一團駐通州，第二團二營駐天津茨窰灣，其餘的駐廊房。

那時段總理兼任陸軍部長，徐樹錚與傅良佐分任次長之職，傅等把我們隊伍看着和陸將軍有親密關係，而他們不滿於陸將軍，因而亦歧視我，要以對陸將軍的辦法對我，再則我們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護國軍第五師的番號，亦使他們大不高興。由四川回來的各部隊，又從而加油加醋，在他們面前對我大肆攻擊，因此愈視我如眼中釘，加我以種種壓迫。不但房子不給夠住的，被服餉項，亦皆置之不問。尤其餉項一事，發給我們的全是六折票價，後來又減低爲四折三折，關於訓練，裝備各方面，更是一概無人過問，形成一種聽任我們自生自滅的局面，在那時，若要軍隊存在，必須是皖系，直系。我兩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結，不去討好，又有辛亥灤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發一心要用功夫來把我們消滅。我看透了這種鬼蜮技倆，一氣不哼，愈加埋頭苦幹。我一到廊房，卽先把餘積的公費提出，鳩工建築營房，而後專心致志，努力於部

隊的整飭；第一、把此次由陝入川，再由川北返，這一路上所得的經驗，集合各將領從新詳加檢討，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第二、舉辦文官軍訓，伙馬伕等的軍訓，下操打靶，一如士兵。第三、加緊幹部訓練，不但教練連和排，團營長以及副職亦一併訓練之，不但注重內場教育，外場操練亦同時重視。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辦法外，又編了許多新戲，教官兵們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義爲題材，同時灌輸一些衞生及科學方面的常識。出演之先，加以講解，講完一齣，演一齣，覺得收效不少。第五、利用大風，大雨，大雪的天氣出外行軍，作種種戰鬬操演。第六、歷年來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補充。第七、在廊房蓋一勸忠祠，供奉歷年死亡，按時致祭，以爲紀念。此時第一團團長仍是楊桂堂，第二團團長是陳正義，（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團第一營營長周性靜，二營張維璽，三營李鳴鐘，第二團一營宋哲元，二營董士祿，三營楊紹緒，砲兵團團長宋子揚，機關槍連李致富，騎兵營張之江，參謀長邱峴章，軍械官鹿瑞伯，軍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陸軍部去了，正因幹部實習，我不能出席，乃請邱參謀長代爲指導。在演習利用地物的時候，邱叫到排長曹福林講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會講。邱一時性急，打了曹福林幾個巴掌，曹氣的哭起來。邱也非常生氣。許多官長在旁邊望着，都覺得看不下去。這因爲我治軍向來注重養廉養恥，「揚善於公廳，歸過於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長當衆打部屬巴掌，

我們第十六混成旅中從未有過，此次的事使官長們不滿，惹起公憤，是難怪的。我回來後，即當面和邱參謀長婉言處置不當的意思，同時安慰了曹福林幾句。邱參謀長爲人坦率，自認處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爲無有。

㊄又有一夜，有兩個兵私攜槍枝逃跑。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來所無的事。營長和連長都覺得這事不得了，非常難過。我派令騎兵李某去追尋，各村各莊查詢，趕到通州，有老百姓見其不安分，指說出來，方始抓回。他們把槍藏在草裏，也一併搜尋了出來，其中一個士兵向來刁惡成性，不守本分，一出營門，就做土匪；另一個則是新兵，年青心浮，被慫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嚴重，即集合全體官兵（遠者只請官長來）把此事意義細講一番。當衆把兩個逃兵槍決。以後更每一星期把這事講一次，連着講了數星期，給全體官兵以極深刻的印象，從此即再無此等事發生。軍隊中舊有的惡習是，有一點好處即沾沾自喜，盡力宣揚，而養成驕滿之氣；有壞處，則以爲家醜不可外揚，極力藏蔽，諱莫如深，結果是姑息養奸，漸成大禍，而不可收拾。蘇聯的軍隊，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間稍有爲非作歹之事，其長官必當着民衆宣揚其罪，而後處罰。這樣辦，則部屬知所警惕，紀律得以不弛。而其軍隊亦才可以成爲眞正人民國家的軍隊，我之處置此事，亦正是這個意思。

這期間我曾被約到陸軍部去過幾次。第一次是次長傅良佐找我去談話，陸軍部衙門是高大

洋樓，堂皇莊嚴，看去好像其中不知有多少好的辦法，我腦中老是存此觀念，把它看的很高，想看必是處處都可為全國軍事衙門的模範。那知進去一看，却叫我大失所望。我先到門口號房中遞了名片，即被引到客廳裏坐着，一位五六十歲的老先生端上一碗茶，恭恭敬敬對我請一個安，而後兩腿並到一起，直挺挺站到一邊，說：「旅長大人來了，真是難得的事。請旅長大人開恩典，賞給幾文錢，讓家裏幾口子有碗飯吃。」看他說話的神氣，請安的姿勢，完完全全都是滿清的派頭，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給了他四塊錢，（滿清舊例，奉一碗茶，要四兩銀子，）他即道謝而去。隨後又見着兩位祕書，一派官架子，腐惡不堪。我一到這裏就給我這樣的惡劣印象，始知老段當政，只是陳陳相因，固步自封，絲毫沒有求改革求進步的意思。過了一回，又把我讓到裏面的客廳去坐。那客廳不是客廳，倒像是洋貨鋪：椅子桌子，都是外國貨，那椅子每把至少得六十元，椅墊子，桌布，窗帘，都繡着花，地板油得精光，舖着精美的地毯，都是西洋貨。連茶碗也是西洋貨，我看着這一切富麗豪華的陳設，心裏湧上無限思潮。我想，他們把國民的血汗錢這樣的送給了他們的洋爸爸，洋爸爸就拿那錢製成槍炮軍火來打我們，壓迫我們，他們知道不呢？他們為甚麼不想到目今國家和人民的處境？為什麼不想到自己的職責所在？他們如此擺闊，一定是從外國公使館中看得來的，看見人家有什麼，他們也就學着去辦。他們不想想人家是什麼國家，我們是什麼國家。他們不想想先賢們留給我們的「茅茨土階，蓽露襤褸」的教訓，不想想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的教訓，你們到底對國家對人民有何功勞？……正這樣想着，那位傅次長已經進來。坐下沒談幾句，他就說：

「煥章先生，我看貴旅現有三團人，數目太多，實在要不了這許多，應該裁去　部分才好。」

我答道：「國家財政困難，裁兵是應當的，那種紀律敗壞的，擾害人民的，那種毫無訓練，不能作戰的，更應當多裁。可是我知道這樣的軍隊，反倒添成三團四團。」接着我有些自制不住了，說道：「我們軍隊成為護國軍，反對洪憲，總算叛逆過一次，憑這一點就應當全部裁去；何況我既不會買汽車送人，又不會買窰姐兒送人，　應酬巴結　，一件不會　，還不應該完全裁去嗎？」

他紅了臉，連說：「那裏話，那裏話？」等我說完，他又說道：「裁總是要裁的，我們慢慢商量吧。」

這是第一次和傅良佐談話的情形。過了兩個星期，傅又找我到陸軍部談話。他說：

「有件事要和你談，現在甘肅那邊要開一旅人去，打算第三鎮張孚淵開調一團去，你這邊出一團，合成一旅，歸張孚淵帶了去。你看怎麼樣？」

「若是命令已經定了，就不必說了」我想了想以後答道，「若是命令還沒有定奪，那我倒有一點意思，要陳述陳述。據我所知道　把兩處隊伍編在一起，滿清時候有過先例的。像從前的第

一混成協，就是由第五鎮和第六鎮各出一混成團合編而成，由王化東協統帶着，趕到了新民府，劉富有團長總事事和王協統合不來；又比如第二混成旅，是由第二鎮和第四鎮各出一混成團合編而成，到後來也是團長和旅長意見不合，明爭暗鬪。結果好隊伍也鬧成了壞隊伍，那還是短途行軍，一路又都有火車的便利；若是上甘肅，取道陝西，將通過三省，路途那麼遠，交通那麼難，合編的辦法，恐怕不大妥當，能不能開一個整旅去？若是即把我們第十六混成旅全部開去，那也很好的，不過我對這事並沒有成見，不過貢獻一點意見，給你參考吧了。」

說到這裏，傅良佐沒置可否，約了我去見段總理兼部長，段那時住在陸軍部後面府學胡同，到了那裏，傅即去，我又把剛才的意思再和段總理說了一次。段聽了，點了點頭，想了一回說：

「你先去吧，我們研究研究再說。」

我即告退出來，當日即回廊房，第二天一早，即接命令免我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之職。我當把官兵集合起來，告訴他們，現在政府已經來了命令免我職。政府的命令我不能不服從，我就準備交代。同時通知參謀長書記長等立即辦理一切，準備交代，這是上午八點鐘時候的事。到午後五點多鐘，又接到一個命令，調我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營統領，我又把接了這個命令的事，和官兵們說知。他們上午聽到我免職的命令，只是大家難過而已，並沒有說什麼話，等到聽說又來到這個

新命令，大家可話多了，以爲旅長既然不好，該當免職，何以又調授六路統領之職。這顯然是蓄意消滅十六混成旅，一時羣情鼎沸，非常憤激。堅請我不受命令，拒絕交卸。到夜間傅良佐又派來他的親信某君坐了專車來，和我說，此次把我調任，是因爲我任旅長多年辛苦。所以換個六路統領，給我調劑調劑（那時十六混成旅旅長薪水四百五十元，公費四百五十元，共九百元；六路統領，則每月有一千三百兩銀子的薪俸。）這完全爲我個人設想，並無別的意思，叫我不要誤會，說了一大篇鬼話。我謝謝他們的好意，週到的招待他住了一夜，什麼話也沒有和他說。第二天早上，全旅官長即出通電，說旅長如果沒過錯，能勝任，即不應免其職，若旅長犯了過錯，不能稱職，那就不應當調任他職。務請政府收回成命。這個電報發了出去，接着又連發數電，同時留着我不許離職。兩方面鬧成僵局，傅良佐和徐樹錚沒有辦法，去找陸將軍出來調處。陸將軍到了廊房，先和我說了一回，又召集全體官長說了一回，大意是，他們歧視我們，蓄意消滅我們，只是妄想。但我們此時不能反抗，一反抗，反到變成我們不是了。我們此時正好養精蓄銳，誰也別想消滅得掉，看他們這樣胡鬧，必定有大亂子出來。那時我們自然有辦法出來。官長們經此開說，都表示接受其意思。我即將交代辦好。臨走的時候，全體官兵們都流着眼淚送別，許多人甚至像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我好言安慰他們一回，上了火車，劉汝明，韓多峯等許多將領，又復依依不捨，把我的馬褂拿去撕成碎條，大家各得一條，以爲紀念。至今尤有留之者。

後來聽說，我之被免職調任，經過是這樣的：傅良佐拿着一束公事去見段，問他看不看，段說：「照發了吧，不用看了，」原來這裏面就有免我職的命令。第二天報紙上揭載出來，段總理很是驚詫，即把傅良佐找來，問他說：「你怎麼不和我商量，就把他免了職？」言下頗爲震怒，傅想想沒有辦法，就說：「這已是既成事實，收不囘來了，這樣吧，把他調去做第六路巡防營統領吧。」段沒說什麼，於是又頒下我的第六路巡防營統領的命令。

第二十三章　討伐復辟

那時第六路巡防營駐正定府。共有四營：兩營步兵，兩營騎兵，分駐十八個縣分。巡防統領公署設在正定府舊鎮台衙門內。我去接了事，對官兵講了幾次話，買了些需用的東西分贈他們，每十天去看一次病兵，重病的，每五天看一次。士兵們覺得奇怪，他們從來沒經過這樣的事。正定府在車站東面、北面地方多沙，刮風的日子，北面的沙子吹入城中，烏烟瘴氣，城裏一片頹敗的景象，到處骯髒污穢。道路多是兩邊高，中間低窪，下雨的時候，泥濘狼籍，步步難行。有個大佛寺是遠近聞名的所在。大佛爺出奇的高大，殿宇也是出奇的高大。可是裏面觸目都是垃圾，破爛。像這等地方，若存心不要，索性毀掉他，免得礙眼，倒乾脆；若要，就應當修理的好好的，開個學校，辦個工廠，都極好，可是竟無人過問。一些文武官吃好的，穿好的，不知道成天幹些什麼。我接事不久，督率士兵開了幾畝地，找不到適當的東西種，見院中多榆樹，榆錢下落，即令兵們盛於袋中，拿到開墾的地裏去種，一溝一溝，行列齊整，不到兩月，長成樹苗，很是熱鬧。百姓們都來看我種的樹苗，我就乘機對他們講演，說，我們生在世上，無時無刻不要用樹，死了，也要用樹來做棺材。水荒旱荒，都得樹來預防，一棵樹有多少枝椏，每枝有多少葉，

一片葉能馱着多少雨水；如何改變天氣，如何調節雨量，……說了一次，又說一次，總說種樹的利益，種樹的重要，但也總不見有人肯種樹。

巡防營直轄於直隸省。那時省長爲朱家寶，吃的胖胖的，是個文人出身，一點不懂軍事。又老朽腐敗，什麼事也不管。巡防營交給了他，官兵器械，全算糟塌掉了。我見過他幾次，總想商量着把軍隊好好改進一番，並在地方上辦些有益的事。他總是唉聲嘆氣，說局面太困難了，人民太痛苦了，此時什麼事也不能動，只可讓他們養息，讓他們自己慢慢的滋長，我說，東瓜南瓜種在地裏，若想它發育滋長，也得替它澆糞刨土，掐蔓理枝。怎麼就動不得呢？他還是搖頭嘆氣，什麼事也不打算做。地方上負軍政上重任的大官，就是這樣的人物！

我每天閒着，無事可做，只是自己讀讀書，日久，讀的不耐煩起來。心裏想，我每月拿國家許多錢，却把我當豬似的養着。這是幹什麼呢？就上呈文辭職；不准，又再上，還是不准。終於我只好稱病，跑到天台上去養病。其實我並沒有病，不過不願意做豬罷了。

俗話說「天躁有雨，人躁有禍」。自從黎元洪段祺瑞上台，兩方用的人，各存派系之見。不知有國，只知有己，不要民族，只要自己一派一系之人。像剝竹筍，剝去一層又一層，直弄到只剩自己才了。黎總統自己是個老好人，性情恬淡，對事不大過問，只每天騎着一匹馬，後面跟一馬夫，到總統府去坐坐，也並不戒備，但他用的人員（如金某等）却不甘示弱。段那邊則有一

位徐樹錚，飛揚拔扈，氣勢淩人。於是丙方明爭暗鬪，各不相讓，一天利害一天，鬧成所謂「府院之爭」。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段總理在衆議院提對德宣戰案，遭受否決。段的左右就僱了許多桿房伕役流氓乞丐拿着旗子在街上遊行，要求參戰。說這是民意。有人問他們幹什麼。他們就瞪着兩眼，說：「不知道，我們是僱來的」。同時老段又借題發揮，要求黎元洪總統解散國會。黎嚴詞拒絕之。段憤而出京，發出一個通電，說國家到今日地步，還不肯聽我的話，我走了，以後任什麼事我都不過問，任什麼事也不負責任。

段到天津後，授意皖督倪嗣冲等反對政府，攻擊國會。倪即至徐州，與張勳召集直魯豫數省督軍會議，策動倒黎——即所謂「督軍團」。發出通電，擁段倒黎。隨着東路倪嗣冲把隊伍開到楊柳青，西路曹錕的軍隊開到長辛店，實行武力驅逐黎總統，交通亦爲之阻斷。黎總統堅不走開，並且派了伍廷芳代理國務總理。段在天津，打又打不得，罷又罷不得，毫無辦法，段芝貴，雷朝彥等又開會議。許多謀士這時才說：

「黎元洪一個空身光桿兒，又無三頭六臂，又不是孫悟空，幾個人就可以把他驅掉殺掉，何必出這許多兵，鬧成這個局面呢」？

大家都十分懊悔起來。

官僚軍閥，有己無人，有私無公，恣縱橫行，有如此者！

段先生騎虎不下，沒法收這盤棋。日夜籌劃，想出一條妙計，授意段芝貴等把張大辮子張勳捧了出來，叫他出任調停，默許他復辟的把戲。張勳一面帶着康有爲秘密到天津，陰謀復辟；一面做和事老，打電話給黎總統說，只要你解散國會，答允了這一條，我就進京，其餘的事都好商量。黎總統先還堅持不屈，以三不主義答覆之。所謂三不主義，即不解散國會，不簽字，不怕死。僵持數日，不知怎麼一來，黎總統三不主義變成了三「也」主義，即也怕死，也簽字，也解散國會，終於向張屈服，表示讓步，但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對解散國會的命令拒不蓋印，認爲非法解散國會，無論如何不能同意，張大辮子好容易下了台，至此惱羞成怒，跑去見伍代總理，從腰裏掏出刀子，向桌上一拍，忿忿的說：

「你怎麼不識時務！」

伍先生說：「非法解散國會，我死也不蓋印的。你知道我是個基督徒，正怕着上不了天堂，你殺了我，我正好上天堂去，我感謝你。」

張大辮子奈何他不得，於是又成僵局。乃又拉江朝宗出來，江向黎等表示，若讓他當總理，他可以什麼事也不過問，黎只得同意，即將伍廷芳免職，以江爲總理，江一登台，第一個命令就是解散國會。

沒有幾天，張勳的把戲就從口袋中和盤托出來：迫黎總統下野，擁溥儀登基，自封爲忠勇

親王。所有文物典章，全部恢復滿清舊制。車站各處也重新把龍旗掛出來了。

外面鬧的烏烟瘴氣，我正和王錫瑞施宏册等數位在天台山上住着。這天台山，在京西三家店附近。我從前駐軍三家店時，常去遊玩，留給我很好的印象。所以此次選擇這地方去住。那老和尙吃苦耐勞，爲人很好。廟中師弟三人，每天把廟宇掃得乾乾淨淨，廟後菓木樹極多，槎枒蒼老，都是數百年前物。從前來遊玩時，只有一座大廟，此次來，看見新建了幾所小廟，一座是送子奶奶廟。問和尙爲什麼新修這廟，他說因爲百姓來朝山敬香，許多是爲的求子，若不蓋這個廟，他們就不來敬香了。又有一座李二奶奶廟，也是因爲百姓虔信此神，所以塑這個像，多引些香客，多賺些香錢。我對和尙說：「你眞能幹，你做和尙像開店一樣，主顧要什麼貨，你就辦什麼貨。」和尙就嘻嘻的笑，除和尙而外，我還僱用一個廚子，叫做老翟，身體弱，不能常常下山買菜。他有個兒子，叫做小翟，我也僱了來，替他父親買辦。父親工資六元，兒子兩元。都能勤勤懇懇的做事。後來我到南苑，老翟被煤薰死，小翟就當了兵，慢慢升爲排長連長，到後升爲營長，派他守火藥庫。一天練習摔手榴彈，一個不小心，竟被炸死，他的太太謝天恩女士，有三個小女兒，在漢口我還見着。——這都是後來的話。

我在山上只有讀書散步兩件事。我讀完一部七子兵略，細細研究，很有些心得。又常常把廟裏藏的佛經借來看，其中也有好的意思。記得有一段說和尙打坐，時候久了，腰痠背脹，心煩意

亂，無法支持，就誦偈語道：「父母未生我時，我的本來面目是什麼？」我覺得這意思極好，可以養成大無畏的精神，無論遇何困苦艱難不會退避，基督教聖經中也有一段話，說：「只能殺死我的肉體者，我不怕他，因爲他不能殺死我的靈魂」。所謂靈魂，應當做精神解。這意思也極好，若在火線上，記着這兩句經語，定能生出勇氣，增大無畏力量。

有一天，大約上午九點的時候，我正散過步，在山門上站着，通到山下的路在叢林中曲曲折折，看見有兩個人慢慢走上來，老遠就嚷着說：

「龍旗又掛起來了，龍旗又掛起來了！」

兩位走近，看見是史心田等。問他們怎麼囘事，他們詳細的告訴我張勳復辟的事。他們來時走過西直門車站，眞的看見龍旗已經掛起來了。我聽着，知道國家大難又至，心裏萬分的痛憤。洪憲的打倒不過一年，現在又演出復辟的醜劇。多少先烈拚却頭顱，熱血，難道都是白費的麼？我深切的感到革命不能澈底的毒害。比如討袁之役，大家以爲只要推倒老袁一人，革命就算成功了，而不知還須根本剷除其所代表的封建殘餘。老袁死後，政治依舊一團糟糕，到此刻張勳又鬧出這個醜把戲，都是封建惡勢力作祟之故。這樣的時候，我還能閒散的在山上住着嗎？我必得下山去，盡一己力量和這些醜類拚命一場！

此心既決，立刻派汪信卿拿着文契到北京去將我的房產典押五千元，備作起事的費用，一面

我自己也準備下山。當時和史心田等商量，決在三家店乘火車，到西直門不下車，直接轉車南行。到了豐台，恰巧遇着十六混成旅軍法官薛子良來迎。他是十六混成旅全體官兵推舉的代表，特來要請我回廊房主持討張運動的。說着話火車又已開動。在車上，我問薛子良，他來的事楊桂堂知道否。薛說楊不知道，他正在外面替張大辮子幫忙，奔走很是出力。車到廊房，我告訴子良，我要到天津去，看看陸將軍和張敬輿先生，共商討張大計，當儘快於今晚趕回。請他把三件事先通知大家：一、趕快把官兵的眷屬送往保定以南的地方安頓，二、檢查槍枝，發下子彈，準備一切；三、已有五千元暫作官兵伙食，王信卿即可送來，叮囑完了，子良下車，我則直赴天津。

到天津，即和陸將軍張敬輿先生見面。陸將軍的表示很是冷靜沉着，說這次的事是段先生一手作弄出來的，因為他出了北京，就不容易回去，於是把張勳這傻子弄出來，再把他打下去。一面取三造共和之名，一面就好回北京。解鈴還須繫鈴人，讓他們自己去鬧，我們只可幫幫忙，不必過於認眞。聽陸將軍的說話，當時已知內幕。敬輿先生則極力主張我幹，以為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不必管段先生態度如何。並告訴我許多機宜，其熱誠奮發的精神，使我愈增勇氣與決心。當即匆匆辭別，到車站趕晚車回廊房。不想在站上遇着賈焜亭之弟賈德運，他說段芝貴有要緊的事要找我談，請我無論如何去一趟。原來段芝貴聽說我到了天津，即派他到陸將軍和敬輿先生那裏

找我，知我已來車站，就連忙到車站來追尋，不一回，段芝貴又派來一位副官，接着賈焜亭自己亦來，堅要我去一趟。我覺得不去不合適，於是同焜亭等又轉回去。

到了外國租界一條甚麼街上，在一座高大的宅第門前停下車。不用說，這就是段芝貴的私邸。我和焜亭同走進去，到處都是富麗堂皇的氣派，尤其客廳裏的那個闊勁，簡直像一家外國銀行，這使我想起從前聽說的，他以四萬元買了楊翠喜贈振貝子　乃放他為黑龍江巡撫，因而四御史大鬧住宅的事，心裏着實的不自在。段芝貴連忙走出來，滿面堆着笑，和我親熱的拉手，煥章長，煥章短，一句一恭維，使我背脊上直發涼。坐下來沒談幾句，他就說：「裏面還有一位朋友，請出來和你見見面」。沒等招呼，那人像戲台上三花臉一樣，三步併一步的從另一間房裏走出來，我看不是別人，正是陸軍部次長傅良佐。也是滿面春風的和我拉手，一邊說：「可對不起煥章老弟」！段芝貴說：「過去的事不必提了。我們還是談談目前的問題」。

坐下來之後，於是段芝貴以一種老奸巨滑的口吻對我說道：「您的十六混成旅在四川舉義旗，吃了千辛萬苦，眞可以說是和民國共死生的；現在張大辮子又鬧出這種事，十六旅正好駐在廊房，這又是一個好機會，非得您出一番力不可，我們現在給您加一個委，請您就回廊房去：……」。

我知道他們要玩的把戲，心裏暗自好笑，我答道：「我們在四川反對皇帝，是造反的事，雖

還談得上什麼功勞不成？加委的事倒不必，不過這次張勳危害共和、禍國殃民，我一定和他誓不兩立」。

我說了這話，客廳裏變成死一般的沉寂，段芝貴臉紅起來，半晌沒有作聲，傅良佐靠在沙發裏，也是一聲不響，停了許久，段芝貴才勉強笑着說：

「煥章，您不要推吧，回頭我們就派人送關防給您去。」

傅良佐也在旁邊幫襯着勸說。我說，我回十六旅去，是否拿得起來，現在毫無把握，我的主意是回去看看，和官兵們談談，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只好多少人幹，加委的事我還不敢受，關防我也不必要，還希望兩位多多指教。這樣的說了，我也沒有久坐，即告退出來，一直上車站回廊房。

車到廊房，邱參謀長和張之江李鳴鐘等已經帶着隊伍在站上迎接，我剛下車，官兵們簇擁着圍上來，和我見面；許多人甚至流着眼淚，好像受了一番委屈，一旦得見家裏的親人一般。那種熱烈親愛之忱，使我萬分的感動。一一好言安慰了一陣，大家才漸漸平復感情，當下講話數次，把討伐張勳的意義和十六混成旅官兵的使命，反覆說明：一面通電昭告國人，誓以鐵血衛護民國。

那時張勳的辮子兵駐紮萬莊，我們即在廊房挖斷鐵路，佈置陣地，廊房距萬莊很近，可以偷

聽萬莊的電話。我專派一個人聽電話，隨時報告，先聽到那邊下命令，說一共開九營，先開三營上來佈好陣地，其餘的再陸續開拔，等話 我覺得應該及時趕緊攻擊。爲鄭重起見，同時還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偵探隊長，叫他去看看虛實，兩地相距雖近，他的報告也源源而來，可都是些道聽塗說，一忽兒說已開到兩萬兵，一忽兒又說只有一萬。我見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騎兵營排長易家君（湖南人，時只二十二三歲，後來他以事乘輪船，被段的兵艦所撞，死於長江中）叫他單人獨騎，繞道到萬莊後面去看看眞象。他飛馬跑到萬莊陣地，看見敵兵正架着槍，不過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的坐在地上休息。易爲人忠實勇敢，一直走近敵兵眼前，想着看個確實數目。敵人看見了，大聲嚷起來，說：「這是什麼人！定是偵探，快捉！快捉」！當時只有人上來捉，却沒有人放槍，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的脫逃回來。我得了他的報告，確實知道了敵兵的路數，而且是剛剛開到，還不會築好陣地。當卽下令攻擊。

前線剛一接觸，張勳的部隊就敗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敵退，我追，趕了一陣，敵已潰不成軍。這工夫王汝勤方帶其第八師第十六旅從馬廠趕到。我同他計議了一下，決定沿鐵路線通通歸我負責，鐵路以西歸他，爲左翼。接着張敬輿先生亦趕到，告訴我討伐復辟的通電已經發出；（故在段先生馬廠誓師通電之前）同時段先生又派人送了委任狀來，任我爲第一梯隊司令。當卽會議進攻黃村計劃。我們的隊伍直追到萬莊車站，晚間遇着狂風暴雨，整整鬧了一夜。黎明

時候，鄧寶珊等三位來訪我，在大樹下一破廟中相見，談及第四混成旅張錫元在通州掛了龍旗；擁護復辟，他們要去說服他反正過來，共舉義旗；我也寫了一信托他帶去，並派騎兵護送他們去通州，他們到通州見了張錫元一說即成。並約定到時我攻右安門，他攻左安門。另外駐南苑的陳光遠部原也掛着龍旗，此時聽到討張軍聲勢浩，我們又打了勝仗，於是派來飛機扔下一信給我們，表示懺悔，請我們原諒，並約定我們打到黃村，他的部隊即向永定門進襲。我以爲世上的事不是壞在壞人手裏，而是壞在這種不好不壞可好可壞的人手裏。在他們這種人心目中，是無所謂是非，也不知道什麽國家人民，所看見的只是目前的利祿，個人的勢位；而又愚妄無知，輕舉盲動，民國以來歷年的亂子，就都是這種人鬧出來的。像這一次，若無張陳等這般人搖旗吶喊，張勳不過四萬人，怎麽就敢毅然動作呢？——等到他們看見風勢，轉過舵把的時候，國家人民已受了無窮之害了。

我的部隊進展到豐台，曹錕倪嗣冲段芝貴的部隊亦陸續到達，會議之後，即繼續向北京挺進。此時北京城門已經關閉。張勳的部隊一部分駐天壇，一部分駐東華門，禁衛軍一團駐皇城及景山，我們部隊擔任由右安門進攻天壇一路。同時商啓予吳佩孚進攻平則門及廣安門。部署既定，正待下令攻擊，段芝貴忽然改變了態度，竟以和事老自居，致電張勳，促其自行退出北京。說只要他退出北京，就可以了事。但張勳却異常倔強，對段芝貴的調停拒不接受。段先生他們的

鬼把戲至此已露出了破綻。我於六月十二日(一九一六年)早間發出通電，反對調停，堅持討張到底。大意是「張勳叛國，罪大惡極，同人大張撻伐，志在剷除帝制禍根。毋稍有姑息，害將胡底？現張逆勢窮力蹙，竟有人出而調停，聞悉之餘，不勝駭異，彼今日敢公然叛國，破壞共和，推原禍始，則斬草未得除根之所致。況既為叛國之賊子，又安有調停之餘地？非殲異黨不足以安天下，非殺張勳不足以謝國人」。云云。通電發出，乘夜率部由豐台出發，到了右安門，綁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時即爬入城內，開了城門，由先農壇攻入天壇之側，將敵兵一部及警察繳械，時陳光遠部已到，復合兵在天壇猛攻，從午後直打到天明三點鐘，對方始掛出白旗投降，即把他們全數解除武裝。張勳看見大勢已去，早已逃入荷蘭使館，他的兩個謀士——雷朝彥，張鎮芳(張為袁世凱老友，他們都被封為某王某公等)——潛逃至豐台，打算上車去天津。我聞訊，即電令留守豐台的第二團將他們扣留。擬即懲辦，段芝貴卻把人要了去，說由他依法懲處，不料過了兩天，他們把人輕輕的釋放了。原來他們都是一夥的。此事使我非常憤懣。

各路部隊陸續到達北京，即在前門外掌扇胡同一品香菜館召集會議，出席的有李星閣，張錫元，張玖卿，王汝勤等和我。會議中，我力主繼續進擊紫禁城，以肅清帝制禍根。議好之後，我即下令掉砲轟打皇城，不料大家竟以怕打了外國人為藉口，不許我打。同時吳佩孚率第三鎮各旅撤去，接着商啓予也撤，待不一會，陳光遠部亦撤去，局面顯然有變。正在這時，段先生忽給我

一個電報，說此次復辟運動與張勳無關，勸我勿爲已甚，也令我趕緊撤出隊伍。段先生的西洋鏡至此算完全揭穿了。

我回豐台之後，段先生即上京；同時派了一位陳文運到豐台勞軍，將第八師的官兵也集合在一起講話。陳文運走到台上講了幾句不關痛癢的話，隨即就要走，我即起立發言道：「我們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麽也不要，只要求把溥儀趕出紫禁城去，希望陳先生把我們全體官兵的這點意思轉達給段總理」。陳文運笑着點點頭，神色很是尷尬，好像在說，你這傻子眞的要幹，這是變把戲，你都不知道麽？

陳文運走後，我爲實現全體官兵的主張，即發出通電重申驅逐溥儀出宮與嚴懲復辟禍首的要求。末附四項條件：一、取消淸室優待條件，四百萬兩優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統名義，貶溥儀爲平民；三、所有宮殿朝房及京內外淸室公地園府，盡皆收歸國有，以爲公共之用；四、嚴懲此次叛逆諸兇，以遏奸邪之復萌。

段先生到北京，除對復辟諸逆照例通緝而外，再也沒有別的作爲。我們所要求的各項，都不給下文。討伐復辟的結果，只是給段先生個人達到重攬政權的目的。然而中華民國的歷史上却將要添寫一筆道：

「段祺瑞三造共和」！

寫到這兒，我願意再將當時張勳失敗後致段先生的兩個電文，摘錄幾句在此，一曰：「勳知國情，只宜君主，卽公等卓見，亦早詆共和。玆方擁戴冲人，輒卽反對復辟……或謂擁護共和，何以必摧殘國會。……如以王公之位，未獲崇封……故不甘於爲叢毆雀，而逐鹿中原，則並不爲大局綢繆，純爲權利起見，徒說申張大義，豈爲好漢英雄？若必激浪揚沙，翻雲覆雨，深恐九州鼎沸，無以奠靈」。又曰：「已獲巨罪，人屍大勳，恨當世無直道，民國少公刑」。云云。約隱之間，可以看出他上了段先生的當後，是這樣的憤慨。同時段先生爲什麼勸我勿爲已甚，而一再設法袒護他們的緣故，也可了然了。

隊伍復員以後，段先生約我上北京見面。此時他已重就國務總理之職，馮國璋代理總統，此次和段先生談話頗多，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談到我的職位的事，他說：

「你還是囘十六混成旅罷」！

我說：「這不好。給人家瞧着，我們這次討伐復辟，到底是爲保衞民國，還是大家搶官兒做呀？我是不能幹的，不但我不幹，還要勸總理不要幹；人家瞧着。多麼說不過去」！

段先生很不高興，勉強的笑着說：「你看你說的話傻不傻？還是快囘旅裏去吧」！

囘到旅館中，段先生卽派人把委任送了去，我辭了不收，接着又把委任送到了廊房。

過了幾天，段先生又打電話問我報銷的事。我告訴他事情不過幾天，我全旅只花了一萬多塊

錢，他說：「你這人眞是傻子！他們每師都報六七十萬元，每旅都報二三十萬，你怎麼只報這一點？你的報銷一筆勾銷了吧，我另外送款子給你」。

送來的兩萬元鈔票。我打算用這筆錢去買大砲，但打聽大砲價值過昂，每尊得一萬多，乃派石友三到北京去買手槍，因爲當時張勳和馮麟閣的手槍隊被我們擊潰以後，各家舖子裏亂竄，把手槍都去了逃命。石友三找了一家店號「永增」的軍服舖代爲收買，每枝四五十元，連子彈一百六十元上下，共購得一百二十枝　從此便成立手槍隊，委韓占元爲隊長，谷良民爲隊附。他們都是極可靠的人，訓練的很是認眞。後來屢次出生入死，建立大功。

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歐洲大戰爆發，原是我們中國努力圖強的大好機會，不幸專橫不法的軍閥們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國家；他們正做着武力統一的迷夢，一心進行自相殘殺的內戰。那時以推倒復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泉先生，利用他總理的地位和廣衆的黨羽，把持中樞，破壞法紀，簡直一意孤行，爲所欲爲。孫中山先生致函勸導他恢復國會，他不肯接納；廣州乃有軍政府的組織，努力護法運動。自此南北界限益趨對立，軍閥們必欲實現武力統一，消滅南方勢力而甘心。大局糜爛到這樣的地步，稍有人心者無不渴望消弭戰禍。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軍事實權的師旅長們多渾渾噩噩，醉生夢死，照舊過着他們淫逸驕奢的生活，國家大局，自身職責，他們簡直一點也沒擺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後，段芝貴爲討伐復辟勝利，在陸軍部開了一次盛大的慶功宴。團長以上的官長都被邀約，共到了二三百人。段總理亦曾出席。人數太多了，座位不夠，大家都站着吃喝。沒吃到幾口，段芝貴就講話說：打仗的事，這是開頭，以後還儘有的打，請大家好好準備。我們中國局面，是越打越統一，越和讓，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統一，這是一點不錯

的道理。今日誰要障礙我們的統一大業，我們就打誰。不管他湖南也好，兩廣也好！口氣講了四五十分鐘，主要的意思就是這幾句。段芝貴講完，另外還有兩位講話，也是大同小異的意思。我聽着這些鬼話，知道內戰又要開始了，不禁的只是搖頭嘆息。同時我也聽到座間有人低語，一個說：「這是胡說了！這是胡說了！」一個說：「這次打完張勳，怎麼還可以再打？」另一個答道：「實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貴這人利慾薰心，老奸巨滑，一向以來都是以國事爲玩笑，不但許多將領爲他所玩，並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拆戲弄了。

會散之後，接着屬南苑陳光遠師的李星閣旅長，又借前門外掌扇胡同內張錫元的一位朋友公館裏請客。被約的有吳佩孚，李星閣，張錫元，王汝勤（八師十五旅）張玖卿（八師十六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長。大家到席，有些先生們就寫條子叫局，每人叫兩個。原先大家還討論着段芝貴的那番話，有的說：「他要打就打，他是什麼東西！」有的說：「實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的談着。到後來，他們把重要的題目放到腦後去了，大家改了話題，談嫖，談牌經，談女人漂亮。我看見他們寫條子叫姑娘，就離席出去。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裏有許多叫街乞的乞丐。離家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頭髮，，破衣服，大約六七十歲，正張着癟皺的嘴巴叫喊得熱鬧。我就走過去和他說：

「老太太，那邊公館裏正有人請客，我帶你到客廳裏去叫喊，你叫一聲，我就給你一塊錢。叫兩聲，給你兩塊錢。你得使勁叫！」

老婆婆又是驚奇，又是高興。半信半疑的跟了我進去。靠在客廳門口，大聲的喊起老爺大人來。這一喊，把大家都楞住了。他們笑又不是，惱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閣說：「準是馮先生喊她進來的！」

我拿了五元給那老婆婆，李星閣就問我：「你有什麼話要說？請你說罷。」別人也說：「你一定有話要說，不然你不會鬧這個惡作劇。」

我就站起來說「段香岩先生在陸軍部說的那番話，我們應當好好討論一番，眼看着內戰即要發生，我們是現役高級軍官，此事於我們有很大的關係。民國以來，連年內戰，人民受盡苦難，國家衰弱到極點。無論從那方面說，我們再不能使內戰發生。這次討伐張勳，是爲剷除帝制，保衞民國，實出於萬不得已。幸而戰事很快就結束。這是千幸萬幸的事，現在歐洲正在大戰，我們對德國也已宣戰，若是不打算圖強，老是自己打自己，怎麼對外？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負在我們肩上，我們應當痛切地覺悟到內戰的罪惡，從今天立下決心，發個誓言，若再有內戰發生，我們要堅決拒絕參加。並且盡自己力量反對內戰，制止內戰，隨口談談說說是不夠的，必定要真正的立下決心，國內誠然有許多問題須待解決，但並不是非用武力解決不可，儘有和平合理

的路徑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國唯一路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贊助我這點意思，答允我這個反對內戰，制止內戰的要求。」

那時段總理大權獨握，一意孤行。此次從新登台，不管國人如何呼籲，他亦無意恢復非法解散的國會，反倒另外召集一個爲安福系御用的臨時參議院。又以對德宣戰爲藉口，向日本舉行大借款，擴張其個人武力（成立所謂參戰軍，有線電，無線電，軍醫等項應有盡有，都分別設訓練班，聘日本人教練。又新辦械彈大砲極多。）以貫徹其武力統一的主張。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懷抱。綜計民國六七年間，借款數額業經公表的即達三萬萬元，所謂祕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數之內。他這禍國殃民的幹法，稍以國家爲重者無不反對；中山先生在廣州組織軍政府，便是這一反對力量的代表。我那時身爲他的部屬，無法表現我的意志，來反對他的行爲，心裏的苦惱是不用說的。一般同僚，終日荒唐淫樂，對於這次即將爆發的內戰，雖也覺得不應該，但他們並無心來設法制止，設法拒絕參加，不過隨口談說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話；好像這不是與他們自己有關係的問題，一轉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腦後了，我這番講話就爲增強他們反對內戰的自覺，讓他們認清救國的道路是對內和平不是對內戰爭，要請大家團結一致，拒絕參戰，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戰禍於無形。我也深知這個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是白費的，但總覺得我們在座的這九位旅長，握有相當強大的實力，若眞能團結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個衝動的就說了，

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裏痛快一些。

我的話說完，大家都不加思索的贊成，答允一致反對參加內戰。就中第八師王汝勤和張玖卿兩位尤其表示熱烈之意。

但一切努力畢竟都是白費氣力。嘴頭滿口說不打，說說算了，當時沒一點辦法，沒有一點組織，不能使當日大家的話堅守不渝。（大錯特錯在此）。席散之後沒有幾天，李長泰即調升步軍統領，傅良佐派為湖南督軍，一些旅長們一一升官。隨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國璋的第二十師，和王汝勤的第八師等部，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即宣告獨立，戰事從此開始，我寫信給王汝勤，問他還記得那次我們在掌扇胡同的諾言否？他回信說：「我奉的命令，實在沒有辦法。」

湖南戰起，福建也被護法軍攻擊，那時福建督軍李厚基，怵於護法軍的聲勢，疊次電請老段增援，急如星火。一天段先生派徐樹錚來找我，說將調我增援福建，為我增加一團人。將來我的隊伍可由火車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輪船赴福建。說了一回，我即預備招兵。當派李鳴鐘赴河南歸德一帶招募，編成一個補充團，又名第三團，九百人為一大隊，三大隊，共二千七百人。以後國民軍後起將領多歸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來。

準備了一個時期，即要開拔。那天段總理約我去談話，和我說：

「你要開拔了，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談談。……」

當時他說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陸朗齋將軍不要常常來往；二、叫我不要和國會和民黨議員有來往，小心上他們的當；三，此次作戰，要盡力節省子彈。他說的國會議員是指的劉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一總理說的第三條，意思極好。我回去定和官兵們多講幾次，叫他們切實遵守。至於陸將軍，他是我的老長官，和總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輩，我今天就是打個通電，說我和陸無關，那個肯信？現在國家大難當前，還希望總理與陸將軍多多談談，陸將軍有胆有識，願總理與陸將軍親之信之，一定與大局有益。你們和和氣氣，共謀國是，我們後輩小子看着也學個榜樣。說到民黨議員劉冠三先生，他們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眞正革命的先進，純心愛國愛民，極可欽佩，我和他們接近，得無窮的益處。就是總理自己想必也認識他們的。希望能多多找他們大家來談談。這些，必定有歹人在總理跟前進讒言，很危險，還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青人，不免亂說話，請總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說：「你說的很好。」隨又說：「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後來陸段終成仇人，徐樹錚殺陸於天津，鬧出了大亂子。都是排除異己，一意孤行的作法。

這年天津一帶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斷。不能通車，那時國局正緊，命令不許躭擱，叫我們繞過津浦路，從廊房轉豐台到長辛店，搭平漢車轉隴海路至徐州，而後再開上海。可是當

時隴海路係比國借款修築，軍隊乘車，必須先交半價，陸軍部無法，轉請財政部交涉，結果還是付了一半價錢，我方率部開拔。已經躭擱數天了。借外人資金築路，簡直是亡國的辦法。辦事的人非洋奴，卽賣國賊，辦事不力，當初成約時也不訂個明白，怎麼連本國的軍隊都聽其不許通行？國家有事，鐵路不許運兵，從何說起！我眞看透政府負責者是些什麼東西了！

我們到了彰德，看見站上停有一列專車。我派人打聽那是誰的車子，站上的人說：「不能說不能說。他們不許說。」後來我知道是傅良佐的專車。原來他在湖南吃了敗仗，督軍幹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當時揣測他囘京後，必受相當懲罰，可是結果一點事也沒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無是無非。）

隊伍到了浦口，卽在浦口及浦鎭兩處搭帳棚住營。江蘇督軍李純非常慇懃的招待我們。一次和我單獨談話，談起這次內戰的問題，我說出我的意見，他很是高興，和我說，馮代總統也是不贊成內戰的，他自己亦是主張對南方和平解決。談的投了機，他說：「既這樣，那好極了，你就在這裏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隊的給養，完全由我供給，沒有什麼難的。」我當卽決定暫駐浦口，靜待和平消息。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馮代總統授給他的意思。

李純本是第六鎭的協統；第六鎭統制吳祿貞在石家莊被刺後，他卽升爲第六鎭統制，後來因打九江有功，升爲江西督軍，他素與馮國璋步驟一致，馮爲副總統，他卽調升蘇督，贛督改陳光

遼，第六鎮統制的缺則由馬繼增補上。馬統制在把隊伍調開湘西的時候被刺而死，遺缺又由一日本留學生周某升補，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經病。此時這個統制的缺，應由本鎮十一協統張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齊燮元，是個有名的「擠子鉤載筆帽」，雙料的尖頭兒。張仲和弄他不過，統制的缺竟被齊燮元搶去了。這時第六鎮也駐在南京，齊燮元飛揚跋扈。處處顯出驕橫之氣，上則使李督軍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則使張仲和一班部屬事事爲難。

談到張仲和，我們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獲鹿人，字政之，因爲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號叫做張飛。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學生，後來又在陸大畢業。學問頗有根底，作戰也很勇毅。我當司務長的時候，他當排長，終日在一起過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見面，無話不談，感情很是融洽。本以爲他前程萬里，不可限量的，那知他此時已給自己掘好了墳墓；他爲他的家庭糾紛所苦，一氣之下，竟得了一種不能說話的病，過了兩年，就與世長逝了。原來他是貧苦出身，在家時只讀過兩年書，做小生意度日，設法自給。光緒二十八年入伍當兵。因爲爲人聰明，由兵挑入練官營，由練官營挑到速成學校當班長，從此一帆風順的遷升上來。他家裏有父母妻兒，還有一個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無缺陷，原是一個很快樂的家庭。光緒三十二年，他當隊官守衛北京後門西首的皇化門時，我駐在南苑，一天，他來找我，說要幫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錢。我借給他幾十兩銀子。從此久不見面。那知幫助朋友完婚的話完全是謊，倒是他自己

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我那時血氣方剛，聽說很是生氣，寫信把他找了來，很嚴厲的說了他一頓，我說：

「你太太千辛萬苦的侍奉你的父母，養育你的孩子，那一點對你不住？你自己是當兵出身，從貧苦中磨折出來，你現在幹這種荒唐事，你問心無愧麼？從此咱倆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劃地絕交。」

他的勇於認過的精神，眞叫人佩服。經我這一說，他就當面認錯，並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諒他一次，因爲已經生米煮成熟飯，無法挽回了。最近他到湘西駐防，手裏更闊綽了，化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窰姐兒，帶到南京，和家裏的太太一處住着，天天吵鬧嘔氣，沒過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瞞着我，我一點都不知道這些情由。一天李純做生日，他在李公館穿着大禮服，戴着白毛的禮服軍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時，他的姨太太席捲了他的僅有現款，和他的一個馬弁私奔了。他的太太發覺了此事，怒氣衝衝的跑到李公館找他，在大廳廣衆之中抓着他的衣領，大嚷大駡，哭鬧不止，任誰勸解，都不聽。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暈在地，從此患噤口病兩年，終於不治。關於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個有志氣，能幹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敗社會的薰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能自振，國家把他教育起來，正當他年紀大了，能力足了，指着他來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墮落了，作起惡來了，結

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國家。我親眼看見無數年青有爲的朋友如此葬送，張仲和不過是其中之又一實例罷了。

我在浦口駐着，致全力於部隊的訓練。我覺得我國的軍隊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國恥不能雪，國家主權繼續喪失，內戰連年頻仍；而且多數軍隊紀律敗壞，戰鬥力不強；推其原故，大部分因爲軍隊不重訓練，有的僅知注重戰鬥技能的訓練，而忘記了精神道德的教育。蓋軍人如眞有道德的自覺，即無爭權奪利之禍；眞以保國衞民爲天職，即無專橫放縱之習；眞以軍紀爲性命，則必無貪生怕死之心。須先使這些條件具備，而後才談得上戰鬥的事。我爲實現這個理想，所以加強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時新編一本戰陣一補，分四篇，共一百五十餘段。內容取材於歷史上的故事。每個故事都用淺顯的詞句寫出，而後加上幾句按語，使意旨更加明白。如蘇季子發奮刺股的故事，田單守即墨的故事，周亞夫細柳營的故事，等等許多歷史上可寶貴的事蹟都分門別類搜輯出來，印發給官兵們細談細講。此外早晚講話，室內上課，也都三翻四覆的講說愛民愛國的道理，全旅一體集中於此事，不得懈怠，當時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東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縱橫，一望無際。有些弟兄們在休息的時候，喜歡到田野間走走。一次，一個弟兄在蘆葦地裏刨着玩，刨着一個疙瘩，像蒜類的一種植物，一時好奇，就用牙齒啃着嚐嚐，立刻把嘴腫了起來，後來請軍醫醫治，多天纔好，不知究竟是什麽東西，只啃

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設想。神農氏嘗百草教民稼穡的神話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識，必是人類經驗的積累是無疑的。想着世間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機，我們祖先該有多少性命因此犧牲，而後才留給我們今日的一點關於吃的知識，本草綱目一部薄薄的書，正不知多少性命換來的！我把這事多次用作對弟兄們講話的材料，歸根也是引伸到愛國家愛民族的結論上面。

那時官兵中有許多愛踢足球的，其中孫良誠踢的最好，他們組織了足球隊，常常和南京的學校比賽。一次和一座學堂賽球，踢完了，兩方同到西餐館去吃飯，藉以聯歡，我們的球員都是北方大漢，像水牛一般結實的老粗，他們坐下來，菜上的太慢，等的不耐煩，於是大吃麵包，來一盤，吃完，又要一盤，再吃，一氣吃了無數盤，牛油，菓子醬也都吃得乾乾淨淨。侍者看的着了急，對他說：「吃西餐不是這樣吃的呢！先生！」他們也不會用叉子刀子。胡亂把東西弄到嘴裏算事，侍者也不好笑的。吃飯的事，中國和西洋不同：中國吃飯是以吃米吃麵爲主，西洋却是少吃飯，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飽了就完了：上層社會却還要講究禮貌，講究體統，在浦口，和南京的社會接觸很多，我怕他們老是鬧笑話，不能與當時的環境融和，所以特編宴會須知、介紹須知，接談須知等、散給官兵們學習。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過江，那時趙登禹爲我的馬弁，一次從南京回來，上了輪渡，趙登禹鞋帶

散了，蹲下來繫帶子，剛剛彎下腰，身上掛的一把手槍就掉到江裏去了。趙登禹急得臉紅耳赤，不知怎麼好，我安慰他說，不要着急，慢慢的想辦法。就去和百姓打聽，說明了情形問有辦法沒有，江邊草棚裏有個百姓說，這去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撈。所謂「水鬼」，就是一種熟習水性的人，當時找來一位，給了他錢，他跳下水去，一會兒工夫就把手槍撈上來了。北方那兒見過這個，都驚喜的不得了。

這時陸紹文也在李督軍處爲團長，帶着三營人，他自己在城裏一個僻靜地方租了三間房住着，我有時去看看他。一天去那裏遇見汪精衛，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或是奉孫總理之命，來與李督有所接洽。我並不知道底細，只知道他在寧頗爲活動而已。時譚組菴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來送給我一付對聯。

有一天接到李督軍那邊送來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寫着第十六混成旅馮旅長等字樣，可是折開一看，却是一件給陸軍部的咨文。我拿着這件莫明其妙的公文，很費躊躇；若是拿去見李將軍，那他們辦事的人怎麼受得了？若是不問，那這到底是通知我什麼事，我就無法知道。想了想，究覺應當以公事爲重，我只有去找李督軍。談了幾句，我就說：

「這裏有一件公事，我來打聽打聽。」

他接過去一看，臉都氣紅了。半晌才說：「你看我們倒霉不倒霉？這辦公事的人太豈有此理

了。眞是對不起濶旅長。」立刻把公事拿去查問。

我覺得這雖偶然的錯失，但實在不可原諒的，我想，我們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縫，而不去找木匠，泥水匠；做一餐飯，知道找廚子，而不找裁縫，或修脚的。惟有公家的事，却不管這些。大家都要用鄉親，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兒樂的專家們。能不能辦事，能不能勝職，都不去管。再則，我們用把刀，也會常常看看它銹了沒有；用個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惟有國家用人的事，却聽其自然，不查看，不訓練，大家鬼混着糊過去。要不然，國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麼都弄得一蹋糊塗呢？

李督軍有一位祕書兼顧問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據說很有名望，是李督軍的大謀士，爲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許多次他約我去談話，公開的躺在烟燈旁邊，泰然自若，那種腐敗頹廢的樣子，叫人沒法看的慣。他約我談話的時間，老在夜間十點鐘以後，一談就談到夜半十二點，看情形，他每晚非到兩三點鐘不睡。我不懂爲什麼那樣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學問，這人李督軍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決策。

李督軍有一次請了營長以上的部屬會議。名叫會議，實際是找去訓話罷了。我也被約參加。我看見屋子的每個角落上都站着手槍兵，警衛森嚴，箭拔弩張，好像佈置了陣地要和誰開火似的，看着怪不順眼。我想，這倒是防誰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麼人謀害你呢？又有一次請客吃

飯，也是這樣的佈置，真叫客人看着難過。這種派頭太欠研究，一點親愛精誠的精神也沒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難？這完全是官僚軍閥派頭，從滿清家學來的。

李純那時四十多歲，濃眉大眼，鼻頭端正，相貌很雄武。長處是勤勉，細密，精明，幹練，記得他在南宛當協統，那時營房還沒有蓋成，劃了很大的一塊空地，歸他營子裏。那空地上種的盡是麥子，麥子收割了，他沒有報賬，他有位營長，叫做殷大頭的，最是難鬥。殷大頭和人說，李協統收了幾千擔麥子，自己收着不報賬了。李弄的沒有辦法，召集了一個會議，說買了多少多少農具，買了多少多少用品，賬目拿出來。都一筆筆寫着。而後把賬報上去 大家都沒話說。他平日一個小本子不離身，和誰說話，就把那小本兒掏出，看着，從廁所說到大廳，從天亮談到天黑，一件也不遺漏，可見他的細緻處。他的毛病一是好鋪張，喜排場，總而言之，是要講究官僚派頭。他在南京做壽，鬧得全國鼎沸，試問這究有什麼意思？可是他就愛這一套，二是對部屬暴躁，不知愛惜。記得那年河間秋操，軍隊到涿州，一路自行演習。兵們閒着，有許多跑到街上蹓躂，軍民混雜，顯的很不好看。他氣極了，穿了一身短毛冷衣，帶着一個馬弁，一手拿槍，一手拿鞭，在街上巡查，見兵就亂打。秋操回來，下令檢看皮鞋，檢看皮背包，要弄得乾淨整齊，不然也是打罰。這都是好事，應當注意的。但不當不事先說明白，更不應當如此暴躁，弄的下級官和兵們都敢怒不敢言。用水洗身，是好的；若用滾開水燙，豈不把皮膚都燙壞了麼？到民國九

年，李督軍即突然以死耗聞。

過了不久，福建督軍李厚基派了代表到浦口，促我早日赴閩。那代表名叫關吉勝，號潤齋，是我從前熟識的人，曾在保定練軍中當過右哨哨長。因爲他善於逢迎，手段又辣，橫豎都不讓自己吃虧，所以人家給他取個外號叫着八面斧，又叫大砍刀，比如有件事於他不利，他施一個手段，就是一斧，結果他不吃虧，倒是別人吃了他的虧。他一直在福建辦鹽務，很賺了一些錢，他有兩個兒子，一叫中兒，一叫丑兒。中兒自小不成器，很早就死了；丑兒也是狂嫖濫賭，把他父親掙的家產幾年就揮霍完了。足見做官的只知刮錢，不替國家出力，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此外我還有一點意思，軍政界做事的人，在家庭的時間少，本就沒有空暇來教育其子弟 若再行爲不檢，做了子弟們的不好的榜樣，那眞就害死了子弟們了。

關吉勝傳達了李厚基的意思以後，我不便一口拒絕。我就說：「若乘輪船去福建，是很不妥當的，陸軍在輪船上沒有還手的力量，過去被南軍打沉的輪船已經多艘了，我們再不要踏這個覆轍了。我打算走浙江仙霞嶺，由旱路開去。希望你能贊成我的意思。」誰都知道，這是一條最迂遠的路，我的意思就是拖延時間，不願參加那禍國殃民的內戰。

因爲許多有力軍隊不肯附和段琪瑞的武力統一的主張，奉命南征的北軍，各方面都慘敗了。李厚基吃了南軍的虧，已經不能支撐；入湘的隊伍敗的更慘，有一位朋友，在九旅長會議的時

候，他本也是不贊成內戰的一個，可是不久傳良佐督湘的命令發表，他竟自告奮勇的要去，託人情，走門路，得以隨傳入湘。不想一到湖南，就鬧了個全軍覆沒，只剩下他一個光桿的旅長，我聽到他的敗訊，派了人去安慰他，他對我的代表大哭不止。幸虧他手段高妙，後來段先生撥給他全部槍械，他仍然招起一旅人來。第八師也是丟盔拋甲，潰不成軍。最慘的是第二十師，潰退時，是二十師督後，當部隊經過長沙岳州之間的那座大鐵橋時，師長范國璋也在南軍追擊中倉卒逃退，後面是生龍活虎的追兵，前面橋上正走着他的部隊，擱住他的專車通不過去，他一時情急，竟不顧一切，把火車從自己部隊的身上衝過，弟兄們讓不開路，被火車碾的斷腰折臂，血肉糢糊，軌道兩旁的屍體堆如山積，河水也被鮮血染紅，眞是一場慘絕人寰的浩刼！——這就是段祺瑞武力統一迷夢的結果。

南征的部隊慘敗至此，馮代總統和段總理主和主戰的論爭愈趨愈顯著，愈來愈激烈了。到後來，馮國璋藉口檢看軍隊，特意南下，要和李純等商議直皖系分家。他由豐台到鄭州，由鄭州經徐州到了蚌埠。皖系健將倪嗣冲（時任皖督）就去見他，拉着他的手大哭，說：

「總統！現在國家已經危險萬分，我們北洋派也到了危險萬分的時候。你看南方的勢力這樣囂張，還有小人在總統跟前挑撥，說你是直派，說段總理是皖派，說您倆鬧意見。現在又造謠言，說直皖兩派要分。若眞的分了，我們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國也就完了。」

左哭右哭，左說右說。終於說得馮代總統動了心，也哭了起來。於是立刻中止赴南京，半路折回北京，從對內主和一變而爲主戰，完全做了段先生的尾巴。從這事可以看出馮國璋眞是毫無主見的人。那時人說北洋派有三人爲龍虎狗，即王聘卿是龍，段琪瑞是虎，馮國璋是狗。話雖不免過於刻薄，但馮之無毅力，無定見，實在叫人難於佩服。

倪嗣冲這人是個徹頭徹尾的軍閥，在他的心目中，沒有人民。民國歷年以來，他都是站在反對人民的一邊。誰和人民站在一邊，誰就是他的死仇。他在安徽做了幾年督軍，安徽人民被他壓迫，日在水深火熱之中，眞是痛苦難言。後來他得了一種神經病，成天關在一隻玻璃箱子裏，終於半身不遂，醫治無效而死。

馮代總統回到北京，就調我往援湘西，命令一次二次的催迫，我只是不理。後來李純也來催我開拔。我說：馮代總統主張和平救國，贊助我拒絕參戰的，現在爲何又一變初衷？這樣反覆無常，叫我太爲難了。李督軍說：「現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開出江蘇省界，什麼都有辦法。」原來李督軍是完全跟着馮代總統走的，馮主和時他也主和，現在馮主戰，他也就主戰了。我剛到浦口時，他留住我；此時他又迫我離開江蘇，滑頭滑腦，不敢擔當。我把這些人的靈魂都算看透了。

不久馮的衞隊旅開始出動，李督軍的部隊也紛紛調赴前線，原來主和的人至此自己也出兵參戰了，情形眞是完全不同了！

此時已經不容我不離開浦口。開拔的時候，我要了四艘大輪船，每一艘上乘，混成營，船艙有好幾層，最上一層有大菜間，很是闊綽。這是我第一次乘長江大輪。我沿途打着主意，在安慶略停，到九江又停了一停，覺得還是武穴好，到武穴，一登岸，我即發出通電，主張對南停戰，和平解決。

我在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發了兩個通電。第一個我痛言內戰的非計，勸南北兩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圖解決之策。有言曰：「最無意識最無情理者莫過於此次之戰爭，鬩牆雖兇，終爲昆弟，敗不爲辱，勝不足榮，一誤已甚，豈堪再誤。以言外侮，則協商嘖有煩言，日人強設民署，德俄媾和，尤爲可危，以言內政，則同胞死於兵燹，死於水災，癘疫流行，僵屍累積，哀哀萬民，幾無生路；以言財政，則羅掘俱窮，公私交困，借債生活，朝不保夕；以言軍實，則數戰以來，損失無算，軍械借款，徒召亡國。蔽於感情，激於意氣，視同胞爲讎仇，以國家爲孤注，言念及此，可爲痛心！民國主體，在於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審察。置民意於不顧，快少數之私忿，成敗得失，不難立辯。……玉祥分屬軍人，惟念國家養兵。所以衞國。總統爲一國之元首，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使元首而果主戰，敢不唯命是從？然元首始終以和平爲心早爲中外所共知。討伐之命，出於脅迫，有耳共聞，無可掩飾。此玉祥不敢冒昧服從，以誤元首而誤國家也……」

第二電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觀念的謬誤，主張恢復國會，以伸民意，有幾句說：「此次之

戰爭，人以護法爲口實，我以北派相號召，名義之間，已不若人，況乎民意機關，已歸烏有。今之主戰者，咸以前淸庚子端王剛毅之見爲心，何足以代表全國人民之眞意？存亡所繫，誰敢苟同？是以將領有不戰之心，軍士無必死之志。長沙先潰，岳州自崩。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於南，視爲大辱，試問較之外國孰重？不與外人較雌雄，祇與同胞爭勝負，無論成敗，同屬自殘；即獲勝利，詎有光榮？……爲公理及正義而戰，雖敗亦榮，爲意氣與私忿而戰，雖勝亦辱。祥雖不敏，審之熟矣！惟望國會早開，民氣早伸，罷兵修好，早定時局。」

電中更有「對德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兩句，使段先生最爲難過。

這兩個通電發出，使段先生以狹隘的地域觀念爲號召的陣容，很起動搖，他的武力統一的計劃，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那時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剛剛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電，立刻響應，寄電信給我，希望我堅持到底。可見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覺良心不安。因爲掌扇胡同會議 他也是主張拒絕參加內戰的一個。(可是他一面致電鼓勵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許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堅。段先生雖然下令免了我的職，但我在部屬的一致擁護下，屹立不動，不但絲毫不變我的主張，而且態度更是倔強起來。

我們的隊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帶，這時第一團團長爲鄒心鏡，第二團爲董世祿，第三團爲李鳴鐘，鹿鐘麟爲砲兵團團長，原來的參謀長邱斌，在浦口時與我意見不合，此時已走，由張樹聲任

參謀長。武穴爲長江鎖鑰，上有田家鎭之險。下面卽是九江，江面很窄，兩岸都是山嶺。軍事上至有價値。曾左時代卽爲駐兵重地，地方相當的富足，也是一個魚米之鄉。但沒有大廟，又沒有多少空屋，隊伍很多在田中搭帳棚。因爲雨水多，地方潮濕，長蟲很多，常常三條四條的爬進帳棚；另有一種小龜，出奇的多，滿地裏爬着，也是一夜四五個爬進帳棚裏來。商會會長黃文植先生（後爲漢口商會會長），很愛國，很主張公道，對於我們隊伍竭力幫忙，不許商民高抬物價，唯恐我們軍隊上吃虧。我的副官長是宋良仲，貴州人，曾隨王瑚先生做事，爲人謙和老成，在地方上辦船隻，辦柴草給養，都很公允，總使百性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處的很好。

那時我的四週都是北洋軍隊，在湘北，有皖系的四個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張懷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個旅，都時刻把眼睛盯着我，監視我，但亦被我所牽掣對南軍不敢行動。在此環境之下，張之江和張樹聲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張之江到曹仲三那邊作說客，說的不卑不亢，說出種種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張樹聲到九江去說張懷芝，吳金標蔭卿先生從旁大幫忙，他們對張懷芝說，馮旅長在武穴主和，是爲的愛國愛民，段先生對德不出兵，對內一味蠻幹，實在失人心，非失敗不可。又說我們十六混成旅的厲害處，說：「若是你有何二心，他傾就其全力向你猛撲，你將受不了。別人都同他表着同情，也不會接應你的。」這樣軟說硬說，使張懷芝也不敢動作。所以我們雖只一旅人，在武穴這樣的大胆主張起

來，終未吃什麼虧，反把上上下下十七個旅的軍力牽掣住了。

這其間孫禹行來看過我一次，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見我，就說：

「煥章！我看你在這裏駐着，太危險，王占元在你後面，張懷芝在你前面，左右上下的隊伍，都對你心懷不測，若是打起來，南軍離你太遠，也不能援助你。你還是挪一挪地方的好。」

我問他：「我應當往那裏挪呢？」

他說：「你還是遵從命令，開到湘西去的好。」

我說，我們是多年好朋友，這次見面，我高興極了，當你有多少好話指教我，那知你對我說出這種話！叫我太失望了。我說，你的意見，眞是主張對德宣而不戰，一味對內自己殺自己是對的麼？他卽叫我寫付對聯送他，我說寫什麼話呢。他就說道：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我笑起來，指着他說：「你是一個革命黨，怎麼竟說出這種話！」

原來孫岳這人慷慨義俠，清季，他在第三鎭時，卽加入民黨，努力革命，我們就在那時熟識的。後來被曹仲三驅走，他隻身逃到南京。南方的人又說他是北方的探子。中間受了許多折磨！幾乎送了性命。——他的許多故事，留待下面再一幷敘說。——他受了種種刺激，弄得寒了心，以爲世界上無人知道眞是非，從此卽頹廢起來。他這種「苟全性命」的哲學，已不是一天的了，

他這次來武穴說我，就是奉了曹仲三之命而來。

我即派張之江和他同去見曹仲三。那時段先生被我所牽掣，氣惱得不得了，必欲逼我離開武穴而後甘心。曹仲三就從中調停，再三的要開拔。我想想，我和平之義已昭告於天下，我一旅之衆，再也無法大舉，情勢已不容我再逗留，即接受了曹仲三的勸告，把隊伍開向公安石首，向湘西進發。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我們的隊伍從武穴開拔，先駐石首。附近有曾尙武一支兵，因爲響應南軍，弄得餉源斷絕，官兵們在民間不免做些搶刼的事，變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電主和，曾尙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們收編。我到石首，卽答允他的要求，改編爲一營，弟兄們都是鄂西人，訓練了若干時候，便爲很好的隊伍，派在石首駐防。曹仲三等聽說我收編了這支人，非常不高興，鬧了很久的別扭。

從石首又進駐公安。剛剛到公安，臨澧鎭守使王振亞連電向我告急；說胡瑛周則範向他進逼，危急萬分；一面又致電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電，右一電的催我赴援。後來我派偵探打聽，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進至津市。

津市是一個富庶的魚米之鄉。街道店舖規模頗大，勝過河北山東的府城。王振亞在這裏開着一個銀號，發了數十萬的紙幣，門上貼佈告，不准兌現，他用這種紙幣辦大批的米，大船大船的運到漢口出賣，賺了現錢，回來又印發紙幣。因此人民頗爲銜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談話，我說：

「我們的弟兄到貴地，用現洋在街上買東西，找回的零頭，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銀號裏發的不兌現的票子，怎麽帶到別的地方去花？你看這事怎麽辦？」

他就笑了。說這是沒辦法的辦法，請我的軍需和他的軍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設法的。我們隊伍剛入湖南界，總要和當方避免鬧意見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來他對於外來的軍隊却是很客氣的。

王振亞是前清的舉人出身。他鎮守使署有着幾營人，幾營的官長，都是他的子姪充任。我眞不明白他是在辦國事，還是在辦家事，過了二年，王振亞即被他的鎮守副使卿衡所殺，財產亦傾蕩無餘。這種結局，是必然的，一點都不足怪。

三月初頭我又接到進攻常德的命令。隊伍沒出發，胡瑛和周則範部又圍攻澧縣，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蹤至澧縣，經臨澧而進向常德，此時最感困難的，就是運糧的運輸問題，由澧縣到常德一路，盡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彎彎曲曲窄狹的田埂，再無大路可循，從後方把蒸好的饃饃烙餅運到前方，至少得兩天的工夫，趕到了目的地，食糧都已發酵，餿的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開發富源，繁榮農村，必先須發達內地交通；就是單從國防着想，建設全國的交通網，也是刻不容緩的急務。遍地都築起鐵路，暫時當然不易辦到，但修築公路，倒並不是一件難事。如果全國公路網完成，那對於經濟文化，以及軍事方面起將如何的作用？（可是還必須自己辦汽

車製造廠，自己開汽油礦，否則還是害多利少。）這時我就立下決心，要在我國人的能力範圍之內，進行這事。後來我到處利用工兵修路，極力提倡闢築公路，都是這時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鎮守使的命令。到了臨澧，即委鄧鑑三先生爲臨澧縣知事，鑑三先生名長耀，爲河北鎮海縣人，自幼飽讀詩書，生長於農村，深知民間疾苦，在太醫院學醫，卒業後任二十四圖第三營軍醫長，後於綏遠調到廊房爲我們第十六混成旅軍醫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師友。我請他爲親民之官，料他必能勝任稱職的。他在臨澧兩年，果然政績卓著，很得人民的愛戴，到後來他卸任的時候，人民都燒香，放爆竹歡送他。他在任上，頗有些可記的事：因爲醫學很好，他坐堂問訟的時候，看見告訟者面黃肌瘦，或是有病的樣子，他就把訟事擱到一邊去，給他們診治，細細詢問病徵，而後開了方子，請他們照服。和他們說：「你的官司是沒關係的事，還是身體要緊，你應當快快把身體弄好。」鄉民常感苦痛的就是無處問醫，現在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們醫病，心裏怎不感激？仁義所被，久而久之訟事也少起來了。他又常常下鄉走動，看見那家有女孩纏着小脚，他就坐在那家門口不走，見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萬語的談說纏足的害處，一定要把人家說的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纏布，他才罷休，又提倡戒賭，戒烟，也是挨家挨戶的去說道理，這樣，不用政令，只說道理，所以各項事都辦的特別有效果，還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孫子，從家鄉跑來找我，我是素來不肯用本家，用鄉親的，除非眞是賢者能

着。鑑三先生那時正要赴任，就把我這本家要了去。我請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縱他。那知鄧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長。鄧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鄧在屋外散步，聽到屋子內幾位科長在談天，說像縣長這樣的弄法，只是顧他自己博一淸官的名聲，我們將來連褲子都落不着。鄧聽見這話就是我那個本家說的，當即毫不留情，把他趕走。他到長沙，又冒用我的名義，在省長那裏弄一個警務長的官兒，一放仍是放到臨澧。他耀武揚威的去接差事，意謂你把我攆走，我自有本事來坐官，看你還敢管我不敢。鑑三先生看見他來了就說：「像你這樣不學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麼門路，我這裏反正不要你！」毅然決然的把他押解出境，決不因爲是我本家的緣故，而對他有所姑息，這種公正嚴明，有胆有識的作爲，實在叫人敬佩。——這都是後來的話，敍過不提。

那正是炎熱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進，一路甚感困頓。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來歇午，我那時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鋪，有個天棚，異常涼爽。我把兩張桌子併攏，鋪上被單，躺着乘涼。一覺醒來，忽然四肢不能轉動，兩臂尤其感覺痠疼，急忙找軍醫來看，吃了藥，出了透汗，才慢慢見好。後來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帶視察，在確山縣西十二里的一個小村上休息，和當地一個老人談話，我問他有兒子否 他指着旁邊一個瘤子，說：「那不是。」問他怎麼殘廢，說是大汗之後，在堂前睡覺，吹了過堂風，醒過來就腿痛，一直沒有

治好，大汗淋漓之後，當風睡覺，最易受風致病，其危險如此。

六月下旬到達常德，那時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廟裏，打聽到胡瑛的老太太還住在城裏，沒來的及走掉，改了陳姓，我就派副官長朱良仲拿四百元去買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帶着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後來胡瑛聽說，自己從辰州坐着轎子來看我。我們原是熟人，我笑着問他：「你大胆的到這裏來，到底帶了多少人？」他說：「我把我的全軍都帶來了！」所謂全軍，只是四個手槍隊而已，兩下大笑了一回。

常德臨着沅江，也是個很大的魚米之鄉，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別潮濕，因此連貧窮人家的房屋也裝着地板。這在北方是很少見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只舖地甎，必是樓房才裝地板。這裏人民雖知注意防溼，但癬疥脚氣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內以瓦屋居多，草屋較少。瓦屋的蓋法也很特別，屋頂上架着木椽，瓦塊就挨着擺在木椽上面，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時候，也並不漏水，這種屋子的優點是空氣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風凜冽的三九天，就滿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風了，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無論男女老幼都備置一個手爐，手爐的製法，是用竹篦編成籃子似的東西，裏面鑲一缽子，中放炭火，蓋以灰，藉以烘手取煖。人們無論居家外出，都提着這樣一個手爐。我覺得這種房屋將來必須改良，用手爐的習慣也必須加以打破，因為不但妨礙作事，而且易成萎靡之氣，實在不是一個健全的民族所應保有的。

此時以薛子良代理常德縣知事之職。薛爲人謹慎負責，有頭腦，識大體，真能脚踏實地的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區，頭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爲地方大宗收入。我們的軍隊駐到這裏，很覺得妨礙。和子良商量，決心驅逐他們出境。當通知娼家都來領執照，一時來了許多青年小夥子，都是二十多歲。問他們是什麼人，幹什麼事，答說：「我們是茶壺，來領知照的。」所謂茶壺，大約就是娼寮中龜頭的意思。我說：「看你們一個個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爲什麼不幹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賤，幹這種剝削人家肉體的買賣！真是豈有此理！」即拿着一個，以棍打之，打的只哭喊，說：「我從此不做茶壺就是了！」問他不做茶壺，打算做什麼。他說不知道，我說：「你們應當趁着年輕，學些有用的本事，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訓，別人也都自願改行了。於是限他們三天內一律出境。此後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沒有爲娼家的事出過亂子，打過麻煩。唉，這也只是不得已的辦法罷了。

我們剛到常德的時候，一進城就看見許多商店門前掛着日本國旗。街頭上並張貼着日本兵艦保境安民的佈告，這使人驚奇極了。我想，這裏既沒有割讓給日本，也沒有被日軍佔領，又不是日本租界，怎麼有這種景象呢？馬上就請薛子良叫出打聽，打聽出來了，說這是商家的把戲，商家爲避免潰兵搶掠，無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艦保護。因爲常德一帶是南北軍交鬨的要衝。北軍勝了，南軍潰退時要大肆刼掠，南軍打勝，北軍潰退時，也是把商家搶刼一空，等到南北軍都

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來趁火打刼。商民無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我相信稍有血性者，聽到這番情形，沒有不痛心難過的。當時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談話，費了很大氣力，才把他們召齊。告訴他們，托庇外人，是最可恥的事。但以往是爲潰兵騷擾，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現在我們的隊伍是嚴守紀律的。必能負保護地方的責任，絕不會再有騷擾的事。如果他們動了你們的一草一木，就請你們大家把我馮某逮捕槍決，我們是中華民國，若是掛起了外國旗，不但騰笑外邦，自己也應該覺得可羞可恥的。請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毀，永遠不要再做這種辱國辱己的事了。當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統統撕毀。同時又去找來日本兵艦的艦長，質問他們爲什麼要在街上張貼那種佈告。那艦長說：

「這是貴國的人民要求我們做的，不過總覺得很是遺憾。」

說的很娓婉客氣，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佈告派人撕毀，不許他們再有這種侵害我國主權的不法行爲。

至於那些日本旗從那裏來的呢？查詢的結果，知道是城內一家魯東洋行出賣的。但這所謂洋行，只僱用一個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實店老闆却是中國人，我派人檢查他的賬目，上面寫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價錢，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闆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來。問老闆何以做這種欺騙商民，汚辱國家的無恥買賣？他說：

「因爲有人家需要，我們所以辦這個貨。」問那日本浪人，答說：「老闆每月花五十元僱用我，我是爲的生活、他做的什麼事，我也不知道。」我說：「你兩個都是奸宄，沒一個好東西！」當即把那日本浪人驅逐出境，店老闆看押起來。

當日查看賬目，共計賣日本旗所賺的錢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來地方正紳，追令老闆交出那款子，交由紳士們收存。那時常德城內街路不平，地方汚穢。乃用此款爲修路濬溝以及清除穢積之用，把地方上整理的一新。

人民被軍隊逼的無法自存，因而請日本兵艦保護，買日本旗懸掛，這當然不是人民的錯，可也不是士兵的錯。罪惡在誰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這就是他們武力統一的迷夢的結果，這就是他們窮兵黷武政策的賜與；第二就在那些軍隊官長的身上，大官們自己胡作胡爲，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級官，下級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樑不正下樑歪，」這是當然的道理。當權執政者的責任是福國利民，軍隊的職責是衞國保民。但是他們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們出賣國籍，不願做中國人，要求外國人來保護！我把這事辦完，越想越是悲憤，多天還是恨的牙癢癢的。

那時內亂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內的治安之責，交由第二團第二營負之，第二團團長張之江，有胆有識，甚有才幹；二團二營營長宋哲元，忠實勤勉，遇事不苟。城門上都有他們的士兵

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經過，都要盤問檢查。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艦上下來幾個日本海兵，搖搖擺擺的從南門進城。把守城門的士兵即要加以檢查；日本兵在中國境內放肆慣了，那裏肯受這個？表示不受檢查；弟兄爲了執行命令，却非檢查不可。其中一個日本兵遂起橫來，給我們弟兄一個巴掌，弟兄不能容忍，當即用刺刀與之搏擊，結果，日兵中三名受了傷，只好憤憤的抬回兵艦上去。

事情鬧出來之後，張之江和宋哲元先後來向我報告，請示辦法。我說，沒有出事的時候，當儘可能的不讓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顧慮。却看他怎麼樣，他若要打，我們即同他打，絲毫不容忍讓。一會兒工夫，薛子良來了電話，說有本地日本居留民會會長高橋新二和日本艦長要來見我，我就請他們來見。

那時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廟中，天氣正在秋熱，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緻的陳設。薛子良把兩個日本人介紹進來，寒暄了幾句之後，高橋新二談到本題上來，說三個日本兵傷勢很重，嘮叨了一大篇。我問他道：

「那麼，你看怎麼辦呢？」

高橋新二說：「我們的意思，先要把你們行兇的士兵監禁起來，而後再談別的。」

我問他道：「你這是根據什麼說的？」

那位艦長就從腰裏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冒然的說：「按照第二百幾十幾條，應該把兇犯禁監。」

我問高橋道：「他那是本什麼書？」

「日本海陸軍刑法。」

我立時舉起脚來，脫下一隻鞋，就要站起來，高橋新二看見我的神色不對，趕緊問我什麼意思。我說：「你告訴他 我要用鞋底打他十個嘴巴！」

高橋問我爲什麼，我說：「他用你們的日本軍法來判處我們的士兵，顯然是侮辱中華民國，我當然要用鞋底教訓教訓他！」

那艦長把那小册子收起來，問我道：「照你說，是怎麼辦理呢？」

「我有我們中國的軍法。」

「你們的軍法怎樣辦？」

我們的軍法是，士兵負有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有權檢查任何進城的人，若對方不受檢查，即是奸宄匪徒，我們的士兵爲忠實的執行命令，打傷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的賞他這個大功。這就是按照我們的軍法的辦法。」

「馮旅長」，高橋不住眨着眼睛，憤憤然的說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們沒

有別的辦法，我們只有打電報報告我們天皇，直接向你們段總理辦交涉去。」

我說：「你這個人連普通常識也沒有！我馮某剛不久在武穴停兵，通電全國，就是反對段總理，你不知道嗎？你快去吧，快去和段總理辦交涉，叫他來懲處我！我馮某只知眞理，只知國法。此外什麼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們就找你們政府辦交涉去了。」

一邊說着，一邊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舊坐下來看公事。那知他們走到大門口，又重復折了囘來，請薛子良問我還有沒有什麼別的了結辦法。高橋也說：

「剛才的談話誤會太多了，我們再商量商量吧！」

我說：「你這個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們的兵受了傷：你怎麼不說說我們受傷的兵應當怎麼辦呢？」

「怎麼樣，」他愕然說：「你們的士兵也有受傷的嗎？」

「我說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自然是兩邊動手，而後才衝突的起來，而且事實是你們的士兵先動手，我們的士兵才還擊的。這個你們也沒有査明白麼？」

「呵呀，眞對不起啊，我們剛才確實都不知道。」他如夢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魯莽的樣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裝的，還是眞情。

這樣交談了很久，他才提出兩方買些禮品互相慰視受傷者的辦法。我說：「這倒可以行的，就當我們的學生打架，我們做先生的不傷和氣。但須你們那邊先來人看，因爲打架是你們的士兵先動手的，不然和的還是不公平。」

他們又提出以後不准再有同樣事件發生的話，我說：「那個自然，我正要向你們提這句話；你們必須約束你的士兵，聽受我們士兵的查問，不准再有撒野逞兇的事發生了。」

於是把日期約定好了，高橋和那艦長才告辭走了。

這裏薛子良很疑慮的和我說，我們的士兵並沒有受傷，到那天拿什麼給他們慰看，我說，我們的士兵挨了他們一個耳光，當然受傷的，怎麼沒有受傷？到了約定的那天，即請我的軍醫院院長馬瑛把兩個弟兄的頭上臉上都綑上紗布綳帶，等他們那邊拿禮物來慰看了，我們這邊也派薛子良和馬瑛爲代表去看他們的士兵，至此，一場風波，始告了終。

我曾讀到柏拉圖對話集上記蘇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問答，討論一些哲學上的問題。蘇氏問：「你們以爲說實話好，還是說假話好？」答曰：「說實話好。」蘇曰：「若有敵人偵探來查問我們虛實，當如何？」曰：「這可不當說實話。」蘇曰：「怎麼又不應當說實話呢？」曰：「對朋友說實話，對敵人不應當說實話。」蘇格拉底又問曰：「若有小孩生病，餵給他藥，他不肯吃，說這是糖水，不是藥，那孩子就高興的喝了。當如何？」曰：「要孩子病好，應當說是糖

水，不能說實話」蘇曰：「這又爲何不能說實話呢？」答曰：「是爲事情好。」有人說，馮某這次對日人辦的事，說話有不實之處。我要請他看看這段問答。

此外還有幾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時不但城門口盤查甚嚴，就是城牆頭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長帶四個弟兄負巡查之責，另又派上級官長帶兩個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處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個爬城牆的日本人，盤問的結果，知道他是爲某方做偵探的，當即押禁起來，那位高橋新二知道了，連忙來我處要求取保釋放他？」

「你們貴國的僑民，太不替貴國爭氣了，什麼正經事不做，却在中國做匪類奸徒，在地方上搗亂，我負有保安地方的責任，怎麼可以輕易釋放他？」

高橋連連鞠着躬，自認不是，左求，右求，請我把人交給他去訓導監視，擔保以後再不會做這樣事。我說：「你既然自認罪過，又負責擔保，姑念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給你罷。但你可得好好監視他，我隨時還要提審他的，到時你得交人出來。」

高橋滿口答允，說了許多道歉的話，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給他領走了。

那時張之江的團部駐在桃源，要路上也設崗兵盤查行旅。一天，張部又捉着兩個販賣烟土的日本人，連同烟土都送到常德來。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衛兵，地上擺着幾根軍棍，犯人押解

進來，一個年老的，一個年少的。他們看見這情形，慌做一團，渾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個，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一口話也說不出來；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饒我們一次罷，饒我們一次罷！」嚷個不休，這次也是高橋新二來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領去，但說明不可釋放，我要隨時提審。查獲的烟土都沒收充公，也是接來當地紳士查明收存，作爲修路的費用。

一九一八年底，延續數年的歐洲大戰告終，翌年一月開和會於巴黎，中國在名義上亦是參戰國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關於山東問題，畢竟沒有得着公平的解決，此時日本乘機佔據青島，使中國復蒙喪失領土之恥，這一件事，激起中國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學校的學生尤爲激昂，罷課遊行，抵制日貨，毆擊賣國賊，浪潮波及全國各地，演成中國文化史上最有意義的五四運動。

常德的學生受了這一運動的波動，情緒也極是熱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頭宣傳，痛哭流涕，勸說國人不買日貨，不乘日船。那種愛國熱情，眞是可愛可敬。一天，全城學生罷課，結隊遊行，經過大街時，羣衆情緒憤激難過，幾家日本洋行，都被他們搗毀，貨品什物，狼藉滿地，南門外碼頭上，更經常的派有學生値班，勸阻國人不買日本船票，商家貨物不得交日本輪船運輸。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個繁盛的碼頭，日本大阪公司輪船定期往來於上游及下游。學生們這一舉，使他們營業受到制命的打擊。

我爲常德鎭守使，地方上發生這樣的事情，自須負相當的責任，於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見湘督張敬堯，提出質問，張就派外交部駐湘交涉員伴同他們來常德與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橋新二爲首。他向我提出四項要求：一、賠償損失；二、懲辦兇首；三、正式道歉；四、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的事。說這是他們極合理的要求，我必須一一接受。

我說：「旣是張督軍派請我們的交涉員，同你們來和我商辦此事，那麼許不許我發表意見呢？」

高橋說：「依你的意見怎樣？」

「依我的意見，」我停了一下，慢慢的說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須確確實實的把你們的眞實利害面面都加以考慮，第一、要使你們居留常德的僑民，生命財產能夠永遠安全；第二、要使你們日常的營業能夠日益興盛發展。……」

「那好極了，那正是我們所要求的。」

我繼續說：「所以，我們就必須考慮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隊是流動的，駐在常德是暫時的，而你們日本商民在這裏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常川的負保護你們之責；不但我不能，任誰也不能夠，因此你們居留此地，必須要使本地人民對你們有好感，你千萬不能開罪於他們，根據這個原則，你提出的那四項辦法，我爲你們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辦。我現在替你們想了一

個最周妥，最徹底的解決方法。只怕你們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請快說你的辦法。」

我的辦法是：你們各家洋行都貼出告白，說明你們過去營業方法的不良，以後當極力改革，必使大家滿意。這次搗毀所受的損失。甘願認受了，但請以後不要再予搗毀。你們若能這樣辦理，我敢擔保本地人民必能對你們發生好感。不但你們的財產能夠永遠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興隆起來了。到那時，你們這次所受的一點損失。又算的什麼呢？………」

高橋聽着，連連皺眉搖頭，我說道：

「你們若是不能辦的話，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絲毫不能負責！」

「馮鎮守使，」高橋愁着眉說：「你的辦法，第一是說我們受的損失由我們甘認，你們不負賠償之責；第二是說你不肯懲兇；第三是說反要叫我們向你們道歉；第四是說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負分毫責任。這從那裏說起？從那裏說起！」

「我說你們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訴你：你們若是還打算在常德居住做買賣，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萬萬不可得罪的。你看你們被打了，不算一回事，這顯得多大方，多體面，人民以後自然對你們有好感了。」

高橋憤憤的說：「鎮守使，怪不得人家說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說的話全是偏護那些暴徒

的話。」

「他們是愛國的行爲，是出於義憤。你說是我唆使的，我心裏高興極了。我的好話你既然不聽，那你照你的辦法辦去好了，我是不能夠的。」

這樣糾纏了許久，兩面都不讓步。我說：

「既然這樣，那高橋先生，請你另外想辦法去吧。這事我們不必多費唇舌了。我們還是談些別的。前次交給你兩批貴國罪犯的事，我現在正想把他們了結了結，請你回去把三個人犯交來，我要提審他們……。」

高橋先生跳起來說：「你怎麼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攪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結了嗎？」

我說：「都是要辦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談了，談也沒有結果的。——你不能記性這麼壞，我交給人犯時，一再和你說明，我要隨時提審，怎麼天大的罪案，就會糊裏糊塗了結了呢？」

「馮鎮守使，你這人太難纏了！太難纏了。」

高橋說着站起來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來，重新和我談判。這次提出我們補償一半損失爲他們修理毀的辦法。我說：

「爲你們自己計，我一文錢也不能出，我若賠了錢，地方上的人氣不憤，必定還要二次三次

的確你們舖子，你們願意受更大的損失，我可不願意和你打那些麻煩！」

又糾纏了一會，他又提出補償四分之一修理費的辦法。我告訴他說修理費是一個也沒有。不過我可以邀請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學生來談談話，勸他們對日商加以體恤，以後不要再有搗毀商店之事。並且我是本地負治安之責的官吏，此後我自當保護你們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為你們商店站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說着我就站起來送客，同時派了兩個副官跟住高橋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橋等一班代表都沒了主意，咕咕噥噥商議了半晌，終於接受了我那最後的話。

他們走後，我即為他們的洋行每家設崗兵二人，以為保護。有中國人到他們店舖裏來買東西，崗兵即先加以盤問，而後再渾身搜查，戒備很嚴。如此過了數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門可羅雀，誰也不再上門。這時高橋又來找我，要求我撤除崗位，說這樣，他們沒法做生意，損失更大了。我道：

「你們提的條款要我擔保以後不再出事，而你們又不肯結好於人民，我當然只有這麼辦。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擔不起責任。」

高橋着了急，左說道歉的話，右說道歉的話，只要求我撤除崗位。說現在人民對他們已經很好，不必再受保護了。我說：

「你定要撤崗，也可以，你得寫個字，聲明以後出了事，我不負責任。那是你們自願的。」

一場天大風波，至此算完全了結了。

我對外交的事完全是個門外漢。我也不知道我這幾次所辦的事對是不對。但我深知國與國之間相處，平時當以禮相待，有事當據理力爭，萬不可迫於淫威，忍讓苟安。置國家尊嚴於不顧，使恥辱日益加深，西洋各國固有許多爲國爭光的外交家。我國先賢也給我們留下許多光輝的榜樣。如趙之藺相如、齊之國佐、楚使者於桓公、蘇武之在匈奴、這些不屈不撓，不辱使命的史實，是舉不勝舉的。決不像民國後當權者們那種奴顏婢膝，以敵爲友的賣國作法。直到以後，還是有的人抱着媚敵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着報私恩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着不抵抗的外交政策。一國外交政策如此，怎不教人悲憤。崔東壁先生有篇爭論，其言曰：「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又說：「人心無盡，非讓所能化也。」人與人之間相處，尚且如此。何況處日本這樣虎狼之國，是更非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無理對無理，以強硬對強硬不可了。

常德附近有座德山，山青水秀，林壑幽美，是個很好的遊覽地方，但有一個大缺憾，就是山中蚊蟲特別多而且兇，集居此地的人民，每至夏秋之交，多生一種惡性瘧病，非常猖獗，就是那種蚊蟲傳染的。聽說光緒三年的時候，湖南鬧旱荒，德山設有一座大粥廠，難民多集此就食，

後來瘧疾流行，竟死掉了大半，現在那裏有一座由書院改成的學堂，就是建築在那些難民的墓地上。那時劉汝明帶着一營人在此駐防，弟兄們患瘧疾者極多；後又調張維璽一營駐此，也是病了大半，幸虧營中有醫藥設備，趕緊移至他處，極力診治，才使死亡減少。當地人民不明白那是惡性瘧疾，也不知道是蚊子傳染的，只說是山中的瘴癘，當時我很想設一根本方法，使那種蚊子滅種，並且購辦大批的金鷄納霜散給居民治病。可惜沒有來得及辦到，我就離開常德了。此事至今思之，猶甚惦念。

有一次，我的部隊在德山練習野戰，忽然趕出一隻猛虎。兵士與山居民聯合圍擊，那虎連中數槍，竄到江裏死了。兵士們把牠拖上來，從頭到尾，足有八尺多長。當牠將未死的時候，趙登禹騎在牠身上，說：「看我是打死老虎，還是打活老虎？」當時照了一張相片，現在還留着。老虎抬回營中，官兵上下大吃了一頓虎肉。肉味很好，煮時香聞數里，吃後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有一位朋友素害寒腿病，只吃了半碗，冒出一身汗珠，當時把病減去了大半。後來我又把虎骨交人製成藥酒。分送朋友，患風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驗。

常德北邊還有一座涼山。滿山都長着一種百合，有時三五步一株，有時十餘步一株，百合花開得極是熱鬧。我常常在天明時到山中散步、或行軍，那種花在露中浸潤着，撲鼻都是異香，在別處從來沒有見過，後來採了許多野百合來吃，我知道它可治肺癆。味道又甜美。聽說還能治多

種的病，就不知其詳了。我想若是將其種廣爲播植，不但有實用，而且爲山林增美景，眞是一件好東西。至今還不能忘。

梁山上還有一座祠廟，是爲一梁某蓋的，山之得名，即以此。梁某，漢時人，有一段故事流行在常德人民的口頭。據說漢馬伏波將軍征交趾回來，走到常德，正值炎熱天氣，即在梁山上駐屯。漢光武得其凱旋的消息，派梁某前來慰勞。馬伏波爲梁某父執，看見來的是晚輩，即未行接迎之禮。梁某以爲鄙視了他，懷恨在心，回朝後對馬伏波說了許多壞話。光武帝誤信讒言，竟奪馬伏波之職，將兵權交給了梁某。梁即統兵駐紮此山。梁又說馬伏波此次征交趾，得了多少珠寶財物。奏至朝廷，即抄封馬伏波的家。但可憐僅只抄出些玉米，那有珠寶的影兒？我聽了這段故事，很有些感想；政治不良，宵小弄權，以馬伏波這樣光明磊落，功在國家的人，竟不能逃出梁某之手。同時我們又可知道爲人處世，謙下有禮是要緊的。古人說「驕必敗」，「傲必敗」，馬伏波之於梁某，雖非驕，但於謙下有禮之道總不免有所欠缺，竟因此而敗事，眞是寃屈。由此我們更可知聽言之難。以漢光武一代英主，竟亦爲佞臣所蔽。總之我覺得這都是專制制度的病根，若在眞正的民主制度之下，這些黑暗的現象就無從發生了。但梁某既是這樣一個壞人，怎麼還建祠宇紀念他呢？我想也許像在徐州張勳的生祠一樣，是梁某自己建造的吧？這就不得而知了。

我平時除公務而外，常喜歡在鄉間各處走走看看，和老百姓們談談，一次到德山附近去。坐

着一隻小划子。那搖船的年輕力壯，可是眼睛不得力，一隻簡直瞎了，另一隻看東西也十分勉強。我問他：

「船老板，你的眼睛是生來就這樣，還是後來得病弄壞的呢？」

他嘆了口氣，說：「說起來太難過了！」告訴你，那是兩三年前的事，一天在一家剃頭舖裏剃頭，剃完了，剃頭師傅給他一個手巾把擦臉，他接過來擦了擦眼睛，就出來，走在路上覺得眼睛有些疼，到了江邊，疼厲害了，如有針刺着一般。他告訴他父親。父親說你快回去睡睡。他的家在沅江東岸，過了江就是家，用鏡子一照，兩隻眼睛已經腫得合了縫了。母親替他請來跳神的。弄了些香灰給他吃，三四天過去了，腫痛如故。這才想起常德東關外有個廣德醫院，就到那裏醫治。羅大夫給他診看，說這是淋菌入眼，就誤久了，已經治不好了，醫了一個多星期，只把一眼醫的能見二三分，另一眼完全瞎了。

我聽着，覺得這事太重要，即拿出本子記上。以後每逢講話，就要對弟兄們細細講說，要他們隨時注意。

那時常德鎮守使署所轄的有三縣：即常德，臨澧，還有桃源。常德到桃源，沿途多山，但是樹木缺乏，若是能夠普遍的發動造林運動，這一帶的山河必大大改觀。常德附近有個臥虎山，上面多樹，都是松柏。我養了許多樹苗，連着二三年在附近一帶分植，後來都蔚然成林。但是常

德到桃源的路上，依然滿眼童山濯濯，一直沒人栽植，我常到桃源去視察，桃源縣的知事我委的王錫瑞。王曾為我當文案，十五章中曾經寫到他的個性，不知讀者還記得否？他學問有根底，文字有鍛鍊。此時正在年富力強，閱歷漸多的時候，很希望他能為地方上好好做一番事。那知他到任後，暴露出許多書生的弱點：最壞的是神經過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辦事也鹵莽滅裂，不能有個分寸，那時桃源有一個大財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紳。他開了幾家錢莊，擅自印發鈔票，有一商人和他發生糾葛，告到縣衙裏。王知事也不調查調查，也不想個近情合法的處置，馬上就派人把那富戶抓了來，打一頓板子，沒收其鈔票，並且罰他出錢修路。這樣的做法，已經嫌其不當了。但是還不夠，又送去一塊「為富不仁」的匾額，勒令懸掛堂廳中。——這等於時時的打罵他，汚辱他，等於永遠的打罵他，汚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憤；那土豪在忍無可忍之餘，又從而翻浪揚波，遂致王知事無法自存，只有自動辭職而去。我並不是說土豪劣紳不當得罪，相反的，我們必當嚴辦，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須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的慢慢辦理，萬不能任意懲處，操之過急。罰款修路，沒收鈔票，都是不錯的，但罰了之後，即不必再加辱打。至於送匾之舉，那簡直有些荒唐了　王自此以後，一蹶不振，再也沒有什麼成就。至民國十八年，終以瘋病死於北平，王體貌瘦弱，兩眼露着大塊的白珠，一望即知是一個神經不健全的人。

桃源縣城西南數十里有座桃源山。相傳陶靖節先生所描寫的世外桃源，即在此處。我到那裏

遊歷，正在春天，從一個山口進去，卽展開一片田疇，油菜花開得正熱鬧，看着眞有意思，由一高台級引到一座廟宇中，有許多牡丹花，此時舉目一望，實在太美麗了。可惜我不會寫文章，否則定要寫一篇桃花源後記，以餉國人。桃源一條河灘，還產一種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蠶豆，上有花紋，有似松柏者，有似花卉鳥獸者，很是好玩。土人拾它起來，加一番洗淨磨光的工夫，更顯得晶澈玲瓏。凡是游桃源的人，必定買些以爲紀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頭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師夫婦，美國人，都是高高的個子，瘦瘦的身材，說話很和氣，帶着兩個孩子，在此地教會多年，和我很熟識。有一天，他們夫婦請我吃午飯，菜不多，有一碗雞湯，還有幾塊雞，看着極潔淨。我誇讚他們的好菜。金牧師說：

「眞是慚愧得的很，實在太不豐富了。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我們已經一年沒有吃過葷菜。今天爲請鎭守使才買了一隻雞。」

我問他是什麽緣故，他說：「自從我們美國對德國宣戰。動員了三百萬兵，我們一家就節衣縮食，餘積些錢寄囘美國去，獻給政府。這樣的做，我們才覺得良心上安些。」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神色極嚴肅，聲音極懇摯。使我心裏起着沉重的感覺。吃完飯之後，我到院子裏散步。這時金牧師在屋裏，太太正照應孩子吃飯。恰好廚子走我身邊過，我順便問他道：

「金牧師平日吃些什麽菜？」

那廚子說：「早些時候是無葷不餐，近來也不知道是什麽緣故，已經多時沒吃葷了。今天才宰了一隻鷄。」

我站在院子裏思索着，實在不勝感想。覺得一個國家的強或弱，决不是偶然的事。這是國民文化水準的總表現。金牧師對於他祖國的責任與義務的自覺心，在文化落後的國度裏是不容易有的。我們中國到了今日，可算已經至最危險的時候，除了少數的熱血分子而外，大多數人誰有此心？尤其許多驕奢淫逸的官僚軍閥，富戶買辦，成天爲自己揮霍無度，欲其拿一文錢獻給國家，就比抽他的筋還難過。我以爲我們國民若人人有金牧師的這種自覺的意識，那我們民族必復興了。我們要想在世界上活的像個人，要想我們民族能夠生存發展，一般國民文化水準的提高是個很根本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書一下。

一九一〇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參謀長劉郁芬和我談話，偶而說起有一位同學住在他家裏養病。那人姓劉，是我的親戚。我恐怕住在他家裏，或者不大方便，就請他到我的寓所中來住。

那位劉君患的是一種神經病，原先住在漢口時，曾跳過一次樓，摸過一次火盆，但病時發時

愈，好的時候和平常人一般。一天，他的毛病發作了，我請羅大夫給他診治。羅大夫是美國人，中國名字叫做羅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東門開着一個廣德醫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識。官兵中患了什麼疑難的病，都到羅大夫處就醫，羅為人極和藹，醫術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認識他的無不親熱他，信服他。我先叫趙登禹去僱轎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羅大夫那裏住院。等轎子僱來了，劉君却死也不肯去，說怕人家笑他有病。（這正是他神經病的徵象）我趕忙安慰他說：「那就不住醫院罷 我去請羅大夫來給你看。」

羅大夫請來了，我陪着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樓上，和我的臥房緊鄰着。我們一進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來，勸了半天，才把他勸出來。羅大夫診察了一回，和他說：

「你這病不要緊，只要多多運動身體，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極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動走動，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飯，多多的吃蔬菜。」

「病人低頭聽着，倒也很好。我陪着羅大夫出來，說了一些閒話。又談到病人身上來。我問這病究竟如何。羅說「最要緊的是多活動 但怕他不願意常常出去走動。最好要他做柔軟體操，每天要他做幾次。」

說着就站起來給我做柔軟操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要求羅大夫當面教給病人。於是又到病人房裏，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麼勸也不肯出來，好容易才勉強把他拉出來，扭着脖子，非常

生氣的樣子。羅大夫和他說：

「你不能生氣，若是生氣，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給你做柔軟操，你每天多做幾囘，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說，一面比着姿勢給他看，不料就在這時，病人不知從那裏掏出一枝手槍，說時遲，那時快，他手指發動機關，拍的一聲，就把羅大夫打倒，我連忙去抓他，對我又是一槍，把我左手打傷，肩亦中一彈，幾個傳事兵一湧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繩子捆起來。

一邊連忙看羅大夫，一彈正中他的左腮，從右邊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請了羅太太來，只因傷勢過重，抬囘醫院，當天午後，就謝世了，我的傷勢幸而很輕，在醫院裏住了兩個星期始痊癒。

這事發生後，一般人都認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種種揣測，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羅太太於無限哀痛之餘，仍每天給那瘋子看病，一直診察了三四個星期，從不間斷。她說她要繼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罷休，治病就是醫生終身的事業，她對人家說：「無論從那一點看，那瘋子不是故意殺人的。」

不久，美國駐長沙的領事，也來信調查眞象。主張追究，要求賠款，羅太太約集當地牧師，開了一個會議，關于美領事的辦法竭力反對，他說他們到中國來服務，本來就認定犧牲一切的。

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職、談不上要求賠償的話。若眞是這麼辦，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當時着手料理，先把瘋子送往北京，然後找羅太太商議撫卹的事，她仍以捨己濟人的基督教義，堅决拒絕我的提議。但我無論如何心裏不能安，他們的孩子還在美國上學，贍養教育之資，我總得盡些力，於是籌措了八千元，交請羅太太做爲孩子的教育費。羅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錢直接寄到美國，託我一位朋友，交給羅公子。不想過了幾個月，羅公子又把錢寄囘，並附有一信。說：「父親爲職犧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願。對于幫助學費的好意，只有心領謝謝。因爲我已發過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給自己讀書，决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務請你允許成就我這個志願。將來我學有成就，仍來中國服務，以繼我父親的遺志。」

我讀着這封信，敬佩的幾乎下淚。那時他在學校讀書，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籌學費的。

這筆款子，羅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堅持不受，我心裏老吊着一塊沉重的石頭，總想不起適當的辦法來表示我對於這位慘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屬的歉意。後來我用那錢建造了一座行營禮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紀念羅大夫不朽的精神。

羅太太後來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辦的醫院中爲護士長，我曾屢次去看她，時年已七十多歲。

身體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與羅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見面，說他的兄弟已經畢業，不久就要到中國來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羅大夫墓上致祭，並且建立一塊墓石，將這一段故事記載於上，以垂永久，讀者看了這一段書，我想應當沒有不嘆息感動的。我以爲像羅太太和她公子的這種博愛爲懷，才是眞正的基督教精神。羅太太在她丈夫慘死之後的極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擊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這種高度理智與高度道德的涵養，决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們中國，我還不能想像着有這樣的婦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會的指摘。以爲違反禮教與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着做工服役苦讀，而把我匯給他的錢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進，不受人助，這種志氣和精神，在中國少年中，也是不多見的。我覺得這不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這個關係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之處太深太大。我們必當從敬佩羨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這一段書就不算白寫的了。

在這裏，我要追述一點關於我和基督教接觸的事。有一個時期，人家都稱我爲「基督將軍」。但是讀者必定還記得，當我十二歲剛剛入伍當兵的時候，保定府發生大瘟疫，我們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滿城放空槍，說是驅打瘟疫，此時我即曾和伙伴們在一起，用來福槍打過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門匾上打成一塊塊的白痕。後來亦常到福音堂聽講，也不懂講的什麼。一次，聽說到「打

你右腋，連左腋也給他打」「脫你外衣，連內衣也脫給他」一的一段，我卽和同去聽講的弟兄們，把教堂中的桌子抬着就走，問我們幹什麼，我們就說：「你不用問，你應當連椅子凳子也給我們抬了來！胡說八道的東西！」那時教會中的味兒，總使我覺得不順眼，不入耳。不時跑去搗亂。光緒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瘡，到北京崇文門醫院醫治，一位陸愼典大夫和兩位英國人爲我診治。不久病好，我說謝謝他們。他們說：「不要謝我們，請你謝謝上帝。」這話我覺得極奇怪。及至新民府，當地有許多教堂，並在空地上搭一大棚，專爲傳道之用。講道時，常請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點。一次一位童顏鶴髮的老先生主講，講題是「在新民」，從中國儒家哲學，而講到耶穌教義，深入淺出，很有功夫，到了民國元年，我在北京平則門舊火藥庫駐防，有一次朋友約我到崇文門內一座耶穌堂聽講，主講是一位新來中國的莫德博士，王正廷先生翻譯。講了一番博愛利他的道理，留給我很好的印象。從此，我有空卽去聽講，漸漸發生了興味。耶穌爲了傳佈他廣大的愛，竟被敵人釘死在十字架上，這是偉大的死；他一天到晚專和些下層的人：如木匠　漁戶，稅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輕視，我又覺得正合我這窮小子的味兒。和教友們接觸久長了，逐益明白他們的生活情形，有幾點深深打動了我內心：那些教友們，第一，無一個抽大煙的，第二，他們的子弟無論貧富，都能讀書；第三，他們都有相當的事業，從無游手好閒者，第四，婦女沒有纏足的，就這只簡單的幾點，使我非常羨慕，那時我想，全中國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國家必定慢

慢的有辦法，社會必定慢慢的有起色，因此我對基督教的態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原來我到耶穌堂聽講，是偶然的，無意的。漸漸我就一變偶然而爲經常，一變無意而爲有心。爲要進一層了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開始讀聖經，初時不能入心，耐着性子慢慢講究；隨後又入查經班，在劉芳牧師家，常常查經，接着我就在北京美以美會領洗，但是眞正能查經，還是到常德後才開始的。這時也是我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聖經上許多教訓使我覺得深可寶貴，比如：耶穌對他的門徒說：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我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冷了，你們不給我衣穿；我在風裏雨裏，你們不給我住，你們是有罪的人。門徒道：主啊！我何曾如此？耶穌道：你們只要對我的一個小兄弟如此，就是對我如此了。和我們儒家所說的「己飢己溺」的仁愛之道一樣。又如「駱駝穿針眼的」比譬，「只能殺我身體，不能 我靈魂的人不要怕他」的教訓，以及許多「愛人如己，捨己濟人」的教義，都使我深受感動。我認爲這些都是軍隊中精神教育的極好資料，若將基督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的宣傳，必受絕大效益。故即規定做禮拜爲軍中精神訓練的方法之一。每至禮拜日，即集合全體官兵，請一位牧師宣講教義，以後又組織一個車輪講演團，向士兵佈道。有人問我：「你眞信奉上帝麼？」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眞理，亦即科學。」我自信我是個科學的基督教徒，毫無迷信觀念。有些人以爲我不祈禱，不做禮拜，就說我不過是個掛名兒的基督徒，那我倒不欲計較。有人說，外國人在中國傳教，意在使中國人民受其

麻醉，他們完全是以宗教爲其文化侵略的工具。這話的眞確性如何，我還不敢一口說定，但外國的傳教士，有好的，也確實有壞的，那種壞的不能奉行基督教義，不明白中國情形，有意無意的假其優越的政治經濟地位，或仗着教會勢力，在中國作種種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對之起絕大惡感，確是常見的事實。咸同間的教案，庚子年的義和團事變，大部分應該這種教士和教友負責。我在常德期間，雖是我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但我對傳教士或教友還是一律以法以理繩之，決不寬容庇護。一天，一位英國教友到常德，帶着他的行李進城。守城的士兵要檢查他的行李。他却拒絕檢查。士兵說，這是奉的命令，非檢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氣，說道：

「我在中國，到那裏也不讓檢查，難道你這裏不是中國地方嗎？」

那士兵笑道：「這不是生氣的事。在別處不讓檢查也許可以，這裏可不行。我和你沒有仇，你和我也沒有恨。我要檢查是執行命令，不是隨便可以通融的。我檢查完了，若是開罪了你，那時請你吃飯，給你平氣也可以，但現在，檢查還是要檢查。」

那外國人也只好笑了，聽他把行李箱子打開來檢查。查畢，他來謁見我，說：「你　兵眞厲害，也不和我生氣，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執行他的命令。」雖是這樣說着，但還是很生氣，好像受了侮辱一樣。我說：「難道你們國家不講法律嗎？難道你們軍隊不奉行命令嗎？」他也就沒有話回答。後來他把這事寫在一篇通訊稿裏，在報紙上發表出來。

與此相同的，還有一位英國傳教士的事，那時韓復渠爲三團三營營長，在常德上游一個名叫河洑的地方駐防。凡由沅江上游下來的船隻、都須停止受檢查。那位教士帶着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經過此地，韓部即上船檢查，他不會接受，問明白是我的兵，以爲我是教友，應當對他通融。爲掙這個「面子」他跑很遠的路，特意到常德來找我，和我說：

「你的兵不應當檢查我，因爲你也是教友。」

我笑着問他道：「你船上帶的有違禁品嗎？」

他紅着臉說：「沒有。」

「既然沒有違禁品，爲什麼怕受檢查呢？」

「因爲我們都是教友，用不着施行檢查的手續。」

我說：「你說錯了，正因爲我們是教友，你更應該接受檢查，怎麼眞是教友 ，還怕受檢查呢？」

他快快然囘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爲難似的。一個傳教士，有這樣的思想和觀念，我以爲很不對。傳教士尙且如此倚勢作威，他所收攬的教友們就更要受他不好的影響了。（這位傳教士是專在苗猺同胞居住的地區傳教的，頗會苗語，並試以羅馬字拼音，他這次就是從貴州到常德來。關於苗猺民族問題，外國人早已注意，而從事工作，但我們政府一直還沒有人重視 眞

是危險的現象。關於此問題，我另有著論，此處不贅說了。）

除了基督教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這，許多都是強橫不法，和地方人民也處的很不好，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訟事，是本地一個人家將其房產押給一個天主教教友，後來這人家敗落，要將房產變賣。其時賣價比典價多三倍還多。那教友強要買這屋，自以爲有天主堂撐腰，應當佔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價給錢，並不許賣給別人。屋主無法理喻，告到縣裏來。薛子良即傳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麼也傳不到案。薛子良氣極了，跑來告訴我，說外國神父這樣橫行不法，我們還辦得了事麼！我把事情問明白叫薛不要着急，我說我替你傳人。我帶着兩名手槍隊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門口，神父就把我讓進去坐。我不肯進去，只和他說明來意，他回答說沒有這個人。我說：

「你能讓我搜一搜嗎？」

他說：「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着他，不肯認。你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來，也自然無事；若是個壞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况你們教堂裏不應當藏匿壞人！」

他仍是不肯，我說：「好說你不聽，我可要嚷了！」於是大嚷起來，說：「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惡棍！」嚷的許多民衆都來圍看，那神父着了急，說：

「不能這樣嚷呀！請你進來罷，有事我們到裏面商量」我說：「我只要交出那個人犯，沒有什麼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國人，宣告全世界人；說你橫行不法！而後我還要搜查，用法律解決。」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賴，只得承認一切，說那教友現在不在，要求我答應他明日交出人來。我要他當日交人，否則就須爲他自己找保，後來他請出幾位基督教的朋友爲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帶來。當卽依法審理，終於按照屋主的賣錢買了那座屋子。這事常德人民都覺得痛快，因爲天主堂包庇惡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這事過去後幾天，一個老人到鎮守署來見我。說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入天主教，二兒子入基督教，大兒子吃喝嫖賭，爲非作歹，他看着情形不好，便給兩個兒子分家，各立門戶。孰知大兒子舊習不改，把自己分的產業花光，又要強要二兒子的產業。兄弟倆因此打起架來　老頭兒從旁勸解。不料大兒子竟敢用甎頭打他；幸虧他躲閃的快，沒曾受傷，只把牆上打了一個大坑。因此他告大兒子忤逆，請我依法辦理。

我叫袁軍法官調查屬實，把他兩個兒子都傳到案，二兒子面貌端正，言詞有理；大兒子却面貌猙獰。一望卽知是個不務正業的傢伙。我問他說：

「你父親告你忤逆，你是被告，爲何不跪下聽審？」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樣子極是倔強，

我又問道：「你有兩重罪：第一，你不當強佔你兄弟產業；第二，你不當用石頭打人，何況打的是你自己父親！你知道不知道？」

他說：「完全是父親不對，」又說：「這事只該天主堂問我，別人沒權審問我。」

我把他親戚鄰舍都找了來，問他平日行爲如何，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他仗倚教勢，種種強橫不法。我即令手槍隊當衆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滿口流血，哭着嚷道：

「大人，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我問他：「只有別人的不對，你一點也沒做錯，有什麽求饒的？」

他說：「我以爲進了天主教，誰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胡爲，現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從此願意悔改了。」

當時把他好好的訓斥了一番，令他給他父親賠了罪。問明他原曾學過裁縫，那時我請李顯堂在軍隊中主辦工藝廠，即把他送入工廠中學習縫衣機，每天工資兩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養父親。過了一個時期，他慢慢改變野性，才放他出來自力謀生。

天主教在中國，不能給一般社會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於教士們自視爲特殊階級，要挾官府，包庇惡徒，種種行爲不檢，有的是由於他們不明白自身事業；有的是由於他們不明白中國情

形；但也有許多竟是存心作惡，不是爲傳教而來的。我以爲像馬相伯先生，像雷鳴遠先生，像于斌先生，他們才是公正有道的眞正的天主教徒，國人若要信教，應當信奉他們。有許多教堂，打着天主教的招牌，暗中却做奸細，作探子，作種種陷我國家害我人民的勾當，那不但是我們國家人民的仇敵，也更是天主教的蟊賊了。基督教也是如此，眞正的人民教會，大半都是好的，但也有某一些教會是另有使命，並不是來中國宣揚教義的。我們應當分別是非，認識善惡，不應當一味信任，也不應當一筆抹殺。我對於教會及教友的態度，向來即持此一個原則。不知讀者以爲如何。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我們剛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驅逐淨盡。隨後又和薛子良着手辦理禁毒的事。那時統計，常德居民打嗎啡針的占百分之五。許多年青力壯的小夥子，都以此變成肌膚潰爛奄奄待斃的廢人，我看着這種現象，心痛難言。但一時又想不出有效的適當辦法。乃和薛知事商量，請他先抓幾個打嗎啡針的人來驗看驗看，而後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來六名，嗎啡眞是可怕的毒品，凡打過一針，皮膚上即起一顆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爛，不過半天功夫，即弄得體無完膚。這六個癮客，已經遍體黑泡，潰爛的有如蜂窩一樣了。他們原都是殷實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傾家蕩產。此時已窮得日無三餐，夜無一宿，但嗎啡針還是要打的。

我決定先成立一個戒烟所。所中請了醫生，製辦藥品，連伙食也爲他們預備的好好的，又派專人管理監視，癮客除強迫而來者外，也有自願來戒的。在初戒的幾天，他們痛苦欲狂，但六七天過去，即漸平復，一個月即完全斷癮，那時原打算凡斷癮的人，即取保釋放，但繼而一想，他們出去後沒有半點謀生的技能，仍不免流於下流，流爲盜賊。於是我又仿照處理退伍士兵的辦法，送他們到李顯堂主辦的工廠中去學習技藝，有學織布的，有學縫衣的，有學織襪的，都要學

的技能十分成熟，確實可以養活自己，才讓他們自由。這樣一班接着一班的辦下去，辦到第七班上，戒絕的癮客已達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鎮守使署來見我。說他有兩個兒子，都打嗎啡針，他早就要送他們來入所，但他們死也不肯。他不知如何方好，說着滿眼含着淚。我安慰他說：「老太太你不要傷心。這事交把我，我一定替你辦的好好的」。於是派人把他兩個兒子抓來（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嚴厲訓斥了一頓，送入戒煙所去。一個月後又送到工廠中習藝。只兩個月的工夫，那兄弟倆已經養得大白大胖，又學會了一套好手藝。我把那老太太找來，歡歡喜喜的把他領去了。戒烟所中的癮客，像這樣的最佔多數。

至於販運煙土的事，查辦亦嚴。各地駐防部隊，都指令嚴緝。因此常常大批大批的拿獲。販運者有種種狡猾的裝運辦法：有些藏在桐油簍的底層，外用洋鐵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餅似的扁塊，疊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帶在褲子檔裏。但眞能漏網的還是少數。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後積至數萬兩，乃約請當地的正紳及民衆，在西門外空地上掃數焚燬。

我到常德，沒看見街上有一個乞丐。初時還以爲因地方富庶，貧人容易謀生的緣故。後來我打聽。才知道商會辦有一個平民習藝場。街上一發現乞丐，卽由警察捉送場中習藝。所以此場亦名乞丐收容所。我聽說有這樣一個善舉，心裏極是高興，一天，我到那裏去參觀。可是使我大大

失望。裏面有幾架織布機和縫級機，大半壞了；眞能得着機子工作的　佔極少的少數。大多數的人——尤其老弱殘廢都關在一間潮溼黑暗的屋子裏，無所事事。吃的食物過於粗劣不用說，而且多是腐臭了的。那種悲慘可憐的情形，簡直不如猪狗。因此有許多逃跑的，逃出來了，再也不敢踏進常德的地界；逃不脫的，耐心待着，死亡率驚人的高。這種情形我沒法看的過去，禁不住對他們負責的人說，務要趕速設法改善辦法，改善設備，改善待遇，若是這樣的辦，是等於拿人家的性命來裝點你們的所謂市容。那裏是辦公益呢？我看還不如放他們出去自由行乞爲好。這樣說了一頓，才着手改良。我離開常德之後。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常德市上紙幣極爲紊亂，許多大商店出票，電廠亦發票，人們拿着種種不合法的紙票在街上買肉買布。我覺得這事應當整飭，遂與薛子良召集當地紳商商量辦法，四個星期卽整飭清楚。我所至之地，紙幣之亂無過常德者。我們清理的很快，也妥當，人民都說辦的好。

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書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種教人立身處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勞，教忠勇，教仁愛等，使街上頗有一種新氣象。後來聽說民國十九年時完全被人毀去，不知弄到那裏去了。石柱子二尺見方，石亭亦簡單適用，很好的東西。忍意的去毀壞他，眞是可惜。

常德城裏的街道，經數次撥用罰款，翻修一新。那時我又開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數條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狹，太崎嶇，平時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運輸。但是經費無所出，抓

工派款都是擾民的辦法，決不能採用，乃動員我們的官兵任其事。並由鄧鑑三薛子良二位從縣政府中設法，凡公路所經，佔用之地，悉免糧稅，凡被佔過多者，必須給與地價。又和地方紳商一再磋商，決定先修由常德經臨澧澧縣以迄津市的一條路，路面規定寬闊一丈二尺，做的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時在湖南還沒有公路，人民看見這樣闊坦的道路，都喜歡的不得了。

從常德至德山以東，那邊有一座大石橋，年久失修，早已塌壞；這也是一條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請人估計石料後，亦動員部隊修築　做的很堅牢，並不比石工做的遜色。

我與常德的父老正紳常常會談，問問他們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麼，最需要我出力幫助的是什麼事。他們指出來，只要我能力所及的，無不盡力去辦。一天我又和本地紳士蔡　陶高輝庭兩位先生問到這類話。他們才談起每年初夏，山洪暴發，沿江水位高漲，往往平岸，西南角城牆被水冲擊，至爲危險。若能把西南的城牆和城牆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築，那眞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這裏工程太大，當地各界年年集議修築，都以經費不敷，不能實行。我和他說，我們可以出人工，只須派幾位石工從旁指導，我們弟兄必能做的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過望。當即計劃修築。一直工作了兩個多月，始告完工。後來我們離開常德不到一個月，常德即發大水，水瀕城頭，人們立在城堞上可以洗脚，但常德終未受災，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飲水在常德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個埠頭都是很

骯髒的。如南門外的江岸邊，一隻挨一隻的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馬桶，倒垃圾汚穢，無不在此，而人們的飲水也在這裏取用。中國臨水城鎮，都是這樣，常德自非例外，這是最不衞生的事。我覺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隊在江邊築起碼頭，從岸上搭條板，凸達河中五六丈，遠出汚水範圍，以便居民得以遠離岸邊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漲落無定，乃派人專管其事，隨時更張。這等事關係太大，而辦理亦並不難。二十年後我因公再到常德，江邊仍留舊跡，但條板已不如從前搭的長了。

我動員部隊，在地方上作這種種的事，人民都口碑載道的表示感激。其實這本不算什麼。人民出錢養兵，養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還不是十分應該的麼？爲人民做工服役，士兵們無有不樂爲的，問題是在官長有沒有這番心，有沒有這種朝氣，這種精神，以爲士兵表率。若是官長暮氣沉沉，根本沒有此心，那自然無事可做。到了今日。許多軍隊進步多了，但壞的軍隊仍是不少。那種能消極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軍隊；至若積極地能實實在在爲人民做事的，還是稀奇少有。其實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對他們稍有一點好處，他們就感激的久久不忘了。再說士兵精力是愈練愈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閒散，懶惰成性，那不只於人民國家爲蠹害，而且也毀了自己。

上面都是說的我在常德二年間對地方辦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對於部隊的訓練與整頓，

也未嘗一日懈怠，那時局面動蕩，政治窳敗，當軸握政者只一心對內，排除異己，擴張勢力，誰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國家的處境如何危急，我在常德住着，頭腦是清醒的，認識是明白的。我時時感覺我們職責的艱巨，應當隨時都有非常的準備。這不是容易的，我們必須眞正能耐飢寒困苦，必需具有持久的戰鬭力量，要做到這個，又必須人人有強健的體格。因此我在常德訓練部隊的方針，首先卽着重於體格的訓練。

自從在廊房時成立軍官體操團，此時更進一步編制成隊。設種種獎懲的辦法，從事嚴格訓練。此外又擴大軍佐隊，凡在軍中的人員，都一體參加，文職人員只有一位祕書長陳經綬（老拔貢）和一位軍需官賈玉璋先生，因年老體衰，未令加入。此外沒一個人可免。官軍中只有受傷殘廢者得免，其餘一體參加。軍官隊和軍隊都各佩銀牌一塊以爲標識 由參謀處規定課目，軍法處隨時抽查考績，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終一總考 軍佐中有成績優良者，得改入軍官隊，並令其統率隊伍。他們初練時 很覺不便，日久卽越練越有興趣。那種書生氣派的文職人員，不久卽一個個變成粗壯的武夫，也能盤槓子，拿頂了；更好的也能在槓上打車輪了。後來每至軍官會操，軍佐中體操好的也選令加入。軍官體操隊日益擴大起來，終於軍佐們全體加入，便成爲軍官軍佐聯合組成的「官佐體操團」。

各級官佐除一般的體操外，和士兵一樣，也有跑欄阻等等項目。欄阻是用甎及土築成，高八

尺，厚二尺，一連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時候，須一躍而上，跑過一道，又來第二道，練到純熟時，可以用手一按，身體就跳了過去，毫不費力。這類較激烈的課目，軍佐們亦都有很好的成績。

兵士們最常練的是荷槍行軍，自官兵以至伙伕，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帶上，每兵身上 荷重約四十八斤，不停的連走七天。那時最常走的路線，是由常德至臨澧，由臨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時日行八十里，漸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經常的每月舉行兩次，風雨無阻。這不但磨練體力，亦所以磨練精神。使人人知道眞正作戰是怎麼樣的，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交通落後的國家，行軍力的強弱關係於戰果者至大至切。平時多一次練習，戰時就多一分獲勝的把握。

常德城頭皆大甎鋪砌，很是闊坦，可走四路縱隊而有餘。除遠途行軍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頭繞着圈子練習行軍。每繞一圈約有十里。城頭上空氣鮮潔，遠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們多樂爲之。

爲提高官兵們關於軍事的知識與技能，特成立一個軍事教導團，內分兩隊：一爲軍官教導隊，一爲軍士教導團。由團營連隊選拔稍通文理的軍官及軍士爲學員。教導團以鹿鍾麟同志爲團長，劉驥，門致中，劉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課目有戰術，率兵術，地形，兵器，戰史，築城

後來提高課程標準，每期改三個月爲六個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駐兵南苑時仍繼續舉辦，改爲二年爲一期，一直辦到十六期。故國民軍一般軍官的教育程度，比起軍官學校的畢業生並不落後多少。

我部隊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貧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學，一般知識程度嚴格的說都很不夠。但怎樣纔算足夠，這也沒有標準。最要緊的還是要普通常識豐富，多識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強他們的閱讀能力。這是我素來治軍的注重點之一。在常德的期間，請陳祕書長和參謀劉驥編了一本軍人讀本，內選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戰國策及國語之類書中選出；今文則爲梁啓超等名家的作品。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階段講授。教授方法，一是講解，二是背誦。因爲官兵們大半已過學齡，記憶力低減，若不背誦，則過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長其閱讀能力。連長以上的軍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誦之後令其講，回講之後，再令默寫。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須弄熟。規定五天讀熟一篇，一月讀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遞加。比這個較高的，有一漢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較高對國文有興趣者選習，亦由陳經綬先生選文，集成義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記中摘選出者，以爲讀本。程度較低者，除印發在浦口時所編的戰陣一補令其熟讀外，復新編軍人教育一册，又編一

本八百字課，以爲從未識字的士兵伙伕的讀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幫助一般官佐瞭解譯述的軍事書籍，並進而直接閱讀及翻譯外國軍事學名著。雖然進行很是遲緩，但選習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設一工藝班，分木工，鐵工，照像，修槍等數種。規定每個官佐，至少須習一種。先詢各人願習何種，而後分組請人教授。當時選習木工，鐵工及修槍者居多，故成立大組。我自己學的是修槍，每日由下午一時至二時請劉正琳先生來教。受傷殘廢士兵，亦須學習一種技藝，體力不足者，至少亦須學習繪畫或類似的輕巧工作。

那時的陸軍規章，凡士兵從軍三年，即當退伍，這個規章無人遵行，我在常德時試着舉辦，即遇最嚴重最困難的問題，那就是退伍後的生活問題，因爲自從帝國主義者的大砲打開中國門戶後，中國農村普遍破產，一般青年在鄉村中無法謀生，方大量的投軍入伍，以謀出路。他們家中既無可資溫飽的恆產，本身又無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無法生活，結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軍中所學得的放槍瞄準的一套，而流爲匪盜。原來中國的許多規章，都是從西洋原封不動的搬過來的。「三年退伍」的辦法，在西洋那樣的社會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適合的；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樣文章地頒布條例，實施這些條例的實際情形，大人先生們就不去注意了。試思士兵們之投軍，原多是爲的救國，亦有爲解決生

活問題的；若二年後又復揮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後如何謀生：這種的辦法，豈不是製造匪盜游民，破壞社會國家秩序的辦法麼？

爲試辦退伍，我採用寓兵於工的辦法。我在軍中成立一個小型的工廠，先在石友三主辦的學兵營中試辦，後補充基金爲一萬二千元，委韓多峯專辦此事。又後，韓多峯升爲機關槍營營長，不能兼顧，乃又委李炘爲廠長。廠中分織襪，縫紉，織毛巾，編藤器及紙工五科。後來增設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學習，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幾百個技術熟練的工人，後來我在信陽駐防，即見有許多退伍的舊部在那兒經營小本工藝，都能成家立業，自立自給。

我們治軍的人，必須使士兵在軍隊時爲保國衞民的好戰士，退伍後爲安分有用的好百姓。這句話看去容易，要眞正做到，就當拿出精神來處處實幹，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軍隊時爲害民擾國之兵，退伍後爲游民匪寇，脫了軍籍，即入匪籍，那眞是貽國家人民以無窮之患了。

這期間，還舉辦有夏令會。因爲官佐們整日操練，生活緊張勞苦，每年必使之有一變換環境的機會，能從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會辦在城北梁山的廟中。四周都是濃密的樹林，山水清幽，地方涼爽而恬靜。內設琴棋書畫等娛樂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頓飯，常請名人講話。都是關於智體德羣訓育方面的講演。全體官佐，分爲兩班，輪流換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個月的休假，都顯得興高采烈。我覺得這個夏令會，於全軍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們有暇，還練習泅水，因爲我們在長江流域駐防，必須嫺習此道，非徒增進健康，且所以獲得技能，於作戰時，遭遇意外時，都極有用。有一次，恰好一個英國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傳道，我們都知道他是個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餘歲。曾在漢口泅水過江，把衣服脫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請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當地民衆對於泅水的興趣。沅江江面比漢口窄的多，他不費勁的泅了過去，又泅了回來；還覺得不過癮。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來回泅過二里多長的江面，見者無不嘆服。一個民族的強弱，於整個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關係。仁修本老先生這次表演，給與我們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時於公餘之暇，還在本地的中學師範各校教課。教的是軍事體操，如利用地物，目測打靶等。常由營中借眞槍去，以爲學生練習打靶之用。常常對學生們講話，宣傳救國雪恥的道理，說要救國雪恥，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辦到的，必須把身體操練得十分強壯，必須有眞正拿槍作戰的本領。每星期教課數次，教者學者都很有興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見那時上我的體操班的一位學生，他已經在當地當了小學校長了。

一日，我的副官長宋良仲從北京回來，和我見了面，就向我請假，說不幹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幹了。原來他從北京回來，經過彰德府，他的馬弁遇見一位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彼此相熟，說了幾句。那馬弁回來就向他辭職不幹，說張敬堯部下的馬弁只幹了二三年，就回家買

了數頃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頭就有幾百元。而在我們這裏，一文錢的外塊都撈不着。宋良仲說：「你看，連一個勤務都用不住，怎麼做人？」又說，他奉命到北京去辦事，什麼也辦不通，領什麼，沒有什麼。人家的副官都有數千數萬的應酬費，和軍需司軍械司以及總務司的官兒們終日花天酒地的應酬着。他們辦公，就在窰子裏，飯館裏，打牌，喝酒，躺煙燈，和人家打熟了，無話不可說，無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費，到了北京，沒處摸門路：「你看，這種情形，叫我辦什麼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說：「您若能出些本錢，讓我們把槍彈領來，怕不把這批混小子摸的乾乾淨淨！」說的時候臉紅耳熱，氣得嘴舌只打顫。我說，只要你辦的到槍彈，我可以讓你再去一趟。他說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辦法。我給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數月，果然把槍彈領來：第一次領槍二百枝，子彈四十萬；第二次領槍四百枝，子彈一百萬。軍服甚至水壺亦均發下，是我們從未有過的事。那時在北京辦事，就是這樣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間，為北洋官僚軍閥所操縱的中國政局，又起新的變化。自民國六七年間，因為對南方護法軍主和主戰的意見不同；北洋軍閥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間，直派領袖馮國璋（馮死後，曹錕吳佩孚李純等繼為首領）雖曾一度對皖派屈服妥協，但畢竟裂痕宛然，實際

君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護法軍給分的，可是他們亦竟以此爲號召。皖的兩員大將徐又錚和靳雲鵬，橫行恣縱，不可一世。他們利用握有中樞的權勢，作種種擴張自己勢力，排除異己軍隊的活動。曾屢次向日本舉行大借款，假借對德參戰的名義招編所謂參戰軍，由徐又錚曲同豐統率；歐戰告終，改參戰軍爲邊防軍，另外又成立了西北軍，由段自兼，而由陸軍部部長靳雲鵬代理。其實所謂邊防軍西北軍，統是擴張自己，統是要使之成爲段家軍，另一方面則盡力消滅異己的部隊，始則不按期發餉，繼則將餉項由十足減至八成，再減而爲六成四成。越是認眞訓練，紀律良好的部隊，越是不發餉，以使之消滅；而那種收容土匪，魚肉百姓的部隊，反到特別優待。這都顯然有所用心的。此外還有明害暗殺的卑惡手段，凡稍礙他們眼的人，必除之而後甘心。如徐又錚之捕殺陸朗齋將軍，並不免其職，亦不宣佈其罪狀，糊裏糊塗卽把他處死，這種種做法，猙獰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將領顯然感到只許他們胡作胡爲，自己只有死路一條。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當護法之戰時，皖派軍隊在湖南屢次慘敗，時賴吳佩孚向南挺進，直打倒衡州。若論功行賞，湘督一席自應由吳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發表了張敬堯爲湘督。這樣的做法，顯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吳佩孚本人因大爲不滿，其他將領亦很抱不平，孫總理中山先生看透這一形勢，故贈吳佩孚六十萬毫洋。吳卽撤兵北上，七月間卽對皖派開

仗。

直皖戰爭終於爆發了。這，一方面是使國家受無窮之虧，人民受難忍之苦，一些訓練較好的軍隊，不能以之對外爲解放民族保衛國家的義戰，卻就此輕輕毀壞犧牲，一些有良心熱血的好將領，陷在夾板縫中，痛心疾首，而又無法擺脫。但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說是國家民族之福。這一批惡劣的軍閥官僚們，若不這樣的彼此殘殺，自相消滅，國家將至何時始能上軌道？人民將至何時始得免於厄運？

直皖戰爭既在北方發生，南方軍趙恆惕譚延闓即率部進攻長沙，至此，無惡不作的湘督張敬堯始抱頭逃竄。

張敬堯督湘二年多，眞使三千萬的湖南人民日處火熱水深之中。他用人的標準有三：一是本家，二是親戚，三是同鄉。所謂「二帥」「三帥」「舅帥」「姨帥」之類，充滿了督軍署，佈滿了全湖南　湖南人有諺道：「會說霸邱話，就把洋刀掛。」實非誇張之詞。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無廉無恥，無法無天，終日吃喝嫖賭抽大烟，恣意搜括以供淫樂。所統軍隊，比土匪還壞，對民衆姦淫搶掠，無所不爲。反正沒有顧忌，沒有約束，我在常德看着種種的烏烟瘴氣，沒法能夠忍受，曾和吳佩孚左一電右一電的打給段先生，請他設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爲非。可是我們越是說，卻越使段先生憤恨，而張敬堯也越發恣縱。

張敬堯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無人不對他咬牙切齒的痛恨。有的殺猪宰羊，以餽勞軍，等那些士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鐵錘之類一一砍殺，往往一次殺死四五人，害民的軍隊得此下場，實在是應該的！

張敬堯軍退到岳州，沿途燒殺淫掠，當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紛紛到教會中躲藏。張軍知道，衝向那教會搜查。一位美國教士上前攔阻，亂兵即將此教士槍殺。這事傳出去，激起美人憤慨，當派武力前來鎮制。那美艦從上海起椗，以最大速力馳向岳州，顯其威風，致在沿途江中衝翻了許多民船，許多無辜人民受滅頂之災。這一方面是美艦不能處之鎮靜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張敬堯軍所間接賜與人民者。這眞是可恥可恨的事。看看人家軍隊保護他的人民是怎樣的精神，但中國軍隊不但不能保護中國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殺之，而驅之托庇於外人；又將此外人一併殺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無妄之災禍。這樣的軍人，還讓他高高在上的當督軍，是什麼緣故？只因為他是老段的學生和同鄉罷了。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了，張敬堯托他的親戚賈凱璋來央及我，請我通過教會關係，去和美艦說話。我說：「這沒有話可說，你打死了人，只好你姓張的拿命去抵！」

趙譚先頭部隊到達長沙的時候。我接到代理國務總理薩鎮冰先生的一個電報，電中對我治軍及為政很是誇獎，他說他已自動的致電孫中山先生，請南方軍不要與我衝突，孫已覆電表示同

意。並把原電轉給我看，叫我只管安駐常德，不必移動。我那時同薩先生並無一面之雅，竟蒙他這樣熱心關顧，使我欣慰極了。

趙譚的部隊當時雖然沒有向我進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準備，因留少數在常德，其餘都佈置出去，南軍在距離我們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監視着，各不相犯。一日，駐漢壽的馮治安報告，說該方面南軍進迫，離他防地僅只四十五里，仍繼續前進，恐有決裂之勢。那時馮爲連長，那一面防地只他一連人，我頗不放心。因令團長鹿鍾麟帶着一百多名手槍隊，夜間開了去，天明又轉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萬一。有一天南軍致函馮治安，說他們開來三四營人，請即讓開防地。以免殺伐，馮不肯屈服，回信說，我奉令在此佈防，在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決不擅離防地。南軍又來信說：「我們有三四營之衆，你一連人恐難阻止我們前進。」馮覆信云：「在我們一連人未死完以前，你們休想前進一步。」馮治安答覆如此強硬，南軍因即停駐，終於未敢進逼。

不久。北京政府給我命令，叫我們隊伍移駐湖北。我接到命令，決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來的舊路，先到津市。那時在津市的駐軍爲王汝勤的第八師。我乃先發一電，將我奉令移駐湖北，取道津市的話通知他。那知我的祕書長陳經綬先生一時疏忽，竟將此電譯作明碼發出。王汝勤接到我的電報，很是詫異，以爲軍隊行動，當如何機密，怎麼不用密碼，倒用明碼。因此判斷我一定

不會寡的走津市，並來信問此項債，陳先生發覺此事，難過的不得了，連說「該死！該死！」立刻向我引咎辭職、我知道他是一時疏忽、不是有心之過，百般安慰他，我說：「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錯，我自己也應當分擔的。」他一面還是十分抱愧，一面辦事却更細心，更發奮了。陳先生爲前清的老拔貢，瘦瘦的，個兒不高，學問深到，爲人誠實義氣，在十六混成旅與我相處頗久，給我的幫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來，還覺得慊慊不能自釋

趙炎午和譚組菴兩位先生聽說我將開拔，先打電報來，繼又派代表帶着信，送來幾艘輪船，許多湘繡，並由常德商會撥交十萬元，以爲慰勞我們全體官兵的盤費。我只留下輪船和湘繡，將十萬的川資完全璧還，我和那代表說：

「這個錢我不能受，我們是國家的軍隊，目前雖不能按月關餉，但正經餉項還是有的，我若受了這個錢，我的良心不會寬饒我。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後，和趙先生譚先生見了面，他們必定指我脊領，和人家說，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錢的那位馮玉祥。……」

那代表姓劉，很是會說，說出許多道理來，再三再四的要我收受。我說無論你怎麼說，我也不能從命。後來民國十六年我在鄭州和譚先生見面，譚即談及此事，說：「那時不收錢，你要留個以後見面的餘地，今天可眞的見面了！」說了許多過獎的話。又後來和趙炎午先生見面，他亦談到這事。我以爲「臨財毋苟得」是古人留給我們的立身處世的大教訓。北方有句俗話說：「非

分吃了人家的，嘴軟，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軟。」這話眞有意思。民國以來，我看見官場中的人，許多不免濫抓錢的毛病。他們抓了幾把之後，有的蓋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動，時刻擔心着有人綁他們票；有的抽大煙，娶姨太太，賭博上三十萬五十萬的輸去：有的自己縱能緊手穩步的過日子，可是到了兒子孫子身上，又像泥土似的把財產傾蕩了：無論怎樣，結果都是毀了自己，毀了兒孫，爲害社會，爲害國家，我所見的眞能廉潔自持的官吏，第一個當數王鐵珊先生。他爲大吏數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潔，卽一文錢，亦無不分明淸白。他生前淸苦一世，到老尤爲寒素。但死後，國家褒揚他，家屬發與䘏金：最要緊的是社會上對於他的稱譽，卽此一件，鐵老就夠不朽的了。我曾和鐵老談過這類問題。鐵老說：

「人家都說我不要錢，是矯情，是假的。確確實實是假的！錢，我確實也是歡喜的。但我讀過書，我懂得爲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夠咬牙不要。要緊的是要做一輩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這是眞情摯意的話，極值得我們深思一番。我以爲若是富有的人，明達事理，必定急公好義，錢越多，助益於國家社會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則，於自己，則濫抓浪費，於公於國，一毛不拔，那不但國家社會蒙其禍害，卽自己亦必沉淪不復。

在中國，社會一般的落後，國家機構沒上軌道，而舊有傳統又太腐敗，此等立身處世之道，

必當自己嚴格講究。若在政治清明，社會進步的國家，那「臨財毋苟得」的一條，是每個官，每個人的本分，有什麼希奇處？而且你縱欲「苟得」，又豈容你苟得呢？所以我上面這番話，不過是對中國的畸形社會而發罷了。

第二十七章　飢困線上

我們離開常德的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傾盆的時候，我們的隊伍開始出發。一則因為我們平素注重行軍訓練，二則由常德到津市，我們已修有康莊的大道：所以雖然在大雨之中，我們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進，人馬車砲，肅靜整齊，完全照着預定計劃，平平安安到達目的地。雖不敢說雞犬不驚，但一草一木都未驚動百姓，那是眞的。後來連年遇見常德各界紳商，談到那次我們開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還以為是平常的行軍演習。口口聲聲的誇獎，以為在那時的軍隊中是難有的，我覺得國家養軍隊，責任就在保護人民，不驚擾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麼可誇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滿，就可笑的很了。試問國家法令，幾曾叫軍隊騷擾百姓來着？可見那是中國百姓的可憐：軍隊能守個本分，他們就看着希奇不得了的事了。還有一層，我要贅說；就是軍隊駐在一地，平時當有戰時的辦法，每時每刻都須有開拔的準備和作戰的準備，平時養成了習慣，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說打就打，一點不用周章費事。若不然，遇有變動，種種麻煩都蝟集蠢擁而來，那時一手提燈，一手提籃，跑來跑去，拿東動西，一點頭緒沒有。則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齒，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躭誤了。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縱橫，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長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澤之地，張敬堯乃和當地土劣勾結，將沼澤中冲積的土地圈起來，使水不能入，從事放墾種植，致湖中容水量大減。黃河怕決口，長江則無決口之虞，卽因爲長江賴有許多大湖小湖爲其水囊。張敬堯放墾的結果，卽不啻把長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發時，無法流瀉。十八年二十年長江連發大水，張敬堯翟實應負相當責任。這是我實地觀察後的感想，並非空談。

這次到津市，臨澧鎮守使王振亞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殺。聽說王和卿兩人意見不合，感情惡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亞到什麼地方去，卿衡伏兵於路殺之。中國人最愛對自己人鬧意見結仇恨，實在說來，都不過爲一些極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沒有回拜；請他吃飯，他沒有列席，或者有人從中挑撥幾句，就馬上懷恨在心，而不肯向大處遠處看看。因此睚眦之怨必報，民族國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後來常用一句話勸勉國人，我說：「自己怎麼不好，也比我們的民族敵人好些」。若人人有此覺悟，眞正的做到精誠團結，一致對外，還怕中國民族不能復興麼！

我們到津市的時候，吳佩孚正在保定一帶和段芝貴打的激烈。張敬堯自湖南退入鄂境，吳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張吳結合，頗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時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電報給我，說：「張吳將不利於武漢，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來援，沿途萬勿停留」。我們在津市

住了兩天，即趕緊準備船隻，向武漢出發。當時辦得幾艘小輪，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開到沙市裝煤。此時又接王占元一電，說張吳已經解決，叫我毋庸前來。但電中並不提我們部隊當駐何處。這時正在六月，江水氾濫，各處都漲着水，我們沒地方屯駐，乃決心仍開武漢。在路上遇着軍艦來接，我即乘軍艦先到；隊伍隨後亦到，暫停鮎魚套。

武漢一帶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軍署會見王占元。王像個鄉下土老兒。見面也沒說個長短，他就問我道：

「煥章先生，你的隊伍現在打算開到那裏去呢？」

那一種不負責任的神氣，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給我的求援電報，請他看，他接到手裏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說道：

「噢，噢！那麼就住在湛家磯造紙廠吧。」

王督軍不但樣子像個土老兒，就是一切辦法，也是鄉下守財奴大財迷的辦法。既不像軍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順便寫他幾件事在這裏，以見一斑：他每逢犒賞軍隊，總是一吊大錢或兩吊大錢，那時已用大洋，一吊錢比一元錢還差遠了。（別人犒賞總是二三千元）。他常常從常德辦煤，用民船裝，用小輪拖，運到漢口，每噸成本不過七八元，他賣給漢陽兵工廠，都照六河溝煤價，每噸二十二元，又在武漢大鑄銅元，以軍用車運往順德保定等地出賣，大發其財，人家罵

他，這樣做法，到底算是商人，還算是國家封疆大吏，他也滿不在乎。他爲何如此蔑視自己，即因爲不讀書，沒知識的原故。這等人卑鄙如鄉愚，貪婪如豺狼，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作法，就唯利是圖，無事不幹了。

諶家磯造紙廠狹隘卑濕，房屋不夠住的。我們全旅一萬多人開了去，大半都搭帳棚，另有相距二十里名灄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駐，也是搭帳棚；那時大水之後，天氣溽熱，住的地方如豬圈，如蒸籠，官兵們因此致病的極多，到後竟死亡三四百人。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我爲官兵們袪病的辦法，仍是努力野外演習和學科的訓練，不使他們精神體力稍有弛懈。

我們部隊在常德時，即全體戴用草帽，帽由新鄭辦來，價錢很便宜，夏天時候尤感合宜。因爲普通軍帽只一層薄布，緊緊的箍在頭上，前面一塊黑色漆布的遮沿，更易傳熱，在炎陽中一晒，簡直悶熱難當。第八師的官兵於夏天由陝西開往甘肅，一營人中害火眼病的達二百餘人，皆是戴那種軍帽晒出來的。我們此次由常德到漢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時帽上加一個油布罩，天晴即將油布罩除去。到了漢口，人們沒見過覺得奇特，就呼爲「草帽兒兵」。駐諶家磯期間，每日往來武漢灄口一帶，買東西，辦公事，每與人民接觸，兵們都很謙和有禮。坐車坐船，遇見老弱婦孺，即起立讓坐；街上人來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們無不讓看百姓；鋪子中有人潑水，不小心潑在兵們身上，那人駭得臉上改容，以爲一定闖了大禍

了，而兵們反倒安慰他，說：「不要緊，這不怪你」。那時王占元的隊伍一向強橫兇惡，人民沒見過這樣客氣有禮的兵、都稀罕的不得了，因此對草帽兒兵發生了極好的感情。

造紙廠的規模很大，造紙的全部手續，都是以機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機器，攪漿、成紙、烘乾、打捆等等程序，倏忽間卽告完成，所以一頭放入原料，一頭卽出一捆捆整齊良美的紙張。用人三五十個，卽抵得萬人之手。較舊式手工業辦法完美迅捷多了，我參觀的時候，嚮導者告訴我三件事：一、造紙原料，也都用的舶來品；二、財政部已將此廠祕密抵押給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萬，第二次交二百萬；三、廠中人員都由財政部薦來，對於紙廠的經營完全是門外漢，只知做官弄錢而已。嚮導者的話不是道聽塗說。那時中國的事就是這樣的情形辦理！眞使人聽着氣憤的發昏，我還常常想，中國的社會若要進步，必定得一切生產機械化，電力化，除非萬無辦法，不必再提倡什麼手工業，我要寫許多通俗的書，說明古不如今，舊不如新的道理，宣傳科學萬能的種種事實，以破除社會上一般泥古守舊的思想和觀念。其實，這些固然重要，但還有更重要更根本的問題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軍閥統治，剷除腐敗的官僚政治。中國的國民革命不完成，什麼問題都說不上。拿這個造紙廠來說，他們難道不知道機器生產比手工業好嗎？難道不知道科學比所謂國粹高明嗎？然而，他們不但不能將機器大事提倡，普遍應用，連這一所新式造紙廠也不能好好的加以合理經營，使之日益發展。不但這一所紙廠不能有好的經營與發展，甚至爲

了維掘搜刮，連這僅有的新式工業也要拿去向外國人抵押出賣，軍閥官僚的統治不打倒，從那裏去談改革生產，發達經濟呢？

我也參觀了漢陽鐵廠，那裏的情形是同樣的叫人難過。鐵廠的規模也是很大的，但辦理的極糟，裏面到處是破爛，顛顛倒倒，無人過問的樣子。並且聽人告訴我，這個鐵廠因資本缺乏，歐戰時已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日本二十五年。後來我到莫斯科去，看見西比利亞道的鐵軌多是漢陽鐵廠所造。我想一定有人會詫異，爲什麽自己廠造的鐵軌國內看不見，在外國反倒有的？其實就是因爲這個原故。張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國若要抵禦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辦槍砲，非有鐵有鋼不可；要有鐵有鋼，又非有礦不可。因此努力辦礦，辦鐵廠與鍊鋼廠，才踏踏實實的做了一些成績出來。今日談及張之洞，人都要談他爲老腐敗。其實眞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學，眞正能實做實幹的，至今還要數到他，民國以來的當權握政者，對此等根本大事反倒無人注意了，自己不開煤礦鐵礦，不辦鐵廠鋼廠，軍用一切，都要仰賴外國。試問誰有資格笑得張之洞先生？一個人要能站立起來，非有骨骼不可，同樣的，一個國家要能挺立於世界，亦非有鋼有鐵不可。道理再淺顯也沒有了，用不着那些想的高說的遠的文章。總而言之，我們必得自己鍊鋼製鐵！

那時粵漢鐵路局長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約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極了，屋中裝飾陳設都是洋派，地毯，沙發，等等無不極盡奢華。我坐談着，心裏總覺着不舒服。那時粵漢路局

未通車，局長先生却擺起這個架子來。他若想想造鐵路的款子是從外國借來的，不知他心裏難過否。若用這些擺闊的錢去修鐵路，至少可多修數十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裏冰着，至今還不能忘記。二十五年我從廬山循浙贛路到杭州，看見浙贛路的情形就進步多了。每個車站不過二五間簡單的小房，用一二個工役，站長睡行軍床，從早到晚勤勤懇懇，無事不幹，路務辦得極好，路軌修得極好，路員多勤勞樸實，很有一番新精神，又有蕪湖對江裕溪口的一條運煤的淮南鐵路，也是簡便適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來，中國有些地方的確進步很快。但許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脫老爺少爺的辦法，處處學闊，學洋派。不知外國人在中國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我們如何能比？人家的國勢多麽強盛，社會多麽富裕，我們如何能比？人家國家出什麽？鋼鐵，大砲，飛機，在我們國裏出什麽？不過大米黃豆而已，又怎麽能比？「吃飯穿衣量家當」。應該各方面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龍和鈕惕生二位先生帶着信到漢口來看我。兩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時所稔知的朋友。他們對我說了很多勉勵和鼓舞的話，希望能夠一致從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興奮感激。我和他們說：連年以來，國事窳敗，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與北火拼，南也與南相打，使國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日在苦痛之中。北方大老們深中清廷遺毒，積重難反，他們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謀富貴，沒有一點為國家為民族的遠大眼光。四萬萬五千萬

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領導的團體，稍能振作上進的將領也是存着這樣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積悃和處境盡情傾吐一番。徐鈕兩位先生都很以爲然。在一起盤旋多日，又請二位看我們部隊的操練。後來我派我的秘書任佑民到廣東去回看　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的着我時，我當然無不盡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吳之後，我首先即電請　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與此次的往還是頗有關係的。

此時吳蔭卿先生也來看我。他爲九江鎮守使，江西軍務幫辦。和地方上處的極好，百姓都愛戴他，他眞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時北洋官吏到了南方，總是軍警遍佈，戒備森嚴，把民衆當成與自己對壘的仇敵一般。吳則不然，他常常獨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滿街滿巷的轉圈，遇見商民就和商民談話，遇見農民，就對農民問長道短，往往兩下談的忘形。以此很知民間疾苦，與百姓處的非常融洽。其次便是愛貧保赤，眞有愛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見無依無靠的孩子，他就帶回家來，悉心教養他，又送上學校，使受相當教育，直到能夠自立方肯罷休。他的養女養子極多，都是這樣來的。對於自己的兒女，和自己親戚子弟，也是一般的使受教育，決不格外溺愛姑息。等到他們能夠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獨立成家。此時若再求助於他，就是挪用若干銀錢，亦必使覓中人，按月計息，定期歸還，決不含混過去。持家勤勞節儉，沒一點官僚的腐敗習氣，對朋友眞誠熱心，最愛說老實話，對於公家事則均能認眞辦理，任勞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備學

生，熱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鎮爲標統時，最擅長術科，偵探步哨動作尤佳。記得光緒末年，那時候國人尙不知國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風琴，教我們唱歌，他素愛這些陶情益智的東西，還能耍許多有趣的戲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講衞生，終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歲高齡仍結實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卽相投契，往還甚密。這次他從九江來，我也請他看我們隊伍操練。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詳細。隨後他又講話，題目是「排孬種會」（孬音老）談的是他自己帶兵時，維持軍風紀的一個辦法，極有意思。他說他民國元年當旅長時，從漢口撤回，駐兵郾城，因爲戰爭之後，紀律不免廢弛，官長頭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擄之事，那時他因公未能和部隊住在一起，對於部隊中新生的惡劣現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車站遇見兩個頭目，向他辭職回家，問他們什麼緣故。那兩個頭目說：

「旅長，您不知道，咱們隊伍裏出了孬種了，頭目也有搶人家的，官長也有搶人家的，這樣的無法無天，將來還會有好結果麽？」

他把事實査問明白，氣的發昏，立時集合全體官兵講話，成立了一個「排孬種會」，以連爲單位，設分會，由着大家報告事實，儘量檢舉孬種，結果檢舉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車運走，自此紀律大大整飭，再無爲非做歹的事發生了。最後，他說：

「官兵中有孬種，比如劣馬一樣，劣馬不除，好馬不能安在，我們要養成有益的好馬，卽非

排除劣馬不可，同樣的要隊伍軍紀良好，也非排除劣種不可。」

這番講話：既有好教訓又說的妙趣橫生，給我們官兵以極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尙能記得。

張敬堯的部隊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決他，當時將一部人分載幾艘輪船開向武穴，此時不知同誰勾結，又將這部分隊伍由武穴開回，要到諶家磯屯駐，顯然要同我們隊伍鬧事，這種擾民害國的部隊，使我痛惡，因決定將他們解決。當派韓多峯，張樹聲佈置妥善，於夜把他們全部解決。共繳獲七生的五野砲二十七尊，機關槍一營，輜重營一營，砲彈及步槍彈無算，被繳械的兵員全部遣散，辦的十分妥當。王占元知道了這事，心癢眼熱，以爲我們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繳獲的槍砲當歸給他，我始而不肯給，繼而他派人來，再三再四的要求，最後又派了孫傳芳來交涉，我不願爲這等事鬧成意見，就都送給了他。後來他却把這些器械都被別人繳了去，眞是可笑之至的事。

諶家磯附近還有一所揚子機器鐵廠。主辦者爲王寵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約我到他廠中參觀，細細看了一會，辦理很是科學化，覺得很好。那時我們十六混成旅在北京辦有一所子弟學校，官兵子弟在學校讀書至十五六歲者，都介其學一專門之技能。此時我即與王光先生商量，請其每次收我們十名，學習機器及管理各項，後來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畢業者很多，有

的出來充當機器匠，有的主辦修械所，頗有成績。王先生又勸我們旅中的官長們入些股子，俾其業務得以充實發展。我將此意告訴大家，當時很有幾位入股的。那知後來這王先生去世，這個廠旋即倒閉。原來當王先生勸我們入股時，其廠即虧折難支，我們是外行一點不知道。錢雖不多，但都是官長多年節用積蓄下來，所以很覺得對不起他們。由此亦可見出中國工業之一斑，國家事業，握在官僚軍閥之手，他們胡亂用人，辦的一包糟糕，而且隨意抵賣給外國人。眞有才能的人，國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萬苦，好容易創出一個小規模的事業，却又爲力量所限，無法站立發展，宛如路邊野草，只在一種自生自長的情形下聽其消滅了。

我在常德時，匯贈羅感恩大夫之子爲學費的八千元，羅公子拒而不受，把錢又從美國匯回。前面已經說過，我拿這錢，無法可想，此時特建一座禮拜堂，名爲「思羅堂」。全部建築均用木材，可以隨時折開，隨時搬移，如兒童積木一般。木屋有十餘間，可容四五百人。落成開幕之日，教會中朋友來參加典禮者很多，如漢口黃吉亭牧師，沈文清牧師，胡蘭亭牧師，胡厚齋牧師等都有很好的講演。自此我們軍隊駐在那兒，房子就挪到那兒。軍中講話，講課，開會，做禮拜，均用此屋。

這時候，曹錕和段芝泉在直隸扮演的那幕武劇——直皖戰爭，已告結束，初，曹令吳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貴率隊自涿州向南抵拒，兩方接觸，左起天津，右至紫荊關，皆是戰線。段芝

貴所統的是新成立的西北軍及邊防軍，完全新兵新器械，其軍械卽用西原借款辦的，軍中自顧問以至軍需軍醫亦皆用的日本人。這明是皖系打仗，實際顯然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提線的傀儡戲。戰事起後，自涿州至定興一線最爲激烈。直軍器械窳敗，處境至苦，但士氣極盛，很能鏖戰，皖軍處於優裕之境，恃着有日本爲後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貴在前線指揮，專車中老帶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樂，到高碑店時，直軍一個衝鋒直打到車站，段芝貴還在車上摟着妓女打牌，竟被直軍活捉而去，俘獲妓女達四五十名之多，在廊房，皖軍尙有兩整旅未及編隊的砲隊，亦被掃數繳獲。至此，皖軍終成瓦解，戰事卽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慘敗，决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當以日本帝國主義爲靠山，受日本帝國主義之唆使；第二，他不當輕聽安福系賣國官僚挑撥離間的話；第三，他不當重用段芝貴這種荒唐鬼，因此國人都痛恨他，反對他，而同情直軍。全國民氣亦是盼望着皖軍敗，直軍勝。實在的，民意之所向，卽勝敗之所繫。這道理一點都不玄奧，因爲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對他切齒痛恨，軍隊那能有士氣作戰？武器縱然精良，處境縱然優勢，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後，當逃入外國使館的時候，扔下了一個打破了的迷夢，吳佩孚趕快把這個夢拾到手裏，自此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橫衝直撞，直到民國十三年坍台方罷。這個迷夢是什麼？就

是「武力統一」四個字。

我們部隊駐在諶家磯，沒人理會，到後來弄的吃的都成問題。我幾次致電陸軍部交涉餉項，先是不理，到後來令我們移駐信陽駐防。

我於十　月初旬率隊到信陽，住車站東首，也是臨時搭蓋帳棚，還是住不下，韓復渠一部分人卽分駐確山、在信陽，又令李炘辦一工廠，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學習手藝。另外又辦一教導團仍分官長頭目兩班，以鹿鍾麟爲團長，繼續加緊官長士兵的教育。辦的很有成績，眞是越窮越有精神。信陽有一個很大的沙灘。可容全旅官兵操練，向來在信陽的駐軍，與百姓都有意見。我爲糾正此項缺點，常常約請百姓看操，談話，弄得彼此成爲一家，與地方上發生很好的感情。

此時信陽道尹及縣長都姓楊，他們出門時坐着綠呢大轎，打着官傘，完全滿清的官派。民衆被趙倜他們壓迫得如同死灰，社會上到處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無一點民國的氣象，有幾處大宅，封建氣味又爲濃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寬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樓。堂皇富麗，巍立於小小的街道上，極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層層樓房恍如宮殿。花園裏的牡丹花之類，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風大雪的時候，還能凌寒開放。可是主人長年躱在租界裏，並不來住，往來軍隊隨時佔居着，門窗戶扇都被折毀，糟塌得不成樣子。袁乃寬爲袁世凱的軍需，管過數十師的軍餉，又作過財政次長，想着他刮過多少人民的脂膏，到處浪費，究是什麽心思！

我們軍隊領不着餉，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自皖系兵敗失勢，直派軍閥取而代之，即忙着擴充自己的勢力。仍是走的皖系的舊路，但手段更利害，意氣更驕橫了。吳佩孚一下就擴充了六師八(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師)招新兵，辦軍械，國家財政羅掘淨盡。那時的所謂中央，事實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總統徐世昌，一光桿兒的傀儡，什麼家也不能當，總理兼陸軍部長靳雲鵬，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親信，但此時已投降直系，倒過來與段作對了，他滿處搜刮，盡力供給直派軍閥擴張勢力，以維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軍而外，各省軍隊管各省給養，凡所謂中央直轄的軍隊，中央已經一概不管，聽他自生自滅。時駐保定及河間一帶的第十一師發生兵變，中央只說要嚴辦官長，而不知實以官兵無飯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國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間，眞是黑暗時代中的最黑暗時代，可以說完完全全是吳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們幾個月領不到餉，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軍趙倜商量，趙督軍自然也不過問。處此艱難窘困之境，我實在再無辦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訴我一個消息，說那天晚間經過信陽的火車中，有鐵路收入的三十萬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們，我們難道眼睜睜的餓死？反正是國家的錢，與其給他們吃的腦滿腸肥，何不截些下來爲我們官兵塡塡餓癟的肚子。因於當日打一電報給中央，我說國家軍隊自當嚴守紀律，但中央已不把我們當國家軍隊看待，我們將盡爲餓莩，無法枵腹等死矣。云云。什麼難聽的話我都說了。大總統沒有回電，但路款畢竟

截下十萬。然後，我決定到保定去見曹仲三。

此時曹錕爲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爲副使。凡事曹都都聽吳的，中央被所謂保派洛派團團保衞。——曹是保定人，吳駐洛陽——吳佩孚恃着直皖戰爭之功，意氣驕慾，咄咄逼人。這，處處都表現出來。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錕請我們在巡閱使署吃飯。在席的有何春甫（何豐林）王承斌．吳佩孚，孫岳，曹四，曹七等。何豐林原爲前江蘇督軍李純的參謀長，李純新近死去，齊燮元繼爲蘇督，何卽爲齊之代表。關於李純的死，因其過於突然，當時有種種傳說。一說李是自殺，原因不明，一說李有一四姨太太與馬弁有姦，李平時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門不開，叱令開門，那馬弁無可躲藏，情急之下，卽開門將李打死，一說齊燮元急於要得蘇督之位，特設計以毒藥殺之，這類說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斷孰是孰非。這次我們在席上正吃着飯，吳佩孚就聲色俱厲的問何豐林道：

「李督軍到底是怎麼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豐林答道：「也不大淸楚，只知道確是自殺的。」

吳追問道：「爲什麼原故自殺。」

何說：「不知道。」

吳佩孚卽沉下臉，瞪出兩顆眼珠，說：「我要在書上寫一筆：某年月日，直皖贛巡閱副使齊燮元殺其長官李純於南京。還要添一句，其參謀長何某預謀其事！」

何豐林紅着臉說：「那不行，那當不起，副使的話說的太重了。」

吳說：「怎麼不可以？我這是春秋之筆，我一定這樣寫！」

何豐林弄的無法下台，神色異常狼狽，曹仲三看見這情形，連忙解圍道：「吃菜！吃菜！」一席飯終於不歡而散。

從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時吳佩孚驕橫自恃，目中無人的情形，李純固然死的可疑，但有什麼憑據一口咬定是齊燮元所殺？又有何憑據一口咬定何豐林預謀此事？更怎麼可以在大庭廣衆中這樣的抵逼人家，不顧人家難堪？其驕橫放恣若此！

此時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築花園（後改爲公園）樓台亭榭，栽花植樹，他每天帶着工，悠閒自得。但一方面李星閣的第十一師，仍在天天鬧着兵變，在民間搶掠，搶後逃散。一方面有許多中央直轄的部隊都在餓着飯，岌岌不可終日。我想，他難道在睡着覺麼，怎麼還有這些閑情逸致呢？

在保定數日，交涉餉項的事毫無結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謁見徐總統，掛了號，傳早晨四點鐘見面，我打着燈到總統府，他已在那兒，徐雖在政府中做着泥胎，什麼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

見客「早朝宴罷」的意思是眞有的，我兩次見他，都是如此，我們談了幾句，就提到軍隊無餉事上來。我說：

「現在國家行的恐怕是兵變政策。這個政策是眞的快成功了。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

徐總統聽了愕然，問我什麼意思。我說：

「許多軍隊，中央都不發餉，餓的無法維持，只有兵變，兵一變，中央即可將這部隊一筆勾掉。這些軍隊就都可以消滅了。將領們想，總統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是他們被殺處罪之日；百姓們也想，總統的政策達到之時，即是他們妻離子散破家蕩產之時。總統今日是坐在一大堆乾柴上面，洋油也倒好了，只要一點燃，就是滿天大火，那時大家都同歸於盡！」

他聽了很動容，沉吟了半晌，才說：

「竟是這樣的情形麼？……」

我說：「實際比這還利害。總統不知道，簡直是在油鍋裏呢！」

他深長的嘆息道：「我在北京住慣了。倒不大感覺這樣的危險似的。」

我說：「恐怕是總統沒有看見軍隊的緣故吧！」

談話就是這樣情形，徐總統裝呆裝傻，滑頭滑腦，任我怎麼說，他也不生氣，對於餉項的事，始終不說一句確切解決的話。

我又去找總理兼代理陸軍部長靳雲鵬，他在他家裏會見我。我先被差人引到一個客廳裏，滿屋擺的都是古董，停一會兒，又引我到第二客廳，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滿目，後來又到第三個客廳，仍是數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裏有多少客廳，更不知他搜羅了多少古董。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風，說你們若求我弄官，快給我多多送古董來。不然。那來的這許多破銅爛鐵？我想，這個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國負軍政重任的總理兼代理陸軍部長，看他成天玩着這些，心裏究竟想些什麼？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來了，眼斜嘴歪的樣兒很是猥瑣，我談了幾句，即說要餉的話，他却裝着沒有聽見，笑着說道：

「我打算明天請你吃飯。」

我說：「總理，我們弟兄都沒有飯吃了呢？」

他說：「是呀！我們找到清靜的小館兒，大家敍一敍。」

這樣的吱唔着，使我什麼話也是白說。他爲什麼這樣？他的意思就是說，我什麼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說：你去找保定洛陽交涉吧。

從靳雲鵬公館出來，特去拜訪了薩鎮冰先生，薩時爲海軍部長。我在常德時，薩曾致電中山先生，說我對時局態度如何，我的軍隊又如何好，若趙恆惕等攻湘，萬不可犯馮旅長云云。我和薩先生素不相識，蒙他如此知遇，甚覺可感。所以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謝意。薩那時剛

從海軍部回家，穿着軍服，神彩奕奕，態度可親。談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謙虛，說那是他分內的事，他應當做的。

第二天靳雲鵬果然在一家飯館請客，但他自己迴避不到，找了個代表，那代表就是後來做財政總長的潘復。到席的二十多人，就叫來二十多個妓女，那些妓女一進門粥粥的擁上潘復跟前，有的扯住他的耳朵，有的「叭噠！叭噠！」連着打他耳光，潘復哈哈的笑着，一手抱住一個，妓女即躺在他的懷裏，揪他鬍鬚，叫他喊媽，他即喊媽，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着：「這是什麼王八旦的玩意兒！」招呼也不打，我就起身走了。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無怪乎徐總統說住慣了，即不覺得危險。眞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過氣來了。

在北京數日，毫無頭緒，可是我雖沒領着餉，那時爲旅長的張宗昌却把餉領到了手。我聽說後，心裏很納悶，便向我的副官長宋良仲說：

「張宗昌就領了餉，我們六、七、八、三個月的餉，怎麼一文也領不着呢？這其中必有什麼緣故。」

宋說：「八家領着餉，是這樣的，具十萬元的領票，實際只領四萬，咱們要全數領，所以一文也領不出來了。」

「十萬元領票，只領四萬，那六萬做什麼呢？」

「那就算做敬儀了」

我沉吟了一回，說：「我們總不能等着餓死。你去一趟吧，咱們也那麼辦。」

宋去了一整天，回來非常高興，說：「有門路」，說可具十萬領字，實領七萬，扣三萬。但到晚間去具領時，忽然又變了卦，因爲聽說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發，回說：

「你們領下了餉，回頭你旅長打一個通電，宣佈我們如何如何，那我們怎麼辦。你們都是一批革命狗，說咬就都咬起來了！」

於是這幾成的餉，又成爲泡影。

一天，一位朋友在東興樓請客，我坐洋車去，張宗昌是坐汽車去的，散席之後，張宗昌堅要拉我坐他的汽車，我坐在汽車裏心想，他是旅長，我也是旅長，爲什麼他能領着餉，又能坐汽車呢？走了一會兒，張又拉我同到西華門韓千古那兒去坐，我推辭不了，只得去了，韓千古那時是京津一帶赫赫聞名的人物，曾爲馮國璋作謀士，現又爲張宗昌的謀士，他教張宗昌販賣煙土，替張宗昌出種種歪主義　張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賢費」我想這種無恥政客，比軍閥還該殺。軍閥想做惡，智還有所不逮，經過無恥政客一教唆，什麼禍國殃民的事也幹出來了。

過了兩天，無意中又遇着張宗昌，那天張低着腦袋無精打彩，我問他什麼事，他說：

「再不要談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餉款都輸光了！」

「怎麼輸那麼多呢？」

「只許人家贏，我只能打背牌，怎麼不輸光呢？」

「你爲什麼只能打背牌呢？」

「不打背牌，還能領着陸軍部的餉嗎？」

眞是聞所未聞的事，我想這一定也是韓千古替他出的主意。一天，宋良仲和我說，咱們領東西的公事，陸軍部老沒批下來，我問他什麼緣故，他說：若要他們批，必得請他們吃飯，吃完飯，同到窰子裏打牌，等到玩的盡量了，趁機會把公事拿出來請批，那時才能夠得到批。

從這種種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敗壞的軍隊如何反倒能夠日事擴張的道理，想到我們全體官兵，平日懕勤訓練，努力不懈，沒一事不着意，沒一事不認眞，而北京却天天玩這樣的一套，要逼得我們消滅，要制得個個都和他們一樣，那時全國弄成整個的糞坑，他們就得其所哉了。看着這些魍魎們的跳舞，想着國家的前途，不由我恨的牙癢癢的。

我從北京一無所獲的囘到保定　此時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動驅逐豫督趙倜。他們說：駐河南的隊伍沒有餉，是趙倜把持之故，如把趙倜驅逐走，你們的餉項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了。

那時駐河南的有程愼一師。程愼原是很好的將領，當時聽信了他們的話，便發動了部隊、通電驅趙，但電剛發出，吳佩孚忽來一電，申責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說了許多冠冕堂皇的官話，張之江此時被形勢所迫，亦與趙部發生衝突，等到趙倜潰敗，吳佩孚却又將程愼驅逐，回頭又來對付我們的部隊，指責我們胡亂動作，我氣憤的說道：

「你們若定要這樣說，那我就把保定會議的情形完全宣告國人！」

我算更深一層的體味了軍閥翻雲覆雨的鬼蜮伎倆，我把隊伍撤回信陽，在飢困線上徘徊着，此時不但全旅官兵餉項無着，連吃食的也十分艱難了，官兵每日兩餐，只用鹽水佐食着雜糧與粗糲，他們雖然都沒有怨言，但我心裏的痛苦爲如何？此時期我曾經憤然辭職，然終以全旅官兵的挽留，與　中山先生來書的勉勵，仍不能不勉強肩起重任，在困苦中繼續掙扎奮鬪。

軍中功課和操練，仍照常進行着，此時我編了十六混成旅練兵紀實一書，共分訓練、裝械、校閱　比賽、講演、考績、獎懲、撫卹、教導隊、軍佐隊、官佐體操團、讀書、運動會、售品所、目兵存款辦法、青年會、新劇團、工廠、學校，規則等二十卷，把我們多年來訓練教育的一些實况與成績忠實的記載出來，以問國人，軍工築路的事也推行着，信陽的街道多泥土，崎嶇難行，我令士兵把他翻修一過，從河灘裏運來沙子鋪墊，墊的二寸多厚，道旁栽植許多柳樹，冬季

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發葉，後來有人告訴我說那些樹多已長大成林，百姓們名為「馮公柳」。信陽有幾處教會，有名的牧師為朱浩然，熱心公益，長於講演，並開着商店，生意頗好，也有外國牧師，我們常常往還。

第二十八章 督陝

直皖戰爭造成了直系軍閥炙手可熱的權勢，屬於皖系的官兒們都不得不隨着他們首領段芝泉先生的失敗而一一下台。陝西督軍陳樹藩雖爲陝南人，但係段的學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時亦被撤職，改任二十師師長閻煥章先生繼任。但陳樹藩擁兵自衞，抗不交代。中央即授命於閻，令帶他自己的第二十師，吳新田的第七師及我們第十六混成旅入陝，（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駐潼關）預備武力接收。

命令下來，我們十六混成旅爲先頭部隊，由澠池陝州逕入潼關，（第七師走荆紫關經鄂入陝，二十師在最後）這條路，在民國三年剿白狼時我們曾經走過，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們軍紀好，住帳棚或廟宇，決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鷄犬不驚，很得人民的歡喜。我曾做「靑山」一詩，紀念這次的行軍。

在路上，接到駐邠州陝軍郭金榜送給我的祕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陝北的一個富農，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莊子上經過，他迫於威勢，特預備酒飯招待他們。官府抓住這事，說他通匪，以爲訛詐他的藉口，一次訛詐剛了，又來第二次官司，這樣

接連不斷的鬧了幾年，他的幾頃地傾蕩無餘，遂憤而真的入夥當了土匪。日長年久，他慢慢混做首領，由數百人擴充到數千人。到陳樹藩為陝督時，他已聲名赫赫，成為大股；陳沒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編，令駐邠州。郭金榜有一朋友與我相識，因這朋友的關係，他對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陝，派專人給我送了這個秘密文件，把陳樹藩部隊的駐在地和人數虛實，一一向我說明，並表示願聽我的命令，決不受陳樹藩的指使。

那秘密文件是一捲毛頭紙，裏面夾藏一張白紙。那白紙看去並無字跡。代表告訴我說，這是用黑礬寫的，須以五棓子泡水浸洗，始顯字跡。我如法泡製，果然清清楚楚的顯出字跡來。我也用黑礬寫成一信，打發這個代表回了邠州。

此時潼關以內的軍隊很是龐雜：陳樹藩本人擁有五旅之衆，但大都貌合神離，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個；真正肯為他效命的，也不過四五千人罷了，再一部分隊伍，就是劉鎮華的鎮嵩軍，劉是河南鞏縣人，此時任陝西省長，他所統帶的這隊伍，本是盤據嵩山的匪首王天縱的部下，民元時由袁世凱收編，號稱一萬人，實際不過五六千人而已。劉省長此時態度首鼠兩端，對陳樹藩說必相助到底，對中央則說絕對服從，欲藉此以從中取巧。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隊，胡部駐三原一帶，部屬有鄧寶珊、李紀才、岳維峻等，都是慷慨義氣，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朋友，時與吳佩孚接洽，其部隊改編為暫編第一師。于先生為國民

黨；直系擬給予總統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顧問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爲籠絡。于說錢我見過的；什麼文虎章，你妻姪小舅子都給、狗也給、猫也給，我看的不值半文錢，都拒絕不受。但同時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誤會，致信筆伐，使于先生對陝局態度消極，什麼事也不肯幹了。

潼關內的情形是這樣，我的部隊遂無阻攔的進了潼關。

我們既入潼關，即倚山搭蓋帳棚暫住。我由豫出發時，以劉郁芬留守爲後隊，令補充連長楊治清在觀音堂負看守笨重器械之責。楊平日很守規矩，但離了大隊，忽有跳牆誘姦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長告發，劉郁芬即予逮捕。並錄口供，報告前來，請示懲處辦法　我因國有國法，軍有軍紀，不能寬容庇護，審問時召集全體官兵講話，即予槍決。當時有人勸我不要如此辦，說怕外面人知道，壞了我們軍隊的名譽。我說不然，公過和私過不同，私過只及己身，可糾正了事；公過則妨及團體，社會和國家，若姑息，則養奸，以後再也不能講究什麼紀律和軍法了。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們部隊中出的醜事，且讓人民知道我對這醜事是怎麼辦的。楊臨刑時，我問他有什麼心願，儘可交代給我，楊說：「我有兩個兄弟。」他的二弟名治貴，本在我軍中，即升爲營長，後來升爲團長；他的三弟名治全，時年尙幼，我把他找來，供給入校讀書，直至南京中央大學畢業。

不久，閻相文先生亦到了潼關。一天，陳樹藩和劉鎮華派了代表來陳說利害，阻止他前進。

閻回答說：「我是奉命而來，不能擅自後退。」於是議定進攻的計劃。當時分兵三路：第二十師走潼關至長安的大路，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荔以北渭河南岸為右路；我們十六混成旅則走大路以南南山山脈，為左路——三路向西挺進。我們全旅編為三縱隊：李鳴鐘為右翼縱隊，與第四混成旅取聯絡；張之江為左翼縱隊，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為困難；張維璽為中央縱隊，我自己親統此隊，重兵器亦隨同行進。走了三天，第一隊到達臨潼，先敗陳樹藩部姜宏謨於楊虢鎮，第二隊敗陳軍於灞橋，第三隊敗陳部姚振乾於蒲楊鎮。

右翼縱隊在韓信塚以東即與陳軍開火，激戰之後，陳軍被迫退入西安城內，我們即架砲向城內督軍署轟擊，數砲之後，城內便送來信，說陳樹藩已退咸陽，同時，劉鎮華亦出來，歡迎閻督軍入長安城。

陳樹藩部西退後，復被追擊，潰不成軍，除一部分歸胡笠僧收編外，其餘都退逃南山山中，幾天後，吳新田來到，以其第七師駐藍田，我們部隊駐屯咸陽。此時閻督軍電致曹，說十六混成旅訓練如何好，紀律如何好，戰鬭力如何強，在此次戰役中功勛又如何，請將我們部隊改編為師。連打兩次電報，均未覆；三次四次無回話。閻督不肯罷休，直打了八九次電報，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為第十一師，（抵作李星閣師）但附有不加餉不加槍的兩個條件，僅給一個空名。——這便是我們在此次戰役中所得的獎勵。

當時我將部隊編兩個旅；四個步兵團。以張之江李鳴鐘充任旅長、宋哲元、劉郁芬、張維璽、孫良誠為團長，鹿鍾麟為砲兵團長，張樹聲為騎兵團長，王學智為工兵營長，陳萬青為輜重營長，原任參謀長劉驥被閻督軍要去任為督軍署軍務科長，乃改任門致中為參謀長。

此次入陝戰役中，有幾點經驗很値得提出來說說：

一、只有眞正作戰始是將領精神與修養的試金石，那種修養不到，精神不及的將領，每至疲乏困苦之時，往往勉強服從；不能以勇猛向前，銳氣執行命令，完成任務。此次第一隊將領即有不能任勞苦忍缺乏之嫌，部屬仍持銳氣，將領却先垂頭喪氣起來。使部屬生輕視之心，而與之大鬧意見。（三營營長谷良友不服從李鳴鐘調度），餓死不作一聲的要數張之江。

二、將領不可徒恃勇猛，必須明白戰略戰術，李鳴鐘以其第三營谷良友殿後為預備隊，谷因對李無信心，不肯服從，即擅自衝至前方，擊退敵人，（這是很危險的，若等到調預備隊上來時，預備隊已打了，那如何辦？）事後團長責營長不服從命令，而營長則恃功與之爭吵。我派參謀調查眞像後，即將營長暫時撤差。

三、埋伏抄襲當機動神速，一分鐘也不可錯過：負此任務的隊伍，又必須有獨立作戰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隨機應變，）否則難以奏功。當陳軍退入西安城後，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潰退。乃派陳毓耀帶手槍隊一百名赴城西田溝中埋伏截擊。不想陳毓耀到遲了十分鐘，陳部大

隊已過，僅與其衛兵遭遇，打了一陣，只繳下五六十枝槍。其實陳部猶未過完，而陳毓耀離不開娘，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連忙率隊轉回，使戰果大減。陳毓耀回頭到小雁塔去駐。（民三時我們曾住此）不料那時敵軍　兵團團長姜宏謨方由韓信塚敗退，率殘部已駐此，門上設着崗兵，見陳毓耀至，問是何人，陳問他是何人。陳時只帶兩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後面全隊都上來？」姜兵聞而大恐，越牆而逃　苟不然者，陳毓耀必吃大虧，此亦魯莽失着之處。

四、作戰必須處處周到，尤須有科學知識，常以一個小漏洞，而受極大影響。我們既已入城，派人偷聽電話，陳軍未將城中電話線割斷，他們在電話中說的話，都被我們聽見（一邊說：「你是那裏呀？」「我是咸陽！」「你知道督軍來了嗎？」「知道了。」「你知道敵人追上來了嗎？」「知道了。」「你們快派劉旅長抵一抵！」「劉旅長沒了人，不能幹了！」「那就派馬旅長。」「馬旅長剛剛過河，人也沒吃飯，疲倦死了，實在沒辦法了！」）我以此詳悉敵情，派人尾隨猛擊，陳軍多被繳械，（有劉旅長志願投誠）獲三八式步槍數百枝，日本造新式陸砲四門。（以往皆滬造山砲）

五、將領當勇猛與謹慎兼備，拿住分寸。若過於謹慎，必難成大功。此次第一團第一營追擊敵兵，即以過於謹慎，而所獲不多。蓋那時陳軍潰亂，士無鬪志，若果大胆的追擊前去，決不止繳獲那數百枝槍的。

六、孫子十三行軍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這是經驗之談，行軍時必當提防。此次我率第三隊行至中途，見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發大水，乃急忙渡河。隊伍剛過完，洪水已汜濫而至。若是稍有躭擱，不是不得渡過河去，就會全團人葬身魚腹矣。

七、從外國買來的彈藥不可深恃。我們砲兵此次攻城，砲彈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後，一外國教友請我吃飯，我親眼看見他陳列着兩個未爆炸的砲彈在客廳裏，就是我們在入城前射進來的砲彈。

八、料敵須果決，不可猶豫輕聽。當陳樹藩退却時，有一服裝闊綽，自稱青海代表的人謂有秘密要事面告閻督軍。閻召見，他報告陳樹藩已親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過來。閻督軍甚驚慌，謂我曰：「煥章！你看怎麼辦？」我看明白陳軍的頹勢，料他已無力再舉，我即說：「這是陳要退兵，怕我們追擊的詭計，請將報信者扣押起來。」後來一探聽，陳軍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觀外貌，徒聽言語，唯眞正做事始可驗其爲人。我們入潼關時，派參謀處副官劉明山經由西安到鳳翔給第十五混成旅管寶齋送信，他先自告奮勇，滿口答允：到動身時，他又磕頭央求，不敢前去。劉平時最會說好聽的話，因此頗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儒怯！我即將他開缺。

這一次的戰事，推原禍始，劉氏實不能辭其咎，當閻相文先生督陝的命令發表後，劉一面佯

爲服從中央，一面却挑撥陳樹藩擁兵抗命，陳樹藩不知道他兩面取巧的詭計，見劉爲他撑腰，卽有恃無恐，眞的幹了起來，其實若是劉向他說明自己服從中央的態度，陳樹藩是絕對不敢抗命的。及至陳樹藩兵敗南退，劉知將陳之手槍隊和重砲全部繳收，開城歡迎閻督，他依然做了省長。

劉爲人如此；此時閻督到任，他一面對洛吳盡力巴結，一面卽以種種手段與閻督刁難。

閻雖擔着陝督的虛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勢力範圍，秦嶺以內爲陳樹藩殘部所盤踞，尙有其他雜牌軍隊則盤踞秦嶺以西。陝督所轄者實際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嶺之間，寬闊不過六十里的一塊狹長地區。在這樣一塊小小的轄境內。却要給養幾師的駐軍：卽第二十師，第六師，第四混成旅，鎭嵩軍及我們的第十一師。外加胡笠僧還不時向閻督要械彈要給養。此外，當閻督未入陝時，曹仲三吳佩孚將所謂顧問參議諮議八百多人一股腦兒塞給了他，要他帶在任上，與以相當安插，閻到任後，這八百「顧」，「參」，「諮」，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閻要官要錢。那時督署中每天要開五十桌酒席，以應酬他們，若以每桌十元計，謹此一項，每天就需五百元。若是取消此項應酬，勢必得罪這八百大人先生，亦卽得罪了曹吳；若不取消，則數萬人的軍食尙且不能維持，那有力量供應他們？

此時陝西下了兩個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關的大道也阻隔不通，運輸既斷絕，什麽也辦不來。而劉袖手旁觀，不肯出一點力，拿一文錢，當閻督剛到任時，劉不知閻是怎樣的人，很有

些毀懼之心，曾百般的向閻督買好。那時告訴閻督，說他留有數百萬兩的烟土，以此供應軍食，可保無虞。那知相處日久，摸清了閻督的性情，看着閻督不大說話，是個厚道省事的人。劉即漸漸改變態度。第二次問他烟土的事時，他就說祇有五十萬兩；到後，又說祇有十萬兩了。閻連忙派人查數，劉又說：「烟土有是有一點，現在尙未收來，將來收齊，也不過二三萬兩吧了！」那時閻督處在那樣的境地，而劉竟這樣的刁難他，作弄他。

閻督軍陷入無邊的愁城之中，心裏不能一刻舒展，又無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顧」，「參」，「諮」，還對他種種不能滿意，每天閒着沒事，就揑造許多流言，向曹吳報告，百般的搗鬼。

那時吳佩孚到了漢口，正要進攻宜昌，與川軍起釁。時陝西有郭堅部隊駐鳳翔，打着靖國軍的招牌，在地方上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甚至十二三歲的少女，亦被其部屬所姦淫。鳳翔本不是貧瘠的地方，因爲他的部隊盤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紛紛到省裏告發，原先劉鎮華和奉軍等亦曾打過他，而無可如何。閻到任後，吳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與他有過接洽。郭堅拿着這個藉口親自到省城來，向閻督軍要東西，要子彈六十萬發，要槍械五六百枝。

他在省城住一張某家，成天恣情胡鬧。他帶有許多馬弁和衞士，即叫來一百多妓女，在張家樓上恣意宣淫：大家都脫得精光，他自己在旁邊看着作指揮，喊口令道：「放排槍，齊放！」如

此取鬧，簡直禽獸不如。閻督軍因他過於荒唐，無可理喻，便召集吳新田，閻智堂和我商議，思乘此辦掉他，爲國家人民除一大害。閻督軍當下給我一個手諭，決定第二天在西關軍官學校設席，請他吃飯，就宴席上把他解決。

那天郭堅到後，客人尚未到齊——祇到張某和劉驥等——預先埋伏的一連人，以無經驗，急着自牆上探頭擠看，竟把一座飄牆擠倒。郭堅的衛士有二三十人，都帶着槍，槍上插有刺刀，此時看見情形不對，便實行衛護；郭堅本人也掏出了手槍。在此緊急關頭，我急忙上前一把將郭堅抓住，手槍隊亦蠭擁上來，將郭之衛士繳械。劉驥和張某事先均不知情。張逃至門口，崗兵以爲是郭堅，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報告我說，外間又拿住一郭堅。我跑去看明，他說：「我未作虧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過交友不慎，並無何罪惡，即一笑釋放之。劉驥跳牆而竄，把腿摔傷，疼了多日方好。

郭堅被捕之後，先把閻督軍命令拿出來向他誦讀一遍，而後執行槍決。臨刑時，百姓們人山人海的圍着，無不稱快，槍決之後，暴屍於新城，百姓帶着香紙對天叩頭，痛哭着指尸大罵，說：你把我們害得入了地獄，這次可天睜開眼睛了！又盛誇閻督爲民除害。此事實爲閻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堅辦後不久，吳佩孚又不知聽了誰的什麼報告，忽從漢口致電閻督，責備他不負責任云

云，措詞極爲難聽，在這以前，閻督聽說有人在曹吳跟前告發他濫用安福系人員等十五條罪狀，本已非常難過，此時又無緣無故受吳這樣一頓橫蠻的責罵，越發懊惱難言。他接這電報時，我們都在旁邊，我看見他流着眼淚，無言的祇是嘆氣。我們勸解了一會，他也沒什麼話說。時已天晚，我卽轉返咸陽。那知第二天黎明時候，忽接到電話，說閻督昨夜喝了大煙，命已垂危；不多時，又接到電話，說閻督已經去世了。

我和吳新田閻智堂三人同去看喪，見床前擺着一大缸子鴉片，已喫去三寸多。又在他腰裏發見一張遺囑，說他決未妄殺人命，當也不能任意安插那八百位官兒，他也不能坐視四五師人枵腹等死，縷說種種苦衷，忠國愛民之意，溢於字裏行間，令人看着。生無限感慨。

閻督軍死後沒幾天，我卽接到署理陝西督軍的命令。在此艱難困苦，錯綜複雜的局面下，叫我來挑誰也不願挑的這個重擔，實在叫我哭笑不得。當時我曾作了一首丘八詩，以抒此時心情，大致說：這樣的陞遷，當看做撤差；但我必盡力以赴，以報國家與人民。當時督署以陳勵丞爲祕書長，劉驥爲參謀長，石敬亭爲軍務科長，賈玉璋爲軍需科長，鄧哲熙爲軍法科長。

最先要解決的就是督軍署房子的問題。第一，舊督軍署深宅大院，重門疊戶，屋上蓋着琉璃瓦，派頭太大。滿清庚子之變，皇帝和西太后逃到西安，曾以此地爲行宮，那種腐朽的封建氣味，一直保持至今，我看着極不自在；二則閻督軍爲人忠厚篤實，和我交誼甚深，他在任上慘

死，我一到他住過的地方，卽思其爲人，往往使我淚下，因此不忍再在那兒居住；第三舊督署與軍隊駐屯地相距太遠，與民衆亦很隔絕，我若堂哉皇哉的住了進去，不但不能與官兵常在一起，與民衆亦不容易接近。那是算做的什麽督軍？算得什麽地方親民之官？爲這三個原因，我看中了城東北角皇城（又稱新城）的舊址。那兒自鼓樓起，一邊到東門，一邊到北門爲止，有廣大的空地。那原有明朝所建的皇城，滿清時稱爲滿城，以四分之三居滿人，四分之一居蒙人。滿人入關時到處慘殺漢人，及統治中國，對漢人又百般壓迫凌辱，陝人性格素稱剛直，所謂關中豪傑者卽是，他們把這種仇恨記在心裏，到民元清廷推翻，卽把皇城中的滿人殺得鷄犬不留，房子也燒成一片焦土。至今仍是遍地瓦礫。我決定選擇這塊空地，爲駐兵之所。卽在此動工建築新督署。

我的辦法是將舊督署中幾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築的甎木材料悉取用於此，工人則動員官兵們自任之，僅僱了兩個泥瓦匠從事指導，除去買釘子繩索等項而外，並沒有買什麽材料。我自己爲大工頭，衞隊營長張自忠爲二工頭，我們親自推着小車搬運甎。兩個月內卽蓋成二百間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間爲客廳及督署。兩邊爲各科辦公室。看去一如營房，極不美觀，但是光線，空氣都好，地上又乾燥，極是合用。總共祇花五千元，是用的一個盜買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罰款，並不是由省庫中支取的。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誤會，上海一家報紙竟大登特登，說我在陝大興土木，動用省庫二百多萬云云。我初見到時，很是驚愕，後來我知道是人家惡

意造謠。也就一笑罷了。

那時住陝的中央軍隊，仍是第七師，二十師，鎮嵩軍，第四混成旅及我們的第十一師，共四師一旅，這數萬弟兄們，因給養短缺，實在太苦了。我接事後，總想辦些東西，看看他們，以示慰問之意。此事向劉說過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說二三回，他以爲這是額外開銷，先不肯答允，後來答允了，又不肯照辦 費一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願。不過每兵各贈一雙鞋，一雙襪，一條手巾，一塊肥皂而已 我拿着這點禮物去看他們，同他們談談，兩方都感到歡喜。兵們太困苦了，這些日用必需的東西，都是買不起的。而劉不把兵們的事當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我說這簡直是打官話，你連小恩小惠都不給，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曹吳所介紹的八百「顧」，「參」，「諮」，向閻督軍要官要錢，稍有不遂願處，即大發脾氣，並致電給曹吳造謠中傷。曹吳即信他們之言，來電相責。閻是老實人，把他們無可奈何，終於迫到自殺，我因陝西地方太窮，實在容不下他們這許多人；縱使容得下，我也要選用能者賢者，決不敢借重這些大人先生。我也不能像閻督軍那麼厚道，大煙是不肯吸的。我有我的辦法！即快刀斬亂蔴，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我規定顧問每人送盤費四十元，參議每人三十元，諮議每人二十元。無論如何，要省長籌出此款，令參謀處參謀王鎮淮負責辦理，把他們一一打發，那八百位先生領了錢，一路走着，一路大罵。又沿途販賣煙土，無惡不作。見了曹吳，又造作謠言

說我在任，用的都是革命黨和基督徒，此外一律排斥。後來吳佩孚對我惡感日深，此亦原因之一。我想我爲國家，爲陝西地方措此善舉，無論你們挑撥亦好，咒罵亦好，我都甘心樂意，一點都不在乎。

陝局糜爛已久，短期內是無法整理妥善的。我接任後，所轄地面，仍不過渭水以南秦嶺以北的十餘個縣治，其餘地方，盤踞的都是不聽省令各行其是的雜牌隊伍。這些雜牌隊伍一日不清除，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所以我整理陝局，在可能範圍內，先從統一軍政着手。

這些部隊中，勢力最大的要算胡笠僧的部隊。他原是于右任先生靖國軍的主力，其中有李虎城、鄧寶珊、岳西峯等都是很好的將領，爲當時的革命團體，他們的結合，主要的還是一種任俠好義的精神。那時胡笠僧來信給我，說我祇要能帶着他們救國衞民，任何辦法，都樂意接受。我即把他的軍隊改編爲陝軍第一師。此時若想立刻以軍紀範圍之，自屬非易。所以我對他們的部隊，抱一不管的態度。但他們要求我幫忙時，我必盡力之所能以助之　我深知我自己的短處，即是不會聯絡，不會應酬敷衍，不會以種種虛僞手段收買其心。但我也有一點自信之處，即是眞的愛國愛民，眞的在脚踏實地的苦幹，這一點就使他們受到影響。後來他們亦用我的方法來整飭部隊，軍風紀和戰鬬力日漸進步。至出潼關的時候他們出了很大的力量。

其次就是盤踞漢中的陳樹藩殘部，數目相當多，各行其是，簡直無法整頓，因發表七師師長

吳新田爲陝南鎭守使，畀以剿撫之責。自閻督死後，吳新田和閻智堂受了劉的拉籠，他們三個人已連成一起。三個人成天在一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席之後，繼以打牌玩妓，任心所欲，祇是迴避着我，因爲在我處，每餐都喝小米粥，棒子麵餅。那時兵們給養窘絀，我這已嫌吃的太好，我們吃飯時，總要讀一段書，而後講一番話。座間除談公事而外，祇談些如何愛民，如何施政，如何練兵的道理。他聽着我的話，想必如刀子軋心似的難過，一走出去就詛罵我，說是甯願死，也不和我一塊兒吃飯。原來他認爲他已經應當享受，爲享福才做官，像我這般，就是委屈的不能忍受了。於是，他們和劉日近，和我日遠。三個人除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夥兒販賣烟土，一運數百萬兩，騾馱子絡繹於道。

吳新田卽決定赴陝南，我費了許多力氣，替他籌備了十萬元的開拔費，臨出發時，我爲他餞行。那時薛子良爲長安縣長，辦了一個土產展覽會，自農具以至刺繡皆被搜羅。其中有本地天主堂神父所種的美國蘋果，贈了我六七個，肉厚三四寸，如普通茶壺那麼大，我捨不得吃，心想這果子多好，應當大大的提倡栽種才好。吳新田走時，我卽將這蘋果送他一枚，我很誠懇的對他說：

「蘋果，蘋果！祝您一路平安，順利的完成您的任務！」

「督軍眞是愛護我。」他很感動似的說道：「不知督軍還有什麼話，還請您盡量的指教我。」

我想了一想，就說：「您陸大畢業，是國家難得的人材。國家希望您甚是殷切，朋友們也殷殷的望着您。望您此去，拿出才能，眞正爲國家人民做一番事。但要辦事精力充沛，必須身體健旺。希望您念我這一番誠意，能把大煙設法戒掉。那不祇爲您自己好，國家和人民也必受莫大的惠益。

他聽了我這番話，當時還好好的答應着，我也沒在意。那知就這幾句話，竟把他得罪了，背過臉，即把我痛駡，說：「什麼玩意兒！我祇要把公事辦好就行了，管得老子這些事！」到任以後，漸漸對鴉片更是沉溺，到後來終天臥在床上，守着煙燈，放下帳子，日夜的噴雲吐霧，甚至整月不下床沿，吃飯拉屎亦在床上行之。什麼事也被荒廢了。段芝泉先生的得意弟子，竟是這般的糟糕！

却說我一面派第七師進攻陝南，一面又致電駐在寧羌的王鴻恩部牽掣陳樹藩的後方。十一月吳新田開始進攻，先後克服秦嶺，黃牛鋪，鳳縣，留壩，洋縣，沔縣等地，十二月初頭始進佔漢中。陳樹藩隻身逃往上海，他的殘部退入四川，潰散殆盡，這一件抗命的公案，至此始告結束。

陝局表面上雖告統一，但南北兩鎮守使都不免外示恭順，陰懷異志。省府勢力所及，仍不出西安附近的那十餘個縣治。這個狹小的地盤，以往不過駐守一旅之衆，此時却還是要給養四師一

旅的糧餉。那些部隊，大般都是紀律廢弛，又加首領繁多，內幕複雜，想加以認眞訓練，連集合點名，他們也不同意。他們所斤斤計較者，就是糧餉，大都虛報人數，一千報成兩千，三千報作五千，有的號稱一旅，實際還不滿兩千人。軍隊的督導既如此困難，而財政上又無法籌措，所轄十餘縣的稅收，數目小的可憐，而民國十年十一年的地稅又早已被陳樹藩刮去一半，地方上無款可籌，中央也是不管。財政廳是握在省長手中，對我什麼也不理會。當時窘困之狀，實非言語所可盡述。

我漸漸明白督軍的種種困難。主要的癥結所在，即在劉的把持刁難，他身綰民財兩政，但民瘼既不正眼一看，軍餉又不籌一文。我還決心要捋一下虎鬚。那時各軍不但餉項無着，連吃的也難維持。我將營長以上將領召集講話，把省長的做法都說了出來。當時打電話給省長，說你若仍是袖手旁觀，那我們這些人只有全到省長公署裏去吃飯。省長至今方始着急，把他已經發表的財政廳長撤職，請我另外委派。我即請薛秀清老先生任之。薛為長安老舉人，經商多年，對於地方上既熟悉，又極得人民的信仰，人人都知道他是正人君子，決不欺騙舞弊的。那時陝西銀行紙幣，每元只值二角，薛先生一上台，立刻漲至四毛，繼又由四毛五分漲至六角。舊有的積弊也被他洗除一淨，選賢用能，關係如此之大。

其次我即下令禁種鴉片。我認為這是害民禍國和滅亡種族的毒根，不管陝西的財政收入怎樣

仰仗煙稅，我必欲禁之而後安心。當時即召集省長各廳長科長會議，商談多時，沒有辦法。省長說，目前只有兩條路子：一是種烟，一是兵變。因為若要禁種烟土，則餉項無着；餉項無着，必激起兵變。這兩條路任我選擇一條。薛廳長等亦均持此意見。我說：

「我在這裏為地方官，還能看着民間種大煙嗎？眞的餓死也是可以的，鴉片却非禁種不可！你們若定要種，請先用手槍把我打死！」

這個會議即無結果而散，次日薛子良來見我，他這時經理稅務及禁煙所的事。他也是說若不開放煙禁，則財政沒有辦法的一套。我和他說：

「你去告訴省長。請他把我打死，我一日不死，禁種的事即一日不放手！」

因又商議，要在禁煙與兵變的兩條路之中，想一折中的通融辦法。我就提出裁兵的主張。但劉鎮華和吳新田都堅不同意。左右都辦不通，因決定權宜辦法：第一、指定一二縣為種煙區域，限期禁絕，此外的地方一律禁種；第二、盡可能的實行裁兵。後來劉將其一部分隊伍交其弟老五整頓。老五確能做事，經他一整頓，軍紀即大大不同，及劉將兵柄完全交給了老五，情形更好了些。

陝西是有名的產煙之區。陳樹藩為督軍的時代，民間種煙尤盛。這些業經收割的煙土，只有容許商民向外轉運，煙土出口，原先稅率是每兩一角，我一則是寓禁於徵，一則為彌補軍餉，因

加稅每兩二角，但是劉和他的鎮嵩軍不但自己販運，而且包庇煙商走私。他同洛吳勾結，煙土出口，多走紫荊關經老河口，煙商有走長潼大道者，亦均派其鎮嵩軍保護，拒不納稅。那時我在潼關設卡，派劉郁芬團駐守收稅。一次，劉有十萬兩煙土經過此地，劉郁芬派人稽查，不讓查；令其照章上稅，亦拒絕。當以電話問我處置辦法。我告訴他說：「你先好好的說，若眞不行，就武力對付。四師一旅的人不能不吃飯，你只管執行規章！」直鬧到了動武，方才納了兩萬元的稅，此後就專走荊紫關一路，再也不走潼關了。

鎮嵩軍不但包庇販煙，在省城，也常常搶掠民家。這種搶案屢見不鮮，我接督篆不久，即出一案。一天夜間，督軍署前大街南首一煙商家，有幾個人闖進來，聲言買土，入了店堂，忽出手槍相挾，結果把櫃撬開，搶去了數百兩煙土。這事發生，即召集城防司令張治公和軍法處長鄧哲熙等前來，我說：

「我們的責任是維持治安，保護人民，現在甚至省城內，督軍署前，也出了搶案，我們拿什麼臉面去對人民？你們要一定在三天之內破案，否則，你們來受審判！我自己的罪也是不可饒恕的，現我先受應得的處分。」

於是我把自己的兩脚帶上脚鐐，告訴他們，幾時拿獲人犯，我幾時才脫刑具。他們央告了半天，也無效果，只有慌着分頭嚴查。當天晚上即把人賊捕獲。鄧哲熙送來兩個匪犯的口供，知道

都是鎮嵩軍的士兵。不由分說，即綁至被搶者門首執行槍決。此事辦後，人心一
也乖巧多了。我說什麼，劉就不像以往那樣的藐視，他對人嘆氣說：

「遇到馮某人，我眞算倒了霉了！」

然而他仍得意洋洋的，一點羞愧的意思都沒有。

過了不久，又出一離奇的事。一日晚間九時光景，我們手槍隊在外巡邏，
餘個百姓，手裏拿着烙餅，一邊急走，一邊挨家挨戶打門，告訴各家，說督軍
十張，趕忙往西逃去，要趕快，不遵從者定予槍決。霎時之間，家家戶戶都忙
十里。後來巡邏的人抓着他們查問，那些百姓也莫明其妙。第二天打聽，說是
傳來，直至咸陽，都是如此。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麼妖孽，後來我恍然了，我
根由的，其意義就是造謠惑衆，以其鬼蜮伎倆，和我搗亂。

我在此處境下，一面積極整飭政務，一面仍努力訓練部隊。我在新督署住
加緊學術兩科功課，未嘗一日懈怠。使全體官兵每時每刻都有應付非常局面的
設，亦在力量所許的範圍內努力進行着。自潼關到西安的一條大道，敗壞不堪
行。天雨時尤泥深二三尺，無法舉步，使交通完全阻隔。我因令部隊從事修
役，不久即把這條重要的大道修的堅固平坦，兩邊遍種楊樹柳樹，可惜後來無

塲了。其次，自西安至咸陽必經渭河。那河水漲時有一里多闊，水落時也有半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種笨拙的木船，日長月遠，都用的腐壞漏水了，我因造了幾艘渡船，以利行旅，歷來這些都沒人管。因爲中國有句俗話做叫：「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我旣在皇城舊址修造新督署，復盡力之所及改造路政，於是人家都譏笑我做傻子了。

實業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個門外漢。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範圍提倡之。我屢次召集當地各界的領袖談話，鼓勵他們改良現狀，發展將來；凡我力之所能，必從旁輔助之。那時陝西學校都貧困難支，我將督署公費的一半擴充各校的經費，雖然杯水車薪，然而與必要設備，和優良教師的增加上也不無小補，各校學生我最喜與之接近。常常集合起來，把我所見所感的進德修身的道理，累舉實例，談給他們聽，我以爲學識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養尤爲不可漠視。學識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則又往往爲惡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學貫中西的人物，但結果却都做賣國害民的事。又，青年學生處境簡單，意志未經磨練，往往在學校時正直不苟，熱血精誠。可是一置身社會，在洶濤駭浪中浮沉數年，便意氣消盡，同流合汚。這是我多年來看的最多，見的最深的一事。我常反覆言之，使他們知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學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紳，我和他們立下深厚的友誼；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學養，亦所以收「廣徵博採」之用。那時陝西人望所歸者，爲二李，二郭，二宋，還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舉人。所謂

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們的學問都是最切實際最能實用的，决非空浮迂闊者可比。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時爲陝西省長的宋聯魁先生，品學皆高，爲人尤澹泊，還有一位，地方上稱做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歲，民國十八年時還以他老練筆法，畫了八幅可珍貴的畫贈我。此外還有董浦二位牧師；浦牧師，即浦化人先生，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熱誠樸實，最愛眞理；民國十六年遊俄歸國。思想忽然轉變。著有「窮人有福」一書，闡述社會革命的道理，後來在上海被捕。到二十五年我才把他保釋出來。

陝西昔有李二曲先生，爲一代大儒，最爲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蓋一亭，懸其像片於其中，每請名人講演，即於此亭前舉行。我曾想爲他立祠以爲永久紀念，可惜終未如願。後來我離開陝西，此亭即被拆毀

陝西著名的河流爲渭水，涇水，長安東門外有一灞水。山以鳳嶺、秦嶺、太白爲最有名。這些古老的山水間，常有外人足跡。一天美國亞洲古物調查團的領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國鑛師高士林到終南山打獵，獵獲兩隻野牛，回到長安見我。那時新督署尙未落成，即在我住的帳棚內會見他們。談了幾句，我問他們到終南山行獵。曾和誰關照過，領到許可證沒有。他們却很率然的答說：他們打的是無主的野牛，所以用不着通知任何人。我覺得這事應該教訓教訓他們，告訴他們說：

「終南山是陝西的轄地，野牛是我國領土內的東西，怎麼會是無主呢？你們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行獵，就是犯法的行為，你們知道麼？」

他們說：「我們此次到陝西，貴國外交部發給的護照上，明明寫着準許攜帶獵槍字樣，可見得我們行獵已蒙貴國政府的准許，怎麼會是私自行獵呢？」

我說：「准許你們攜帶獵槍，就是准許你們行獵麼？若是准許你們攜帶手槍，那你們豈不要在中國境內隨便殺人了麼？」

兩人之中，高士林最爲強橫。此時那位美國人安德思自知理屈，已經默默無言。英人高士林却仍強辯，他說道：

「我在中國已經十五年，所到的地方從來沒有不准許打獵的！再說，中國的法律上也沒不准許外人在境內打獵的條文。」

我問他道：「中國法律上沒有不准許外人行獵的條文，難道又具有准許外人行獵的條文嗎？你十五年沒有遇到過官府禁止你行獵，那是他們睡着了，現在我爲陝西的地方官，我却沒有睡着：我負有國家人民交託的保土維權之責，我就非禁止你不可！」

安德思看見情勢不佳。連忙向我認過謝非，但高士林仍是不肯屈服，嘵嘵不休地狡辯着，簡直不可理喻。我站起來，大聲喝道：

「別的話都不必說，我現在要你負賠償之責！否則決不放你出這道門！」

他問如何賠償。我說你把我們的活牛打死，現在就要你們把牠們弄活，送回終南山去，否則一定不放你們走開。安德思知道鬧僵，把高拉到一邊，低聲說了半晌，高才軟了下來，兩個人說，他們行獵，自當邀我准許的，只因他們來時，正值我忙軍事，所以未及通知，這的確是他們的過錯，現在野牛已經打死，沒法弄活賠償了，只有請我饒恕他們這一次，以後再不蹈犯就是了。我笑道：

「你們知道這麼說，早不就完了嗎？為什麼不服理和法，定要強硬相待，才肯軟服呢？試問在你們自己國內容許外人這般胡行胡為嗎？」因告訴他們，這次的事姑念初犯，不予深究了，以後再不許有這樣的行為。說了一頓，才把他們放走。

有一天，我的一位親房嫂子到陝西來找我。在我家窮困時，他曾竭力資助過我的祖母。第一章中，敍及我父親考中武庠時，報子報來喜訊，「我祖母無錢開發，幸賴一位嫂子送了米和雞蛋來，才打發了報子出門，說的便是這位嫂子的事，現在他老人家已經八十多歲了，聽說我已做了陝西督軍，特地帶着她的孫子由家鄉巢縣遠遠的跋涉前來，要我為他的孫子謀一優美的差事，論事情他是我的親族，又是有恩於我家的人，我應當好好償其所願，以報我的私恩，但我知道他的孫子並不是有能力的人，即有能力，我亦當迴避，以免生出弊病。所以我和她說：「你若有什麼

特別困難，我一定設法幫忙。若願意在這住，我可以替您找房子，要是子弟要上學，我也可以籌款供給，可是若要將孩子送在我署中來，鬧個一官半職，那萬萬不可以啊！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能拿着公事來報答私恩，這一點無論如何要原諒我。」我這答覆給了他一個失望，僅僅送了她一些路費，讓她帶她的孫子回籍了事。這以前，有一位堂弟來找我謀事，我送以樹秧數千株，令其回鄉安理本業，永遠不要做非分之想。因此巢縣的鄉親，都不滿意我；又有許多人罵我矯情，罵我故意以此鳴高。關於用人的意見，和重用鄉親本家的病害，在我的書中一再言之了。總之，我寧願叫親戚本家罵我，不能叫全國人民指責我，寧願叫糊塗人罵我，不能叫有知識的明白人譏笑我。那種以公報私的事，我非不能做，實以讀了些書，見了些事理。又受許多朋友們的多年指教，使我不忍以國家大事為徇私情的兒戲耳。

我在陝督任內，最感不合理的一事，就是看公文。每天早晨起來，案子上便擺着二三尺高的「等因奉此」的公文。這些文件表面上堂哉皇哉，其實百分之九十都是無關重要的例行公事。關於批閱公文，向來有兩種辦法：一是交給別人代看，一是自己親看。託人代看，即不能眼到心到手到，不但心裏不能自安，事實上往往會發生病竇，如果親自動手，則自己尚有更重要的責任，那就是管理軍隊，倘終日忙於案牘，把軍隊的事丟到一邊，那算得什麼督軍？我為這事很覺躊躇，結果仍是要發奮自己來看。我努力試驗了幾個月，每天一早起來，即與秘書長陳經綬，參謀

長劉驥，和軍務科長石敬亭四個人同看，直看到晚間七點，還是看不完。看得軍隊的管理與訓練既被荒疏，而於行政上亦未必有所補益。我覺得這種官僚制度，非加以改革不可。其不合理有二：一是叫軍事負責者將其本分之事拋棄，而日勞於案牘；二是叫人耗費精力時間於無關重要的例行公事上面。兩者都是行政制度的大問題，實在不可忽視。

到了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北方的原野上又瀰漫起陰沉的戰雰。原來直皖戰後，奉軍即替代了倒台的皖系地位，與直系漸成對峙的局面。日本帝國主義因其鷹犬皖系既倒，即又拿起奉系，以爲它擾亂中國攫取權利的工具。可憐軍閥們只知自己眼前的一點權勢和利益，那裏想的到國家民族的危險！

奉直兩方開釁的導火線是梁士詒組閣的問題。梁氏組閣是以替奉籌款爲條件，因爲若要直系政府站的住，則非使奉軍不得入關方可。梁既甘心爲奉系效力，奉系即以武力撐其腰，梁士詒的確是位能手，他爲要向日本籌借巨款，獻忠於他的主人奉系軍閥，不惜在華盛頓會時，將山東問題對日讓步；又藉口財政困難。發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債。媚日誤國的行爲層出不窮，設不以斷然手段將他擊倒，則其爲非作惡將不知伊於胡底。醞釀至四月二十八日，所謂第一次奉直戰爭終於在直隸北部爆發了。

梁士詒的行爲是我深所反對的，張作霖倚仗日本撐腰，覥然無恥的要出兵保護他，尤爲所切

衡痛恨。由於這個原因，我卽毅然决心願以全力幫助直系對奉系作戰，當時致電曹吳。說明願意參加討奉的誠意。可是曹吳覆電，却調我坐鎮後方，反將劉部開上前線去。這個調度，使我非常詫異。那時劉的部隊分駐二十餘處　若要集中，至少也得二十多天。曹吳非不知情，何以竟如此決定？原來劉能得曹吳親信，是有原故的：他善於送禮，有奉迎巴結的本領。舉一例言之。當洛吳做五十歲生日時，劉送了八十多把萬民傘（每連一把）和許多金銀古董，而我却本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送了一罐子涼水爲禮。一罐子涼水當然比不過金銀古董，因此我說話就不能生效力了。

但作戰不是兒戲鬼混的事，到了所需要的不是送禮的本領所能滿足時，洛吳終於急電請我出兵了。我既然决心爲國鋤賊，自不能以小事而生意氣，接電之後三小時內，我卽動員部隊向潼關開發。

臨行送一信給胡笠僧，我說我爲參加討伐媚日禍國的張作霖，現在離開陝西了。你若要爭權奪利，可和劉打；若要救國，請你和我同來。及至我到了潼關，胡笠僧的復電來了，他說：

「你放着督軍不幹，要去參加討奉戰爭，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使我敬佩無旣，我不過一個師長而已，打仗也丟不掉的。你旣去討賊，我自願率部追隨在你之後，同向爲國奮鬬的途上邁進！」

第二十九章　督豫

奉軍進攻的部隊共分兩路：東路側重津浦線，取攻勢，張作霖自兼總司令；西路側重京漢線，取守勢，張作相爲總司令。直軍則分三路迎敵：東路以彭壽莘爲司令，與奉軍爭奪津浦線。西路吳佩孚自兼司令，傾全力以爭取保定以北的京漢線。東西兩路之間，以王承斌任司令，爲中路，那時形勢，西路成敗關係全盤戰局，最爲重要，而長辛店戰發，直軍屢次進攻，均不獲利，反使奉軍步步緊逼，戰況激烈，情勢異常吃緊，故吳佩孚不得不改變命令，調我火速出潼關增援。

却說我在陝西接到洛吳發來的急電，叫我們部隊火速集中洛陽，我在三小時內便把隊伍調度完畢，開始出發：因爲我們駐在陝西，日日準備着作戰，毫無過太平年的心意。開拔之前我把陝西的軍政全部交給了劉鎮華，同時召集部隊講話，詳說這次出征的意義，我們不是爲私人權利，而是討伐媚賊賣國的奉系軍閥，救我千瘡百孔的國家，講着話，我抬腿把穿着的一隻布鞋拋擲了兩三丈遠，我說我看督軍的位置，如同這隻敝屣；我們這次參加戰事，完全爲盡我軍人保國愛民的神聖天職，個人的富貴利祿算個狗屁罷了。

走到臨潼，遇着幾個外國朋友，他們問及我們士兵臂章上寫的「害民賊，描準打」字樣的意思，我又把上面的話向他們詳細講解一番，自長安直至潼關，因爲我們早已把路修好，雖非水門士或柏油的路，但一樣平平坦坦，行軍時省鞋襪，省氣力，省車力，省騾力。旣迅速，又順利。到了觀音堂，又接到吳佩孚電報，說他已不能在洛陽候晤，任我爲後方總司令，將後方責任完全交付給我。我知道前方情形已經緊急。那時李鳴鐘一旅走在最前，集合全旅官兵講話後，即以石敬亭爲其輔，令沿站不停，星夜兼程，飛馳前方增援。並叮囑他，第一必須整旅的開上去使用，不可一營一營的增補遞加，致實力分散，第二必須派在側面，方更爲有效力。他們直到良鄉，把我的意思和吳佩孚陳明，李鳴鐘即率領孫良誠，趙席聘兩團和孫連仲的砲兵團繞向奉軍右翼（地在戒台寺附近之大灰廠）抄襲，大破之。這一戰役，在整個戰局中實起有決定作用。

我從觀音堂上火車，到了洛陽，思及此次戰役關係重大。時刻惦念着他們開上前線，是否能夠打上側背，常終夜繞室徬徨，不能自釋，一晚作夢，見院中上水寸許，我和李鳴鐘，孫良誠，孫連仲，張維璽等打着赤脚，在院中淌水，淌完水，坐在凳上談練軍的事，看見他們坐着，不住的搖幌着腿和脚，我怒其太隨便，而他們竟對我笑着，繼而將此夢談給劉菊村聽，戲問是何吉凶，菊村說，無所謂吉凶，只是你對他們過於惦念的緣故，過了兩點鐘，便接到李鳴鐘告捷的電報，同時也接到吳佩孚電告奉軍潰退的消息。於是有人附會，說我作的夢正是喜兆。我为慶這次

戰爭可以迅速地宣告結束；不意河南督軍趙倜竊伺鄭州防務單薄，又聽信奉軍戰勝的謠傳，遂即乘機搗亂後方。命他的弟弟趙傑率兵大舉進攻。於是又爆發了肅清後方的鄭州的戰役。

那時豫督趙倜早有附奉之說，但戰爭發生後，他却派員向洛吳表示絕對服從，願共同剷除媚日誤國的奉系，等到長辛店戰發，直軍有不利之訊，又見駐鄭州的我軍，僅有張之江兩營，王文蔚一團和靳雲鶚一營，勢力極其薄弱，因此觀風轉舵。立刻派趙傑率軍四十營，如疾風暴雨星夜進襲鄭州，以爲奉軍聲應，欲收前後夾攻之功。我在戰事發生的前一天，曾赴鄭州視察防務，看不出一點動靜。可知趙等此次行動實甚祕密。因爲趙部有團長某之太太住在鄭州，和王文蔚的太太同住一個院中，相處得很好。忽那團長派了馬弁來接太太離鄭。說一二日內將襲擊鄭州，團長太太把此話告訴了王太太。王太太告訴了王文蔚，故而我們預先知道了消息。到夜間我剛剛轉回洛陽，便接到趙部已和張之江兩營接觸的消息，靳雲鶚的告急電也如雪片般飛來了。我一方面急調劉郁芬宋哲元兩團東進。迅速策應已經苦戰一晝夜的前方部隊，一方面乘車親赴鄭州前方督戰。兩軍接觸是在二里崗和魏莊一帶，那兒發生了劇烈的爭奪戰，雙方都有很大的傷亡。當劉郁芬宋哲元援軍開到，正在酣戰的時候，不意趙倜的軍務幫辦鮑德全，又率部沿黃河繞襲鄭州，靳雲鶚部彭閑乾團長一戰陣亡，形勢極爲緊張，恰好胡笠僧部鄧寶珊弓富魁李虎臣各團營陸續開到，立刻增調上前迎擊，始把繞攻的鮑部擊潰，

正面的戰事在激烈的進行着。我到前線督戰的時候，敵方的槍彈如急雨似的嘶嘶打來，我調傳建恆向槍彈的來處連轟數砲，敵砲也給我們以猛烈的還擊。兩方激戰甚久，最後，我看出敵勢漸有軟弱的徵象，心想乘機再予以突然衝擊，他們勢必不支潰退了。便把馮治安張自忠帶着學兵連調遣上前，李向寅手槍隊亦同時調上，猛烈衝鋒，這幾支如龍如虎的生力軍往前衝殺，一個中央突破，敵人立刻招架不住，當時像摧枯拉朽一般，打的他們潰亂不復成軍，滿山遍野的逃竄，我即迅速派隊跟蹤追擊，一直追到開封，再沒有遇見頑強的抵抗。

這次戰役，鄧笠僧部隊出力很大。他們器械不全，餉項不足，竟能夠奮鬥參加鬥爭，實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他的部隊平素缺乏訓練，處處脫不掉所謂鄉下氣，作戰時候有許多可笑有趣的幹法，比如那些弟兄們在正在與敵打得熱鬧的時候，一聽到吃飯的軍號，便不顧一切，忽啦一下子全部都退下來喫飯，三口兩口把飯吃完，又一窩蜂的上去廝殺起來。那作風，完全像鄉間農民們在田中收割麥子的情形，眞是令人驚奇。趙倜雖然看不起這般含有原始意味作戰方法的部隊，但在全部戰爭過程中却吃了他們極大的虧苦。

我的參謀長劉驥沉着堅毅的精神，在戰場上充分表現了出來。有一次，我邀他同到前線視察，我們剛一走出村子，敵方的砲彈密集地迎面打來。在我們前面走着一排士兵，眼看着被打傷了幾個；他們一面好好地走着，一面便接二連三地突然躺到地上，我回頭看看劉驥，他不慌不

忙，仍照老樣子穩步走着。我大聲嚷道：

「當心砲火，你快點兒走啊！」

他抬頭閒閒的說：「你看在前頭的有倒下去的，在後頭的也有倒下去的，橫豎是一樣，不必着忙，還是這樣子走的好！」

古人處變如常，臨危如安，劉驥的確有這種勇毅的精神。

在這次戰爭的試驗中，我覺得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訓練士兵精神教育實最重要，每次作戰之前，應當使官長士兵確實明瞭，這次我們是同誰作戰？為什麼作戰？為什麼必須以武力打倒敵人？官長士兵對這些都能切實了解，作戰時才能發揮最大的效力。否則，短時間的一衝一擊，還可勉強應付，時間一長，必不免崩潰敗北，無法支持而且這種瞭解要透澈，要普遍，若一二個長官不明作戰意義，便會影響全體士兵的戰鬥精神。

第二行軍駐軍以及戰鬥動作應注重日常的訓練，雖至細至微的地方，也要一一做到，到作戰時才能隨時隨地純熟應用。一味的憑藉勇氣，而漠視技術，是決不能取勝的。為將領者尤須有一種剛胆，一種熱心，一種沉着勇毅的精神，劉汝明守祭城，那是一個凸出點，四面受圍，劉死守不退，手已受傷，仍能保持鎮靜，敵人六七營來攻，連續猛撲多次，劉極力鏖戰，毫不着慌。若遇撐不住氣的將領，不說心餒潰退，也一定不知告急多少次了。

第三爲將領者體力精神不足，嗜好太多，絕對担負不起統兵之責，身冒矢石，披堅執銳的士兵，當然更須要精神體力充足。靳雲鶚倚仗他兄長總理之力當了旅長，然身體羸弱，精神萎頓，鴉片癮又太大，躺到燈上就起不來，以致事事荒廢，處處渙漫，無怪他鎮守不了鄭州，趙倜抓住這個弱點，險些兒毀了全局。

第四用兵固當講究虛虛實實的戰術，但總須先有實在的力量爲基礎，否則卽無從講虛實變化的妙用。靳雲鶚的部隊從信陽到彰德，沿途各站都分駐一小部分，致實力分散，鄭州只剩下一營多人，猶存一僥倖之念，虛張聲勢，以爲恐嚇，心想趙倜必不敢動。可是你指着趙倜不敢輕動，趙倜却明明知道你實力單薄，結果卽有突破猛襲的危局，若不是後方隊伍增援得快，那不但駐軍將不被犧牲，鄭州亦必不守。

第五缺乏經驗的將領，往往不善運用戰術，一上戰場，就濫施射擊，不計效果，彈藥既無計算的消耗，只有忙着補充和準備。他們常常每槍已經領了二百子彈，還再要請二百作爲準備，這種彈藥的浪費，都是不明白戰術所致。

第六將士須人人有必死的決心。這次我的部隊中很有些人表現出驚人的勇猛，谷良友部冒着敵人的砲火，屢次衝擊，殺了個七進七出使實力充厚的敵人亦爲之喪胆。馮治安張自忠帶着學兵營的幾連人上前衝鋒，猶如饑餓已極的猛虎一般，風馳電掣只顧向敵衝去，使敵人如乾草觸快

刀，一潰不可收拾。

此外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當戰事正激烈的時候，在常德因販運煙土被我開缺的韓占元，忽然回來見面，到了營門，便雙膝跪下，和我說：

「我是喫喝嫖賭無所不爲的人，旅長過去撤了我的差，一點都沒寃屈我。但我現在很知悔悟。請饒恕了我的過錯，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

這時正好谷良友退了下來，韓占元見狀，就自告奮勇，要求給他撥六個手槍隊，上去替補。我要試試他的能耐，很爽快的答允他。他帶着六個弟兄上去，果然一下子把敵人打退，趕回來，復請求我饒恕他的過去。我因他既知悔悟，又當面奏得功勞，便委他爲營長，令其痛改前非，從此努力上進，好好報効國家。

韓占元是保定東面四十里安新人，民國二年時候在北京補兵 擅長拳術，爲人機敏，剛入伍時爲左哨正兵，後來升爲排長，在常德時調到差遣。不想他竟在外邊包庇販煙，從中獲利。一次不知道他用什麼法子，包庇一個煙犯偷從桃源過來，從張家灣闖過沅江，直把船開到陬市地方停泊，他指着那個煙犯罵道：

「我韓某本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軍人，都是你們這批煙販引誘我，叫我吃上了大煙，現在又讓我做這種喪盡天良的包運煙土的買賣，歸根到底，都是你們陷害的我！我想起來，恨的牙根發

變！我這次定把你這些煙土拿了，上常德告你去！」

那煙販聽說，慌了手脚，只有跪在地上向他求情。韓占元把他放走，却自己把那些煙土賺了，偸偸運到下游變賣上腰，我査知這事，立刻將他撤差，驅逐出去。

他過去曾犯這麼一個大過，所以這次見了我，便跪下討饒；我因知他悔悟，故給他一條自新之路。可是他始終沒有多大的建樹。他的弟弟韓德元，民國十五年時當至師長，亦以嗜好多端，沒有建得功業。

這次進攻鄭州正面的總指揮是趙倜的老弟趙傑，抄襲鄭州後背的是趙倜的軍務幫辦鮑德全。這鮑德全，本和曹吳有舊，直奉之戰初起，他也曾聲明决不會策應奉軍，牽掣直軍之後。但後來竟也跟着趙倜背棄了自己的諾言，担任了攻擊鄭州的有力部隊。我軍經他的兇猛抄襲，猝不及防，故死傷很是慘重，孔營副王兆乾等將領都於此役受了重傷。鄭州之役結束，趙倜逃到上海租界躲身，鮑德全恃着與曹吳的關係，不但不知引咎深藏，反倒做了維持省城的負責者。當我率領部隊追擊趙部殘餘，進到開封車站的時候，城內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員都來相見，最後，這位爲虎作倀的鮑德全竟也大模大樣的跑來接迎。我心裏想，你幫同趙倜，依附奉賊，我們多少將士犧牲在你手裏。你也能到這裏來見我嗎？我能接受你這無恥之徒的投誠麼？立刻命令手槍隊長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槍决了。

我帶着隊伍進城安民，過了幾天，便接到任我爲河南督軍的命令。我接篆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沒收趙倜的家產，全部撥作河南的教育經費。過去河南各學校經費拖欠甚多，現在我一下子都給發放清楚。趙倜歷年在河南剝削及搜刮所得，重復歸到河南人民的手裏，大家都引爲非常痛快之事。同時又規定某數項稅收專作教育經費，使之完全獨立，不再受任何政治影響。至此河南教育乃得有保障，至今仍沿此傳統，後來我看到吳稚暉先生的一本日記，上面記着他在西山訪晤我，見我如何得兵心，於是說，想我沒收了趙倜的財產二千萬，定都是發給了官兵，若不然，官兵心裏一定不平，對我不滿云云。我看吳先生寫這一段，意思是誇獎我，可是與事實相差太遠。又有一位同在陝督任上做事的劉先生私下問石筱山，說：「咱們老總到底有多少錢？」石說：「他那裏有錢？」劉道：「連你也被瞞過了，我聽人說，他今年匯到美國的就有三千七百萬。」石時爲我參議長，把這話告訴我，說這簡直是有計劃的造謠，我也一并寫在這裏，看讀者信是不信。

其次河南的廟宇很多，佛道在民間的勢力本來很大；趙倜督豫期間，又從而大事提倡，使河南民間更是瀰漫着濃厚的迷信煙霧。聽說趙倜的一個兒子患病，督署總參議信陽人裴某爲要逢迎督軍，便發起全署甚至全城各界都去求救苦廟替少爺敬香添壽，這人許個願，給少爺添壽三歲，那人許個願，給少爺添壽五歲，最後竟爲少爺添到一百五十多歲。但害的人家不知燒了多少香，磕了多少頭，那孩子終不免病死。其可笑如此！「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愚弄人民，耗費

時間金錢，莫此爲甚。昔清朝湯斌（卽有名的豆腐湯，）爲南京總督，到任後將淫寺盡皆毀去，僅把文廟及武廟保留、城中善男信女聞信，相率前去跪求，謂如此辦法必受天譴。湯斌曰：「有禍我自當之，與你們無涉。」我看河南的廟宇多半堂皇敞大，殊可利用，因亦本湯公之意，拿來盡可能的改作開辦學校之用，雖然那些僧尼到處造謠，說我壞話：吳佩孚亦對我大不滿意，看作所謂「赤化」行爲，不久終將我弄掉，但是化腐朽爲新鮮，變廢物爲有用，對於社會畢竟是有很大裨益的。

此時我卽利用廟宇辦了一座培德學校和一座軍官學校。培德學校中所收學生完全是本軍文武人員的眷屬子弟，有成人班，有兒童班，半工半讀。兩校因爲負責者，能力相當，又肯用心辦事，我常去察看，覺得蓬蓬勃勃，很有朝氣。

但我對教育也並不是一味的盲目提倡，那些騙人錢財誤人子弟的學校，自然是要設法取締的。比如有一位記不清是原籍合肥抑是桐城的基督教徒某君，在開封辦了一個學校，他以同鄉和教友的兩重資格爲口實，跑來請我爲他學校的董事長，要求種種補助。我告訴他說：「對於辦學校的事，我極樂意幫忙，是不是同鄉或教友，那倒沒有關係，但須等我調查一下，我才能給你答覆。」

我正要派人去調查，不想竟有人把他告發了，說他學校的教員不是他的舅父，便是他的表

弟，會計庶務則是他的侄子。學校是辦的一團糟糕，不過騙取學生的學費，維持他的親族的飯碗而已。我接了訴狀，即派余心清前去調查，把告發的各項劣跡一一察查屬實以後，立即轉知教育廳勒令其學校停辦，學生所繳費用也着他清算發還，不足的六百元，由我抽出款項墊補清訖。

開封城北一帶可說是個滿族同胞的居住區。清室推翻，這些滿人的生活失去憑藉，他們游手好閒，都弄的窮苦不堪。我看這種情形，決定介紹他們到鄭州工廠裏去學習工藝，一來爲他們個人謀一生活出路，二則可以減少游民宵小，社會亦受很大的惠益，我指派專人辦理此事，詳加調查，分別安置，結果辦的很好。

河南經過趙倜幾年的壓迫和搜括，一般人民困苦達於極點。此次戰後，兵匪縱橫，哀鴻遍野，地方更形凋敝。我爲要切實改進人民生活，整理紊亂已久的豫政，到任之初，便詳審地方實際情形，擬定治豫　綱十項，作我最低限度的施政標準。那十項大綱是：

（一）賑卹戰區災政，俾免流離。

（二）清理財政各稅，期除苛斂。

（三）澈辦戶口登記，以杜盜源。

（四）整飭巡緝各隊，以維治安。

（五）查拿貪官痞棍，以安善良。

（六）籌設實業工廠，以納游民。
（七）普遍濬河築路，以利交通。
（八）推行義務教育，以開民智。
（九）嚴禁煙賭娼妓，以淳風俗。
（十）厲行剪髮放足，以除陋習。

這末條中所說的剪髮，是指男子留髮辮而言，那時北方各地守舊，男子沿因清制，仍多強辮者，故定此項以糾正之。至如女子剪髮，其時則尚未盛行。

我除按照這簡單的施政綱領按步分頭施行而外，對於清鄉剿匪一事，尤爲注意。河南民情蓄悍，多年受政治及天時之影響，素來多匪；這次趙倜敗退，部隊潰散，尤多流爲土匪。我率隊伍先駐朱集，着手肅清豫東的潰軍，命孫良誠等分頭剿擊；豫東平靖後，又從安徽竄過來一股，費了好多日子，才次第肅清。

在施政剿匪的當中，於所轄部隊的訓練和補充也下了一番工夫。自離陝西，我的部隊又有八九個月沒有領着餉。官兵們都困苦不堪。到河南後，便在兩月之內連續發了五個月餉，以濟他們的窮困。我們由十六混成旅改編爲十一師時，有不加槍不加餉的限制，故不足的額數尚多，也在這時補充齊全。我一面這樣整理，一面即規定課目，大加訓練，俾舊有軍風紀得以不墮。

此時於公事而外，我也抽空辦了一件多年牽腸掛肚，迄未辦成的私事，那就是遷葬我的父母的骸骨。讀者想必還都記得，我的父母棄養時，因爲無力好好安葬，只買了幾塊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義塚上。此事在我雖覺得無足輕重，但老人家在日時，却是講究這些的，因此我也感覺無以對父母，很是不安。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長商議着，在保地西北買了五畝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義地亂塚中遷葬過去。此事我什麼人也沒通知，遷葬的那天，我自己幫着抬棺，我兄長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簡單地完畢了遷葬的手續。我父親的棺材由墳堆中掘出，因是一百五十兩銀子置辦的好棺木，故還沒腐爛；母親的是柳木棺乍出土時看了還好，但一見空氣，就朽壞的不堪抬動了，事先我已預備好兩口套棺，這時便把舊棺套放進去，一如重新裝殮一次。我素來反對世俗對於婚葬的繁文縟禮，招搖鋪張，所以我這次將父母簡單移葬，任何親友都沒驚動。第二天曹錕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訴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數日，辦理遷葬之餘，也常常出外走動，我的家住在館驛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過街上的時候，人家以爲我不夠官派，都看不順眼。他們說：「不坐汽車，也應當坐頂大轎，做了督軍的人那兒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我從保定回到河南，便聽人告訴我說吳佩孚已向中央提議，強迫調我爲陸軍檢閱使之職。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一點都沒驚異。趙倜在河南的時候，每天午後三四點鐘方起床。我在那兒，

大早上便騎着脚踏車各處辦事。吃飯時一菜一湯，客人來了，每位加一個菜，也不預備烟酒。在曹吳他們一般人，簡直看我為活妖怪！本來在那樣的年頭，什麽事都是講究夤緣手段，論不得什麽功勛勞績的；我調河南督軍的時候，若是論功績，陝西督軍的遺缺自應由胡笠僧繼任。但是曹錕吳佩孚却授意中央竟把此職讓給會送禮會奉承的劉鎮華署理了。功績那裏論得呢？我聽到這消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辦理職內之事。

不久吳佩孚便來電報給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籌措八十萬元的款子，並且以後要每月經常劃撥二十萬元。對於這個強橫的命令，我連思索也沒有，馬上覆電說我無此搜括壓榨的本領，不能遵辦，你如一定要錢，那就請你來當河南督軍好了。他接我這電，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時他打退了張作霖，自以為再無內顧之憂，便專心致力要對付幾個不肯隨便附和他的人：胡笠僧、孫岳和我都變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釘，每時刻都在想方設法要把我們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吳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經很誠懇的對他上了二十條條陳，詳抒我對於省刑薄稅愛民愛國的意見與辦法；但他覺得沒有恭維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納，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那時他在得志之餘，真是驕橫恣肆，妄自尊大，什麽人也沒看在他的眼裏。對上把長官看作傀儡，對下把朋友部屬都當作奴才，人民士兵則一律視如草芥。那時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孫岳是極可倚重的俊傑，但他都不能容納。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諂媚巴結，二則挑撥

離間，因此張福來蕭耀南之流，倒成了他親信之人。對國家大事其迂執與悖謬，尤到了使人難於相信的程度。有一天，我到洛陽和他晤談，我說對日的外交應該確立方針，嚴切注意，日本國內的情形應該努力設法詳加調查。他却說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爲日本人是中國的移民，聽他們說話，就是吳音，和我們江蘇口音一樣，他自己是吳太伯之後，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輩，若有交涉，他只要發一電報去，以此段歷史說之，無事不可成。也許人們會以爲他是說笑話，後來九一八事起，他眞有這樣一封信發到日本，可以證明他那時決不是說着玩的。我又說我們此時當傾注全力建立國防，而創辦空軍，培育航空人才尤爲切要。他却說我國自古就放風箏，這種風箏卽足以制禦飛機而有餘。敵人若以飛機作戰，我們只要放上風箏就可以把他們掛下來。最後我又談及河南的旱災，以爲此事可憂，當設法防救。他馬上把棹子上的籤筒拿過來。從裏面挑出六個制錢，嘴裏還唧噥了一會，一連下了六七掛，和我說，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時定要下雨。我覺得好笑，問他那方面下雨，他說在西北方。我那時住在他的巡閱副使署裏，到了第二天午後三時，天上仍是蔚藍的晴空，不見一塊雲，一絲雨意。我去問他何以不下雨，他說已經下了，還正在下着。我問在那裏？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請他設法開渠築壩，而他却來這一套，眞是活見鬼！

我拒絕洛吳籌款的要求以後，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開封來見我。我和他談了半天，究竟不

明白他的來意。最後我忍不住了，直截的問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吳之命，和我傳達讓開河南的意思。我告訴他說，我不是爲做官而來，只要中央有命令，我隨時都可走開。

中央調我爲陸軍檢閱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吳示意係系閣員高恩洪向黎元洪總統提議與威逼之下，這年（民國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頒佈下來了。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內便把部隊全部調完，轉赴新任去了。

第三十章　窮困的陸軍檢閱使

陸軍檢閱使署設在北京南苑航空署舊址。命令發表之後，我即率領部隊開駐南苑，我們從河南開拔時，吳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撥助二十萬元爲我們的餉項，但這顯然是一句哄騙的話。在他，是唯恐我們的隊伍不潰散，縱有的款，亦必尅扣不發；那會更有爲我們在別處籌餉的道理。我一離開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諾言，早已抛到九霄雲外去了。那時的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吳鼻息，吳佩孚此次將我調職，其用意即要置我們於絕境，使我們即不餓死，亦必瓦解，因此財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鬚，爲我們籌發餉項。我們全體官兵多年在飢困之中掙扎，幸賴上下一心，艱苦奮鬭，得以自存。在河南兩月，稍得喘出一口氣　至此又重新陷入糧匱餉乏的境地。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那時的國務總理陸軍部長爲張敬輿先生，辛亥年間他爲二十鎮統制，我在他部下爲八十標第三營營長，曾同醞釀革命，討伐復辟之役，他又爲我贊劃甚多，這些前面都已說過。因此他對我有極好的印象。此時看我處於如此困境，就盡力爲我幫忙，首先把我的部隊改編爲一師三個混成旅；第七混成旅，旅長張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長李鳴鐘，第十一五混成旅，旅長宋哲元，十一師包括二個旅：一以鹿鍾麟爲旅長，一以劉郁芬爲旅長。部隊有了名義，

餉項就不難設法。經我多方奔走呼籲，始得由崇文門稅關和京綏鐵路局兩處每月合撥十五萬元。數目雖然不敷分配，並且要到十二年下期方開始撥付，但洛吳的陰謀詭計也畢竟沒有成功。

關於餉項方面的事，後來派薛子良鄧鑑三及楊慕時三人分任督辦與總辦，整理的弊絕風清，稅收增加甚多，眞是點滴歸公，自有崇文門監督之設，當以此時辦的最清明 在我們部隊的餉項還無着落，正在百般籌措的時候，張敬輿先生尤熱心爲我們設法。他常常向黎總統替我們說話，黎總統以我們在浦口在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爲詞，表示對我不放心。張對他極力解釋，並勸他去看我們部隊，希望能從我們隊伍整齊與精銳上引起他的些許同情，而予我們相當幫忙，但黎總統是個圓滑的脚色，他怎肯平白爲我們出力？那天張先生同蔭午樓先生陪同着黎總統看完了隊伍以後，黎總統集合全體官兵講話！大意說：

「你們是有革命歷史的隊伍。什麼叫做革命？就是拚過命的必定都有飯吃。我從床底下被革命黨拉了出來，領導民軍，推翻滿清，所以才當到總統。你們將來慢慢遇着機會，自然也會和我一樣，能夠高陞，能夠飛黃騰達。」

我眞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隨後敬輿先生說了幾句，勉勵大家刻苦努力，勉勵大家奮進不懈，勉勵大家要做救國救民的軍人，而不爲一派一系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話，頗能助長官兵的精神。散後我和蔭昌先生同坐一車，他發表他的感想說：「您這沒有別的，就是賣什麼的

吆喊什麽，不像別人，明明賣的油條，却吆喊着賣饅頭，明明做着政客土匪，却還頂着軍人的頭銜。」一時陰午樓先生爲總統府侍從武官長。

在餉項窘乏之中，隊部的訓練工作並未一刻懈怠。學科方面，分爲士兵，正副目，初級軍官，中級軍官與高級軍官幾個班次。一般兵士的課目有軍人教科書，八百字課，簡明軍律，軍人教育，精神書，軍歌和各種兵教科書幾種；正副目於一般課外加授軍士戰術和軍士勤務二種；初級軍官復另加初級戰術，軍人寶鑑，典範令，曾胡治兵語錄，左傳摘要五種；中級軍官再加高級戰術，軍器學，歐洲戰史以及各種經書和子書的選讀；至於高級軍官則另組各種研究會，從事各種專門問題的研究。

除教導團繼續開辦外，又舉辦高級教導團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導團畢業的學員，所請教官大都是陸大的優秀份子。以段雨村爲高級教導團團長，熊斌負教育之責，孫連仲石友三梁冠英李炘等都是那時的學員，他們的學識能力，得於此者甚大。

那時——民國十二年，聽說王鐵老先生爲辭去江蘇省長，在定縣閒住，我自幼對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領教爲憾，此時特派鹿鍾麟專誠敦請，爲我們各級軍官團講書。多蒙鐵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諾，但提出三個條件；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紙烟，三不能改穿短服，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但是及至來到南苑，他却自動的不肯吸烟。問他爲什麼緣故，他說不能因爲個人

的嗜好，破壞團體的紀律。日常相處，鐵老先生尤能言語有則，起居有定，潛移默化之間，予我們全體官兵極好的薰陶 除聽講易經書經外，我還讀了一部羣書志要，課外時間並且隨時領教，得益非淺。此外還有一位張先生和一位陳老先生，也請來爲我們講經書的。陳老先生是我的參謀陳琢如的尊翁，福建人，那時還留着小辮子，每談及父母，必流淚太息。張先生後留張之江處爲祕書。王陳張三位先生各講過一篇易經，駐南苑期間，易經共講四遍。我以爲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時代，要讀中國經書，易經甚爲重要。這是中國的一部哲學大著，卦辭爻辭所說的人生處世，國家大事的原則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但讀者却不可迷信，尤不可執泥；可惜我那時讀它，就不免過於崇信的毛病，以致待人處事種種方面都受其影響，比如謙卦中三翻四覆說的一個謙字，「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尊而光」等等。使我總以爲消極的退讓，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對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積極態度。其實這並不是書不對，而是我自己的錯誤。我以爲對人處世固當謙下，但對國事，對政治，却必須有一種當仁不讓，積極負責的精神。——這不過舉起一端而言之罷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羅堂，以紀念在常德爲瘋人擊死的羅感恩大夫。我用此堂爲請名人給部隊講話的處所。王儒堂顏惠慶諸先生都在那兒講演過；黃膺白和蔣百里二先生更應我們的約請，經常的來講話。黃講的都是關於國際現勢及中國政治的問題，蔣講的都是軍事學方面的

問題。每星期兩次。便我們全體將領，耳目均爲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術科的訓練還和往常一樣，軍官隊及軍佐隊成立的體操團尤予嚴格注意。刺槍、劈刀、射擊、器械體操等人人都會數套。至於應用體操，每連中除二三精彩特殊者外，其餘的人都能在槓子上拿頂，跑八道阻欄。此外還有一種特別的訓練，便是在嚴冬三九天舉行的溝壘比賽。在那樣的天氣，大地到處結着很厚的冰，土層也凍得三四尺，堅如鐵板，各團營官長目兵在下半夜集合出發，在裂膚墮指的寒風中揮舞着鎬鍬鋤鏟努力各自團體的溝壘工作，到黎明的時候，各團營的溝壘都掘好了。工作最快捷最堅固適用者，予以勝利的獎狀。此時優勝者每個人臉上都含着愉快的微笑　這種比賽，意義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隊養成耐寒冷耐困苦的習慣。以及不怕艱辛險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個人主義的優勝觀念，激勵並加強其團體活動的精神與紀律。至於在溝壘工作中獲得實際知識與經驗猶其餘事。

打仗是拚性命的事，官兵之間「共生死，同患難」的精神，必須修養於平時，在階級上固然有官長士兵種種高下之分，但禍福利害却必須絕對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長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長的福利，官長士兵應該覺得彼此的關係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關，渾然一體。因此我於教育訓練而外，對於每個官兵的生活，自早卽知所注意。而於殘廢和陣亡的官兵在可能範圍尤多方設法，予以特殊之關切。

殘廢和陣亡的官兵，爲最勇敢最有爲且爲對團體最有功績者。我們於戰鬪之後僥倖不死的人，對於他們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盡力予以安慰救濟和撫卹，實是義不容辭的事。對於殘廢的官兵，我總要很鄭重懇摯地贈送給他們一些禮品，並每年舉行一次特別宴會，以表敬重之意。聚會的地方搭蓋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層。歷年戰陣受傷的官兵，都有詳細的光榮記錄，據此查考，凡受傷三次有特別勳勞者請坐在第一層台上，每人面前都有很豐富的五碗菜肴；受傷二次者第二層，每人菜四碗，受傷一次者坐第三層，菜三碗；僅有輕傷者坐第四層，菜二碗；沒有受過傷的坐第五層，每人只菜一碗。飯後，贈給禮品，也按着層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禮品的價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數等。又每年舉行一次音樂會，專門招待並娛樂殘廢官兵。

對於陣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築了一個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廂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對着大門，院子後面一片廣闊的墳地，便埋着歷次陣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對於陣亡官兵的家屬，我每年派員前去慰問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顧。他們有到達學齡的子女，便領來送入官佐子弟學校，一切費用都由軍中供給；沒有子女者，並設法爲之立嗣，比如李振芳陣亡後無子，即爲過繼李正義爲嗣，正義原是北京孤兒院孤兒，後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學，抱來的時候只有五歲，後來畢業於育德中學及中央交輜學校。又如史家德的父親因教習抛擲炸彈，不愼炸死，我即供給家德入校讀書，以至自立。這些辦法，是一個團體應有的義務，只要有心，沒有辦不到的。

有一次，過之綱四十四團有一個弟兄得了嚴重的敗血病。一天我查問病號，向醫官問到那個士兵的病院。知道已送協和醫院，輸血多次。仍不夠，還要繼續輸血，請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給輸血。

按照醫學上的知識，一個年青體壯的人，犧牲若干西西的血，原無損於健康。但是士兵都是從鄉間來的，一點醫學常識沒有，照傳統的觀念，總把自己的血，看的珍重無比。若是我下一命令，強令他們去輸血。於情於理都不合適。我以爲救人助人，是最快樂的事，但必須出於自願。我就要求他抽驗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問題了。

「好！」醫官答應着，立刻便去拿抽血針去了，恰好這時候正遇着各營營長上講堂。他們聽說抽驗我的血，都跑來看，看見我坐在那兒伸着臂膊，讓待抽血，都興奮極了。個個爭嚷着抽驗自己的血，輸給那病兵，取過我的血之後，又取了張自忠的血。大夫一面詳說血液的學理，輸血的手術和那弟兄的病況，一面便分頭抽驗他們的血液，結果除張自忠外好幾位官長把血輸給了那個病兵，那個病兵不久便完全痊可。這件事使全體官兵都感到興奮，大家都覺得官長與士兵不但共着甘苦，而且是同着生命的。彼此間的感情便越發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個團長名叫馬玉田的談話。他是民國二年時招來的兵，共事已經多年。談起他家庭的現在狀況。知道他父母已亡，現在帶着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我問他有小孩沒有？他

說曾經生過兩個小孩，但都是患了癠瘋症，生下沒幾天便夭折了。我把這事記在心裏，一天請教一個美籍醫生，問他癠瘋症到底是什麼毛病。醫生告訴我說：

「這個病在歐美各國已經沒有，可說是中國特有的小兒病。因爲中國舊式收生者毫無科學知識，小兒落地後剪斷癠帶時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傳入小兒的血內，數天內毒性發作，即無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決不會患這病的。」

我想這是極重要的一件事，當即打聽他如何僱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說僱請一位新式產婆，每月不過數十元的薪資。我們這裏的官兵帶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誕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請一位專門收生醫士，實在是十分必需的，我立刻聽從了他的建議，請來一位專門收生的醫士長川供養着，從此以後，不但嬰兒的死亡率大減，就是產婦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達結婚年齡者，我極力提倡他們聯親，一來因爲他們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識，相互擇配，必較能滿意，二來團體的關係也可因此愈加鞏固。他們結婚的時候，我必兩方送禮，送男家的是鍋碗瓢筷等一套廚房用俱，送新娘的則是一架織布機。大家送禮，也都必須適合實用，必須採用國貨。有人問道：

「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樣的入學讀書，到結婚時候爲什麼又要女的學習織布呢？」

我回答說：「這是二而一的事情，並不矛盾。婚前學些做人的知識，婚後學習謀生的技能，

都是要女子不依賴男子，能夠卓然獨立。各人的境遇不同，資秉互異，不是個個人都能繼續升學，取得那大學文憑。何況她們縱然能夠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學問，但是婚後學得一點實用的技能，也是應該的，並不就是辱沒了她。我以今日中國中上階層的女子，多半不事生產，在社會上是個消費者，在家庭中，則爲男子的附屬者。因此女子的地位無法提高；同時，男子也因爲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贅，以致對於職業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節，亦無奈何。我在她們結婚時送一架織布機，便是希望她們能夠學習切實的生活技能，在經濟上可以獨立，不作男子的寄生者，在社會上能夠參加生產，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時，也可不爲丈夫之累，兩下都可不相牽掛，各做各的事業，各做一個有益國家社會的鐵錚錚英豪！」

官佐中凡有婚喪一類的事，我們的規矩是只許上級官對下級送禮，下級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備禮贈送。這一點，在當時的軍隊中是絕無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驚異。我有一位第八師的朋友，在我營中住了幾天，看見這個現象，和我說：

「我在軍隊中看見的慣例，是只有下級對上級送禮，連長送營長，營長送旅長，旅長送師長，誰的禮品辦的貴重，長官就喜歡誰，到後說話就特別有效，官也升的更快。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禮上面用心，努力。送一次禮，典賣借貸，都在所不惜。因爲這是下的本錢，升官之後卽可一本萬利的。下級官對上級官送禮，有這番講究。你們這個規矩却是爲什麼呢？」

他認爲我們這些辦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罵我爲活妖怪的原因。

我在南苑辦的培德學校，在通州設立分校，專爲教育官佐的眷屬，派蘇欽文爲校長，對校務勤勤懇懇，成績斐然可觀。學校中的課目除讀書外，就是做工藝，以糾正一般家庭婦女坐請吃穿的積習，另外辦有附屬小學和幼稚園，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們的子弟年齡較大的，則送入我在北京辦的育德中學讀書。育中校長派余心清任之，余爲美國留學生，專攻教育，辦事甚認眞，極小之事亦不放過，故當時曾造就出不少的有爲青年。我現在記得的軍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學校畢業，後來考入交通大學，畢業後曾在天津總站服務，頗有能力。還有一位姓李的學生亦以成績特優，做事認眞，後來甚有貢獻於國家社會。可惜這個育德中學沒能夠辦的長久，即以政局影響而致停頓。

在此時間，對於退伍及殘廢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過去辦法辦理。即是退伍後送入營中所辦的工廠學習工藝，軍中遍貼非工不食的標語，每個士兵都一定要學得一種技能，以維持生活。這時工廠廠長以石友三任之，辦理頗努力，對傷病兵招扶得尤其細心。後來石友三入高教團，改任許長林爲廠長。

地方的公益事業，也如往常一樣，在能力之內，令部隊踴躍參加。那年永定河在豐台西南決口，一時北京永定門和平則門外的居民驚惶異常。我知道以後，即命鹿鍾麟等督率着兩旅人馳赴

當地，星夜搶救，費了很大的氣力，終於把決口處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紳看見我們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搶救的精神，都稱獎不已。

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謂無定河，但是年湮代遠，河流業已改道多次，不復是舊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這常常釀成災變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當時計劃疏濬舊河床，並且加寬加深：擬開三十丈闊，一丈深，先開個三百丈遠程，必須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漲，永定河的水即可歸入舊道。計劃確定，我們隊伍即着手挖掘。那工程眞是困苦，一團一團的開上前去，五天一換班，在那風狂沙暴的天氣裏工作着，連鼻子耳朵也塞滿沙土，一直做了幾個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對國民軍感情很好，決不是沒有緣由的。

我在南苑期間，與北京社會亦多接觸。北京那時爲中國的首都所在，各國都有外交人員駐節於此。那時蘇聯公使爲加拉罕，因王正廷與徐季龍兩先生介紹而相識，常相過從；談談蘇俄革命後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許多新的認識，覺得他們國家實有偉大的前途。時俄國正有旱災，我國人士亦頗關切，曾努力賑濟，一日加拉罕開一會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謝意。我認識了使館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裝，胸口掛滿勛章，仔細一看，全有列寧的像，與之談話，懇切而多智慧，實是很有能力的人物。又有一次在西山開會，到夜間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車，他自己司機，開的又快又穩，非常熟練。我很驚異，問他身爲大使，何以也會開汽車。他說他是工人出身，這

在他們是極平常的事，就如我們會走路一樣。我聽了覺得很有意思。回來也學着自己開車，可惜沒有長久時間的練習，學得究不到家。

一次，高級教導團宴會，專請有十多個日本人。收拾會場時，照例懸掛萬國旗以爲點綴。我叫把萬國旗中的日本旗全都撕下。客人到齊，有一位日本人注意到此點，即問何故不見日旗。我告訴他說，這旗是從街上買來的。我們辦事人跑遍了全街，也找不着帶有日本旗的萬國旗，眞是奇怪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爲貴國對我國提二十一條的事，使百姓的惡感深刻不磨。另有幾位也說：「一定是百姓幹的，這些地方正是表現出中國人民的意思。」我請小幡公使不要以爲此是小事而漠視之，應當打個電報報告他們政府，俾能知所考慮與反省。

又在五月七日黎明，令西苑南苑我們的軍隊大放地雷，以紀念國恥，警勉同胞。是日又令部隊游行示威，各持一紀念五七國恥的小旗，喊着口號，唱着國恥歌，整齊而又嚴肅的走過大街。第二天順天時報上即刊載新聞，說馮玉祥惡作劇，鬧的北京市民都不能睡覺。

英美各國公使亦不時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國公使請我們吃飯，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和一位美國朋友格里君同去，那時天還未黑，車到東郊民巷口，一個中國巡捕忽攔住車子，用手中棍子一陣敲打。我問他什麼意思，回答道：「你們沒有燈，車子不讓走！」我叫點了燈，又說點得太晚，仍是不許走，我說，若是違犯了章程，或是罰錢，或是扣人，都可以，怎麼就胡亂打車

子？究竟是爲什麼緣故。他說：「沒有原故，就是不讓走，你忘記你是中國人！」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奪過他手中的棍子，還敬他一頓打，把他推倒一旁，令車子開了過去，直到公使館赴宴。散席以後，公使對我談及崗兵被打的事，說他們巡捕要報復。我把全部事實都告訴了他，並請格里君作證，我說：「主人請客，客照約定的時間赴宴，你們僱的巡捕不許通過。而且無理打車，出言不遜，豈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則我眞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意思！」公使明白了眞象，很是抱歉。

此外以基督教關係，常有幾位美國朋友往來。有一美教友叫做戴牧師，事母至孝。他母親已八十五歲，新從美國來，辦有一個聖經必帶會，刊印一種小本聖經，贈送友人。那天來看我，汽車一停，戴牧師就下來，背着他的老母親走入室中。老太太精神很好，說話也還清楚，和我說：「快要死了，特意來看看您，並且贈你這書。」那時戴牧師年過五十，猶未結婚。問他爲何不娶，回說若娶了親，必須與母親分離，就不能照應母親了。但不打算抱獨身主義，將來母親過世，再說婚姻的事。我看他語眞意直，與中國人在禮教下所講的孝道又有不同。我以爲孝親之道，出於人情與天性，古今中外都有此一個至情至理。我國新文化運動初起，曾有人主張非孝，那不過是對舊禮教的一種反響，實在不免矯枉過正。戴牧師生長在個人主義風靡全國的美國，而不爲社會汨沒至性，我始而以爲稀罕，繼而不能不佩服其人格之偉大。他請有一護士照應他的老母，

自己也朝夕不離左右。

美以美會還有一位名叫劉海蘭的牧師，即是北平滙文學校的創辦人，他和他太太結婚五十年，比時已八十多歲，還很健實，循照歐西風俗，結婚五十年，謂之金婚紀念，是個盛典。我特意贈送一隻花藍，親去賀喜。看見主人只在桌上辦置了幾盤點心，客人來了，親熱地拉一拉手，願意吃的，吃一塊點心，即走。簡便而又懇摯，什麽繁文縟節也沒有。金婚過後沒幾年，劉牧師即死，不到九十歲。送葬在西城外一個教會坟地中。發喪的時候，我也親去送殯。到的朋友很多，喪儀簡單，但極其哀痛。想到我們中國的出殯，叫化子僱他數百名，行列綿延十數里，一點哀痛之情也沒有，時間金錢消費於無用，無非擺擺排場，顯顯闊綽而已，那眞是敗家子的辦法。從這種禮俗對比上，顯得我國社會實在腐敗，人家的社會實在是向上進步的。

在此時間，國民黨中的朋友亦往還頗密。一次孔庸之先生來看我，帶有一份中山先生手書的建國大綱給我，說總理把他手寫的這書送給你，問你有何意見，有何需要增減之處，當時談了幾句，匆匆即走。他說日後再來看我。我把那份手書的建國大綱細細讀了兩遍，覺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裏湧起了一種興奮欽慕之情，無從筆述。過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見面，他問我看了那個寫本感覺如何？我說這是我們中國唯一的對症藥方，必定照着這樣辦，中國才能夠成爲自主的現代國家，卓然獨立於世界。自從讀了這個，我完全成爲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後來民國十四年孔先

生到張家口看我，告訴我這寫本原是贈給宋慶齡先生的，那次借來送給了我，打算另寫一份歸還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寫，即已故去，現在這寫本已是一女許配兩家，歸了我，宋先生就沒有了。我說我雖把寫本視爲珍寶，但我決不能將孫夫人的紀念物奪爲己有，當時翻箱倒籠，好容易才找了出來，即請孔先生攜歸孫夫人。他要我在上面寫一小跋，記述此段因緣，以留紀念。但以人事倥偬，一直未得寫成。倒是後來到了南京，替孫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寫了一個小跋。

又有一位劉盥訓先生和一位郭維一先生爲了山西的事來看我，談山西人民的苦痛，談山西的種種假做法，話說的很多。我聽之後，亦未加思索，就嘆息一聲，衝口而出的和他們說：「我有一句俗話要奉告兩位：是有老王時恨老王，沒老王時想老王。其實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那一省可以比的上？」我的話剛剛說完，郭維一先生即紅着臉把脚一跺，扭過頭來就走。追上去請他不要生氣，他說：「你旣這樣說，我和你就沒有話說了。」當時情形至今我還記得。

北京的官長，我自來不肯隨和周旋。我的種種不合事宜的幹法，除去少數有知識有良心的人尙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場社會都譏我孤雁出羣，罵我爲活妖怪，把我當着眼中釘看待。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對我上條陳，說我在河南失敗，在北京領餉無着，領械領彈無門，所遇種種困難與打擊，都是因爲我太不隨和，太不講應酬的原故。我覺得也有相當道理。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我也勉強和各方應酬應酬。那時的北京上層社會，總而言之，是官僚惡習太深。只拿請客一事來

說，請柬上明明寫着六時到席，可是到八點鐘客還不齊。我老是前五分鐘或準時赴宴，至則闃無一人，連主人也沒來。等得我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叫一盤包子或一碗麵條，吃完，留一張明片謝謝主人卽走，多少次多是如此。他們把我看作怪物，我把他們看做更怪的怪物，而且請客並不預先約定，總是臨時下請帖，往往同日同時收三四份四五份請帖，到時只好在這邊坐三分鐘，吃一點湯；又到那邊坐五分鐘，吃兩粒瓜子，一餐飯要吃數處，東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遠，汽車也來不及。大家都是這樣，結果十人一棹的席，不過剩個三兩個坐着，主人費了許多金錢辦起來的豐盛珍貴菜肴，幾乎沒一人下箸，這樣的宴會，金錢上時間上都成浪費；旣不能吃，又不能談，只是排擺官僚排場而已。我想爲什麼不能預先約定時間，家常做四五樣簡單的菜，大家聚會聚會，又好吃，又好暢談呢？官場中固是如此，其他紳商大老，也無不要擺官僚場面。記得一位周姓銀行老闆爲其尊翁做壽，叫了戲子彩排唱戲，請了數百男女客人，僕役進出忙亂，數以百計。那個煩囂雜沓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煩燥而感不安，那裏顧到孝道！有一次瑞蚨祥請吃春酒，也是唱戲，請着數十棹客人，那種鋪張的場面，我這個窮小子也總看不慣。我想他們爲什麼不願意把這些錢捐給孤兒院，或是捐給圖書館，定要如此浪費掉才覺得痛快呢？

敬輿先生的生活在當時原算是最儉約的，但因周旋於各部長及國會議員們之間，有些方面也就不免習於奢靡而不自覺。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砲台煙，問他每天須消費多少，他說每天約

須二十筒上下。我又打聽他的賬房，也是說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餘筒。這個數目使我很覺得驚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計算，那麼，僅僅香煙一項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餘元。人們每以爲這是小事，不加重視。其實不然。據我所知，民國八年時的估計，全國香烟消耗每天達六萬萬二千萬餘枝。到民國十七年，別家煙公司的不算，只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銷售八十二萬萬五千萬枝。以此折算錢數，還不夠驚人嗎？外國人以不解飢渴的煙草來，換取了我們大量的金錢；他們把這些金錢運回去，造成飛機砲艦，把此落後的民族威壓得俯首貼耳，一任他們宰割，這果然可以視爲小事嗎！

和北京當政的大人先生們往還久了，使人更進一層的認識了他們的面目。他們三個五個聚會一塊，多無一言涉及國計民生。大家嘻嘻哈哈，興高采烈的談着的，不是昨晚打牌輸贏了多少，明晚梅蘭芳的什麼戲牌，便是某某女戲子怎樣風騷，誰家姨太太怎樣標緻，再不，就是商議着如何賣官地 典公物以及拆城牆，賣磚瓦，一類的勾當。使人只見目前漆黑一團 簡直悶得透不過氣來。

爲一國元首的大總統黎元洪氏，是個不肯負責，圓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總要邀請在京的各首長在居仁堂會餐。被邀的不外國務總理，各部部長，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警察總監，陸軍檢閱使等十四五個人，吃的常是西餐。每次大家坐下，吃着談着，總要引起

黎總統的牢騷來，這時他就訴苦道：

「唉！總統眞不是人當的，這一個月我又賠了三萬多。這樣計算，我每年就要賠上三十六萬。長此下去，我實在不能支持了。唉，你們看！這個月，我的煤礦股票和鹽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賠貼光了。東也捐款，西也募錢，叫人無法應付。每月進個十萬八萬，僅只捐款一項，就不夠開銷！」

在座的人的答話各樣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說他忠厚仁慈，有的說他大仁大義；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說往後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來，一概不予接見，一次我却納悶不住，瞪着眼睛，脫口而出的說道：

「總統是當旅長出身，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

「存的呀！」他跼促地說。

「旅長的餉每月不過幾百兩銀子，怎麼會存那麼多呢？」

我這樣鹵莽的追根到底，自然使他發窘。但總統總有總統的襟懷和雅量，他對這些無可置答的間話只以呵呵一笑了之。臉上紅也沒紅。到底他心裏是怎樣的懷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我每見到總統府華麗的陳設和總統個人的豪奢生活，便想到全國大衆的顚連苦痛的現狀。數十年來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已如天羅地網，使中國農村一天天入於破產的厄運，而無可避免的；

連年的水旱兵燹，尤使全國民衆都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之中，大量的農民，徘徊在飢餓線上，流亡到魔窟似的都市中，多少貧苦無告的老弱，無法掙扎，終於做了道路上的餓殍！百姓的情形如此，狼心狗肺的軍閥們，仍是野心勃勃，計劃着殺人奪地的戰爭，一般腦滿腸肥的官僚政客們。仍在醉生夢死！恣意淫樂。而我們身爲一國元首的總統，日居富麗輝煌的府第中，一食百金，一衣千金，還訴告着自己不能賺錢。什麼是民生疾苦！什麼是建國大計！姨太太是他的性命，女戲子綹妞兒是他的安琪兒：國家人民的事誰有工夫去理會呢？

「中國不亡，是無天理！」我每想到這句話，便不禁感到心頭刺痛。

政局是處處演着明爭暗鬭的醜劇。張敬輿先生等看着吳曹胡鬧，早知事情不好，，故竭力擁護黎爲總統，吳曹便做出一個吳大頭吳景濂時時與以掣肘。可是到後來黎總統和張國務總理之間也是意見不合，，無法協和一致。黎是那樣的圓滑，張有許多好辦法，黎都不敢施用，張說在目前環境下，必得有些實力爲後盾，對局面始有辦法。黎不肯採納。張要改組衛戍總部，並收警察總監等機關而隸屬之，命令寫好，黎却不肯蓋印，說：若總統幹不成，洗手回家亦是好的。黎既如此只顧個人，不想做事，議會裏又有位吳大頭蓄意與張搗亂，故張縱有良好辦法，亦無可措施。

北京政府雖然堂哉皇哉地稱爲中央政府，實則一切大權均操於遙鎮洛陽的吳佩孚之手，非吳

者逐，異吳者去，這已是公認的事實。一些不肯與吳苟合，不爲吳所喜的部隊，便都不免於糧匱餉乏。這時的財政部長是張弧，一天。我找他商談領餉的事，他很沉痛的對我說：

「部裏那有錢開支餉項呢？別的不說，譬如拿錢不做事的顧問參議咨議就有幾百個，這些大人先生一個也不敢更動，稍有鬆縮，他們馬上便到國會造謠搗亂。額外還有所謂特別顧問，現在就有十七個：七個是女戲子，其餘都是走紅的姨太太。她們月薪都在四百元以上，每月必得二十六七就送錢去，不然，我這個財政部長的飯碗就捧不住。部裏的開支都是類此，人們猶正嫌其拮据，不能暢所欲爲，您想軍隊的餉項等等，誰肯理會！這部長我是不能幹，也不打算幹了，這樣糊糊塗塗的幹下去，實在良心上說不過去！」

這是財政部長良心發現的說話。中國政治黑暗到這種地步，我不知道實攬大權的吳佩孚，究作何解釋。

那時駐守北京的部隊，不僅我們這一部沒有糧餉，衛戍司令部，警察總監，步兵統領等部分，也是餉項缺乏，奔告無門。有一次我和王衛戍司令，薛警察總監，及聶提督幾個人，趁着國務院開國務會議的時候，跑去催索。等到各部長次長到齊，張敬輿先生就領導開會，把各處來的電報報告完畢後，以荒唐鬼著稱的財政部長劉恩遠（這時張弧已經下台）就大發牢騷說：

「財政部長簡直不能幹，一天到晚東也要錢，西也要錢，誰也沒本事應付。譬如胡笠僧這種

土匪，也是再三再四來要錢，國家拿錢養土匪，眞是從那裏說起！」

因這一番話，我看見了一幕喜劇。劉部長講完了以後，大家沉默了一會兒，正要進行討論別的議案時，農商部次長劉定五先生忽然站起來說道：

「我們今天要先討論財政部長的話，他旣說胡笠僧是土匪，實在，國家爲什麼要養土匪？我們該請總理把這土匪拿辦；若是胡笠僧不是土匪，那我們也該有個說法，不能任便人家血口噴人，不問事實。」

財政部長聽了這話，紅了臉，不能答覆。大家也都靜默着，你看我，我看你，都沒有話說，空氣變的異常緊張。停了約有十幾分鐘，張總理才說：

「我們還是先討論別的問題吧！」

「不行？」劉定五先生倔強的說：「我們今天要一定先根究胡笠僧是不是土匪的問題，這是關係國法的大問題！」

停了又有幾分鐘，劉恩遠才勉強的笑着說：

「我剛才說的不過是一句玩話，您何必這樣認眞！」

劉先生板着臉，嚴肅的說到：「這是國務會議，不是隨便說玩話的場合。這件事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你通電，承認你說的話如同放屁；再一個就是下令討伐胡笠僧！」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我看着是非僵局不可了，但出人意外的是劉恩遠竟跑到劉先生跟前，行了個二鞠躬禮，並且連聲說：

「你算是祖宗，我的話算是放屁，請您饒恕了我，好不好？」

一場僵局就這樣喜劇的結束了。劉恩遠在當時是權勢喧嚇炙手可熱的一個人物，劉定五先生竟能持正不苟，當衆撕破其醜面皮，實在令人非常痛快，非常佩服。

王懷慶在民元時是殺革命黨最多的一個屠手，灤州起義的一般朋友都是慘遭他的毒手的，可是這時他却在首都當着衞戍司令。他雖是個武人，但做官的伎倆却十分高妙，他為討好黎總統，就把黎氏左右侍役以至老媽子都買通了，每個人月送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不等，叫他們專為他報告黎的動靜，比如黎每天會的什麼客，說的什麼話等極小的事，他都打聽知道。一有機會，他就可藉以取悅取信於黎，徐世昌為總統時，他也是運用的這一套手段，徐看的那幾本書的那幾頁，他知道了，連忙看那幾本書的那幾頁。及至與徐晤談，徐一開口，他便應對得恰合其意。因此徐常誇奬他博學多能，的確是個人材。其實他那種人材說穿了原是聽差和老媽子造就出來的呢！

他此時在北京拿着衞戍司令在手裏，却想盡鑽營搜刮的門路，他和薛總監聶提督三個人合伙起來，先是偷拆北京城牆的磚。拿去出賣；接着原為旗人所有的坐落在西山的土地，落魄的清室

遺族的府第大宅，他們都設法以賤價買來，以高價賣出，從中攫取大利，天壇社稷壇等公地的樹木，他們也設法偷着變賣；後來南苑大紅門內一塊大空地他們也私下賣給了外國人做跑馬場，南苑是個軍事重地，如何能夠聽從他把這兒的空地賣給外國人？他連這種事也胆敢做，還有什麼不敢做呢？

王懷慶之流爲何膽敢如此無法無天無所顧忌？就是因爲「上梁不正下梁歪」，當時直系專權，整個直系的軍閥與政客就正在寡廉鮮恥，爲所欲爲的情形下，醞釀着賄選運動。

賄選的第一步手段，就是對原任總統黎元洪氏加以驅逐。他們先收買了幾家報紙，利用之以對黎作種種的攻擊，更進而收買了大批豬仔議員，使之對黎作種種的非難，最後，更唆使直系的師旅長們羣起向黎索餉項，黎本是胆小怕事的人，看着環境險惡，知道勢已不能戀棧，便快快然一走去職。

黎氏既然讓出了總統的缺，豬仔們便捧出曹錕。選舉的運動是每票五千元，替他直接活動的政客們，所得的報酬，當然不止此數。如此一來，一幕貽笑世界，觸怒全民的醜劇就完全登場了。

但是一手掩不了天下耳目，金錢也畢竟買不了人心，賄選的醜劇演出不久，邵飄萍林白水等一般有骨氣有熱血的新聞記者，便把此事底細全盤揭露，甚至買票的收條也照相刊出，恬不知恥

的曹錕在輿論鼎沸，萬衆怒吼的場面中，仍然一不做，二不休，裝模作樣的上台，作了總統。後爲總統府秘書長的某功狗說道：

「他們說我們賄選，這是古已有之的，歷史上唐堯禪舜，就是賄選。史家爲要說的好聽，有意編出揖讓的故事，其實那有的事！將來我們也可以編歷史的，我們編的比他們的更要好聽些！」

竟有此一段荒唐無恥的說話！嗚呼！眞正無恥。

英漢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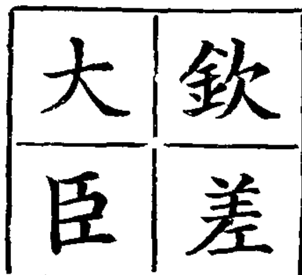
（節本）

美・宓西爾著　唯明節譯

「飄」是一部現代美國名著小說。原作故事生動，文字淸麗。本書節錄原文之精彩部份，雖縮譯爲節本，但仍成一完整故事。目前英漢對照讀物大多係古代作品，本書則爲現代英語之楷模。不備可作課外參考讀物，且可爲準備閱讀原本前之一助。

每册基本定價七元

英漢對照



（五幕諷刺劇本）

俄・戈果理著　唯明譯註

俄國大文豪戈果理所著名劇「欽差大臣」，曾在我國數度上演，早已膾炙人口，不待介紹。內容包括官廳、飯店、旅館等場面，所涉頗廣。對話輕鬆幽默，又屬日常交際用語，尤稱文學楷模。學習英語會話，實以戲劇語言爲最佳讀物。本書係英漢對照，附有詳註，正適合此用。

每册基本定價七元

上海福州路華東里　教育書店印行

第三十一章 首都革命

吳佩孚自第一次奉直戰爭獲勝，即目空一切，又和段祺瑞一樣，做起了武力統一的迷夢，賄選告竣，曹仲三被捧上台，他更是意氣驕盈，一手遮天，處心積慮地進行着他的狂妄的企圖。此時他以黃河流域爲根據地，攫取直魯豫巡閱使之職，復伸張勢力於長江一帶，指使蕭耀南佔據湖北，齊燮元佔據蘇皖贛，孫傳芳佔據福建，更唆使川黔軍攻掠四川，勾結陳炯明沈鴻英牽制廣東，駐兵山海關喜峯口以阻禦奉軍。這種種的佈置，都是他實施窮兵黷武政策的初步。

但是在他咄咄逼人的佈置之中，已經埋藏了將來失敗的因素。原來此時直系的內部，也因吳之飛揚跋扈，而各懷異心，隱然分成津保洛三派。津保派彼此結合，在擁曹抑吳的謀算之下，暗中活動，處處予吳掣肘，使吳難以施展。同時直系以外的各方，在曹吳的壓迫之下，也在積極地應付與對抗。關外的奉張銳意整軍經武，想着捲土重來；皖系殘餘的浙盧，處於重重包圍之中，亟謀找一條出路，以圖自存；而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中山先生，也正在奮力邁進，進行着倒直的運動。這些，又都予洛吳以致命打擊，使其迷夢不能實現。

那時粵浙奉實行聯合，三公子在奉天會議，反直陣線的三角同盟即告成功。吳佩孚想着迅速

的予以各個擊破，首先買令陳炯明等攻擊廣州，並勾結外國勢力唆使廣州商團譁變，以牽制出發韶關北伐之師。接着又指使蘇齊閩孫合攻浙盧，於這年九月三日爆發了蘇浙之戰。「山雨欲來風滿樓」，這都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的前奏曲。

蘇浙戰爭的結果，是盧永祥敗退淞滬。這使得吳之武力統一野心愈熾，我素來主張和平，對曹錕的賄選竊位既深爲疾惡，於吳之窮兵黷武尤痛恨已極。目擊國勢日非，環境險惡，而自顧力量單薄，孤掌難鳴，心裏有難言的苦痛。這多年以來，不斷的和國民黨朋友往還，中山先生把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命孔庸之先生送給我，使我看了，對革命建國的憧憬，益加具體化，而信心益加堅強。其間徐季龍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們軍中，教育總長黃膺白先生及其他國民黨友人亦過從至密，他們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計。這時眼看着第二次的奉直戰爭的爆發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於內發要求的驅使，一面爲了各位朋友的有形與無形的鼓勵，誓必相機推倒曹吳，縮短這一禍國殃民的戰爭。因此除加緊訓練部隊外，尤時時注意同志的結合。

在這裏，我要提出孫岳這個人，介紹於讀者。他是河北高陽人，字禹行，爲明末名將孫承宗之後，是一位老革命黨，和王勵齋張溥泉諸先生爲好友。我們曾共謀灤州起義 自那時訂交，多年來往來無間，不但私人交誼深厚，在革命主張上亦志同道合。讀者當還記得我停兵武穴時，他奉了曹仲三之命，來說我鬪向湘西的一段。現在我再補敍一下他的身世。他爲人慷慨義氣，豪邁

倜儻、光緒二十八年，他在保定考秀才，得識一落戶河北易縣之滿洲人，相交數日，無話不談。談到當時政治的腐敗，那人道：「我來應考是萬不得已，我是滿人，我若參加革命，誰也不肯信任我。你何苦也來弄這個？」孫聞這話，如當頭一個青天霹靂。這回榜發，得了案首。益發覺得功名之事，毫無一點意味，從此常在茶樓酒館飲酒作樂，徜徉自得。知交好友有勸他重理舊業進取功名的，他回答道：「我是大明宰相孫承宗之後。我們祖先被清家所殺，我和清家仇比海深，誓不兩立。我此生再也不應清家的科舉了！」一天回家，於途遇一鬚髮皓白的老者，穿一身破衣，拿着鉢子行乞，但細看神情風度又不似窮苦人。因問道：「看您樣子不像個要飯的，却爲何至此？」老者見問，下淚，自說是蠡縣人氏，原是富有之家，因有同村一個地痞，是個天主教徒，忌其家財，誣告他爲義和團，致傾家蕩產，弄到今日地步，孫二哥聽說，大起義憤。請老者住到他家，好好款待。派人到蠡縣打聽是實，那教徒倚仗教勢，魚肉鄉民，無惡不作。次日孫二哥打好包袱，拿一把鋼刀，磨得雪亮，和老者說道：「走！我和你同去，我爲你一報此仇！」老者畏縮不前，道：「你是一個讀書人，如何做的這事？而且鬧出事來，誰個擔當的起！這可萬萬辦不得的呀！」孫二哥頓時惱怒起來，把手裏鋼刀向着老者亂幌，叱道：「你有仇不敢報，空頂着一個人名，還不如宰了你完事！」老者爲勢所逼，只得回到蠡縣，找到仇家住所。當夜孫叫老者在外等候，自己躍身跳過院牆，一會兒工夫，即提出一個血淋淋的人頭跳出牆來，把那人頭揭着，

問老者殺的這人對是不對。老者嚇得渾身哆嗦，不知如何是好。孫說：「我做的事，我自己擔當，決不牽涉到你。」因寫一信給當地知縣，詳述事情始末，嚴責其縱奸害良，後來若不悛改，必有以報之。信末詳具自己姓名籍貫。連同人頭掛到城門頭上，使全城百姓知曉。自此他即出亡外鄉，投入陸軍學校讀書，畢業後任為排長，又升入陸軍大學，繼為第三鎮參謀官，加入民黨，努力推翻清室的革命工作。民國既立，曹仲三把他看作洪水猛獸，百般排擠，使之不能立足。他乃脫離第三鎮。心想江南為革命勢力所在之地，或許可以相容，那知民元到了南京，許多朋友同志，又懷疑他是袁世凱的探子，對他十分歧視。他住在一位朋友家裏，一天，有人告訴他，說一二日將有人前來行刺。請他小心提防。是夜大雨，聽到有人敲門，門開，即聞槍聲。他在急亂中由窗戶跳上屋頂，連過幾個屋頂，終得逃脫，穿着隨身單衣單褂，在金陵大學後面的稻田中躲到天亮，恰巧有一金大學生出來行深呼吸，見他形狀狼狽，以為是賊；孫二哥向他略述經過，請他把竹布長衫給他一穿。那學生非常同情，即脫與他長衫，衣袋中只有一元錢；亦一併送給他以為盤纏。他出至外面，打算僱洋車到留守府，車夫見他兩腿汚泥，穿一件不合身的長衫，心裏覺得蹊蹺，不肯拉他。說了多少好話，並答允給以一元車價，始至留守府找着黃克強先生。當時數道：「若覺得我有何罪嫌，為什麼不明着辦我，而竟出此暗殺手段！」黃為之解釋誤會，留他安心住。孫不肯，由此逃往江西。到了南昌，見了李協和先生，相見不勝欷歔，李乃贈以四萬元，

放他廬山墾牧督辦之職。（協和先生慷慨義氣，後來孫到北方，到處宣揚，以爲有眼結識如此好友，爲十分自幸之事。）從此他卽弃寒了心，以爲世界上無所謂眞是非，因爲人們並不能辨別，其所以由革命的志士一變而爲頹廢主義者，卽因爲有這番緣由。

這個時候，他正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兼大名鎮守使之職。

且說這年——民國十三年——九月十日，我在南苑建築昭忠祠，舉行落成典禮。那天軍政各方都派有人員前來致祭。孫二哥先是派了代表來參加。過了數日，天上落着小雨，他又親自坐了汽車來。相見之後。我說：

「好久不見您了。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

他說：「上次您這兒昭忠祠落成，我恰好有事，不曾親來致祭，今天我要來補祭一下。」

我領他致祭完了，走出祠來，陪着他在後面義地中看看。一邊走着，一邊嘆息悲吊。他說：

「喝！這樣多！民國成立不過十多年，這裏已經躺下這許多戰士了！」

我說：「長安戰死的，河南戰死的。各方面的都已經設法遷了過來，他們爲國捐軀，落得一忠字，也算不朽了！」

「都是忠義好漢啊！都是精魂忠骨啊！」

我和孫二哥多年相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此時卽笑着和他打趣道：

「他們死了，能得忠骨之稱；孫二哥，將來您百年之後，人當如何稱您？」

「那不用問，」他笑着答道：「像目前的這樣的幹法，一個不折不扣的軍閥走狗吧了！」

「您統兵數千，坐鎮一方，爲什麽甘心做人家走狗？」

他哈哈大笑起來，停住脚，說道：「我算什麽？還有那帶着三四萬人的，不也是做着軍閥走狗，莫可如何嗎？」

說着話，已走到墳地中間一座草亭跟前。即同進去坐下。我於是正式說道：

「目前鬧到這個局面，我想稍有熱血良心的人，沒有不切齒痛恨的。我所轄的雖然名叫一師三混成旅，但實際還不到三萬枝槍。處此境地，未可莽撞。但我們必須努力，把這一批禍國殃民的混賬東西一股腦兒推翻，不然的話，如何對得起自己？如何對得起我們創造民國的先烈！」

「煥章老弟！」孫二哥十分懇摯的和我說：「您若是決定這樣幹，我必竭盡力量相助。此外還有胡笠僧岳西峯他們，也定然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我可以負責去接洽。」

我故意說道：「您提胡岳他們！他們如今有了祿位，有了金錢，怕不見得肯和我們幹了罷？」

「這個大大不然，我知道他們，比您清楚得多。他們現在河南，實際上是鬱鬱不得志，對曹吳的作法，早已深惡痛絕。何況他們都是老革命黨人。更何況他們和您我有如此交誼。橫豎直奉馬上就要幹了，我們有的是好機會。我們先佈置一個頭緒，待機行事，必有把握。」

當夜詳商良久，說定由他去和胡笠僧他們接洽，待胡那邊來了人，再商討第二步辦法。談着話，我的隨員在旁邊給我們照了一張像，作爲籌議事情的一個紀念。孫二哥即於當天歡天喜地的走了。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胡笠僧那邊派了岳西峯來。我在旃檀寺兵營會見他。我們已經熟識多年，此番相見，更覺得歡慰。坐下來。寒暄數句，他即低聲要求屏退左右，并起立把門關上，我知道孫二哥接洽之事已有頭緒，却看他如何說法。兩人坐定，他卽開口道：

「有幾句話，今天要和您細細一談。您是一位創造民國的革命者。尤其在陝西河南的時候，我們在您的領導指揮之下，爲國家效力。我們曾同過多年生死患難，想您一定能夠推心置腹，完全相信我們。我們今天就說革命黨的話。開門見山的說，您說好不好？」

西峯是個熱血赤心的朋友，說到這裏。把眼睛望着我，十分懇摯的繼續說道：「今天見了您，我心裏是說不出的興奮，我常常想，我們在家裏，不短吃的，不短喝的。出來做事，就爲的獻身革命，救民救國。可是而今事實却大大相反。我們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國家，反倒做了禍國殃民者的走狗，唉！唉！我們太喪了良心，太喪了良心！」一說着淚如雨下，嗚咽不止。

我一時也非常激動，因說道：「您這幾句話是心窩裏掏出來的，說的太好了，太好了。我還有什麼話說，您來的時候笠僧弟說了些什麼呢？」

們就怎樣辦。原先笠僧對您這邊的情形還有些不了解。這回孫二哥去了之後，我們纔完全了解了。現在笠僧特意派我來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話：就是絕對聽您的，毫沒半點含糊。」

我說：「西峯弟，您既如此說，我們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有幾點意思，要和您開門見山的談一談：第一，吳佩孚爲要打倒異己，爲所欲爲。對奉戰事目前已至一觸卽發的地步，這種戰事，我們誓死反對。吳若有命令給您們那邊，您們萬萬不可接受。第二，我們須利用形勢，相機而動。將來我們若果成功，必須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一切。他是中國唯一的革命領袖，我們應當竭誠擁護。否則我們就是爭權奪利，不是眞正的革命，他的建國大綱您讀過沒有？把這個細讀一讀，才知道眞正的民國是怎囘事，眞正的革命是怎囘事。第三，紀律是軍隊的命脈，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我們既拿定了決心，此後卽當嚴整軍紀，眞正做到不擾民不害民幫助民衆的地步，否則我們決不能成功！」

我鄭重的把話說完，他都一一答允，說囘去就完全照辦。並且要求派送人員到南苑來進我們的教導團。後來一共選送了一百數十名學生前來入學。國民軍第一軍中有第二軍學生者卽是此故。

過了幾天，胡笠僧本人也來見面一次。預先約好了時間，在晚上九點鐘，他祕密地來了。他說：

「您叫西峯說的那三條意思我們都完全依從，尤其請中山先生主持大計的一條，是再好沒有，不過我們隊伍的素質，您是清楚的。在火線上拼命，還可以亂七八糟的拼一氣；若是派令進城，必定不能謹守紀律。那時若出了事。我怎樣對得起人民，我只有自殺一條路。至於打仗拼命，您不要顧忌，看着那裏險，您就派我上那裏去。您只管給我命令，我們願意蹈湯赴火！」

我說：「老弟！你有這幾句話就夠了！」

經過這幾次接洽，以後經常奔走兩方者，在胡笠僧方面，有劉允丞先生等；在孫二哥方面則有王勵齋先生，隨時不斷的往來，聯絡日臻密切。這時教育總長黃膺白先生常來南苑為我們講話，前已言之。有時講演完畢，就請他同坐，閒談時事。黃為人有膽有識，熱血忠誠，日子一久，越談越是親密，甚至無話不說。一次談到賄選和曹吳的禍心，相對欷歔。他把大腿一拍，說道：

「只要你有辦法，我一定跟着你幹！」

於是我說：「請您嚴守秘密，我們不久將有大作為。那時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您等着吧！不久的將來定要請你幫忙的。」

他聽說此話，歡喜極了。

這時我駐在南苑，除勤練部隊而外，仍按照我的本色，作些裨益地方的事情。其中最使我發

生濃厚興趣的，就是栽種樹木。將南苑隙地，劃成若干區，分配各營種樹，所種樹類不一，一區專種桃樹。一區專種李樹。一區專種梅樹，等等。技術方面，請了一位韓安擔任指導，樹苗下土，澆上馬糞，後來都長到八九尺高，蔚然成林。尤其是孫連仲所種的一區核桃樹，大約由於培植得法，到第二年四月間顯得特殊繁茂，一片青葱翠綠，好不美觀。自南苑經大紅門以至永定門大路兩旁的地方。我派由第二十五旅旅長宋哲元負責栽樹，所買樹種皆八尺高，二寸粗，入土二尺半，每顆只價八大枚。頭年冬三九天氣栽植下土，次年春天即發芽，比春天時栽植更要好些。現在這些樹都已成林，每顆至少可值百元錢了。栽種樹木，必須有專家指導，否則難有成績。在北平，六月天氣移栽六七尺高一二寸粗的大樹。也照樣的能活。我在南苑租住李星閣的屋子爲寓所，院中沒一顆樹，遷入時已是四五月、大家都以爲不宜於栽樹了。我不管這一套，買來八顆槐樹，每顆三元，栽了下去，結果七棵全活，只死了一棵；這一棵怕也不是因爲時令關係死的。六月間栽植葡萄，亦可活，我也嘗試過的。我所領教的所謂專家，只是不識字的粗人，並無科學的訓練，不過經驗豐富而已。

戰爭的發動，一天天緊迫了，但我們隊伍因被歧視，器械還未配備齊全，那時政府由意大利辦來比士尼步槍。還有大砲和子彈，都是大量的，我派總參議蔣鴻遇去見陸軍總長陸錦，接洽領械。蔣回來報告說，在陸錦那裏等了足足四個鐘頭，陸總長只是不見。陸總長在幹什麼呢？他在

和田維勤躺着烟燈，談今說古，沒有完結。田維勤本是民十一我在陝西時開調出去的一個團長（屬井岳秀部），此時已升爲旅長，爲人口齒伶俐，善於巴結，在抽大煙一點上，又是陸總長的同好者。這囘必定又是他從陝西帶來上好烟土奉獻，所以陸總長才那麽歡喜，我身居陸軍檢閱使之職，派人接洽要事，陸總長竟拒而不見；而和一個旅長無所事事，笑談終日！幹部決定一切，曹錕的倒霉，大半因爲他的幹部過於荒唐之故。

蔣鴻遇既白去一趟，我只有再上請領的公事。幸蒙曹仲三批准，令發三千枝步槍，十八門陸砲和幾百萬發子彈。那條子是曹錕親手批的。我以爲有了這個，便不愁領不到器械了，那知一次二次的去領，照舊領不到手。誰也想不到有此情形，使我心裏發煩。一天我召集全體幕僚會談。有的堵着口不開，有的談別的事。我問蔣鴻遇說：

「器械領不下來，究竟是怎麽囘事？眼看着就要打仗了，我們怎麽辦？」

「先前我怕您生氣，所以不曾對您說。現在您既然問我，我不能不說了。這個您還不明白麽？」他用手比了個圓圈說道：「癥結所在，就是因爲缺少這個！現在軍械都歸李六掌管，不送上錢去，說什麽也是領不出東西來的。」

「得多少數目呢？」我問。

「至少得十萬。」

我想這錢到那裏去譯？軍需賈玉璋坐在旁邊，這時就說：「只要檢閱使答允，我可以設法。西北邊防督辦的名下每月應領五萬元的經費，雖是拖欠甚多，但近來頗積餘了一些，不到十萬的數目，少的也有限。可以補足起來。這時什麼也不用管，把槍領了下來再說。」

我說：「好呀，你快去湊去。」又和蔣鴻遇說：「這回您可真要領下來，不是說着玩的！」

十萬元湊齊了，蔣鴻遇便從李彥卿的門路把錢送去，下午四點鐘送錢去的人回來，當日六點鐘便接到李六的電話，叫派人領器械彈藥去。我在隔室聽着電話，恨的我牙齒咬的格格作響。第二天曹仲三在居仁堂召集會議，我到的時候，別人都還未到。曹見了我。笑嘻嘻的從台階上迎了下來，說：

「煥章，你這麼苦，還給我送錢，我實在太過意不去。」

我纔知道得錢的不只李六一人，這混賬總統也得了的。大總統左右全是這類狐羣狗黨，公開的大幹卑鄙齷齪的勾當，而靦不知恥。李彥卿在城內蓋一住宅，一花就是四十萬，試問那裏來的許多錢！

器械已經補充齊全，一切也都準備妥貼，我照常不動聲色，只等着時機的成熟。

先是這年八月二十四日江浙戰爭爆發，這就是第二次奉直戰爭的序幕，奉張因急要聲援勢將

敗北，浙盧，卽在熱河冀東一帶向直軍發動攻勢，九月十三日京奉線交通斷絕，十六日朝陽方面也開始動作。吳佩孚王承斌奉曹仲三電召，於十七日到北京，十八日卽對奉張下了討伐令。吳佩孚自任爲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爲副司令，彭壽莘、王懷慶、曹鍈和我分任第一二三四路司令，張福來爲援軍第一路司令，胡笠僧爲援軍第二路司令，如此等等許多名目，當時報紙上都有記載，不必一一贅述。可記的是吳佩孚在四照堂召集會議，親下命令的一幕。那晚被邀參加的人員，有他的參謀長、總參議、陸軍總長、海軍總長、航空署長、代理國務總理、以及派有任務的高級將領及其他有關人員。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電燈明如白晝，廳中置一長條桌，挨挨擠擠，坐滿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許久，纔聽到有人大聲的報告道：「總司令出來啦！」嚷着，吳佩孚已經搖搖擺擺走到室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條白色褲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綢子的夾襖，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鈕子也不扣。嘴裏吸着一根紙烟。他走到座上，卽盤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條桌，那種坐法，宛似一位懶散的鄉下大姑娘，於是口傳命令，念道：「奉張大逆不道，殺我人民，奪我土地，侵我主權，藐我武功。」還有什麼「大張撻伐，除此元兇」之類。不知道是他預先擬就的，還是他臨時隨口胡謅的，聽來總如佛道的經咒。唸到中間，電燈忽然滅了，半晌纔復明亮，王懷慶和我坐在一處，附着我耳朵根低聲笑道：「不吉！不吉！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於是吳佩孚接着唸下去，至此已入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務如何，第二路如何，援

軍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吳即站起來說：「沒有了罷？我們就這麼辦罷。」此時海軍總長連忙站起來說道：「報告總司令！命令上沒有提到海軍，我們的艦隊怎麼辦？」吳答道：「哦哦，海軍沒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條罷，你們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長又站起來道：「還有我們空軍呢，怎麼辦？」吳又哦哦連聲，說：「也添上一條，你們隨時準備，相機出擊。」又有張家口騎兵將領起立請令，吳答：「在古北口外活動。」接着兵站負責者等人員亦起立，吳搔了搔頭，不耐煩的說道：「這樣儘着往下添，還成個命令嗎？你們不能等着以後再商量嗎？今天就是這樣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纔一鬨的散了。這樣重大的事，辦的如此輕率兒戲，吳之鹵莽滅裂，往往似此！這裏所寫的不過千百條中之一條而已。

在這個當兒，我打聽得北京警備副司令之職尙是虛懸，我特意向曹仲三推薦了孫二哥。曹不以爲意，卽由保定調孫二哥到京，任爲警備副司令。後來孫二哥見了我笑道：「你特意把我弄來給你們開城門是不是？」我聽了他這話，也不禁笑了。

奉軍進攻，共分三路。直軍也便派三路迎敵：吳佩孚自己任第一路，沿京奉線前進；王懷慶任第二路，出喜峯口；我則任第三路，經由古北口以趨熱河。吳佩孚這次派我，表面是說古北口這一路關係重大，非勁旅不克勝任；實際是因此路遙遠險阻，接濟困難，意欲陷我部隊於絕地。但還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對我監視而外，復令胡笠僧率部相隨；囑咐他，如我有何異動，

即就近解決。吳的用心眞陰毒，在他要用我爲他拼命的時候，仍然蓄意要把我們消滅。可是他萬也想不到胡笠僧會把這話告訴我；所以他的陰狠，實是利令智昏而已。

命令既下，即須準備出發。爲了給養的問題，我和王懷慶特去找吳商議。吳的意思早就宣佈，此次出兵，概不設兵站，糧秣餉項，統由各本軍隨地籌辦。我說：「這話恐怕行不通罷。路途這般遠，這般難，假如還要自己籌餉辦站，那不但妨礙了部隊的作戰；並且擾害地方，鄉紳百姓全會被這一着得罪了。」

吳很輕鬆隨便的答道：「兵站是用不着辦的。你們只管走到那裏吃到那裏，不但自己省却許多麻煩，地方上官紳也是萬分歡迎的。」

我問這是什麼意思。吳答道：「這還用問麼？地方上官紳誰不願意接辦官差？他們花了五個，可以報十個，大發財源的事，誰也惟恐搶不到手。你只管開拔，不要顧前思後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這種辦法，地方上歡喜，我們自己也省事。」

我說：「擾害百姓的話且不說罷。我走的古北口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區，往往一百里八十里的沒有人烟，我們向那裏辦糧去？您說的辦法就說別路可行，我這一路也是萬萬不成！」

談至此，兩方僵坐，毫無辦法。顯然的，吳這些辦法，全不脫禍國殃民的作風。好像他和國家人民有了深仇一樣，於國家人民怎樣有害，他就怎樣辦，我和王懷慶出來，王仰着頭嘆口氣

道：「我們這是死路一條啊！」

吳佩孚對於我們的餉項糧秣不加理會，但我却不能不開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八到旃檀寺來送我，意思是催我們出發了，我們始準備動身。從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即令部隊陸續開拔，到二十四日開拔完竣。我派了一營步兵留守後方。委蔣鴻遇爲留守司令兼兵站總監，辦理後方的一切事務。我原從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約一萬餘人，編爲三個補充旅，由孫良誠、張維璽、蔣鴻遇分任旅長，所領槍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槍數百枝。這時藉着訓練的名義，着令留駐北京，以爲應援。一切安排妥當，我始起程。在我出發的前一天，想到顏惠慶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們即要實現的計劃和他談談，即去找他，我試探地說道：

「國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鬧得如此黑暗，賄選賣國，無所不爲，而今奉直軍還要自起內戰，都不過是爭權奪利，禍國殃民，這種局面將來怎樣結束呢？」

「眞是難事！」他做出同情的樣子隨聲附和着。

「我們總要共同想個辦法，以謀挽回，袖手坐視總不行的，若我們將來有了辦法的時候，打算請你出來幫忙。」

我這話是明明告訴他我們即將舉義了，顏先生却模棱兩可，不說一句有關痛癢的話，談了兩個鐘頭，話老是不能深入，顏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說話如此不着邊際　我覺得這不是革命外交

家的態度。若革命外交家，則頭腦敏銳，遇事痛快的一言而決，不當如此圓滑。我和黃膺白先生接洽，也是這樣說的，他的態度何等明快。我和顏惠慶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誼，往來甚密，正想一一與之接頭，因此番顏先生態度如此，所以索性連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說了。到後來班師回京後，始臨時約了王先生出來。

我們先頭部隊開到灤平，我自己也住到懷柔。從懷柔到古北口，到密雲，大路兩旁都是棗樹，此時正結了實，紅的果子滿樹纍纍，看着真是美觀，眞是可愛。那時我們部隊整整過了三旅，而路旁棗子卻依然滿樹。我過的時候，許多百姓夾道而立，嘻嘻的看熱鬧。我們問他，棗子短了沒有？百姓說：「是您帶的隊伍過境，那會摘吃我們的棗子？」又說：「弟兄們看見棗子長的好看，我們就請他們吃，弟兄們說：要錢我們就吃。我們說，都是樹上自己長的，要錢做什麼？怕你們吃了多少！他們還是不吃，」談的歡歡喜喜。我覺得這是兵們自覺的紀律，很可歡慰的。

在懷柔住了幾天，吳又派人催行，我乃進至古北口，住在楊令公廟，據傳說昔楊令公奉了朝命征遼，只給他很少的兵卒，他說敵衆我寡，懸殊太大，勢難收功，朝廷不理會他的困難，只說你且去打一仗再說。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圍，極力鏖戰，糧盡援絕，結果還是全軍覆沒 他自覺喪師辱國，只有自縊而死。我這次行軍，想到楊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觸萬端，因撰了一付對聯，

以木書刻，掛在廟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篇文現在已記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着，段祺瑞派賈焜亭送來一封親筆函，大意是表示不贊成內戰，對賄選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處。接着張樹聲劉砥泉又介紹一位張作霖的代表馬某來見。馬說奉方殊不願與我為敵，只要推翻了曹吳，他們的目的便已達到，決不再向關內進兵。我便很坦白的對那代表說：「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幾位將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隊伍不進關，我們的計劃必能順利進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

我在房裏說着話，聽着外面狂風怒號，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着準備他們的晚餐。在這肅殺緊張的夜晚，我聽見我們談話的聲音是如何的莊肅。我拿着中山先生建國大綱，說了幾條重要的主張，「這是我們中國唯一革命領袖的辦法，您以為如何？將來我們事成，擬請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大計。這一條你們是不是贊成？」馬君答道：「這完全不成問題。一切悉聽你的主張，我們無有不贊成的。」

我乃重復道：「一是請中山先生北來，二是你們隊伍不得進關，只此兩條就成，別的都不必細說了。希望你快回去轉達，切勿食言，現在是怎樣商定的將來就怎樣實行。我這兒已經佈置妥當，不久即有主和息爭的通電發出。」

當晚他們趕程回去了。

此回相偕同行的有吳佩孚所派監軍王承斌氏。王字孝伯，陸大畢業，爲人深沉誠厚，寡言笑，他雖然奉吳之命相隨監視，但對吳佩孚所爲却不滿意。我的一切舉措，全不瞞他，什麼話都坦白相告，他一方面同情我們，一方面却並不肯參加活動，幫助我們，但也決不肯破壞我們，把我們的計劃洩漏於吳。我也聽其自由，不予強迫，兩下各行其是，彼此諒解，如此而已。他的這種態度，我已覺得難能可貴。可是嚴格的說，我並不能贊成他。我以爲個人的關係和國家的關係不能混淆不明，公私應當分的清清楚楚，或則他當反對我們，破壞我們；或則就應當參加我們的活動，共同推翻曹吳，二者必須站定一方面才是。可是他竟兩方都站，兩方都不站，模棱其間。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無所成就，委實惋惜不置。當時奉方與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認他對此事爲預謀。可是後來曹吳既倒，張作霖竟令張宗昌李景林佔據天津，把他驅逐出去。這是失信食言的舉動，使我十分不平。後來我之不能與奉合作，這件事也大有影響。

我從古北口進駐到灤平，即祕密發信給胡笠僧派代表前來會商班師日期。等了數日，鄧寶珊奉派前來，我便召集各處的代表在一帳棚中舉行會議，張之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鹿鍾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處前來參加會議。結果規定隊伍總稱爲國民軍，因爲我們這次革命，是擁護中山先生主義，並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黨名叫國民黨，所以我們的隊伍也

就取名國民軍。一路以來，部隊行進如流水一般，官兵無不歡欣鼓舞，至此益發精神振奮，大罵曹吳禍國殃民，我們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識到此番作爲的意義和自身責職的光榮與重大。

那時參預總統府機要的人員，許多人與我們取得聯絡。吳在前線的情形，隨時都有人給我報告。洛吳敗訊，在我們開會議時卽已聞知；但未證實，不敢深信。乃致電於吳，報告我們前頭部隊已抵達承德及沿途糧餉難濟砲彈潮濕的困難情形，同時並探問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卽接吳的參謀覆電，有云：「此間形勢危急，不有意外勝利，恐難挽回頹勢。」根據此電可斷定吳戰不利之訊，確實無可置疑。我卽抓住時機，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領開赴喜峯口及通縣的軍隊，星夜南下，攻佔京奉路之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京漢路直軍之聯絡，並防阻吳軍西歸；命鹿鍾麟率部兼程返京，會同孫良誠張維璽兩旅，開往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同入城；命李鳴鐘率兵一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限日班師。

佈置妥定，我卽親率劉郁芬首途返京，走到灤平，遇笠僧的代表劉允丞先生，我卽拿出首都革命的計劃，請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簽字，以昭鄭重。次日抵高麗營，那晚刮着大風，天氣極冷。黃膺白先生從北京趕來相見，詳談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吳在前線敗績之事，京漢線軍民擁塞，弄得車輛倒錯不開，吳怒而扣押司機，難民悉被錮禁於悶車中，扣在站上數日，整車整車的飢餓而死。種種鹵莽暴行，令人聞而髮指。當晚共商政府過渡時期的辦法，規定組織攝政內閣，

又把如何迎請中山先生之事具體計劃一番。談到深夜十二點，黃先生仍然冒着砭骨的寒風，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達北苑與蔣鴻遇等會見，分配了工作任務以後，當天晚上八點鐘即率部由北苑出發，十二點馳抵安定門，孫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開城門，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務，同時把全城電報電話線盡皆割斷，一切應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覺的辦個妥貼。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貼滿國民軍的安民佈告，通衢要道上也佈滿了纏着「誓死救國，不擾民，眞愛民」白色臂章的國民軍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見這些情景，，都閃着驚疑的眼光，不知道這些事實究竟是如何出現的。

這次部隊回京，所以能夠如此機密神速，多是鹿瑞伯辦事妥愼周到之功，古北口會議之後，鹿返駐在地密雲，即每日令部隊練習行軍。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總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時徒手；有時全副武裝，一頭走着，一頭於路旁打野外；有時剛剛支起帳棚準備露營，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趕回駐地。每日如此，使部隊時時準備，使居民天天看慣。故奉命班師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爲意，士兵們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達北苑後，照着命令在此間設法先運一團人入城。他每次派兩連人，作爲進城取東西的模樣，暗進明出，進去的多，出來的少，數次之後，城中即陸續聚了一團人。這一團人於奉命進城之前，於如何佔據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電線，佔

電話，等等技術辦法都已有完密的計議與練習。到晚間大隊入城，乃以混成營爲單位，每一混成營輜重以至火伕俱全，掉一個身，以輜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後，鹿親自帶隊前行，以防不測。一營入城，給以命令，帶第二營繼入，城中每個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隊招呼，使不致走錯路徑。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彈辦得妥妥貼貼，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鹿爲河北定縣人，名鍾麟，字瑞伯，曾爲第一混成協學兵。那時第一混成協的學兵是有名的「龍虎班」，教官皆陸大畢業生。鹿在此三年，於戰略戰術及戰鬬知識有特殊研究，後來任爲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協營副。在四川時始來我們第十六混成旅爲營長。民五在廊房任軍法官，爲砲兵營長及團長，升旅長，又升師長兼北京衛戍總司令。爲人謙下勤勞，好學不倦，對國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穩練，堪任繁劇，與我共事多年，眞是作戰有作戰的辦法，作事有作事的辦法，乃國家棟樑之才。

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辦妥。這時胡笠僧和孫二哥也都來了，第二天便召開會議，商議正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爲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笠僧和孫孫二哥爲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這時雖已收復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尙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扎。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果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鄭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他若被吳拉攏，則至爲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後受敵，立可使

之潰亡。鄭士琦為段祺瑞皖系的人。為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派聯絡，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軍北上。大家亦以為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時只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孫二哥這個提議，竟得全體一致的贊成。眞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那知由於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會議席上，又將前晚與膺白先生談的組織攝政內閣之事從頭商討一番。胡孫二位說：「許多事都請總司令全權辦理，不必一一和我們商量。事實上我們是分散各處，各有任務，難得聚會一次。若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大事耽誤了。」

我說：「這却不然。內閣的組織，事關重大，必須大家從長議決；再則今天諸位都已在會，正該就此問題好好討論一番。」

當時決定：曹吳賄選禍國，當然不能容他繼續行使總統的職權，於是向他提出三個條件：一，下停戰令；二，免吳佩孚本兼各職；三，請他自動退位，國民軍入城後，他的衛隊與曹世傑的所部都已由孫二哥派隊繳械遣散，此事已不成問題。於是便商議攝政內閣的組織，其中陸軍總長和參謀總長二職，最費研究。我的意思，以為無論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請中山先生北來之議，必不可作罷。為表示此點誠意，並貫澈吾等初衷，此二職必得以老革命黨充任之。當時孫二哥因

提李協和先生曾爲中山先生總參謀長；李書城先生曾爲黃克強先生總參謀長，故決定請李書城爲陸軍總長，李協和爲參謀總長。因孫黃是中華民國的創造者，大家對此議均贊同，內閣人選既定，我們都覺得十妥十全。其中沒一個我的私人，亦無胡孫一個私人，完全是本着「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的意思決定的，攝政內閣於十一月一日成立，由黃郛充任國務總理，全部閣員的分配如下：

外交總長　王正廷
財政總長　王正廷（兼）
交通總長　黃　郛（兼）
海軍總長　杜錫珪
陸軍總長　李書城
司法總長　張耀曾
內務總長　王永江
農商總長　王迺斌
教育總長　易培基
參謀總長　李烈鈞

內閣的名單發表，不免人言嘖嘖，說這回內閣人選，陸軍，參謀，財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個內閣無一個不是南方人。曹吳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將來北方人還吃飯不吃飯呢？其時竟有人鄭重其事的來見我，對我大說一頓。我回答他們說：「國事當選賢用能，無所謂南方人北方人、俄國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請他們來不好麼？眼光如此之小，請您回去再仔細想想看。」記得有好幾位被我說的紅着臉走了。

對於攝政內閣，我上了五個條陳，以爲施政的方針：

（一）打破傴傭體制，建設廉潔政府。

（二）用人以賢能爲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務。

（三）對內實行親民政治，凡百設施，務民隱。

（四）對外講信修睦，以人道正義爲根基，掃除一切攘奪欺詐行爲。

（五）信賞必罰，財政公開。

這攝政內閣雖是過渡時期的政治機構，但成立後，却做了一件富有意義的事，那便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出宮。

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甚至在中華民國的首都所在地，竟然還存在着一個廢清皇帝的小朝廷，這不僅是中華民國的恥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時無不以留着辮子爲可恥；如今留着溥儀，

即不曾爲中華民國留了一條辮子，可恥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時刻企圖利用的禍根。民六討伐復辟的時候，我即極力主張掃除這個奇怪的現象，劃除這一個禍根，可是當時竟未如願。這次入京，便決心以全力貫澈之。在商得攝政內閣的同意後，便令鹿瑞伯去執行。他帶了幾個衞士進宮，問溥儀道：

「你到底願意做平民，願意做皇帝？若願做平民，我們有對待平民的辦法，若是要做皇帝，我們也有對待皇帝的手段！」

溥儀趕忙答道：「我自然應該做平民，無奈許多人跟着吃我，他們迫着我在這裏，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說：「既是如此，就請你立刻遷出宮去，從此做一個良善平民。」

當日溥儀就帶着他的嬪妃和需用的東西遷出宮去了，所有宮中的財物，都由吳稚暉莊永寬李石曾等名流組織一保管委員會接收之。事後有人造謠，說馮某攫取了多少故宮寶物云云，對於這種無稽的讕言，我都無庸辯解；我想李吳等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眞有人攫取了財寶，他們豈肯接受保管古物之責，平白分受別人的駡名？烟筒中冒煙，雖亦可使人眼迷，但不過一會工夫，仍現出淸白的天空，這個讕言，終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儀被逐出宮以後，段祺瑞從天津致我一電，說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爲很對，唯有

驅逐溥儀之舉，覺得有些欠妥。我眞不明白段先生是什麼居心，我想，莫不是曾經做過軍諮府大臣，磕頭磕上了癮，定要留着溥儀給他過磕頭癮麼？當時我就提筆親擬了一個電稿，我說我此次班師回京，可說未辦一事，祇有驅逐溥儀，才眞是對得住國家對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後世而無愧。從這裏可以見出段之倒曹吳，是出於皖直的畛域之見，完全爲私人報仇雪恨，何曾爲國家人民設想一點？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當兒，我同時調遣部隊分赴前方，當派國民三軍往保定，解決曹世傑的十六混成旅、派一軍二軍的一部，迎戰吳佩孚的主力於京奉線。張之江劉郁芬蔣鴻遇等都在楊村附近與吳佩孚殘部發生激戰，張之江等沉着進擊，戰況劇烈。正在打的熱鬧，我另派谷良友部抄敵後路，吳部不支，數旅破破爛爛的隊伍完全覆沒。當俘虜數千人，獲槍無算，俘虜中有一旅長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來見我　我從高階台上走下來，與之熱誠握手，并送以一千元的養家費，備極優待，這時孫二哥已進到保定，乃續派佟麟閣新兵一部及張自忠舊兵一小部協助他將十六混成旅全部解決，另有鄭金聲部——鄭爲我老朋友，自動率隊自綏遠來歸，我即收編爲第三師。吳佩孚看見情形如此，知道大勢已去，大哭一場，上了輪船狼狽地逃往南方去了。

當前方戰事激烈的時候，孫連仲馮治安奉命率部駐豐台附近，準備作各方策應。不想天津英租界，爲要延續曹吳的統治，存心擾亂、忽然闖進我們的前哨線，兩下起了衝突。我聽了馮治安

的報告後，便對他們說：

「先盡力和他們講理，實在不聽理喻的時候，不惜與之一拚！」

事實上那時曹吳的倒台是不可挽回了，英兵雖然籍口挑釁，故與我們爲難，但在我們嚴密的防範之下，究亦無從施其伎倆。

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我得到這麼幾個經驗：

第一、對於敵我的實在情況與處境須有透澈的認識。古兵家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戰必敗」的話，是一點也不錯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因聯絡周詳，對各方面的情形都頗爲明瞭，所以雖以較薄的兵力，也能戰勝素稱雄厚的吳部。

第二、將領對於所部的作戰能力，須有相當自信。這次孫二哥帶着三軍前往保定，一到定興縣便與敵人接觸，一方打着，一面却沉不住氣，覺得自己力量單薄，不能支持，告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我這時一因隊伍太少，無法抽調；二因綏遠馬福祥態度不明，須派隊守備。接他電報後很爲躊躇，但增援畢竟是緊要的，於是我勉強派佟麟閣的兩營派了去。可是這兩部分援軍開到那裏，並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決了。若是孫二哥對於自己有相當自信，不是這樣的連電告急，我即可從容把增援隊伍派調他方，豈不要收更大的戰果！

第三、截斷敵後，在我國舊戰術上很是講究，用之得法，確可決定戰役的勝敗。這次楊村之

戰，正面的攻擊雙方勢力幾乎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敵後，吳軍便很快的潰敗。因爲後路一斷，彈藥糧秣的接濟，以及消息命令的傳達，都發生了阻礙，無論什麽勁旅，處此情狀，都不免發慌，戰鬬精神一經喪失，還有不慘敗的道理嗎？

第四、爲將領者不明戰術，專憑勇氣，鮮有不失敗者。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預期的勝利，使我很是奇異。因爲此路敵軍，全係由前綫撤退的敗兵潰卒，早已喪失鬬志，迎頭一擊，如摧枯拉朽，必收極大戰果。但爲什麼竟不能得到預計的勝利呢？等到鄧寶珊先生囘來，報告那邊的作戰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將領頭腦過於簡單之故。原來笠僧先生部下的將領，講究的是肝膽義氣，吃苦耐勞，衝鋒陷陣尤稱勇猛。但其中沒學過戰術率兵術的人亦確實不少，因此部隊過了一千人，他們往往無法指揮。這次在唐山車站截擊敵軍殘部，他們看見站上停着一列（由兩列併成）兵車，上面滿載潰兵。當卽派了一營人前去繳械。敗兵已無鬬志，情願繳槍。但他們就不知道派人將車頭上的司機先行監視，只顧三三五五地爬上車去忙着收槍。就在這時，隨車的敵軍官長卽命令司機開車出站，把那列車拖到二十里以外。我們上去的不過三四百人，而敵兵則不下三四千之衆，結果上車收槍的反被人家全數繳槍或槍殺，沒逃囘一個。又有一次，他們沒等把部隊分配妥當，大批的敵兵已由前方撤退下來了。當時無可措手，兩方面卽混到一處，也認不清那是敵人，那是自己。弄得混亂不可收拾，後經鄧寶珊用盡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頓調齊，結果竟損失

了很多。幸虧當時敵軍在潰敗之餘，無心作戰，否則他們這一次便不免全軍覆沒！

我們部隊到了天津，吳部槍砲彈藥大量拋棄，紛紛堆在新車站。張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管倉部隊的不滿。他們久居陝西那窮僻地方，一旦看見新式槍砲即不免紅眼。後經張之江竭力解說，才算誤會冰釋。足見訓練缺乏的隊伍，畢竟難於控制，一遇利害關頭，便越軌行動。若非張之江應付得好，豈不鬧出笑話？這次國民軍在天津，未出半點亂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張之江的功績。

天津局面既已穩定，段祺瑞即速來數電約我到天津討論政治機構改進的問題，當時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來途中，故覆電說須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時候，我再去不遲。過了沒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爲陸軍部軍需司長的羅某來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堅執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誤會，若先去一談，一則可示我坦白之懷，二則也可以歡迎中山先生的來津，覺得未嘗不可。遂決定赴津，即一面覆電說準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將領說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動身去津，火車行至楊村，忽由後面另來一車，開的飛快，致撞上我們的車，一時震盪頗劇。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軍桌翻倒了，韓多峯摔倒地上，熊斌他們坐在頭等車上，把頭也撞破了，我當時正在鐵悶子車上的行軍床上躺着，所以一點也沒有受傷，就是再震的厲害些也不會怎樣。後來打聽，知道這回意外，是曹吳餘孽幹的鬼蜮伎倆，可笑他們心勞日拙，白費了一番

心計。

與段先生見面，他表示的非常誠懇。事先他已在離他的住處不遠的地方替我預備了一處寓所。此時就請我到那邊去住。一日，請李景林、張學良、楊宇霆、張宗昌、梁鴻志等大家吃飯，飯畢先照一相，便散坐着商議時局的整頓，這夥傢伙，在曹吳末到，大敵當前的時候，誰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這時事過境遷，當時的諾言也就拋到九霄雲外，全不承認，又直新勾心鬪角，只從個人私利着眼了。他們都懷着鬼胎，在言談之間，對於眞誠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軍，不免常常流露岐視之情。其中吳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頭低着，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忽然抬起頭來冒冒然說道：

「孫岳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們的心意，凡是誠意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主持國政的人，都當加上一個共產黨的頭銜。我就滑稽地說道：

「你把孫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兩大煙呢？有這樣的共產黨麼？」

這話說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隨便談笑起來，每人都帶着一副假面具，聽不見半句眞話。大家這樣糊扯了一頓，便算結束了一場會議。其時外間關於我的謠言很多，不是說被刺，便是說被扣。我爲了消釋這些無聊的揣測，不多幾天便囘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氣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計劃，王本可算是一個預謀者，如今張作霖竟違背不進兵關內的諾言，把王用武力驅走。豈非是十足的馬賊行爲！張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園，門口的崗兵，都和義和團似的拿着長槍大刀，槍長二丈，刀長一丈，一對對十數對兩邊站立，排成行列。那種氣派眞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樣能與共謀國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張作霖都先後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對國民軍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爲其衞士。這種舉措，也使我極不明白。段就了臨時執政，黃膺白先生即辭掉了總理之任（執政就職之日，他應當將黃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黃立於第二行人衆中，人人見之爲之不平）。於是一批批安福系餘孽都連翩入京。瞪着眼珠，急於想在新政權裏分些贓品。局面急轉直下，演變至此，糊糊塗塗混下去，豈不是爲強盜馬賊當夥計？如此一想，不由的我對新局面萬分消極。

這時，胡笠僧在彰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電右一電的催我增調援兵，與岳維峻鄧寶珊兩位商量，他們都不肯去。一日岳鄧二位跑來見我。我說：

「笠僧請兵甚急，你們兩位爲什麼不去應援！」

回答道：「我們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們此時有更大的責任！」

「什麼更大的事？」

「處置張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間我們就預備暴動，把他父子倆捉住槍決。以快人心，而戢禍亂！日本人已替我們探聽清楚，他們這回入京，帶的兵不多，只要總司令允許，我們馬上就去動手。」

我聽了頗爲吃驚，當即和他們說：

「這事無論如何不能實行！就算你們能把他倆捕獲，京外奉軍必然激起異動，演成混戰之局，那時不等兩方分出勝負，日本就會趁機進佔東三省。日本人幫忙，決不會懷好意的。」

我這樣的說了，他們仍然固執地堅持原來主張（以爲奉軍多烏合之衆，若收拾了張氏父子，則奉軍將領之識大體者必然願隨我們走云云。），直到深夜三點多鐘，才慢慢把他們說服。次日即接洽車輛，請他們率部開赴河南，去應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決心擺脫當前烏烟瘴氣的政局，便對張作霖說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養的意思。張作霖跳起來說：

「你可不能走！我若讓你走了，我就是混賬王八旦！」

他雖然這樣表示，但我說什麼也不願幹下去了。回營後即召集將領講話，說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養的衷曲，並囑咐他們務要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　貫澈所志，繼續爲國家效力。是日張作

霖特來訪我：我於囘看了他之後，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時我滿腦子裏裝着一套「謙謙君子」的道理，覺得高揖羣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風度。同時胡孫等雖與我志同道合，莫逆於心，然政治的認識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龍、黃膺白、劉允丞、王勵齋、焦易堂、李石曾、王承斌等諸先生，雖過從甚密，亦畢竟未至無話不說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據現實環境，拿出良好辦法。至今思之，猶覺當時才能不夠，有負國人期望之殷，深爲愧恨！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後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掃除軍閥勢力，打倒賄選政府，擁護中山先生主義，實現和平統一的主張。但因在軍事勝利之中，沒有能夠建立革命政府，結果僅是給予當時最兇惡的軍閥曹錕吳佩孚一個致命的打擊，或能減去異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而外，這次革命的意義已在奉系軍閥與皖系政客爲私人勢利的合作之下斷送了！

段祺瑞這回初到北京執政，誰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覺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瘡和蝨子割盡除絕，使國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誰知上台不久，就證實了：不但舊有的蝨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蟲，不但大瘡未割，反倒加了疥瘡。官僚買辦，二花臉，三花臉，等等全都來了，成天搶官，搶權，分贓打吵，鬧得昏天黑地。同時他又宣言「外崇國信」，承認金佛郎案，維護帝國主義的特權，以與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相對抗；一面召集善後會議，俾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分贓攫利，以與中山先生的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種種乖謬措施，總要使中山先生縱肯毅然來到北方，亦無法進行其爲國爲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着前途一團漆黑，沒半點光明的氣象，遂決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極。此地在民國六年

討閥復辟之前我曾住過，前面已約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緩緩通上去，雖不闊，亦不陡，走着不感吃力；東北上直通到香山。廟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間，所有門窗都以珠紅油漆，很是美觀。和尚有三個，一個老和尚，一個大和尚，一個小和尚。老和尚規矩甚嚴，起居功課都有定時，閒時不許下山，兩個徒弟都很受約束。廟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親戚，還都樸實勤勞。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見很是歡洽。那天在後面山上，看見石工鑿石，我問他什麼，老和尚却不肯說。後來大和尚告訴我，說是老和尚做的墳墓。我覺得好笑，心想這和尚眞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羅漢，又要留戀軀體。廟後有一個老爺廟，或稱老佛爺廟，殿門關着。叫他打開看看，但說每年三月三日方開，平時不開，這麼一說。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開看個究竟。後來開了，裏面什麼也沒有，只有個乾巴肉胎，頭歪歪的望着北京。問這是什麼人？和尚附在我耳邊低聲說，「這是順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搗鬼，不知從那裏打聽得順治有出家之說，就造出謠言，愚弄百姓。山後就是過街塔，居民極苦，住屋破敗不堪。那時天氣已經很冷，家家都無棉被，只拾柴火，把坑燒熱睡覺。找他們談談，無不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不到鄉間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像不出來的。

我在天台山住着，原是不打算見客的。但每天來訪的人陸續不斷，我也不能拒絕。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國民黨的朋友都有。他們懷着不同的意見，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張，都是勸我不要消極。

鄧寶珊、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等來訪談的次數最多。他們來時，我總在帶着兵們在山上開墾，一段段都開成二丈長三丈闊的土地，極是肥美。他們見我幹這個，引爲希奇之事。我說：「這樣好的地，和尙却棄而不用，眞是太可惜了。我現在開出來，給他們看看。」黃膺白先生也常常來。我和他談，我想到外國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長些見識，回來說話做事，也可有個準兒。黃先生却不贊成，說如今不是時候，其他國民黨朋友都不同意。部屬也常來相見，鹿瑞伯每來請示今後的做法，我總是告訴他說：

「你們第一要聽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協和先生多多見面談話；還有胡笠僧孫禹行諸位，必須常通聲氣，結合在一起；這三件是大事，其餘你們商量着辦就是。」

我每天按時讀書，讀的是書經詩經，以及羣書誌要一類，嚴格的說多是一些廢書，不切合時代和社會的要求。

後來段祺瑞派人來告訴我，說我們的部隊都已另新編制好，任我爲西北邊防督辦，請我到張家口去。本來我爲陸軍檢閱使卽兼有西北邊防督辦的這個名義，現在只留下這個。陸軍檢閱使的名義便無形中取消了，察綏一帶雖是苦寒之地，但那時我却極樂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銘和吳稚暉孫哲生等先生屢次到山上勸我不要消極，其他各方也函電交促，勸我出山；而我出國遊歷的計劃亦爲各方勸阻不能實現。第二我厭惡這個政治中心——烏烟瘴氣的北京，極想遠遠的離

開，效法張留侯退居留壩的辦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區域裏，一則可以藏拙，二則或者更適宜於我的避免參加內戰的心願。主意既定，即離開天台山。這時候天氣很冷，大約是民國十四年的春初吧。

我下山以後，先料理軍隊的事。那時我們國民軍第一軍共改編為六師：李鳴鐘一師，鹿鍾麟一師，劉郁芬一師，張之江一師，宋哲元一師，鄭金聲一師。這原先是五個旅，擴充成師；外加鄭金聲一師。我的治軍理想，原是重質不重量，貴精不貴多。但西北幅員太廣，不有足夠的兵額，即難於分配，如甘肅，必得有一師方可維持無虞：察哈爾綏遠亦各需一師，鹿鍾麟時為北京衛戍司令，非有一師之衆不能勝任；而南苑駐防的隊伍亦不容太少。六師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編為一混成旅，外加砲兵兩旅，交通隊一團。人數約在十五萬左右。人數既已擴充，長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緊努力。特組織了軍官教導團，交通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砲兵教導團，鐵甲車團等教育機構。更於南苑設訓練處，內分步騎砲工輜重等科，任熊斌為總監，劉驥為參謀長，曹浩森為副參謀長，鈕惕生為總參議，分負考察監督之責。

這些編制上的更張，當然由陸軍部決定，那時陸軍部部長吳子堂，屬於奉系的人物。吳子堂一心要和我們的國民軍作對，在陸軍部會議的第一天，他即提議取消國民軍的名稱。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劉定五先生為國民軍代表。劉坐段右，吳坐段左。吳最先起立發言，說同為國家軍隊，

不當另立名目，國民軍名義現還聽其留着，究竟有何用處？……說了許多拐彎話，劉定五先生聽不入耳，當即予以駁斥。劉說：

「今天多麼重要的會議，有許多經綸大事須得商決，爲什麼一上來就要抓個名義不名義的題目和國民軍搗鬼！國民軍的名義自有其光榮的意義、應當尊重保留的。沒有國民軍，這回那來的段執政？是誰打倒曹吳的？是誰驅走滿清皇帝的？若必取有予不要毋的辦法，國家的紀律如何伸張？你們上次搗鬼已經把段先生搗的要不的，現在你還要搗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麼仇恨！」

於是指罵他不像一個部長，簡直是奉軍的馬弁 吵的個不亦樂乎。段先生見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內室裏去喝茶，說：「今天是第一次會議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我們還是喝茶好。」第一天會議，即如此結束。但國民軍的名義畢竟還是取消了。自此改編如前，統稱爲西北軍。這次吳子玉一上台就拿國民軍開刀 實種下了後來的惡根。

我既爲西北邊防督辦，以張之江爲察哈爾都統，李鳴鐘爲綏遠都統。不久，又發表我兼任甘肅督辦，我乃派劉郁芬代理之；又派蔣鴻遇爲幫辦，開駐寧夏，並保舉薛篤弼爲甘肅省長。任鄧鑑三爲綏遠民政廳長。

我到了張家口，第一件積極辦理的事情 便是修築由包頭到寧夏的汽車路。這條路沿着黃河，極是荒僻難走，土匪隨處出沒。沿路有一種雉鷄草，叢生，非常高大，都是幾千年來任其留

着，從來沒有芟除過。自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艱難。當時派石友三帶着一旅人任其事，費了極大勁，吃了極大的苦，直鬧了四五個月才算竣工。與此同時，我又呈請任命王鐵珊先生爲包寧鐵路督辦，打算把包寧間的鐵路也修築起來，王鐵老的爲人，淸廉不苟，督辦此事，最爲合宜。可是王過去曾參過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對之極表恭敬，稱爲深慶得人，而實際則恨之刺骨，處處掣肘，什麼也不叫辦，什麼也辦不動。鐵珊先生和我嘆息道：「你派我做這個事，恰好派錯了人了。」這一條重要的鐵路，竟因此沒有動工。我老以爲個人的事和國家的事無關，然而結果如此，可見我知道的太少了。人心眞是不可解。中國的政事，恐怕大半壞在這個人事的關係上。應當是對事不對人；而實際則恰好相反，偏是對人不對事。這種病根隨處可見。到而今也不能免。

張之江爲察哈爾都統，對於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處境艱難，部隊那樣困苦的時候，他還節省出一筆款項來，在上堡地方建築一座鐵橋，原先那是一座木橋，夏季水漲，車馬行人往往出險，鐵橋築成，化險爲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張家口住着，曾修築一個新村，由馮治安張自忠兩人負責，帶着他們的隊伍修築的。此外又蓋好了一個誠潔旅舍，因爲這裏來往的旅客很多，平時他們都住俄國飯店，價錢極是昂貴，我爲減輕他們的消耗，特築這個旅舍爲他們食宿之地。

這時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的來看我，大約國民黨朋友來的最多。許多闊別多年的，許多聞名而未見過的，這時都得到會晤的機會。那時所謂新興社會科學，只在萌芽；三民主義在舊政治的壓迫之下，也未普遍的公開於世，因此社會人民對於新興社會政治的知識，都很簡陋。我那時讀書，尚未脫傳統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許多術語和名詞，我簡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國舊有的政治哲學，深入我的腦筋，使我對於黨派的組織不免懷着成見。記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來看我，他和我詳談政黨政治的道理，我們已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故我不揣譾陋，老實說出我的意見。我說：『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我是竭誠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我也是擁護的。但是國家政治，總還是選賢與能的好，若定要結黨成派，在我看來，總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現在還不能贊同。』于先生不和我駁辯，只笑着說：『請你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請你入黨。這以前，在天台山時，有一次汪兆銘和吳稚暉先生來看我，談起打倒帝國主義的名詞，我也提出了質問，我說：「常聽到說打倒帝國主義，我總覺得納悶。人家欺凌吾國，我們反抗它，這是應當的；但是何必還要進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我那時的知識有多高？連帝國主義名詞的概念尚不懂得！當時吳汪二位都對我掩口而笑，現在想來，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鮑羅廷和加拉罕也先後由人介紹相識，常來找我談話。每次都由陳友仁先生擔任翻譯。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於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一類問題、我和他們說，中國的目的

只是爭取自由平等，誰能贊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誰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接觸，越來越親密，越談越接近，於是我的思想和許多政治方面的見解也慢慢起了變化。因此我請他們二位介紹，從蘇聯請來三四十位顧問，步騎砲工等各項專門人材皆備，分在我們訓練班中任教。兩方均無條件，只爲幫助我們完成國民革命。他們來後，幾時覺得不適宜，即幾時辭去。隨來隨去，沒有拘束。有位總顧問，中國名字叫做任江，曾參加歐戰。同時又在我們幹部中選派了數十個學生赴俄留學，此時鮑加二位與中山先生也來往頗密，這自然是因爲中山先生主張並倡導三大政策的緣故。

這時由北京傳來的消息，說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漸漸的加重了。當時我雖㒼北京到張家口時是通電辭職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只請李德全帶着我的親筆信約汪兆銘太太陳璧君去謁見。這時中山先生送給我六千本三民主義，一千本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我便全數分發給各部隊，令官兵列爲正課，悉心研讀。在教導團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義一課，按時讀給學生們聽，使彼此都能獲益。此外，我也經常規定時間召集重要的官長在一起，一段一段的輪流挨着讀。對中山先生學說和主義，我們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層的有系統的全部認識和了解。大家對整個的政治思想才開始有了體系。當時我們全體官兵那一種歡迎鼓舞，興奮難制的情形，實非筆墨所可形容的。此時我自承已爲一黨外的中山主義的信徒，全體官兵亦莫不如此。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

傳來，官兵們無不震痛。國民軍全體皆纏黑布，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長以至目兵伙伕，皆無例外，又通令各部隊，以三民主義爲官兵必修之課，以加緊收灌輸之效。北平方面，我致電鹿鍾麟，說國民軍部隊，卽是中山先生的部隊，云云，故關於喪事一切保護守衛之事，皆鹿負責率部照料。有一次，孫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國民黨朋友來到張家口，我特設宴歡迎他們。在致詞的時候，一說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陣心痛，熱淚簌簌的落下。過後朋友都很詫異的說：「馮先生和中山先生並未見過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確我景仰中山先生幾已二十年，信使往還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沒有得着見他面的機會。這正是我私心中引憾的一點。可是我從敬仰中對他所生的一種敬愛之情，決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總覺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長在一起，從他跟前我得到啓示與鼓勵，使我循走大路，不致隕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當時淫佚驕奢殃民禍國的北洋軍閥集團中，他竟能深刻的認識了堅強挺立的我。累次派人來，送信來，予我以種種的指導和鼓勵。尤其一次專派孔庸之先生送給我他手寫的建國大綱，徵求我的同意。並叫我加以增減，這種知遇之感與特別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沒法不深深感激，而永遠不能忘記的。現在一代的偉人死了，特別認識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傷痛，不流淚呢？

張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遠。外蒙國民黨也常派人到張家口來看我。他們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先生和他們的陸軍部長都曾來我處訪談過。有一次，我和他們說，外蒙古長久獨立着，和中國不生關係，恐怕總是不好的。爲整個中華民族計。爲蒙族自身計，我以爲應該早日取消獨立，歸復祖國，他們反問我道：

「你對於目前中國政府的一切措施，是不是都能滿意呢？」

我說：「那當然不滿意！」

「接着！」他們笑着說！「你自己看着就不滿意，我們怎麼願意擁護呢？若是中央政府真有好的氣象，我們自然自動的取消獨立。我們取消獨立的條件是很簡單的，就是要求中央政府真做到清廉，眞正實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信約！」

這以前在南苑的時候，有一次我招待外蒙代表巴丹增先生，他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

這時班禪到了北京，內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來北京去參見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兩千也有，每一批經過張家口，我都預備車輛護送。蒙古的王公們依舊保持着滿清時代的體制，隨侍的奴僕受着非人的壓迫和虐待。和清末時如那次我在朝陽所見的情形沒有兩樣。我看了這種情形，心裏非常難過。覺得是中華民國領域內的一個怪現象，正像溥儀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樣。當時曾向段執政拍去一通長電建議取消王公制度，伸張人權平等的原則。但是這與他本人的權利毫無關係，自然未蒙採納。

自首都革命而後強頑的直系軍閥勢力被摧毀，同時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洶湧澎湃起來了，全國——尤其覺醒了的中下層社會，無形在久壓之下慢慢抬起頭來。一時民衆運動空前的活躍，全國民氣空前的高漲。到這年——民國十四年，劃時代的五卅慘案終於在上海爆發了。這回帝國主義者赤裸裸的顯露了他們兇惡猙獰的面目，把我國的工人學生羣衆殘酷的加以屠殺。這暴行，引起了全國民衆不可遏制的憤怒，促使全國民衆一致的覺醒，工人學生罷工罷課，各業商人也一律實行罷市，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全國各地到處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我對這次事件的反應，曾有一通電致全世界基督教徒，籲請他們主持正義，予中國民衆以援助，因爲我知道大多數教會裏純正的英美朋友都是同情我們的；一面在張家口召開反帝示威的民衆大會，以與全國的反帝運動相應和。同時更成立了幹部學校，在北京創辦了今是學校，以收容那些因參加此次運動而被學校（尤其基督教會學校）開除的大中學學生（這些青年學生，後來資送到英美德俄各國留學的很多；也有送入陸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詣，成爲國家有用之材）。我的這些舉動與當時壓迫民衆甘心帝國主義者鷹犬的軍閥們的行動成爲明顯的對照。帝國主義者因此對於張家口的活動十分注意，對我尤極仇視，竭力造作種種謠言，挑撥離間，企圖予我們以打擊。爲要使社會不致受愚，並宣傳革命的理論，我特敦請陳友仁先生在北京辦了一個民報，中英文都有，主張與態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遺教爲依據，以達成反帝的任務，此舉即是當時與國民黨相結合的一

個步驟。

帝國主義者對於我的攻擊造謠，可謂無奇不有。比如有一個名叫布施勝治的日本小子，這時寫了一本書，說我已與蘇俄訂立密約。這密約多少章多少節，若干條若干款。都寫的清清楚楚，簡直是千眞萬確，實有其事。這個謠言竟使國內國外很起了一番波動。後來民國十七年我到了南京，這小子跑來見我。我問他說：

「那時你對我揑造那種謠言，今天還有臉來見我嗎？」

「請你原諒，是人家以兩萬元代價僱我寫的，看在金錢面上，我不能不寫。」說着，他倘對我深深的鞠躬。

「你眞是把讀書人的臉丟完了！」我恨恨的說。

他却微笑着，滿不在乎，完全是那種無恐的浪人神氣。我本想多教訓他幾句，又覺得大可不必了。

我除公開的反對帝國主義者的行爲而外，還有幾件直接打擊外人在華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們仇視我的原因。有一位英國人，在察綏一帶創辦一個合記公司，專門經管牧畜，養的羊最多，約有二十萬隻，都很高大雄壯，牧羊者全是僱用的中國人，每人領牧二百頭，六人設一個頭目，六個頭目以上再設個大頭目。使用中國人的勞力，佔有中國人的土地，吃着中國人的水草，

却大賺其中國人的錢。這種不法的舉動，究竟有什麼根據？究竟什麼條約上給予他這種特權？但多年以來，却無人過問。以往中國官廳不是不知，而是懾於外人之勢，不敢干涉。我到張家口後，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後來他公司裏有一華籍職員，向居重要位置，但爲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爲五卅事起，激於義憤，乃自動的來我處，將此事秘密告發。我派人調查屬實，即毅然把他們的羊全部沒收。此事大出該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控告到外交部。但並無任何條約的根據，他們的使館也沒話可說，只好自認晦氣。這回所沒收的羊，肉皆給士兵們吃了，皮則全數製爲軍衣。

京綏路上改革貨運辦法，也是得罪外人的一件事。原先京綏路上貨運的慣例，凡是外國商人運貨，只須拿着貨運聯單，向稅關納稅一次，即直達目的地，不用再納；華商則遇關必納，層出不窮，手續極爲繁難。這是一點。再則外商仗着洋威，不知憑什麼就獲得貨運的優先權，有貨儘先運出；華商的貨物却在站上堆積如山，許多日子運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爛毀壞，損失不貲。我查知了這些情由，深覺不平，即找路局負責者，與之另定規例，一反其道，盡先輸運中國人的貨物，把外商之貨屈居其次。結果是翻了過來：華商的貨物先一車一車的運走，而外人的貨却滯阻不能暢運了。我以爲此事辦的最爲合理。因爲一則京綏路是中國的鐵路，中國人自當享有優先權；二則中國國民經濟，處處受外商壓迫，不能抬頭，國家理當盡力扶助提倡，以挽權

利，而塞漏巵。外國商人對於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個日本武官要到賜兒山遊歷，託人徵求我的同意，我的答覆是准許他去。他從賜兒山遊歷囘來，又來見我。我問他說：

「你這次遊歷 有什麼感想沒有？」

不料他很輕薄的囘答道：「我見到賜兒山一帶的情形和幾十年前的高麗差不多，因爲那時高麗的山多半沒有樹，這賜兒山一帶，也是沒有樹！」

我聽他這話，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國，居心可惡，不能容忍，我便說：

「最近我有幾個朋友從日本囘來，和我談起來 ，總說日本簡直是個妓女國家。我倒不很相信。那幾個朋友之中，有的寓所和你家是街坊，並且還和你家中人熟識，他也見過你母親，說你母親長的很好看，和窰姐兒差不多！」我怕他不懂我的意思。又補上說：「你母親現在和妓女完全一樣，雖然我知道她不是！」

我說了這幾句話，翻譯却不肯照譯 ，說：「這不得罪人嗎？」我說：「他有意侮辱我們國家，我們就怕得罪了他嗎？何況我們不是爲自己得罪他，我們是爲國家得罪他，我們也不是願意得罪他，實在不如此，卽自己良心難安。」

終於逼着翻譯照着譯了。那武官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你才說的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因爲我說賜兒山和高麗一樣呢？」

「是不是，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結果他很不痛快的走了。後來許多人來勸我，說我不當這樣結怨於日本人。還有一位駐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包士傑特別爲此事來找我辯論，說我對日人此語未免太過。我說：「你沒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話還說的不夠。三國上述諸葛亮舌戰羣儒，薛琮謂劉玄德乃織蓆販履之徒，出身微賤，而孟德爲曹相之後，系出貴冑云云，諸葛亮聞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還牙。薛琮罵劉備，諸葛亮爲何生氣？金聖嘆批道：「對奴罵主。」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許；人家侮辱咱們國家，咱們若是甘而受之，對得起咱們的國家人民麼？你不懂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禮尚往來的道理，如何辦得外交？」這樣不客氣的說了一頓，當時唐悅良亦在座。

還有位日本駐張家口的領事，也是一個狂妄荒誕的傢伙。有一天唐悅良和包士傑兩人滿頭是汗。氣喘喘的跑來見我。我以爲出了什麼大事，問他們爲什麼這樣的慌忙。他倆說：

「剛才我們同日本領事在一塊兒吃飯，他喝醉了酒，發起脾氣來，把我們辱罵一頓，罵得很是不堪。特意跑來向督辦報告。」

我說：「你們說的這話眞是特別的很！他只一個人，罵也沒有你們嘴多，打也沒有你們手多。若出了事，我替你們担當。爲什麼白白的受他一場罵，喪自己的顏面，辱國家體統呢？現在你們要趕快回去，還罵他一頓回來，否則你們沒臉子來見我！」

他二人聽我如此說，果然回轉去，罵了那荒唐領事一頓，那領事也只好瞪着眼，沒有辦法。外交官代表國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隨便喪禮失言，如何要的？日本政府選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國，都是這一流無品無學的人物，想見他們國家的政治文化並不見得怎樣高明！

這位日本領事因爲駐在張家口，和我們少不得常有來往。他使喚他女人如畜牲，常和我說他的女人很會唱歌，叫他女人抱了琴出來，唱歌給我們聽。每有客至，他女人亦必跪地相迎，那種種卑賤神態，完全和奴隸一樣，眞令人看着難過！「爹千斤，媽二兩，」日本女子受男子這樣的壓迫與蹂躪，我看他們文化比起中國來，差的太遠了。這簡直是野蠻國家的現象，我常常可憐日本女子，想着他們何時才能脫離男子的壓迫，跳出奴隸的的地位，享受人的權利呢？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認識了帝國主義說教者的嘴臉。使我知道他們之中有些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當慘酷的五卅慘案發生後，我對於全世界基督教徒主持正義的呼籲，旣如石沉大海，沒有引起什麼有力的反響，後來有一位坎拿大人名叫古約翰的來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時就已相識，每年都要見面幾次。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慘案的事，我問他說：「您說英

國人在中國這種行爲到底對是不對？」

「那些亂黨胡鬧，怎麽不應該開槍打？」他毫不遲疑的這樣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憤，向他說道：

「古先生你再說一次！我要求你不要說英國人的話，我也不說中國人的話，你我都是上帝的兒子，今天咱們說一句上帝兒子的話；英國巡捕拿着槍向中國徒手工人學生胡亂射擊，這種行爲到底對是不對？你憑着良心再回答我一次！」

他說：「他們都是亂黨，開槍是對的！」

我就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我說：「我和你相識了這些年我可錯認了你！我倒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不是生錯在肐膊窩？」說着，我就拉開他的胸口，在上面推了幾推：「我要把你的良心推到中間來，你再說一次！」於是我就沉下臉，指着他的鼻子大罵道：「你這是昧着良心說話！我被你騙了，你是冒充教徒！你其實倒是帝國主義者最兇惡的走狗！」從這次以後我再也不願意見他。

帝國主義者的兇恨殘惡，泯滅天良是一回事，但我們固步自封，自甘落後，不能日新又新的往前進取，求發展，也是不能否認的，在張家口住着一個名叫梅順生的德國人，他原是汽車司機的出身，因會做生意，賺了錢，娶了一個中國女子爲妻，生了五個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張

家口置了產業，大規模的經營園藝。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參觀，使我大開眼界。常聽人說京北如張家口一帶，因氣候苦寒，種菜種瓜都不能肥大，這話聽來似乎有理，所以我頗不置疑，但我這次在梅順生家裏所見的情形，却使我大爲驚異，他種的菜和瓜，不但並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的肥大。有一種西葫蘆每個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的肥嫩，有一種龍鬚菜，豐厚繁盛，至爲可愛，種有十幾架葡萄，搭的那架，橫豎成行，宛如工筆畫一般，那肥厚的葉子都向着一邊，整整齊齊，絲毫不亂，好像經過細心排列的一樣。果子晶瑩剔透，纍纍成串的掛着，眞是紙紮的也不能如此美觀。我看了這些以後，覺得很有感觸，這位梅順生先生，和我們中國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氣候，他不爲成見所囿，努力與自然鬥爭，結果種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我們中國人却因循苟且，不能進取，反造出氣候不宜的藉口，以勉強自慰（素來聽說張家口一帶，初九天氣即下雪深達三四尺，使人以爲寒冷不可當，實則張北下雪平常不過尺許深，氣候也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嚴寒）：兩兩比照起來，我們這樣不爭氣的習性，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如何對得起天地造物！見了梅順生的成績，我們應該如何警惕，努力，痛自鞭策，以求迎頭趕上先前國家的文明！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們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們，五歲的有五歲的桌子椅子，七歲的有七歲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視其年齡而有不同，又聘請了五六位先生，分別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種科學，一個開汽車出身的人，

能如此努力有恆，如此注重兒童教育，我們還不應該慚愧麼？外國人並不是四個鼻子八隻眼睛，他們爲什麼能作到如此地步？還不是肯實幹，肯研究、有恆心不懈怠而已。後來這位梅先生患了一種「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國醫治，割去了一個腰子。癒復之後，又來中國，二十二年我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的時候，他還送我開了花的鐵樹；我上次送他的蘋果樹苗，此時已經結了果了。過了一年，他的病復發，不及醫治而死。他的太太原在領事館充任書記，在梅赴德治病時患丹毒而死。現今他五個孩子只有兩個在中國。

在張家口住久了，想到各處走走，一則問問民間疾苦，二則看看駐軍，考察各地的政治。那位德國園藝家梅順生送我三個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這回出發，我即把瓜帶着，每次對民衆講話，我總要提到這回事，藉以鼓吹努力生產，注意科學的道理，我說：「你們看看外國人在這裏出這樣的大瓜，我們自己種的爲什麼那樣瘦小可憐？可見是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我們自己不知努力，不知研究辦法，以致凡事都落人後。」那些人民看見大瓜，都極驚奇，有的還不大相信，要走來用手摸摸，看個明白，有這個實在東西擺在眼前，比空口說白話有力的多了，所至之地，民衆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夏盡秋初之時，天氣漸冷，柳葉兒半青半黃。我曾作詩道：「葉兒青，葉兒黃，同胞餓的肚子慌；葉兒黃，葉兒青，同胞身上凍的疼」云云。蘇聯的朋友覺得有些意思，特

意把他譯成俄文，寄到俄文報紙上發表出來。由此檢看部隊。那時騎兵旅長王鎮淮部因為分配馬匹的事，和蘇聯顧問發生意見。因為新買到一批馬，王旅長分配各營；蘇聯顧問過於熱心，對其分配，出而干涉。王很不樂意，報告於我，我說：「蘇聯顧問只能負責訓練方面；這些行政的事，他們不應過問的！」於是總顧問任江先生大不高興，藉故說歐戰時曾被毒氣薰壞，體力不濟，要請假回國修養。任江走後，換來一個亞里山大林為總顧問；其他顧問之中亦有更動。

到了綏遠，在省城住了數日，把應有的任務料理完畢，有一次召集綏遠督統公署的人員閒談，問到此間近百年來的好文官好武官，壞文官壞武官的姓名及政績，又問及本地的古蹟，請他們詳細開一單子給我。記得他們所開古蹟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詩所謂：「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的那個青塚，至於康熙甲的故事，據云是康熙年間，士默特作亂，康熙御駕親征到此，士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襲；康熙皇帝本沒有防備，慌的未及穿上盔甲，便倉皇退走，後來士默特之亂雖平，但這副盔甲始終留在此地，沒曾攜回，到後來便成為一個古蹟。此次還把當年王海門大哥，在此間作戰的情形，詳加詢問，也得了一些材料，又將大瓜演說幾次，這時石敬亭一旅人辦有一個苗圃，很有成績，所種柳樹，尤為講究。從綏遠即到包頭，包頭濱着黃河，土地肥美，農產豐富，從黃河下來的貨物，皆由此上火車，所以是個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寧鐵路修成，能夠直達寧夏，那時益加發達。這地街道古老，買賣殷實，風土

情形還保留着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疋木器都是國貨。有一種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東西，我從來沒有見過。在此我曾購小輪船試航，黃黃的水，不過二三尺，可是沒法看的清楚，小輪走着走着，就擱了淺，曾試多次，結果還是失敗，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峯、王鴻一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開墾，從內地運了許多農民前來。因爲此間土地極多，只是缺乏人力，結果倒有相當成績。

包頭那時剛剛設縣，沒有城牆，僅修了一層土圍牆，我在東關外以一千六百元代價買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長住下去，並籌劃建築營房和墾植種樹的事。因爲這時我立下決心，無論如何是不參加內戰的了。避免內戰，力主和平統一，是我歷年來持政的根本原則，這次我毅然擺脫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邊防督辦；又從張家口避居包頭，埋頭於墾植整訓之事，都爲的要貫徹這一個初衷，這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單憑個人的意志，畢竟不能憑空決定行動；無如整個局面推演變化，一步步緊逼而來，使我們的初志終難貫徹，到頭我們還是被迫着捲入了漩渦。

首都革命以後，吳佩孚狼狽逃竄；到了漢口看了看，覺得各方面都已不能有什麼辦法，乃不得不到岳州，蟄居不出。後來他的舊部閻玉琨、張治公等，於倒戈之後，殘部歸胡笠僧收編。但河南的局面，仍是不能穩定。此時閻張等重整旗鼓，盤據洛陽，受了劉鎮華唆使，共同向胡笠僧進攻。一場惡戰的結果，閻玉琨劉鎮華都相繼做了國民二三軍的敗兵。劉鎮華所保舉的陝督吳新田，不久也爲國民三軍驅走，孫二哥便繼任爲陝西督辦，這次國民二三軍雖然取得了豫陝二省爲

其根據地，可是笠僧却於這年（民國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笠僧是個好學不倦，俠義精誠，處處以國家為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於國家實是莫大的損失。國民軍全體官兵掛孝三日，以誌哀悼。笠僧死後，河南督辦由岳西峯代理。岳西峯為人青年有志，但當了督軍之後却一天天嬌傲懶惰起來，政事固不聞問，對於軍隊訓練之事，他一概也不去注意。有一次于右任先生自告奮勇，和我說，他願意到河南省去看看岳西峯，糾正糾正他的錯誤。我自然希望他有此一行。及至于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剴切的勸勉了一番；岳西峯很表示振作的決心，與奮的說道：「從明天起我一定積極訓練隊伍。」于先生見他如此勇於改過，十分的高興，問他道：「明天打算幾點鐘去看隊伍呢？」

「早晨八點！」這是頭一天晚間約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場等他，一直等到十一點鐘，還不見他的影子，派人去探問，他還沒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只此一點，便可看出笠僧死後的國民二軍，是沒有多大前途的了。

此時奉張違約入關，肆無忌憚的攫奪地盤，他既使李景林張宗昌分督冀魯，又沿着津浦路南下，伸張其勢力於安徽，且有直取廣東之意；這時並派人來找我，說我們國民軍可以河南河北山東為根據地，而伸張勢力於廣西。我回說：「國事如此，你們還是想着這一套，究是什麼居心？這個不但我不幹，並且勸你們趁早也打消這個主意。」他當然不肯聽我的話。

孫傳芳見他貪得無饜，不禁大為恐怖，即聯絡直系殘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時姜登選楊宇霆剛剛進入蘇皖，尚未立定脚跟，又因其軍紀大壞，百姓視之如虎狼，人人怨怒，經孫傳芳這一打，手足無措，毫無抵抗的退回徐州。孫乃乘勢進逼徐州，奉系的勢力終被驅出蘇皖。於是孫傳芳便以直系新興將領，自命不凡，掛起了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大旗，盤據了長江下游。

孫傳芳進攻奉軍，原曾約好岳西峯一致行動的。孫下徐州而後，岳即獨力去攻山東。此時奉軍新敗，岳部南北兩路雖然都順利地取得了預期據點，進迫濟南，可是他的部下陳文釗田維勤王文蔚却於此時反水，使他不得不倉卒撤退，攻魯之功至此敗於垂成。張宗昌仍然安做着山東督軍。這倒戈的陳文釗等部本是直系的殘餘，胡笠僧大肚包容，願意將他收編。我當時確以為不妥，曾寫給他一封信，懇切的規勸他。但笠僧堅信他自己能夠以至誠相感，可無流弊，終把他們收編下來。其實陳文釗等無信無義，只為升官發財，若是笠僧不死，或者還可相安無事。他既去世，岳西峯又荒惰不理正事；此次等他攻魯，即被他們掣了後腿，翻了跟頭。蓋因河南四面皆有鐵路，號稱為四戰之地，事發，即四面受敵，再也無法定足。岳西峯出發攻魯時，我曾以此意剴切告知，令其格外審慎；岳竟不以為意，終於二軍大吃虧苦。

帝國主義者是唯恐中國不亂的，乘着我們國內不能穩定時，竭盡所能，大肆其挑撥離間的技

倆。那時奉系軍閥自以爲羽毛豐滿，一意攻城略地，擴張勢力，以逐其不能饜足的野心。日本帝國主義乃從而扶助之，鼓舞之，藉可作起風浪，坐收漁利；不久中國卽造成一個混亂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日本舉行秋操，約請國民軍和東北軍前去參觀，我們國民軍選派軍官七八人。以韓復渠爲領袖，東北軍方面領隊者則爲郭松齡氏。兩方面人員到了東京，同住在一處。却說這位郭松齡雖然列身奉系，爲人却極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國內情狀，國際處境，對於張作霖驕橫恣縱，殃民禍國的行爲，久懷不滿之心。一天郭找韓復渠密談，說有一件希奇特別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原來這次他被奉派到日本之後，日本參謀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職員跑來訪問，問他這次來日本是否還兼有代表張作霖與日簽定密約的任務，他茫然不知所謂。那位重要的職員也就趑趄的走了。但郭却把此事放心不下，百般探聽，才知道最近奉方擬以承認二十一條爲條件，商由日方供給奉軍軍火，進攻國民軍。這個密約已經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電日本，說簽字代表已經動身，卽日可到東京，正式立約云云。恰巧郭於此時來日參觀秋操，日方卽以爲郭是奉張派來的簽字代表。其實簽字代表乃于冲漢，遲到了數日。郭松齡查悉了這件害國殃民的陰謀，一時激於義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約條文，對韓復渠坦白說出。當時他憤慨的說道：

「國家危殆到今日這個地步，張作霖還不惜爲個人權利，出賣國家。他這種幹法，我無論如

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國家的軍人，不是某一個私人的走狗，他若真打國民軍，我就打他。」

韓復榘回到包頭，將此事向我報告，請示我的意見。我說：「這事情關係太大，不要輕率的亂做主張，最好請郭先生寫個親筆的什麼東西，派兩個親信的人送來，兩下從長商酌一下，方顯得鄭重其事。」韓復榘到天津不久，郭的參謀長同他的弟弟郭大鳴便來到包頭。他們帶來了郭所擬具的親筆條款，共有四五項，大意是：

一、張作霖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擅訂禍國條約，以圖進攻國民軍，此事他誓死反對。

二、奉張進攻國民軍時，他即攻張。他的部隊改用「國民軍第四軍」或「東北國民軍番號。

三、他願率部出兵，專門開發東北，決不與聞關內之事。

四、河北、熱河、擬請劃歸李景林。

在條文後面，他已經把字簽好了，對於上述條款，我除建議他的部隊改稱「東北國民軍」外，其餘都予以贊成；另外我又寫了「嚴軍紀，愛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幾句話，交給他的代表帶回天津去了。

郭松齡的代表剛剛回去，忽然張作霖也派了一位軍長許蘭洲到包頭來看我。這次張派代表來，是因為楊宇霆、姜登選在蘇皖被孫傳芳打敗，要求我幫助他去打孫傳芳，再不，就幫着去打

湖北。若是我不答允，他表示對我便不諒解。我看這種山大王的辦法，實在把戰爭當做兒戲。當時我便寫一封很長的信，對他的要求嚴詞拒絕，讓許蘭洲帶了回去。信中大意是說，你不顧信義，不顧國家與人民，惟知爭奪權利，擴張自己勢力，這種作法我是無法贊同的。你用楊姜一般心浮氣燥，不學無術的人，胡衝亂闖，作威作福，此回失敗也是必然的，事到今日，你還是不知悔悟，還是要擴大內戰。我眞是替你惋惜。我以為你此時趕快退出關外，痛自反省，另立些新的辦法，眞正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方有好的前途。這封信，當時各報紙均曾刊載的。

許蘭洲走了沒幾天，東北國民軍反戈討奉的戰爭便爆發了。

這回的討奉戰爭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動的。揭幕是郭松齡拍發了一個通電，列數奉張禍心，請其下野，以謝國人。措詞極為痛快淋漓。原來他從日本觀操後回國，即住在天津的法國醫院裏。等到他的代表從包頭回去，報告我對於他所提各項已經同意簽字，他即出院，到灤州召開一個軍事會議，當即把幾個表示異志的高級將領加以逮捕，交給李景林拘押；並將曾任安徽省督辦的姜登選捕獲，執行槍決；把隊伍迅速編成四軍，星夜向關外挺進。駐守山海關的張作相部，首先被他擊敗。乃由湯河進佔秦皇島，追蹤張學良的敗卒，長驅直入，向葫蘆島進迫。張作相汲金純兩部分隊伍，完全被他解除武裝。接着張作霖固守錦州之兵亦被他擊潰，於是勢如破竹，佔據新民屯，越過巨流河，直迫大名屯。張作霖自顧一敗不可收拾，已感無抵抗之能力。奉

垣要人看見形勢不妙，亦多紛紛遷避。適時奉系軍閥老巢的攻破，郭部亦操左劵；只是指顧間事了。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外，郭松齡剷除軍閥的大業，終於功虧一簣，而歸於失敗！這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的違約異動，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

當郭松齡發難之初，李景林是參與密約，積極贊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軍長驅出關之後，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挑撥離間；一以打不破權利觀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盤，竟在此一髮千鈞時候，引起了對國民二三軍的衝突。原來平漢沿路的防線，在首都革命之後，本卽劃歸了國民二三軍。貪得無饜的張作霖，見利忘義，自食諾言，入關後將河北一下攫奪到手：李景林就駐到那裏飛揚跋扈，日事擴張勢力，把二三軍不放在眼裏，定要擠他出去。孫二哥一因陝西地方困苦，給養不能維持，二因張作霖曾有驅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難釋；三以逼於李景林的壓迫，不廿讓步：於是乘奉軍內部發生裂痕之時，派令鄧寶珊徐永昌率領國民二三軍聯軍進攻保定，企圖規復河北地盤，我在前面已說過，國民二軍缺乏訓練，三軍亦太嫌散漫，他們革命的熱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戰的勇氣是有的，但缺少作戰的方略。我雖然以爲河北仍應歸二三軍，李景林可往熱河；打倒張作霖之後，再商量別的問題。但此時我仍屢次致電陝豫，說我與郭松齡已有密約，若有動作，必須商酌而行 萬萬不可造次。可是他們大利當前，卽不顧大局，對我們的密約，完全不肯承認，竟一意孤行，冒昧的攻擊保定，但攻戰多時，不能得手。此時李

景林拍引起更大的誤會，曾把據守保定的隊伍自行撤出，但二三軍却認李軍是戰敗被迫而走。於是派隊追擊，不肯罷手。此時我派張之江帶着三萬人，集中豐台待命，本是準備必要時應援郭松齡。孰知李景林竟又誤會我們是應援二三軍的，蓄意要解決他，憤激之下，於是把郭松齡交押的軍官一律釋放，積極部署，必要大幹，終與國民二三軍發生了正式衝突。

國民二三軍鄧徐的隊伍與李景林正式接觸之後，便不支敗退。鄧徐戰敗之餘；吃虧很大，轉過頭來，把怨恨全加到張之江身上；責備張之江道：

「你的隊伍既已集中好了，為什麽還袖手旁觀，不去進攻天津應援我們呢？」

張之江說：「我並沒有接到進攻天津的命令。」鄧徐則以為這時候應速增援，不應還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已經誤會重重。空言再也無法釋去前怨：我的力避內戰意志，至今終也沒法避免。這個莫明其妙的戰爭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天天擴大起來了。許多大事，都是從小事鬧出來的，許多變亂的釀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響，而致無法控制，無法收拾，國民二三軍鬧出了亂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盤，反把我們也拖下了水，與李景林掀起了惡戰。郭松齡倒奉之功敗垂成，一面固然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出兵干涉，但是國民二三軍之不顧大局（郭徐皆革命軍人。因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時種種飛揚跋扈，為害人民國家的作為，心中留下不滅的惡印

象，自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嘗不對，但應當有個權衡）李景林之違約異動，致使我們部隊不能應援，也是不可抹殺的原因。

為要策應國民二三軍在青縣應戰的部隊，張之江毫無作戰準備，就率部倉卒進攻楊村。本以為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決事變，把僵局挽回過來，孰知李景林早經請德國顧問秘密構成了異常堅固的陣地；同時，還有日本人替他籌劃作戰，替他活動諜報工作，（那些充當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張之江捕殺者，日使館雖提出抗議，但不予理會，也就罷了）致張之江對楊村左攻右攻，激戰多日，總攻打不下。

張之江既多日毫無進展，我便令他暫停進攻，靜待援軍到來；即把鹿鍾麟宋哲元李鳴鐘各部以及騎兵調了一部分上去，激戰三日，卒由韓家墅攻入，李軍大敗，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帶。我們隊伍就佔據了天津。此時任截擊沿津浦線南退山東的李景林的任務，本令由國民二三軍負責，但他們動作遲緩，竟未得預期的效果，致李的實力得以保存；後來與張宗昌聯合，并力攻津，死灰乃又復燃。

張之江到達天津，戰亂之後，地方秩序紊亂，當然必須停留幾日，整理一切。但是這種應有的行為，也引起了許多謠言，竟說我已委張之江為直隸省督軍，河北地盤又要被我們國民一軍佔奪不放了。

此時我已到張家口，劉竹波和欒汝林兩先生跑來看我，要求我必要保舉孫二哥爲直隸督軍，說：「督軍或是省長，都須我們的人。你知道孫禹行爲什麼來了？他是餓壞了，要找總司令給他飯吃呀！」於是迫着我立刻給段寫了親筆信，我自捲入了混戰的漩渦，心裏無時不在難過；此時看看他們如此心理，尤覺不可忍耐。我被迫的無法可想，只好避到屋外去溜圈兒。他們又去迫我的參謀長劉菊村。我從外面回來，菊村跑來找我，說：「他們是擱不下這個念頭的了，怎樣？還是寫給他們算了吧！」我無可如何，就把致段的信寫了，保舉孫二哥爲直隸省督軍兼省長，交給劉欒二位帶走。可是孫二哥的督軍還沒發表，國民二軍的電話，却又一次二次的來了。原來自天津攻下，岳西峯的幾個代表即到北京住着，包圍着國務總理許世英先生，索要地盤，定要個直隸省的首腦位置，並不許俊人先生發表孫二哥爲督軍（否則即謂安福系挑撥離間），說「國民軍吃個餃子也得分給咱們二軍一條腿；吃個蜜棗也得有咱們二軍的一份」段執政沒有辦法，就對他們說：

「委孫禹行作督軍，是你們總司令的意思啊！」

他們聽了這話，所以才左一電話，右一電話的來催迫我，要我替他們設法。我想傷亡的許多官兵還沒有過問，大家却胡亂搶起官兒地盤來了！一面萬分的痛心，一面又只得保舉鄧寶珊爲直隸幫辦。其實鄧何嘗是做這種事的人？都是一般無恥政客搗出來的鬼。當日情事，至今思之，還

是覺得難過，使我無法寫的下去。

再說郭懋臣率軍越過新民屯，進至巨流河的時候，前鋒距奉天省城僅只六十里路，張作霖已經逃走，準備着通電下野了；這時日本方面派了人來，見懋臣說：

「眼見東三省的政權馬上就是郭將軍的了，歷年來奉張和日本所訂的條約，還望郭將軍予以承認才是。」

郭斷然的回答道：「那斷斷不能夠承認了，我就因爲張作霖和你們訂立禍國條約，這回才與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碰了這個硬釘子，知道郭懋臣不是個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讓他拿到東三省，他們既得的權利必將不能保持，於是極力勸說已經逃走的張作霖轉回奉天。

張作霖說：「我的兵打光了，拿什麼回去幹呢？」

「我們幫你兩師人！」這是日本方面的答覆。

得了這句話，張作霖欣然轉回瀋陽。隨卽日本方面出動了八十架飛機，把白旗堡附近三十里炸成一片焦土；又以南滿鐵路附屬地不得干犯爲藉口，阻止郭軍向前進；更以日軍喬裝奉軍，由郭軍左側加以壓迫；同時黑龍江吳俊升的援軍也已開到，向郭軍後路猛抄。

郭軍突然四面受敵，無法支持；而郭氏夫婦所居的村落，因日人曾一度前往交涉，把路程地

形探的明明白白，至此便引導着吳俊升的騎兵逕入該村。郭懋臣猝不及防，卽時被擒獲槍殺了。

這時郭軍後路魏某之部倘在山海關，聽說前方部隊潰敗，非常恐慌，於是我和熊斌劉菊村等商議，派人送給他兩萬袋麵粉十萬元現洋，藉以接濟他安然退出危險地區，希望他仍能繼續懋臣的精神，再圖奮鬬的機會。那知他離山海關後，不走天津，竟繞道一直轉到保定，歸到孫二哥部中，這事又誰料想的到呢？

這邊張之江的隊伍剛剛退出天津，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卽隨後攻來。國民二三軍抵禦不住，節節敗退。張之江處此形勢，唯有率隊轉回天津；一戰方把張李打退。原先張之江在津，因爲軍紀好，愛百姓，很受地方士紳的歡迎。及至李景林捲土重來，就銜恨於心，對地方上大肆報復。第一個吃虧的是國貨商場宋則久先生，以親近國民軍爲罪，把他逮捕，處以十萬元的罰金。凡與國民軍——甚至一個伙夫有來往者，無不捕去。重刑拷打，索詐財物；不知迫死了多少人命。他們弄得了錢，卽在天津買地置產，蓋造洋房，以爲淫樂之所。

在這樣一次惡戰之中，我所感受的苦痛，是沒法說述的，第一、郭懋臣先生爲愛護國家，激於義憤，而與討奉之師，一面與我有約，一面與李景林攜手；我們是以打倒奉張爲第一目的。可是國民二三軍不明這個大義，不識這個大體，只說郭的發難是奉系的內亂，不承認我們的條款，

只顧鹵莽的幹將起來，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使我提脚不動，使我與郭的約定不能實現，條約等於撕毀。結果懋臣敗死。我何以對人？第二、二三軍為要規復河北地盤，申雪心頭積怨，出而進擊李景林。但我們與郭有約，與李景林便是友軍，二三軍亦不當打李。我們一軍更不當打；但一個漩渦捲來，却覺不容縮腿。如此反友為敵，以私廢公，弄出了一場莫明其妙的戰爭，我們又何以自處？第三、二三軍的好朋友與我共甘苦共患難，同以革命為志。但他們許多人却為環境所移，舊的觀念不能屏除，犯的毛病不能改革，不知切實着重訓練，眞為愛國愛民而努力，以致不肯放棄私怨，必要乘機打李，而部隊素質如何，不問把握如何。只顧去打：打了起來，不能收拾台盤。再說我們一軍自己，亦因我自己不學無術，雖經多年的訓練，許多人對於識大體明大義，爭利不前，赴義恐後的德行，仍是缺乏得很，當張之江打下天津之時，許多平素有學問的朋友，亦竟不能放棄權利思想：這個爭路局，那個爭關稅，自己人各不相下，告狀的信電如雪片般向我飛來。這種種情形，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眞是覺得太痛心了，太喪氣了！

我若不是為了避免內戰，貫澈和平主張，我為什麼跑到那樣窮僻的察哈爾去？但是事到這步田地，我究竟是為自己，抑是為國家？這種莫明其妙的戰爭，循環無窮，要打到那天才算了局？這樣的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難過，都使我歸結到自己學識不足，辦法不夠的一點上，我必得跳出國內的漩渦，出國去好好考察學習一番。同時希望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趕快化除仇

怨，停止禍國殃民的內戰。

這個主意旣經自己決定，我也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將西北邊防督辦和甘肅督軍之職分交張之江李鳴鐘署理，毅然發出主和息爭的下野通電，抱着滿懷痛楚惆悵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去了。

當我在途中的時候，奉張、直吳、和張宗昌李景林直魯聯軍等軍閥集團的大聯合陣線已經結合成功，又以直魯軍攻津爲引線，對國民軍施行大規模的圍擊了。

第三十三章　赴俄途中

在平地泉，我把出國手續辦好，一切應辦之事，都準備妥貼，動身的時候，石筱山等許多朋友前來送行。他們對於我的遠遠離去，都十分難過，以爲怎麼如此匆促，說走就走呢，我說：

「目前這個戰事是無邊無沿的。我一走之後，也許可以釜底抽薪，讓他們少些興頭；從我自身着想，我也必得到國外去看看，增長些見識學問，回來之後，再同大家一塊兒好好的奮鬪。」

從平地泉出發，走的是張家口到庫倫的大路。是公路，固然平坦康莊；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莊；途中未遇一條河，也少見一株小樹，三千里路全是一望無際，黃沙漠漠的遼闊平原，過戈壁沙漠，車行極是舒坦，途中常見一種野羊，活潑肥大，萬千成羣往往和汽車賽跑，別地從未見過、牛羣馬羣亦最常見，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遺風。這一帶沒有房屋，所見唯有一種帳棚，即是毡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即堆以石頭，掛以紅布，蒙古語名爲「烏數」意即是所供奉的神祇。因爲他們的文明，還沒有達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簡單地供奉之　快到庫倫的時候，經過汗山，想來大約即是可汗之汗。這一個山長約四十里，高約六七里。山上生滿蓊鬱蒼翠的樹木，

都是幾摟粗的大樹。我看見這裏忽然有這麼多的大樹，覺得很奇怪，就向當地百姓探問原故。據云，昔康熙親征蒙古，有一次打了敗仗，就到這山上的樹林裏藏着，等候援兵，後來援兵來到，擊敗蒙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爲要紀念這段史蹟，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爲守林的官，年薪四十八萬兩，專門請他保護這山上的林木，不許百姓砍伐。數百年來相沿成習，樹木迄無損害，所以才有今日的這種樣兒。可見並不是這一帶的氣候土質不能長樹，沿途所以缺乏林木者　恐怕還是人事的關係。漠北這一帶，歷代以來，都是戰場。史記載，漢高祖困於白登。白登即在今日大同附近，由漢晉宋至元以迄明清，無代不於此間有殺伐之事。居民死於戰禍，房也燒光，樹也伐盡，又加百姓對樹木不知保護，不知種植，樹木自然有絕跡之勢了。所以我說漠北少樹，還是人禍使然，和氣候土壤沒有多少相干。過汗山時，見山上冒烟，知是樹林着火。據說，這火往往經年不滅，因爲一種迷信的關係，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這裏絕無僅有的一座樹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離庫倫還有幾十里路，卽遇蒙古國民黨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和蒙古軍官學校的許多人員前來歡迎。我下車一一握手道謝，同行到庫倫城內，被招待住在他們蒙古政府所預備的一所房子裏。那是一所木頭建築的洋房，裝有地板和壁爐。那壁爐是用厚灰泥塗成，燒的很好的松木劈柴，名爲「瓣子」。室內陽光充足，溫度也很適宜。

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於研究黨義和學習俄文之餘，對蒙古政治社會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個大略的考察，現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關於政治，是採用一黨專政的政治，政治實權握於蒙古國民黨之手。我居留庫倫的時期，和他們的委員長及其他中央要員過從很密。一般的說，他們都生氣勃勃，努力於政治工作，很有一種新興的朝氣。有一次他們黨政兩方舉行聯席會議，特意邀我去參加。會場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餘人，結果到會的却有六十多，於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襯子和椅凳背上。會議從上午八點開到下午四點，討論的問題很多，發言者很是踴躍。在這八個鐘頭中間，大家只用了一次飯，每人兩片黑麵包和一杯紅茶而已。據說他們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簡樸。問他們何以這樣，回答說：「因為我們正在建設時期，民力有限，唯有努力撙節，始可成功。」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菲飲食卑宮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動。這種精神在今日的我國尚缺乏的很，我們應當慚愧的。

政府對於建設，此時已頗有成績，只就房屋一項而論，滿清統治了蒙古數百年，除了建築幾座愚民的工具——廟宇，便是一些窄狹黑暗的土房，此外再無建設可言，蒙古國民黨當政後，在很短的時期內，便為平民建築了夠用的整齊木房，平時可供舒適地居住，有事時又可用作人民的會場。

此時他們已經擺脫了中國的統治，而實行獨立。我認爲中華民族是整個的，長此分裂，殊可惋惜。我問他們的獨立是否可以取消，他們回答是獨立可以取消，但須中國有眞正的人民政府出現。後來我在赴莫斯科途中的一個車站上，遇到一個赴俄參觀的西藏代表。他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足見蒙藏脫離中國而獨立，固然各有其政治背景，但我國政治未上軌道，不足以獲得蒙藏人民的信賴，却是個主要的內在因素。這一點，實在值得我們警惕和勉勵。

其次談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萬人。在滿清長期統治之後，今已減少至五十萬人，滿清利用喇嘛教以統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須當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須當喇嘛；僅有一人可爲娶妻生子的平民。當喇嘛者有紅黃緞子穿，又可坐享優厚的俸祿。女子沒有充當喇嘛的福氣。但又難找得相當的配偶，於是都做了內地人洩慾的對象。因爲由本部內地來的文武官吏及軍隊商人，都以道遠不能攜帶家眷。他們都可以在這裏找到臨時太太。一方面是七八個蒙古男子僅有一個妻子，一方面是一個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內地人爲她的臨時丈夫，事實上形成一個亂交的社會。同時男女衛生都不講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後，唯有聽其自然。當時活佛卽患梅毒，爛塌了鼻子。據說目前檢查結果，蒙古青年十七歲至二十五歲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歲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這種現象是太可怕了；若聽其繼續存在，馬上就會有滅絕種族的危險！那次和蒙古國民黨的朋友談及這個問題，他們把這一點也作爲他們脫離中國而獨立

的理由。他們說：

「你看，中國政府就這樣防制我們，使我們卽要滅種，使我們民族無法生存，你看我們怎麼還能和你們在一起？」

我詫異道：「你這是什麼話？這明明是滿清政府防制你們的，怎麼說是中國政府？我們中國內部的人民，不是和你們受滿清政府同樣的壓迫和虐害的麼？」

其時蒙古喇嘛教領袖卽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過去，活佛的地位等於專制時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奪之權都歸他一人掌握，他可以爲所欲爲，沒有任何的顧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屬要來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屬中有年輕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權強她留在宮內，與他們做「歡喜佛」。王公們一則怵於他的淫威；二則恐怕也已積久成習，視爲當然，對此橫行，絲毫不加反抗。這位活佛因淫慾無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爛塌了鼻子，而且鬧得身體虛弱達於極點，兩眼漸致失明，甚致坐着不動時，也須人扶持。

庫倫附近的大廟，我都曾參觀過，活佛的宮裏那時出賣各項東西。我買了兩個大菜碗，是江西瓷的，每個價只一元，宮裏每個屋子都汚穢零亂，處處表現着愚民害民的作風，無半點知識可言，無半點新氣象可言。座前有一種特爲朝拜者設備的磕頭的板墊，前高後低。磕頭時突然的向地一撲，站起來，又突然一撲，大約是五體投地的意思。我覺得如此作體操，於身體倒有些益

[illegible]。又有「轉經藏」玄虛妄誕，更爲可笑。

革命後的蒙古政府對社會舊有制度及習尚，頗有一種大刀闊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權威，一方面努力於破除迷信的工作，社會上頑固分子，即喇嘛階級。雖然仍舊保持着他們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數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已爲喇嘛者，亦多已還俗，各理生業。同時新政府對於破除迷信的工作極是努力。初時當然頗遇阻力，但政府不顧一切，經過一時期快刀斬亂麻的幹法，收效已大有可觀。我們中國凡事都講中庸，談改革亦是因循遷就。結果變成妥協，謀國者愼重考慮以將事，不願過於急進致引起舊社會之反感。這種苦心，我們自當體諒。但是爲使舊勢力安定，而致社會上之垃雜汚穢一仍其舊，則青年主人們必以爲謀國者無改革之心，新的中國將永無出現之日，這是失策的，此種權衡，却萬不可大意。清湯斌在南京只留文武廟，其餘一切佛道寺廟一概廢除。這種好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見。我國自革命以來只有廣西還做出不壞的成績，其餘各地，都比不上，曾文正公責求學之道如燉肉然，一上來當以猛火燒之，基礎立後，再以細火慢慢的燒，我以爲談改革，談革命，亦是同樣的道理，那時是民國十四年，此十餘年間，蒙古的情形想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軍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徵兵制，現役兵當時有步兵兩旅，騎兵四旅，軍械嶄新，服裝整齊，與俄軍大致相同。聘有俄國顧問，訓練時從旁指導。士兵教育很注重歷史知識的灌輸與民族精神

的發揚，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豐功偉績，使在每個士兵頭腦裏打入深刻印象。所唱軍歌音調遲緩雄壯，歌詞亦皆係對於民族英烈的頌揚。其步法緩慢莊重。亦殊足表現蒙古人的精神。那時的陸軍部長是一位舊王公，有一位將軍則爲新國民黨。我住處的衛兵皆蒙古青年，與之談話，覺得他們的知識水準頗高。

蒙古風俗以騎馬爲最可取。馬是蒙古人民主要財產，家家都養着很多的馬。蒙古的馬草與內地不同，一二尺長的將乾的馬草，以手握之，縮成一團，一放手，便又照原樣舒開。因爲有這麼良好的草飼養，所以蒙古的馬都特別雄壯。蒙古人無論男女都是騎馬的好手，當草豐馬肥的時候，一個個強健的男女在廣漠的草原上馳騁如飛，很有一種古騎士的風味，他們因爲善騎，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望親友，辦理事情，這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來都是騎馬：跳上馬背，一鞭如飛，極是有趣。我在蒙古街上看見朋友相遇，一邊談着話，一邊就蹲下大便，無論男女都是如此，雖然他們都穿着長袍，蹲在地上解手，別人看不出來，但總不雅觀。初時頗以爲怪．後來我想到這種習慣，怕即是野外生活所養成，因爲野外是找不到廁所的。

因爲馬多，蒙古人都喝「馬奶」，客來了，也先以馬奶相敬；，並且還有人歡喜喝發酵後味道變酸的馬奶。近來從俄國留學回去的青年男女漸多。這種不合衛生的習慣，想必也可以革除了。

蒙古人吃肉的辦法也很新奇。他們把一塊一塊切碎的肉放在煮沸的水裏輕輕地涮一涮，拿出來就往嘴裏塞；那些半生不熟的肉上有時竟還帶着鮮血。他們以肉爲主要食糧，當兵的也每人每日發給二三十兩肉，（往往手持大段帶骨的肉，在開水中涮一涮，帶着血吃）而把一二兩麵包當鹹菜吃，大概整天吃肉的原故，所以牙齒都特別好，據說蒙古人的牙齒在世界上可居第一位；張家口、河南次之，江浙又次之，美國人的牙齒最壞。他們這樣的拚命吃肉，故而吃茶便成爲他們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飯後，便要痛飲一番熬煮的發紅發黑的濃茶。一次三二兩，連茶葉一併吃掉。據他們說飯後不喝茶一定要生病；他們認爲喝茶有醫藥的功用。他們喝的茶都是漢口九江等地運去的茶磚。內地茶在蒙古是筆很好的生意。目今我國的茶在世界上地位日漸低落，我們應以科學的方法設法改良，加工精製，以挽回既失的利權。

我在蒙古居留期間，食的方面還沒有感到很大的不便，但吃水卻成爲一個問題。庫倫人都是吃河水，河水雖很清，但至爲汚穢。除此種河水而外，再無他種水可吃。雖經濾清，總不能濾淨。現在庫倫的街市河渠，經新政府的整治當已清潔多了，但吃水一事，還須謀改良。

蒙古人喜歡穿綢緞，尤其喜歡穿紅黃紫三種顏色。綢緞皆我們內地出品，在此銷路至旺。過去我們中國的綢緞馳名世界，唯以故步自封，不知改良，至今出口數量顯然已大大減少，就是中國的老爺太太小姐們也多喜用外國的人造絲及毛織品了。這是可悲的現象。我們應該努力提倡國

貨，還須力謀絲綢質料的改良；我想以中國蠶絲的優美，不難恢復原有地位。

蒙古人住的房子，叫做「蒙古包」。有全毡的，有是半毡的，也有不是毡的。大者能容一千多人。平民的房子裏不很清潔，富有者則尙齊整。室中多設炕桌，亦坐亦臥。這與日本的習尙有點相似。於是日本人就借此造謠，說蒙古族和他們是同胞弟兄，和中國人則同曾祖，所以他們反倒親些。又蒙古民歌聲調悠揚緩慢，日本人亦說和日本民歌相同；我聽着倒有點像我們中國的秧歌。蒙古人家門口多懸有寫有經文的各色布條；屋內置有藏有經卷的能轉動的圓箱，往來的人推轉一下，即如讀經一遍，希望藉此得到他們所祈求的幸福。

他們的喪葬最爲奇特，人死之後，不和內地人似的很隆重的用衣棺裝殮，却把死屍拋在野地裏，讓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屍，他們就認爲極不名譽的事，即須念經求懺，不是說他本人不好，便是說他祖宗有損陰德。在我們內地，有樹木可製棺材，有廣大的土地可資埋葬，亦有埋於石岩中，投於水中及山溝中者；蒙古無樹木，又沒深山大水，天氣嚴寒，土地凝凍深入五六尺，要挖掘，亦挖掘不動；故造成這種喪葬之俗。新政府成立，設法運輸木料，然仍不能爲棺槨之用。蘇聯有廣大的火葬場，誰家死了人，先盛以薄板棺木，而後抬入火葬場中焚化之，葬場形如墳塋，棺入其中，電火即燃，幾分鐘內化爲灰燼，將骨灰盛木匣中，上立號碼嵌像片，置於木龕中，同時開追悼會哀悼死者。我以爲這種辦法，較之看風水固佳，就是比埋在土中，佔了有用

之士，亦進步多多了。蒙古有此喪葬怪俗，所以蒙古的野狗極是兇惡，若人醉臥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險。聞蘇聯朋友談及，曾有二俄人酒醉後回家，為時已晚，走至野外遇野狗，即被抓倒吃掉。這種野狗到處多是，皆吃人肉的專家。因為他們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兒來了。

蒙古政府充滿新興的氣象，握政權的人大都是有朝氣的青年。年輕的委員長丹巴多爾基，年齡還不到三十歲。聽說和他同往俄國留學的同學，一行七八個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現時在蒙古政府服務的缺澄林，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們都具有嶄新的頭腦，勇氣勃勃，在俄國學成歸國後，便領導起國民黨幹了這一番在蒙古史上劃時代的革命大業，眞是值得人們欽佩的。

丹巴多爾基在民衆中的信仰，後來大大不如從前了。原因是他錯娶了一個由北平到庫倫演戲的女戲子為妻。此女子奢華浪漫，在新蒙古社會中無人看得過去，以為她決非正經人。這事僅關個人的私德，本來算不了什麼大事。但社會上一般人的看法，與當事人的觀感却不相同，當事人或者認為婚姻自由，別人無權過問，可是一般人則以為其品行浪漫，行為有虧，於是在政治上減少了人民對於他的信仰。一個大有可為的革命青年，逐漸地竟變成一個不能施展的人物。有些人說丹巴多爾基對於主義的信仰以及其革命的精神，已經一年不如　年；不知是眞象如此，抑是一般人因他的婚姻問題對他減低了信仰而生的批評。

庫倫是個被壓迫民族的聚會處所。這些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領袖，時常集會討論反帝的一類事

情。社會一切活動，都多少與革命有關。有一次那兒開了個聯歡會，在會場演了一齣叫做「第三國際之夜」的新劇，我看了很受感動，覺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聯歡會上游藝項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樣都有。出演者包括了東方每個民族有安南、緬甸、新疆、西藏、阿爾泰、內蒙古、印度、高麗、台灣等處人。他們以其本鄉本土的技藝，在那裏大顯身手。故每個節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從未見過聽過。有兩位阿爾泰女子，都只二十歲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動，活躍之極，種種姿態，都足可活潑血脈，健強身體，與我們國術的用意是相同的。會場之外有一大房間，出賣茶點，飲食潔淨，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團和氣。可是沒有一個人不對帝國主義者摩摩擦掌，每一談及，則咬牙切齒，帝國主義者張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壓迫者則無時無刻不謀打倒之，推翻之，以爭取自由與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們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會甘心的，想到這夜的經過，的確是一個充滿快樂與希望的民族聯歡會。

在庫倫駐有俄國公使，爲鐵匠出身，個兒高大，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外交家。我有幾次和他討論關於蘇聯的政治組織及制度憲法等項的問題，他按照蘇聯地圖及蘇聯組織系統圖等等替我講了三四天，詳說革命前及以後情形，使我獲益不少。我在他家吃過幾次飯，菜很豐盛，養料極有講究，每次都是由他和他的太太陪着，有一天我要求參觀他們的廚房和臥室，他不好拒絕，我在廚

房中看見一位老婆婆，繫着圍裙，忙着操作，我問是何人，說是他老太太。我看她穿的衣服比他太太差得很多，面色也不如他太太豐滿，同時我在另一位住在庫倫專門幫助中國革命政府輸送軍火的蘇聯朋友的家裏吃飯，也遇見同樣的現象。這裏給我很不好的印象。太太年靑好看，就擺出來陪客；老娘年邁，有了縐紋，就藏之房中，使之操作。這眞是「東家短，西家長，娶了媳婦不要娘」了。我以爲無論如何，婆婆總比媳婦年老。年輕人在廚房裏做飯，當比年老的敏捷而能勝任。 如果說太太陪着客人吃飯是一種禮貌， 那麼做完飯後再換衣服來陪客人也不算是件失禮的事。聽說歐西，尤其德俄等國的普通民衆都有這種習俗。我總覺得這事不合理。他們的社會如果再進化一步，決不會使衰老的父母替兒子媳婦來勞碌操作，而讓兒子媳婦坐享安閒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的老尙不知敬奉，又安能敬奉別人之老呢？我曾細思此事，覺得不如中國的文明。豈是我的傳統觀念麼？

在庫倫還駐着俄國的幾連騎兵。一次在他們操練的時候，我被請去參觀。別的倒沒有見出什麼優點，就見他們的騎兵有驚人之處。他們上一個很陡的山坡，很快的便躍馬而上；下來的時候，如疾風驟雨似的馳來，非常的神速。飛馬上山，我們也可做到，惟下山亦驟馳如飛，我們就斷斷不能了。所謂哥薩克騎兵甲於天下，眞是名不虛傳！我也曾往他們兵營裏參觀。營房的地板擦得很乾淨，一切內務也大致不壞；只是室中有一種特殊的臭味。這種臭味，我想是俄人特有的

狐臭氣。我的俄國顧問和我談話的時候，常灑香水，不知是不是避免這種臭味的緣故。

我在俄國營房裏，看見一個兵在那兒睡得很甜。我沒叫人把他驚醒，只請另一個兵把放在他的靴子裏的包脚布取出來給我看看；（他們都是不穿襪子而用包脚布。）那包脚布却是很髒，再看他的赤脚，趾甲未剪，都長得包過了趾頭，別的士兵見我注意檢看這些，大家都笑了。我覺得士兵的衞生，必須講究：頭髮和脚趾手指甲的修剪，以及包脚布的洗滌，尤有注意的必要。這些方面當長官的如能眞正注意到，士兵的疾病一定可以減少的。

第三國際駐庫倫代表阿毋加，是個很有學識的布利亞特蒙古靑年。我請他講解關於第三國際的一些問題。他爲我一連講了兩個星期。從第一國際一直談到第三國際的成立及其發展的歷史，詳盡深到，娓娓動人。我至今還記得他所說的道理，他極力的闡述，說英雄的時代於今完全過去了。革命事業不是一二個人所可做成的，必須有羣衆，必須有主義，必須有組織，否則必不成功。左講右講，闡發無遺。我覺得句句都是針對我說的，我聽了之後，很是敬佩。從那時起，我立下決心，一定要切切實實的把國際政治及新興政治原理研究一下，以彌補我個人的缺憾。

我從平地泉出發的時候，奉張直吳和直魯聯軍已將聯合出兵，向國民軍壓迫。我在庫倫時，張家口方面每天有電報來報告，說張吳等並不因爲我的出國而放棄消滅國民軍的禍心，反而認爲是對國民軍攻擊的好機會，益發變本加厲的施行壓迫，軍閥禍國，唯利是圖，對這種足以亡國的

戰爭，實令人感到無限的憤慨，此時陳友仁、顧孟餘、鮑羅廷、陳啓修、徐季龍等許多國民黨朋友從北平取道海參威到廣東去，經過庫倫，由他們的談話裏，才知道北京鬧出三一八慘案和廣東有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後陳鮑等動身，徐季龍先生留下，決心和我同赴莫斯科。徐再三的說我入黨，和我說：

「我們的黨，決不是你心目中的所想的那個黨。這個黨是有組織，有主義，有紀律的一種政黨。是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提，決不是所謂「君子羣而不黨」的黨，也更不是「營私結黨」的黨。」

此時我受各方面影響，已決心加入國民黨，作爲一個黨員，共同爲中國奮鬭；聽了徐先生精闢的講話後，益加興奮，當時卽由徐先生介紹，加入了國民黨。

我們準備妥善，卽乘汽車由庫倫出發，取道烏金斯克，搭火車去莫斯科，由庫倫北行，幾百里地的長途，森林遍地，都極密茂，每座小則三五十里，大則竟達一二百里。樹木每株高約二三丈，也有高數十丈者。田地縱橫，都是黑土，也都肥美的很，農人都是山東大同一帶的移民，回想自張家口到庫倫的途中，一片荒漠，不見一株樹木，一塊可耕之地，情形完全兩樣了。

第一天到達某地，晚上住在一家俄國人開的小旅店裏。這兒的旅店大多是俄人開設，屋子都是租的本地蒙古人的。據說蒙古人不善經營這種事業，我以爲是蒙古人不進步之處。於途遇着許

多赴德留學的蒙古青年，他們的年齡都在十二三歲左右，騎着馬很快的往前進發。我問他們到德國學習什麽科目。他們回說一組學醫，一組則習獸醫。我聽說後不勝感想，國家要爲人民爭幸福，謀利益，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奏效的：須確切知道人民的病痛，而後針對着他們的病痛，實事求是的設法解救，人民才能得到眞正的幸福。目前蒙古人的痛苦最大的便是醫學不發達。人民有病只知求神問卜，乞靈於偶像。牲畜有病，更是無法醫治。蒙古政府能夠着眼於此，派人到國外專門學習醫學，才是眞正爲民謀利的政績。因此我想到我們自己的國家，人民窮困，百廢待興，無事無處不需要專門人才。但我們有了專門人才，却往往不會材盡其用。學紡織的可以去當縣太爺，學採礦的可以去當外交官。亦有一種的學成之後，無人援引，乃至困守不用，埋沒其材。更有一種專門技術家，歸國後無從用其所長，亦卒致學非所用，不能施展。這却是關係我國前途的嚴重問題，是急須設法調整的。

買賣城位於俄蒙的交界。我們一過此地，便見一旅俄國騎兵列隊歡迎，陣容整肅，人人精神抖擻，很有一種新興的氣象。我在那雄渾悠揚的歡迎樂歌聲中，從他們面前走過；看着他們人馬強壯，眞不愧爲著名世界的紅軍。他們等我們的行列過去，便卽上馬，用快的速度搶到我的汽車前面，疾馳先導，如飛一般。這想是要露一着給我看看。我很担心他們的人馬過分的疲勞，或致跌失，眞是好武藝！

那一天住在恰克圖；我們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館預備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面的情形，就擱了一個整天。參觀了工人住宅，也看了農人的各種活動。那兒整個是農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閒階級，以及對勞動大衆壓迫剝削的種種黑暗現象，都是看不見的了，那兒的駐軍，每一連設有一座列寧室，爲一種俱樂部的性質。這完全是爲灌輸主義及對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我曾向一個士兵問及其關於中山先生、張作霖、吳佩孚等人的過去歷史及今日爲人和主張，都能對答如流，極是熟悉。可見他們對士兵政治訓練多麼注重。在此地又參觀紅黨與白黨作戰的遺跡，徘徊很久，亦使人不勝感想。

從恰克圖往上烏金斯克還是坐汽車，路上過河的時候，遇見一位布利亞特蒙古的老百姓。他帶着一頂帽子，樣式與滿清時代的紅纓帽相彷彿。我請翻譯把我的話翻給他說：

「你這帽子好像是滿清時代的官帽，爲什麼還戴這個？」

那個老者回答道：「帽子雖然不好，可是我們本地自製的貨。我們不買外國貨。」言時語音安詳，態度謙和，很有學問與修養的樣子。我想到我國的上層社會，雖然國困民窮，却非外國貨不買的情形，不禁使我面紅耳赤。

這一路都正在修築公路，不遠卽有一座未成的橋樑，不遠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築路工人絡繹不絕於道。

過了河，便到上烏金斯克，已是夜間十一點鐘了。當地各機關人員都到二十里以外來歡迎。據說一兩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我聽說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熱誠友誼和相愛之意。這兒的住宅雖然多是土築的屋子，但是家家戶戶都有玻璃窗，窗前還陳設着美麗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潔，街上也很清潔，不像庫倫那樣這裏一堆糞穢，那裏一堆拉雜的汚髒不堪。上烏金斯克附近樹林中都是有電燈，沿途裝有電話，已經一天一天在現代化了。

到上烏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勞動節，這在蘇俄是很重要的一個紀念日。當地政府來函，邀我參加他們的紀念會，並參觀閱兵。那天天氣和暖，兩天前還有三尺多厚的積雪，此刻已化爲泥水，街道低窪的地方都有積水，泥濘遍地，頗有些難行。據說這裏只有冬夏，沒有春秋。那時天氣方由嚴寒轉變暖和，所以積雪便很快的溶化了。

大會是在布利亞特蒙古政府領導之下召開的。他們最先請我向羣衆講演。我說完後，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女工上講台講話。她講的話，翻譯爲我詳細轉譯，大意說：

「今天是五一節，我們今天很欣幸地能夠在這兒歡天喜地的開會。可是在這同一日子，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大衆的紀念會可不能像我們這等自由與快樂，他們的會場會被軍警搗亂，他們身體會被軍警毆打拘捕！……」

據說她是一個洗衣服的工人，却說出這樣富於煽動力量的話來。她說完後，又上來一個十四

五歲的女孩，這女孩講的話也很能感動聽衆，講得大家摩拳擦掌，異常興奮。會畢開始游行與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後，工人過完後是軍隊。我和他們的主席團同站在樓上參觀，行列在軍樂洋洋的聲中，一排一排地經過，很是整齊莊肅；每逢走過參觀台的時候，台上檢閱委員就向他們發問：

「你們預備好了沒有？」

「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我們聯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大家如雷似的答應着。

這樣一問一答的過去，空氣非常的熱烈和緊張。

這次使我最難忘記的，是幾千個木工鐵工泥丸工等工人也按着隊伍的步法，很整齊的參與操演。我們訓練六個月的新兵也不如他們的成績。更希奇的是有一千多女工，頭上蒙着紅布或者花布，褲脚捲到膝蓋，袖子捲到臂膊以上，也同樣挺起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着。我見了這種種情形，忍不住的眼淚如珠一般的下落。徐季龍先生問我怎麼囘事？

「人家的國家是這麼一種情形，我們的國家却演着混戰的醜劇；人家的女子是這麼一種情形，我們的女同胞還在纏着小脚！想起來我怎能不流淚！」

「請馮先生進去喝茶吧！」大家都勸我說。

我抱着滿懷興奮與悲痛的情緒，離開了參觀台。

分列式結束之後，我就約請布利亞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員們談話，據說：布利亞特蒙古的併入俄國版圖，據俄史記載，是在康熙年間，那正是俄國皇帝專制時期。他們民族被看作下等人種，受了俄政府種種限制與壓迫，比如不准當兵，不准設立學校，不准進城活動，不准穿用俄人的衣服。結果只允許他們修廟信佛當喇嘛，這個不但不加干涉，反予以種種鼓勵，以保持他們永劫不復的陳腐古舊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後，他們身上的枷鎖便完全解除了 他們組織了布利亞特政府，也成立了特為布利亞特人而設立的政治學校和軍官學校，以一個民族的平等資格成為蘇俄聯邦的一份子。他們政府的委員大都屬於農工階級以及精神勞動分子。他們的社會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參加勞動的人，是絕對不能立足的。我想這正與我國的情形相反，那時在我國，是工人無權，農人無權，進步的知識分子也無權；社會上的權力者不是封建餘孽，便是買辦資本家；或者是叨祖宗及父兄之餘蔭而坐享其驕奢淫逸生活的老爺少爺！在我們中國社會上是「人當官三輩爺」，行的是現代國家中最奇怪的制度。

從海參威到上烏金斯克，火車須行六天六夜，由上烏金斯克到莫斯科，也須化去六天六夜的時間。這是世界上很長的一條鐵路。我在上烏金斯克住了一天，便由這條鐵路向莫斯科出發。

火車分頭二三等；蘇聯政府特為我掛了一輛頭等車。我不願坐頭等車，要求改掛三等。我的顧問說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改變。但我堅持不肯。結果是用了折衷辦法，改掛了一輛二等車，

上車的時候，布利亞特的軍隊和學生都到車站歡送，男生四五百，女生二三百，人人大個大臉大手大脚，整整齊齊的站在那裏，如鋼鐵一般，看他們的皮膚頭髮，眼鼻嘴臉，無不和我們中國人相同，但我們中國青年却多柔弱，未能到此健康地步。我接受着他們那種熱烈誠摯的友情，心裏感到萬分的難過和萬分的慚愧，又不禁熱淚奪眶而出。

當尚未上車，正在候車室裏坐着的時候，遇見了一個穿黄袍子的喇嘛，我和他攀談，問他是不是活佛。他說：

「是的，但已不准繼續收徒弟。」

「你是不是眞心虔誠信佛呢？」

「那裏是眞心信佛！眞心信佛的是豬玀！」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詫異，在我國佛教勢力還是很大；甚至留學生之中也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他們如果聽了這位活佛的話，不曉得作何感想。

沿途各站都有駐軍排隊歡迎。烏木斯克是沿鐵道附近各大城市約定歡迎的總地點；各省的軍政黨三方代表，都趕到這兒候迎，我下車致禮，看見了那些政府人員都是衣服油汚，拿着器物；有一位代表脅下挾着一柄鐵鏟，樣子像一個油廚子。他向我致歡迎詞，講了一個多鐘頭的話，極有條理，極有熱情。我問翻譯：

「他講的是什麼？」

「他是省黨部委員，講的是歡迎詞。」

「他挾着鐵鏟幹什麼？」

「他在工廠裏做工，鐵鏟是他的工作器具。」

「這太不像省黨部委員的樣子了。」

「蘇俄目前就是這種風氣，人人以做工爲榮耀，以穿髒污的衣服爲可敬。假如一個人衣服穿得太整齊乾淨，反倒被人恥笑，被人攻擊，不曰資本家，就是罵他新官僚。」

我聽說了後，對蘇俄當局埋頭苦幹，建設新國家的情形，於驚奇之中深致無限的敬佩！「資本家」，「新官僚」，只是兩個人人引以爲恥的名詞，維持了全體人民的工作精神。

忘記是在一個什麼車站上，上來了一位蘇俄的軍區司令，這位老先生已經六十多歲。我因爲他身負軍事重任，想由他處更深一步的瞭解蘇俄；經顧問替我們介紹後，我與他長談起來。我問他許多問題，他都詳盡相告，最使我覺得奇異的，是他告訴我他不是共產黨員。我說：

「你不是共產黨員，政府怎麼會叫你担負這樣重要的軍事行政責任呢？」

「我本來是舊俄的老軍官，現在政府所以肯畀我此職，一來因爲我有三個兒子，都是共產黨員，政府對我頗能信任；二來蘇俄行的是徵兵制，假使非黨員便不能充任軍官的話，便不免引起

國民許多的疑難了。」

他以爲這是蘇俄政府手段高明之處，說如此即可借他向百姓宣傳，說政府並不一定重用黨員，非黨員的我們也一律重用，無分軒輊。我聽了，甚是興奮。

後來他又說及一九二一年美日聯軍進佔西伯利亞的情形以及蘇俄獲得到最後勝利的原因，他說：

「國際的聯軍配備和士兵的訓練都很好，作戰能力也不錯。西伯利亞已經被他們佔領了廣大的城區，但蘇俄紅軍所以卒能把頑強的敵人驅逐出境，第一是宣傳工作做得好，我們用飛機散放傳單，赤裸裸地揭露了敵國資本家進攻蘇俄的野心和一般官兵爲資本家效死的非計。敵軍的下級官佐和士兵看了這些宣傳品皆很受感動，漸漸都不肯出死命作戰。第二是紅軍採取了致敵死命的游擊戰術。那次國際聯軍在西伯利亞佈置了六千里地長的一道戰線。這條過長的戰線，他們無論如何也難以顧入週到。紅軍埋伏在戰線兩旁，抓着適當的機會，便隨時予他們一個猝不及防的襲擊；同時，對於他們的運輸和接濟也巧妙地給予許多阻礙和破壞，使他們隨時隨地都可遇到襲擊，於是敵軍陷於一種恐怖氛圍中，顧此失彼，疲於奔命，無法可以克復他們的艱難和困苦。這兩方面已夠保證紅軍最後勝利的取得；再加上紅軍吃苦耐勞，戰鬪意志堅強，對於主義有深刻認識，以及到處都有廣大民衆的協助和合作；於是帝國主義者的聯軍便不得不在重大損失，無法支

持的情況之下，退出俄境了。

軍區司令的這番談話，給我莫大的欣喜：眞是「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了。

過烏拉山後，沿途各站都有不少的小販。他們販賣的都是全國各地特產的工藝品，我覺得這個辦法很好，我想我國各地精美的土產也很多，像宜興的陶器，無錫的泥塑，濰縣的手杖，掖縣的滑石等等，都是能引起中外旅客們心愛的物品。如果把全國各地這些工藝品運到鐵路各站販賣，豈不增加很大的銷路！但這個事體不是僅憑百姓的力量所能辦到的，而當時我們政府正忙於權利的爭奪，又那有心力管這些閒帳呢

沿途各站都準備着熱水，旅客們可以隨意取用，不出水資，旅客下車喝水，都自動排隊，按照秩序先後取飲，好像有人指揮着似的，絕對沒有爭先恐後的現象。在我國，當火車進站，剛剛停下的時候，旅客們便一擁而下：等到火車行開，又拚命的往上擠，那種你推我擠，紊亂紛雜的情形，與這兒秩序井然的現象一比較，眞令人生無限感慨！我看這不是一件小事。完全表現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精神，決不是政府的功令軍警的打罵所可做到的！

第三十四章　在莫斯科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正午，我們一行人到達了莫斯科。經過五六天困頓的火車生活，一下車，便覺得耳目一新。在車站上歡迎的人員很多：步兵騎兵，都人強馬壯，武器鮮明；蘇聯政府人員個個顯得精明強幹，富於朝氣；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的中國男女青年學生。他們約四五百人，整整齊齊的排列在那兒，都有一種英俊有爲的樣子。他們手裏持着小旗，狂熱的高呼着：「中國國民軍萬歲」的口號，使我極是感動。他們貼的標語各式各樣，諸如「歡迎國民軍領袖」之類。（在別國留學多學機械、學工程、學礦務、學醫藥等等，蘇俄留學生則專學革命。這般有骨頭有血性的知識青年。後來回國後，流血汗，拚性命，爲國家，爲民族而英勇的奮鬪，有的已光榮的犧牲，有的方爲國家的棟樑，那時我想到他們的責任與使命，即爲之十分與奮）照相的把我們團團圍攏，重重層層，十分擁擠；也有拍攝活動影片的，拿着各種各樣的機件，真是從未見過，隨後有代表致歡迎詞，我也略說了幾句客氣話，答謝他們。

在站上擾擾攘攘，足足鬧了一個鐘頭，我們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寬闊，很平坦，很清潔，處處整齊活潑，井然有序，我們坐着汽車往蘇聯政府預備的歐羅巴旅館去；汽車是蓬子車，蓬子並

沒放下來。我和徐季龍先生同坐一車，風馳電掣在平坦的街上急馳。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風吹掉，車走的太快，來不及停車拾取，滿以爲這頂帽子是失了，要買一頂新的了，孰知我們到了旅館裏，沒過十分鐘，警察就把那頂丟失的帽子送了來。這樣優良的警政，很使我們羨慕。

歐羅巴旅館是一座堂皇富麗的大廈。蘇俄政府爲我們預備了豐盛的飲食，招待的極是殷勤，我在張家口住的是土房，我一生也未住過這樣好的大樓，心裏老覺得不安。想自己找一家較小的旅館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我想着國內正與軍閥苦鬬的朋友與同志，對着面前講究的菜飯實也無法下嚥。於是自己上街買些蘿蔔大葱回來佐膳。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爲我是怕花錢，見而暗笑；一再申說這是他們政府預備的，不用我自己花錢。我說不是你說的意思，你不懂得我。再三糾纏，始允我辦。

在旅館住了幾天，我便遷到查理村去住，蘇聯政府爲了我參觀與考察的方便，特派烏斯馬諾夫先生爲我的顧問。烏顧問曾任過加倫將軍的參謀長，很有學問，談吐也好。他本來學習文學，後來投到軍隊裏當兵，那時還在帝俄時代，他在軍隊中宣傳革命，不遺餘力，長官屢次警告他，威嚇他，但他不聽，仍然堅決沉毅地幹下去，曾多次入獄。以後入軍官學校，繼續深造，求得很高的學問，我們在查理同住，他每天給我講一點鐘的辯證法唯物論，每次總在郊外的樹林下上

課。這是我研究新與哲學的開始。同時，我還請了一位繪畫教師，那位先生很年青，每日遠遠的坐二三十里地火車趕來給我上課，沒到時間，卽在屋外徘徊，到時再入我室。畫的很好，但教的不甚得法；雖然如此，一方面因爲他的誠懇教導，一方面我自己也用心學習，所以我對繪畫，頗有些入門的心得，讀書繪畫之餘，有時也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廠裏做工。我想在居俄期間，也能夠自食其力，並能比較眞正的和工農的生活打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時候，政府派了四位上校階級的朋友爲我名譽保護人，其中有一位，每日跟隨着我在外面四處跑，實在太辛苦，另有一位大個兒，向我訴說他的苦處，我就送給他五十元，過了兩天，此人卽被撤換，打聽之後，知道因爲他受了我的錢，被人告發，捕去坐黑房子去了，爲此事使我心裏非常不安。可見人家一面教育，一面更有考績與賞罰之制。我搬到查理村鄉間住後，四位名譽保護人亦同住一處。他們都穿着便衣，白天站在不讓別人看見的地方；夜間爬在樹上，蹲在屋頂上。有一夜他們捕獲幾個小偷，都是帝制時代的親貴，有曾任宮中禁衞軍者。昔時好吃懶做，養成了習慣，現時社會改變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竊度日，我覺得他們警戒的辦法太好。我國站崗，老是站在門口，成『二鬼把門式』，進出行禮，實在失了此事的本意，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查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個汽車夫的私宅，完全是木頭製造的，此時由國家收買了去，

屋中僱用一女工，每天上工，他脫了衣服，褲腿捲到膝蓋上，用一塊破蔴布擦地板，大規模的擦，渾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潔淨無塵。我問她何以如此賣力。回答說因爲警察每星期要來檢查一次，擦的不乾淨，將受處罰。我就笑了，這是很重要的事，我國警察那能管到這種事？因此，我想到規條、法律、章程等等，我國皆應有盡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這樣認眞的實行，就是缺少任勞任怨的人，切實的執行。若能事事負責，處處實行，則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面目煥然一新。

居俄的時候，和蘇聯政府的主要人員差不多都見過幾次面，第一個會見的是外交委員長齊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館裏來看我。隨着我又和徐季龍先生去看他。相見寒暄一番，無非告訴我旅館中派有人員招待，歡迎我參觀各機關團體，多多指教一類的話。會談之間，也曾談到中國的問題。他對中國的情形，尤其囘教的情況，相當的熟悉。

第三國際負責人也會面談過一次，我現在已經忘記他的姓名。好像他曾被通緝，或者現在已經死去了。那次我們談了三個鐘頭，對於歐洲近勢和東方各民族革命的問題都談得很詳細。他留給我的印象，是說話很有條理，態度異常的誠懇，雖然說到後來。他因談話過多，不免顯出疲乏的樣子，但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談下去。

蘇聯人民政府主席加列甯是農民出身。我和季龍先生按照約會的時間去拜訪他，看見他兩目

深陷，滿面黃鬚，穿着一身半新不舊的西服，動作言語無一不是農民的風度。他那時已經五六十歲了，還很矍鑠健康，他和我們詳談蘇聯革命的過程以及那時解決土地問題的方策。當他談話的時候，先還好好的坐着，一會兒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跪着一膝，一會兒走到桌子邊，兩手握着，有時兩手托腮，撐在桌子上，有時不動的搓動着，往往一談二三個鐘頭，完全是鄉下老頭兒談家常的派頭，深切活潑，隨隨便便，沒有一點官架子。後來詳談蘇俄建設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難，又問及我們關於五卅慘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們也一一詳述一番。

他的辦公屋子是在二層樓上，那天樓底下坐着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有，我看見如此熱鬧，覺得奇怪，下樓的時候，我問其中一位老農夫：

「你們在這裏做什麼？」

「我們要見加列甯。」

「見他有什麼事情？」

「我有一隻耕牛病了。我要請加列寧替我想方法另外借給我一隻牛。」

我又問另一個抱着孩子的婦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現在雖然好了一點，但是病還沒有脫體，我要請加列寧替我想點辦法。」

我一連問了許多位，他們都以自己的困難，來求主席設法解決，這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可是主席一一延見他們，也有派祕書等人員一一代為接見，他們所要求必都予以妥帖滿意的處理與解決，我當時大受感動。我們的總統或國務總理那能如此耐煩？他們時時擺着官僚的架子，他們視百姓如奴隸，百姓怕他們如虎狼。相互之間，永恆的保持着「治人」和「治於人」的關係，彼此隔膜，不相親近。百姓只知道替他們納糧服役，官吏則孜孜於搜刮與淫樂。像加列寧似的和老百姓親愛如家人，彼此生活打成一片，中國的人民那裏夢想得到呢？我以為我國官吏最須效法這種精神。

一天約定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阿里克夫談話，他住在帝俄時代皇帝住的舊皇城裏。皇城門口和裏邊警衛森嚴，我們的車子到了門口，警衛者迎接着，先向裏面打電話請示，後才放我們進去。這次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也是談的蘇聯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國革命的現狀說了一個大概。

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原是德國籍，在德國因革命失敗，逃亡至俄，據說他是蘇聯的「中國通」。他對中國各方面問題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他也住在皇城裏頭。他的書室在樓上，書架上擺滿中國書，室中陳列着許多中國的小擺設。第二天他請我和季龍先生吃飯，飯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隻嶄新的中國水煙袋（他用做一種擺設），要求我們吸一袋水煙給他看看。他也覺得中國水煙袋極有研究，世界各國都趕不上。言時甚表興趣。他的談鋒甚健，對問題不厭反覆詳細的討論。有一次到中山大學訪晤他，季龍先生和他談到斯大林在某次羣衆大會講演，宣稱蘇聯與日

本的關係已很親善，將更進一步的敦睦邦交云云。季龍先生把此事向他提出質問，兩下起了激烈的辯論，季龍先生說，蘇聯既願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攜手奮鬬，便不應在中國正當進行革命力謀打斷日本帝國主義所加的鎖鏈的時候，而與中國的敵人日本講什麼親善，說什麼敦睦邦交。日本是東亞的強盜，蘇俄爲何要與強盜爲友。拉狄克說，主義與政策不能混爲一談。政策與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說主義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腕又是一回事。季龍先生說，便是這樣，你們也當給我們一個信兒。現在如此辦理，我們國民黨的三大政策怎樣向人民交代？第一天他們辯論了兩個鐘頭沒有結果，第二天再見面，又辯論了兩三個鐘頭，愈是辯論，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決。看樣子他們眞像要打起架來才能罷休。季龍先生心裏不服，尤其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我於此事極佩服季龍先生，眞不愧爲愛國家愛眞理的有心人。他對問題嚴肅認眞的精神，眞是少見的。

伏羅希洛夫是蘇聯海陸空軍委員長。我訪會他的時候，提出一些關於蘇聯軍備的問題請教。他詳談我所詢問題，說話有條有理。人們都見過他的相片，大臉大口，濃眉大眼，渾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裝和普通士兵一樣，只領子上符號不同，算是全蘇聯最高軍事領袖的特別符號，他的飲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樣；日常生活，非常簡樸，眞正做到與士卒同甘苦的地步。後來他也問及關於我們國民軍和軍閥們苦鬬的情形與國內政治的一般形勢。他說，中國是一個有偉大前途

的國家，只要堅持主義，努力貫徹，沒有不成功的。陸海空軍委員會所即在大街上，門前看不見崗兵，崗兵站在門裏，老立着正，不許稍息。這樣的辦法，和中國的情形正相反。我們衙門，站崗的都擺在外面，好像唯恐人家不看見一樣。有的兩個，有的四個：張作霖的崗兵老是六個八個，格外顯得耀武揚威。

蘇聯出版事業由國家經營。國家印刷出版的書籍，供應全國，日以萬千計。這機關歸他們的教育委員會管轄。教育委員長那時是盧那卡爾斯基。這人很有語言天才，會說幾種回回話。當蘇聯剛剛推翻帝制，革命基礎尚未鞏固的時候，帝國主義者聯合進軍圍攻，希圖破壞其革命政權。在南俄土耳其斯坦地方，有人革命農民軍興起，也將發生戰事，顯然的，那時的紅軍無論怎樣堅強，是不堪再加上這邊一隻敵軍的壓迫了。軍事當局看着危局已迫，而又無法解脫這個難題。這時候盧那卡爾斯基自告奮勇，要求派他到那裏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論去說服這頑強的敵人，取得兵不血刃的勝利。許多人都認爲這太危險，恐怕他徒遭犧牲，他仍然堅持着去了。經過了多少困難，始得到達；一到敵人那邊，果然便被逮捕起來。他見了敵軍司令官說，我有幾句話，等我說完，你再殺我。乃與之侃侃而談，痛陳他們革命意義與價值和對於弱小民族的利益。那司令官初尙不聽，不等他的話說完，便要殺掉他；終因敵軍參謀長的緩頰，盧氏乃得盡陳他的理論，他說了足足四個鐘頭。那司令官心已動搖，便對他說：

「你如果能說服我們全體官兵，那我們就贊成你的意見，停止進兵的計劃！」全體官兵召集好了。他剛剛站上講台的時候，羣衆對他感情極壞，詈罵叫囂，秩序大亂，甚至有舉起槍來做槍決他的樣式的。但他講了一點鐘後，羣衆漸漸安靜了；講演完畢，全體官兵都傾心贊佩，異常堅決的舉起手來，願意與蘇聯革命政權攜手共同奮鬪。天大的一場風波就這樣漸漸的平息了。

我有幸聽他親自暢談這次事件的經過，心裏感到無上的興奮。

托洛斯基也曾會談。那時他方在病癒之後，住的屋子很是講究。他是個極有才能的政治家，那時已經快五十歲，相貌奇偉，談吐也不俗氣，處處顯出堅毅果斷的神氣。我們談了三個多鐘頭的話，都是關於革命方略一類問題。我對此類道理，那時毫不熟悉，為要藏拙，我不大開口，只聽徐先生與之暢談。我素來聽說托氏是一個奢華風流的革命家。但我並不因此而歧視他。我以為聖賢是聖賢，英雄是英雄，不可並論。魏無知介紹陳平於漢高祖，高祖以其品行不端，欲拒之，魏曰：你需要的是英雄，不是聖賢。我若介紹伯夷叔齊給你，於你何補？高祖乃悟。列甯當初信用托氏，恐亦此理。我想在生活習慣上，列甯一定和他弄不來。他住那麼好的屋子，那樣奢華的享用，茶碗點心拿出來，都與衆不同。列甯在當時看的慣麼？但畢竟重用之，列甯眞不愧為革命領袖。

那時斯大林住在黑海養病，不在莫斯科；僅只給我一信，說等他病好，再行約會，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可是始終不曾見到他，引以爲憾。

又見到列甯夫人，那時他爲教育委員會副委員長。又有列甯之妹，亦同時見面。列甯夫人莊重親摯，說話不慌不忙。那次她贈我一部列甯全集（二十六册），和一座列甯雕像；那像看去如銅質的，不想掉在地上竟打碎了。（列甯之妹亦贈我同樣一份）

蘇聯是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上一切設施與制度，都是爲平民着想。比如飲食，那時肉類，鷄、魚和其他珍貴的食品，定價非常昂貴；生活必需食品，如麵包、牛奶、白糖、食鹽之類則大量出賣，價錢非常的低廉。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費用就很舒適的過日子。這在其他國家的都市裏萬萬辦不到的。有兩次，我們從街上買來麵包，剖開來裏面有半截煙捲。初時不懂什麼緣故，覺得不衞生，拿去告訴警察。警察處罰了那家麵包公司。此後卽未再有此事。想來皆因做的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煙捲頭弄了進去。這項麵包公司，都是大規模的製作。這樣，人工柴火等等皆較經濟。若家家戶戶自製，則一萬家人家，卽需一萬個爐灶，一萬個人工。所費爲如何？凡事都是集體化爲佳，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衣服一項，也是如此。爲平民預備的，已經製成的衣服，價目極賤。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須自己到成衣店裏特製，價目可就貴得駭人了。

蘇聯行的是保護稅制，爲要限制私人過分的享樂，對於入口的奢侈品例徵極苛之稅。比如爲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車。每輛要徵九千元的稅；爲公共用的大汽車，則徵很低的稅，甚至不徵稅。

那時蘇聯政府還在禁酒，但俄國人民好酒成性，在禮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樹林裏喝酒。他們對於音樂有特殊興趣。在風和日麗的天氣，坐在蓊鬱蒼翠的樹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樂唱歌，確也可以消除一禮拜來工作的疲勞，可是在街上時常發現倒臥地上的醉漢，三三五五所在都有；這就未免過於沉溺了。

蘇聯雖是一黨專政，但對於非黨員毫不歧視，對於黨員亦毫不偏袒。黨員和紅軍犯罪，反較非黨員或普通人懲處更嚴，往往加倍治罪。我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副委員長和總務處長兩個人因購買黃金，有舞弊情事。（若以爲共產黨中不會有貪污之事，那是錯誤的，但不同的是他們嚴究不貸，並不認爲究辦了就失黨的面子）這事若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過處以無期徒刑，但因爲他們身爲官吏，又是黨員，所以都執行槍決，並把他們的罪狀公佈於全國。這樣公正嚴明，執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反觀那時我國政府，却上下欺騙，狼狽爲奸。所謂「官官相護」，同僚們舞弊犯罪，彼此心照，擠擠眼就算完了事；主官亦「掩耳盜鈴」，裝作不問不聞，雖有彈劾之例，但對於有權勢的人則輕易不敢相加；即使偶提彈劾，也輕易不發生效力；甚至甯可修改

條例，以將就粗疏之：如此紀綱不振，法令無從執行，吏制鮮有不腐敗者。

蘇聯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過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着大官不過多，小官不過少的原則，雖然還不完全平等，不分軒輊，但已經相當合理了。工人的待遇却特別優越，我住在歐羅巴旅館的時候，和旅館裏的一個女工閒談，我問她每天工作多少時間，每日多少錢的報酬。她告訴我說：

「我在這兒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月得四十五元的報酬。我在這兒服務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時代。每月僅有三四元的工資，革命以後，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現在這個數目。在工人之中，我的報酬還算是最少的。這完全是法律給我們的保障，政府給我們的福利」

「你原先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維持生活呢？」

「過去的苦況簡直不堪回想了，家裏父母子女，幾個人完全依賴我的收入過活。那時候那能說得上是生活，完全是在飢餓困苦中掙扎！」她停了一會兒，又很愉快的說：「現在我們好了，現在我們不但能夠維持舒適的生活，而且還可以餘下錢，閒暇時候還可以看看電影，跳跳舞！」

我訪問其他工人，他們也都對現狀表示滿意。蘇聯政府如此爲人民謀利益，人民怎不熱烈擁護呢？

那時莫斯科各方面都一天天向新的路上邁進。我參觀了他們的許多機關和工廠，由一位會說

中國話的女子做我嚮導，飛機製造廠和航空學校，設備極完全。我以為鐵廠、鋼廠、飛機廠，這些重工業都是立國的根基，少了一樣，即如一個人少了一根骨頭，即站不起來。我國要在世界上站立起來，還得大大努力。

蘇聯的步兵學校和機關槍教導團我也參觀過。教導團團長是個英武壯健的軍官，年紀很輕。他原是木匠出身，後來參加革命，以積功升為連長，畢業陸大後，便擢任該團團長。因為他不是少爺出身，所以深知士兵的艱苦。他的太太原先是一個縫工。此時入了文理學院肄業，年齡和她的丈夫相彷，為人活潑聰明，招待客人很慇懃週到。

我參觀他們的兵棚的時候，正遇着他們在吃飯。我也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和他們同吃了一頓飯。他們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湯，內有一大塊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兩肉。很富於營養料的。我想我國的士兵，在吃的方面未免太苦，別的方面尤可忍受，吃的太苦，即影響健康和精神　若能每人有兩個雞蛋，三四兩肉，就可以供應身體的需要了。只要能節省其他方面的消耗與糜費，這並不是難辦的事。

飯後我和士兵談話，他們都有相當的政治常識。他們對中國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吳佩孚是以英帝國主義做背景，張作霖不折不扣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每連都有一所紅色列甯講堂，這是專門對他們講解主義和傳佈政治知識的所在。

參觀他們的陸軍大學，我發現學生的領章，有許多曾充任軍長師長和軍醫軍需。我問他們旣已擔任軍隊中的職務，爲什麼又來上學呢？他們說，他們多是工匠出身，作戰經驗是有的，軍事知識却很欠缺，軍佐們甚至把命令都弄不淸楚。政府爲要補救這個缺陷，特在陸大成立了一個特別班，把他們一批批地調來受訓。我想我國很有採取這個辦法的必要。我們軍隊裏的官佐，多半出身貧家，連普通啓蒙教育都沒有受過，高深的軍事知識，更是說不到了。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官佐士兵的教育雖然竭力的講求，但成績究竟有限，有時仍吃官佐程度太差的虧。我們政府也應採取這種辦法，分批調訓，提高全國現任官佐的程度，以彌補其缺點。

我也參觀了他們的農業部。我如鄉下老兒進城一般，遇事一一細問，得了很多關於農業方面的知識。他們爲了改進農業，特設農業教育館，專門講求種植的科學方法。他們本來行的是三期制；將一塊地分作三坵，每年只種用一坵，輪流休息。他們很重視我國的農業技術，比如換種制、我國實行已久，如今他們已棄三期制，而效換種制，（如年年在一塊地方種西瓜，第二年即不長瓜）館中經常的召集農民聽講農業常識：如害蟲益蟲，益鳥等等，亦都細說，以灌輸科學知識。

又有農民招待所之設，是專爲招待各地來游莫斯科的農民的。農民因訴訟或其他的事情來到莫斯科，都有住招待所的權利。所裏的伙食取價很廉，在外邊花一元錢吃的飯，在所裏只需花兩

角錢。我曾在那裏吃過兩次飯，眞當得起物美價廉四字，所中辦的極完備，甚至做狀紙代打官司的律師也有：爲平民謀利益，卽當如此無微不至。

莫斯科的博物館很多。石像、油畫、歷史、革命等博物館我都參觀過。石像博物館裏，以石膏像爲最多，有許多畫像、皇帝、皇后、神父、和帝俄時代的大將都有，技術都很高超，眞是維妙維肖，和眞人站在那兒一樣，我問館裏的一位當事人，這麼一張畫現在能值多少錢；他說：

「這種畫在帝俄時代能值一萬盧布，甚至十萬八萬，現在已經不値錢了。」於是他告訴我這些畫只講究技術，而內容毫無意義，他說：

「現在値錢的必須有技術，而更有意義，比如：曾有一幅描寫帝俄時代農奴生活的畫子，畫着三個六七歲的農奴的孩子，骨瘦如柴，拉着一輛裝滿柴草的大車，那種困苦吃力的樣兒，活跳跳現在紙上。把地主的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來。皇帝覺得這張畫子有煽動革命的嫌疑，把那畫家捕獲入獄。但那張畫却僥倖的被人保藏起來。一直沒有毀壞。革命成功，這張畫便成了最名貴的作品。現在能値三萬盧布。」

據說那張畫的技術，並不特別高明，可是因爲立意好，又有這樣一段歷史，便博得大衆的讚賞。由此知道繪畫一道，技術固然重要，但更須能夠表現時代與社會，方爲不朽。

革命博物館陳列的都是關於革命的事蹟，從帝俄時代起　所有關於革命的報紙、雜誌、畫

報、泥土塑成的囚禁革命黨人的特別監獄模型等等。都按照年代，一一陳列在那裏。所有革命英烈，都塑成石膏像，受萬衆的瞻仰。列甯的生平事蹟，也以實在物品表示出來，以至他被刺殺時刺客所用的手槍及槍鏜裏剩餘的一粒子彈，都很有秩序排列着。還有鮮花製的列甯像，數日即一換，羣羣的男女學生絡繹不絕地前來參觀。我想這些實在物品所表現的革命歷史給予他們的知識敎訓及薰陶暗示，當比讀許多革命歷史要強勝幾倍。館中職員都由女子充任，個個態度和藹，極有學問的樣子。

紅軍博物館那時正着手布置，還沒有完成，但那已經佈置好了的一部分，即足夠人讚佩的了。每一次戰役紅軍進攻或退却的實況都繪成很生動的畫圖，張掛壁間。紅軍的槍枝，服裝以及傷兵在醫院裏的情形，也都以實物或模型陳列出來。這多麼的具體活現的革命紀事，這是多麼激發人們的革命情緒的博物館。

博物館之中，尙有一所民族博物館，將全世界及全蘇各民族服裝用品及生活風俗等一一製成模型陳列出來，使參觀者如讀一本活的地理歷史書，眞是有趣。

克魯泡特金圖書館是克氏生前的住宅改造而成。那條街在他死後改名克魯泡特金街。一進門首先便看到克氏的宗派圖。據圖上說明他是帝俄皇室的正宗，也是貴族的一支，我看了這個宗派圖，覺得一個人的意識固然是環境決定的。但個人也決不是處在完全被動的地位；個人的意識

大可以衝破環境的束縛，而向前進步。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學說，他那熱烈的革命情緒，都不是貴族的守舊社會裏所能生長出來的。

又看見過莫斯科水庫，工程極偉大，供給莫斯科全城三四百萬居民用水。汲水、濾水等等設備至爲精妥。還有專門管垃圾廢物的工廠，怎麼提油，怎麼化燬，都用機器，工廠聽說也極偉大，可惜沒有得暇去看。

我第一次在莫斯科聽戲，爲蘇聯政府所邀請，一位兵工廠的管事者陪同去的，那管事者是個大個子，和鹿瑞伯相熟，因他到中國，鹿曾招待過他。那天演的是描寫英人在宜昌槍殺中國人的故事。劇作者是一位曾經在中國住過的俄人。表演得很成熟，佈景尤能逼眞。一隻大輪船的模型也巧妙的搬到舞台上，碼頭上有修脚的，賣毛巾，賣耳扒者；他們後來都下台向觀衆兜售，很有意思，劇情極生動，帝國主義者驅使買辦，買辦驅使工頭，工頭壓迫工人的種種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來，擺到觀衆的面前，使每個觀衆的心裏都燃燒起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怒火，而對被壓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這齣戲演完，還演了一齣歌劇：歌詞我雖然不懂，但聲調頗爲粗俗，動作也是亂行亂鬧，我不大能夠欣賞。那兵工廠的管事有一位太太，滿嘴塗抹口紅，耳上戴着很長的珠寶耳環。我問他她是不是共產黨員，他笑道：「我不知道，最好你問她自己罷。」翻譯名克拉夫，亦在旁大笑，恐怕是革命後他鬧的什麼皇室小姐之類。有一次他請我吃飯，客廳佈置得很講

究，那椅子特別舒服。他告訴我。他把佈置七八間客廳的錢集中起來，辦了這一間客廳的傢俱。

工人有夏令會的組織，每年有兩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頓，成天打球，泅水，隨意游散或閱讀書報；此外無別項工作。著作家亦有夏令會的組織，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別墅內，圖書齊備，招待週到，亦吃五頓。那天同參觀的有于右任先生，我們對此事都不勝其欣羨之情。于先生說，在我國，只有在要作對聯祭文，要打通電時才想到文人，平時那個管？不但不管，還要用種種方法威迫利誘之；否則逮捕槍殺之，使他們不能爲眞理正義說話。他們眞正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工作絞盡腦汁，但是手中無武力，無槍械，無金錢，那個把他們瞧在眼裏？于先生說的是實情話。直到今日，一般文人還都生活困難，帶着一大羣家小，搬到這裏，搬到那裏，收入微薄，需要的書報也辦不齊全，那裏有心寫出什麼巨著來？

每逢星期假日，野外樹林中最爲活躍熱鬧，到處人們熙熙攘攘，音樂歌唱，如在天國樂園中相似。人民辛苦工作了一星期，實在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玩玩笑笑，以暢胸懷，於精神身體與工作效能，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張家口時所聘的總顧問任江，爲人誠懇坦白，後因干涉騎兵教導團分配馬匹之事，辭職回國，我在莫斯科見到他。他爲中將階級，任訓練總監之職，見我極親熱，處處予我們以幫忙。

我因左肋下感痛，想到醫院看看；即被導入院。身體全部都經仔細檢查，又照X光，檢不出

病之所在，以爲是勞累過度，叫我多多休息。後來又以爲係牙齒有病所致，故又入牙醫醫院檢査，亦沒査出什麽病。在牙醫院中，見其牙病模型種類之繁多，證明蘇聯人民牙齒不及中國人的遠甚．恐怕是因爲他們喜歡吃糖果之故。

我曾參加過幾次集會。一天軍委會副委員長杜恰哈爾夫斯基通知我，他們將開一航空委員會，約我去參加。那次到會的不滿二十人，會議極有精神，極有秩序，大家有話卽說，無半點拘束與喬假。眞是着重內容，而不重儀式。其所行規例，與中山先生民權初步所示者略同。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還開過歡迎會。東方大學學生包括東方各民族，中國學生亦很多。致歡迎詞者名片山潛，日本人，已五六十歲。他以英語講了兩三小時。會散之後，看看問問他們學生的生活。因爲都是些落後民族的子弟，日常生活習慣各有不同。比如抽水馬桶，許多學生不但不會用，連看也沒看見過。有的教了多日，還是不會用；更有一位學生見水灌出，卽大爲一驚，嚇的往外奔跑．幾乎跌倒。差不多每一事，都需人指教，中山大學特送我與季龍先生「名譽學生」的頭銜。自來只有名譽校董之類，名譽學生之稱，還是第一次聽到，眞是革命的辦法。至今國內留俄同學會仍認我爲會員之一，卽因爲我有此一段事之故。

中山大學學生常來看我，和我談學生界黨派情形，大約有共產黨，準共產黨，國民黨等等；彼此亦有摩擦之事。那時二位谷先生——谷正綱谷正倫——亦在，我們曾談過很長的時間。又曾

看到我請熊斌先生從來留學的二軍三軍的學生，都在甚也輔習軍事，很是用功。其中有一個學生因爲看見當地男女之間沒有拘檢，他就誤解了，一次，看見一位女子露出胸乳，他就上前伸手撫摸，被那女子打了兩個巴掌。我聽見人家說及此事，不禁的笑了。我以爲這可以給他一個教訓，人家男女解放並不是這樣解放的；眞是好笑！

又到列甯格勒參觀軍官學校，有專爲高麗人，台灣人而設者，也有日本人；其中有從我國北平保定去的。一次請我講話，卽由他們爲翻譯。他們把民族國家的界線都已忘記了，相處如一家人，十分親熱。聽說現在他們多有回東北活動革命者；當初他們在蘇聯受教育，受訓練，卽是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復興自己的民族，這回我也帶了些學生來，其中有一蒙古學生，姓白，現已回蒙古任師長之職。

有一次逢節日，莫斯科舉行閱兵典禮，亦約我參加，我亦被邀立於列甯台上，看他們操演，參加者男女都有。軍樂洋洋，步伐整齊，縱橫分列，變化種種，極是純熟。他們一排排由台下經過，台上的人卽問：「你們預備好了沒有？」答曰：「預備好了」！「預備了什麼？」答曰：「預備了什麼什麼。」又問：「爲什麼預備這些？」答曰：「爲打倒帝國主義！」種種問答，都有意思，會場空氣活潑而又嚴肅，使人深受感動。會散之後，又參觀列甯墓。門內門外各有軍士站崗，極其肅靜。棺材是玻璃製的，可以看見列甯遺體；其尸經過防腐手續，故栩栩如生。那

時政府有計劃，擬改用石製，以垂永遠，現在想已完成。後面城根有許多革命同志的墓，亦都講究的很，聽說來參觀的每日以數千計。蘇聯眞有宣傳工夫，連一個尸骸也不放鬆，用作了宣傳的工具。試思每日這許多人來參觀，所收宣傳的功效有多大？墓上，卽皇城門樓上有鐘，能打出國際歌的調子，聽着極有意思。

走出列甯墓，許多人圍攔着看我，四位保護人不肯，但無法阻止。他們說：「我們要看看中國國民軍的領袖，爲什麼不可以？」四位保護者不能阻攔；若任其擁來，又覺得不妥當。乃把我引到一家旅館的花園坐下，喝茶休息。羣衆要見我的，三三五五請進來，和我握手，談長道短，都是些普通人民。他們極關心我們的時事，問我張作霖何時可以打倒，吳佩孚如何塌台等等，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我國革命的熱忱。我在這花園中坐着，看見對面紅場上許多牌坊，還有古廟形式的屋子。那兒供有耶穌像，亦罩於玻璃罩中。有些人民前去禮拜，跪着與耶穌接吻。可是上面卻大書標語，曰：「宗教卽是雅片煙」。可見他們政府反對宗教，但並不壓迫人民不信，完全聽其自由，政府只是從旁勸導而已。

莫斯科公園極多，簡直是一座挨着一座，其中有豆棚瓜架，有葡萄架，有樹蔭，有許多的椅子。椅子坐着都很舒適。南京陵園當初亦有如此辦理的意思。但距城太遠，能夠享受的人畢竟太少，還個應當建在大街附近，要多種樹，多設坐位，始是爲大衆謀利益的辦法。

我常到公園中去坐。常常看見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東走西走的討錢。我們都覺得奇怪。以爲蘇聯是共產主義的國家，怎麼還有乞丐？又朋友們出外時鋼筆常常被人竊去，心裏也覺得不痛快。其實那時蘇聯方在革命之後，社會上各方面尙未就緒，人們依其理想憑空猜度，認爲蘇聯必是天堂，什麼陰暗方面都不會存在，及看見實在情形，就不免失望。這只能怪他自己沒思索。蘇聯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是從舊社會演變的。那些舊時代的皇室親貴們，剛剛被打倒，他們享福慣了，懶怠成性，不願意工作，或是沒能力工作；不作乞丐盜賊，有什麼路走？我想蘇聯埋頭建設，無論那一方面都在突飛猛進，臻臻日上；這些現象，在今日應當就看不見了。

在蘇聯常見蘋果樹，皆高達二三丈餘，枝葉繁茂，纍纍的果子直搭到地上，十分可愛，那種蘋果較我國北方各省及煙台產品爲小，脆甜無比。蘇聯天氣嚴寒，竟能產出這樣美好的果木，眞是難得，我國氣候溫和，土壤肥厚，而園藝不發達，想起來覺得可嘆！

蘇聯街上那時最多的是馬車。路是用四五寸厚的石頭舖築而成，馬車走在上面，至爲平穩。車夫都是黃鬚子，凹眼睛，樣子看去大致相同。騾車却少見，人力車絕對沒有，我以爲路必須用石舖築；洋灰或土築路，都不能耐久，車輪用木頭亦太笨，亦須設法改良，這些都不是難事。

列甯格勒是帝俄的故都，也是工農革命的發祥地。我於七月二十日由莫斯科到那兒，小住了六天。

由莫斯科到列寧格勒，鐵路是一條直綫，沿途並不繞道，經過繁華的城市，通過森林錯列的原野，火車由莫斯科筆直的開到人煙稠密的列甯格勒。不僅通列甯格勒的鐵路毫不彎曲，列甯格勒的街道和河路也是筆直的。人定勝天，列城的建設確可以作爲證明。

二十一日十一時到達列甯格勒，下車後便偕同來迎的海陸軍將校去參觀他們的海軍，我把每一部分士兵。每一隻軍艦，都仔細的看過，潛水艇、魚雷船、無敵艦也經過詳細的觀察。電氣事業進步得眞快，將來必有用電力指揮機器，駕駛飛機的一天。潛水艦上的砲不須人去裝彈發出，只要人用手指把機關一點，彈藥箱裏的砲彈便自動的移入砲膛；再一點動，砲彈即自動發出。現在電力的應用，卽已達此地步；將來精益求精，前途將不可思議？

掩護列甯格勒的海濱要塞砲台我也參觀過。列城距芬蘭很近。芬蘭的逃兵往往循海道逃來列甯城。到了冬天，海水結冰，兩岸之間坦如平地，交通更便，要塞的工程很是偉大，但裝置的大砲猶都是帝俄時代的遺物。也許爲要保持軍事秘密，故意不讓我們看到新設的砲位吧！

那兒巍峨雄偉的皇宮，此刻已成一般人民的遊覽之所。皇宮中一切規模陳設，都原封不動地保存着，一如舊日光景，尼古拉第二的臥床，辦公的桌子，吃飯洗澡的屋子，大彼得的臥床，靴子以及飲酒用的斗（大如四十斤的大斗，恐得再用杯舀取），都擺在那裏，任人觀覽。皇宮裏面貴重的古董，俄皇日用的金製器具，都在古物保存所裏保存着。我請保管人員把那些東西拿出來

看了一看，金色燦爛，使人立刻想像到俄皇窮奢極華的生活。

帝制時代專爲囚禁革命黨人員而設的水牢、也和古蹟保存着，那水牢防備嚴密，看形勢，略如北平南海的瀛台。

列城也有幾所博物館，陳列的東西倒不算少，但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

我在列城也是住在蘇聯政府預備的旅館裏，星期日的早晨，我看見四五百工人，聚集在大禮堂前的空場上，都帶着槍枝，從事軍事訓練。據說這是工人自動的組織，工人每逢星期日都要分別從事軍訓的。

列甯格勒的工人休息所是一所王宮的別墅，我去參觀的時候，那些正在休假期中的體力或精神勞動者都滿面含着愉快的微笑。

從列甯格勒乘車到路加站，再從路加站換乘小火車，便到達蘇聯砲兵幕營地址。我在那兒會見了他們砲兵團團長和政治代表，而後又到砲兵射擊場，參觀他們的實彈打靶，靶場有幾十里寬闊，場中已有幾處破塌的地方，據說原來修築的極平整。指揮官用電話及砲彈指揮射擊，從很遠的地方一按機關，表示敵人的所在，砲兵便按一定的速度發砲，過遲過快都打不着目標。他們完全是實彈演習，一天便可消耗許多砲彈，每次演習要連續幾個月。這種設備完全的靶場，在我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大規模的演習在我國也是從未見過的。我們的大砲是從外國買來，彈藥也是

從外國買來。本國旣不能製造，砲兵便很難有實彈演習的機會，就是偶而演習一二次，也不過打個五六發，就算了事。如此訓練，射擊的技術那能準確優良呢。

在列甯格勒參觀了幾日，便轉回莫斯科。

這時張家口來了人，報告我們國民軍同張吳聯軍正在南口打得激烈，某方又無端的在大同截斷國民軍的後路。我聽了他們的報告，坐臥不安。同俄國朋友談了幾次，商請他們接濟些彈藥，俾可再接再厲的奮鬬下去，不久又接到國民軍已從南口退却的消息，我接到這個痛心的消息，無論如何不能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同時又知道國民革命軍已從廣東出發北伐，我便同許多朋友以及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商談囘國的事。經過幾日的籌備，於八月十七日的晚間便上了火車，與留居三月的莫斯科告別了。

這囘同到蘇聯的，除徐季龍先生而外，尚有劉驥、何其鞏、張允榮、李興中、任右民等，他們或隨同我到處參觀，有的入學校，入工廠從事學習；隨從人員還有趙亦雲陳天秩二位，時刻在我跟前。

第三十五章　五原誓師

我在留俄的三個月內，接見了蘇聯朝野的許多人士：工人、農人、文人、婦孺以及軍政界的領袖：從和這些人的會談以及我自己對於革命理論與實踐的潛心研究和考察的結果，深切的領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鮮明的主義與參加爲行動中心的黨的組織不可，在我留俄的期中，我自己和國民軍全體官兵，都正式登記加入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了，當我們國民軍與軍閥集團在南口浴血鏖戰的時候，國民革命軍也在廣東誓師，出發韶關，實行北伐了。當時全國各地瀰漫着革命的雲煙，而我們困鬬數月，彈盡糧絕的國民軍，此時又有放棄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訊，石筱山代表國民軍全體將領到庫倫，連電促我歸國，在此情形中，勢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顧問烏斯馬諾夫等幾位朋友討論，他們也都贊同我回國的計劃。於是略作準備，立刻動身。

啓行前的一切準備，都是顧問烏斯馬諾夫代辦的。爲防備日本帝國主義或其他方面歹人的暗算，我們極力保持行蹤的祕密。此次我們未乘專車，僅在西伯利亞東行列車的後面掛了一輛客車。上車之後，沿途各站都不下車，深恐被人知道。這樣靜悄悄地離了蘇俄；和去時的熱烈情形大不相同，車在廣漠遼闊的原野中穿行而過，所見惟有一望無際的麥田，濃蔭夾道的樹林；還有

各種芳菲美麗的花草，迎風搖曳：也好像在歡迎我們的歸國。

列車很長，我們的車掛在最後，每逢到站，我們掛的車正好停在站外。此時我也常常下車，在野地裏轉轉走走，以恢復身心的疲勞。有一天車停在烏拉山西的一個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閒步的時候，護衛我的四個戈別烏（即暗探）催我趕緊的上車。我也不知這是什麼事。回頭即看見他們拔出手槍，迫令一個人也上了車，原來他們發覺那人身帶手槍，形跡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車盤問。他們問那人道：

「你是做什麼的？」

「我是政治局戈別烏！」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別烏，爲什麼把手槍露在外面呢？」

那人回答不出理由來，於是將那戈別烏的隊長找來，當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處分並置新訓練。這椿疑案總算了結。經過這件事，我纔知道蘇俄於每個站上，每列車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們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樣，也是穿着便服，也是買票坐車，嚴密地偵緝各種情事；尤注意軍人行動，若有越規行爲，立刻逮捕嚴辦。西伯利亞鐵路上十幾天的長途旅行，所以輕易不發生意外者，都因偵察嚴密，報告確實的緣故。這種嚴密的辦法，是蘇聯的政治精神與黨的紀律的表現。我在莫斯科時曾聽說他們淸黨之事，每一黨員都經嚴密的考察，凡言語行動有不合，即被沈

刷，結果被洗刷者佔全數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被洗刷的黨員有由岸上跳河自殺者，

靜悄悄的到達上烏金斯克。我們掛的車便停了下來。爲迴避站上的人多眼衆，我特意到車站北面一個大樹林林裏去休息。一切出發庫倫事宜，如接洽汽車等，仍由烏斯馬諾夫他們去籌備。我在樹林裏住着，看看書報和公文，或和朋友們談談話。那時中國駐上烏金斯克的領事爲毛以亨，此時以事他往，負責人爲科長戈定遠。戈先生浙江人，高個兒，三十多歲，說話極有條理，我住的樹林裏距領事館約有十里之遙，戈先生一日三次，親自步行，送飯給我吃，飯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攜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以一文學生，有此耐勞吃苦的精神，覺得眞不容易，那時正在八月天氣，中午時候頗爲燠熱；但樹林中倒十分涼快。

這次隨我同行的有劉伯堅，（留法學生，轉入蘇聯東方大學，五原誓師任爲政治部副部長）李興中，（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後由參謀長升至軍長）任右民（隨我爲英文書記，曾爲我代表見中山先生），何其鞏（爲我祕書，後任至北平市長），趙亦雲（隨我爲工兵營學生，善攝影），李連海（本軍學兵，送蘇聯學砲兵，後畢業陸大）和烏斯馬諾夫及他帶來的一位黨代表，另外還有一位顧問，一位翻譯官和一些衞兵，汽車找妥，我們一行人便卽離開上烏金斯克，向庫倫進發。這一條汽車路，當上次經過還沒有架設完成的橋樑，現在都已修造的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勞力就是文明」，這句話眞是不錯！

到了庫倫，仍住在我上次住過的二道巷寓所。我們國民軍在此設有辦事處，張允榮（曾爲十六混成旅書記長，擢任副官長）同陳繼淹（二十鎮學兵任副官由高級教導團畢業陸大）兩位原都住在那兒。我們到時，張允榮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國的消息，同時又知道南口退却，故趕往包頭，一方面把我的行跡告訴他們；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實況，預備回頭來給我報告。這個聯絡的任務，似乎並無什麼困難，其實殊不容易。因爲從庫倫到包頭這條路，可以說從開天闢地以來沒有人走過，苟非敢於冒險。不畏艱苦之人，簡直會膽喪氣沮，無法勝任，張允榮却自動的欣然而去，眞是個熱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們在庫倫住了兩天，因爲對於國民黨開會的儀式還不熟習，我便和劉伯堅、何其鞏、李興中、任右民、烏斯馬諾夫及祕書顧問翻譯等從事練習。有一次練習開會時，烏斯馬諾夫站起來，很鄭重地說：「開會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隨便嬉笑」，說了幾句。當時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後來才有人告訴我，有一回正當開會的時候，何其鞏輕率談笑，頗有視爲兒戲的樣子，劉伯堅是個嚴肅的革命青年，對何之態度，視爲應當糾正，於是把此事告訴了烏斯馬諾夫，因此惹得他說了這番話，這完全是何其鞏的錯誤，當大家鄭重其事的練習開會時，他豈可輕狂發笑？此等處大可看出當時人們的心理；而劉伯堅與烏顧問的嚴肅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們佩服的。

我們在庫倫準備好了汽車糧秣，便即動身赴包頭，此時漠北氣候夜間已很寒冷，衣服方面也

略作準備，往包頭去的這條路，最快也需七整晝夜，若走的慢，就說不定要費多少時日。汽車行走本當很快，可是我們動身的這一天，就走錯了方向。往包頭應該往南走；但行經之處全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草地，毫無標識可以憑記，因此最易迷失方向，引路人不知不覺指引汽車向正西到阿爾泰的路上開了去。午後一點鐘出發，車行極速，儘快開駛，直到五點多鐘才發覺方向走錯，及至掉轉車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時候，已是夜間八點鐘了。那晚即在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條小河，不見人煙，無法找得住處，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頓，便找了些乾牛糞作燃料，燒了茶來吃，我忍着滿身疲勞，蜷伏在車上寫了日記，和大家或坐或談。所謂「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時這裏氣候已經寒冷。我穿着皮褲，還是凍得受不了。天空晴明高爽，佈滿了燦爛的星斗，冷颼颼的秋風吹着。嚴霜已開始下降。曠野中死一般的寂靜，什麼聲息也沒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蟲和河中淙淙的流水應和着，奏着和諧而悲涼的音樂。我和隨行的朋友看着天上的星斗，那是北斗星，那是北極星，如何依據星的部位辨認方向，大家喝着用牛糞燒的熱茶，靜靜地圍坐着。後來烏斯馬諾夫忽然問我說：

「馮先生，你的部隊這回在南口一敗塗地，投降的投降了，潰散的潰散了，現在你帶着我們回去。究竟怎樣辦理呢？」

我很自信的回答他道：

「只要我們能遇着一兩股，有個三二百人，我就可以有辦法。就算跑到山上去當個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將原有隊伍慢慢招集起來。」

他聽了我的話，十分興奮，微笑地說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們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萬的人馬！」

當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纔各人胡亂找了一個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車上，有的躺在車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這一晚，恐怕誰也沒有入夢

我們九月十日從庫倫動身，第二天纔離開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頭出發。於路上又遇着許多羣黃羊，每羣三四千頭或成萬頭，不知道我的汽車是什麼東西，一路搶先恐後的追跑，有幾位看有有趣，就開槍打，並開着汽車追趕，但是跑的飛快，無法趕得上。聽說曾有外國旅客團追趕牠們，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車出險者頗多。我曾想過牠們的生活，這裏一片平地，究在何處做窩？晚上宿在何處？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牠們全仗着跑得快的一付本領所以才能生存。在白天路上有兩個難問題：一是喝水找不着水源，二是吃飯找不着食糧和燒糞的地方。但到看見有牧放的家羊，就知道不遠處定有人煙，於是下車找着那人家向他們買羊，用牛糞燒羹，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椎，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們沒有學會。可見蒙古同胞自有他們的文明，我們吃飯時候，常有婦人騎着馬

來，後面跟一個孩子，也是騎着一匹馬，他們走到跟前，就眼瞪瞪的呆望着，看我們吃飯。我們就找他們談談，問問地方的風俗民情，一會兒工夫，他們卽掉轉馬頭，教那馬放開「大把」（四蹄放平），狂奔而去，宛如我們騎自行車一般。

十二日啓行不久，途見王鎮淮（第二十鎮的人後隨我由參謀升至旅長。）宋式顏（軍官學校學生甚精幹）。黃中漢（軍官學校學生，由參謀任至宋哲元部參謀長）等乘着汽車，迎面而來，因爲各走一邊，兩下錯過。及後看見，方把他們攔回，乃問他們三位何往。回說打算到上烏金斯克去，因爲隊伍退却，秩序大亂，簡直不能收拾，必須另想新的辦法才好。我勸他們跟我回來，共同設法，於是他們掉回頭，與我同行。由此可見大軍受挫，人心動搖，簡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他們都是很有知識能力的人，看見局勢如此，卽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想自己的辦法，恐亦實有不得已者！

雖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帶廣闊可數千里，遠處看見南面前右方又有一輛車在走，恐怕也是熟人，於是忙着叫喇叭招呼，及至趕上，乃是于右任先生，相見極是歡喜。我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打算取道庫倫往海參威，再繞海道赴廣東。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究竟受了什麼刺激；他不肯說，後來聽別人轉述，才知道他這次到了包頭，看見我們部隊潰散狼狽的情形，實在已至不能維持軍紀的程度，他在包頭與鹿瑞伯的衛隊樂光與部同住在一個教堂裏，那些弟兄在饑寒交迫

之中煎熬得無法可想，部隊精神已經不能顧全，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隻金手錶，竟被一個士兵進來一聲不響地拿了就走。他說，「這是我的錶！」但那個兵却不管，依然揚長而去。他問在場的一個下級官道：

「這是怎麼會事？我們部隊怎麼變成這樣了？」

那下級官抱歉地說道：「于先生，請你原諒一點吧！我們隊伍從南口撤退，盤天挨餓受凍，人心已經渙散得無法收拾了，老實的弟兄尚能忍受，那刁滑一點的，爲要活命，什麼事做不出來？這是狗急跳牆，有什麼法子呢？」

他一看部隊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可以有什麼作爲？於是他就靜悄悄的由後門上了汽車，離開包頭來了。我明白了這些原因，素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們多年相契，我誠心的敬佩他。於是極力勸他和我再回去；烏斯馬諾夫也從旁勸說，告訴他馮先生只要有五百枝槍在手，就定有辦法。他聽我們一說，也覺得高興了，於是又偕同趕路望包頭前進。沿途我們隨同衆人尋檢牛糞以爲燃料，買着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煑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無論裏面多麼髒，也要蹲到裏面去，寫寫字，作作詩，——于右任先生的詩興更是濃厚，成天的詠吟着。

走入內蒙的邊界，再往南便是綏遠地方，綠色草原漸多，到處都看見牧放的馬羣和羊羣。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財產，他們還是過的牧畜生活。

這一帶隨處都可以行車，因爲隨處都是平沙漠漠，一望無涯，所以一不小心，就會把路走錯。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墳頭，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車在上面簡直是無法走動，若遇沙深之地，必須用幾條氈毯，墊在沙面，大家下來推着車往前走，氈毯一步一步輪流往前替移，車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轎的方法，艱難的情況，眞比「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要艱難。沿途喝水，沿着前清設有驛站的地方，都可以找着水井，若能循着驛站走，喝水不成問題；一脫開驛路，就沒有辦法，井不甚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鑿井者，是因爲人煙稀少，沒有人工的緣故。清康熙遠征於此，大肆殺戮，人殺盡，屋燒光，如此大刼，迄未恢復，否則這一帶必不致如此荒涼。

再往前行，就遇見從包頭參加會議回來迎我的張允榮。見面之後，他詳談包頭會議的情形，因爲張作霖，吳佩孚，李景林，張宗昌，褚玉璞等聯軍以帝國主義勢力爲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們國民軍，第二第三軍都先後失敗，掉頭又打一軍。南口失守後，勢力窮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來，西北這一帶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當然不免懊喪。在會議時候，大家免不掉自訴槍彈缺乏，人馬不濟的意思。那時張之江爲督辦，他爲人耿直老實，因見大家都說困難，訴窮苦；要錢，要彈，張弄得急了，就說：「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錢沒錢！」這是一句北方的土話，不應該用來對部屬說，因此大家聽了都不高興。在席者有趙守鈺先生，他見此情形，就笑起

來，問他笑什麼，他說道：

「你們忘記是幹什麼 了！我們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難，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順遂，毫無困難， 還要革命做什麼？ 我們現在處境當然不順， 可是並未至絕望之地。 往西有甘肅劉督辦，薛省長，那末大的土地，難道我們真的餓死凍死？二軍三軍也都在那邊，力量上也很有可觀，總司令又打俄國回來了，我們克服了困難， 前途立刻就是光明。 何必這樣懊喪！」

生薑還是老的辣，趙先生久經風波，把的穩大舵，幾句話又把在席的人說出勁兒來了。接着張允榮又把南口失敗的原因，韓、石暫投晉閻的經過以及官兵的飢寒交迫和渴望我回來的情形，一一詳談；又知道佟麟閣孫連仲劉汝明等都率部開往甘肅，已過五原。張之江鹿瑞伯都已見面，鹿瑞伯則帶着隊伍駐五原等我。這天晚上我們便在往綏遠的一個叉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裏，細聽張允榮報告這次令人痛心的經過詳情。

當時我決定先赴五原。第二天，汽車沿着陰山山脈前行，往往盤日不見人烟。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坟地一般，汽車上上下下，顛簸不堪，幾十里路都是如此，車子很吃了虧。再過去就是戈壁沙漠，數十里路皆如乾涸了的河道，不是亂石，就是沙土，幾輛車上的人都下來步行。車子開不動，大家合力推行，推過一輛，回頭再推第二輛，每天最多走十幾里。夜間總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爲舒服 因爲越往南行，天氣越是暖和了，一天，在一民家買得一點小米，

熬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開眼笑，覺得比吃燕菜還要高興。

過了沙漠，漸漸看見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面嵌着黑色星點，映着日光，閃爍耀目。在泰山亦未見過這樣的石頭。途中還遇數個大廟，廟中極汚穢。蒙古喇嘛都穿着紫色的皮袍衣褲，戴着皮帽。找他們談談地方的風俗民情，有人代爲翻譯。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個，三人當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爲黑人，他娶一女子，以牧畜爲業。他們三位當喇嘛的弟兄回了家，即與弟媳同睡一炕。所談種種，都恐駭可憐，使人聞之痛心。都是教育文化落後的過錯，必須力求進步，始可使民族立足於世界。

又走了一天，遇見宋哲元來迎，相見十分歡喜。他談在前方作戰及沿途退却情形，彼此都很難過。他汽車裏帶着許多西瓜。在這沙漠乾涸之地，顛連困頓之時，竟得有西瓜吃，大家無不喜出望外。產西瓜之地，距此約有四日汽車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輩子沒有吃過西瓜。我們剖開大吃。益發覺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直魯內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內地，到這時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過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未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而所帶汽油是否夠用的問題尤其使人心焦。十四日午後一點，距大青山約一百多里之際，遇鹿瑞伯、鄧哲熙、過之翰等，已得着宋明軒的通知，帶着一連手槍隊，前來迎接。大家見面，悲喜交集，手槍隊官兵們見了我，多不自禁

地流下淚來，一如良家忠厚子弟受了人家的欺侮，一朝見了父兄的面，卽不免悲從中來一樣。我只好一一安慰之。並與談革命大勢，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國救民的道理。講了一番，他們卽十分奮振，我與宋、鹿、鄧等同車，於途中詳述一切，大家都極興奮。

大青山爲陰山山脈，山勢高聳，在古代漢族勢力最盛時，此地爲漢蒙交界之處。山上出一種野羊，名爲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長（約有八寸），較狐皮猶佳。羊出山頂，每逢刮大風的日子，羊迎風立於山顛，毫不畏冷。這種極好的出產，可惜今日已經日見稀少，行有絕種之勢了。大青山有一山口，名爲烏卜郎口，地形至特別，兩邊高山陡立，中有一口，可行汽車。若無此路，則交通完全阻斷。黃河年年成災，我想若將此口道鑿深，引導河水由此經沙漠，直由黑龍江出口，則河水三分之一二有了出路，一方面可灌漑大漠，成爲肥沃土地；一方面又可免除黃河水災，其利益爲如何。有人說，如此艱苦工程，怎麼着手？那麼我要問他：「巴拿馬怎麼開成的？蘇彝士運河又怎麼開的？」烏卜郎口南端出口，便是烏蘭腦包。有二軍三軍五軍六軍的官長士兵在附近一帶村莊零零落落的駐着，聽說我到了，都出來迎接。他們的頭髮都好久沒有剃了，蓬亂地披散在頭上，個個人滿面風塵，可是排成隊來，卻仍然非常整齊。

那天下午到達五原。空落落的一個土圍子，人煙稀疏，荒涼冷落得趕不上內地一個較大的村鎭，當日和一軍朋友見面，三軍孫禹行二哥那時亦在此，五軍方振武，六軍弓富魁，二軍亦有幾

位朋友，都一一會見。大家各談別後情形，他們一致推舉我就總司令之職。隨卽開會，正式公推我爲國民軍聯軍總司令。我義不容辭，當卽發出一個自我懷抱與獻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這文件較爲重要，故將原文照錄於此：

「玉祥本是一個武人，半生戎馬，未嘗學問，惟不自量，力圖救國，怎奈才識短淺，對於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領，所以飄然下野，去國遠遊。及至走到蘇聯，看見世界革命，起了萬丈高潮，中國是世界的一部份，受國外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雙重壓迫，革命運動早已勃興；又受世界的影響，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卽由此而生。於是我明白了救國的要訣已經由他開闢了道路。中山先生說的好，行易知難，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緩的馬上幹起來，又因最近中國的國民從國民軍退後，受壓迫比從前更厲害，我的熱血沸騰起來，情不獲已，遂趕緊回國，與諸同志上革命戰線，共同奮鬬。我這是沒有辦法而去，有了辦法而來，走的時候不是潔然鳴高，來的時候不是怎麼東山再起。現在當歸國之始，有些必要的話，掬誠以告國人。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爲瓦工，貧無立錐，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人。自幼失學，及長入伍當兵，逢着庚子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結下辛丑條約。我受了極強烈的刺激，憤政府失敗，改革的思想於是萌芽。後來受了革命的影響，也形成了推倒滿清的志願，辛亥武昌起義，我與張之江、李鳴鐘、張樹聲、韓復榘諸同人，同了王金銘、施從雲、白亞雨諸烈士舉兵

響應，而有灤州之役；不幸為王懷慶所欺，功敗垂成，王、施、白諸烈士即時成仁就義。我同張、李、張、韓均被遞解回籍，僅以身免。民國以後，我又出來治兵，苦力經營，以成陸軍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凱叛國稱帝，我在四川與蔡松坡聯絡，幷助成四川獨立。民六張勳復辟，我正去職，養病西山，疾到廊房，先馬廠誓師而起兵，進攻北京，擊潰辮兵。民七南北軍戰於長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牽制南下之軍。民國十三年，曹錕賄選竊位，吳佩孚驕縱橫暴，用武力統一政策以亂川擾粵，而直魯鄂豫受其直轄，為禍更烈，並逞其兇殘，慘殺工人學生，尤為國人所共棄，後來又動全國之兵，攻打奉天，窮兵黷武，塗炭生靈，我與胡景翼、孫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斷然行動，遂率師回京，舉行首都革命，倒曹敗吳，並驅逐帝制餘孽溥儀，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這一次的意義，一是討伐賄選，為中國人爭人格；二是反對武力統一，用免兵禍；三是剷除帝制禍根，免得再鬧復辟的亂子，四是開遠東民族解放之局面。當時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標榜，我們看着他遭過失敗，養晦多年，當有覺悟，所以請他出來，此後，仍是引用私人，敗行失政，解決金佛郎案，使國家受莫大的損失，國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對於民衆，不但不解放，而且嚴重的壓迫；弄到後來，演成三一八的毒殺案子，槍擊學生，出了極暴烈的慘劇。政府成了殺人的政府，豈有再擁護他的餘地？所以有倒段之舉。以上這些事實，都是從革命路線上而作的。他人不知，乃斥為幾次倒戈，責我為慣於逼宮。這是由於不明白革命，所以

我特寫述出來，好使國人對於我有明確的認識。有人罵孫中山先生，說孫中山算是有點革命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兒子孫科當了大總統，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爲這是罵孫先生，其實孫先生的偉大，正是在此。一個革命者，只要看見統治者作的不對，就得要革命，無論他是親也好，長官也好，站在民族、意義上，這些個人私情，一概都顧不得。吳佩孚張嘴閉嘴所抱守的綱常名教，儘可由學究們放在紙堆裏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紀的民主國裏害人。但是有一層，我雖然作過幾點革命事業，我却沒有鮮明的革命旗幟，因爲我對於革命，只有籠統的觀念，沒有明確的主張，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方法，在從前我都沒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點改革式的革命，而沒有徹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的說出來，好使國人知道我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原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就革命的觀點上說過去，若說是中國革命者，是一個中山主義者，我都不配，至於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與世界革命的話，更是說不上了。不意當時有人說我赤化了，現在看起來，眞是慚愧。當時的馮玉祥，那裏夠得上赤化了？不但罵我的不知赤化是什麼；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麼是赤化，罵我的人，也說不出根據來，只說不該與蘇聯親善。我想世界各帝國主義者，用不平等條約壓迫中國，制中國的死命，只有蘇聯自動的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平等待我們民族，自易引起我們的好感，使我們彼此親善。若對於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與之親善，反去巴結以奴隸待我們的國家，這是何等亡國心理？這是要請國人明白的。至於

吳佩孚亂造謠言，說我與蘇聯結了什麼密約，尤其荒唐之語！我向來痛惡賣國賊與外國人結密約，豈有躬身自蹈之理？蘇聯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自動的取消了，那裏有再結不利於中國的條約之理？況且我個人的性格所在，絕不屑作這種鬼祟之事。如果有什麼密約，也不能久於瞞人，甚麼密約，甚麼條件，何以絕無所聞？若說蘇聯幫助中國革命，有所懷疑，要知道蘇聯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壓迫者並扶助弱小民族爲已任；主義在此；什麼不利於人的事都作不出來。吳佩孚肚子裏比誰都明白，他明白馮玉祥不是一個結密約之人，無論如何作不出這種事來的。他又知道離赤化離的很遠，夠不上戴這帽子，而他偏要說什麼密約，又是什麼討赤，完全是騙人來共同反對國民軍，以洩他的私忿，大家不知道隨聲附和，實在上了他的大當。吳佩孚先是號召的所謂討賊戰爭，後來忽一變而爲反國民軍的戰爭，國民軍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讓步，誰知你越讓，他越攻；軍閥何以如此呢？軍閥本身，實在無此力量，乃是帝國主義者在背後主持，因此我們要想戰勝軍閥，必須先要打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壓迫之甚，幾使中國不能生存，工人農人及一切受苦難的人爲什麼這樣窮，這樣苦？就是帝國主義所給的。帝國主義的各國，強迫中國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於是中國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陸軍駐紮權，有航行權，有領事裁判權，修鐵路開礦山，把持中國的海關，強制中國行協定關稅，壓迫剝削，不一而足。例如抽關稅，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國國庫少收入，整理財政無從着手；而最大的害處，是在阻礙工商業之發展，

制中國經濟之死命，使他們的貨物儘量輸入，使中國的原料賤價輸出。於是中國每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其數在三萬萬兩銀子之譜，賠款及外債，本息償還，單是在關鹽兩稅項下撥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萬元，至於他們在中國經營的礦山輪船，各種工廠，各地銀行紙幣所吸收的大批現金更是無算。又因關稅不自主，不能保護國貨發展，致使洋貨遍中國，吸去的現金不可勝計，如此中國只得窮困，而且窮到死的地步！帝國主義的侵略把中國弄窮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國於危境，東交民巷的公使團是何等的強橫，稍微明白中國政局的，沒有不知道的，他們對於中國的內政動輒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國民軍，即是一例。其最利害的是利用中國軍閥壓迫民衆，又嗾使軍閥互相戰爭不已，以鞏固其在華之權利。遂使民國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戰禍，已經被他們弄窮了的中國，又加上十幾年的戰爭，於是農人、工人、商人、學生、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兵士及一切的民衆窮的窮死，其原因都出於此。苦痛的來源已經求出了，我們要解除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與革命同志們共同担負這個使命。現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所有國民黨一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議決案全部接受；並促其實現，今後將國民軍建在民衆的意義上，完全爲民衆的武力，與民衆要相結合，軍隊所在的地方，工人組織、農人組織，均當幫助，幷聯合其他民衆團體，共負革命的責任。同時對於學生、教員、商人、機關職員、新聞記者及各階級之利益均

極力顧全，意義是在解放中國被壓迫之民族，以與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軍閥之壓迫，使工人不受剝削，農民不受窮苦，商人不破產，學生有書讀，教員及機關職員都有薪水發，新聞記者不發生性命的危險，與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至於政治主張，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又是國民政府委員之一，一切由國民黨決定，國民政府主持，我惟有與諸同志用集合全體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謹此宣言，」於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籌備妥善，即於九月十七日十二點鐘舉行就職誓師受旗的典禮，會場設在城內縣政府西首廣場上，臨時我一上台，台底二丈見方，頂一丈見方，高六尺，坐北朝南，于右任先生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資格爲授旗的黨代表，各軍連營長以上的到會很多。

這天天氣極好，但漠北氣候極冷，于先生頭髮蓬亂，鬍鬚黑多白少，長及腹部，戴着一頂新半舊的黑色學生帽。上穿夾襖，下穿棉褲，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魚頭布鞋，白布襪子，都已變成灰色。到會的官兵們的服裝五顏六色，有的破鞋破襪，有的穿着破襪而沒有鞋子，衣服破爛不堪，領章肩章全都沒有了；帽子有的爲奉軍的皮帽，有的爲直軍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槍上有的沒有揹帶，有的沒有刺刀，亦有無子彈帶者，眞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一個整齊的人。會後聚餐，大家一菜一飯，以白開水爲湯，菜是大鍋菜，連大鍋子置於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動手去盛，名爲「革命飯」。當日襤褸的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職，並發出通電，即着手組織總司令部（共爲兩部兩廳八司兩處）。當即任鹿鍾麟爲參謀長，何其鞏爲秘書長，李興中爲參謀處長，陳進富爲副官處長，徐廷瑤爲軍務處長，宋式顏爲軍械處長，過之翰爲軍需處長，張吉墉爲軍法處長，張允榮爲內防處長，薛篤弼爲財政委員會委員長，此外，又聘烏斯馬諾夫等爲政治法律顧問，任石敬亭爲政治部長，劉伯堅副之。同時遴派黨政工作人員分赴各軍，成立政治處，担任全軍黨務政治訓練宣傳工作，並從事民衆工作，以收軍民合作之效。 面粗作佈置，一面即計劃總方略：究應由南口攻北京抑應猛攻陝西而後出潼關？李大釗先生派人送給我密件，建議我們出長安會師鄭州，我們加以研究，乃決定採用李先生的計劃 當定方針爲「固甘援陝，聯晉圖豫」八個字。

軍隊於潰敗之餘，局促窮荒，糧秣匱乏，飽一餐，餓兩頓，人人面有菜色，南口退却，交通損壞，後面又有敵兵緊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攜帶，完全丟去，退的時候天氣尙暖，轉眼秋深天冷了，大家還穿着單衣，逼在眉睫，不容遲延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官兵得着飽暖？病者傷者又如何處置？餉項一節簡直不名一文。兩部分隊伍，爲幾塊錢之事往往爭執動武，又當如何解決？總司令部成立後，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辦此，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親王老先生，前一二年我曾見過，外號叫做王瞎子，個兒高大，那時已八九十歲。老先生原爲河北順德人，一說他在原籍因賭輸錢而致虧累，一說因殺人逃命，十八歲時流亡到五原，種田度日。他見地方貧瘠，可是黃河

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黃河之水，以裨益耕植。費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溝洫，每洫寬數丈，深數尺，都有一定。樂成之後，水利大興，農事日盛。後來外國留學回來的水利專家來此察看，亦說其築洫工程深合科學原理。政府見他是個奇才，曾予獎狀。傳到他的兒子王英，已有地數千頃，羊羣無數。王英見我們艱難困苦，乃贈羊數萬頭。我們對此「雪中送炭」，極是感激，乃以羊肉爲軍糧，以其皮子爲軍衣，無論官兵，一律穿此帶血的皮統。官兵所以不致凍餓而死者，實有賴於此。現在王英已爲敵作倀，然而我看他不是甘爲漢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這條黑路。又有陳殿民者，原在南苑時曾在我們兵營的馬號中做過事，後來派到包頭，以開墾種樹爲業，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處的極好，我即派他辦兵站。因得人民幫助，成績至佳。「百姓幫忙功自成」，眞不是一句假話。其姪陳萬元，至今仍在我處做事。

劉郁芬那時爲甘肅督辦，薛子良爲省長，知道我們此間困苦，薛特送來十萬元，爲我們的給養之資，棉衣等約五千五千的由黃河以船送來，錢固不夠，被服亦緩不濟急，然而已經不容易得來。劉爲人厚道忠誠，循規蹈矩，雖有過於穩健，不敢冒險之病，實在亦頗有能力。薛爲人才長心細，我畀以政治部長之職，很有辦法。又王鐵老在包甯鐵路任上，陸續領款，積有數萬元，此時亦全數送來。說時勢如此，鐵路尙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錢爲革命之用吧！他人多趁火打刼，將公費挾逃，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儉苦，故提出兩千元，給他太太

送去，以作為家用。他太太却將錢送回，拒而不納；並且附了一封信，說貴軍方舉義旗，處境困苦，務請留為軍費，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說出許多道理。總司令部中人人敬佩，連外國顧問亦十分欣羨，以為是中國眞實人物。其信後由鹿鍾麟帶往蘇聯，王鐵老一生廉正，其家屬亦有如此者！王死後政府特為立傳給卹，備極褒揚。

糧食問題的解決，最不容易。因為地方貧瘠，一下駐着許多人，那裏籌辦去？而部隊急待開拔，擬分十路，先援長安，而後出潼關，會師鄭州，如此艱巨任務，總不能餓着肚子行軍。時有蕭某為臨河設治局局長，自告奮勇，說他和臨河士紳極有交情，但須我寫二十付對子，交他拿去，必可籌糧萬担。我聽了他的話，研墨辦紙，整整寫了一夜。寫得手凍要裂，方才寫成，他叫落什麼款，我就寫什麼款。那時我一筆丘八字。還不如今日整齊。可是對子交他拿去，他却一去數月沒有音訊。後來劉鎮華部敗退，長安之圍已解，他纔打電報給我，說糧食已辦齊，叫我先匯十萬元給他，以備運糧。我覺得好笑，復電說，我若有此錢，即不勞你去辦糧了，你還是快把我寫的對聯拿回來吧。此人係石友三介紹來的，曾為省議員，口才頗佳，及後我到鄭州，宋哲元由西安來電保他為縣長。我說這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後來他不知怎麼弄到西安市長。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觀其行為，實在可慮的很。

薛子良送來的十萬元，我撥作士兵被服之用。包頭方面的部隊，需棉衣尤為急迫，此時張作

霖封鎖我們，把通內地的交通加以斷絕，布疋之類都到不了包頭五原。弄得沒有辦法，把市上的布疋購買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來製棉衣裏子，士兵們穿着，花花綠綠，彼此相視，都不禁一笑。

軍隊既是如此困苦，我個人的生活，自然也無不同。包頭縣長唐務此時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約是犒勞我。我把席送還，不敢享用。後來見面，我忍不住問他，你這種行為，豈不是巴結長官？你是那裏來的錢？憑你這樣做，就不是愛惜人民國家！又五原縣長劉必達，也是見我飲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給我二隻鴨子。他只看見我天天吃鹹菜，而不知道士兵們天天吃不飽飯。這次我實在對他不起，每隻鴨子回敬十軍棍，打了他二十軍棍。我覺得他是毀我。其實劉為人謹慎樸實，不是壞官；他送鴨的用心，就我個人言，他很可感激。然而我之處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處，實非得已。後來我在察哈爾抗日，他在察哈爾又任縣長之職，甚有政聲。

時司令部有副官倡朝棟，赴包頭辦事，被土匪綁去。來信索槍四十枝，款二十萬勒贖，否則毀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愈派人去談判，愈將被其所挾，故即把信撕去，揚言道：我們是在這裏革命的，我們不是在做官發財。我們的錢款槍枝從事革命正還不夠，我們那裏有槍有錢拿去救他？又說從　楚霸王綁漢高祖之父以挾高祖，高祖但他說，必欲烹，請分我一杯羹。古人於其父猶如此，我對你們的勒索更可不理了。經此處置，土匪覺得白費一番心計　對這副官的看守也就

鬆解，兩個半月後，侶朝棟竟得安然逃回，談及土匪約四十餘人，警戒甚爲嚴密，號令嚴肅，紀律頗佳，姦淫婦女之事，尤所不許。「盜亦有道」，據侶說的那些情形，許多正式軍隊，都遠不如。

其次是關於部隊整頓改編的方面。自南口敗退，疲敝之餘，各部東零西散。有的一團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餘四五百人。彼此之間又爭人爭槍，動輒用武；甚至爲一個人，一枝槍，亦爭得相打起來。有一種的偶而受了一點委屈，即被他方拉走；有一種的則因親戚同鄉，或朋友交誼之故，而被拉走，鬧得軍不成軍，紀律廢弛。我就任總司令後，第一步即着手整理這把亂麻，重加組織。問董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槍？答曰多少人，多少槍。我就令其將人槍撥歸劉某。又問李某，你有多少人槍？答曰尙有多少，我卽令其全數撥歸童某。官長則完全歸我，交與宋哲元編爲暫編第一師。如此歸倂的歸倂，補充的補充，三日之中卽整頓就緒。人以爲從前一人一槍亦爭打得皮破血流，如今我只須一句話，就井然有序，都引爲驚奇，人人覺得歡喜高興。顧問烏斯馬諾夫看見，尤引爲神奇之事，翹着大姆指，稱讚我是「天才的組織家」。其實官兵們質素優良，訓練亦有基礎，此囘潰亂至此，實爲形勢所迫，比如一面明鏡，不過沾了一些灰塵，一經拂拭，自然重返光明，有什麽可奇？

各部久戰且敗，疲敝不堪，因此顯得散漫零亂，自亦意中之事。但亦須看其官長平素辦法如

何，待遇士兵如何。有一種認眞的官長，雖處極難之境，亦仍然能夠保持奮有精神。比如童玉振部，一路經過各地，照常步伐整齊，唱着軍歌，毫無紊亂的現象。我到包頭檢閱時，他率部來迎，連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樣。當肚子飢餓，身上寒冷之時，軍容仍能如此，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童之長處即在於小處留心，大處明白，做事脚踏實地，一絲不苟，故此次特升童玉振爲旅長，後來送入陸軍大學深造，今仍在孫桐萱部任職。

劉汝明勇敢堅毅，爲一傑出將才。此次在南口苦守，敵人大砲如雨，他住的指揮室亦被打塌數處。他仍然在牆隅拿着電話從容指揮。劉爲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際，對部屬極爲愛護，故人人親近他，服從他。此次有蕭燕甫等數部都撥歸他。

宋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實實的練兵，故將整頓下來的各部官長（有官而無兵）悉數歸他，整編爲第一師，預備補充新兵，從事訓練。

方振武也是一個能幹有爲的將領，對軍紀尤不肯絲毫苟且。他率部隊退到綏遠的時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給錢，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屬實，當即把那兵槍斃。有人會說這是小事，何至有槍殺之罪，其實不然。此種處如輕輕放過，人人玩忽，全部紀律必將無法維持，此爲軍隊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寬情姑息的。我們軍隊退到綏遠，有些部份紀律多有廢弛，士兵隨便取用百姓東西，往往有之。時鄧鑑三爲綏遠民政廳長。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軒說：

「我們處境無論如何艱難，舊有軍紀總須維持，擾民的事萬萬不可有！」

鹿宋極以爲是，打起精神，親自帶領隊伍查街；查出士兵有擾民之事，立刻分別情節輕重，予以應得處分。如此數日，秩序很快就恢復起來。到了一種困苦的時境，軍紀最須注重，否則變亂叢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處爲將領者須有堅毅不苟之心，隨時提防，嚴加整飭方可。古人所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兵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云云，是我們治軍者的金科玉律，應該時時刻刻引以警惕的。

方振武字叔平，爲國民黨黨員，原爲張宗昌舊部，以張宗昌種種辦法和行爲，他看不入眼，故通款於我，願與我們共同奮鬬。我即委以國民軍第五軍總司令之職。第六軍司令爲弓富魁，綽號弓老大，原爲山西將領，其爲人慷慨義氣，好朋友，喜交際，同時亦嗜酒煙。他們部隊素有「坐下來大站起來小」之稱：即是在不打仗的時候，村東村西，鎭南鎭北，都是他的隊伍，領伙食給養，人數極多；趕到打仗時候，却少了。故談不到秩序紀律。欲其按步就班，眞正達成作戰命令，則不能勝任，若令其抄後路，截糧攻虛，則亦可以做到。在革命的戰線上，此種部隊亦不可少，未可等閒視之。後弓死，曾被數次抄家，景況很是蕭條了。

時包頭一帶尙有石友三，韓占元，韓德元，許長林等部。南口失敗，韓石等部歸山西方面收編，均駐包頭。他們之出此，乃形勢所迫，實亦出於不得已。我在誓師之前，即決定要去看看他

們。時張之江離五原前赴寧夏，聞我囘國，復由寧夏乘民船循河趕囘。經過四個月的鏖戰，他過於辛苦，神經有點衰弱，又加旅途勞頓，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見我後，他報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幹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只是一個人，他一樣的幹出轟烈的事業」，張為人至誠懇，乃鄭重勸我道，「我聽說你打算到包頭去；若眞有這話，我以為你萬萬不可去。」我問什麼緣故。他說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變，大變人心了！」

我說：「之江兄，你的話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見不同，我已決定去看，你不必為我多慮。」

這天大約是九月十八九，鄧鑑三先生在場，我們即在誓師的那土台談話。我左說右說，說了二三個鐘頭，過後又以本地土紙寫給我一封信，剴切陳詞，要我打消去包頭的計劃。我囘說：

「包頭我必須一去，那裏沒有什麼不可去的，我們投身革命，即要犧牲自己，以報國家，若是畏首畏尾，什麼事都別想幹得成了。還是請你安心醫病，不要再為這個事勞心費神了。」

過了一天，石友三却自己坐着汽車到五原來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帳棚中坐

着。石見我十分表示懺悔，撲身跪到地上，大哭起來，我把他扶起來，和他說道：

「過去的事，一概不談。我們從今天從頭幹好吧，你先囘去點驗部隊，過兩天，我就到包頭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面談一切經過後，即囘包頭整訓隊伍。許多人冷眼看着，都表示驚異。以爲石友三原在包頭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幹法，誰也不敢從他那裏經過；現在居然自動跑來，表示懺悔，如此的誠心向善，眞是意外之事。張之江以此覺得我去包頭不會有何危險，故亦不敢勸阻了。

數日之後，我即動身到包頭去。路上很不好走，這路出奇的壞；人民過於窮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胆大的竟然對着我的汽車開槍，我也沒有理會，只令汽車疾馳而過，並未出何意外。路經一名叫「皮斯堡隴」的地方，外國傳教士在此有特殊的權勢。其中有美，意，法各國人。他們爲宣傳基督教，冒險至此。百姓不識字，他們教之讀書，又教以牧畜耕種等方法，使之樣樣都會。於是地方上舉凡一切政治，經濟，法律，文化以及宗教之權，都掌握到他們手中。有些教會有大的自衞力量，自據一寨，配備槍枝彈藥，以防禦土匪的進攻，儼然自成一個小國家。地方官一則沒閑心管這種事，一則對外人也有點害怕，故一直聽之不問，形成各自爲政的局面。對於此類情事，我以爲一味的蠻幹固然不對，可是像這樣的聽其越出傳

教的範圍，亦未免太可笑，我們當本着「以禮相待，據理力爭」的一個原則與之周旋方好。

到達包頭，石友三，韓占元，韓德元以及宋哲元原在熱河訓練的游擊隊與井岳秀等部隊遠遠的排隊迎接，行列長達三十餘里。檢閱竣事，又講了一番話。進城時夜幕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長講話一次。那時許多人提心吊胆，怕會出什麼亂子，其實都是神經過敏。王鐵老也在包頭，他出城相迎，看見我，極是高興，和我說：

「你來了，什麼問題也沒有了。」

我問：「爲什麼呢！」

鐵老說：「他們自官長以至士兵，沒一個不是天天想念着你，知道你要來，人人都歡喜得流淚，你一來到，天大的麻煩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頭住許長林旅司令部中，許自幼失怙恃，投一外籍牧師家長大。民國元年時這牧師介紹他給我，那時他還是個小孩子，樣子很聰明伶俐。我帶在營中，常和他談談說說，教他些爲人做事的道理，並使之讀書，他進步很快，入過數次教導團，後又爲帶兵官，爲人頗方正，能耐勞苦，很知愛護百姓，對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戰亦很勇猛。此時他已爲旅長，亦駐包頭，他的司令部在西門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頭作着，每日在一起辦事的有薛子良，張允榮，劉伯堅，顧問烏斯馬諾夫等。

這時候韓復渠在歸綏，正在醫院養病。我打電話問他的意同，他隨即派代表前來，自認過去做錯，從今完全聽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將砲隊全數開過來，以備與韓占元，韓德元兩部會同起來儘先開拔，這邊韓占元，韓德元兩部出發後，隨着石友三部亦開。韓復渠的砲兵在歸綏，上車的時候，被某方派令衛兵阻止。韓復渠憤而出院，到車站上指揮手槍隊拘捕阻攔的衛兵，爲言曰：「若不聽我們開走，我們只有開槍打！」當局恐怕眞動武，炮隊乃得安然登車。臨走時韓復渠說道：

「我們是暫時相投，借個盤纏的。你當是眞的投降了不成！」

同時商啓予亦在歸綏，我打電話給他說：「您是一位老革命黨，必能保持您的光榮歷史，今日之事您作何主張？」他回說：「我一定革命。」我就要他發通電表明態度，他却不肯，說怕張作霖會出而和他爲難，我說既然如此，我前去看看你，如何？他十分担憂說：「目前形勢尙不許可，你暫時萬不要來，你缺乏什麼，和我說，我卽刻備好，給你送去。」於是也只得作罷了。

隊伍一面整理，一面講話，一面開拔，進行極其快速。

在包頭，胡瑛自南方來，胡是湖南桃源人，很早卽爲革命黨，我原先就認識他。袁世凱稱帝時，他爲六君子之一，隨後又復走上革命道路，他來見我，因爲屋子太小，無地方可以接談，乃

約他同在汽車中坐談。他從襪子筒裏拿出蔣總司令給他的委任狀給我看，使我不致懷疑他，很感慨，和我詳談其過去。在淸代時候，他以參加革命黨被捕，和牢獄頭目弄得很投契，那頭目就把他女兒許給他；他家中原有未婚妻，後來革命成功，卽與兩個女子同時結婚，洪憲時袁世凱送給他兩萬元，故又加入籌安會爲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袁死，走頭無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視。此刻打算到蘇聯去留學，藉以充實自己，我就用「君子之過也，如月日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話安慰他，他很是感激。此時他還有鴉片嗜好，在汽車中我聞到他滿身鴉片煙的氣味。

又有張礪生先生，也是一位黨員。原在察哈爾辦教育，頗有名望，也傾心革命，此時到包頭來見我。我請他到察哈爾發動，和他說：「張作霖不久定要襲擊包頭，同時壓迫商啓予出兵攻我。到那時，希望你可以出來破壞鐵路交通，並且在中途截擊他」。張先生甚爲滿意，回察哈爾後弄得很是得手，糾集了千把枝槍，頗有一番作爲，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對隊部不善訓練，後在河南被繳械解散，他亦離隊他去。

最感覺迫切的是政治訓導方法。一則新敗之餘，精神渙散，二則革命主義急須灌輸。不僅舊有的紀律與精神要恢復，更要進一步使之成爲有主義有信仰的革命部隊。總司令部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緊此方面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講話，一班班親自考察。同時請薛子良及政

治部同志編了許多歌詞，如民族民權民生等等，以加強士兵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當時我針對現實，提出三個口號：一是軍隊政治化，一是打破官僚習氣，三是拔除陽奉陰違的惡根。因爲我覺得從前一般軍人受傳統教育的毒，都持着不干政不入黨的觀念。以此不問政治上的是非，只爲私人的武力，這是自袁世凱以來，一般軍隊的惡根，我們現在開始參加神聖偉大的國民革命戰爭，此等舊日的惡根必須徹底剷除。我在五原包頭竭力宣講這些道理。駐甘各部隊則派請鄧鑑三，沙明遠等分赴隴東隴西各地，前去講話，以收政訓之效。

至於政治部，則有劉伯堅主其事，集合幹部學校學生分任之，幹部學生在張家口時本來爲數不少，都是五卅慘案時爲反帝而來投我，都是大學或高中學生，以廣東湖南籍爲多，此時多已走散，所餘不多，編好之後，卽交於劉伯堅加緊訓練，劉每日爲之講三民主義等，我亦按日解說國民革命史，期於短期間成爲政訓工作之幹部，劉伯堅係蘇聯東方大學畢業，爲共產黨黨員。辦事極有精神，對於部屬，雖一分一刻鐘的時間，亦要查問其如何度過，並塡表報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時，整日孜孜不倦，眞是眠食俱廢。故工作有特殊成績。部屬同事間對之深爲信仰敬佩，我不能因爲他是共產黨，就抹殺事實，說他不好。是爲是，非爲非，劉確實有熱心，有毅力，有才幹，有卓著的工作表現，我卽無法不欽佩他。

這時各方面常有祕密文件帶給我。都是寫在綢子上或是縫在衣服中。到手後，須用藥水浸

泡，始能現出字跡。其中有許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釗等各位先生來的信件和給我的作戰計劃等。他們多主張我們出甯夏，取潼關，而後會師北伐，那時我們軍隊分作十路出發。所有各部佈告，除張貼外，又用一種新辦法，卽裝在點心盒子裏，每盒數十張，外包油布，扔入黃河中，隨水向下流去。民衆檢起，卽可傳看發生效力。這是一種很妥便的祕密宣傳方法。

軍隊出發以前，于右任先生同另外幾位朋友要先到陝西去看看。此時我已接奉黨的命令，就任西北各省黨代表。我卽問他此去是否需要一個名義。他說：「目前暫且不要給我名義；等我到那裏之後，看看情形再說罷。」他說完之後，很堅決的動身了。

此時鹿鍾麟同志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故組織一赴俄觀光團，挑選了一批人，由他率領，到蘇俄參觀。他們到俄後，有的很學得一些東西，有的則依然故我。可見能否成爲國家有用之材，主要的還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別人的幫助，畢竟還是不足恃的。

又孫二哥此時亦在五原，正生着病。（他的部隊則改歸徐永昌統帶，駐在包頭。徐爲人沉默寡言笑，細緻而穩重。包頭五原開拔竣事後，他卽率部由陝北入山西，駐嗡道河。亦受命令爲西進十路大軍中之一路）。他住着三間簡陋的民房，病勢很重。一塊痰老在喉頭響着，躺不下，睡不着。皆因此次南口之戰，吃苦太大，以致損壞了健康。我設法爲之診治，病勢稍痊。隨後遷至上海療養，竟以不起。

我在包頭將部隊一一整訓開拔，再回到五原時，已經是舊歷九月的天氣。塞外秋風，吹在身上，已覺得砭骨的寒冷。此時從廣州出發的北伐軍。已經勢如破竹的取下武漢，正分兵兩路，與軍閥聯軍搏戰於武勝關和江西一帶。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張宗昌等方加緊合作，以圖最後掙扎。大時代的到來，使我們這方面的任務日見迫切。我們已不能夠再多用些時間來慢慢訓練部隊，所以各部隨時整訓，隨時開拔，共分作十路，由甯夏以入陝甘，先解長安之圍，而後出兵潼關，以與北伐軍合師於中原。我待各部開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緒，亦即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離開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進了。

第三十六章　平甘援陝

國民二軍自在天津戰敗　大部退到洛陽一帶，收編他方部隊太多太濫，其中有吳佩孚的殘部，因被吳收買回去，此時突然叛變，以致不可收拾，又因本無訓練，紀律廢弛，地方受其騷動，百姓都對之銜恨，惹得當地紅槍會四起，加以攻擊（此亦吳所買弄），如此一來，遍地都是敵人，處境極爲狼狽，當西退之時，某方截襲其後，岳維峻被俘至太原，二軍至此只餘李虎一部，其餘或潰散，或被消滅，已無存者，李乃進兵西安，收拾殘部，和三軍楊虎等部結合，謀共同抵禦敵軍的圍攻。李楊等進據西安後，劉某奉吳佩孚之命進潼關夾攻，其械彈給養皆某方供給，故實力頗爲雄厚。此時井岳秀等駐榆林，坐觀成敗；田玉潔黨玉崐，則各佔據二城或三城，只管魚肉百姓，吃喝玩樂；吳新田亦聽吳佩孚之命，以漢中爲其根據地，整天抽大煙，他的部隊原是張敬堯的舊部，紀律敗壞，此時無人約束，益發無所不爲。這就是陝西地方上一般狀況。李楊等部在西安被劉等四萬餘敵兵圍攻，內少糧秣，外無救兵，只在危城中艱苦撐持，到我們五原誓師的時候，他們已被圍了八個月之久，西安城中軍民吃食無着，餓斃者狼籍　市巷，實在已到了「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絕境。我在五原聽到那種令人不忍卒聞的慘狀；每日所收求援的電

文，宛如雪片一般，所以我決定取道甘肅，分爲十路，進援陝西，以解西安之圍。

我在五原等部隊派遣完畢，準備了一個大概，亦即出發。途中和王鐵老同坐一輛汽車，循着汽車道向甯夏進發。我們第一天住在臨河，第二天到磴口，因爲汽車損壞，在磴口逗留一天，第四天到達平羅，第五天即安抵甯夏。這一條包甯汽車路，完全是石友三督率部隊修築而成，工程頗爲浩大。石友三爲旅長時，很能吃苦耐勞，也頗有血性志氣，孰知不到十年，他爲環境所移，鬧了一大堆的姨太太，染上了許多惡習，並且有一個時期竟與日本人也有勾結。這種變遷，誰也料想不到的。三四年前，他不斷的寫信給我，我每次回信都和他說，你若能翻然悔悟，努力抗日，就是個有志的男兒，否則，別的話你都不必說，你我從此斷絕往來。我對於他的這些勸勉鼓勵，不知究生多少效力。

從五原到臨河，沿途的土地很是肥美。適於種植。古時在西北屯田，多在這一帶地方，可惜現在人煙稀少，已成一片荒原。人們一直不重墾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廢了。王英的父親，是這裏一帶唯一的一個努力墾荒的人。他的事績前章已經敍及。他原籍河北大名府，十八歲出來，身邊沒有一文錢，只穿着一件遮身的小褂來到這遠遠的河套。幾年的工夫，他開闢了幾千頃地，掘築了幾十道河渠，使荒原變成膏腴之地，到他中年的時候，已成爲冠絕河套的唯一富翁了。他的身材高大，活到八十多歲。這樣的人若生在外國，當早已成爲譽滿世界的大人物，報章

爲之頌揚，文士爲他作傳。一定轟動得婦孺皆知了，可惜他生在中國，一生了不得的事業，竟被湮沒無聞。

沿途和王鐵老同坐一車。鐵老爲我講歷史，談古事，往往微言大義，使我生無窮趣味，得許多教益。當時他所講的故事，我至今沒有忘記。有一個是說燕國使者到楚國送文書，楚相當夜起稿作覆，侍者在旁邊捧着蠟燭相照，因爲蠟燭太低，楚相覺得不便，但也不願開口，就隨手書「高舉燭」三字於紙條，以示侍者。文稿既經草成，這個紙條無意中夾了進去，封入文書中，燕國使者攜文書回國，燕王打開來看見這個紙條，不懂什麼意思。那時燕是弱國，楚則強大。以爲楚國來此三字，必有用意，不可漠視，故立刻集合羣臣，細加研究。大家研商的結果，都認爲是燕國吏治太黑暗，內政不修明，楚國不便直說，故寫此三字以示諷喻。「燭高火明」，顯然是規勸我們掃除黑暗的意思。我們應當接受其善意，力圖整刷才是。於是大家詳議所以改革之道。有的說，我們只會空說，而不實做。有好辦法好規章而不能實行，這是大弊病，應當改革。有的說，我們只知自私自利，而不能天下爲公，不能切切實實的爲人民謀利益，這是大病，應當設法改革。有的說，我們不能發揚學術，發揚文化，這也應當改善。有的說我們苛捐雜稅太多；有的說：我們沒有注重武備；有的說，我們在上者過於奢逸；有的說，我們不能選賢用能；有的說，我們不知發展農業。把弊病一一揭舉出來，分門別類，分配專責，定出辦法與計劃，十分切實施

行。三年而後，燕國國乃大治。至此燕國乃向楚國道謝其厚意，送大批金帛財寶前往。楚相不明白其故，暗使人去問燕使。燕使說出「高舉燭」的字條，楚相方憶及舊事。楚王至爲興感，謂人曰，這是一件無意的小事，然以燕國謙卑，有從善之心，有革新之志，故以此而大治。若夫驕傲之國，怙惡不悛，諱疾忌醫，豈克臻此！這眞是一個富有教訓的故事。在廬山時我曾和蔣先生談過，蔣先生亦非常高興。鐵老又談他爲四川灌縣知事的一段舊事。他有一次往謁藩台。一等三四個鐘頭，總不傳見，那時拜見上官，例須在號房納銀八兩，名爲「規矩」，否則不予傳達。鐵老此次　了「規矩」，仍不傳見，就去質問門房。門房道：「你納的規矩只有一份，還有叔太爺嬸太太二份沒有納，故不接見。鐵老懷怒起來，說道：「我是個翰林，跑來做知縣。我是個寃枉官，我不納這些外錢。」門房道：「你不納，就見不着我們藩台」。鐵老說：「見不着，我不見就是了。」這時叔老爺出來，氣勢兇兇問爲何不納，說這是規矩，不可打破。鐵老一定不納。於是卽下爭吵起來。正吵着，裏面卽高聲傳見，叔老爺避去。鐵老自以爲得計，那知見了藩台，說了三句話，藩台卽舉茶杯，下人高呼送客，八兩銀子，只換了藩台三句話。原來所納銀兩少，則藩台見面說話也少，此亦成「規矩」。滿淸吏治黑暗一至於此！眞是令人驚詫。一路上鐵老所談大多此類。這裏不一一記述。

到臨河，看到蕭振瀛築的新城，工程不壞，城內一切設施，亦頗有可觀，想見他很吃了一番

辛苦，我想知道一點百姓對於他的批評，問了幾個本地人，因爲他們早已知道我是誰了，所以無論如何，也沒得到他們的眞實意見。這時因爲缺乏糧秣，兵站長正在這裏請求人民幫助，設法張羅。

第二天從臨河出發，後面追來一輛汽車，報告我一個連長強迫百姓換馬，因而被他的旅長槍決之事。要換一匹馬，看起來似非什麼大罪，可是軍紀必須嚴明，騷擾百姓的事情尤不可有；我們是新敗未久，正在努力整頓，肩上擔着艱巨神聖的使命，更要嚴格地維持紀律，方不致隕越。

沿路所過的地方都是黃色的砂土，無論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見一塊樹木，看不見一塊青色的草地，實在貧苦的很。途過三聖宮地方，看見那兒的情形也和皮斯堡礭相似，純爲天主教的勢力範圍。寨子的範圍很大，寨門以內兩行大樹矗立，建築都很堅固，牆外湖水，四週都是樹木，青葱蓊鬱，在此窮荒之境益發顯得如同另一個世界。寨中街道整齊清潔，房屋很爲適用，約有百十戶人家，並設有學校，沿途像這樣的寨子，頗有幾個。附近人民的一切事情，都操在外國之手，此間外人皆比意國籍，見到一位五十多歲的外籍女子，據她自己告我，是十八歲來此地，至今三十多年了。我說：「你眞是勇毅，有志氣。」她答道：「我們外國女子不像你們中國女子，也不像你們中國男子。……」我問她的話甚麼意思。她說：「我們都讀書，都信奉天主，

有愛心；又都有強壯的身體和兩隻天足。因此我們不怕路遠，不怕危險，不怕困苦，那裏都好去。你們中國女子，不讀書，纏小脚，更不知愛國家愛世人，照傳統禮教永遠不能離家一步；就是男子，也都老死於家鄉，即有遠志的，禁不起家屬一番勸阻，妻子牽衣一頓哭泣，也就大志全消了。馮先生，您說是不是啊？這是不是中國的實在情形啊？」她同我談了許多話，我都一一記下，使我感到刀子刺心一般的激動與難過。臨行的時候，鄭重致謝她同我說的這些好話。這些邊疆地方，無論如何是我國本土，我們以其僻遠窮荒而棄之，然而外國的女子却來了，開闢得如此整潔美麗。我是一個中國人，如何能不感覺慚愧呢？

離磴口不遠，有一道流砂，所謂流砂，須加說明：比如在北面有一砂堆，經風吹送，一會兒工夫，這堆砂就慢慢移到了南面。這些砂堆子，移動不定，故名流砂。汽車在這種砂地上行走，或以木板鑿孔，一段段鈎連，鋪於地上；或以氈毯墊地，否則即深陷於砂中，無法開行。我們汽車行過這道砂地，極是困難，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慢慢渡了過去。到達磴口，已是下午六點。

磴口位於黃河之邊，原屬阿拉善旗管轄。居民不過數十戶，一半是蒙古人，一半信奉回教，漢人也佔相當數目，漢回蒙三族雜居，地方十分窮苦。我因要對人民講話，車子也須修理，在此停留了一天。在街上對民衆講演三民主義，又和蒙人及回民作長時間的閒話，訪問本地的風俗人

情及其疾苦，彼此之間，都很歡喜，我於此地劃定縣治，令吳某任縣長。吳爲人聰明幹練，曾爲工兵營長，因此地太苦，非有能力者不能辦事，故調此職。（但後來任鞏縣兵工廠總辦即漸漸學壞）此間原來所派之兵站人員爲一初級官，既無成績，又得罪了本地人民；此時特換派一中級官任其事。閱歷知識較高，辦理的好多了。這時黃河已將結冰，天氣越發寒冷，我怕後到的部隊會遇困難，對於兵站的情事，又特別計劃了一番。這一路負兵站總責的是聞承烈。（曾爲左路備補軍頭目，排長，隨我爲兵站總監最久。後來曾任濟南市長）他們爲辦兵站的老手，可是那時一文不名，這種巧婦也無能爲力的無米之炊，的確也難爲了他。

磴口以西，出產一種肉蓯蓉，銷運廣東南洋一帶，年達十幾萬元，其根生砂土中，莖粗一寸，高八寸，隨處皆是。別處沒有見過。後查本草，方知此物性熱力大，爲至佳之補品。這兒還產一種甘草，粗的約可一寸，味甘性熱，產量亦豐。中國地大物博，真是隨地都是寶物。我越想到國家政治的腐敗，越是難過；越看見地方的產的豐富，越是鼓起了革命的勇氣。

從磴口出發，道路崎嶇，行走越發困難。我想到前前後後，這麼多的士兵，身上寒凍，腹內不飽，在這麼冷的天氣裏，跋涉如此艱苦的道路，夜間沒有屋子住，都在野地露營，心裏不禁時刻懸念。是日下午三點鐘，纔到了石咀子。其地爲寧夏門戶，很是險要。出產豐富，尤以煤爲大宗。有紳士鄭梅峯，擁有煤井數座，爲當地一大富戶，約我們到他家休息，進餐，他家房子

寬大暢朗，樣式也很講究，他除了煤礦而外，還有很多的鹽池和鹼池。那天晚上，他款待我們吃飯，辦了雙魚，雙肉，雙鷄，雙鴨的酒席，這一桌豐盛的菜肴，一定破費了不少的錢，使我吃着很不過意。據說，這位鄭先生頗受地方人士的愛戴，辦了許多公益事宜，樂善不倦，絕非那種爲富不仁之流可比，所以很可佩服。我以爲內地財富是無限的，像石咀子這種地方，看去極其貧苦，但只要肯幹，也可致富若此，我們必須注意開發土地之財，否則眞是對不起祖宗。

我曾在石咀子周圍察看了一番，我設想後面留駐綏遠的部隊開完，敵軍很有跟蹤向我們追擊的可能，若果然如此，則這一帶地方便有構築陣地，以資拒守的價值。因此便在附近詳加踏看，那兒當爲防禦陣地，那裏應作攻擊陣地，都大致規定了一下，以爲日後不虞之備。

過了石咀子，就入平羅縣境，這兒與石嘴子以東的情況便顯出大不相同。人煙稠密多了，氣候和暖多了，地方有一種生氣勃勃的興盛氣象，不再是那種荒涼貧瘠的樣子。兩地相離雖並不遠，可是竟形成兩個世界。

平羅地勢也很險要，可稱寧夏北部的門戶。時縣長名王者賓，他兄弟王者林與我是朋友。從前我在二十鎭，駐新民府的時候，他爲駐吉林二十二鎭砲兵營軍需長；後來因爲賭博虧累，開小差跑了。民元時候又投我處作事，後來有人保薦，就任此間知縣之職。事先他知道我要來，特意坐着騾車跑出很遠的地方迎接，相見之後，我問問地方上的情形和民間的疾苦，他都一一詳述。

一路來地方太貧，食糧最是困難，到了平羅，看見地方富足，一切都有辦法了。談了一回，我便先走，一路找本地百姓們談談話，不多一會見王夫，就進了城，一直到他縣衙裏歇脚，看見上房裏住有女眷。我當是他的太太，便請見見王大嫂，不料有人擱阻我，告訴我，那是他新娶的姨太太，他太太不在此地。我又知道縣衙中管事者是他新太太的父親。種種辦法，都叫人不能放心。於是各處打聽，結果查出他的許多劣跡 單就徵集馬草一項而言，即有許多弊病，他亦不能自圓其說，這樣艱苦緊張的時期，他又到任不久，竟不知潔身自愛，勤奮辦事。反而肆無忌憚地幹起這一套來，實在不能寬恕。他從前曾為了一個案件連累他的弟弟幾乎抄家，現在不知悛悔。我和他雖是老朋友，亦覺得無法袒護，故將他撤差，以示懲戒。

次日上午十一點鐘離開平羅，下午三點便抵達寧夏。到寧夏的這天晚上，就接着劉郁芬轉來孫良誠的告捷電，說我軍於廿七日早四點解了長安之圍；劉鎮華已經率部逃出潼關了。接到了這個消息，大家都覺得非常痛快。我為軍事的勝利喜，亦為被困八月之久的長安百姓及二三軍慶。這回勝利，關係於國民軍北伐者至為重大，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辦法。當即分別電告中央，及其他各路軍。在這裏，我要將此次軍事情形，略述一下。

長安解圍的先着，是平定甘肅，甘肅不能平定，即不能解西安之圍，亦不能出潼關，故當先說甘肅的勝利。

劉郁芬以師長兼任甘肅督軍，孫良誠和張維璽同在他這一師中爲旅長，薛子良爲省長。劉是個厚厚道道的人。政治恃薛子良，軍事則恃孫張爲之輔助。那時盤據甘肅的隊伍極雜，大家各擁一部分實力，或受張作霖的唆使，或受吳佩孚的委任，都虎視眈眈，集中視線，注意着劉郁芬。他們有的主張靜觀時變，隨風轉舵；有的主張積極動作，攫取地盤；態度雖有緩急的不同，但那一個也沒忘掉抓住時機，擴充個人的勢力。其中受吳佩孚愚弄最甚者，當數張兆甲和孔繁錦；其次還有吳新田。他們都受吳佩孚的委任。張兆甲據隴東，吳佩孚委他爲甘肅督軍；孔繁錦據隴南，吳佩孚委他爲省長，所以他倆態度最爲積極，急要下手，到後來孔把隴南的防地讓給了吳新田，與張兆甲集合力量一致動作，一個從隴東來，一個從隴南來，以蘭州爲目標，向劉郁芬猛烈進攻。

時我方早有準備，蘭州附近的陣地構築得相當堅固，埋設地雷，安置鐵絲網，一切設備，都按照新式戰術構成。孫良誠勇敢善戰，張維璽足智多謀，兩人都具有一種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精神，沒有一處不親自察看，妥爲防備；又加上一團團長趙席聘富有實際經驗，長於築壘與埋設地雷，此回亦大得其力。由於工事的堅固，官兵又能上下一心，奮勇抵抗，張兆甲和孔繁錦猛攻多次，又加幾次夜襲，均未得逞。張孔急切不能得手，而損失太大，只有分途退却。張退平涼，孔退天水，暫時都防守不進。於是孫良誠向隴南追擊，張維璽向隴東追擊，沒費多大氣力，

即將張孔解決。孫良誠的性情是務徹底，不妥協，他把張兆甲的部隊殲滅的殲滅，遣散的遣散，腳踏實地，毫不將就。張維璽的性情比較柔和一點，一戰把孔繁錦擊潰，將其部隊稍微整理，全部改編。

當蘭州危急的時候，受劉郁芬直轄的尙有駐寧夏的丁鎭國一旅。丁爲回教朋友，其時見南口失敗，蘭州受敵，因而徘徊觀望，心懷叵測。孫良誠調令其來援，他遲遲不肯受命，而忘記他是國民軍起來的，他的部屬受本軍教育至深，不受其愚。於是孫良誠致電丁旅各團，令不管其旅長如何，只顧自由行動。電到，有陳新民等團即棄其旅長，進兵往援蘭州。張兆甲，孔繁錦之敗潰，頗得其力。這一下使丁鎭國白費心計，至今無顏見國民軍朋友。

却說孫良誠攻下平凉，我即令其進兵入陝，以解長安之圍。他接奉命令，便率領部隊，向咸陽方面推進。這時劉鎭華的司令部設在臨潼，長安被他部隊四五萬圍的水洩不通，一個偵探也進不去，城內的人也出不來。這時田玉潔駐三原，涇陽一帶，先受吳佩孚的委任，後又受了劉鎭華的委任；黨拐子駐在鳳翔，也暗受吳劉兩人的收買。但在行動方面，他們是只爲實際利害打算的，利之所在，什麼事情也願幹；否則，誰的命也不聽。所以他們只在一旁，袖手作壁上觀而已，眞心實意謀救西安友軍的，其時僅有鄧寶珊一部。鄧爲人雖慷慨好義，但人單勢孤，力量不夠，故奮鬬多時，亦空有解圍之心，並未收解圍的實效。

孫良誠率部到達咸陽，便佈置一切。向長安圍城軍猛烈進擊，左攻右攻，苦戰約有一月，犧牲甚大，並沒有獲得顯著的進展。其所以不能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孫良誠部不過萬人，劉鎮華圍城軍則比他多出四五倍，彼衆我寡，懸殊太大；第二，孫部連年轉戰，已甚疲敝，此次守禦蘭州，攻佔平涼，未及休息整頓，又接着長途跋涉，來解長安之圍，困頓之情，可以想見。而敵方則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攻擊自屬不易；第三，蘭州西安間相距太遠。道路不便，又值大雨連綿，交通更是困難，以此糧秣不能接濟，彈藥極感匱乏；第四，他進攻之初，原希望西安城內被圍的楊虎李虎部隊可以聲應反攻，裏外同時動作，以收夾擊之功　可是城內部隊被圍過久，都成疲兵餓卒，已失却反攻的力量，而他們在圍困之中，內部又不協調，有的雖仍堅持苦撐，不甘屈服，有的則被敵方威迫利誘，頗有主張投降求和者；第五，他又估計田玉潔，黨拐子以及其他方面友軍見他發動攻擊，必可聲援相助，可是實際他們穩坐不動，徒作壁上觀。有此幾個原因，所以攻圍數十日，未獲成功。

我在五原的時候，便洞悉孫良誠在前方的情形，乃令劉汝明，孫連仲，方振武，馬鴻逵等部前去增援。同時又知于右任先生到陝，極力奔走，但沒有名義，活動頗難，故又加委于先生為國民軍駐陝總司令，並委劉郁芬為駐甘總司令，以加重他們調遣的權力。後來到磴口，又委孫良誠為前敵總司令，方振武為前敵總指揮。經過這樣的佈置，顯得頗有頭緒。可是援軍來的太慢，此

時孫良誠的部隊在前方，苦戰不下，因爲雨下的太大，道路梗阻，運輸困難，實已到了糧盡彈絕的地步。而敵方却又新運到一批某方供給的子彈，積極企圖反攻。孫良誠處此困境，無法支持，勢已非退不可。這一天孫與俄顧問辟福林商議，以爲後退固然不妥，但形勢如此，不退已經不行；乃決計退却。命令已經寫妥，送達命令的人已經走出門外。正在這個緊要關頭，孫良誠忽然靈機一動，跺着脚大哭起來。他想：

「總司令現在已經離開五原，正在路上走着，各路大軍也正在分頭進發，不知何時才可入陝；二三軍不知何時才可解圍，此時我若一退，必致影響全軍士氣，武漢方面北伐軍亦必受大影響，那時整個國民軍完了，革命大業也受挫了；這樣要緊時機，我怎麽能退？我甯可死在這裏，也不能輕退……」

於是將原定計劃完全打消，立刻把送遞命令的人半途截回，將所書命令撕毁。部屬看見他如此慷慨堅毅，極爲感動，於是重新鼓起勇氣，振作精神，苦撑下去　孫良誠這一舉，關係於國民革命業績者實在太大，誰也不應忽視的。

馬鴻逵接到援陝的命令，老不開拔，及至我到磴口，致電問他何故不開拔，詞甚嚴厲，他方調動隊伍向咸陽慢慢進行。走了很久，纔到咸陽，又復停兵，總不過河，和孫良誠言明，他只可供給槍彈，不能出兵相助。孫良誠便和他說：

「這樣也好，你就供給我們二十萬發子彈吧。」一馬答應了他的要求，撥給他二十萬發子彈。他的部隊得到這批子彈的補充，士氣大爲振作。這次解長安之圍，馬鴻逵雖未作戰，但其物質上的幫助，亦是很得力的。

增調援軍中，又有某部，走到長武邠州一帶，也是遲延觀望，不肯前進，究其所以如此，也有相當苦衷。因爲他的部隊，在南口作戰，犧牲太大，槍械彈藥，一直沒有補充齊全，此時加入前線作戰，猶疑顧慮，自所不免。可是國民軍誓師北伐，那一部分都是疲敝之餘，艱苦奮鬬，困難是彼此相同的；何況救人之急，如同自救，當前線如此緊急時候，他却不顧大局，只管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說不過去。在這一點上，後來別人對他還都能原諒，唯有身當其衝的孫良誠，却因此十分惱恨，無論朋友怎樣爲他解釋，孫良誠總是瞧他不起。

方振武後頭緊跟着開來的，是劉汝明的部隊，劉汝明後頭，還有孫連仲的部隊。劉孫兩部援軍，總共不到八千人，分作兩次開拔。孫由包頭開寧夏，劉即由寧夏奔向平涼，前後相差不到兩三天的工夫。孫良誠在前方苦撐了數日，劉孫援軍都先後開到。即在咸陽會師一處，彼此見面，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別後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經過千辛萬苦，又能在一處，相共患難。於是詳商作戰的計劃，決定劉汝明向左路，孫連仲向右路；兩面包抄繞襲，孫良誠則由正面出擊。三方面同時發動，勢如疾風驟雨，使劉鎮華部無法招架，劉即下令退却。恰好那退却令錯

送到孫良誠之手，因得洞悉敵情。於是加緊猛攻，一戰即衝入劉鎮華司令部，使之潰不成軍，狼狽退出潼關；我方獲得了巨大勝利。俗語說：「打架要親兄弟，作戰要父子兵。」這話真是不錯。此時勝局已決，原先觀望不動的各部，也要上來立功了。孫良誠對某部之滑頭取巧，極爲不滿，當即攔截其不許渡過渭河，鬧了不小的別扭。

這回長安解圍，孫良誠功勞最大，他以久戰疲敝之部，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爲國民軍北伐，立下穩固的勝利基礎。實在値得欣慰。故北伐中，孫良誠功勛實居第一，誰也不能否認的。

長安之圍既解，對於陝西的焦念之心，大覺寬慰了。我便在寧夏住下，從事部隊的移調。並且訓練新成立的部隊。原先在五原撥交宋哲元的軍官，此時將旅團營連長一一委好，正式編爲一師，即委宋爲師長。每至早操之先，由我親自點名訓話。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對我說：

「您這是幹什麼呢？這些官長，既沒有兵，也沒有槍，算的什麼隊伍？」

我說：「你們不要着急，回頭前方繳來槍枝。後方補上員兵，馬上便可成立新的勁旅。」

我雖然這樣說，大家還是懷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將來眞的能夠成立正式隊伍。可是不久孫良誠等將繳的槍械從前方送來，蘇俄幫助的槍砲亦經運到。當即補充兵員，很迅速地便把

一師整整齊齊地成立起來了。

寧夏為西北重鎮，馬鴻賓為此間鎮守使，是回教中有學問，明大義之人。其部隊我亦檢閱點名，官兵多姓馬，別姓不過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教子弟，又有新兵隊，都無槍枝，亦每日按時操練，精神頗佳。我每天儘可能利用時間，親自整訓部隊，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會演講三民主義而外，又編有革命精神問答書，發給各部誦讀，答問，藉以提高部隊的政治水準，有刀須磨，有槍必擦，有部隊必須勤加訓練，這是我毫不放鬆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為本軍司書，由書記軍需升任此職，對事尚能小心謹慎，只是政治知識差些。我每到一個地方，照例喜歡探聽些當地掌故，以為談助。我到寧夏，就問邵道尹曾聽說這裏從前有些什麼好官和壞官。他回答說：「還沒有打聽過。」我說：「不知道志書上有沒有記載？」他道：「志書上沒有。」我向地方父老問悉，民國前有山東滕縣人高善哲老先生為翰林出身，任此間知府，上任時候，兩匹騾子，拉着一輛轎車，裏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跨在車子外邊上坐着，在任數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襪，全是他老太太給做。這裏所築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黃河年年成災；高老先生着手改造，每日帶些乾糧及待批閱的公文，打成一個小包，揹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監導民工築渠，一連五六個月，不問風雨從不間斷。渠成，地方年年豐收，原野一片江南風光，眞是萬家生佛。民元鼎革，他罷職歸田，百姓跪送數十里，依依不捨，此為寧夏百年

來最好之官。後來我到泰山住曾與高老先生見面，那時他已八九十歲，身體很康健，猶能作蠅頭小楷，每日服烏雞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孫到泰山摘柏葉泡茶爲飲料，以此爲其養生之要道。他自掛冠家居，教子課孫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梓之敬愛，現已逝世一年多了。

寧夏宋爲西夏國。漢，回，蒙，旗雜居，以回教勢力爲大。我以爲回回只是一種宗教的派別，不當視爲一個特殊的民族。回教，佛教，耶穌教，天主教同是世界的宗教，各民族自由信奉；但信奉那一教，可不能就成爲那一族。中國人信奉回教，不當稱爲回族，正如信奉佛教耶穌教，不當稱爲佛族，耶穌族一樣。人們不明白這個道理，硬要把信奉回教的人，加一個回族的名詞，時間一久，積非成是，信奉回教的人自己也就承認了。如此生出種族界限，互相歧視，眞是無謂的很。其實在回教沒有傳入我國以前，所謂「回族」的人民還不一樣是中國人嗎？這回我把這個道理和馬鴻賓詳談了一番，他也表示了承認之意。

回教禮拜寺在這裏極多。回教徒最潔淨，晨起沐浴而後才做禮拜，禮拜五次，要沐浴三次。沐是沐，浴是浴。兩不相混，沐，洗頭；浴，洗身，査辭典中，沐浴二字的註釋，亦是如此。另外還有兩次，是洗鼻子和下身。我們北方普通人民，有一年難得沐浴一次的，比起回教徒的辦法來，實在顯得太不衞生了。我也在回教的禮拜寺中沐浴了幾次，設備很是便利合用，法用一木桶，高懸，桶底鑽有許多小孔，用時擰動關頭，貯在桶中的水，便如雨一般的淋將下來，噴滿人

身。現在歐美各國有淋浴之法，和這個同一原理，我覺得這比普通澡堂裏，許多人同時擠在一個熱水池中洗澡，清潔衛生得多了。我對回教朋友，極力讚美其澡身的習慣和方法，他們都很高興。除愛清潔一點外，回教同胞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很多；第一，人人虔誠奉教，忠孝仁愛的教訓深入人心，第二，風俗勤勞淡樸，人人皆有職業，無游手好閑的人。寧夏遍地種煙，回教吸煙者萬人中難有一人，這都是事實，我們不能不佩服。

護軍使衙門建築很堂皇，裏面的佈置設備也富麗闊綽。城內有一條街，也全是馬雲亭的房產。回教人民，彼全皆以「老表」相呼，但似此衆貧我富的現象，不免使人覺得礙眼，後來馬仲英率部到寧夏，憤而將其使署及房產全部放火燒燬了。

這時有清室端王住此，這人就是主張練義和團事者。義和團失敗後他被充軍至新疆。民國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於此。這回我曾和他見面，已經很是衰弱了。

寧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東南方面出鹼；稍遠處倘產鹽，都是大青鹽，實藏有無窮財富；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資本又太小，所以業務不發達。若政府能幫助人民，大規模的從事開採，運銷全國，必可抵制外國鹼而有餘。此地又產「枸杞」，曾見北平，保定一帶所產者，不過尺把高，粗祇一指，這裏的樹却高達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銷西南各省，視爲貴重的補品。西南一山之隔，爲阿拉善旗 我特劃爲縣治，希望能夠在地方上築民渠，以興水利。若能

像高善哲先生一樣的認眞辦理，則蒙古平原，將有數萬頃肥田出現，卽不能成爲農區，亦可成爲牧區，那時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觀。

我在寧夏約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卽向平涼出發。在路上，汽油用完了，無處購買，後來設法買了一桶煤油，勉強對付，竟也支持了半天。惟煙太大，煤油能代汽油，這是第一次嘗試。過寧安堡不遠，汽車忽又壞了，我留下幾個人看着修理汽車，自己換了一輛車趕路，後來知道那車損壞的原因，是因爲夜間沒把水箱裏的水放出；那時雪夜寒天，水箱卽被凍炸裂，用人眞不是容易的事。這回一是坐車者不懂道理，二是開者沒有責任心，不然那會有這等亂子？

越過固原，這是陝，甘，蒙，回交壤的重鎮，淸代設提督於此。民國九年地震，猛烈震動達五分鐘之久，全城成爲一片瓦礫，死傷至多。這回我所看見的固原城，還是到處斷壁殘垣，滿目荒涼　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回回父老，談了些從前左宗棠來此一些平回亂的事，大家還是很帶情感。

從寧夏到平涼，一路深溝絕壑，險勢天成。馬路爲張兆甲等所築，工程過於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難行。只算比沒有強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車行駛還得十分留心，否則必出危險。這一次曹浩森（日本陸大畢業，爲國民軍參謀及參謀長多年）他們坐的一輛車，便因車夫不愼，以

致翻車，跌到二三丈深一個山溝中，曹先生受傷最重，在平涼醫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愈。

那時大雪之後，途中積雪已被掃除，但遠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銀白世界。汽車在積雪滿枝，楂枒夾道的柳樹中迎風疾馳，饒有一種意趣。那些柳樹，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着栽種的，可惜現在無人保護，被居民砍作柴燒，沿途所見的，已經零落稀疏，行列不復整齊了。過了好長一條深山狹谷的險道，平涼便豁然在目。時馮治安部駐此，安樹德（孫良誠部旅長）為此間鎮守使，鄧鑑三為道尹，他們都出城相迎。進城之後，住張兆甲宅，高樓大廈儼如皇宮。一鎮守使，竟如此闊綽。坐定，馮治安和安樹德等來報告當地軍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軍械庫在此，便對他們說：

「你們回去，把庫裏的槍械細細點查。凡能夠用的，另外開一個清單拿來我看。」

他們走了不大會工夫，忽然聽得城裏西北角上「轟通」一聲，彷彿暴雷似的，室中門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為之震動。我們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亂子。最初還以為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問原因，一面即和王鐵老到門口探看究竟。一會兒一位外國牧師抱着頭滿臉流血，驚慌出色的跑了來，口裏叫道：

「了不得！一定發生了戰事啦！」

因為這天是聖誕節，他們正在做禮拜，忽然大響一聲，一根木樑由屋頂打入禮拜堂裏，把室

中打個亂七八糟，東西打壞不算，還有多人受傷，他們以為是我到，戰事又發動了。接着有許多父老，亦哭泣而來。其中有一商會會長，也是嚇得口紫面烏。對我唉聲嘆氣，問是不是發生了戰事。我着實向他們安慰了一番，不久派去的人回來，據說是西北城角地洞裏，原藏着大量火藥，馮治安部有六個號兵，常在那一帶練習吹號，看見那兒露出火藥引線，有一小號兵玩火，不謹愼，竟把火藥燃着，頓時爆發起來，造成這場不小的虛驚。話雖如此說，但我自己猜想，恐怕還是一個陰謀。因為張兆甲是平涼本地人，他這次被孫良誠打走，當有多少餘黨，殘留在地方上，這事定是他們幹的。不然何以恰在我來的時候爆發？何以如此之巧？假如我遲半個鐘頭進城，就正好碰着，這事完全是馮治安，安樹德等疏於警戒所致。久戰部隊，往往如此大意的。後來我和王鐵老在街上往來散步數次，人民知道並無戰事。方纔放心。

平涼這一帶，地處西北邊陲。風氣蔽塞。人民對於革命的道理，還十分隔膜，又加張兆甲等多年盤據，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勢力，其黨羽多受吳佩孚委任，潛伏各地，人民難免不受其影響，因而興風作浪，為革命阻力。我一到這裏，即看重此點，用種種方法，從事於民衆工作。除文字及口頭宣傳而外，又開了多次軍民聯歡會、由政治部編出許多新戲，都以帝國主義必須打倒，軍閥勢力必須剷除，民衆力量最為偉大，革命主義終必勝利等等的道理為主題、內容通俗，形式簡單，每次演出，都很受觀衆的歡迎，經此一番宣傳，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人民對革命

日漸了解，且使軍民打成一片，互相幫助，親熱的如同一家人一般。自民元以來，此地卽少受政治的波動，這一回總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進來，留給人民一些難以消滅的印象。

在平涼接韓復渠從包頭來的電報，報告張作霖調動軍隊，進擾我們後方，他留守包頭，已經頗感威脅。我一面作必要佈置，一面當卽令其開拔。此時前前後後的部隊，都在一種艱難的境遇之中，有的傷兵病兵太多，無法處置；有的槍彈都缺，急待補充；有的無衣無食，將瀕絕境；要糧餉，要彈藥的電報，如雪片一般飛來。每一封展開來，都使我神經感到緊張，心裏感到苦痛。在我們前面，是一個每年百三十萬元收入的窮陝西；在後面，是一個更爲窮荒的甘肅。這種種難關，如何打破？擱在我肩上的重責，又如何擔當？身處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難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閱完畢，走到屋外練了一套柔術，手裏拿着棍子，在廊簷下來回的轉着，滿口裏唱着河南墜子，西皮，二簧，和秦腔之類，藉以遣散積悶，小聲兒唱了一兩個鐘頭，覺得心頭輕鬆了些。這時王鐵老正在旁邊坐着，對我說道：

「事情有辦法了！」

我問何以知道。他說道：

「平日只見你整天的愁眉皺眼，批閱着文件電稿，個個人都向你要東西，要餉項，把你弄在夾板縫裏過日子，沒法兒處理。長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設若病了，怎麼得了！今天看見你能

這樣開脫排遣，事情就有辦法了。你應當每日行之，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經鐵老如此鼓勵，我就天天在公餘之暇，唱歌散步以資休息。如此精神方覺輕快，身體也少受損傷。一路來我們的生活極是簡單，住宿是隨寓而安，食則大鍋菜；白菜，豆腐，粉條雜煮一起，名爲「革命菜」。那個吃，那個自去盛一碗，無人照應。衣則隨身一套，難得更換一次，以致弄得滿身蝨子，甚以爲苦。

過往的部隊到了平涼，我都一一點名，驗馬，槍枝以及彈藥，亦都按單點驗，應當改編補充的一一予以改編補充，使之整整齊齊。凡部隊開上前方，都要經過此間。經過此間，都要如此辦理。又每天舉行朝會，各軍軍長以及各路總指揮，也都一樣的排班點名，點到誰，誰就立正答「有」。每次開會，王鐵老總是站在我旁邊參觀，看見此種精神，於是誇獎說：

「憑你的精神，張作霖吳佩孚都打倒了，他們對於高級將領，是以賭博妓女來聯絡；你却對他們點名。點到誰，誰就立正呼到，像對普通士兵一樣。而他們也那樣的嚴肅敬事，一毫不苟。拿這一點兩兩比較就可知道誰勝誰負了！」我答道：「我們現在八字還沒見一撇兒，不要太說好了罷！我們實在還不夠的很，我們還要多多的努力才行。」

那時每天朝會，都由我親自講一段三民主義；出操之前，又講一段革命史，或是總理遺教。每天都是如此，從不間斷。有一夜我夢見孫總理，他和我拉手，十分親熱和藹。他告訴我說：

「唯有眞正的愛護民衆，方可實行三民主義；因爲三民主義完全是爲民衆的。」

那時我和鐵老同住一屋，同睡一個熱坑，一路行軍，都是如此：醒來之後，我就喊着鐵老，把夢談給他聽。鐵老說：「你的心一天到晚放在革命上頭，到處都掛着總理遺像，到處都講總理的遺教和主義。朝於斯，夕於斯，口而誦，心而唯，你一定會做這夢的。孔子常常夢見周公，也是這一樣的道理。」

有一件事是最叫人傷心難過的，就是傷病的弟兄，長途行軍來到平涼，有些人走不動，半途上搭便車；那時天氣太冷，久坐不動，脚部都被凍得失了知覺，每到一個地方，找店投宿，就急的着火取暖。那知脚部久凍，一觸火氣，立刻皮肉泛成烏紫，凍爛不可收拾。如此而凍斷了脚，成爲殘廢者，不下二三十人，這都是士兵缺乏衞生知識，官長又大意疏忽的原故。我查悉這些情由，急着分派人員，攔前截後的去向各部隊關照，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後，當先以冷布擦脚使暖，不可急於烤火，那些斷脚的弟兄，遭此無妄之災，眞是可憐極了。

這時劉定五先生從西安到平涼來看我，劉爲陝西省長，新舊學問都有根柢，爲人正直耿介。民國十二年國務院開會，以索餉事，他與財政部長大吵一場，前面已有記述，可見其爲人之一斑。這回見面，和我詳談西安被圍八月的經過情形。那時城中軍事首腦爲楊虎，李虎二人，楊李都和他同住一處，八月光景，未嘗稍離，每至形勢危迫，處境艱困時候，劉卽爲他們講講史記和

綱鑑，把些歷史上的英雄義烈的故事，講得有聲有色，以振楊李之氣，堅楊李之心。又因被圍太久，境狀太難，弄到後來，軍紀頗有懈怠的地方，亦賴劉先生極力向楊李等申說民衆必須愛護，父老必須敬重，軍紀必須整飭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維持。西安之圍方解，楊李極爲頹喪，大有再也不當軍人的意思，劉又再三勸勉，使之振作精神，繼續爲革命效力。西安被圍八月，始終屹然不動，劉定五先生的功勞實在不可泯沒。

平涼附近有一位縣長名王子元，陝西三原縣人，原籍山東，爲人很有學問，做事踏踏實實，又能勤勞耐苦。那時大軍源源過境，由寧夏至平涼一路，糧草最爲艱難，唯獨王縣長辦的整整齊齊，使過往的大軍，得到莫大的便利。王縣長並沒有三頭六臂，何以能夠辦的特別好？其故即在於他能眞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難處，人民都視如自己的難處。那時恰好大雪紛飛，糧草徵集之後，運輸方面更是困難，而王縣長自己既能苦幹實踐，又得人民的切實幫助，難題終都迎刃而解。所以地方官若眞能愛民親民，什麼事都好辦，否則什麼事也辦不好。又平涼東北有名董子岡的地方，產糧最豐，相傳其地一收，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糧達數千擔者。糧都屯地窖中，因黃土極厚，非常乾燥，故不溼不潮，不冷不熱，可以久屯多年，不致敗壞。那地方甚是寬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溝往往闊達五六七八里，人站兩邊，相呼可聞，然而下來一走，却是很遠。這裏糧食，每元可買三十斤，比別處便宜數倍，完全因爲交通不便，故有這個現

象，所以不收成災，豐收亦成災，有人提倡交通救國，恐怕不獨此地爲然。

一天，聖誕節，大雪不止，我有點感冒，正在房裏坐着，忽然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派他的翻譯送來一隻大鳥，說是剛才打獵回來，把這個送我，作爲聖誕節的禮物。那鳥週身白羽毛，展開翅膀，長達數尺，平常不大見過，據說名爲「地鵰」，問及本地人謂卽所謂天鵝地鵰之鵰。我覺得他不該如此做，就和翻譯說：『我請他來當顧問的，不曾請他來打獵，這是一種珍貴的鳥，把牠打死，如何對得起我們國家，他以一個外國人，未得地方當局允許，就擅自行獵，我們的法律也不能容許。』

於是我把鄧道尹和縣長請來，問其何以不管外人在地方擅自行獵，請他們查出法令，去和烏斯馬諾夫交涉，讓他知道國有國法，軍有軍紀，不可隨便玩忽的，烏斯馬諾夫聞而十分慚愧，問怎樣才是，我說：

『第一，得認錯，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我們是革命軍隊，此等處萬萬不可大意。』

許多朋友覺得我處置的太過分，使外國朋友失了面子。我說：

這個不然，我們是革命軍人，不能因爲給人留面子，就連國法軍紀也不要。我們不能獨外，他犯了錯，我自必有糾正他的責任，若不然，我何以對國家與人民，這是大關鍵，不可絲毫放

鬆。」我如此一說，有些朋友就覺得很對。我們一路行軍，缺乏一架無線電，和兩湖方面的國民革命軍難得通消息，極感不便。我把此事和烏斯馬諾夫談及，請他設法辦一架，無論買或租或借都可。可是一直沒有下文，不知道是沒有辦成抑是他根本沒有去辦，至今尚覺納罕，我平時看見他發一次電報，總要經過四五次的翻譯，我問其是何道理，他說國際無線電人人都可以收，必須經過多次手脚，纔可以保守祕密。我看見他用豆字代莫斯科一詞，又以狗字代豆字，又用樹字代狗字，又以十字代樹字，如此一譯再譯，別人接此電文，莫明其妙，這種機密辦法，已成一專門學問，比之我們隨便僱一錄事或書記任之者，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來到平涼，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後方部隊澈底整理一番，而後再到西安去，因爲此時于右任先生已在長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負責，我可以放心。誰知事有不然者，其時陝西在大亂之後，境況艱難，恢復秩序，眞不容易，最成問題的，就是駐軍很多，爲了糧餉的問題，幾個首腦鬧着意見，急待解決。第一就是孫良誠對方振武不滿，不許方軍開向渭河以南，追擊敵軍，這前面已經述過；第二，就是劉汝明率部到了潼關，在地方上弄了點錢，給兵士辦了些鞋襪之類，而孫良誠部出力最多，吃苦最大，却沒得一點實惠，因而彼此之間，頗感不快；第三，各方軍隊急需糧秣，而陝西太窮，于右任先生無法應付，于先生和他們說：

「當沒有解圍的時候，你們的部隊，餓的沒法，跑到孤兒院裏去借糧，最後只剩一袋了，全

院的孤兒，向他們跪求，他們才沒有把那一袋借走，現在陝西的人民，也已經窮得和只剩一袋糧食的孤兒相同了，你們給他留下這最後的一袋糧罷！」

軍隊方面聽了這話，非常氣憤，李虎就說：

「誰是孤兒？我們的官兵才是孤兒！我們現在正是爲絕糧的孤兒設法，使他們不致餓死！我們一直以來，熱血拚命，從不後人，現在不能不顧我們死活！」

他們爭持不下，意見越鬧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涼停留下去。因此只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問題鬧大。從平涼出發，取道涇川，沿途道路極壞，一邊走着，一邊修築。到了涇川，看見人民捐獻糧食，非常的踴躍，原因是這裏得了一個大好豐年，也是因爲交通不便，不能向外運銷，故糧價出奇的便宜，麥價每元六十斤，白麵每元五十斤，其他雜糧更是價賤，因此之故，兵站上收買徵集糧食，便很容易。四鄉人民運送的糧食，堆滿了幾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積如山，我和百姓談話，他們都說：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事，我們出些糧食，不算什麼。」

他們把糧食紛紛運到縣政府裏去，肩摩踵接，絡繹不絕，中國的人民，眞是可敬可佩，只要官吏軍隊眞正爲大衆謀福利，他們實在是不惜犧牲一切以助之的。（也許因爲這些糧食來得太容易，那天我往看屯糧的屋子，見麥子撒滿地上，左右前後，隨處都是，人們踐踏，狼籍不堪，我

看了十分難過，乃召集負責人員；大加申斥一頓。）

從涇川到長武，是我民國二年時候走過的路，一路走着，如逢舊友一般，處處都覺得熟悉，處處都値得察看。到了長武，已入陝境，聞附近有古碑，有人約我去看，我因當時無此閒情，不曾去看，失掉機會，引爲可惜。聽說其中有褚遂良等所書者。這時此間有一般隨隨便便的部隊，一會兒說是二軍，一會兒說是三軍，今日向地方要錢，明日向地方要糧，爲非作歹，人民苦之。我令童玉振負責解決之，童旅長費了很大的麻煩，才把他們遣散改編，辦的很是完善妥當。大亂之時，敵人爲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軍隊，更爲可憂。

由長武至邠縣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爲我們隨從簡單，人民都不相識，這一晚旅途勞頓，我和王鐵老睡得很早。剛剛躺下就聽到有人敲門，操着甘肅口音，連吵帶罵，進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發威風，極是橫蠻，使人家不知怎麼辦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們，看他們究竟鬧些什麼出來。他們帶着三四馬，自己闖入店中，那馬拴在門口樹上，就把樹皮吃個乾淨。店中只得三間房，人已住的很擠，他們就和我同屋而住。他們漸已知道我是什麼人，慢慢老實了起來。我找他們談話，自稱是二三軍的人，是爲送信，經過此地。於是我對他們好言勸說起來，我說人民以血汗供養着我們，我們的責任就是保護人民，爲人民謀幸福，誰要欺侮人民，我們就和誰拚命，我們爲什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就是因爲他們苦害我們的人民的原故，你們的

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們的親戚、朋友、鄰里也是百姓，你沒有出來當兵的時候，也是百姓，我們怎麼可以欺侮百姓呢？這樣的和他們談着，他們竟痛哭起來，由衷的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見兵隊都是好的，只因官長不負責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養成惡劣習氣，而不自知。只要把他們的良心加以揩拭，他們就立刻知所悔悟了。當日他們沒有等到天明，就動身走了。

第二天到達邠州，這就是歷史上所謂太王居邠之邠。歷史寫周太王在此，羌人前來侵凌，太王事之以幣、帛、犬、馬、百般委屈退讓，都不得免；後來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他的土地，於是太王遷往岐山以避之。我覺得這是後人的附會，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當時周太王勢孤力弱，對羌人的侵略不能抵禦，不得已被迫而走，後人為要替其所鼓吹的謙讓的美德說教，乃故意將事實加以歪曲，所以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讀書於此等處必不可失察。

在邠州我住縣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監獄，看見內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監獄在縣府旁邊，牢子不許犯人躺坐，在地上潑些水，使之結成厚冰，又故意把窗戶堵死，使氣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獄，入其中者無不即病。班房即在縣衙內，其中囚犯青年老人都有，問他們犯的何罪，有的是因為官府徵車，而自己無車；有的因為官府要草，而自己沒有草，因此被扣。牢房是一種裝着木柵的狹籠子，每房一丈見方，最多只容得二十個人，却因着六十多個人互相擠着。人

羣中放一個大尿缸，大小便都在其中行之，桶中尿銹厚及數寸，臭氣薰天，令人窒息。據一位曾坐過班房的告訴我，每至犯人無法受得了，若偷着就木隙門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牢子卽以鞭對木柵狠打，罵着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們在這裏吃啥！你發什麼胡塗，還要呼吸新鮮空氣！」

犯人明白其意，有錢的給以十元錢，說：「你辛苦，這個請你吃茶，」牢子放開笑臉說：「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於是放他到外面來：那裏桌上擺着茶碗和花生盤，犯人剛剛坐下，就聽見嚷着說，「巡房！查班！」於是又急急的被拉入籠中。查班的走近看見、又是對着籠子一陣鞭子抽打，大罵一頓。牢子就和這犯人說：「只有我的不行。還得有他的一分。」於是再拿出十元。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想呼一口新鮮空氣，竟如此之難，我看見這種情形，心裏痛如椎刺。我以爲牢子們所以敢於如此，完全因爲縣官不去查看，并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這位代理縣長找來，問他何以掩耳盜鈴，不加改革。他說積重難返，一時沒有辦法改革。我就把爲我預備的縣府中的幾間上房讓出，請那些犯人去住。同時請那個縣長和我同去打掃牢房。我和他親自把那幾個缸抬出，叫他嗅嗅那臭味、問他如此凌虐人民，良心覺得慚愧否，並令趁早切實剷除積弊，不得再有怙惡不悛的情事。

這種暗無天日的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連着經過長武，永壽等數縣，都是大同小異。

有更可惡的一種，便是一個平白無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瞞着縣長，任意拘押起來，從而加以訛詐。這是整個的吏治問題，原非臨時整頓所可了事的。但身爲縣長苟能正直不欺，勝任盡責，則亦必能弊絕風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東有一個縣分，縣中設立縣黨部，負責人員從長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歲的青年、空有熱情、不明事理，對於革命主義，只是一知半解，而無切實具體的認識。他們以爲革命一起，人民對於國家就可以解脫所有應盡的義務，不必再負什麼責任。於是他們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傳，叫人民不完糧，不納稅。有軍隊過境，要糧草，要車馬，他們又向百姓宣傳，反對攤派差役，反對徵發軍用物品。自以爲如此才是爲勞苦大衆謀幸福。弄得過境軍隊吃喝無着，苦痛萬狀，於是釀成軍隊和黨部兩方面的衝突。結果那些黨部青年，被駐在當地的二三軍大打一頓、被逐出境。我到邠州後，因爲我是西北黨部代表，他們兩方都來我處告狀，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罵。我以爲軍隊擅自毆辱黨員，固然不好，但因爲那種幼稚錯誤的宣傳、致陷軍隊於不利的現象，黨員們亦不能辭其咎。當時黨員中有年長老成者，約我前去講話。我到那裏召開一個規模很大的軍民大會，向民衆發問道：「軍閥禍國殃民，應該不應該打倒！」答道：「應該打倒！」「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民族國家不能翻身，不能抬頭，應該打倒嗎？」「應該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必須打倒，究竟誰去打呢？」答：「主要還靠軍隊。」「軍隊沒飯吃沒

衣穿：沒有糧草馬匹，可以打仗麼？」答道：「不能」。於是我說：「只靠軍隊，是無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須人民與之合作協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這樣的問答數次，又經詳細的講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過來。那天到會的人很是踴躍，我站在一個戲台上大聲講話，把嗓子都說啞了。末後我問一個老人，我說的這番道理，究竟對是不對，比你們以往聽的那番道理如何 他笑着回答道：「他們說的那個痛快。糧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說的大家都笑起來。當時會場空氣，極是融洽，事後軍民之間的隔閡打破了、黨與軍之間的意見也化除了，一場風波，才算平息。我知道像這樣的糾紛別地也同樣存在，所以特意編出數十個問答，說明軍民合作的必要，送請政治部採用，廣爲印發、俾使黨政軍民之間，不致再有衝突情事。因爲這問答小册，體裁通俗，說理明白淺顯，故頗收功效。

和上述一事類似的，還有一件黨政衝突的事。一天我接到劉郁芬呈請辭職的電報。我不明白什麼原因，覺得奇怪，問他有何困難，何不說個明白。原來甘肅省黨部負責人爲宣俠父和延國符二位。他倆辦有一個報紙、對政軍各方首腦，濫加詆毀。五原誓師之後，大家多已正式入黨，而他們還是皂白不分的謾罵，已經入黨者、他們罵爲投機份子；那些沒有入黨者，則罵爲官僚軍閥或反動份子。無論寫文講演，一律持這樣的論調。劉郁芬每出席會議講話，他倆總要起立辯駁譏罵，簡直使劉無法自處，劉自己把他們的言論寄給我看。別人也紛電陳述他們的言行，指責爲什

應不把力量對付敵方，偏要在自己陣內搗亂？省黨部負責人，豈可如此幼稚，如此荒唐！於是責即以西北黨代表的資格，把延君（宣君已認過）自蘭州押解了來，數日後纔釋放。其實兩個人都是聰明有為的脚色，只是對於政治無具體認識，缺乏實際的磨練，故不能顧大體，明大義，循走正確的道路。我想兩位今日回想到當年的作為，自己亦必啞然失笑。

由邠州過來，到永壽縣，經過一個大深溝，看見水源充足，而周圍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變動，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然而官吏不重民生，人民自己無水利知識，無興辦水利的能力，以致水源白白流出，大好土地亦都廢棄無用了。我一路和王鉄老談論興辦水利的事，以為水利一事關係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錢，第二得有人 第三得有安定時間，少一件亦不易為力。談着心里又是難過，又是興奮。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樣，參觀班房和監獄。縣中有一所模範監獄，表面上辦的很是不壞，頗有一種嶄新的氣象。我在此停住數日，二軍，三軍都派有代表來；鄧寶珊先生亦來，我一一接見談話，問問他們的困苦，說說三民主義 ，又把如何整頓軍紀，又如何愛護人民以及過去失敗原因，今後使命的完成等等問題，切實加以討論。連天聚晤，都是以這類迫切問題為談話中心

時楊虎和于右任先生等連電催促，我們即動身赴西安。車過咸陽，田玉潔和龐老九等二三軍朋友來接，其時他們仍受吳佩孚，劉鎮華的愚弄，沒有完全斷絕關係，我和他們談話，處處予以

暗示，希望他們知所改變，不要入於歧途。過渭河不遠，于右任先生和許多朋友前來歡迎。其中有各界民衆團體的代表，排着行列，極是整齊嚴肅，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着談了一會，當卽開車進了闊別多年的長安城。

第三十七章　鄭州會師前後

我到長安，仍是住在舊皇城民十一年時我所建造的督軍署中；省政府另設他處，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爲紅城。（後來石敬亭同志爲陝西主席，又改名爲新城。）首先來見談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詳談陝西軍政黨各方情形，討論今後治標治本的對策和辦法，于先生頗有所顧慮。我就請他以駐陝軍總司令名義負責辦理一切，只管放手作去，我決不干預。至此，他方擬出一個方策，和我斟酌決定。方案是極周妥而切合實際的，可惜還是老毛病，沒有兵權在手，儘有好辦法，各方面都陽奉陰違，不肯照辦。最顯著的就是二軍三軍如田玉潔龐老九等許多人，對之完全不聽，使全部好的辦法好的條款，都成廢紙。也曾召開一次會議。各部分首腦都經到場，我鄭重的說明當前的狀況及調整一切的決議與方案，他們當場一口不開，好像完全不成問題似的，可是散會後他們回去，誰也沒有笑臉，算能照着辦的，是極少數中之少數。那時候革命方在發動之初，我們的景況又太艱苦，軍閥張吳等正在作最後掙扎，百般的設法煽惑挑撥，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種觀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虛與委迤，看不出誰有什麼誠意。

我到長安不久，各方面相繼派遣代表前來見面。中央派來的爲郭春濤和鄧飛黃二位同志來，

隨後簡又文先生亦來，他們都是派來我處擔任政治工作的。蔣先生的代表爲彭程萬先生，民元時曾爲江西督軍，李協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紹，記得那天在西安城東北角地方接見他，我們曾作長談，他談蔣先生人格如何偉大，爲人如何有作爲有魄力，將來必如何有爲云，至今我還不忘，我派一傳令員照應他，替他打了一次燈籠，他即賞以十元大洋。而那傳令員不識抬舉，不肯受他的這錢，並且質問他道：「我也是革命黨，你怎麼可以這樣汚辱我？」第二天彭先生見我，和我談及此事，誇獎我們說：「我很佩服你們國民軍，怎麼訓練出這種精神和紀律來？」我說：「他們窮得襪子也沒的穿，不想能夠如此，或許也有人不能這樣做的。」其實這是潮流所趨，青年人都和舊時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爲日本士官學生，爲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後在江西也曾見過面，唐孟瀟先生派來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爲俄國留學生與劉伯堅爲同學，是位共產黨，我請他講演，他當場請聽衆出題目，希望聽什麼，他即講什麼。一講就是兩三個鐘頭，學問好像極其淵博。閻百川先生代表爲南桂馨，我優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盡力說閻先生早日發動，共同爲革命而奮鬥；那知回山西後，只說西安情形如何赤化，連城也叫做「紅城」，把閻先生說得躊躇起來。劉驥、熊斌等各位此時也都成中央代表，來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頭緒複雜，他們中間便不免有些鬧意見的情事。我向來是個不講情面，實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時候，也只好聽之而已。

關於當時此間黨務的情形，略舉數事以說明之：

此時各方代表及軍政黨各方人員常常聚會。提出一切迫切問題或是最新發生的事故，大家討論討論。有一天一位國民二軍的何旅長從他部隊駐防的盩厔和鄠縣一帶來，很憤慨的報告一件事，說他們部隊分駐西安附近數縣，農民對於納租納稅都嚴加拒絕，每逢徵發給養，必受當地農民協會的反對，農協在黨部的主持之下，非常兇橫不法，往往不得地方行政長官的同意與准許，就私自擅行捕人殺人，有幾個鄉鎮長就這樣莫明其妙的被他們用軋刀腰斬。說著他就拿出省農民協會發給各縣農協的一封信來，上面說，本黨有生殺予奪之權。你們看着地方敗類，該殺的只管捕殺云云。上面蓋有省農協的圖章，一點不假。我看他們這個鬧法，將來還不知要出什麼事，當即把原信送給于右任先生查看。于先生即把省農協的負責人找來，問此信是不是他們發的。鄒位先生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把信端詳了半天，才慢慢囁嚅着說：

「圖章確是眞的，命令可不是我們發的。」

據他說、農協的關防放在房內桌上、不知道什麼人假造指令，偷蓋了關防。農協會的關防怎麼無人經管，任便人家去竊用？鬧出事來，那個負責？這話就說的十分叫人驚訝。于右任先生也很是焦慮。請他負責趕緊更正，并使以後不要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第二天省黨部開會，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討論到這件離奇的公案，有幾位黨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的發言道：

「不管農民協會也好，什麼協會也好，那人當殺，就可以殺掉他；只要沒殺錯了人，管什麼法律手續！我們革命，不能怕殺人；怕殺人，還談什麼革命？」

又有一位青年朋友說：

「有他們軍閥殺人的，難道沒有我們殺人的？張作霖他們殺死邵飄萍林白水，我們就不能殺人嗎？」

他們說得理直氣壯，像眞有那麼回事一般。我當時忍不住狠狠的駁了他們一頓。我說這裏有駐陝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們管這類事，還要他們做什麼？正因為軍閥草菅人命，我們才起來革命。革命必須有紀律，有組織，革命不是以暴易暴。這種事，今日看來好像成了笑話，但在當時眞是只有他們的作法才算正確。有些人甚至罵我無革命勇氣，不敢大刀闊斧的澈底做去，其可笑如此。

以後開會時候，常常免不掉為這類事彼此衝突。青年朋友總嚷着工農革命，說這個不是，說那個不對；罵張三反動，罵李四封建。另一方面則說：工農革命，不是革革命軍的命。革命軍隊沒有飯吃，難道讓他們餓死？就是你們不管他們死活，你們也不能任意殺人。總之，這些青年是熱情有餘，勇氣很大，只是如列寧所著的一本書所指說的：幼稚病太深，實在不能擔當大事。

有一次一位婦女代表秦德君女士來見我。她是西北大學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給她們女子參加宣傳的工作，我說：

「諸位女界先進出來獻身革命，願意努力宣傳工作，我是十二分的佩服，十二分的歡迎。目前的情形　不只普通民衆對革命不了解，對主義沒有認識，就是一般官長也不免如此，官長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衆不懂，更其妨礙革命。你們既然熱心宣傳工作，我想建議你們分出緩急，先向官長們作一番宣傳。他們都是男子，你們站在婦女的立場，儘可以把所有關於婦女問題的革命理論，向他們作一番宣傳，使一般男子的腐舊腦筋，傳統觀念，可以改變改變。

他們同意了我的提議，於是每天集合部隊官長講話的時候，總要留一個鐘頭請婦女協會的先生來宣講革命理論。頭一天、一位女士說女子也應該讀書，痛闢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慢慢就談到自己的婚姻問題。第二天秦女士來講，也是先說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後說自己婚事的經過。說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絲毫沒有眞知灼見，而所談婚事，又只是自誇如何詆罵父母，如何反對丈夫，如何脫離家庭和離婚的一套。他們共有二三十位，多是些年青女學生，說來說去，總是那一套，當講話之前，又扭扭揑揑，你推我拉，不肯走上講堂：甚至低着頭，掩着口，嘻嘻哈哈，種種態度，都使聽衆不能發生敬重之心。聽衆往往弄得不耐煩，對之搖頭瞪眼。我聽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講得較有內容，（這位王女士後來和劉伯堅結婚）其餘簡直沒一個講得通的。我覺得她們過於幼稚，怕以後弄不出好結果，所以講了幾次之後，卽令停止。我以爲她們主要的還該充實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夠獨立生活；同時虛心地切實地學習，不徒講

表面，不隨波逐流，比空談革命重要多了。這除主觀的努力而外，社會的扶植也是必要的。

西安街市上到處貼滿了婦女協會的標語。標語之中，喊得最熱鬧的就是「打倒賢妻良母」的一條，一日王鐵老到街上走，看見此條標語，覺得奇怪，回來說：「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說：「我也不懂。」在那時，王鐵老固然是個老腐敗，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為封建頭腦的。但我不見他們踏踏實實的做事，不見她們莊莊重重的讀書，討論問題；更沒有見過她們拿槍打靶，到醫院去照應傷兵。她們所會的，就是罵父母，罵丈夫，討厭兒女，討厭家庭，動不動就離婚；以這些為自己不落後與真革命的條件，我實在不敢苟同。我想她們所企求的，也許是說婦女不僅要做一個賢妻良母而已；除做賢妻良母而外，更要取得與男子共同擔當社會與國家的義務與權利。她們的標語應該寫：「婦女們到軍隊裏去！」「婦女到工廠去！」「婦女到政府機關去！」等等之類，而不應當提出「打倒賢妻良母」的口號，使一般人以為他們主張妻不應賢　母不應良，她們所擁護的倒是「惡妻壞母」的主義，我不懂為什麼必須做惡妻壞母才是革命，因此對於她們所提的口號也不能同意。有時婦女協會中有代表來找我談論婦女問題，我就老實說，我只知道無論男女，此時都應該共同努力爭取民族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必須民族國家有了自由，而後方談得上個人的自由，必須相當的犧牲自己的自由，而後方能爭取到民族與國家的自由；否則必入死路。而且革命是實幹實作的事，不是空口說白話，唱高調，所可奏功的。大家

都要兩脚踏地，吃苦耐勞，堅毅不拔地奮鬥。若只是飄在雲彩裏，一任自己愛惡，胡思亂想，那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那時的前進婦女也和一般的青年革命朋友相似，多半是些空想家，多半是些浪漫主義的革命家，我說的這些話，當時自然不能使他們聽着入耳。

但把話說回來，上述種種錯誤與幼稚的行爲，固然無可否認，但在當時革命的初期，也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國民政府發下的命令，設立了政治分會，同時籌劃了幾個星期，慢慢把駐陝司令部也成立了起來。一切組織與規章定妥之後，于先生向我要人幫忙。我即派李興中爲其參謀長。從此關於陝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請于先生全權負責，遇着有什麼困難，我再從旁相助，他沒有兵權在手，辦起事來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軍雲集，地方過於窮困，難關是打破一道，又來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無法辦事的。

我們所感到的困難，主要的是在財政方面。這時成立了一個財政委員會，由薛子良爲委員長，主持一切。但現狀過於窮困，所謂「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委員會成立後，也還是一籌莫展。此間被劉鎮華圍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乾乾淨淨，省城以內，在圍城期間，單說餓死的就有三萬多人。富有者以油坊裏豆渣餅充飢，一般人民則以樹皮草根果腹，到豆餅和樹皮草根吃盡了的時候，就只有倒斃之一途。地方糜爛到這個地步，一時萬難恢復　可是

大軍由五原甘肅不斷的集中到這裏來，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個是穿的破衣破鞋，面帶菜色，同時政和黨兩方面也在急迫需錢，費用如此浩繁，怎麼籌劃經營，才有辦法出來呢？

但是隊伍必得出潼關作戰，要出潼關，必得發給一點路費，這是不能動搖的事實。部隊出潼關，自靈寶陝州一直到洛陽，形成一條深溝；南有秦嶺山脈，北有黃河天險，中間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連人烟也有限的很。就算不顧革命的紀律，硬着頭皮，向經過的地方搜括，也絕不能搜括什麼到手的。然而什麼事都可將就，大家都餓着肚皮，怎麼能夠行軍作戰呢？

財政的困難阻擋在我們前面，如同銅牆鐵壁，絲毫也不能撼動。薛子良一籌莫展，常常被逼得要喝大烟自殺。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勸慰，大家才勉強撐持着。最後實在無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運城辦了些紙張，拿來以石印印了一百萬元的軍用劵。票面寫明國民聯軍的字樣，以備民間日後可以兌換現款。此事由薛子良主辦，三萬四萬分發給出關的各部，以為開拔費用。這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雖然再三的向地方宣告我們的苦衷，一再的聲明待革命成功之後，一定如數收回，這樣的結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來已很困難，一出陝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隴海線西進的部隊，與武漢方面軍隊在鄭州會師後，不久即打到開封。此時孫良誠和石友三在前方紛紛來電說，從武漢出來的友軍都用的現大洋，各地人民無不歡迎，唯有我們却一塊現

大洋也沒有，只是拿軍用券和人民淘氣，就算勉強用了，也處處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對我們部隊起惡劣印象。同時爲革命奮鬥的軍隊，犧牲流血都是一樣的，爲什麼待遇如此不同？試想我接到這樣的電報，心裏是什麼味道？我只好覆電安慰他們說，富家子弟出門，自然盤纏充足；貧家子弟那有辦法？犧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們從窮困的西北打出來，他們却來自富庶的南方。來處兩樣，貧富也就不同了，你們想待遇一致，那還須相當的時候。你們向我發這種牢騷，我有什麼辦法，只可轉陳中央罷了，雖是說的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話而已。我知道他們實在處境太難，不得已才向我訴苦，否則他們也不會平白開口的。於是我又三令五申的囑咐，說所至之地，若友軍住村東，我們卽住村西；友軍住城中，我們卽住鄉間，免得士兵看見人家情形眼紅。

鄙部隊是這樣的辦了，對人民却無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廢紙，如此比着，無論怎樣解釋，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於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後弄到一文大錢也不值的地步。那時北伐軍已經打到南京，甯漢分家已經開始，我請武漢政府設法相助，武漢方面不理；向南京請求幫助，南京也無暇顧及。他們各爲自己的問題苦惱着，管不到別人的事。後來此項軍用券商由鐵路局收用，始漸有起色。

我們在夾板縫中掙扎，弄的焦頭爛額，軍食軍餉毫無着落，自總司令以至目兵都是以「革命飯」吃個半飽不飽；衣服褲子一概沒法添製，如叫化子一般。各部自南口退後，轉戰數省，直到

此刻，自然死傷甚多，兵額多不足數。我們一軍在河南招募補充兵員，以費用匱乏，非常艱難。日日三令五申，還是辦不出成績。槍彈的補給，亦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新兵無槍，只好每人發給一把大刀，刀是當地定打的，比北平所製品質差得太遠；又打大鎬鐵鍬和大斧，作爲兵器。每日朝會議論，總是說着「三粒子彈打到山海關」的口號，其實只是口號罷了，事實上怎麼辦的到？此外傷者病者沒有醫藥，殘廢者沒有人抬扶；死者連棺材也沒有，只以布袋裹着埋葬，名之曰「革命棺」，言之眞堪痛心。

物質方面的困苦無法解除，整頓與訓練我卻片刻也不放鬆。此時陝西境內許多部隊都有「站起來小，坐下來大」的弊病；這就是說，他們一部實際不過三五百人，但在領餉項槍彈的時候，卻總浮報成三四千人，這原是一般缺乏訓練的部隊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許這種不整齊的現象存在，乃着實的加以一番整頓，我看出一般將領都有一種精神上的缺點，就是經不起大的勝敗。他們得一小勝，即躊躇滿意，驕傲自恃起來，遇一次折挫，又立刻垂頭喪氣，再也不能振作。這種勝驕敗餒的現象，原也是軍隊的通病。但我們在南口敗退之後，方在力爭新生命以擔當重任。故我於整編訓練之中，特別加意於此項的糾正，除將古今中外偉大英雄的奮鬥事蹟，向官兵作普遍與深入的宣傳外，又印發「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種，使官長士兵加工誦讀。

我所住的紅城前面，有一廣大的空場。所有駐西安的部隊如魏鳳樓馬鴻逵等部都在此加緊訓

練，每日天尚未明，就舉行朝會。談話之後，繼以問答。先和各級官長向其士兵問答。朝會完後，操演開始。比如某日課目爲刺槍（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長整個動作，官長會了，即由他領開隊伍，細細教與士兵，而後一一檢看。這時已經八點，吹號停操，即在操場上與官長士兵共同吃早飯。自總司令以至目兵都是吃的一樣的菜，一樣的飯，完全實行同甘共苦的教條。飯後，操練重新開始，目測距離，利用地物以及各種戰鬥動作，均一一教練，也是先教會了官長，而後由官長去教士兵，切切實實行「兵會者官長先會」之教條（因馬部官長多不會操），並將棄徒重形式與統制式的教練。到十點半吹號，召司務長送開水來，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點鐘，方得散隊伍停止操練。惟留營長以上官長，細問其所部一切的情狀，有何困難，發生何事，病者傷者多少，病況傷狀如何，而後分別派人去問視傷病。從操場回來，我即率中級官以上到大講堂，聽講戰術及政治講演，都請由專家名流分別擔任之。講至晚八點，批閱信電，十時始睡，每日都是如此，看見官兵精神及技術顯著地一天天不同。其中馬鴻逵一部原不大整齊，初加訓練時，官兵甚以爲苦，但兩三月後，他們都習慣了。同時進步飛快，氣象日見振作。一日，有曾爲靖國軍旅長小名高景娃的前來見我，時值我們朝會已經開始，他即站在牆根下看着我們教練，從朝會起，一直看到下午四點，先還站着看，到後來蹲着，又後來背靠牆壁坐着，可是看得入神，總是不走，及至見了我的面，和我說：

「你這麼大的年紀，做這麼大的官，還是這個幹法，你們眞是革命軍隊呀！我們平常只當做了官就是享福，那兒夢見過這個；我們眞是土匪隊伍呀！」

三翻四覆誠懇的說着，滿面眼淚和汗水交流，到後來索性掩面大哭起來。我看他如此激動，眞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擰手巾給他擦臉，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數日，每天都隨同我到操場看一整天，他纔知道我們日常功課即如此規定。這位旅長雖爲土匪出身，但爲人肝胆義氣，到處興辦學校，修橋補路，實在是位善根未泯眞誠可愛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會那樣的易受感動。

後來我們出了潼關，任石敬亭同志爲陝西主席，石氏卸任即任訓練總監之職，負後方教育訓練的總責。那時訓練總監之下，共有十六個學校，如高級教導團，軍官教導團，軍士教導團，騎兵教導團，礮兵教導團，機關槍教導團，輜重兵教導團，交通教導團，航空學校，軍械學校，軍需學校，軍醫學校，警察學校，覺非學校（專教犯罪軍官）軍官學校，政訓班及學兵團等，十六校共有員生八千餘人。石敬亭字筱山，山東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協學兵，前淸時曾考秀才，故寫作俱佳，記憶力極強，考試常得第一，民元灤州起義時他在七十九標任排長，第三營張建功出而壓迫，他首當其衝，九死一生，方逃性命，民國成立，他至綏遠任參謀及騎兵營長，以吃苦耐勞，爲徐廷榮所賞識，我停兵浦口時，徐介紹他來我處，歷任差遣及教導團教官，學生無不敬愛，其爲人肝胆義氣，勤勉惕勵，對主官眞心實意，處同僚上和下睦，言動有定則，事事都有計

劃，國民軍訓練教育之事，他負責最多，出力最大，功勛是不會泯滅的。後來又任山東主席，畢業於陸大特三期，於戰史一門有特殊心得，眞是國家有用的大材。

我們在西安，一面百般設法打破財政的難關，一面加緊訓練部隊，同時積極籌劃出兵潼關。劉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蔣先生來西安，與我共商鄭州會師大計，劉熊二位在我處多年，同甘苦患難，皆陸大畢業，學識很深；劉足智多謀，長於打算計劃，熊則沉默寡言，深思遠算，那時正值桃花盛開，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語，覺得機會可貴，乃同攝一影，以留紀念。當時軍事形勢，大略如下；平漢路全線都是奉軍盤據，張學良率部駐信陽南北一帶，隴海路直到洛陽亦爲其勢力範圍，萬福林即駐洛陽。孫傳芳張宗昌部隊在南京九江安慶一帶，長江下游及津浦線全爲他們所有。北伐軍從廣東出來，直到長沙，一路勢如破竹，極是順利。惟武昌費了很大氣力，左右圍攻，方始攻下，從此一路進攻南昌，孫傳芳等部集結南昌以西以南相對敵。因爲攻下南昌，九江即垂手可得；九江下，安慶即易得手。南昌爲一重要戰略據點，故直魯聯軍與孫傳芳部拒守甚力。這邊左攻右攻，犧牲甚大。然而北伐軍銳不可當，又以政治宣傳做的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恨軍閥之橫暴，對北伐軍極力幫助，攻南昌終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書詳載，這裏不必細說。

至於潼關內外的情形，吳佩孚在河南鞏縣兵工廠中住着。劉鎮華軍出潼關後，退至陝州靈寶

一帶，據聞得有某方源源接濟，槍械彈藥，都有擴充。當直魯聯軍在蘇皖邊境與北伐軍激烈爭奪時，奉軍亦已決定南下；同時吳佩孚殘部又謀與四川某部及駐鄂北的張聯陞聯合，企圖直襲武漢，傾覆國民政府。潼關以外形勢如此險惡；陝境以內則有麻老九盤據同州朝邑，田玉潔佔據三原涇陽，黨拐子佔據鳳翔興平一帶，這些部隊，既不能把他們歸入軍閥集團，另一方面亦始終不肯打起鮮明的革命旗幟。他們沒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錢要官要槍械，但事實又不聽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他們一直態度曖昧，其目的只爲霸佔一個地方，只如吳虫一樣，死死咬住不放，拚命的吸食民血。若在平時，他們的部隊缺乏訓練力量有限，即算發動起來，亦不足爲我們的大患。但是我們正要出潼關作戰，爲貫澈此計劃，必須肅清後方，使無後顧之憂。故派部分頭予以解決。我軍以餉項無着，又受當地農民協會的擾亂，軍事進行，甚爲艱苦。其中方叔平圍同州攻麻老九部，因爲物質過於困苦，常常發牢騷。方爲眞正與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將領，每逢宴會，見到一盤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狀而難過落淚。

當國民軍敗退時，岳西峯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長安，數經交涉，纔恢復了他的自由。他回陝北老家住了些時候，即來信請在我處同住。我約其前來共事。因他爲豫督二年，氣質大變，我希望他懺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撥，並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我委他南路軍總司令之職，請他收集二三軍舊部，出荊紫關，下南陽，以截擊吳佩孚。最初 在紅城前面廣

場每日朝會，他都參加，表示得極爲眞誠坦白，可是數星期後，他卽溜走，給他的任務，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開往南陽，他總不肯動身。那知他受人唆使，對我已另懷叵測之心。我明白了這個，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劉鎭華駐在陝州。堵着我們的出路。我卽派人與之磋商，老實告訴他說：「你若願意參加革命，須快作鮮明表示：若不然，就遠遠讓開路，免得妨礙我們，兩條路你都不走，那我們沒有辦法，只有派隊伍再與你周旋」。

他接到此話，甚是作急，馬上派了代表王鴻恩來，隨後又連着數次來人，都是痛苦流涕的說明他的心跡，自認過去路子走錯，從此誓必改弦更張，聽我指揮，共爲革命而奮鬭；並請我製送靑天白日旗前去，又請我派人爲他組織政治部，以加緊部隊的政治教育，我當他是眞心好意，卽派令任右民到他那裏。任右民是湖北穀城人，曾在武昌外國語學校畢業，爲人發奮好學，富有革命性。我駐兵常德時他來我處，後來在信陽，曾爲我之代表送信到孫中山先生那裏。這次他到劉鎭華那邊爲政治代表，實在費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險，卽爲劉在當時一雙脚踏着數隻船，始終未拿穩主意。他的左右，五顏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類的綠林朋友。也有各方軍閥的說客。任右民在那裏住着，從劉相待的態度上卽可測知我軍勝敗的消息。我們若打了勝仗，劉卽對之十分恭敬，請他一塊兒吃飯，飯菜特別講究，招待特別殷勤。如我們那一路戰爭

不利，或是張兇的說客爲他另外設謀定計，劉即倨傲怠慢，茶水沒人照管了，飯菜也大大減少了。製好送去的青天白日旗，也是隨風而轉，一回兒張掛，一回兒收藏起來。任右民住在那裏，時時可爲座上客，也時時準備着作階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劉如此朝三暮四，我們出潼關的計劃勢已不能延擱，乃決定派孫良誠方叔平由潼關出陝州，和他周旋。我到潼關檢看沿途所駐部隊，見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等部雖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氣勃勃，極是整齊。我一一召集講話，並以所攜「革命精神書」及「九一七新生命」等書送發官兵，以鼓其氣。途過臨潼，帶便觀覽各處，并題字以留紀念。那時我尙未用功研習白話文，所題文詞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順。其中題一溫泉名香凝池，題橋名任橋；又刻石，於軍閥罪惡痛加揭露，於本軍中之不努力上進者亦多有譏刺。不久之後，有些人藉口修築溫泉，將所題文字一一毀去。——這都是閒話不題。

那時樊鍾秀在河南荊紫關一帶與于學忠部激戰，以于部力量雄厚，而樊鍾秀部缺乏良好的訓練與紀律，不能勝，屢次來電乞援。我原派岳西峯由此路出擊，岳既不肯奉命，我乃調馮治安孫連仲韓德元三部由藍田武關出荊紫關以援樊軍。這次舉動，在道義與戰略上都是必要的。就道義言，樊是同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的友軍，他在困難之中，我自當盡力相助；就戰略言，若樊部不幸潰敗，則于學忠無後顧之憂，即可騰出力量封鎖潼關，以阻我會師鄭州的計劃。基於這兩個觀點，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於我十二分的誠意。然而我們處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盤籌劃後，

方可派兵，總不能冒失從事，於人於己都無益有損。那知樊部被敵軍圍困甚急，望援之心過於迫切，只希望援軍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記了我們部隊自南口敗退，繞道五原寧夏，轉戰數省，直到陝西，喘息未定，困苦萬狀。馮治安孫連仲各部並非例外，他們以疲敝之師，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後，槍彈的補充是必不可少的：他們行軍的速度不能如當事者所希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樊鍾秀不能諒解，等他被于學忠戰敗的時候，他即把所有憤恨都推到我們身上。為將領者往往以功歸己，以過諉人，而不能厚於責己，薄於責人，我對樊也無法解釋。

因為進援樊鍾秀，孫連仲部險遭不測。原來在老河口方面駐有張聯陞部。張為大個兒，河北省籍，自民二以來即為老河口鎮守使，向來是個老老實實做官的人。當我們正面軍孫良誠，方叔平各部推進至陝州，將劉鎮華軍擊退，續向隴海線進展，而與奉軍萬福林部交戰，正打得激烈的時候，張聯陞即派孫良誠的表兄為他的代表，前來我處請委，願受指揮。其日為三月十八日，我即予以三十八軍的番號，仍在襄鄖駐防。其時，武漢方面接濟我們的軍需品，由襄河上運，都得經過老河口。孫連仲部此時援樊，即須與張聯陞接頭，而後將子彈分發各部補充。不料他處和劉鎮華的作風一樣，看見我們此次前線無進展，回頭又受了吳佩孚的命令，將我們軍用品全部扣留，把我們的人員盡行捆囚，突然翻過臉來，對孫連仲加以猛攻。我接到這個消息，憤恨之餘，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只有令正面部隊積極前進，以為應援。

我於五月一日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之職，六日即到潼關督師，這時我們派遣的正面軍孫良誠、方叔平、鄭大章等部已由閿鄉東進，靈寶、陝州、觀音堂、澠池等地都次第爲我們佔領，劉鎮華退向鐵門新安一帶，獲得奉軍援助，構築了堅固陣地，預備作最後掙扎。方叔平於二十三日進至磁澗，奉軍萬福林部五旅之衆，又結合張治公等部，已在娘娘廟楊家溝一帶築了三道堅固陣地。奉軍武器精良，砲火極爲猛烈，二十四日激戰一整天，沒有得手。二十五日孫良誠以石友三爲右翼，方叔平爲左翼，派第一二師繞襲敵方右側和後路，以鄭大章騎兵抄襲洛陽以東和偃師一帶，二十六日拂曉開始總攻，戮力鏖戰，劉軍大潰。孫良誠、方叔平部冒着彈雨爬入新安城。佔領了這一個重要據點。萬福林亦支持不住，狼狽潰退。此役繳獲槍枝三四千，俘斬無算。我軍於飢寒疲敝之餘，竟能攻下這樣堅城，獲得這樣的大勝，實在難能可貴。這一下，把自南口敗退以來的頹氣完全振作起來了。

同時，從武漢北上的張發奎將軍所部，亦在信陽郾城一帶與張學良部激戰。奉軍受日本幫助，器械除瀋陽自造者外，尤多日本出品。從他們的司令部直到團部，都聘有日本顧問，爲之謀劃一切。可是張發奎部紀律嚴明，戰鬬力強旺，素有鐵軍之譽，又處處得到人民之援助，每次戰役，奉軍在何處開砲，鐵軍即前仆後繼的向何處猛撲，必將其陣地連同大砲一并奪得，而後甘心。結果使得奉軍連砲也不敢放，雖有精良武器和日本顧問，亦都無法能起作用。激戰多時，奉

軍終被擊潰，退向鄭州。

在黑石關又經一次激戰。我軍以騎兵越過鞏縣，向汜水，鄭州方面攻擊，方叔平部，由登封小道抄至密縣：北伐軍亦同時在平漢線向鄭州壓迫。奉軍四面楚歌，恐慌萬狀，分作東北二路潰退。我軍遂於三十日佔領了鄭州。

我軍乘勝追擊，亦分兵東北二路：北路萬福林部節節後退，過了黃河，將鐵橋炸燬，使我軍不能渡河進擊。可是我們賴有鐵路工人相助，他們真有辦法，被毀鐵橋，急切不能修復，即用木料壘於河中淺處，不數日即成堅固橋樑，追擊各部全數安渡過去。（若無民衆相助，萬萬不能過河。）東追部隊於六月一日亦將開封佔領。會師中原的計劃，至此已完全實現。

自從潼關出兵以至佔領開封，這一段軍事調度指揮，均由孫良誠負責。故第一功勛應屬之孫良誠，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時處境艱苦，實非筆墨所可盡述，他們能克服困難，立此功勞，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們既得勝利，原來的投機取巧，首鼠兩端之徒，都紛紛前來輸誠，劉鎮華部於退出新安即已潰不成軍；張治公則派人前來要求改編或是繳械。最可笑的是張聯陞，他看着我們連獲大勝，知道勢頭不對，乃又翻風轉舵，傾向了我們，立刻將我們人員釋放，所扣械彈如數送還。那時吳佩孚被逼，不能在鞏縣立足，經過老河口奔向四川。張聯陞即隔河予以猛烈砲擊。此舉出吳意

外，死傷至慘。吳祕書長張煒言，亦被打死，吳夫婦九死一生，狼狽逃出性命。張聯陞卽以此次功勞，作爲向我們表示懺悔的進見之禮！這等人不明是非，不知道義，一心一意只要謀富貴，保妻子，那邊失勢，就打擊那邊；那邊成功，就傾向那邊。我覺得中國大半就是壞在這等人身上。

這期間，在長安也有一些可記的瑣事，帶便在此一述。

在長安的期間。爲了公務的必要，和我過從最密的要數于右任先生。那時于任省長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內，我常大早起來，到那邊找他談話。每次總在街上買一種糯米紅棗豆子之類合蒸名爲「京糕」的食品，隨身帶了去，和于先生一塊兒吃，每人各吃一斤，作爲早餐，此物又美味，又富於養料，眞是平民的燕菜。往來城中東北與西北的角上，沿途所見，最觸目的就是骯髒汚穢。陽溝往往深達一二丈，垃雜與臭水塡得滿滿的，其中最多的是牛羊骨頭。我以爲這是有用的東西，至少燒成灰，也可以肥田，何至棄在溝中腐爛，爲害公共衞生？我說了多次，因在用兵之時，誰也無暇注意。西門北首空地中還常見有一種雁羣，比家鴨爲大，形狀甚是美觀，往往一羣三二十隻。看見人走近了，牠們才慢慢飛開，在別處從未見過。據本地人談，卽是詩經上「關關雎鳩」篇之所謂雎鳩。

由於城中街市的不淸潔，急要提倡掃除，以重衞生。此事得各方面贊成；俄顧問談及他們國內凡公益之事，無論男女老少人人參加，收效較多。我贊成他所說的，於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

都出馬。我們倆同抬垃圾筐，滿街清理，人家見我們如此，也都熱心的動手。這樣的大掃除曾舉行數次，我的希望是能將街上垃圾污穢搬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為有用，一舉兩得，並人人經常辦此，可是後來看見臭水溝和店鋪裏後院，依舊污穢堆積，並未因此而保持長久的清潔。這也許是我們計劃不周，辦法不好，也許是我國社會積習太深，不易革新的緣故。

長安被圍之時，軍民各界餓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則仍停柩房中，或暴棺野外。乃與于先生商議，築一大墳，將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將昔日第十師義地擴大範圍，將國民聯軍此回因守城及解圍而陣亡的官兵一 入土。同時開一盛大追悼會，宣傳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之事。以後每逢紀念日，即往祭祀；清明節我親率官兵上墳添土，以示生共患難死不相忘之義，又建一大碑，說明西安解圍的經過。本來還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價亦已講好，只以經濟拮据，軍事亦太緊張，終未得償願。

有一位胡蘭生大夫，原在上海行醫，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牧師的老同學。在五原誓師的時候，醫藥方面過於缺乏，浦化人和我談及，說胡先生內外科都好，願自備盤川並攜醫藥器物，到我們部隊中來隨軍服務。對此至仁至義之舉，我極表歡迎，當即電約。及至胡先生趕到包頭，不巧正碰上張作霖對韓復渠「逐客」的時候。他人地生疏，躲無可躲，逃無可逃，結果把所攜醫學器具，完全丟光，長途步行，來到西安。因為勞頓過度，一到西安，即患傷寒病 熱度極高，鼻

孔流血，臥在醫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總以鮮花相送，以表敬佩掛念之忱。胡先生眞是一個偉大的醫生。他為獻身革命，效忠祖國，不惜破家蕩產，萬里遠道相投，不為名，不為利，定要和我們一塊兒來受罪，當其脫險到軍之初，猶力疾每日為官兵診病，及至病得沉重時候，日夜囈語，仍是掛念着官兵的傷病，這眞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現在已任中央軍醫署署長之職，當更能為國獻其所長了。

又從前曾為我參謀長的蔣鴻遇先生此時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廟中養息。他在民元革命時，曾為雲南護國軍營長，速成三班學生。此次因乘火車在大同撞車，受了震動，自此患病，忽輕忽重，醫治無效。我於公務之餘，每星期去探視他兩三次，見面握手長談，極是親熱。蔣為人有骨氣，可稱國家大材，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來眞是對不起他。

有張鳳翽者，民三時我過此，他正為陝西督軍，曾為陝西議員，是一位老革命黨。這回我到西安，特意訪請他出來，給以高等顧問名義，希望他可以為地方出些力。那知他住了數日，即不辭而別。（某日約同閱兵，找之已走），潛赴山西運城。我想定是受政客們的挑撥，以我們這裏為太左太紅，背地裏拿話恫嚇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誠請他出來，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無法向他解釋。

甘肅省黨部一面和當地的軍政互相磨擦，一方面他們自己內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謂胡派汪

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搗亂，糾紛層出不窮。我在西安時，他們常來告狀，我惟有下工夫爲之調處。把甲方請了來，談一回；又把乙方請來，談一回，總是勸他們消釋偏見，以大局爲重。有的還以我的話爲然，有的則當着面就和我辯駁起來，說什麼鬬爭到底決不妥協的話，我說對敵人應當鬬爭到底，不能妥協；對自己人爲什麼不可以讓步？他們把原則完全用錯了，徒爲意氣之爭；然而他們總不悔悟。

隨着軍事的進展，黨派的糾紛，已經普遍地從內部的醞釀，而日益表面化。當我離開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漢方面來電，說他們發現西安共產黨部發出的宣言，問我是否知道此事。我並不知道西安有所謂共產黨省黨部，很覺得納罕；把省黨部的負責人請來問問，他們也不知道。在陝西省黨部中，劉伯堅是共產黨，于右任先生是國民黨，我也是個剛上跳板的國民黨。黨部裏面種種明爭暗鬬，我雖不明白其複雜錯綜的具體情形，但我知道顯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樣鬧下去，將來必定會出大亂子，而影響整個的國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時時刻刻以此爲憂。不久省黨部與所謂西安共產黨部，各發宣言，都說的亂七八糟。我一再的勸告，我說中央並沒有叫我們這樣做，若鬧出事來，該誰負責；我以爲黨員的行動，應以中央的命令爲準繩，中央無此命令，而輕舉妄動，自起糾紛，即無異替軍閥們做了工作。一天，又聽到許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國際歌。青年們到外國一趟，即將其所見聞的新奇東西搬回本國來，卻不問於中國是否適合。英美留

學生搬了些瓷缸瓷馬桶、鋼琴、沙發回來，蘇俄留學生搬不着這些物質的享用，卽把國際歌之類搬來，我的顧問烏斯馬諾夫和我說道：「我是第三國際代表，我來中國，上面給我的命令是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不是階級鬥爭，亦與第三國際無關。」一再的要我查明事實眞象，禁唱此類歌曲，免得對他起誤會。人家眞正第三國際的代表對我們的革命是這樣的態度。而我們一知半解的青年，却定要那個幹法。烏斯馬諾夫的話，我極其佩服，我將這番意思一再的告訴大家，但也無效。

在潼關會議的時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蔣的口號。同時街上也貼滿此種標語。最先提出這口號的是，唐孟瀟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蘇聯東方大學讀書，口才頗佳，他長篇大論講演，言詞富於煽動力。許多朋友都從而附和。我總覺得不是味道。剛剛還是一致擁蔣，轉過臉來，就是倒蔣，倒底是怎麼回事？再說，目前正是軍事緊急的時期，我們的唯一目標就是打倒軍閥，完成國民革命；所有力量，都當集中於此，不容分化。現在孫、張、吳、褚之類還保有着他們的實力。奉軍在平漢、隴海線張牙舞爪，急圖捲土重來。我們境況如此之困，反動勢力尙是如此強大，我們革命陣容內兢兢業業，團結一致，猶虞不足，豈容再有分裂？於是我和他們說：「我和蔣先生，不如你們和他的關係深，歷史久，但你們昨天還是擁護蔣總司令，今日忽又翻臉要打倒他，究竟是什麼道理？你們說出了道理，我也贊成，否則，你們打倒他去，我還是照常幹我的。同時薛子

良等也依照我的意思與劉伯堅等力爭。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見我們態度如此，沒有再開口，不久就走了。

國共分家開始了，武漢方面的清黨運動也雷厲風行的展開了。這事波動到我們這邊，人人都感惶惑與不安。比如黃少谷，原是李大釗先生介紹來我處的，他就極力表明，說自己雖是李所介紹，但並不是共產黨，請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軍中當聽主官的話，不可隨人作主，也不要輕聽謠言，自己擾亂自己，此事關係太大。萬不可輕舉妄動。我們必得明白了底細，而後再作區處。如此三翻四覆的說，人心纔稍稍安定。

那時我正住在潼關。指揮前方軍事。並檢閱陸續開拔的部隊。一日在野外對部隊講話，我力說此時大家當精誠團結，萬不可自己搗亂云云。散後我即回文廟中批閱文電。此時我們總司令部中人員都在廟中另一邊聚會。一位青年在那裏講演，對我剛才野外講話的意思大發議論，有幾句話刺進我的耳朵，他說：

「我們是一致要求倒蔣。可是有一個人現在庇護他。在今天，庇護他的就是軍閥，就是反動……」

我慢慢走到那邊去，看見那位青年朋友大約十八九歲，不過初中畢業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職員。他還繼續講他的，肆意詆毀，熱心和勇氣眞是有的。他說：

「我們定要倒蔣，誰不贊成，誰就是反動：我們就連他一塊兒打倒！」

我忍不住的說道：「我已經一再的和大家講過，我們不要輕舉妄動，隨聲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們自有主張。你現在又說這些話做什麽？你要倒蔣，你倒你的去，我們還不到時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的和我頂起來，還滿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調，說我不應當以自己的地位，來「專制」「高壓」云云。我以爲軍中紀律必不可破壞，當即令人予以逮捕。後來劉伯堅等向我說好話，方把他釋放。這樣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麽叫做軍隊的紀律，什麽叫革命的紀律，完全憑着血氣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識，胡衝亂闖。眞使我難過痛心。翌日在文廟外空場中舉行朝會，官兵以及全體政治工作人員都在場，我於講話時節着重於解釋所謂「平等」兩字的意思。我說：

「一個兵身高四尺，另一個兵高有五尺，是否應當截長補短，以求平等？（有些兵們不明白意思答曰「應當」！）騎兵騎馬，步兵步行，輜重兵還要擔馱東西，你說怎麽辦？是不是應該把馬賣了，一律步行，或是大家都該騎馬，以求平等？（兵們也答道：「對的」！）長官苦惱，日夜策劃，士兵一到地方。即可休息，你說怎麽辦？是應該都用腦策劃，是應該都要休息？職責所司不同，團體必有紀律，革命不是作亂，不可以平等之類名詞挑撥感情，不然，什麽也不要想幹！」

前方軍事既已進展到鄭州，武漢方面的部隊亦陸續到達。政府及中央黨部許多朋友亦多到了鄭州，派劉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關約我前去會晤。此時我已調宋哲元石敬亭來西安主持後方。石時為參謀長，為人能耐苦實幹，任勞任怨；宋亦忠誠實在，能夠擔當。（後來西安鬧的很多麻煩，多賴石宋二位調處，未出亂子。惟三原涇陽各部隊，不聽命令，麻老九，黨拐子等時時相機擾亂，宋明軒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過去。）我即由潼關出發鄭州，從靈寶乘火車前往。我們自在包頭撇了火車，走了數千里千辛萬苦的路到了陝西，此時聽到火車的叫聲，人人覺得歡喜高興。在車廂一路大唱其打倒軍閥帝國主義的歌，聲震天地，眞是熱鬧。同行者有何其鞏。我在車中做出師表文調，擬一調和寧漢分裂的文稿，拿給何看；何只說好好好，不置一詞。想來必是我那文作的不通，沒有評改的價値，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我受此刺激，即立下決心，要發奮學寫文章，以求明白寫文章的甘苦與方法。後來在汾陽在泰山，曾請許多朋友為我講文改文，自恨天資魯鈍，進步太慢。但我定時時要做小學生，時時抱一重新學習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賢梁灝 我尚是個青年呢。

在新安，下車看驗工事。自靈寶至新安，看古代戰場，楚霸王攻秦，坑秦師二十萬，信陵君統六國之師攻秦至函谷關等等，都在這一帶地方。在洛陽亦曾下車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滿山皆古代墳墓，曾經多次發掘，百姓亦結為發掘隊，掘得古物，出售於外人。上有司馬懿墓。

又距洛陽城南不遠，有關帝塚，有謂塚中只埋一頭，又有謂只有一身子，沒有頭，都曾去憑弔一番。關帝塚南爲伊闕，兩山相對，望之如闕，水經注稱爲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經過。石壁上有許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毀損不全，不知何人所爲，說是樵夫砍壞的，我看他們不見得有這個工夫。也許是因爲魏晉各代以佞佛亡國，後人故恨而毀之，以爲他們並無靈驗，自身都不能保，怎麼能保佑人民？不知這個猜度對否？其他滿壁皆刻字，即所謂龍門十二種的便是，筆畫斜歪，如修脚刀形狀，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晉字或魏碑，人多爭購搨本，以資臨摹。王鐵老甚不佩服這等字，以爲不過當時工匠的手筆，說他們不一定識字，那會寫的好字？後人泥古　總以爲古代的就是好的，値得模仿的，其實可笑。我以爲鐵老的話不爲無見。

我從潼關動身時，鄧演達先生曾來，聽說也是爲活動反蔣。因有人告訴他我們的態度，故未對我開口。此次途中同行，因爲沒有人爲我們介紹，所以也未深談。及至到了鞏縣，我去參觀兵工廠，又遇到鄧先生。聽他對工人講話，態度懇摯，言詞有條有理，很可佩服，工廠中實行八小時制，沐浴及其他衞生設備，都頗有眞正的改進，絕非徒尙空談者可比。

車到鄭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許多軍隊與人民團體。汪精衞、徐季龍、顧孟餘、譚組安、孫哲生、唐孟瀟等先生亦都親來歡迎。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覺得實在愧不敢當。我揹着把雨傘，穿着一身棉布褂褲，束一根腰帶，下車一一握手。自十月十一日開始，連續開了幾次會議，商量

組織河南省政府並設立開封政治分會的事，軍事方面。解決隴海路以北，平漢路以東的敵軍，都由我們二集團軍負責肅清。唐孟瀟所部各軍，一律撤回武漢，藉以整頓休息。

此次得與張發奎將軍晤面。爲最可高興之事。張將軍爲人誠摯爽快，人品學識都是第一等的，眞是黨中忠實同志，軍中有作爲的將領。哲生季龍兩位先生和我詳談武漢的情形，指出許多方面，令人看不下去。第一是誇張的宣傳。例如每一次的開會，總說到了二十萬人，或是十多萬人，而實際到會的人衆連一萬也不夠。第二是社會秩序的紊亂。只以商店一項來說，就有百業俱廢的趨勢。他們在衣舖定做兩套衣褲，過了約期，老是取不到手。質問老板，老板說，我們現在都是處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遊行示威，工作連天的停頓着，他們僅祇回店來吃飯。吃完飯，又出去開會或是遊行。我們本要停止營業，可是停業又要受工會的處罰。現在勉強開着，事實上等於停業。你們做的衣服不要說兩個星期不能交貨，就是再過兩個月，還是不會做的出來。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見。第三、各機關團體依舊不脫舊時散漫泄沓的惡習。比如開會，僅是十幾個人的一個會議，召集起來也不容易。往往規定兩點鐘開會，四點鐘還不能到齊。會桌上水菓點心擺得滿滿的，西洋點心，美國橙子，一切都是窮奢極華，舊官僚的習氣全都學會了。他們從未想及自己正在幹的是什麼事，人民百姓過的什麼日子，前線上拚血肉的弟兄們吃的什麼。他們說的這種種情形，都無半點誇張，因爲我此回到鄭州，連開會議，亦有同

樣情形。汪精衞就多次不會出席。我忍耐不住，因編一副對子，給他寫好送去，那聯文是：

「一桌子點心，半桌子水菓，那知民間疾苦；

兩點鐘開會，四點鐘到齊，豈是革命精神。」

對聯而外，再加一張橫批，是「官僚舊樣」四個字。這雖未免過於刻薄，但確是當時革命政府官吏的寫實。聽說汪對此甚爲惱恨，在許多朋友前面罵我。

又得見何雲樵先生，承談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團。兵們帶了三元五元或十元二十元回到家鄉，當地農民協會就要對之收稅：甚至加以拘禁，說大家都是無產階級，私人不當隨意受用此錢。連長營長的父母兄弟，都被農民協會拘捕，當土豪劣紳懲辦。何先生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時駐在河南，時刻懷念家鄉，不能安心，急着要囘湖南老家去。何先生家的親屬亦有被拘押者，何先生亦很氣惱。這都是當時的事實。

寧漢兩方意見越鬧越深，但眞實內幕畢竟如何，我一點都不清楚，此次參加鄭州會議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難，有的爲我素所欽敬。他們都是個中人，我正想乘着會議完畢的時候，和大家詳細的談談，把各項問題討論討論，商量一個辦法。可是想不到他們突然間說走就走，怎麼也留不住。我到車站送行，問他們何以來去如此匆忙 都說武漢有要緊事急待料理，故不能擔擱。我心眞是有點納悶。後來纔知道是因爲陳某拍給他們一個電報，說我已與蔣先生勾結好了，此次要

在鄭州扣留他們。唉！這話那裏說起！曾參的母親方在織布，有人告訴他說，曾參殺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個人又來說，曾參殺人了，曾母覺得可疑；說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參眞的殺人了。謠言之可怕，有如此者，此事至今想來，一方面我以為是許多朋友那時恐怕還不眞認識馮玉祥是個什麼人；一面我也要承認自己的過錯。我的錯誤在那裏？就是這個老粗太老實，太坦直，不會周旋應酬。我若是能隨和隨和着請請客，說些好聽的門面話，使大家——其中汪精衞一人最有關係——心裏痛快痛快，當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虧就在此類地方，老毛病恐怕總改不掉了。

我在鄭州，住一所教會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濟汴學校校長史愛禮來見我，史為美籍，個兒與我相似，大眼睛，話語緩，很是溫和典雅。民十一時我們結識，算是一位老朋友。他在地方熱心公益，很得人民愛護，教務之暇，致力於畜牧之事，在他學校中養着許多牛羊雞鴨，牛和雞都有「種牛」「種雞」和「肉牛」「肉雞」之分。「肉牛」「肉雞」專供人們吃的。對於配種之事，極是考究。比如以一種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種即特別優良，價錢也大。羊和雞鴨也都注意擇種。我對這種生產事業，素感興趣。我說、農家若多能經營此類副業，即可增加收入，否則將益見貧窮。他又拿出許多畜牧雜誌給我看，各類家畜的飼養與選種之研究，都各有專刊，各有專題。人家對於事業眞肯實實在在的用心研究，殊值得我們學習的。他又談在彰德有一外籍牧

師，亦喜畜牧，一日坐樹下看書，冷不防被自己養的一頭牛，一頭頂過來，竟被頂死。這也是從未聽見過的事。那時我常和他談自己和到歐美各國去讀幾年書，他極是慫恿，並要我製辦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給我試穿，教我穿用和打領結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見客。後來到北平，曾自製西服，穿着總覺得不慣。我覺得西服有兩個大缺點，一是領子太硬，又用釘子釘，用帶子縛，不但繁瑣，也太不合衛生；工資材料手工都太貴，非一般平民力所能勝。此外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全身都零碎布塊拚湊而成，若衣服破舊了，連一塊整布也找不着，我素不喜中國的長袍大褂，以爲使人萎靡懶怠，必須改良。常聽說高麗人喜穿長袍坐在樹陰下喝茶談天，緩游終日，全國如此，結果亡國，若說高麗之亡，即亡在穿長袍上面，自然過當，但穿長袍養成懶惰習性，却是眞的。而且用布也太不經濟，剪掉下擺的布，以送甘肅同胞，有多好？何苦多此下擺，糟蹋布料，又妨礙行動。記得南京舉行第一次國民會議，討論衣服的問題，一位朋友說，我們男子又無月經，何須此下擺蔽入眼睛？覺得這話眞有意思。但我以爲亦不可定要模倣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縟節。我常穿的鄉農底短布褂褲，我自己覺得極好，但人家總以爲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漸盛行，這才是中西兼長，至美至宜的服裝，我眞佩服極了。

津浦線上的北伐軍此時已經佔領徐州。蔣先生和胡展堂、李德鄰、白健生、張靜江、李石曾、吳稚暉、李協和等各位先生都將陸續到那裏約我前去會晤。我頗欲藉此機會能對甯漢之間的

紛爭，盡一番調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車到歸德，看見站上滿滿的數列車隊伍正要向北開行，派人打聽，知道是湖北某某兩部分的部隊，此刻已爲高某所收編。高爲二軍朋友，資格實在不老，而所收編的兩部將領，都比他資格老得多。我在鄭州時，高曾來見我，談到收編的事，我就老實和他說：「你的能力和志氣都是很可欽佩的。不過你的資格都不及他們，若他們意在利用你以爲掩護，將來你必後悔。」我的話說得太坦直，太露骨，當時他很不樂意，但後來我的話果然證實，所收編的兩部至重要時忽然叛變，臨走時還說：「吃孫喝孫不謝孫，不要你性命就算人情了。」一個人做事，若不揣度別人，衡量自己；也不愼察環境，到頭不得良好結果，是當然的事。

我們的車子過了碭山——距徐州還有一站——遇着蔣先生親自乘着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先生爲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地位甚高，而猶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眞是從學養中得來。我於此等處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驕傲怠慢，實是想不周到。）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見其丰采及言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情。我們同坐一車，且走且談，一直到了徐州，許多朋友都來見面。他們都住花園飯店，大家聚談，討論的就是北伐和淸黨的兩個主要題目。我是堅持團結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張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態度，極力說我的調和甯漢的意見，以爲分則必致功敗垂成，軍閥及帝國主義者時時巴望着我們分裂，我們必得以大局爲重，竭力相

忍爲要，又舉太平天國之事爲例，左說右說，全是我心坎中的話。當時頗蒙大家贊同。吳稚暉先生十分高興，便自告奮勇地替我擬了一個通電的稿子。我仔細看了數遍，改了數處，因爲此時我的立場應該站在當中，說話無偏無倚方妥，而吳先生代擬之稿，則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調停者的口氣，這個電稿左改右改，唯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爲十分妥當，而後發出，但汪精衞仍是極不高興。等我回到鄭州，他卽來電報罵我。後來我才知道汪的脾氣，凡事都要佔個第一，若不恭維他是第一，不說他應高高站在蔣胡之上，叫蔣胡全受他的支配，則他必不高興，必要相罵。這就是所謂「領袖慾」。這毛病不但可毀自己，亦可毀國家。我當時旨在調停紛爭，故對於他的電罵，亦祇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許多朋友在花園飯店開一盛大歡迎會。我講演的題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爲張作霖，吳佩孚等軍閥都說我們赤化，南赤就是蔣介石，北赤就是馮玉祥，我說、誠如所言，我們是赤化了，那裏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們何處赤化了？接着吳稚暉先生也以「紫氣東來」爲題，說了一回歡喜高興的話，當卽與蔣先生聯名，共發一個堅持北伐的通電。

此時我看清了一點，就是奉直魯以及孫傳芳等軍閥依舊保有相當實力，正虎視眈眈的窺伺着我們。倘若得到帝國主義者的援助。趁着寧漢分裂的時候，重振旗鼓，大舉襲來。則我們國民革

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擊，因此我一面趕着從徐州回返河南，作一切必要的佈置，一面仍繼續運電勸告寧漢兩方，消釋意見，團結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業。

第三十八章 豫東大戰

我從徐州回到河南，武漢方面的清黨運動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到鄭州的時候，接到汪精衞從廬山來的電報，通知我鮑羅庭即將由漢口經過鄭州回俄，請我把他扣留並殺之。我心裏想的說，你要殺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漢下手？他顯然學的曹操的作法，想殺禰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禰衡送給劉表，劉表又借手於黃祖而殺之，可是我決不是黃祖。等鮑羅庭到了鄭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幾天，談話數次，而後派了張允榮和李連山二位具辦了一點禮品直把他由潼關經蘭州而送至庫倫，使他平平安安的回返蘇俄。昨天同在一個桌子會議，今日無緣無故就要翻臉相害，這等事我是萬萬做不到的，和鮑羅庭同車到鄭州的，還有鄧演達先生，想必也是聽見什麼謠言，對我懷！疑忌之心，竟扮作鮑羅庭的汽車夫，以爲我們就不認識。我覺得這也是不認識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聽從汪精衞的話，來加害於他們！

在河南以及在我們二集團軍中的共產黨人員，用一車車向武漢送走，劉伯堅等許多位半途就下車他去。顧問烏斯馬諾夫我也送他回俄。原先他曾向我說：「聽說你也贊成分共，你的意思怎樣？」我就把鄭州會議時，聽徐季龍，孫哲生，以及何雲樵諸位先生所談的事告訴他 我自己所

親歷親見的許多情形也一一和他細談，他說這都是幼稚病，是革命的過程中所免不了的。我說蘇聯是我們最忠誠的好朋友，這回我返國參加革命，幫助我許多槍械，派來幫助我們革命的朋友至誠至懇的努力，犧牲性命的也有，我等豈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論事，許是由於對中國情形隔膜，第三國際的許多辦法，實在也有不妥當的地方。我把一些主觀的意見都約略吐談。他亦不能置答。

有一位朋友浦化人牧師，是我爲陝西督軍時認識的，爲人富於熱情，堅毅果敢，同我共處甚久。在張家口辦一學校，亦頗有成績，五原誓師時，我派鹿鍾麟到蘇俄考察，他亦隨鹿同去。他到莫斯科後，竟以一聖公會牧師而加入了共產黨，成爲一個忠實活動的共產黨黨員，可是我並不知道。不久他隨鹿等回國，鹿任河南代理主席，我即發給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賢武的朋友，負責辦理鐵路工人的福利事業。一天他忽留一字條給我，悄悄離開鄭州，所領款項亦不報銷。我不相信他會做攜款潛逃的事，派人查問，纔知道他把錢這個三十那個四十的散給了窮苦工人，他自己並未取用分文。他的出走，也是爲分共的問題對我誤會而然。民國十七年在南京的時候，他的老太太託人來見我，說願變賣家中田產，以淸償此款。我說：「那錢他都散給了勞苦的工人們，並無一文入了他的私囊。這還要賣田賠償作什麼？」民國二十年我到上海，曾與浦先生見面，那時他爲商務印書館編輯。二十五年我在南京，他由獄中寫信給我，請我替他設法保釋，

我即拿着他的信去見蔣先生，把他的出身爲人以及一切實在情形一一詳告，蔣先生說查一查，沒什麽事即可釋放。後來終由憲兵司令部審查數次，交請鹿瑞伯保釋出獄。

我從徐州回來，先到開封，派薛子良爲代理主席，負責一切政治事宜；而後即到鄭州，致力於軍事的調度。此時甯漢正鬧着意見，革命陣線爲之動搖，大江一帶甚至有爆發戰爭的醞釀。奉直魯軍閥時刻耽耽而視，不知道什麽時候就會來一個大規模的襲擊，我爲了鞏固河南，乃集中部隊，由鞏縣渡河，對立足未穩的奉軍施行襲擊。萬福林等不支，被孫良誠吉鴻昌部如風捲殘雲一般，一直打向新鄉潰退。彰德，衛輝，懷慶，所謂河北三府的人民亦羣起對奉軍截擊，斬獲無算，各該重鎭均次第爲我克復。經此大捷，河南局勢暫告穩定，但我深知道軍閥必不甘休，未來的大戰將緊隨而至；乃積極整頓內部，將若干動搖的部隊予以收編，藉以應付即在目前的暴風雨的襲來。

劉鎭華自從陝州及新安潰敗，退到禹州一帶，勢窮力蹙，屢次派人前來輸誠。我爲免得他們再和張作霖等勾結，即予收編，給以第八方面軍番號，令負由曹州推進濟甯的任務。他們的部隊多蔡老八王老五之數的烏合之衆，無所謂紀律，無所謂訓練，接奉命令後泄泄沓沓，花了一個多月的時光纔慢慢開拔完竣，後來從他的駐區中訪察，知道此時他們仍和軍閥方面不斷的接頭。並沒有放棄投機取巧的企圖。

一天，劉鎮華為領餉項及委令事到鄭州來見我，我和他暢談革命的意義和愛民為國，努力訓練部隊等等問題，那天我們同吃飯，飯很簡單。水餃而外有鹹菜一盤，不想到他便不勝感想，問我道：

「你何必這樣自苦？這樣的飯，怎麼吃的來呢？」

我笑道：「我也贊成吃好的，穿好的享樂生活；不然的話，還要革命做什麼，可是有一點我要說明白。我說贊成享樂，可不是指個人享樂而言，我是指民族社會普遍的享樂，人民大衆個個都過自由幸福的生活。你看看現在百姓吃的什麼？士兵吃的什麼？我們自命為革命軍人，到底幹什麼的。我們縱有珍羞羅前，可以下嚥嗎？」

他說道：「您說這個話，我倒要勸勸您。你老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難道百姓是人，我們就不是人嗎？我們只應該想着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能為自己的利益設想設想嗎？」

我告訴他說，社會的構成，主要的是人民大衆，不是軍人或政客。我們不應當把自己視如特殊的人物。整個的社會是分工合作，各司所職。工人為社會建造生產，農人為社會供應糧食，我們軍人的責任就是為社會剪去賊民肥己的強盜 打倒出賣國家為害民族的軍閥官僚。於是他又跟着提出一個問題，說是我們性命只有一條，若是為人民為國家犧牲了，豈不就完結了嗎？我就說，我認為個人生命小，社會的生命大，犧牲個人的生命而保全社會的生命；犧牲少數的生命，

保全大多數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義。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義和目的；即是就個人言，亦可爲自己留下榮名，傳之萬代而不朽，則其人肉體雖死，精神永生，俗語說：「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這個意思。他遲疑了半晌說道：

「一個人死就死了，還管什麼名不名做什麼？就是死了遺臭萬年，他本人反正是不知道了，有什麼痛癢！」我吃驚他會說出這種話。我說：「你有這個見解，那就太高明了！人死了失去知覺，後世的唾罵，固然與他本人無關；但儘管如此，一個活着的人，除非他喪心病狂，總是愛惜名譽，想望好裏做，誰也不會甘心願意的要做一個受人鄙視，遭人唾罵的敗類及惡徒。比如一個姓岳的和姓秦的在一起。彼此問起先世，姓岳的總願意說自己是岳武穆之後，可是姓秦的却決不肯承認自己是秦檜的子孫，他甯願說是秦叔寶的後裔。岳飛和秦檜都早已死了，但他們留給後人的印象却如此其不同。我們活着的人還不該知所警惕麼？」

這一天我和他談的很久，最後我問他部下現有多少人，他說有八萬多人，我說：「你倘有這許多人是值得高興的事，將來開上去與張吳等軍閥作戰，即是很大的一分力量，但有一點不可不注意，即是必須是八萬能同生共死的弟兄才好；若是八萬個自己的仇家就糟了。什麼是仇家？你不好好訓練他們愛護他們，就變成你的仇家了」。他很注意我這番話說：「我一定本着總司令的意思盡力做去。我一定要做一個爲社會謀幸福，爲國家爭光榮的好軍人」。說完之後他就回到考

城他的部隊中去了。

我從潼關出陝的時候，靳雲鶚就派了代表與我接洽，表示願意歸我指揮。我和靳雲鶚相識，是在民國九年我在信陽駐防的時候。那是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長，駐鄭州，一次他來信陽，我約請他參觀我們部隊的體操和各項特殊訓練。他很是贊美。不久我以餉源問題與趙倜動武，他亦對我表同情，那時期我們過從很密，他也有許多地方對吳佩孚不滿。未後我由豫赴陝，臨別他十分誠懇的規勸我說：

「你們部隊，紀律嚴明，處處能獲得人民愛護和好感，只是所駐之地，總要破除迷信，把泥菩塑薩毀去，把廟宇改做學校或工廠，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了解，往往以此類事引起人們的不快，我知道你是主張信教自由的，我覺得還是聽百姓自由信教好些」

他這種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的感激，民十一我們在鄭州同打趙倜，又共了一次患難，彼此之間的感情顯得更進一步。不過因為那次沒有償他當河南督軍的心願，不免常常不高興。同時又因其胞兄靳雲鵬身為國務總理，他竟驕盈得意，一天天的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最出名的就是懶惰。由於煙癮太大，早上總起不來，常常有約會，到時却不起身，弄得副官在臥房門口跺脚，他還是不動，這次他派人對我如此表示，我以為曾共過患難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條線上來是很可喜慰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誠意。此時他為河南保安司令，駐郾城。一天到鄭州來見我，談起

防務的事，我和他說：「這時候你最好能帶你的部隊去進攻山東方面，你若需用什麼東西我可以設法接濟。」

看他的意思，不願意擔負這個任務，他一開口便向我要一百萬元的開拔費。我們那時艱苦萬狀，我到那兒弄這一筆大款子去？他返防後即無音信，令其進兵山東，總不理會，只顧今日向我要三十萬，明日要五十萬的強索，得不到手乃背後亂罵。張聯陞一次要來見我，他勸止他不要來，說馮某人天天叫窮，簡直六親不認，「我到他那裏，連一餐像樣的酒席也沒有，只教我吃青菜饃饃，我是死也不到他那裏去。」這是張聯陞來見我的時候告訴我的。大約他想着他來了，我應當請他吃大餐，打麻將，設煙燈，弄些窰姐兒來給他胡纏，結果沒有這一些，他就恨了我。

寧漢兩方愈鬧愈僵，訴諸戰爭的空氣已愈益濃厚，這時，龐炳勛從湖北來。他原是國民三軍的將領。又是多年老朋友，我便直截問他：

「你到這裏來怎麼個意思呢？」

他說：「武漢的軍隊馬上就要打南京，我鬧不清他們鬧些什麼，我決不參加他們的戰爭，我願聽總司令的指揮，請你答允我。」

我就很高興的說：「這好極了，你快把部隊開過來吧。」他回去之後，便把部隊一列車一列車的運了過來，我令其開往歸德歸鹿鍾麟指揮。

楊虎城亦由陝西來電，要求出關殺敵。我說，這很好，可是餉項彈藥目前不能接濟，只好你自己設法。他回電說，什麼都不需要，只需要出關的作戰命令，死也死在前方，決不能老在後方獃着。我乃撥車把他及其部隊接了出來，亦交鹿鍾麟指揮，此外呂秀文王金鈺及趙倜舊部常好仁等部亦予改編。張聯陞，秦建斌及閻得勝等部，也從豫南開來，我即把他們分別撥歸韓復榘石友三孫連仲指揮。

我在鄭州佇着專辦以下幾件事：第一是製造軍械；一方面令鞏縣及開封兵工廠日夜加工，儘量趕造機關槍迫擊砲並修理歷次戰役所俘獲的軍械，派王某陳某和吳老西尙得勝等數位負責；一方面令河南各縣趕造各項鐵器分發各部以濟彈藥之窮，令吳樹棠等數位負責。第二補充兵員，着手須在河南各縣招募新兵，申令負責者注意兩點：一須多派宣傳人員向人民宣傳三民主義，二辦事者謹愼自愛，與地方接觸時萬不可到縣府受款，或作些佔人便宜的事，同時派人嚴查追究。這次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各部都補充到二萬四千人左右，總計第二集團軍所轄各部約有二十四萬人。第三除槍械而外，被服糧秣則派賈玉璋傅正舜魏宗晉等負責。亦都準備停當，使無匱乏。第四編印多種小册，有的關於主義的宣傳，有的關於敎條的說明，由參謀處秘書處及政治部人員如曹浩森秦德純簡又文黃少谷孟憲章等分配辦理，並令各部加緊政治訓練。第五各路防務重作調度，令鹿鍾麟部開到豫東，孫連仲部開到豫北。孫良誠馬鴻逵等部則集中鄭州以爲諸路策應。

這時候我們的處境很是危險，黃河北岸到大名一帶皆奉軍勢力。自歸德等地為我們佔領，一般人民受反動宣傳，信了什麼共產共妻的謠言，以致紅槍會四起襲擊車站。在那邊任政治工作者為簡又文，一次在彰德工作，紅槍會忽起，嚇得躲入一店的錢櫃中，幾乎遇害。簡先生完全學者，光明正直，熱誠不苟，而不知機巧，故遇此變，於此足見宣傳之重要，若於部隊未到以前作一次普遍深入的宣傳，當不致有此等的亂子。在東面，徐州外圍以及碭山，曹州一帶，都是張宗昌褚玉璞和孫傳芳軍隊環繞着。在我們內部，劉鎮華不奉命令，遲延不動，袖手觀變。靳雲鶚對我不滿，暗中和孫傳芳張宗昌及當地紅槍會勾結，企圖趁機攫取河南以償宿願。張聯陞及于學忠則在鄂北豫南亦對河南瞪着眼，不知道打些什麼主義。樊鍾秀因上次請援事對我誤會，一直沒有消釋。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東路敵人動了，直魯聯軍徐源泉、王棟、褚玉璞、袁家驥、方永昌、等部約十餘萬人大規模進犯歸德，鹿鍾麟率楊虎城龐炳勛王金韜常好仁呂秀文等部約五萬人在楊集與馬牧集一帶與之對抗，戰爭極其激烈。我方軍力顯得單薄，有些人便說：「這是緊要關頭，馮總司令為什麼不把基本隊伍調上去？」他們只知道空口說白話，可不曾想到我們此時不只東路一面受敵，劉鎮華等給我的後顧之憂，亦必須顧到，孫良誠等部隊萬萬不能開赴前方的。我的話並未落空，不久劉鎮華部姜明玉等，趁前方緊張的時候，相繼叛變，與敵軍劉志陞、潘鴻鈞等部會合，將柳河李霸集等處佔領，切斷我們前方部隊的歸路，這一下使我打了雙料兒的敗仗。

鹿鍾麟急忙向太康柘城一帶撤退，剛剛退回，鐵路即已斷絕，當他過馬牧集時，幾乎被潘鴻鈞所俘。潘太聰明，無佔一城，與各方面勾結，今日勾劉，明日勾孫，此次即乘人之危，心懷不測，龐炳勳楊虎城不能支持，退向安徽潁亳，他們受人煽惑，總想着馮某人不派嫡系部隊打前鋒，「是每心要犧牲我們雜牌部隊。」故龐楊皆在那邊和第一集團軍接洽，結果，只楊虎城接洽成功。我的老朋友鄭金聲，時爲劉鎮華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駐劉部姜明玉處，此次竟被姜明玉等擄劫而去，解送張宗昌處獻功。

在同一時候，孫傳芳進攻徐州，第一集團軍不能支持，亦向後大退，徐州重復失陷。李組紳先生從鄭州來見了我，痛哭流涕說我何不救援徐州，以致一敗如此，恐怕馬上就會蹈太平天國的覆轍去了。李雖爲商人，但與政治頗密切，爲人厚道穩重，熱心有爲，只是不免有點神經過敏，我就安慰他說，我們處境如此，稍有疏忽即有被消滅之虞，事實上是自顧不暇，那有力量進援徐州呢？但我們當勝不驕敗不餒，只要再接再厲，勇往直前，沒有不成功的，俗語說：「話是開心鎖」，至此，他方了解我們的苦衷，轉憂爲喜。

此時孫連仲，馮治安，韓德元等部駐信陽，監視靳雲鶚的行動。乃再由黃河北岸調回孫良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 向靳雲鶚猛烈夾擊，一戰大敗之，把他驅出郾城，靳率殘部向項城上蔡一帶退去。當我們東路部隊紛紛退却的時候，我正在信陽檢閱駐軍，蔣先生此時派駐我處的代

表方聲濤（字韵松）先生為一大軍事學家，亦約請他同檢閱。方先生為革命付多次受傷，臉上亦有許多創疤，後來數次任軍長總司令之職，身體吃了大虧，但精神依然充足。這次檢閱在野外舉行，我怕他不宜於步行太遠，要替他僱轎子，他堅決不肯，走得滿臉大汗。我將部隊細加檢閱，最後檢驗擔架隊，我自己坐了抬子，試驗木床和繩子是否牢靠。事後方先生向我談他對於此次檢閱的感想，誇許我雖臨危境，而頭緒毫不慌亂，猶能從容自在的處處留心，同時說我們部隊精神振發，個個如鐵打的一般，無半點頹喪氣象，故相信我必能給敵人吃一次大虧，很快的挽回困局，轉敗為勝。

我乃派孫良誠率同馬鴻逵部開向杜良寨及杞縣一帶，以右翼倚杞縣，左翼倚黃河，構築陣地，以解決姜明玉並反攻直魯軍。方聲濤先生見了孫良誠同志許為一員大將。孫說：「你不要太誇獎我，若誇得我打個大敗仗，我只有跳黃河了！」這方面佈置完妥，同時豫北方面，奉軍已在彰德附近活動起來。我即趕回鄭州，一面派部增厚豫北防務，一面連電閻百川先生，促其趕緊出石家莊，以抄奉軍後路。山西所派代表崔文王，也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先生，我請他幫助催閻出兵，可是所得結果，仍是持重不發。

黃河北岸的敵軍愈逼愈緊，我只有接二連三的打電報給孫禹仲，韓復渠，限令趕速去擊退彰德方面的奉軍，俾可抽調兵力應付東路大戰。孫韓乃努力衝擊，這回張學良所部受一重大打擊，

後退一百多里。孫韓追擊一陣，迅速退回，連夜構築了非常堅固的陣地以資守禦。

東路馬鴻逵方面連電告急，我打電話問孫良誠前方情形究竟如何，回答說還能支持一個月，我說：不必定要一個月，只須能守得七天，就有辦法。那時我所擔心的是東路張、褚和北路奉軍同時動作，幸而他們連繫得不好。當孫傳芳南攻第一集團軍，張褚進攻河南的時候，奉張卻不協同進攻，已經錯過機會；此次奉軍在北路動作，東路敵軍又不能協同。我從容將張學良擊退，回頭即趕着抽調韓復榘，石友三部到東路，僅以孫連仲留守豫北。時鐵路司令爲許驤雲，我鄭重告訴他，這次戰爭關係的重大，我們萬事俱備，只缺火車，必得預備足夠的車輛，每隔三點開出一列車，使豫北部隊迅速調上東路前線，則必獲大勝。若有貽誤，定當軍法從事，許驤雲便去通知鐵路督辦王儒堂先生，不想他不知高低，冒冒失失的向王督辦說道：「我們能不能獲勝，全看鐵路的調度，若不能完達命令，一定把你槍斃！」當面說了又說，回頭又下一便條送去。

王先生久居尊榮，那裏受得了他這一套？後來戰事告一段落，王先生即將許驤雲的唐突冒昧的事告訴我，並將字條交給我看，我給他解釋，完全因許是一軍人不懂禮貌，請他原諒，王先生原極氣惱，經我陪了許多不是，說了許多好語，方心平氣和。

北路部隊按照既定計劃，一列車一列車迅速的運向東路。韓復榘到了鄭州來見我。我怕他們調上前線，自己內部各爭雄長，指揮不能統一。因鄭重向韓道；

「你到前方去是願意聽孫良誠指揮，還是叫孫良誠聽你的指揮。」韓復榘毫不遲疑的答道：「我一切都聽孫良誠的。」他到了前方把此話通知了孫良誠，孫即派他和石友三開在杞縣西南方埋伏作爲預備隊。杞縣位於開封東南，當龐軍右翼之後，孫良誠作此佈置，是因當時直魯軍精銳部隊多已集中到鐵路正面作戰，後面頗爲空虛，故特將韓石埋伏杞縣，準備在一個適當機會，來一個右翼包抄的戰法。這樣孫良誠日夜向敵軍緊逼，開了三天三夜，看敵方主力，都已加到前線，自己疲敵不堪，當即於夜間下令派韓石兩部全數開出，分作六路，五里一站，向敵方抄襲，敵軍是沿鐵路設陣，那段鐵路由蘭封斜向開封，於此處拐一大彎，概出一條大尾巴向東南而去，韓石正好向此段突出的部位施行截擊，直魯軍猝不及防，被打得首尾不能照應，於十月三十日全部潰退。正面孫鹿諸部乘勝迅速出擊，把敵軍打得落花流水，柳河歸德等重鎮均次第爲我收復，石友三直追過馬牧集，騎兵則追到碭山以西。此役不但姜明玉等部完全解決，由閩來的劉志陸一枝部隊也被消滅。連日所俘直魯軍共計不下三萬餘人，獲槍兩萬餘枝，鋼甲車六列，大砲四十餘門，實在是一次空前的大勝利。

此次韓復榘於大勝之餘，自以爲所向無敵，仍要向敵軍窮追，屢來電話向我請求，我說前面就有孫傳芳部隊，還不知道他們的陣地設在何處，我看還是穩紮穩打的好，不可鹵莽，韓復榘說：「我這回追擊，若中途出了危險，亦決不前來請援」，我不放心，命劉汝明隨後趕去，韓一

直追到徐州附近，沒法再打，反被敵軍所圍，勢極危殆，劉汝明因韓在綏遠有那一段不光榮的事，對之素不服佩，我詳爲勸說，幸得劉能識大體，不記前怨，慷慨相助，到了碭山，一下車即猛烈出擊，敵方沒料到後面還跟來一枝硬軍，倉皇無所措手，復大敗潰退，解了韓復渠之圍。若非劉汝明援救，韓此次必全軍覆沒，鐵甲車等重兵器多是此時截獲的，韓復渠連年戰功，皆壞在一個貪字，又在得勝之時，不免得意忘形，故出此岔子，若非劉汝明應援解圍，前功盡棄矣。

跟着第一次的大勝，重新佈置第二次的戰役，因爲此次直魯聯軍，雖遭重大打擊，但依舊保持着相當實力。我必須再予重創，使之暫時不能振作，方可掉頭從容應付黃河北岸的嚴重局勢，因此鹿鍾麟一部留守彰德，其餘東路各軍，悉令退回蘭封附近原陣地。意思是要誘敵深入，而後出而聚殲之。張宗昌看見我們前方部隊突然囘撤，以爲我們內部發生了什麼問題，立刻重調大軍十餘萬，分作三路，追蹤過來，其中左路張敬堯，中路褚玉璞，因在新敗之餘，氣沮志喪，不敢勇猛前進，而其左路劉潘等部，氣燄依舊很高，絲毫不懷戒心，向我方猛撲過來，即在考城一帶發生激戰，我偵知敵方陣線或前或後，甚不齊一，乃採取個別擊破的戰法，令孫良誠率馮鴻逵劉鎮華等部，首先將劉潘部擊潰，韓復渠石友三復於鐵路正面，將敵軍中路擊潰，鹿鍾麟所統留守部隊同時出擊，亦於蓼堤崗，馬頭集楡廂鋪一帶擊潰敵軍左路，於是二次大戰又獲全勝，敵軍三

路先後退去，張宗昌褚玉璞孫傳芳兩路敗軍都集中徐州，乃乘其喘息未定，與第一集團軍相約，隴海津浦兩線同時再作一次夾襲，此役於十二月十四日展開，我們這邊派韓復榘，石友三，鹿鍾麟分任中左右三路指揮，率軍向徐州方面挺進。敵軍顧此失彼。其向南反攻的一部，被鹿鍾麟所抄襲 同時各路猛烈進撲，激戰不到一晝夜，敵軍已不能支，即於十五日向北狼狽潰退，徐州遂爲第二集團軍克復。

正當這邊進行兩次大會戰的時候，黃河北岸我方，軍力很是單薄，我時時刻刻記掛着。因調國民三軍孫二哥的舊部梁壽愷：渡河北， 本令他由曹州進攻濟寧，俾可牽敵軍之肘，不料梁壽愷不聽命令，渡過黃河以後，擅自作主，去攻大名，攻了多天不能得手，反被褚玉璞所敗，由大名退到衛輝，又退至新鄉。北路陣線都被影響，長垣，封邱，原武，陽武等縣，都先後爲敵及當地會匪所佔領，同時張宗昌的部隊敗退後，稍事整頓，亦開向大名一帶活動。如此一來，豫北形勢已顯得非常嚴重，實已至不容坐觀的地步。因此徐州攻下之後，即將攻徐各部調向北路 留韓復榘一部駐郾城漯河許昌一帶以防備樊鐘秀的異動，其餘鹿鍾麟劉鎮華各部及鄭大章騎兵等分道渡河，會同原駐豫北，孫連仲等部，向敵軍猛攻。自一月初旬主力接觸，直打到二月二日攻克衛輝，才算將豫北敵軍掃蕩清楚。

這次梁壽愷不聽命令，自作主張，弄壞了全局，無論按軍法或按革命紀律，均當予以嚴格處

分，然以隸屬關係，怕孫二哥不得諒解，只得隱忍，仍須送糧秣送彈藥給他，祗因他鴉片煙癮太大，很不可靠，乃以韓復榘代理他的職務，須等他煙癮戒除以後，再許回防。梁這次離軍，受許多磨折，到北平即戒了煙，身體也好起來，「不受折磨不能成佛」，這句話眞有教訓，但因此三軍朋友總說我手段太辣，而不肯明察內容。平心論事，當事者對於旁聽者的風涼話是毫無辦法的，唯有聽之而已，後來將此事經過詳細函告孫二哥，孫二哥倒頗能了解。

至此東北兩面，都暫時平靜無事，河南全局轉以安定，

這連着幾次的戰役，實在都夠激烈的。就物質方面而言，敵方有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武力遠勝於我方，他們空中有飛機，陸上有坦克車鋼甲車，在後方有豐裕的餉源，在前方有充足的彈藥，這些我們一件都趕不上。可是精神方面的劣點，却成爲他們的死症，他們紀律太壞，所至之地，肆意騷擾，使百姓苦痛不堪，深深地認識了軍閥的罪惡。他們的官長嗜好多端，生活腐化，身體精神都不足以擔當重任。他們官兵生活懸殊太大，官長太富，士兵太窮，官長太舒服，士兵太困苦，同時又無所謂政治訓練，也沒主張信仰的維繫。因此之故，他們縱有優越的物質條件，却沒有強旺的戰鬥意志。

敵人的物質優點，我們都沒有，同樣我們精神方面的優點，他們也沒有。我自治軍以來，兢兢業業的所注意的就是部隊的訓練與紀律。此次五原誓師，各部隊成立政治部，於官兵的政治訓

練，軍民間的聯絡，無不致其全力。每天三操兩講，口說筆寫的，都是關於民族的危狀，民衆的痛苦以及此次國民革命的意義與價值。士兵時刻呼吸着這種濃厚的革命空氣，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吃苦拚命，不是爲了一派一系或任何人的利益，而是爲了打倒帝國主義肅清禍國殃民的軍閥，是爲了爭取國家的自由，解除民衆的痛苦。是爲了實現三民主義，完成神聖的國民革命。官兵具有此種明確與深刻的認識，故能不畏艱苦，勇猛前進，同時愛護百姓，嚴守紀律，勤勞刻苦，堅強淸正。同甘共苦，上下一致，又都是日日三令五申，官兵共守不渝的天經地義，因此之故，我們的物質雖極艱苦，但精神方面可以克復之，戰鬥力的堅強往往使敵人爲之胆寒。

在實際戰鬥上，我們頗知避去自己所短，而儘量利用我們的所長。比如每次戰役中，我們總是利用夜襲，利用狂風暴雨的天氣出擊。天色越黑，愈是我們作戰的良機，天氣越惡劣，愈於我們作戰有利。這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官兵的身體強壯，戰鬥意志旺盛，而敵方官兵體弱志惰，受不了辛苦。在武器方面，此時他們的飛機大砲都不易起作用，而我們的大刀短器却恰好能夠發揮威力。我們又善於防禦，每人都帶一把大鐵鎬，官兵皆善用，官長能在前爲兵表率。每築一個陣地，必是盡心竭力，又迅速又堅固。敵方以其優越的武器，費兩三天的工夫攻破了我們一個寨子。我們不過退三、四里路，立刻又深溝高壘，拚命抵禦。所用戰溝是新式豎溝。當敵人進攻的時候，我們淸淸楚楚的看見敵人，而敵人却看不見我們。他們每攻得一個村寨子，大約傷亡五

六百，（我傷亡一二百）致受重大犧牲，弄得膽喪氣沮，不敢續進。他們攻寨常用坦克車，寨門一碰即開，等其進了寨子，我們即蠭擁上去，圍而攻之，坦克車兩彎三拐歪入溝中，故所俘甚多，使其再也不敢用此。又我們確守射擊軍紀，不見敵人不放槍，不瞄準不放，三百公尺以外不放，故能射擊準確，彈不浪費。而敵人方面恰恰相反。（夜間我們只派一二人放槍數響，敵方即密放一整夜，簡直不知射擊軍紀爲何物）。他們雖有充足子彈，亦非我們所畏。

我們部隊雖經艱苦奮鬥，而屢得勝利，但並不是說，我們能以精神超越一切，而不受損失。相反的，每次會戰，我們都有壯烈的犧牲。這就因爲一則敵方武器精良，我們是憑血肉相拚，敵方有日本顧問之類的幫助，我們只憑自己將士的能力。彰德附近之役，鹿瑞伯任指揮，敵方飛機成天猛炸，使我們部隊陷於十分困苦之境，鹿只好躲在一個小地洞中，盡力以電話調度一切，那時左翼單薄，令張凌雲師增補，却無法開上去，他帶着人馬二三十人一大行列，察看進兵路線，不料爲敵方望遠鏡發現，立刻掉過大砲向該路猛擊，使我們人馬死傷甚重，連張師長自己也幾乎遇難。曹州府一戰我們亦受很大的損失，師旅長如曹福林孫桐萱等均受傷。豫南兩次會戰，只孫良誠一部，就陣亡一萬多人，輕重傷兵擠滿了開封醫院，旅團長受傷者達數十位

在這個悠長的激戰期間，我除調度部隊指揮作戰外，更要籌辦救慰傷兵掩埋陣亡官兵，獎賞有功各部，以及人馬槍彈糧秣被服補充等等的事，每天隨身帶着二三十副電話機，與前方各部不

斷聯絡，不是這個軍長來電話說，子彈沒有了非趕急補充卽無法支撐了，就是那個指揮官說傷亡已經擠滿，再不設法趕運救治，就要發臭了。此外，還要各處奔走，一會兒要去開封，一會兒又到鄭州，一會兒察看東路，一會兒又察看北路，在各城各地，一方面與各級官長接頭，一方面須對士兵講話，同時還得對民衆宣傳，一天到晚，黑天白日，生活老是如此忙迫。神經老是如此緊張，一直繼續了數月之久。

一天我到東路督戰，在蘭封南門城外，召開民衆大會。正講着話，敵方三架飛機出現在上空。民衆沉不住氣，都四散逃避。那三架飛機擲下幾個炸彈，距我們不過百十公尺遠近，等到飛機去遠，大家重又集合。我向民衆慰問一番，知道沒一個人受傷。我就說，飛機投彈並沒有什麼可怕，比如天上的飛鳥比飛機多得多了，但天上飛過的鳥幾曾把屎撒到們我頭上，（大家聽這比喻，都笑得前仰後合）。我這樣的說，不過爲聽衆取笑，以減輕他們對飛機的恐怖心理而已。不想會沒開完，飛機重又掉回頭來，在會場北面的路上，連投炸彈數枚，炸了數個四五丈深的坑，徜徉而去，這回民衆再沒有逃的，都能鎭靜不害怕了。於是和父老們談談問問地方情形。那時張宗昌部隊剛被我們打走，地方被其蹂躪，人人怨苦，一位老農人說，他家裏牛羊都被宰盡，甚至狗子亦被殺了吃掉。另一位說：他家裏專以養鷄爲生，可是張宗昌軍隊一到，先來要蛋，蛋吃完了，又要鷄，弄得鷄種也絕了。又有一位帶我去看他的住屋，他家住在鐵路北面，會被張宗昌的

白俄軍隊暫住數日，那些白俄故意糟塌百姓，把蒸饃用的蒸籠裏一層一層都拉些糞，燒鍋不用柴炭，把門窗櫈桌一一劈毀，作爲燃料，像這類的見聞太多，不必細舉，我曾將他們的暴行作爲詩歌，刊之報端。受害人民之過於窮苦者，並設法予以相當救濟，使能重理生業。

俘虜中有白俄五六百人，多半連同鋼甲車一併俘來。他們都是直奉軍閥僱用的，只爲吃飯掙錢，別的都無所謂，其中多機械技術人員。解到後方，弄些好吃的款待款待，派了幾位善俄語的人與他們談談。他們高興得不得了，歡天喜地的唱歌跳舞，以爲娛悅。其歌舞有的很是粗鄙，有的很文雅。又上次在衞輝附近俘白俄甚多，亦予優待，令其各獻所長，隨軍服役。

其他所俘之敵軍官兵，亦妥爲安置，決不加以殺害。其中有劉志陸一部官兵，皆粵桂籍，解除武裝後，撥車送至漢口而後給資遣散，官長每人五元，士兵每人兩元，以爲他們路上盤纏，原籍山東河南者則講話後就地解散。所俘傷兵，都送入醫院爲之治療，和本軍官兵待遇相同。我以爲這並非作慈善事業，而是盡我們的義務與責任，因爲禍國的只是軍閥，士兵們是完全無辜的，他們一樣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驅迫，（這也多是軍閥所賜）始應募當兵，變成軍閥爪牙，我們不但不應加害於他們，並且應當寄以同情的。兩國交戰，俘虜且須優待，，方算文明，更何況我們是內戰？這意思曾向首領三令五申，故辦理甚佳。

經過這次大戰，直魯奉以及孫傳芳軍一蹶不振，暫時再難向河南進犯，同時第一集團軍自從

徐州南退，因為內部發生了些問題，蔣先生表示消極，下野遄赴日本，而甯漢之間的衝突亦已訴諸武力。革命的友軍們，發生這樣分裂，使我困處河南，亦無法單獨前進，因此在會戰結束後，我除盡力關懷寧漢之爭，促請蔣先生出山，並催促山西方面發動軍事而外，就埋首於自己內部的整頓。第一，就是肅清後方奸慝。第二，就是加緊整飭吏治，以使內部得以健全與鞏固。

我自十六年夏間出兵潼關，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這其間我們是以全力向前進展，未暇顧及後方。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陝，甘，豫境內的軍閥殘餘，最使我們感到不安。其中麻老九據同州，黨拐子據鳳翔，田玉潔據三原，涇陽，張兆甲部散居甘陝邊境，他們騷擾地方魚肉百姓，無所不用其極，而同時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聽，種種情形，前面已經說過，這種後方的隱患，是絕不能漠視的。因趁此前方軍事靜止的時候，命宋哲元劉汝明等率部分別一一剷除。這些幺魔小醜，力量雖甚有限，可是因為在地方盤據太久，根深蒂固，剷除時頗費了一些氣力。其中麻老九為劉汝明所解決，黨拐子田玉潔及張兆甲的殘部韓有祿黃得貴等，則被宋哲元張維璽先後消滅。

吳新田駐漢中甚久，因聞其搜刮地方，驕奢淫佚，置正事於不顧，以致所部敗壞不堪，（我認識他時，他才十八九歲，為人精明幹練，實心實意的要望好處走，後來陸大畢業，受很完全的教育，只以環境毀人，經不起官僚腐化空氣的薰染，弄到這步田地眞是可嘆）我想把他部調來鄭

刑加以整頓，一方面使其不致沉淪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們軍力上有所增益 我和他通電數次，他滿口答允。可是開到老河口，其部屬即全體譁變。後來費盡精力終也沒有收拾得起來，吳新田爲陸大畢業學生，學識能力都有可觀，然受社會惡劣薰陶，竟致如此下場。我眞爲他可惜！

河南還有一種叫做「妙道會」的民間組織，原是一種宗教團體，爲領袖者以刀不入，子彈不過等等邪說，以爲號召，愚民無知，受其迷惑，紛紛加入，頗能激動一時。到後來人數加多，胆子也大了，同時軍閥們又加以收買，他們公開截刼火車，搗亂地方，乃令張自忠負責解決之，經捕獲黨羽很多，據他們招供，是與吳佩孚有關。

關於政治和吏治，在我們覺得比軍事難辦的多，第一因爲革命正在進行，軍事階段，尙未結束，而軍閥連年蹂躪搜刮，地方糜爛，人民困苦，達於極點，一直不能使之蘇息，在這樣的時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處處覺得矛盾與棘手。第二我個人是個軍人出身，我們的團體，也是以軍事爲中心的團體，關於人才的羅致與訓練，亦向來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這樣的客觀與主觀條件之下，要使政治與吏治都能納入軌道，實在萬分的困難。

甘肅主席，仍由劉郁芬充任，陝西是宋哲元爲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爲薛子良，繼由鹿鍾麟任之，後來戰事緊張，鹿率所部忙於作戰，無暇兼顧，乃又調鄧哲熙充任。三省之中，因爲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調整。爲補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請王儒堂先生爲隴海鐵路

督辦，兼鄭州市市長。凌濟冬先生爲河南大學校長。（後來與黨部鬧意見，學生鬧起驅逐校長的風潮。經多方勸導，又復迎凌先生回校。）又由上海敦請江恆源和陶行知等幾位先生前來幫同籌劃一切。經詳察當前實況，並參照民十一我督豫時的施政大綱製定了河南政治大綱。舉凡一切設施，悉按照此大綱進行。江問漁先生後即留省政府爲教育廳長。省政府還羅致了幾位地方人望，張鴻烈爲建設廳長，張鈁爲民政廳長，張鈁原爲吳佩孚舊人，民三時曾爲漢中鎮守使。我那時用人的方針，是只重人才，不問派系。故張之出處雖有不合，但亦舉而用之。可是用人與辦事畢竟不是容易的事，後來河南人民對於張鈁並無良好之批評，江問漁先生亦以事辭職他去，不曾好好地施展其才具。

治豫大綱中所規定的重要事項，就是剿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賭戒煙，提倡國貨以及崇尚節儉等項。關於剿匪由趙守鈺韓多峯兩位負責辦理民團，趙老成持重誠篤勤勞，多少年來始終如一，身體精神尤其壯健。韓則熱誠愛國，不辭勞苦，在河南辦理民團極有聲譽。禁賭戒煙等項，辦理亦有成效。提倡節儉一項，軍政人員又能以身作則，那時公務人員眞正做到勤勞節儉四個字的教條，不但腐化官僚習氣大加洗除，卽日常生活，亦儘量的平民化，除非萬不得已，不得購用一文錢的洋貨，衣服都是布製，吃飯都是一菜一湯，上下一律。建設方面，因在軍事時期，地方上過於窮困，所以還談不上，只以許多民房破爛過甚，簡直不能居住，故在開封鄭州建

築平民住宅，使一般貧民得免風雨淒淩之苦，車站附近所建尤多，這也是因爲地點適當的緣故。又特別注意一點，即通令軍政各機關執法人員，嚴禁刑訊，因爲酷刑之下要人家招供什麼，人家只好招供什麼，任何人處其境地，亦無法自持，尤其像火筷等等酷刑，簡直喪盡天良，滅絕人道，開明的社會，必不許有，故查知有用刑訊者，即嚴懲不貸。後來開封鄭州二地爲此事作一大運動，頗爲收效。此外還有一些枝枝節節的改革，不必細述。最重要的還是吏治的問題。人選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縣長是親民之官，一切政治設施都得通過縣政府，方能達於人民。從前我左右的縣政人員，都是鄧鑑三，薛子良一類人，他們人品方正辦事老練，故能勝任盡職，少有弊病。此時所分發的各縣縣長，却不能如此整齊。他們認眞不苟與勤勉淸廉方面，原也是可以相信得過的。但一個縣長，只能認眞辦事，只是淸正不苟，還是不夠，他們更須具有相當的學識，與足夠的經驗才行。而此時縣長人才，就多缺乏這些重要條件。現在舉幾件事實說一說，以見當時情形的一斑。

鹿鍾麟代理河南主席時，分發了一批縣長。有一天我問他，他們在地方辦事，成績如何？鹿就將所知情形，一一詳告，其中多是能喫苦耐勞認眞作事的。如賈德潤於民十一年曾爲淮陽縣長，處處實作，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親率縣隊、光着膊子與土匪抗拒，終將土匪擊退。此時仍令他爲淮陽縣長，兼行政專員及民團司令。辦事極是努力，可是存心雖好，却以經驗不

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過急的地方。比如對地方土豪劣紳嚴加約束，不給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賭，有一次在淮陽一個廟會上拘捕賭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後來竟被人民假扮土匪將他打死。又有李團沙，曾爲本軍團營長，爲人極是潔身自愛，處處想望好裏做，此次任他爲縣長，八個月後，他回開封述職，問他地方政情，他說：「我這一縣的人民素來以好訟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後，一件官司也沒有了」。

「你怎麼辦到這樣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兩個兄弟爲家務糾紛來打官司，兩個人在公堂上各執一詞，互相爭辯，使人無從判斷是非曲直，我就說：不管你們誰有理，你們以親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訟，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我要先辦你們這好訟和不孝的罪！」於是各打一頓軍棍，使之背臉跪在縣府門前，同時對圍看熱鬧的人講了一番話。本縣長最厭惡好訟的風習，若有人來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軍棍！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無一件訟案。

陝西鳳翔縣縣長劉硯金。也有和這位爲民「息訟」的李團沙相同的作法，他在任內，最注意衞生清潔的推行。每天早晨起來，就赤着腳，褲筒捲到膝彎上，手裏拿一根棍子，親自到街上去查清潔，誰家門前有汚穢垃圾，他就抓出家長來，用手裏棍子大打一頓。他每天要走遍滿城的街道，滿城的住民都有挨打的危險。他問案的時候，也是光臂赤脚，把脫下的褂子搭在肩上，蹲據

在公堂椅子上面，宛如賓爾登的派頭，訴訟者三句話沒說的好，他就給他一頓棍子，打得人民含冤莫伸，敢怒而不敢言。

李劉兩個縣長是辦事鹵莽，好打百姓，河南新安縣更有一個縣長，因爲辦事不通情理，反挨下百姓的一頓打，那時陝、甘、豫、各地都厲行放足運動。各縣設有放足會，勸導婦女分期放足，第一期爲準備期，第二期爲實行期，第三期爲檢查期。每期三個月，這也是治豫大綱上面所規定的辦法。這位新安縣長到任的時候，正值檢查期，他親自出外檢查。走到街上恰好遇着一個纏足的新娘子，還沒有遵令解放。縣長一怒之下，就迫令他在街上立刻解除纏布。這事引起觀衆的反感，人人憤慨難制。於是羣起用磚塊瓦片把他痛打一頓。時鄧哲熙爲代理主席，當即把他撤職，那時我在新鄉指揮戰事，這位縣長即跑來見我，以爲我是極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着我的意思辦事，如今受了撤職處分，未免覺得冤屈，我告訴他說：「像你這樣鹵莽滅裂的辦法，不但應該撤職，而且應該監禁！」從前鄧鑑三先生爲湖南臨醴縣長，也有過挨家挨戶勸人放足的事，但他却辦的合情合理。第一他在任日久，與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勸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請出來，和他們詳詳細細的痛說纏足的害處，慢慢說得父母們都心動了，而後再令自動實行。第三，他在檢查的時候，也只是好言勸說，決定不直接去和少年婦女交涉——他以一個年老的人，勸到十七八來歲的小姑娘放足，也決不致於引起人們的側目。我把鄧先生的例子詳細告訴

了這位縣長，爲他把天理人情國法三者，反覆詳論，使他明白自己辦法的不當，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還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爲縣長，後來升到專員，辦事頗能認眞，可是私行不檢，他在任上竟戀愛了一位女教員，使本地方父老大爲不滿，於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辦法太壞，毛病就在於學識不足，經驗缺乏。這原也難怪他們本人，他們多是軍人出身，年紀又青，叫他們去做縣長，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廚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飯，却叫他做衣服，豈不是大錯而特錯）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談此，以爲是我們自己不可掩飾的錯誤，眞是對不住國家，對不起人民，但是除了這些半路出家的縣政人才而外，我們的政治幹部在那裏呢？這必須早有預備才行，決不是空口說白話所可奏效的。

總司令部政治部自劉伯堅走後，即由郭春濤簡又文担任正副部長，總部黨務由凌勉之擔任，宣傳處長由孟憲章擔任。總部祕書長原爲何其鞏，後何請假他去，即以黃少谷繼任。鄭州會議後成立開封政治分會，顧孟餘、徐季龍諸先生，均爲分會委員，實際負責人則爲鄧飛黃，亦中央派來。有朋友在我面前說：鄧好用私人，對其不滿，我倒覺得不然，我說鄧先生二十來歲，剛從學校出來，認識的人不是同學，便是朋友，不用同學或朋友，另外再沒有熟識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們說：我終天忙於治軍，你們有適當的人才，請多多的介紹前來，我們是極端歡迎的。

爲了補救行政幹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機構舉辦了幾個訓練班，政治分會成立了一個政治訓練班，由鄧飛黃專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個縣長考試委員會，由王鐵老爲委員長，專門考核並訓練縣政人員。又由薛子良余心淸辦一訓政學院，李世軍主辦一農村訓練班。這些訓練教育的機關，都辦的有相當成績。經此一番振作，基層政治的推行，雖不能說從此就盡善盡美，但比較以前總算進步得多了。

訓政學院的辦理，因薛子良余心淸悉心努力，所以顯得很有朝氣，那時我常到學院中參觀，看看學生的生活，談談規定的課程，有時找我講話，我即在操場上和學生們談幾句，學生們都很活潑。除功課而外，於身體的鍛鍊，亦甚注意，他們的運動器具，都是西洋的一套，和普通的新式學校完全相同，這個我總覺得不妥。我常常發狂論，以爲新式運動，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貨，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國貨，鞋也是舶來品，打網球，網、拍子，無不是美國來的，排球棒球藍球亦無不如此。打球我一點也不反對，我只反對這樣瘋狂的爲外國人銷貨。這也是運動，可實在是少爺小姐敗家子的運動。要活動身體，劈刀不行嗎？舞劍不行嗎？摔跤打拳不行嗎？中國的十八般武藝，沒一件不足以使我們出一身大汗，活動全身血脈筋骨。你說：那些玩藝太陳舊了，可不知道西洋的一套田徑運動，也是從希臘羅馬時代傳下來的。我們既不能好好繼承古昔遺產，而發揚光大其精神，又不能按照民族本色，另外發明些新鮮活潑的玩藝，一味的只是盲從西

洋，忘記了自己是個破破爛爛的農業社會的農業國家，想起來這眞是我們的大恥辱。

李世軍主辦的農村訓練班，隸屬於總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長簡又文來見我，氣憤憤的要求辭職，說政治部裏出了不名譽的事，使他無法處理。經我一陣追問，他始說出李世軍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曖昧關係，晚間，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經鬧得不成體統。我聽簡又文如此說，不禁笑了。我說：「這事好辦的很，如果李世軍是強迫的行爲，那女同志勢必向你申訴，你自然應當按法辦理。如果是兩相情願，出於自動，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認爲此事有礙部紀，那你把他們記過也可以，申斥訓戒也可以，甚至開除也無不可，自己責任內的事一樣都不辦，就要跑來辭職，豈不是和我爲難嗎？那又何必呢！」

經此一說，簡先生方回去查問去了。那時前方戰事正緊，他們却在後方鬧這些麻煩，眞是可笑的很。

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戰

經過十六年前後豫東，豫北的幾次血戰，河南局面，雖暫告安定，但長江流域和冀，晉原野，都燃起了連天的烽火，寧漢鬪的局面時弛時張，意見迄不消釋，而親痛仇快的戰幕不免終於揭開。幸而變化微妙，急轉直下，干戈忽又化爲玉帛，跟着是要人下野，黨部改組，上海發生了特別委員會的組織，直到寧漢政府合併，南京組成國民政府，共推譚組庵先生爲主席；這期間一天一個變化，一天一個新的局面，都有別種記載可查，這裏不必細說，同時，在北京僭稱大元帥之名的張作霖，自從攻豫失敗，積極重振旗鼓，添聘了許多日本顧問，備辦了充足的軍火，另新發動了攻晉攻豫的戰爭，山西以傅作義駐涿州，被奉軍重重疊疊的圍困起來，傅作義堅毅沉着，守着涿州後，與奉軍死抗，奉軍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損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動分毫，在這個長時間的涿州縣城爭奪戰中，傅作義將軍的英名轟動了全國，而我方平漢路軍事全局，亦因以獲得很大的便利。

閻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誓師討奉以後，我的駐晉代表李子晉從太原回到鄭州，見了我，說了許多的拐彎話，我和他說：

「我的性情素來直率，不善應酬，你們在外邊爲我代表，必須替我彌補這個缺點，盡力的隨和隨和，說些好話，以便與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們也到處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聽了我的話，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說：

「我本有許多話要向你報告，現在你既然這麼說，我就不必說了。但有兩件事實還是說一說，請你記着：第一，張學良盤據彰德的時候，山西本就要發動，打算出兵石家莊，抄襲奉軍的後路以與我們呼應，收夾擊之功，可是張學良事先聽到風聲，即請乃父張作霖備辦大量禮品，送了過去，向對方表示好感，並請山西方面一塊兒先把青天白日旗製好，容給他們三天考慮的時間，這個要求，對方竟然答允，那知道是奉張的緩兵計，三天過去了，不但未曾踐約易幟，反把他們的砲兵開了過來。對之猛轟，吃了這一個悶心虧以後，才決定發動。這是自誤誤人的一個事實，很值得記住的！第二，我在山西多時。一直沒聽見一句肺腑中的實話，只有一天　我們談了五六個鐘頭，直到夜深兩點鐘，當時越談話越多，越說越高興，俗話說「言多語實」，一天我聽到兩句實話，我永遠都不忘記，他告訴我他的處世秘訣就是：話說得越澈底越好，事做得越不澈底越好！他把話說出了口，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裏也感覺得很不痛快。我們彼此瞪着眼，很久沒有再開口。這兩句話是極可珍貴的，因爲確實是他肺腑中的眞話」。

這位李先生的眼睛生得有點斜，我就只好開玩笑似的和他說：「你是眼斜心不正！好話你記不牢，偏偏記牢了人家的壞話！」

現在回憶當時情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話而生無限感慨。

在那時，平津爲軍閥勢力的大本營，那方面的動態情報是我們所最需要的，張敬輿先生時居天津，於此項工作極是出力，他以五千元辦一無線電台，請丁春膏等負責，專與我們聯絡情報，一天之中發幾次電報，另外他自己又設法與我們遞遞書信，數日一次，此事張先生熱心幫忙，花了不少的錢，費了很多的心力，後來張作霖偵知，一日請他吃飯，即在宴會席上將張先生殺害。公公道道的說：張先生實爲革命最忠實的朋友，他身冒危險，大量的墊錢，什麼也不圖，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張先生之死，係爲革命犧牲；他的功績是値得紀念的。在北京，也有一個朋友幫着做情報工作，也冒了許多的危險。

軍閥們在他們的防區內企圖消滅革命勢力，簡直無所不用其極，對於革命黨員固然大肆捕殺，即普通人稍爲有一點與革命有關的痕跡，亦都加以拘捕。北平街上受我們拖累者甚多，有某布店因本軍某團專在他家買布，竟被罰款數萬元，又有一家米麵店和一家藥舖因與本軍有賣買關係，老板亦被捉去壓槓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結果仍是罰款釋放。試問商家買賣，何來仇恨，又有什麼政治關係，眞是黯無天日。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爲他在客廳中懸掛過我

的一張相片，便成為了不得的大罪，被軍閥們的爪牙捕去，待之如江洋大盜，手上脚上都給戴鐵鍊，百般的勒索訛詐，結果罰了一萬多元，鬧得傾家蕩產，一家幾十口都沒飯吃。住在北平的國民軍官佐的眷屬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獄，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個曾在本軍當過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罰，走頭無路。本軍將領之中，劉菊村做過京兆尹，張之江做過察哈爾都統，李鳴鐘做過綏遠都統，鹿瑞伯做過北京衛戍總司令　我們的部隊，自成立左路備補軍第一營直到此刻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止，除開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諶家磯駐防外，其餘的時候，大都駐在華北一帶，華北幾省無論城市或鄉村，到處都有革命軍的親故，到處都有國民軍的朋友，他們受我們的拖累，遭殃被禍的眞是不少，萬想不到軍閥暴虐無理，一至於此！說軍閥所在的防區卽是人間地獄，實在一點不假。

在山東方面，我們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張宗昌殺害的也很不少，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軍旅團長，住在山東，為我們常常通信，後來卽遭槍殺之慘。張宗昌在豫東蘇北戰敗，回到濟南，一肚子氣忿無處發洩，遷怒所及，橫施虐殺，鄭金聲被姜明玉叛變刼獲，卽被解赴濟南，同時被押的尙有田瑞霖及一位從安徽捕去的馬君，此時他為發洩氣恨，便把他們三個人提出來，想着加以處置，見了鄭金聲，立刻迫令下跪，鄭不跪，怒道：「你要槍斃我，請趕快下手，不要多話。我為三民主義為中國國民革命而奮鬥，什麽都不怕！」聞者均為之落淚，張宗昌改變態度，

許予大官，鄭金聲即滿口「土匪」，「賣國賊」，對之痛罵，張惱羞成怒，把他們三人同時槍決了，（其中田瑞霖爲陸大速成班第一期畢業，河南沈邱人，爲人熱誠勇義，隨段先生任事時爲最敢言之人，故有「田大砲」的別號，學識能力實爲國家有用之材。）後來二十二年鄭繼成刺殺張宗昌於濟南車站，便是爲他的叔父鄭金聲報仇，張宗昌禍國殃民，落得如此下場，想來還有點死有餘辜。

豫東之戰，我們在考城方面截獲張宗昌部十幾尊大砲，運到後方查驗，發現每尊大砲的彈膛都已炸毀，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們退却的時候自己故意炸壞的呢？抑是另有他故呢？許多人都莫測玄奥。我知道從前袁世凱曾特意令兵工廠製造一種爆炸性的槍彈及砲彈，專門用來炸毀敗退時不及搶走的槍砲，以免資敵，我想莫非張昌宗也備有這類的砲彈麽？後來打聽，纔知道滿不是那囘事，原來那完全是兵工廠裏的工人作弄的把戲，他們痛恨軍閥，同情革命，故意仿製了爆炸性砲彈雜於普通砲彈之中。及至運到前方應用，好好的大砲多在開火後炸壞，無從發生作用。

蔣先生自徐州退却後下野，悄然溜赴日本，不久即經各方敦促，返國到滬。那時我在開封，聞知蔣先生已囘，極是高興。即與閻百川先生電商，請共同擁護蔣先生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俾北伐大業得早完成，連同電稿一併擬好附去。當蒙閻先生覆電，簽字贊同。於是共發一告全國同

衂的通電。說明當前大勢及我們襟懷；同時並致電蔣先生，表示我們的誠意，請於早日回職，蔣先生接受了我們的意思，即回京就職。當時經過，無庸細述。不久蔣先生親自和馬雲亭同到鄭州。送給我一個譜帖，與我約為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義，他的懇摯之意，很使我感動，亦即具一帖，寫道：「為完成革命實現主義，我願以至誠跟你一起奮鬥到底。」

和蔣先生同在鄭州盤桓數日，接着又到開封，時敵方增兵北路，冀晉一帶戰爭尤烈，乃共商繼續北伐的任務分配。那時還有些內部的問題，蔣先生很是掛念；一天，我們同在開封各處走走看看，蔣先生對河南情形很說了些誇獎的話，當時他提及他所懸心的一些問題，我勸他說：

「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先賢教訓，是儘管人家疑惑我們，我們不能疑惑人家！儘管人家不容我們，我們不能不容人家！苟能持此原則做去，前面都是康莊大道。」

因詳述漢高祖封雍齒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見都坦白說出，以供參考。商談了一個大略，他即回返南京。

這時要繼續北伐，必須要先將徐州奪回。乃與第一集團軍聯絡由蚌埠、碭山、歸德進兵，兩面夾攻，敵軍不支，退出徐州，於是商妥；蔣先生率第一集團軍分三路沿津浦線向北推進，賀耀祖在鐵路以西為左路，陳調元在鐵路以東為右路，蔣先生自為中路；我們這一邊，以方叔平為右路、與第一集團軍左翼賀部相聯絡，方部左翼則接孫良誠——孫部取道曹州直攻濟甯。許長林與

石友三兩部，都留駐開封蘭封一帶，爲預備隊。北路方面劉鎮華在大名，孫連仲和韓復渠在彭德一帶由黃河北岸向北推進。當時的部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德的戰事最先爆發，孫連仲率部向敵猛攻，敵方陸上用坦克車衝擊，空中用飛機狂炸，戰況非常激烈，孫連仲多次受險。孫連仲爲人有胆識，好讀書，謙下和平，（眞能有功歸人，有過歸己，故雖然年輕，而人多願與協同作戰。）勇敢善戰，尤是特長。共同作戰的還有韓復渠部亦全力挺進，犧牲很大，傷者頗多。他們在龐瑞伯指揮，劉菊村策劃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與敵人勇猛拚殺，全體官兵，在千辛萬苦，衣服彈藥極端匱乏的境況中，能抱定有我無敵，有進無退的決心，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的坦克車大砲機關槍搏鬥，他們沒有懦却不前的，沒有不嚴守紀律的，沒有不愛護百姓的。這次會戰，我們連死帶傷約有一萬人之多，沿途各車站上都擠滿了死屍和傷兵，犧牲之壯烈，視上數次會戰尤甚，但是他們的犧牲是有價值的，他們終於擊潰了敵人，他們鮮紅的熱血，寫出了一頁頁光榮的戰史！

當戰事正在猛烈進行的時候，有一天，劉菊村從湯陰打電話給我，說：

「目前前頭的情形很不好，不能不給總司令報告。…………」

「菊村」，不等他說完，我就截住道：「你的話我明白。我們正是來找不好的。若是要找好，應該到上海租界上去，幹嗎在這兒呢？我們是革命，一切全憑犧牲，什麼都不顧惜！」

劉菊村聽我如此說，就沒有再開口。過了一會，鹿瑞伯又來電話，說前方缺乏子彈，勉強支持着，死傷太大了。我告訴他，彈藥的補充目前實在沒法可想，只好勉強撐着。他就說：

「旣然如此，我們可不可以把部隊往後挪一挪，免得吃虧太大？」

「你的意思要往後撤退，是不是？」我不等他回答，便繼續說：「我們是來革命的，我們只有前進，沒有後退！這是敵我不兩立的時候，不是保存實力的時候，我們不怕犧牲，我們就要找犧牲！你們要退，你們退去，我是不退的；我這裏已經預備了一枝手槍，兩顆子彈。敵人若來，我用一粒子彈打敵人，一粒留着打我自己！無論如何，我決不能退。我到前方來，根本就沒有打算後退！你們誰要退，請誰先把我打死！」

「好了！好了！我有辦法了！我有辦法了！我一定遵照總司令的意思做去！」瑞伯與我同事多年，我深知道任何沒辦法的事，他有辦法，任何委屈，他能容受得了。我聽見他說話的聲音，堅決而沉着，我知道他實在已經拿穩主意了。

鹿放下電話，立刻就召集軍官會議，將我的話向大家申述了一番，說明唯有咬牙前進才有出路的意思。大家得此激勵，個個人拋去了後退的念頭。重新帶着部隊一鼓氣地往前衝殺，同時與韓復渠部會合，以鄭大章抄敵之後，將敵人子彈給養全數焚燬。當時韓部以轉戰過於疲敝，子彈又不敷用，每次衝了上去，擋不住敵方炮火太猛，又復後退下來。韓復渠着了急，即臥地大打其

滾說：「我們現在的情形是只有前進，否則總司令必定槍斃我，我與其被槍斃而死，不如即死在此處！」這樣一鬧，人人都激動起來，鼓起勇敢衝殺上去。鏖戰了三四天，敵人終於不支，往後撤退了三十里，接着就一潰不可收拾。

當戰事最激烈，情況最緊急的那幾天，我在車道旁一個散兵壕裏躺着，那土溝深闊各三尺，秦德純，曹浩森，黃少谷幾位都同在一起，他們覺得住處風吹雨淋，未免太苦了，就和我說：

「我們既是露營，還是搭一個帳棚好罷？」

我說：「官兵們正在槍林彈雨之中，拚着性命，一分鐘內不知道有多少死傷，我們能有這樣的住處還不滿意麼？我們做帳棚心裏能安嗎！」

就在這夜兩點鐘的光景，前方的報告來了，說敵方陣線動搖，已經有撤退的模樣。隔了半點鐘，又來報告，說敵人已經向後退了三十里。再過一會兒。說敵人的左翼也撤退了。我一面下令追擊，一面將「我困難時敵更困難」的意思切告各部。

這回的會戰。我們這樣的取得了勝利。最後五分鐘的苦撐，關係如此其重大！當初若是實行後退的計劃，則結局又當如何？過後我聽奉軍將領說：在此次戰役中，深深體會到國民軍的陣線眞如銅牆鐵壁一樣堅固。我們雖不能當銅牆鐵壁之譽，但是全體官兵的一種前仆後繼堅持苦撐的精神，實在是不容易搖撼的。

在大名方面，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劉鎮華和韓德元等部無法抵禦，十里二十里地不住往後撤退，苟不增派援軍上去，實難挽回頹勢，此時當調駐甘肅的張維璽部已經開到，即令開赴大名增援；張維璽這部分隊伍，器械很不整齊，倒是訓練有素，戰鬭力頗強，當時加到劉鎮華的左翼，向敵猛烈反攻。經這枝生力軍一鼓作氣，全線官兵都精神百倍；敵方出乎意外，不能支持，很快就往後潰退了。

這時，蔣先生來了幾次電報：說我在新鄉，他在徐州，兩下相距過遠，於聯絡上頗感不便，希望我挪近一點。我即覆電說：「即移蘭封」。當即離開新鄉，在蘭封南門外一家百姓家找得一個臨時住處。在院子裏搭起一個帳棚，作爲我的會客辦公之所。這時候方振武得到蔣先生的委令，我又送去一些餉項，剛由南陽信陽方面把部隊一批一批地開拔出來，他自已到蘭封來見我，我親去車站歡迎，同到我的住處，我就同他坐在那個帳棚裏接談，我很懇切地對他說：

「這次北伐，是神聖的革命事業，是我們軍人獻身爲國千載一時的機會。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努力，爲國家民族建樹功業，不然，將來北伐完成，我們無半點體面，該到那裏去躲藏呢？我是個直率的人，不會說好聽的話，我以爲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應該澈底沉除利祿觀念，有功歸人，有過歸已　勝不爭功，敗不諉過，切切實實的爲國家爲人民獻出全力，至死才能罷休。我們是多年共患難的朋友，今天幸得見面，我就贈給你這幾句話，請你不要見外」。

他聽了我這番話，很以爲然，卽把隊伍迅速的開赴前方。當時他所擔任的是曹縣金鄉一路，緊接着第一集團軍賀耀祖部。當方軍沿微山湖以西前進，過了曹縣的時候，我們鐵路正面部隊和孫良誠部都正與敵人發生激烈的戰鬭。敵方不能同時兼顧，因將其圍攻金鄉的部隊停止前進，敵人方面，在鐵路正面的是張宗昌所部，其右翼與我方賀耀祖孫良誠部對敵的是孫傳芳部。孫傳芳所部戰鬭力甚強，賀部一與接觸，卽感不利，孫傳芳見該路獲得勝利，卽留小部應付孫良誠部，以其主力向賀部猛攻。賀部不能立足，自濟寧起一再轉移陣地，眼看着快要到離徐州只幾十里的黃口、羊架一帶，已至危急之時。此時，李與中在第一集團軍那邊爲兵站長。他來電話給我說：

「這邊敵人已經迫近，我們此刻都上了車，準備退却了！」

同時我連，接到蔣先生的幾個電報，說形勢危迫，問我尚有預備隊沒有。我趕緊覆電，說我這裏尚有預備隊一萬五千人左右，可以全數開上，請其萬萬不可後退。立刻就派第六軍石友三部前去增援，每隔十五分鐘一列車，加急向東開運，他們開到碭山以東，卽與敵方接觸，這一下出敵不意，把孫傳芳部壓迫得不能支持，不得不向後退卻，徐州方面始得轉危爲安。

孫傳芳部雖被石友三擊退，可是損失並不算大，而且當其退却時頗能保持秩序，有計劃的分作五路，陸續退向西北與口北各地，一面並伺機打擊我部。時孫良誠正攻濟寧，孫傳芳卽調其退却部隊之一路襲孫良誠之後。幸而事有湊巧，他們退却的計劃及偷襲的企圖均被孫良誠於事先

偵悉，早已作了準備，使敵方不能售其計；於是孫良誠分兵截擊，堵其後路，同時，席液池的騎兵已將兗州東西兩車站完全佔領，孫傳芳部和直魯軍弄得進退失據，再也不能掙扎，立即大敗潰竄。孫良誠遂進佔濟寧，這回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總司令的關防印信也被馬鴻逵部所獲。

自石友三預備隊調往徐州方面增援，蘭封這邊已經空虛不堪，除一連手槍隊，一連參謀隊，一連將校隊而外，再無其他兵力。這時總部裏參謀祕書等人員，看着防務空虛到這個地步，都覺得危險；他們以為我把隊伍一股腦兒都調走，假設此時後方發生意外，將如何應付！我就和大家說，革命陣線是整個的，不應該分出彼此，第一集團軍的危急，就是我們的危急；他們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他們失敗即我們失敗，成功即我們成功。我們救人之急，拯人之危，也就是救己之急，拯己之危。目前徐州形勢事實上已經十分危迫，我們若不派人增援，致徐州一失，全個戰局都受影響，我豈不知後方空虛的危險，只是出於萬不得已，有什麼辦法？於是我每天就把手槍隊參謀隊和將校隊都集合在操場上，從早到晚地劈刀打拳，從事訓練，教外面人看着好像後面還有重兵駐守着一般。其實全數不過三百人，演的是道道地地的一齣空城計！

方振武部圍着金鄉，一直不曾猛攻，孫良誠希望他可以不顧犧牲，向前挺進，而方不能，兩下又鬧起意見來。孫良誠對方說：

「你們為什麼老在城外停着？是和敵人打呢？還是預備打我們自己呢？」孫的意思以為這

是緊急關頭，必須以敏捷手段，向前猛進，俾能早早渡過難關，而在方振武方面，因見賀耀組部此時正節節敗退，故而持重不發。

及至石友三開了上去，把孫傳芳的部隊擊退，石乘勝追擊，直到快近濟寧，方振武亦將金鄉張宗昌部擊潰，隨後追進。此時石友三一切輜重接濟都隨行進，恰巧金鄉突圍而走的張宗昌軍經過石軍後方，方振武追敵的部隊趕來，便把石友三的後路糧秣彈藥一齊截刧而去。石友三見方振武忽然截其後，大吃一驚，猜不透究竟是什麼用意。石友三的軍需長給我詳細報告始末及損失，我知道這個誤會不易解釋，惟恐他們因此發生衝突，而壞大事，乃趕緊致電石友三說：

「這次損失的一切東西都由我賠償，你開個詳細單子來，損失了多少，我賠償多少，你不要再計較了！」

這場說不定會起劇變的風波，這樣才算平息。我以為我們作戰，對於敵人自當損敵以利己；對於友軍，即必須損己以利人。凡於友軍有利者，要我什麼，就拿出什麼；抱定『爭利不先，取義恐後』的決心和『我死，你不要死』的襟懷，而後才可以和衷共濟，同心戮力。所謂『公正光明』，所謂『識大體明大義』，就得從這等地方確實做起。軍人無此道德，無此認識，無此操守，則事業詳有不失敗者！

前方戰事正在這個緊張的時候，樊李等一般反動份子忽然接受了軍閥的委令，趁我後方空

虛，向長安，洛陽，潼關，鞏縣等地方分五路襲擊，這次事變的發動，確是張吳等軍閥唆使的。他們派人在上海用大量款子買通樊李，令他們趁我們一二集團軍北進之時，擾我後方，以遂其陰謀。他們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策動這事，決不是偶然而發的。事先早就有此謠傳，但我們都不甚深信，因為他們已加入革命陣線，走上光明大道，何至於再入岔路，鑽回黑暗中麼？那知他們竟未脫土匪習氣，一切只憑胡幹。我們原先的想法，實是把他們看得太高了。當時各處告急的電像雪片似的向我飛來，一會說叛軍已經迫近了鞏縣，一會說洛陽已經發現了叛軍便衣隊。此時駐守鞏縣的只工兵一連，在洛陽祇是教導團同婦女培德學校，官佐子弟學校的學生，簡直談不上有什麼防務。我接了各地告急電報，心裏十分不安，一方面趕急給蔣先生打電報，一方面即直接致電石友三，調他星夜回來，以應急變。石友三率部已經快到濟寧，接到我的電報，立刻掉回頭，以一天一夜的工夫，強行軍趕柳河。我預先準備好了火車，部隊隨到隨上車，大家須於上車後再睡覺。因此在路上官兵不曾有合眼打盹的時間，石友三自己也是上了火車之後才睡覺的，當即迅速趕到鄭州，在鄭州以西二十里的地方與樊鍾秀部接觸。全體官兵抖擻精神，向敵猛撲，從滎陽、汜水起、完全以無敵的姿態，一直打到鞏縣，敵部措手不及，無處立得腳跟。同時宋哲元亦已率部由陝西趕到洛陽，兩下取得聯絡，前後夾攻，把樊鍾秀打了個落花流水。經過三晝夜的激戰，河南後方的變亂完全平定。

與樊同時叛變互相呼應的是李雲龍，他率部襲擊長安和潼關，企圖一下攫得整個陝西。這時潼關守軍爲馬鴻賓部，全數不過五六百人，可是人數雖少，却一個個都是好槍手。他們都是西北回胞，長於行獵，射擊技術特別高妙，使用的是一種「插子槍」，距槍口約尺許之處，置二鐵籤，不用時繫在桿上，射擊時捋下來，插在地上，如兩隻脚一樣，穩穩的站着，槍口描準，卽免搖幌不定之弊，又他們在遠距離沒有把握的時候，決不發槍，旣經發槍，一打就着，眞是彈不虛發，又加馬鴻賓爲人極有深心，沉毅堅忍，帶着四五百個健兒，以一當百，死守着潼關，李部一上去，便要被他打死幾十，連攻多次，吃虧極大，只得退到雒南以南地方。圍攻長安的叛軍爲數甚衆，時鄧鑑三爲代理主席，同過之翰，旅長周得勝部與之死拒，文武官員都上城頭督戰，百姓亦都繼起，上下一心，叛軍圍攻了數晝夜，沒處下手，迨宋哲元解了洛陽之圍，趕了回去，方把那些小醜一一肅清。

像樊李這般反動份子，眞是國家的害蟲，人民的蟊賊，說他們是軍閥，他們却打着革命的旗子，說他們是革命的友軍，他們却依舊保持着建國軍的名義，只要有官有錢，那一方面亦肯與之勾結，革命陣營裏讓他們鑽了進來，得不到半點裨益，反倒埋下許多危機，添了內顧之憂，事實上他們是比眞正的敵人更要可恨，更要可怕。這次若不是有石宋各部行軍迅速，士卒用命，說不定會使陝豫地方大受糜爛，革命前途亦受打擊，影響所及，眞有不堪設想者！

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

帝國主義者，尤其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一貫政策，就是竭盡智謀，用盡手段，阻礙中國的統一，把中國造成割據的局面，在中國掀起長期的內亂，它們就可以爲所欲爲的攫取利益，實現其侵略與併吞的野心，它們仇視革命政權，必設法壓迫之，打擊之，破壞之，使其永遠不能抬頭，永遠不能成功。一部中華民國史，寫滿恥辱，塗滿血跡，無論翻開那一頁，都可以看見它們幢幢的鬼影。在這裏，中國的軍閥，被其挑撥離間，受其指使與操縱，做了它們的最忠實的鷹犬。它們最初是願意躲在它們背後的，借給款項，供給軍火，支持他們的政治生命，使中國一步步入於其彀中。但一旦軍閥統治地位，發生動搖，軍閥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衛的時候，它們就不惜把猙獰醜惡的面目完全揭露出來，親自出馬，給對方以破壞與打擊，而使之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在中國演出多次，郭松齡反戈討奉之役，功敗垂成，就是一個現成的實例。這次革命軍北伐，全國振奮，節節勝利，眼看着軍閥們已經一個個入於潰敗滅亡之境，當革命軍從新團結力量，繼續北進的時候，於是田中內閣下令出兵，阻軍革命的北上；這回索性公然挑釁，不像破壞郭松齡那次的躲躲閃閃了，結果乃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濟南慘案的發生。

津浦沿線經過幾次殲滅戰，我方追奔逐北，使敵兵不能立足，都向黃河北岸敗退。蔣先生到了山東，一連拍給我兩三個電報，邀我到濟南會見，商談各項軍政要事，我在動身前，把隊伍略加調度，命石友三駐防洛陽，孫連仲韓復榘共駐潼關，其餘各部仍舊，處置妥當，即乘火車赴約，到了徐州，忽然又接蔣先生一電，說：「濟南有事，請暫中止前來。」我不知道什麼事，很是納悶。車子停了，我細細想：若是發生兵變，蔣先生不致還有給我電報的餘暇，若另有什麼危險之事，則患難生死必當相共，我更無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車子繼續前行，到了泰安，打電話探問，方得到濟南被日軍佔領的消息，又知道蔣先生和外交部長黃膺白先生此刻都在黨家莊，既已明白這一確實情形，我益發覺得非去不可。我的左右都勸我聽從蔣先生的電告，暫不前去，蔣先生那邊接連打電話阻我前行，以為黨家莊距濟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測之禍，我都沒有聽從，令車子一直開到黨家莊。在黨家莊車站一所清眞寺裏，我和蔣先生黃膺白先生見面。這禮拜寺很高大，很潔淨，平常日子無人進去，這天特意開了門，讓我們入內坐談，想不到這小地方有如此規模的建築，當時蔣先生黃先生給我詳談這次事變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以連得勝利，不覺心滿意足，有點懈怠疏忽，他們一進濟南城，便忙着各去找樂兒，大官兒上大館子請客，小官兒下小館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買東西，有的各去閒逛。這些部隊本很複雜，如此一來，弄得滿街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亂。這時日本兵已經陸續開到濟南，就在街上向我們挑釁，兩下發生

了衝突，賀耀祖與方振武部都拚死與日兵對戰，一時戰況很是激烈。

結果我們有一部份部隊被日兵繳械，城中建築亦多處被毀，軍政人員及百姓受害者頗多，最慘的是我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汚辱，終於被凌遲而死，日本軍閥的獸性，可謂發揮無餘，蔣先生和黃膺白先生幸虧防範的周密。不然亦難免受險。

當下蔣先生問及我處置此事的意見，我說：

「對於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場，、我一個革命軍人的身份立場說，我主張不顧一切，拚命和日本鬼子幹一幹，馬上給他一個反擊，先把濟南日兵消滅　，讓他認識認識中國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隨便欺侮的！我們革命，是爲民族求自由，爲國家求獨立，絕不能因爲他的壓迫，我們便放棄了革命，我這是說的一個革命軍人的本色話，至於爲免軍事衝突，從外交方面與他交涉的辦法，也許較爲妥穩，但這是應該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張，我不應該提出來說。」

黃膺白先生接着說：「從實際着想，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這個力量對日本開戰呢？這是要考慮的。」

商量的結果，決定這回事件從外交方面着手辦理，蔣先生暫回南京去主持一切；軍事方面，各部隊全交由我指揮，撇開濟南的路線，繼續北伐。

這天夜間，我和蔣先生黃膺白先生同在車站旁露營，我們躺在地上，滿懷悲憤的情緒，久久

不得入夢，仰面觀着天空，藍如靜海，上面綴滿着閃閃的繁星，看見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議，覺得自身渺小，簡直不如一隻蟲豸。我們談了一會應付日寇的辦法，又討論一會北伐的戰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轉回河南了。

我從開封到了新鄉，接着又由新鄉轉到道口，心裏說不出的難過，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詳談濟案經過，并作五三國恥歌，印發各部習唱，隨卽在道口住下，與朱培德，陳調元，方振武，孫良誠各部接頭，當卽下令各部向前挺進。他們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進，有的却遲遲不前，好像讓日本兵在濟南鬧了這一陣，就不免有點心灰意阻，以前那種勇猛無前的精神已經喪失了似的。在平漢路上，自鹿鍾麟攻破張學良以後，此刻韓復榘已經一直打到石家莊。想到閻百川先生曾囑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須管的話，我怕韓復榘繼續前進，會引起誤會，卽致電令其停止待命；但須隨時準備，以便於必要時可以迅速地進援山西部隊。

我到道口不久，蔣先生在南京會議畢事，來電要來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員更替的事徵問我的意見，我說一切都請你主張；又商談了一些軍事問題，臨走時他很誠懇的對我說：

「目前外交正在緊張的時候，我還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隊伍仍都歸你指揮，我已經電令各部關照了。」

這時津浦線上張宗昌部隊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陳調元部正向此方前進，惟動作頗嫌遲緩。平漢線上，張學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間。又第二次進攻晉閻，當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軍絕不能到石家莊，將省却許多麻煩。可惜錯過機會，致石家莊爲奉軍所據，及至韓復榘拿下石家莊，又關照我們不許過彰德，韓乃聽我命令，停兵不進。可惜奉軍二次進攻，勢仍猛銳，山西方面廣有不支，又派人來請我出兵。我說遵守你們的約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來人說：這次是求援，以前的話不提了。我覺得與人相處，眞不容易，只得令韓復榘前進，與奉軍接觸。張學良部隊經不住左右夾擊，遂即潰退；鹿韓兩部進駐南宮，津浦線也攻下滄州，直魯各部潰不成軍。張作霖看着大勢已去，於六月二日夜間乘車逃出關外。張的行蹤，沿路都有天津的無線電台報告。先說張作霖離開北平了，纔說到了天津了，又說已經出關，接着就接到消息，說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彈。

張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多年的鷹犬，這次爲什麼對他下此毒手？據說是日本要求張作霖履行二十一條件，而張作霖沒有踐約之故。本來二十一條的提請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張攻擊郭松齡的交換條件。及郭松齡既被喬裝的日本兵消滅，日本即要張實踐諾言，張當時含糊其辭，只說待到了北京而後實行；及至到了北京，張又藉故推諉，遲延不肯踐約。日本帝國主義雖不如願。但還懷着希望。這次見奉張兵敗出關，一蹶已難再振，看透他不但沒有履行二十一條的

誠信，事實上也沒有履行的力量了。憤恨之餘，便決心把他炸死。賣國媚外，甘爲日本帝國主義鷹犬，到頭落得如此下場，恐怕張作霖到死都沒料想到吧？

「我得到張作霖炸死，奉軍退出關外的信息後，忽然病倒了。渾身發燒，咳嗽頭痛，上吐下瀉，四股無力，眼睛看東西一片糢糊，兩手麻木，連執筆寫字也不能夠，終天什麼東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藥發汗，熱沒退淸，又忽受風，於是又得發汗，後來躺在床上，沉睡不醒，雖用手推大聲喊我也不知道。有時偶而一醒，眼睛總睜不開，隨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覺一般。我想到我這次臥病的原因，實在就在張作霖和奉軍身上。這長時期以來，我是不分日夜，無時無刻不在緊張與繁忙之中，生活又過於沒有秩序，有時整日不吃飯，有時一頓吃八九個饅頭，身體精神，早已到了疲敝不堪的地步。但因責任在身，大事來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夠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覺其疲殆。現在張作霖一死，奉軍潰退，關內宣告統一，我這方面的任務已大半達成，千頭萬緒的心願都化爲烏有，於是緊張的心身立刻鬆弛，長時期日積月累下來的疲勞病困一時全部發作起來了。我這一病整整的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後來多虧一位楊大夫悉代我診治，才慢慢痊復。

病好之後，我接到孫二哥禹行去世的訃告，使我非常震悼，我整整哭了一天，而後開了一個追悼會，以表我的悲悼之忱。孫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隨軍西退，以

至五原誓師，都與軍閥殊死拼戰，不稍妥協；現在張作霖已倒，革命大業剛剛見了曙光，他便遽然長逝了。連收復華北後的情形，他也不能親見。他爲人慷慨好義，有膽有識，愛國愛民的熱忱，尤其叫人敬服。這樣一位大有作爲的人物，竟於此時逝世，眞是令人傷痛！想着我們半生厚誼，想着多年同患難的經過，不由我越想越是難過，當開會之日，我一面講話，一面哭泣，至三四個鐘頭之久，終於不支，暈倒了過去，抬入室中躺下，又復沉睡多日。

奉軍既倒，關內軍閥都已縮首斂翼，無所作爲。爲了處理這個新出現的統一之局，蔣先生特來北方，找我們商談一切。我原準備到開封和他見面，不想正從鄭州上車，車站附近忽然失火，彈藥房亦被波及，爆炸聲不絕，建築被毀甚多，亦頗有死傷。軍民忙着救火，剛剛把火撲滅，蔣先生即到鄭州，同來的還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齡夫人。邵先生我們是舊識，蔣夫人那時還是第一次見面。

那次見面，我們談話很多，記得蔣先生曾問及我對於軍區問題的意見。我對這個問題本沒有特別研究，當時只根據直感所及，說了幾句，以爲我國幅員廣大，最好還劃作幾個軍區，較爲適合。但每個軍區亦不可太大，漢清沿襲明制，多以兩省爲一軍區單位，如兩廣，閩浙，陝甘，兩江等是。民國來每個軍區亦不過五省，此事可按實際情形斟酌定奪，我當時說話，毫無成見，只不過把個人意見隨口談出來，給他做個參考罷了。

從這裏蔣先生前去石家莊與閻先生會見，我派馬雲亭與劉子雲等二位陪着同行；回來，我們又在新鄉與道口之間的一個車站上見面，談及擬將河北省並北平，交給閻先生，徵詢我的意見，我回談：

「只要軍閥國賊剷除淨盡了，我便已經十分滿足；別的事怎麼辦都可以，還是請你酌奪吧。」

蔣先生因又請我駐軍天津。因天津實爲北方唯一重鎮，我的意思以爲革命告一段落，政治應使之眞正統一，此時大家都當解除兵權，交歸中央，同在政府中辦點大事或小事，不可仍舊各霸一方，形成割據之局。且山西軍駐河北，我們駐津，部屬之間恐亦不易處得好，因此覺得不合適。這回商談二三小時，所談大致如此。

當時我從道口移到新鄉，借住道清路段長的屋子，那房子有一個寬大的院落，養着不少的花草。我往常和外國朋友閒談，他們總說中國只有村莊，不見花草，我告訴他們說，中國不是沒有花草，中國的花草都是養在私人家裏，不會種在公共的地方。他們對這種習俗，很覺奇怪。我也覺得這是自私的辦法，實不合理，因此我有意要在各處添設公共花園，以爲社會倡導。這回我令手槍隊將院外的大坑填平，將院中花草移植過去，在中間設一小型圖書館。又置辦木馬槓子等運動器具，以爲平民游覽憩息之所。後來鄧哲熙亦在開封辦設幾處，只是數目還嫌太少。

從新鄉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衞輝北門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嘯台」，爲晉代孫登讀書講學之址，又有邵康節先生的「安樂窩」，本地姓邵的很多，據說都是康節後人。西邊有個邵公祠，現在還保存着。從邵公祠南行，有孫夏峯先生的祠堂。孫夏峯先生原是直隸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時曾在此間講學，故立祠以爲紀念。離祠堂不遠的半山腰裏，有個大墳，石碑上寫着「餓夫墓」三字，我不知道來頭，覺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問原委。後來查閱志書，纔知道：這所謂餓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隸黎縣人，當滿清入關之初，他與孫夏峯先生等幾位志士結合，到處倡導反清復明的運動。曾發動幾次義兵，都未成功。當最後一次失敗後，彭先生便跑到此地來，找夏峯先生商議再度舉義的大計，不知爲了一個什麼問題，彼此意見不能一致，鬪起口來，彭先生便負氣走了，夏峯先生以爲一定是往他處活動去了；那知過了幾天，聽說有人在半山腰裏發現一具餓死的屍體，夏峯先生趕緊前去探看，原來便是那次負氣出走的他的摯友彭了凡先生，當時撫屍痛哭，又不敢聲張，即就屍體所在，掘土掩埋，並經立碑題字，以垂久遠。我看了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裏不勝感動，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紀其始末，即於墓旁崖石上勘刻，使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蹟不致泯滅。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圍約百步，池子東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是一個投降蒙古的漢奸，祇因他爲元相，力阻元兵虐殺，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紀

念。我以爲他雖然是個好漢奸，但畢竟還是個漢奸，實在不配後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邊去，這池子中心還有一個清輝閣，爲乾隆時所建，閣前面有乾隆行宮，那閣子曾經徐世昌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別墅），距這裏不遠，有端方的墳墓。我寫了一首紀念國恥的詩刻在亭內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幾個特點：一是蠍子出奇的多，長達二三寸，俗名大青蠍，可作涼藥，每晚可捕到二三百頭；二是池中產魚甚豐，味道特別鮮美，想是水質好的緣故；三是每逢廟會，出賣藥材的最多，都是在別處少見的。我在這裏閒住着，每日游覽讀書，又辦些零碎雜事。我在那乾隆行宮的廢址，建築了幾所屋子，作爲軍政人員夏令會聚之所。後來韓復渠又用這屋子舉辦村治學院。袁世凱在這一帶有不少的田產，我都把他充公，交給一位魏某負責改辦苗圃，後來頗有成績。地方隨處都有泉源，掘地數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這種泉水來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帶着一團弟兄，察看地勢，着手掘泉開渠，以爲百姓講求水利之倡導。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隊掘渠，蔣先生來電報約我到鄭州會唔。我到鄭州的這天，蔣先生也到了，同來的還有吳稚暉先生等數位。下車後大家到候車室談話，吳稚暉先生很高興，說了許多妙趣橫生的話，他爲革命兩個字下一種通俗定義，說是：

「因爲張作霖這些軍閥的辦法不好，所以我們起來打倒他們，我們來幹。這可用八個字來說

明，就是：你不好，打倒你，我來！」

我笑道：「這還不夠，我給你補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請你補充！」

我說：「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只是「我來」不行，必須是「我來幹，」加一個幹字；加了幹字還不行，必須再加一個好字：「我來幹好。」我來了，不幹不行，幹不好也不行！」

我說完了 大家都哄堂大笑。

將先生這回是經過鄭州保定到北平去，當時他們約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須稍遲幾天再去，這時韓復榘部隊已到達北平，繳奉軍鮑旅之械後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當時各路革命軍雲集北平，秩序頗亂，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時又電阻鹿瑞伯軍繼續北進，鹿部也就暫駐正定望都一帶。

過了幾天，我從鄭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墳上掃墓。墳上的樹木都被砍伐，所立碑碣，都被挖倒，墳頭也被挖了個大窟窿，這都是張作霖吳佩孚幹的事。他們於潰敗之餘，無由洩恨，竟遷怒於我父母的墳墓，眞是心勞日拙，愚妄卑鄙之至了。聽說他們當時本要把墳完全掘發的，幸虧本地思羅醫院幾位美籍朋友，看見他們的舉動過於荒謬，激於義憤，一直跑到墓地對挖墳的

人力爭，末後說：你們若定要扒這個墳，你們就先把我們打死！」經他們這樣的極力阻止，他們無可奈何，只好罷手。

從前唐朝郭子儀奉命轉戰邊疆，立功回朝，家裏祖墳亦被人掘壞，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覺得對他抱疚，郭子儀道：「我帶兵多年，轉戰各地，對部衆定有約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時候，尤其挖溝築壘，恐亦不免有損及人家墳墓之事，現在我家祖墳被掘，正是不足爲奇的。」我想到這故事，以爲自己連年對軍閥作殊死戰，此時父母之墳被人掘壞，亦正是應當的事。

我在墳上舖了點草，略加整理修葺，盤盤的在那兒住了三天。此時細思民國以來軍閥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盡力排除異己，不能開誠佈公，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都是這個作風，結果貽誤國家，禍害人民，造成數十年爭權奪利的內亂之局。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們萬萬不能再蹈此覆轍，必須眞正的天下爲公，眞正的精神團結，才有希望建造眞正的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我把這番意思發出一個通電，籲請大家都交出兵權，使成眞正直屬國家的人民底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軍隊存在。政府對於各軍，須糧是糧，餉是餉，通盤籌劃，一視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發出這個電報，因爲病未復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藉稍養息；只因蔣先生以及許多朋友都先後到達北平，一再來電促行，說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謁祭孫總理靈寢。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趕赴北平。我在北平西直門下車，許多朋友和軍隊都來歡迎。我自從民國十四年一月

間離開北平，不覺三四年的光陰已經過去，這回轉了一個大大的圈子，重又來到此地；眼看着寶國軍閥已經打倒了，國民革命告一段落了。可是這個瘡痍滿目，積重難反的國家，是不是能夠從此就走上軌道，循着三民主義的國策一天天向前發展邁進呢？……我一路走出車站，許多感想都湧上心來。

那天在西山碧雲寺祭靈，蔣先生謁見總理遺容，哭得不能抬頭，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氣又是悲壯，又是嚴肅。蔣先生哭了很久，還不停止。我走上去如勸孝子一般，勸了多時，他始休淚。接着，我就到南口舉行國民軍聯軍陣亡將士追悼大會，軍政各界朋友多來致祭，一時人山人海。這時我仍嘔吐腹瀉，渾身發燒，早前的病都沒有脫體。

當追悼會進行的時候，看見被收編的張作霖，孫傳芳和張宗昌的部隊，三里五里，潮水似的向張家口宣化一直開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們有何動作，我們都會成爲俘虜，那時大局方定，秩序甚亂，紀律亦弛，情形多如此類，把一種悲壯嚴肅穆的革命氣氛也破壞了。

這時候我深感軍人讀書的重要，當北平攻下以後，我曾通令各級官長，重新努力讀書，重新改造自己，乃購置新書數十大箱，其中史地書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來讀書。有些人頗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爲革命成功了，爲何還要讀書，我自己亦深感學識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個地方埋頭讀書。希望國內有個大學允許我作一個旁聽學生，我的興趣是在歷史和文學方

面，以為惟有讀書是重要的事；要讀書，必須入學校方纔有益。可是許多朋友卻說出種種理由，勸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讀書的計劃既然不能實行，於是又想到歐美各國去看看，學學，當時立下決心，擬在美國和德國各住兩年，俾可增長些見識，學些東西，可是朋友們又三番四次的勸阻。把我的計劃完全打消。我想我當初若能遂行其志，則今日必有一些長進，或有小助於國家，至今思之，尚覺悔恨。

接着便開湯山會議。

（完）

詞學家胡雲翼先生主編



本書一千二百餘頁分釘袖珍本十册印刷清晰裝璜雅麗全部合購非本定價二十元並另奉贈錦套一只

詩解放而成詞，始於唐而盛於宋。不拘寫景寫情，不論狀事狀物，祇須一闋小令，雖寥寥數十字，便能把全部意境，活躍眼前，蓋其文字簡短，義意深長，所以受人歡迎若是。本書所選，雖僅區區十册，然唐代以來之名家名作，均已全部輯錄，而且經過有系統整理，每册並加小引或評傳，誠現代詞學書中最完美版本也。

本書總目暨另售價目：

	書名	編者	基本定價
一	唐五代詞選	謝秋萍編	基本定價二元
二	宋名家詞選	胡雲翼編	基本定價四元
三	清代詞選	胡雲翼編	基本定價一元五角
四	女性詞選	胡雲翼編	基本定價一元四角
五	李後主詞	胡雲翼編	基本定價一元四角
六	李清照詞	胡雲翼編	基本定價一元四角
七	辛棄疾詞	胡雲翼編	基本定價一元四角
八	納蘭性德詞	羅芳洲編	基本定價二元
九	吳藻詞	謝秋萍編	基本定價一元四角
十	詞學研究	羅芳洲編	基本定價一元五角

上海 福州路東華里 教育書店發行